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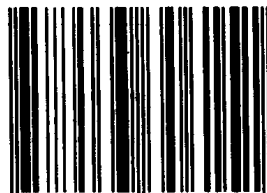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二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42/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二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二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姜鳳阿文集三十八卷(二)

〔明〕姜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劉堯誨先生全集十六卷(存七卷)

〔明〕劉堯誨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鈔本

.....三六一

綠波樓詩集十四卷首一卷

〔明〕張九一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一年大呂書院呂氏服刻本

.....四八九

姜鳳阿文集三十八卷(二)

〔明〕姜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姜鳳阿文

集三十八卷》提要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八 家居鵲序下目錄

賀別駕朱鶴黃公榮獎序

送別駕公祖仰山張公同知南康府事之任序

賀邑侯崑石孫公榮獎序

送邑侯崑石孫公入 親序

送邑侯崑石孫公榮遷序

送武進令歷山茹公入 親序

賀邑侯紳莘尹公文場竣事入 親序

送丹徒令鍾魯揚君入 親序

送邑侯紳莘尹公應 召北上序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家居鵲二

送金壇尹卷川劉君就徵北上無補賀君之母鄭太孺

人節壽旌封序

為師生送邑父母紫亭甘公入 親序

送邑父母紫亭甘公入 親序

送建安令白川刑君之任序

送丹徒陳心泉二尹失官西歸序

書雙峯姜公探奇覽勝卷并送乃郎少岑君之任海寧

序

送學諭喻卷胡公序

贈曹東泉司訓陞教諭之順德序

邑傳華野俞公偕計北上諸生贈別圖序

送龍田仇公序

送洪獨山司訓致仕還泉序

送學諭同字嚴公轉日照尹之任序

送蔡齊蒲君致仕還鄉燕為稱其母陳太孺人壽序

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序

鳳阿文集卷之十八 家居稿序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莆田王大道校正

賀別駕朱鶴黃公榮獎序

我丹陽之運河以練湖蓄水而濟歲漕載在邑誌曰不
講久矣惟前守雲屏胡公能留意於此首先建白前監察
鵬峯吳公惟吳公能從其言首先發工料費脩築上下湖
各三閘及呂城奔牛二閘以瀦受湖水之蓄洩惟前令崑
石孫公能協力從事爭其間時則麥舟橋南路尚為漏卮
於金壇而漕舟往往以爭進失次多淺閘豪有力乘舟來
往者不候啓閉常期每恣行而莫敢誰何也我來鶴黃公
以別駕職水利吾閩首先計慮此圖惟其所以濟具議同
詳申白之監臨諸公麥舟因橋為閘以塞金壇南去之漏
卮呂城閘請封閉於憲司以阻遏豪有力乘舟恣行者令
日舟魚貫而進無或敢參差失次因爭進致淺閘也諸公
一一報可如公言由是胡吳二公所建白而修築者不
於無用孫公所嘗從事不為徒麥舟之南路可永無走
內患而豪有力能恣行者亦勉強為公候常期行異時
日舟過我每四五月罷今未三月罷矣事聞於諸公諸公
不喜公才足以濟事尤足以濟運事也人行獎為後吏勸

清慎勤三事華東其詞外必侈及濟漕示優異而兵待

萬公與兵憲盧公若後先撤下又必以此首稱焉公通視

冀於我我丞簿尉之君某君某馬君某等欲張于縣庭為

公賀借來請于言贈公以予知公濟運事為最悉也予惟

古來治水者言人人殊非用已見即是虛文蓋其學不足

以考古極今而才不足以濟但苟為旦夕計而已若公則

豈其人哉公之學無所不窺而才又足以濟抑且不自用

而樂取諸人焉語在麥舟橋關記中夫公既因此受知諸

公矣又以呂城奔牛二閘在常鎮兩府界上其事體未能

歸於一未免彼此觀望而誤事欲請設官統一之以關居

事取南文集卷之十八 四

齒而於邑之太平九曲二河思所以用其水濟湖水之不

足蓋公將善後萬全不欲苟旦夕之計以為名其一念之

勤誠誠不以方小試而遂已也公殆所謂誠與才合者歟

今而後即又果如公言過漕視今年更可先旬日而罷即

官舟泊以待亦不過首春月日程甘啓開有常期如北河

例或三二日輒一放行於國漕其有濟而官私往來亦

未為不稱便蓋所謂行以忠居無倦者公於漕事其可謂

有成勞矣昔賈讓於漢有治水之長策議者以不河用於

時為遺憾宋劉晏學水利專科用於時矣然未為駁行其

意也公今由濟運事名著于清朝他日即擢都水使者

為國家理漕政由江南以達于京師而終如其始舉天

下猶一方也究劉晏之學術行賈讓之所未行方於此乎

卜之即此蓋蓋賀公伊始尔予固知公亦嘗受公知者於

三君之請因書以貽公使執為左券云

送別駕仰山張公同知南康府事之任序

每見閑閑家自有一種閑閑家氣寒素家亦自有一種寒

素家氣寒素家或漸富貴漸奢豪於閑閑家氣容有之然

未聞閑閑家能有寒素氣者則其習尚然也我別駕公祖

仰山張公故尚書父山翁家嗣以蔭當授督府參軍可坐

致五馬富貴乃僅得前官於吾閩人為公稱屈公則不自

美鳳閣文集卷之十八 五

稱屈也官吾閩三年餘其約已茹辛有貧生所不能者公

能之且裕如兩臺皆賢而為公謂公為京朝選乃又僅得

今官於南康人又為公稱屈公則又不自稱屈也將行其

屬邑丹徒則龍襄徐公丹陽則崇事甘公金壇則少微許

公同請贈言於予予惟古云淡泊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

遠閑閑家不能為寒素家遠且大事惟閑閑家能有寒素

氣者乃能為寒素家遠且大事為其能淡泊寧靜不溺於

高門大族膏粱襁展之習尚誠可以明志而致遠也公轉

南康豈肯府參軍坐致顯貴一無表見者可比歟抑豈渴

世佳公子古所稱翩翩然僅不似今之坐致通顯者可稱

許歟然則公何以能與聞文山翁浙產而居京師夫浙與
京師皆紛華地公能不受變於其俗官尚書猶然儒生也
所以貽謀公甚善公今以閑閑家能有寒素氣殊不類古
今人所稱說公者流蓋公所得於翁家教多矣抑又聞
南康在昔如瀟溪晦菴兩先生嘗官其地也嘗因人而重
又有徐君師曰者亦嘗官其地植杉以名堂曰欲守節如
杉之直建亭明月泉上曰欲守廉如水之清今此堂此亭
雖未必嘗得然而徐南康之名則因此堂此亭而常不磨
是則公又嘗因地而重如此也公為人誠不忝徐君由此
以構按國殊兩先生之學則由寒素氣於以進於有道氣
事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六

賀邑侯崑石孫公榮獎序

今之有司所欲得於監司諸公者薦為最獎次之其由甲
科職任人則直事薦爾獎不足為重也獎不足為重則亦
奚足為賀我邑侯崑石孫公自下車以來首登薦剡褒獎

不足為公重也獎不足為公重則又奚足為公賀今其
蒙獎於監察鵬峯吳公也公僚佐子巖歐君荷亭周君等
乃欲張於庭以賀公若甚重其事豈非以獎在他有司雖
多公茲獎非他有司之獎比薦在公雖首且屢焉若公之
蒙茲獎也即公他薦亦非所可同歟人有恒言獎泛舉不
為難獎舉重以一事行為難其以一事行而又兼行於薦
之中則尤難之難者若公茲獎是也蓋惟我丹陽有練湖
馬湖於縣有二利夏秋之利利在溉民田冬春之利利在
濟河漕湖受縣西北諸山之水利於蓄湖之有蓄水也又
利於建閘以啓閉而妨於下地諸佃田梗水道者自下地

事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七

佃田日多而水道梗上下湖各三閘日就圯於是湖底可
揚塵者數十年矣歲庚午監察吳公來治浙甌兼督理我
江南漕事始用郡太守雲屏胡公言主治湖而公寔身任
修復之勞不數月而告成功由是諸下地佃田妨水道者
盡沒入於湖上下湖各三閘可啓閉水可以蓄洩民田可
資浸溉而河漕可兼濟無虞也事聞於吳公吳公喜既薦
公於朝復移文行獎焉非所謂獎舉重以一事行又行于
薦之中為難而尤難者歟予又聞楚相孫叔敖作芍陂以
灌雩婁之野其民至今利賴之唐韋公堅復長安運渠墉
渭為堰絕灇澶而東以引山東租稅古今稱善興漕政者

必先馬是或以溉或以漕未能兼舉其事也而能為公私
開百代之利皆足以垂休于後來則公修復此湖也寔燕
二公之所長他日以其事垂諸史策與二公者匹其休其
功烈之盛將亦於此乎在則奚但獎以一事行又行於薦
之中以其難之難者後為美談于一時而已哉然則公茲
行獎信非他有司之獎比在公他薦且亦非所可同也此
信足以為公重為公賀也已歐君周君余以予言為然遂
書以歸之張于庭為公賀云

送邑侯崑石孫公入 覲序

今天下百司以三載 朝京師而列其治狀以上因遂與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八
察典於天部及御史臺也其猶存古者朝而以言敷奏之
意歟夫朝而以言敷奏則言者固臣人所充贊以親君而
我邑侯崑石孫公其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即言也亦訥訥
然如不出諸口殆所謂不言而行者今其以應 朝而
往也何以為敷奏地抑何以充入 覲之贊乎蓋聞虞庭
敷奏以言而明試則以功是惟有明試之功然後有敷奏
之言而功固所以言也然則所謂言者亦豈在喋喋口語
間哉在有其實而已矣今夫吏治有殿最而清慎勤三事
則所以為最之大者也公自下車以來不妄發一言不妄
行一事我四境之內賢愚小大皆享公安靜和平之福公

默然不自有也可謂慎也已一蔬不私取一絲一布不輕
市易於民間朝鍾暮柝所以夜寐而夙興者其聲每徹於
遠聞而無或爽也可謂清也已勤也已夫公寔以三事為
最今其應 朝而往也即不自言郡大夫以狀上之監司
監司上之 朝蓋自有代公言者公惟有美而不居乃為
美之大其不能言是公所以能言也公於功有餘試於言
亦有餘奏矣行且被 旌異膺 簡擢入為臺諫侍從之
臣豈但奏試而稱如古所云車服以庸而已乎先是我民
感公有以撫而予之欲頌公而不能言也以托之鄉大夫
士我諸生感公有以教之欲頌公而不能人人言也以托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九
之其為師長者於是其為師長者與諸鄉大夫士又轉以
托之予予惟 今上登極之明年當朝天下百司而我蘇
松邑令長以地方適多事留不與又惟聖明嚴苦內外所
奏對多繁文嘗下明詔以切責而禁止之是行也既為蘇
松邑令長朝見 新天子之首期公又以不言為能言首
稱 上意旨即且為臺諫時直陳 國家大計不從事喋
喋口語間毛舉苛摘以為能也在今為賢令長在他日為
名諫議或為真御史俱於是行而卜之矣予自惟亦訥於
言欲頌公而未能無以先重諸君之托然又私心喜其不
能言亦適與公有合也遂書此為公送行序云

送邑侯崑石孫公榮還序

我邑侯崑石孫公治行為江南最逾三年始得還遷而又
新得戶曹也在他令不為喜乃在公固知無不喜者然則
公何以新得此抑何以喜他令所不喜歟蓋嘗讀史際二
卦合而觀公大都能得公為人矣屯之六二曰女子貞不
字十年乃字際上九爻因豕負塗鬼載車也有張孤待之
之象焉夫女子以字人為期乃不字而至於十年之久豕
與鬼皆人所畏而張之孤欲有以射而攻之抑又何也蓋
方豕之負塗鬼之載而盈滿一車也此欲汚我爾恐我爾
際居剛位孤介於上者肯甘受此乎其欲射而攻之也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一
不遺餘力然蓋攻之無遺力而後汚我者怨我者卒不能
為我患矣士君子處屯之初有所待而未得其正也即久
未遇亦甘之而不悔若女子守其貞而十年乃字焉古之
人其不肯從人如此乎嘗合二卦而觀有十年不字之貞
乃能禦鬼豕之為患惟能禦鬼豕之為患者然後能守女
子之貞至十年乃字而不悔也以今觀公公可謂其人矣
方公待次未遷也先是臬銓相公者有幕中賓一人要公
以速還遷且華要也公不為動既而又以私干公度必應
公卒不應也豈緣是還稍遲竟得戶歟蓋公之當還而不
早也由此人與否不可知若還而戶時則臬銓相公若去

位矣非此人所能為也以此知公方待次未遷之時不因
還遷華要動其心且不可干以私也真若有張孤待鬼豕
之孤介其能自守以俟之又真若女子守其貞寧十年乃
字而不悔也然則公何急於還其還而得戶也抑又何不
喜之有哉予聞孔中丞立朝時數舉職不阿時宰使人說
以稍折節可待還也中丞告不能竟不合竟亦於中丞無
損焉公今所自處殆似之豈中丞與公為鄰人公固聞其
風師興起者歎抑又聞公所居有妖為崇前令往往觸而
病我多以喪去有疑所居之不祥曠不處者公獨安處其
中見太師三宰家人擊滅之竟三年不復有妖也公於此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一
蓋能負其守能張孤待鬼豕其志堅且定久矣而孔中丞
在寧州亦嘗以笏擊蛇由此遂知名噫嘻公所為與中丞
每相似如此豈海岱之間其正氣後先鍾二公故二公所
為亦復先還相似歟然則公之還而得戶也其蹤跡畧與
中丞同宜所獨喜公由此以剛毅直諒名天下其所就且
與中丞等宜亦公所優為也是足為公喜是又足為公賀
也已公居官清慎勤又嘗脩築練湖濟歲漕而興民利為
公私所稱語在前所作入 觀陂築二序中故不復及茲
所及乃公卓行奇絕事不可不特書方欲表而書諸冊為
公贈遣邑庠師弟子偕來請所以贈公者遂序其說如此

蓋亦邑庠師弟子所稔聞所樂道云

送武進令歷山茹公入 覲序

古之仕者治其實今之仕者治其名古者養士於庠序聯師儒朋友而學焉德行道藝固不有其實矣由是出而仕也三載乃大計吏治各以歲月日時之成受計於上者即前此所實與之賢能六德而為實德六行而為實行六藝而為實才者出之以實心而非有所矯與偽也其在於今童而習焉長而安焉者漫不知身心之間何所事事而惟以經義帖括詞章格套相高惑於時俗之所信向溺於文浮言偽而不自知其非他日仕而相率以為矯為偽也乃

嘉慶阿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一

其生平習尚之故然若今之有司者則尤相率而惟名之求其弊也滋甚矣何者朝廷之黜陟每由於臺察之可否而臺察諸公則今之有司者若其所仰以為命而不敢違者也故夫有司者之於臺察每承望其顏色揣摩其意指亦每每以趨承為恭腹剝為奉冀以博取聲譽而獵致通顯焉間稱才且良者亦惟皎皎然貌而廉表表然貌而能如是而已矣然而所以為民為國之實意者乎其無有也於乎今之吏治每若此則又何惟乎世道之不如古若也歟若武進令歷山茹公其可謂居今而猶行古道者矣武進於我東南最稱浩穰而煩劇公為之且五年未嘗多事

亦未嘗有廢事後先臺察者有所欲為公惟可否是視未嘗執法以相左亦未嘗曲法以相徇也其事之也未嘗趨承為恭腹剝為奉然未嘗不恭亦未嘗以無所私奉自愛於無禮也於武進之民未嘗煦煦然恩察察然明赫赫然威然未嘗無恩亦未嘗不明且威也有燕之實不喜以燕名有能之實不喜以能名蓋公居常不欲以其行能先人乃一時行清能高卒亦解有逾公者然則公其古之仕者歟

今天子方復古為治方戒飾行浮文方禁止趨承腹剝方以卓異之典優崇天下賢守令公治行之實又有當於上心今往朝丁丑元正而列其治狀以上也實政

嘉慶阿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一

實效當為他令長最當首被優崇以風曉天下當亦於是行而預卜之矣予之迂愚即在公封壤外嘗以不干擾公私謬為公所知竊亦自忘其陋自許能知公而董薄某者以未僚受知公亦予西川學使時所知也公戒行因董君請所以贈遂不辭為之序如此庶乎得公之梗槩兼以告夫他令長者

賀邑侯紳華尹公文場竣事入 覲序

萬曆四年秋八月為天下鄉貢士之期我邑侯紳華尹公奉南京北召檄入文場與試事焉司訓貫山商君柳塘杜君率其門人林生志儒賀生贊襄等願我山中之盛請所

以賀公且云丹陽邑令君之與試事自公始是不可無賀
丹陽生凡四失舉今有一生焉繼其絕類上之人有以振
其微也亦自公始是尤不可無賀予諾之未有以應也既
而公還自留都以疾請告請署篆者於兩臺久不出出
則且以入親行矣時學諭華野俞君自中州典校還復
以公將行併微予言為贈予惟國家所以計吏治而考
其功能以清慎勤為當官三事以農桑學校為邑令長二
首務公三事首先著稱久矣今又能養民而養才自公下
車以後我民無小大無不人得其所邑中生久失舉賴公
始復得舉也邑令長所當考於上二首務又不為衰然稱
治行首舉先是公養成我諸生寔多才公又寔堪持文印
典校士乃僅供事簾以外人為公深不滿公又以僅舉一
生負所期自亦不滿焉予又惟場師養材於山林樵楠杞
梓既種種而有匠石氏過而不能盡採也是方有待於後
來而公之才則固善於樵才者也嘗讀柳河東種樹梓人
兩傳竊以為惟公能兼有其所稱蓋公嘗用河東種樹術
以養民順其天全其性又固以養士而成才也邑諸生蒙
公養無不蒸蒸起樵楠杞梓蓋亦種種而有矣今即未為
匠石氏所盡採他日梓人者樵才乎且屬之公視木之能
盡採之於山林大為棟次為梁柱又次為楠為榱使使群

工斧者鋸者斲且削者各充其用而構成大廈焉此非公
之能事歟然則公因入觀而考於人也取諸種樹傳而
有餘公他日持以考人者殆又取諸梓人傳而有餘也噫
嘻是可以賀公是亦可以贈公行矣僅舉一生姜志禮予
從孫公所獎而進亦予與俞君等所教而成其蒙公養而
成才待舉於後來者多予門人子姓亦多公與俞君等所
與也故因師生之請為著其說以贈公兼以期望之於未
日云

送丹徒令鍾魯揚君入觀序

昔人云縣當刺史治所其難為與夫縣相百夫刺史即今
郡太守其治所即今府治而縣之當之者即今縣與府同
城而治者也支縣縣也與府同城而治者亦縣也縣等爾
胡以與府同城之縣視他支縣其難為為獨甚耶難為獨
甚亦何至遂相百歟蓋縣惟與府同城也事視他支縣誠
然多部使者每以按行停車必久乎是藩臬兩公因使者
在與府僚司理而上以承委勾稽校勘必偕來來亦必日
久他支縣長佐及其縣鄉士大夫多以事上府者必皆主
乎是留連乎是加以客使往來旁午政務剗判浩穰其人
非令所當奔走承事即所當酬應而禮貌其事非令所當
奉行即所當令人奉行有所當為或格於勢分之相臨不

得以專為有所欲為或又以日力有所妨奪而不暇為其
百姓以在府情若屬府而不關縣其諸生以在府亦每每
併教督於府諸生而縣若無有也其長治而師教之責任
即視他支縣等然求以從容暇豫自行其政教於士民庶
幾乎有以委曲詳盡於其間也即才堪理煩力能任勞者
猶往往以為難況才與力多不堪者乎即奮志勤身能不
憚煩勞者亦猶以為難况憚煩勞者乎然則縣當刺史治
所其所為誠可謂難也已吾潤為留都門戶為南北舟
航受衝於大江以南稱首府蓋居然一省會焉而丹徒則
其城以內縣也諸所難為視丹陽且倍從若金壇之遠
美門工集卷之十八
則又不啻什伯矣鍾魯揚君其為令於斯也府守倅諸公
皆雅敬君未嘗以勢分臨君而令其於所當為不得以專
為君之才力既足以當此煩勞其志行又不憚煩勞能不
為日力所妨奪即所難為亦未嘗不暇為也郡大夫西星
鍾公於諸公中又最倚重君不但丹徒之士民聽君自為
長治而師教即他縣民事之關府者每亦屬以代為理他
縣諸生併府生每校文亦或屬以品隲而裁定也君於所
難為蓋綽綽乎任之有餘裕其得士民心不但丹徒為然
即他縣亦無不依依然皆歸向君感服君矣縣當刺史治
所其難為也誠相百若君則於刺史治所所難為殆不見

倍楚矣况相百歟明年春正君且上計京師其僚佐陳
君某鄧君某同請贈言於予予惟君聞人陳君鄧君蜀人
皆嘗由諸生為予兩省學使時相知契義不可以辭而予
方買田治生墓丹徒境上於君有願受一廬之意予士
昌以諸生校文在府受君之知也嘗深則愚父子固尤依
依然歸向而感服者也然則將何以贈君聞古有萬年令
者與府同城而治能為所難為其守褒稱之於上前上命
以緋衣銀章就賜令以相表異今天子方求卓異之才
於大計而縣令之賢能多出自太守口鍾公固雅敬君而
最相倚重者也褒稱上前且有日緋衣銀章且至矣於
美鳳阿木集卷之十八
二君之請書以俟之
送邑侯紳萃尹公應召北上序
惟天子深居九重欲知民瘼無由也於是用臺諫使
之言臺諫者以言為責者也臺諫得言民瘼矣然或自他
曹選問間疾苦未必能知之於是又用縣令為臺諫使之
言縣令者最親民而知民瘼者也縣令為臺諫所言不越
所知矣然或非其人而選即得其人抑或任未久而選也
則知亦未必深知未必深知則言亦未必當其去不知而言
者一聞耳然則臺諫由縣令選縣令得其人又由久任而
選也豈但欲縣令得人殆亦欲臺諫得人也歟
新天子

圖惟治理賢公卿相與輔相其左右申明百司久任法力行之而尤注意於縣令縣令不六年不遷也我邑侯神華尹公登辛未進士第始釋褐即令廣右之龍川且三年而以才優改丹陽至丹陽之明年治最當徵又明年以行能高常推補銓司當事者欲久任公未果也今且滿六年考始以應召行我士民惜公之去欲請留而不可也則相與屬予言為公贈予惟公雖去我其心未始忘我也一邑之事公所能行者行之矣其所不能行者今且得而言之由龍川而知廣右由丹陽而知江南又由廣右江南而知天下凡政事所當損益九利害所當興除九人才所當進退公一一能知之今且一一能言之公一一能言之朝廷又一一能聽之能行之即去我其所以及乎我者未已也何以公之去我為患哉雖然今之臺諫默不言者有矣言不盡者有矣盡而未必實者亦有矣三者皆非要之盡而未必實用以指摘人者尤非也公為人正直而用意未嘗不忠厚知深而言當則有之若所云三者予固知公必不然矣公在我丹陽有所當行也惟日而不足今在朝廷有所當言也當亦惟日而不足聖天子方虛懷以待天下方想聞公之言論風肯公方有以及乎我未已也又何以公之去我為患哉是行也予不但為公得臺諫喜而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十八

實喜臺諫之得公於我士民之惜公去也既以此贈公又因以致望公於來日云

送金壇尹蓉川劉君就徵址上兼補賀君之母鄭太孺人節壽旌封序

子之能成父志父未必先知之父即能先知子也亦未必期之以聰明之不早聞而知之也妻之能守夫節夫未必先知之夫即能先知妻也亦未必決之以少艾之丁式微而知之也成都有蜀岡劉公者負雋才早年齋高志以卒其大漸時謂元配鄭太孺人曰兒娟娟秀異見眉目他日必能成吾志第不欲早慧汝他日亦必能不負吾第為吾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十九

善視兒兒即金壇君今以卓異徵鄭太孺人者即嘗以節受旌以子貴受封者也方公大漸時金壇君纔兩歲孩提爾而太孺人年方二十有七家又無可為業也公何自能知之即知之又何自能決之在太孺人以少艾丁式微由生平有節操能知而決之也公則可謂能知妻矣乃若人子者聰明早開方可望功名早就願不欲令早慧而決其能成已志也斯不亦異矣哉予惟聰明早開乃世俗人所喜而非有道君子所喜聰明惟不早開也斯天真庶其不鑒而完性靈庶其不澆而淳而功名亦自早就也乃有道君子所為大就而遠到也然則公之能知子能知妻其可

謂有先見至於所以知子而期待之者在不令早慧之一言尤今世所謂名言也喜斯不亦尤異矣哉斯不亦尤異矣哉太孺人卒如公言能不負以完節受旌於朝而金壇君積澤縣暨今任前後最贈父而封母其可謂能成先志也已抑更有異焉仕途之急於進乃今世士人者所常然而君獨緩需之薦不求遷轉不希覲坦然無所動乎其中泊然無所慕乎其外其奉先公遺訓不惟聰明不欲早開即仕途之亨利亦不欲早就而卒亦未嘗不就也是乃所以善成先志真可以大就而速到者也先是君以太孺人受旌封徵予言書諸冊欲以傳諸後之人愧碌碌未有事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

以應而今由就徵行堂辱君念我西川相遭遇之舊又當有言以贈遂為著其說如此君即且入為臺諫為聖天子之耳目正可以用聰明之時也先公勿令早慧豈欲待斯時始盡發其聰明也歟君所以大就而速到者當在此其所以游被寵榮加贈封於其父母者當亦即在此書以俟之

為師生選邑父母敬事甘公入 觀序

萬曆壬午冬十月邑父母敬事甘公以入 觀將行學諭古舒胡君司訓吳門徐君雲間黃君介諸生賀東賀贊葉任亮張學泰等請予言為公贈或謂卿大夫於父母公之

行例有贈奈何舍已所當贈為師生者先歟惟公有所當言於諸生不可自言當屬之子諸生欲有所言於公不能言當亦屬之子以予公相知而諸生之先進也古稱冀北多良馬自伯樂一顧而為羣為之空士貴知己亦若此下和之玉三獻而不獲售也非亦以相知者之難歟諸生中有為千里馬未見知者有懷璞而未獲售者其須知馬識寶者汲汲矣公固當今之伯樂而能知馬者也罷識下寶者也下車未久進諸生試以文一評騰而下高下之從孫士稷及門人鍾鳴陞兄賢曾懷德三生者皆公所首取而列之高等者也試於前有不然者公不以為然焉試於後

妻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

有不然者公亦不以為然焉俄而三生者並得舉其名之高下與公所嘗高下不矣也所取於主司其評騰視公所評騰語不矣也是則千里馬得伯樂而取諸群下寶待識寶者以一獻而即獲售矣非公無私具隻眼其能知獎之於未遇之前如此歟然則三生者於公之門其可謂有厚幸矣雖然非獨三生者之有厚幸於公之門也他生學以待舉因三生之得舉也而亦皆蒸蒸起將來因公所賞知獎而聯翩以並舉也當不止三生然矣夫然後能空冀北之群能盡發荆山之寶哉惟公之公取之於無私以待後來者之舉公以永士亦惟公之明識拔之於未知遇之

前以待後來者之持明以得士也然則後來者其有厚幸於公之門當又不止三生然矣學校人才所自出朝廷首計吏治在此今以此上計於天官公固能知千里馬者能識下寶者不將有能知馬者能識識寶者又能為公知己也歟書此以道其往并以俟之於其來然此諸生所當言亦予所當為諸生言其為師生贈公也亦所以自為贈公也

送邑父母紫亭甘公入覲序

記禮者稱聖人之論政有云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夫猛豈民父母所當施於其民故予以為此非孔子之言

鳳南文集

卷之十八

廿一

也孔子以居上不寬為非而苛政至比之虎則猛非孔子所取而所取在於寬章章矣漢賈生策治安崔寔著政論並欲用斤斧而尚刑罰子又常以為斤斧刑罰偏用以為嚴無乃過第救時則可然非所以論政體也夫嚴猶不可適用而況于猛乎即以糾慢猛亦非所當施也然則政當如何其必寬以宅心而稍嚴明行事寬為主嚴濟之斯能酌政體之中而可以無傷民真成民父母矣邑父母紫亭甘公自新安以優調改而來蓋寬然長者也先時政稍操切蓋偶以救時而然他君多事苛急取名聲而公獨寬大自如時方刻核士大夫黜陟之調免方丈民田清稅賦方

歲批漕河公雖一一奉行然嘗寬待小民而待我士大夫能不私小民者既樂於公之寬猶士大夫以公之能不私也翻感公公謂民可治士大夫而公心相感矣然猶以俗未易移而所願以轉移之者亦惟此一二士大夫足相任不疑也於是以前嘗行鄉約法及保甲法因我民情土俗所宜稍裒益成書頒布於四境之內而分屬士民其行誼為鄉里人所信向者務相與倡率而遵行焉無何則視者日向從順橫者日向馴伏肆者日向謹畏狡偽者亦日向淳朴而誠信蓋不事鞭笞而翕然咸諭者十室而八九也前操切時公猶不肯投時好每欲先教化而後誅罰矧今

鳳南文集

卷之十八

廿三

恩澤詔旨一若矯前所為者則公之寬政豈不綽綽然足以宣上德意而稱當代良吏乎以此奏最行見公以當上心而首蒙卓異旌賞矣昔黃次公作吏潁川於尚嚴刻時獨用寬和為名又嘗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行之於民間而勸以為善防奸意公今所為似次公次公上計漢庭也特賜車中蓋高一丈以彰有德今奏最還行又見公之乘駟馬車擁高蓋而來矣先是於師生之請既嘗一為諸生言今又自為言以明公之政其成於寬而不猛也乃公所以治民而獲上言之不足故又重言之予非以言私公者蓋予亦嘗感公能不私者也是為序

送建安令白川荆君之任序

今天下百司志易行澤易下施者莫若郡守縣令其最親民志行而澤施最易及民者尤莫若縣令縣令為今士人者所宜為昭然矣乃今由進士選往往薄不為不由進士選又往往憚難為何哉進士自高非進士自歎意不相宜為此也等庸情爾不曰馴中年之雉化蒲亭之臬古有循良吏其人歟不曰齋浚儀之馬還壽春之續古又有清白吏其人歟吾誠循且廉如古之人名在信史而聲施無窮焉即非進士選彼進士選視吾所為愧不逮行且自失其高矣烏用歎今天子方以卓異求才於縣令尤加意由

嘉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四

歲貢鄉舉與進士並就徵為臺察為京輅通顯相望也吾為循為廉名成而實副既不忝古之人非進士選乃為進士選所不逮而愧其自致通顯也則又不復於今之人然則縣令誠所宜為烏用歎又烏用以不相宜而憚難為也歟白川荆君雋才也少舉于鄉上春官屢不過竟謁選天曹為縣令得聞之建安建安大儒先鄉其士民頗稱易治聞建安之前令有方偕有留元圭者皆嘗以治最稱為時名董君我丹陽產也丹陽之先有儲某沈某兩公者皆相繼為大司徒夫前令兩人為古者循廉吏之流亞而兩司徒公則我里中通顯之尤也皆不由進士選君今不復由

進士選何歎焉即討求邑賢令故事踵而為循為廉以不忝古之人他日為臺察或為京朝通顯追跡乎鄉先輩兩公者以不自後於今之人也則惟君之自為卓然有以自立而已矣予家兄弟子姓因送君請所以贈予惟君固自有志于姻也又雅相知予嘗為督學使有事於建安建安諸生在門有同志者試召而問之倘予所嘗措注或有裨於君來及葑菲推儒術為吏政用以長治而師教庶亦君之一助乎是為序

送丹徒陳心泉二尹失官西歸序

今天下三年大察之事權專以屬之吏部都察院吏部都

嘉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五

察院無從而知有司者之賢否也則信據撫按兩臺藩臬兩司署其所考之上下以為黜陟而臺司之信據司理訪聞乃從來直指君所委託為憲體至於司理之信據其胥吏與皂訪及於地方之奸良又訪及於有司者之賢否也則尤近年以來一時沿襲之弊風非所以為清朝盛際之美談也於乎以天下莫大之事權惟司理之可否為信據已非所以品評人才清公論裨察典矣况由司理之胥吏與皂實雖黃其口舌而上下其手乎於乎世風一至於此臺司何由而知廟堂又何由而知臺司廟堂既無由而知則又當何由而挽固其弊風也吾郡中郭君廣原

兩大察稱最枉兩君一為別駕黃君某一為丹徒丞陳君
某黃君由司理胥吏諧而然陳君由司理與皂惠而然皆
一時之冤事亦異事也先是丹陽有大奸豪如古所稱
蠹害居民間者往往能動搖公卿而撓阻國是撫臺一
公廉得其狀以屬之黃君黃君時署丹陽事計擒其人者
斃於獄蓋奉臺旨行事非君之私人以為君之功不可以
為過也君轉州刺史以內艱歸且經大察者再矣而竟以
豪黨穴窟其所私人於司理為囊橐以昕夕有諸言焉
遂指此為黃君酷狀聞於臺司者轉聞於部院竟罷去丹
徒有子叛父火其居者陳君職司捕捕之急致一人投井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六

死事因公既得白矣而司理之與皂適以陰刺事挾取人
財事頗聞於君君令庭對未有以坐也與皂者群奔而慙
於司理君司理君惑其言以為陳君持已竟指前事為陳
君酷狀聞於臺司者轉聞於部院今亦竟罷去於乎兩君
者皆廉吏能守朝廷法不可干以私者也而一旦皆以
酷去廉不可謂貪然以能守法不可干以私也乃指謂酷
冤矣官不為酷指謂酷其指官謂酷令其去也又寔由胥
吏與皂之請惠使之然足九可謂異矣異矣以此行察其何
以服天下與吏治是不可為世道慨歟於乎是其不可為世
道慨歟予嘗稱兩君賢今兩君若此予之不合於世此亦

可見矣予今已為蒲團道人不得有人間世之念兩君者
今還其鄉不知何所事事然終終終當不負予故予因
陳君之去并念及於黃君如此倘後來臺察者司理者聞
予言無信據胥吏與皂枉及於賢者而少以挽回弊風焉
此猶予蒲團道人於兩君之去不能遂忘世之一念也
書雙峯姜公探奇覽勝卷并送乃即少峯君之任海寧

序

少峯姜君主吾邑薄且三年一日過我山中出卷相示曰
此青城毛太史筆也吾先子雙峯公探奇覽勝藉是有光
焉並乞一言題其端予昔為西川學使因入川過楚嘗宿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七

太和峯頂按部嘉眉又嘗宿凌雲巖而陟大峨之顛亦與
友人者宿而去雙峯公所覽三勝予亦嘗歷覽之於所如
於太和則抱罪微之雲氣於和義之上想杳眇之仙蹤於
霄漢之間於凌雲則喜侵雲卧以清塵夢驚看波翻之賦
佛軀於大峨則望千巒封岫之雲觀雙澗作濤之雪皆嘗
形諸詠歌紀三遊之奇勝而公之遊其寄興嘗亦有契於
予矣自今追惟往時嚴冬之候曾無有寒意武當真可謂
太和而凌雲之幽探可藉以忘世三峨頂上之瞻眺實嘗
見佛氏所謂兜羅綿世界青城子自其家邀我於登峨之
時一嘗誇詫喜而相與道之此公蓋亦熟於遊者今觀其

所為作且撫卷且讀恍若夾江道上相晤時相對吐語則予於斯卷亦庸得無言歟雖然商而遊者因於利官而遊者因於名青城子稱雙峯公萬貫腰纏公固嘗商而遊然其商而遊也則不為利而遊可謂能超然於遊者矣予之宦遊亦非為名而遊也即未能超然於遊乃於公遊趣亦適有合焉是以不能忘言於公之遊蓋亦直寫吾胸中所以遊者不獨為與青城子之言有足相發而已也少峯今由我丹陽薄轉至西浙之海寧海寧故武林屬天目諸山及西湖之勝皆在焉君哦松倘有暇得無亦追及先公之遊覽也歟然則予所謂宦而遊者君茲行亦以之君方欲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八

有所自樹以建功立業於將來即不獲邀其名而遊然必非為利而遊者蓋能承先志者也予既為君表揚其先公無亦期望君書以勉之

送學諭喻菴胡公序

古人仕而還其鄉任以教其鄉之子弟者為鄉老在五帝時有憲老之禮焉而太學之首祀亦惟三老得享之古惟老也方任以教而五帝之憲及首祀太學者皆非老莫與也古之人何加意於老若此乃今則不然矣方其需次為教也與有司例以考選充老則亦一例與有司者並罷去也夫有司以勢力使事宜老罷去何於教人者亦例一並

且均之為老也又何重於古而輕於今若此歟予嘗視學西川西川屬有田司訓者龐眉皓首郡邑博衆人中以老乞休予曰職教者不惟年惟行行苟可即老勿去也既而予再視學八閩由八閩學使轉南奉常歸舟次毘陵一叟逡巡來見叩之則故田君也予又曰嘻異哉昔已稱老今尚轉官無恙歟由此知郡邑博即老猶可強而留況未必甚老者可遂聽其去歟蓋予欲少存古道以行於今故不聽田君去而惜乎今之不盡然也我丹陽學諭喻菴胡公及諸生者介賀生秉任生亮請贈言於予予惟古道不可行於今公之去既不可留矣則稱說往事以解焉鳳泉周公者蜀人也司訓我丹陽三年而亦請老去其子達以嘗受經於予而得舉也蓋自達得舉人謂足償乃翁一去矣今公之孫承祜亦嘗及予門有文行公歸勉承祜以如周生達即不得為田君之留猶可如鳳泉公之去有子足償焉無憾也然則公雖去亦何不可之有予既為公執左券俟之并以道江仇二公及諸生之意即用以贈云

贈曹東泉司訓陞教諭之順德序

嘉靖甲子乙丑間予承乏閩中學使嘗奉部檄取貢生以年止而文兼行優者充惟時八閩生充貢于天子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九

于天下貢生為得士而東來曹君與馬君就選天曹得司訓我江左之昆陵居無何監司者交獎之或曰行誼潔修或曰學問該博或又曰正己所以正人英標出俗經術可以經世雅志宜民夫行誼潔修是可以德行稱矣學問該博是可以文學稱矣正己以正人經術以經世是又可以政事稱矣若其貢自言揚是又嘗以能言而為予所取也於乎孔子分四科以造士其高第弟子者不能人兼其所長以見稱於師門而君子此皆有之君視孔門弟子何如哉予嘗觀君為人蓋欲學焉而得乎其梗槩者其為司訓于昆陵也方以政事之長見許于其上且將薦之為有司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

之令長矣而今也適遷廣州府順德縣學諭將行昆陵生金本中等以君門下士子弟實等以通家子請言為贈予惟顏淵以德行為四科最其于情約之訓虞夏殷周之禮樂皆嘗竭才從事用其心以斟酌焉而善言德行則又為有德而有言者是知潤身華國凡有見乎其外皆一德之緒餘而顏子惟以德行為稱則文學政事與言語三者固其所體備而身通者也君以言語取而充貢矣以文學優于其職任而還官矣又將以政事薦于監司者為有司之令長矣慎斯以往始乎其教士也如所謂正己以正人也終乎其宜民也如所謂經術以經世也於言語不徒以能言

稱於文學能不負所學焉以此施於有政應之以該博之學問而本之以潔修之行誼也斯終始無忝於德行之科斯亦為善希顏者而於予取君意能終始相成矣君在昆陵時過逕有所欲請可以面相質而心相吐今去廣也遠恐無由面相質而心相吐也於金生等之請申以告之

邑博華野俞公偕計北上諸生贈別圖序

萬曆丙子冬十有二月邑博華野俞公以偕計行諸生在門者重君之去且知君必登第當不復來也於是繪為八圖首贈別次華野次泮宮次練湖次黃堂丹井又次白鶴爪哇三茅峯聯之於一冊而以十八學士終焉華野公所自泮泮官公所為公署攷士而居練湖公所嘗遊黃堂丹井乃謔母元君飛昇地所倡助而惜暮白鶴三茅公所欲遊而未遂而十八學士者則諸生以期望公將來之所到也潘生某等偕來請序於予為公贈予惟公寔有致身廊廟之才又方應進士舉而乃寄興於湖山之勝縣其誰與之即自與其又誰信之學職彌稱閑散可無公事拘繫也白鶴爪哇去學官十餘里而近三茅峯戀在望公方密通不能遊乃於去後而思思而欲遊於後來也又誰以此而信之歟予謝塵鞅有年矣方疊石決渠為山水方築室架橋於湖中三沙夾溝之間方恣意登臨所如如所云

郭之仙臺白鶴三茅諸勝蓋嘗熟遊乎此任吾膏肓痼癖之所耽溺而不自悔友人自京師寓書以為泉石烟霞其取舍在天猶未即吾許也公未嘗遍遊而以為遊其又誰信公而許公必能遊於後來也歟雖然遊不以迹在以心心苟在山即塵寰亦勝境也心苟不在山而在朝市即深山亦朝市也公雖身在朝市而心則在山何病於不能遊矧學士稱瀛洲選今登上第而妙與茲選也將方丈蓬壺隨所寓而在又何病於不能遍遊也歟然則公自有所以遊其持此圖以往也時一披展焉而寄其遍遊之興於不能遍遊也即不遊亦遊也意嗜諸生者其真能得公之所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二

以遊且知所以贈別公矣予昔陸沉金馬而時有馬上深山興致亦自許知所以遊者故述其所素具因諸生之請為公一道之云

送龍岡仇公序

我司訓龍岡仇公以選無程諭將行公門人湖陰會生賀衷任亮等僭來請所以贈予惟時制於典教州邑者其最稱便有二一為受官不出乎其鄉一為司訓而果以才能著也即還有司之令長不復煩以學諭職事夫授官而不出乎其鄉則不必遷易舟馬而後發不必更歷寒暑而後至蓋行者無奔且戒暮之虞從行者無裹糧越險之難

如亡鄉老還教其鄉人之子弟於事嫌不必避於往來道里費亦每每稱省便云又司訓而即超擢令長也賢者能者咸由此知感奮庶勸者衆矣行之且數年而一時貧師儒無有窘難於遠游者又才賢早自表見蒸蒸顯舉海內靡不嚮風焉誠清朝一盛典也君准人由淮逾江一輩所如再信宿而即達於我於行李之往來則既甚便矣乃志行並超卓疏輩而不復由司訓即遷令長何哉意害予知其所由然矣凡官升沉由者最嚴我江南學職考由守長達之督糧兵備兩使君兩使君達之撫察各臺各臺轉聞於天曹而行升降黜陟故事也嘗見公同事一人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三

每藉鄉里人之推輓為已地又因肆蜚於鄉里一人以擠公公之不獲超擢為令長也無乃由授官不出其鄉無有鄉里人以相臨而為之推輓也歟夫公於行李往來則便於官職升遷則不便然則公之便乃公所以不便也雖然公又何待於此公固賢者也能者也始雖被擠一人終則受知人人矣今所往即不遇鄉里人為之推輓於其上必自有能知公者公何患不超擢以相補於後來也歟先是公以少涯盧君聲顯于山中之廬而又勤督湖陰生為文會盧君公內弟子丙午同年舉最相契厚而湖陰數十生亦皆及于門受經於予者也予既因盧君以知公因湖陰

之為文會公時有以左右子也而感公於公之行不能以無言又因盧君及諸生者有感於予心尤不能以無言而予農家子也即請以農事喻盧君偕計久而文行日益優諸生者亦奉公之教不少懈而皆未偶於所遭與公之僅得此轉其為服田力穡而未獲有秋一也語曰是稊是莠必有豐年公第行第如農之穡莠焉行見盧君及諸生者皆得遇公後而相繼遇豐年矣

送洪弼山司訓致仕還泉序

古之為士者以行舉以言揚其為師能教士者上之所以優而禮之也以憲以乞言蓋均之言行乎取而言則今之

美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四

舉子業之謂也自鄉舉里選法不行上不以行求士學校之設亦僅惟課書是先焉行不之取而徒求諸言此以寢失古意矣言又未必能得士也課書之教未必能得其所以教也今之學博中能得其所以教者又未必其為上之人所深知有以優而禮之而竟再三請致其事以去也若我弼山洪君其不為可嘆歟君少以經行之修明首稱於其鄉里真能為士可當古官行之選舉其司訓武進以行與文真亦能教士可當古憲與乞言之推重宜皆莫如君也行理見求於人憲與乞言之禮不復行於時其限於今之制則然矣乃其父足以應首舉屢舉而竟不一

在武進三四年最能得士心其教士之職業足以為揚於

朝而罕有深知者君竟固求去而去也其不為尤可嘆

歟其不為尤可嘆歟雖然君有子舉進士為賢太守今且

晉為監司矣雖未薦揚於朝其將去也郡縣諸公皆

相與稱其賢挽留之其為諸生者皆嘆惜其去而相與詠

歌之即且膺封章為命大夫自今武進稱賢師能以正

率人能以禮為進退亦莫有如君者君之子能究君未遇

之志於他日方綸寵渥加未艾也君從弟方洲司寇方

家居以文行為其鄉之後進者所師法君歸服命服日享

五鼎榮養日與方洲公徜徉閭井間如古之仕而還其鄉

美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廿五

為鄉老者相與談道論德於以教其鄉之子弟則君固未為不遇而今之所以教武進者當又還教其鄉無窮矣君將行甥孫謝萬亨感君恩造為先首來為其諸生者以贈言請乎也嘗忝八閩學使能知君文與行為諸生最愧不能為君舉於鄉今在騰封又知君職業為最優以居山中愧又不能為君當事者舉於朝於諸生之請誼不能無言也為贈其行以此

送學諭同宇嚴公轉日照尹之任序

同宇嚴公領滇南解受學職掌教事於我丹陽餘三年教行而士爭以行業之最優兩臺者皆嘗薦之於朝謂

當入臺諫或補太學員之缺以稱公平生平乃僅得日照尹
以去公實有雅望而日照濱海新造邑未聞有名宦起其
前以茲邑之新造也亦未聞有賢且遠超出乎其間方秦
藝南宮欲少濡恩以取士第未甘轉官去而轉又以此去
也士心公論皆為公不能平公坦然不以介於懷第云得
姜某一言壯吾行願幸矣噫嘻予言何足為公重公之有
取予言也非謂予能知公也歟方今大司寇實所公清德
冠海內公其從子也曾無有貴驕氣待士有恩其教之循
循然為耳面之提命曾無有倦心士之懷璞不售者薦不
令其知知而或用為謝也卻不居居亦曾無有德色蓋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七

以家學之淵源由之以飭已而造士恩嚴直清無所施而
不為可我丹陽之士風待公而變其文運允待公而亨始
至鄉舉一人少選即聯第三人焉既開轉官矣有以邑印
務相煩者公惟守之以不為無廢事亦無違事未幾即力
以辭人稱公最為識體云予聞能為師然後能為長有不
為然後可以有為公於我丹陽能為師矣於我丹陽之印
務能守以不為矣今其行也本所嘗立教者以立政出所
不為者以有為焉行見日照之民日蒙公惠澤之漸被日
照之君子仗公之教蒸蒸然起日亦有我丹陽風異日者
人才輩出賢與達相望於後先惟公推我丹陽所以造士

於以長治而師教其民相與碑於口去則相與思於心
去而久也相與祖豆公於其身前身後又久則傳著之循
良中而茲邑之有名宦當又自公始矣先是公之僚司訓
吳門徐公雲間黃公以其聲令門人賀生衷任生亮張生
學棗等來我山中之廬以贈言請而予子士麟士昌允公
所嘗與進者也聞予言僉謂曰然請書以贈公遂書之

送姜齊蒲君致仕還鄉燕為稱其母陳太孺人壽序

葵齋蒲君承我丹陽之明年即憫憫動歸念適予而言曰
可梁初奉母命謁選於天曹冀得傍近地可以迎養也乃
今在數千里外斯夕懷思不置置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七

換況丞乎可梁將乞休去敢謀之於先生予以君子學使
時所取士且方有官聲再且三諭止之他日者轉一官近
可迎養如初志萬一仍遠則乞休未晚也君為予強而留
者又一年偶有不適意事歸念仍怛怛動不復謀於予告
去矣先是君以母陳太孺人年八十餘請一言寄於家為
賜祝之侑予語之而未有以應君且行且又以請予惟毛
義以斬棘養椿樹而為喜色李密以祖母劉年高陳
情不願祿仕於朝二人者出與處雖殊然為養母氏則
一也君始捧毛義之檄而出今又陳令伯之情而歸其仕
也為母其不欲仕也亦為母克其心即三公不以易養之

心也噫嘻若君其可謂孝子矣聞太孺人能相夫為令妻
能孝舅姑為賢婦能成其志至於今年八十有四也為壽
母君謂予言歸舞老萊子之衣賦潘岳之閒居所謂覽止
足之分庶浮雲之志君其有焉君又以一人之身始終能
如古人之操操能如古人之陳情又能如古人之以斑衣
戲彩也而安仁之稱萬壽以獻觴又於君之此行卜之即
少留博一轉亦何能如此行為樂哉然則君之去誠不足
為君惜予亦不當強留君矣川中予所舊遊其諸生予所
念君歸以予言編語諸生者出與處仕與不仕人世浮蹤
不能不人人殊倘人人能如君心即人人將亦不能為孝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八 附八

簡札云

子歎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予既有取於君之行又有
望於君之行後如此也書以贈君奉母無亦於諸生者代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八 附八

存翁徐相公七十壽序

笠江公潘老先生八十壽序

賀少司徒義河李公六十壽序

賀少司空五臺陸公六十壽序

賀師翁存齋老先生壽八十蒙 時恩存問序

賀傅相期翁老先生八十壽序

賀封君復齋年伯王老先生八十壽序

賀郡大夫西星公壽序

賀詩翁拱雲老先生八十壽序

賀鶴山鍾老先生壽序

賀郡大夫文臺吳公壽序

賀東園張公七十壽序

賀聞野金公七十壽序

孝友篇奉壽瑞泉周公七十序

封南京刑部主事南塘王公暨元配溫安人雙壽序

賀封南京刑部主事水南荆翁暨元配賀夫人夫婦榮壽序

賀古溪俞翁夫婦榮壽序

俞母張太孺人九十壽序

吳母屠碩人七十壽序

壽官氏從婦七壽序

壽賀母邵孺人八壽序

仲理虞孺人七十壽序

川至國序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二

姜鳳阿文集卷之十九家居稿 壽序

門人晉江張治典編次

同安林一材校正

存翁徐相公七十壽序

寶追惟十年前之敢撰一葉稱賀存翁相公六十壽辰中
引司馬溫公繫天下望舉天下之人皆祝之歐陽子能得
士一時士人者又未嘗不倍徙恒情徑其推尊於六一先
生而不啻出諸口也惟翁寔無二公所寶自謂能得翁
之真故既為天下祝翁又竊比蘇氏子瞻而私致文忠之
感焉翁時秉鈞之初峻卻海內他士人禮儀文字之貢獻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三
併蕪詞亦堅拒弗納也今年九月有廿日不覺又為翁七
十壽辰矣感念翁家居數年間為羣小所排幾不免有元
祐黨人之禁先是又有蔣之奇其人者不知量而自絕於
翁敢蒙翁以無影不根之謗毀以今觀之實所言殆識歟
雖然天壤間能有以自立者為不朽司馬公忠誠一心照
耀千古久而愈不磨歐陽子可配韓孟蓋不獨其門人者
之私言也而翁之德業文章有造於當世無可傳之將來
寔不忝二公二公固至今猶在也以此壽翁翁之壽大矣
抑寶有所以申祝翁者因翁嘗策我以三立之說致相勉
意故又於二公之外以周召之相業於翁有望焉蓋欲翁

自以其德業文章能不朽而常存者有以等二公而上之也夫周公寔被流言寔所言抑又豈非識歟雖然以成王之賢猶不能無疑於周公我穆宗皇帝嘗群小欲搆翁之時乃深知翁毅然不為動今者進退元臣寔自顧命申語了了而得翁也有美而不居其望寔又與周公同推卜人情新天子且旦夕召翁矣然則寔所言殆始終無一而不驗又不但為天下之公言而已也寶泰翁門下士嘗辱翁吐握以下之即入黨禁中即如子瞻氏流離播遷於嶺海之外亦甘之而不辭矧今世運方比隆成周必無熙豐紹聖時事足自為幸足又為翁賀前蒙不敢補牘

葉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四

而進輒疏其說以壽翁亦知翁必以寔所言為非佞不復如前此堅拒而弗納也

笠江公潘老先生八十壽序

萬曆三年春三月某日笠江公潘老先生八十誕辰其族子子質自毘陵往請予言脩公觴予聞杜祁公倡率睢陽五老為會與富鄭公之首稱洛下耆英也皆年八十乃二公不以既告老而忘愛君憂世之忠誠祁公家事不關獨未能忘國鄭公遇朝廷有大利害雖不在其位而亦知無不言七君子今猶喜談之公嘗位八座糾正百官如古御史大夫為丞相副又多所自樹於世宗光皇帝時其年

位勲名皆與二公同然自家居以來優游海邦若遂忘情世故與二公異獨何歟蓋惟公有子能為公盡洩其忠誠於所未究孟君自御史臺旬宣五馬自效仲君實司灌輸大政以裨國計於無窮而叔也亦方用公蔭補官登朝公豈將委國家責任於其子而遂優游忘情也歟雲間爾時多名賢大老得請告還其鄉公或時相與徜徉往來有睢陽洛下之風焉聞公自嫌榮盛日坐門屏間日咨詢鄉里人情庶家僮輩不至為閭井所噓苦若其以海上蓬瀛密邇也冥棲冲養又飄然足為神仙中人公之所以壽其殆以是歟然則公嘗用世且有可以傳世二公之所

葉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五

有公之至以長厚諧世委世責於諸郎君又曰此可以忘世而出世公之所有二公則未必有也於乎此真公所壽真亦可以為公壽矣予昔自史垣嘗獲過從公京邸承乏南雍也又嘗與侍御君結鄉會於留都而仲叔二君亦雅相聞既私心嚮慕公公先世毘陵人於子質為諸父行而予家又潘氏姻契也於其請不得辭為之序如此云

賀少司徒義河李公六十壽序

主客擬菴唐君子先師荆翁子又予姻也以奉使共藩既竣事便道移家將復命而還朝予當有以贈其行

唐君曰吾師義河公今年六十若移此為壽猶愈於以言
見贈也予聞義河公在世宗肅皇帝朝歸行人為給諫
不肯依附權要人為之用即肅皇帝有所欲為亦不肯
非禮逢迎也以是寧落職補而外予嘗私為朝廷有直
臣賀英請以壽公可乎唐君曰未也又聞公守毘陵能推
道義於政治勸學化民不肯苟同為俗吏以是寧解組去
予又嘗私為一方有賢太守賀英請以壽公可乎唐君曰
示也今天子方比隆堯舜等成周而止之二三元公方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不動聲色其一切機務非他人可得
而與惟公實與有謀謀贊襄之助然且深晦其迹有美而
不彰居此則以為人之大吾黨所當述以壽公者也予聞
而歎云噫嘻公其可謂古之大臣歟蓋古之大臣者若召
公與周公言無非卜世定鼎祈天永命之大要而每曰我
不敢知是召公有所裨於周公而每若不敢與知也公今
行事殆亦有召公之心焉召公告周公曰無疆惟休亦無
疆惟恤予則以為惟有無疆之恤斯亦有無疆之休蓋君
臣僚友之所同也然則公之壽不其大且速歟唐君嘗受
公教養成就之恩而未能為報予以唐氏通家子每為致
心感於公且聞公亦嘗謬知予故予山中久不以聲入京
師久矣於公亦自不能漠然如此雖然公方有所自樹於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六

時有所以究其施於社稷蒼生予言固可信固可稱述
於後來未有已即因唐君請而以言壽公也殆非唐君與
予之私言也

賀少司空五臺陸公六十壽序

萬曆八年二月朔為少司空五臺公六十壽誕其從弟與
完與某皆從予受經門人也寓書山中請言為公壽且函
致華亭相國及大廷尉太倉王公所為文遠見示曰願得
先生言將以並兩公作分據三子者基忠基恕基志也予
惟公實有用世之具未竟所施方與相知者期公以優起
為文勸駕則可奈何以文壽公不異公且大用歟緣是停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七
草良吹既而見相國文於立朝稱公剛正而推本其為
仁者之無私且因以仁睦族知其以仁仁天下可旦夕異
也又見廷尉公文於去位稱公智而備論其有仁者之慈
隱且因為德於陸知其為德於天下無量也兩文既為公
壽又因壽公且冀公以復起矣然則且壽公且冀公復起
其可歟予又惟洛中耆英有會古今所稱潞國文公高年
留守首倡而司馬公年未七十以其人素可重用唐狄無
謨故事邀與馬圖形妙覺僧舍燕以齒坐觴諒亦以齒行
若不知人間世富貴何如也俄而潞公召還則奉軍國
事矣司馬公相繼起則又佐元祐為賢相矣樞機重任一

旦昇之優游閒散兩公而當時不以為非宜兩公已甘退
休其年齒已向遲暮而當時不以為晚蓋用人惟賢惟老
成固前代所侈傳為盛事也雲間去嘉禾密邇非今所稱
東洛歟惟相國以元德上壽鍾間氣而生其地惟公以同
心同道與相國若比隣而居時往來過從兩郡中賢豪亦
無不素相契合廷尉公雖從事玄門家方戒遠游然不得
執卮酒在坐席當以為恨如君脫宣徽願寓名其間意亦
容有之雲間嘉禾會叙親耆英名會當不忝公年德視司
馬公當亦不多讓異日者天子起用公使溫國不專美
於前出其所睦族所德於陸者如兩公言於以仁天下而
為德無量馬皆事理之所宜有然則以予言為壽文即以
予言為勸駕文可也華亭相國方勤九重側席之思遣
官存問方未已且以軍國事煩公平章如滿公年已八
十而猶登朝東鈞亦事理之所宜有然則即予壽公文為
相國壽文即亦為相國勸駕文亦可也公三子忠誠基恐
嘗及子門基志尚幼嘗見其小試卷有奇氣皆能似公庭
訓愧予文無可以並兩公作不堪並兩公作分授三子也
顧嘗辱公深知不容於無言第書以應與完兄弟之情則
可謂云爾已矣

賀師翁存齋老先生壽八十家 特恩存問序

存問大臣之禮古未之有也惟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見
之於九十者有問焉就其室以珎從蓋古之人君其專禮
高年類如此然未嘗專指大臣言即指大臣亦未嘗以遣
使存問為名今巡狩之典不行矣大臣致仕還其鄉其德
業聞望足繫九重眷注者就之不能於是始遣官賚
勅捧幣帛將上尊宣道 上意以行此禮然此禮未嘗泛
施即 內閣公孤亦未嘗數數然有此也嘉靖初洛陽劉
文靖餘姚謝文正姑蘇王文恪三公並以 先朝耆德為
世廟所尊禮我師翁存齋老先生歷數十年以來優游
林泉者十餘年今亦蒙此曠典焉惟三公後先相 敬皇
而先生之相 肅皇君臣歡相得並享有道之安其遺時
同三公當 武宗朝先生嘗 穆宗朝並為大奸媒孽不
安其位乞休去其去位同三公去由逆增增非吾輩三四
年禍即解而先生之於分宜新鄭乃同類同官身在兩奸
之間三十年無一日不履危機三公所處難矣而先生尤
難劉謝去被指摘至目為奸黨榜 朝堂即文恪幸免此
亦皆惴惴杜門而先生之次分宜以方行運圓智後來新
鄭橫逆游相加避而去未已也先生處之坦如有赤舄几
几之休風雖 天佑忠賢亦先生恃此衷耿耿結 世
身兩主深知不然且難免蹈水履席顛危矣以此知三公

於權奸能處之不失其正而先生尤善處即旁行避避而亦能不失其正如此也當三公存問日洛陽年九十餘已不堪應召震澤堪應召且召矣竟不待餘姚逝八十而召還政府然不久亦歸休今先生力尚精強足比呂望之鷹揚老而壯其才德王佐帝師足比畢召諸公老而尚堪在位古稱天壽平格保乂永念者惟先生為能當此今上儻尋餘姚故事即起先生必且責以古大臣遇文佐武輔相成康之義先生應不得辭有所建白當如師尚父明教急義欲之辨以舟書無世訓有所猷為當如畢公懋德克勤以獨亮膺祇命又當如召公以馮翼孝德之尤媚天子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十

而則四方隆旋有赫而休問無窮焉不但許縣懋建塔如洛陽於却謀遠顧之時乞親政講學如震澤於守道見幾之後請學古訓監成憲如餘姚於柄召再至逾年乞歸之前而已也寶等皆門人昔嘗侍先生立朝今又相從林下得於所睹記為多知先生之心所以仰承天眷能不負累朝聖眷者為獨真因五臺司空暨蜃川大司寇禹門少宰悟齋中丞諸公者之請義不容無言也敢頌述先生生平敢用為賀如此云

賀傅相期翁老先生八十壽序

洪範篇論五福其尤可稱者三焉曰壽曰康寧曰好德寶

以為惟好德乃康寧康寧乃壽壽由好德致然德所當好信矣乃又於遵王道而謂由無作好也道固無用於好德寶以為道與德一而已道本蕩平正直心無偏黨反側者得之得此即為德好此即為好德蓋可好而不可作好也非所當好而一或作之於心則即偏黨反側之私而非所以言公好矣寶又以為人惟心無偏黨反側也即所謂無作好也無作好以遵乎蕩平之直道而又要之於正直也是無作之好即道也即亦所以為德之好也世未有好德而不康寧康寧而不壽者嘗觀之世人若我期翁老先生非所謂其人與翁在世宗朝由詞林為司成為傳相仰承君寵俯諧物情上下無間然者殆二十餘年如一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十一

日當時政府諸公貴溪分宜無論已即最叨聖眷如永嘉春或有時乎衰賢如華亭猶不免小人者所訾訾竟亦緣此而求去若翁有華亭之賢而不為小人所訾訾有永嘉之遭際而寵遇日加隆迨丁內艱歸猶然眷知未已也然則翁何以能有此寶嘗於史館承事翁顏色有以竊窺其一二矣翁心公無人我其平如權衡在懸無低昂其宏量偉度如溟海之汪洋而不可以涯涘時或侍翁而坐又如春風披拂被其和氣之薰蒸而每不覺也由此知蕩平正直而無有偏黨反側惟翁心為能然窺翁之微不但生

平無所用惡即好亦一不之作也皇極之理寔會歸以翁
之心然則皇之福極如好德如康寧而壽非皆翁所固
有者歟寶昔外補西川翁知由謗而然也口不言而心嘗
惻念之既行矣猶不畏時忌遠貽我瑤篇焉對此嘗若坐
翁春風中蒙翁披拂而被其和氣之薰蒸也今年六月初
旦為翁八十誕辰寶以從事玄門家方戒遠遊未敢即登
堂稱祝而門人克昌在嚶叨為翁隣壤小吏高山每懷仰
而未由自表見也輒書此今轉上因亦令昌附姓名云先
是昌書來謂 朝廷於翁且致 存問有殊禮寶惟先哲
謝文正公亦以既八十而蒙此於嘉靖之初年旋即 召
還首揆稱姚江盛事士大夫相傳為姚江美談翁姚江人
其齒德方文正不讓今 存問後行又見 綸召而麻
拜踵至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十一

賀封君復齋年伯王老先生八十壽序

封君復齋王翁子同年龍峯納言之父也父母性字王君
之祖也今年三月有六日為翁八十誕辰我邑中大夫士
水南荆君少鶴丁君等寓書山中請所以為翁壽予惟翁
彌復齋音嘗為之說以贈矣然而其義未盡也即申前說
用以壽翁其可乎今夫養生家剽取易中語者為玄門要
指而謂期旦為復謂陽炁始生為黃鍾建子之飛謂周六

十四卦而坤終復始也為循環環焉形則似矣是第據竊
聖經以明丹火之候云爾則烏觀所謂易義耶予推原易
義則以為復心學也人之所以養心即人之所以養生也
蓋嘗求之復以陽始生而亨陽長而利陽動而順而無咎
無疾也是天道然也人知復之為義如此然不知至日閑
閑復象有取焉何也人於是始生之微陽固當有以養之
也天地生物之心由復而見人之善心亦由復而萌彼上
爻之迷勿論已初謂復而不遠二與四與五謂復而休復
而獨復而敵即三之復而頻也亦非迷而不悟者也是人
道當然也人知復之在人其為義如此然不知脩身下仁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十三

中以從道中以自考也復小象有取焉又何也人於是所
當復之善心固亦當有以養之也養陽道使亨則天下治
養善心使復則心治心治則身治身治而天下亦治矣此
心學亦聖學也就其中以善心之日萌而為休為吉為無
祇悔也即壽域也又就其中以陽道之日長而為亨為利
為無咎無疾也即天下同躋壽域也是為用為蟬蛻為跳
轉還九鼎之丹鍊一身之軀殼然後為能長生也歟然則
周易一書即謂之長生經可也復一卦即謂之丹家妙訣
亦可也翁固自能精於復矣精於復則自見其為休為吉
為無悔無咎無疾也自能得所以長生之道矣翁之子龍

峯丈為諫議時嘗用是說獻納於先朝翁之孫性字君又將推是以自治治吾民他日又推以及天下則所以自壽壽翁使天下同躋壽域者胥於翁之一門而見之是又烏用我大夫士之為翁壽也歟雖然我大夫士情不可以已而予之說當亦不可廢也衆請書以歸君轉歸翁遂書之

賀郡大夫西星鍾公壽序

今年四月三十日為我郡大夫西星鍾公誕降之辰其屬吏舟徒尹揚君某金壇尹劉君某同寓書山中請予言侑公觴予聞古之人五十始壽父母存恒言不稱老故石郎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十四

中令建老白首每洗沐歸謁萬石君惟謹而老萊子年七十猶班衣戲舞其親前公年未及始壽也又尊翁鶴山老先生在堂正言不稱老之時茲方迎養官邸適公洗沐謁惟謹方將為小兒啼孺子慕以娛悅其親志寧肯不稱翁觴稱已觴又寧肯且稱翁觴且亦稱已觴先已而後翁或今已與翁並歟然則二君之請將何以應之予以為欲為公舉觴莫若為公舉翁觴乃可公方以有道高雅施於吾潤士潤民施於其為僚與屬甚優渥蓋人人欲舉公觴也而公能奉翁庭訓以施及吾潤士潤民又及其為僚與屬甚優渥蓋人人又欲為公舉翁觴也今為因壽公而壽翁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十五

以公所常施僚屬士民之美推本以頌翁翁聞公之能有是也將必神怡而體康壽矣又因壽翁以壽公公所施於僚屬士民者皆翁之庭訓所推於以侈之聲歌達之四境之內外而傳諸無窮焉公於是將必亦心悅而色喜翁壽矣公亦壽矣壽矣然則欲壽公信莫先於壽翁其壽翁也非亦所以壽公也歟公方取諸生赴郡庠課試以其文且教之德行道藝勉其進其成而予子士麟士昌從孫志稷在取中昌也尤蒙公屬意予亦方受公知尤當為公壽翁者於二君之請不得辭而為之說如此若翁文學行義冠嘉禾久著稱於海內我郡中大夫士當相繼稱揚之為

賀封君拱雲張老先生八十壽序

封君拱雲翁者我郡大夫蕭山張君父也今年某月日為翁八十壽誕蕭山君諸僚友文峯苗君槐亭劉君仰山張君環川吳君同寓書山中微予言欲以致觴祝之敬於其家問翁平生於君君手狀言曰家封君無他長可比數惟是貌恂恂言訥訥有犯而不校有爭而不自曾大父念翁侍疾久嘗欲予以私賞金而不取嘗撫從父二孤而推以已貲產又嘗撫從祖四孤能令其業日大而已業不少增也愚且拙類如是今年且八十精神志氣不少衰每與鄉

爾老為詩社賡唱不輟能燭書細行能夜步不以扶如是而已予聞之曰嘻異哉君所稱乃世俗所謂愚且拙而其為愚且拙也則今人之所非而古人之所取也今人方以伺察為智安用愚方以機變為巧安用拙其為智且巧也是謂作聰慧事保利是謂鑿開其混沌斷喪其天真安能壽即壽是又安可以壽稱歟若翁則不然有犯今人之所必校而翁不校也有爭今人之所必白而翁不白也有財今人之所必取而翁不取且又能益人贊業推已贊產而不吝也在今人自以為智為巧謂翁則誠愚且拙矣而不知翁之事古人之事翁之心古人之心也且試言翁

李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十七

之貌拘拘也非老氏所稱盛德容貌若愚者歟翁之言訥訥也非周公所喜而賦拙者默拙者吉歟其與鄉諸老為詩社賡唱而不輟也非柳柳州以愚自名其愚漢詞所謂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者歟非白樂天以拙自詠所謂我拙且蠢不解轉輪優哉游哉以充其身者歟其能燭書細行而夜步不以扶也非所謂默聰明而聰明內蘊非又所謂居之泊如拙能自養者歟夫翁不作聰慧事保利不若今人鑿開混沌而斷喪其天真也翁壽於是無涯矣翁諸子長綸次繡次純純則我郡大夫其居家居官或磨以守抑或勤以補也孫曾滿前孝友成行皆能奉翁

庭訓以壽翁而翁方超鴻濛混希夷優游以充與古人之聰明內蘊而拙能自養者比焉翁壽於是無涯矣君之僚友四君皆非世俗所謂智巧者流也予與翁有通家之誼其愚且拙則固愚而迂拙而陋其氣味適又與翁相似於四君之來請也喜道之故相與共致無涯之祝如此云

賀鶴山鍾老先生壽序

親之於子成其業於學也十八九成其德於仕也十不能一二子之於親承顏捧觴家庭間也十八九迎養於官因而承顏捧觴官邸也十亦不能一二何也親欲乎子之貴而教之業詩書攻藝文以取聲名而干利祿在之情為

李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十七

常然人子家居之日常多奉其親於壽也亦惟家居為多故壽親家庭間者在子亦為常然若夫子健而親能以廡相成一無所責乎其官非真廡者不能子之於親能就其養又就而壽焉者非其子有天才不能也觀與其子即有然而不能常然者皆人所未能然也嗟於人而未能然者而能無有然焉此非今人中所最難然之公鶴山翁鍾老先生乃吾郡大夫西星公父公之早成名教之公廡於官翁成之今其以數百里程一第之役而養未吾潤也公迎之其值誕辰官邸也公壽之公之壽者同壽之世人所常然而不能無者翁父子皆能無有然

焉兼亦有常然焉欲子之貴又欲子之貴而能廉既嘗壽其親於家又以道理之不阻修能致其親康而壽之於官即也若翁父子其不可謂能然而最難然也歟雖然翁父子所能然抑實由翁賢且能能致然爾蓋惟翁能成公德業終始故其來就公養就公而壽也樂不然而不樂也嘗見今世人從子於仕所責乎子之仕觀以營其家者每然焉子苟與其親不同志即日舉親觴即其容歡然其中必有不暢然者安能樂子不樂於觴之舉親亦安能於子之舉觴而樂歟然則始焉成公之業於學今焉又成公之德於仕始焉享公稱壽家庭間令焉又一無所責於公之官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十九

壽而樂於以成公之舉觴官邸而公亦樂也其不尤為難然也歟先是公四十初度其屬丹徒金壇楊劉兩令君請為公壽予既請先為翁壽矣今公僚友相亭毛公仰山張公舜山楊公環川吳公等偕來請所以壽翁者予則又因翁以及公焉蓋翁之賢真可為公慶且喜不獨謂公以道里之便能致翁來為有夭幸而已也

賀郡大夫文臺吳公壽序

今年九月某日為我郡大夫文臺公吳老先生誕降之辰其屬丹徒徐公某我丹陽甘公某與金壇許公某同寓書山中請所以壽予忻然諾之雖為期甚迫而不敢以不文

辭蓋公言行政事適亦有當於予心予方為士民者圖所以稱祝而無由也今獲附一言少效其愚厚幸矣予嘗謂能恤民艱斯能享民譽能感人心斯能得天心今於公幸見之蓋公下車之初以人才出於學校思所以教督而養成之訪民疾苦在每年開挑運河思所以建白而蘇息之無何撤召四學諸生羣而試其文親評隲其高下又親為耳面之提命以開發其聰明而振作其志氣諸生者無不人人悅且服撫臺下清河議令條以上公咨於衆斷於獨如建閘蓄水時啓閉以圖濟運莫免民每冬月於挑河一時之規為真可為千百年之長策百姓與有聞亦無不人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十九

乎且感也從是碑於口頌於途蒞官甫半載而三年政成之效蓋可坐而睹矣所謂恤民艱享民譽非公孰能當此予嘗觀成周棧棧之詩於其君之豈第作人也每以宜之士而稱壽考又嘗觀豳風七月之詩其民之納場圃執官功有以同稼而卒歲以為上之人所以賜我有此也於歲晚務閑之時每欲躋公堂稱兕觥以祝君萬壽無疆焉又觀魯頌之泮水蓋僖公興學育才之詩也而永錫難老之稱每以形之於頌禱而若不容已僖方務農愛人則昌熾壽域之祝詞不啻出諸口又每若不一而足也噫嘻下之頌上不以富貴而惟以壽蓋富貴其上人之所自有

壽可以長有此富貴也則固其為士民者所以稱願其上之意然而不敢必也既而周王果臻百歲壽矣魯君則累年所多歷矣蓋人心所歸天心亦協應焉所謂能感人心斯能得天心者惟周魯之君能有此其在於今非公又孰能當此歟今也逢公誕辰以左右則無不趣公以小大則無不從公於肅霜滌場之候而舉朋酒以饗獻公也固三公意亦予意亦諸士民意也諸士民不能言三公者屬予代之言茲特其梗槩云爾公他日壽愈高富貴愈隆盛尚當追風雅頌之遺音為公詠歌之以繼周魯之盛美於無窮預於此書以俟云

東園文集

卷之十九

廿一

賀東園張公七十壽序

西山之閑中有東園張公者明年某月某日其七十誕辰也先是公之子南京國子丞張君文運介予從子士交請言為壽既而君奏最天曹得肥封又以請惟君子昔學使時所首取士閑中予所嘗經行往來而東園公為人亦嘗聞之君乃予所雅知而相慕也君即不前請予猶當首為君祝之矧君實嘗寓書請且三未已歟予惟閑中古仙鄉漢張道陵修煉於郡之雲臺年百二十而仙宋羅吳閑人也亦嘗遇異人餌以藥物年百八十而仙仙家說不可盡信據然此兩人者載在往牒相傳於其鄉人

日可睹記者也君謂公就養留邸每不樂而其情日在山間水之間得非自以仙鄉不可舍而他又性頗恬淡曠而不欲勞勞塵寰局局然日在官中也歟予又惟大

每在朝市東方曼倩雖嘗待詔郎署乃每以陸沉金馬尚言列仙傳蓋嘗稱述其事君因予之從事此門也亦嘗以得之俗溷者不出朝市家庭外為予一寄聲矣今方仕於京朝且效東方氏用西王母之桃酌漢庭之仙醴薦以為公稱觴聞公性最好慕茲亦且尋櫓中之樂爛山間之柯於以怡神而養生焉蓋隨寓皆可固不專在閑山閑水之間可以棲真而佇息也雖然予嘗經行閑中愛其地偏

東園文集

卷之十九

廿一

而人淳有古所稱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之風今既去猶時復往來於懷公固閑處宜其思此而有不樂於官中也歟君他日宦成奉其親歸或遊雲臺遇異人也如張如羅壽躋百歲上猶強健可以長生而不老予時倘猶在世即未獲追續西川勝遊訪公於閑之山水間猶或能撰東園老仙之歌一寄之君令君歌以觴公於家乃予所為致祝於將來者又不獨今之稱古稀壽無以封章命服之榮相與誇詡之於一時而已也

賀閑野金公七十壽序

祖徠之松新甫之栢古所稱作室良才也既大且長可以

柱明堂棟大厦而或不為匠石氏所採取為廟堂所用識者以實有用於無用也往往歎之然乃屢歷嚴冬經霜雪挺然之質幹蒼然之色於萬木中稱獨秀而不後凋者惟此爾雖不見取於人也天則有以全之以此推之於人人所不取得非又天所全歟予友聞野金兄與其兄斗城攝山兩公者並有名於藝苑兩兄皆成進士公竟不偶也由歲貢生僅為邑令長而止人言兩兄處其幸公處不幸不知兩兄皆早世而公獨永年焉昔人謂樗之全其天年也以不才公今以才而獲永年即不盡為人所取天則有以全公多矣視兩兄顧孰為幸不幸歟予也少學於荆川先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二

生與公同師門最相知契乃亦以微名在公先每自顧不能不愧於心今結為社期往來交好猶昔而同社有嶼南王公瑞泉周公聚同陸公者則同門同榜或姻鄰而皆同志者也公今年十月初五日七十誕辰謹當舉一觴相祝而三公適亦請所以侑因憶公往年六十自為文識之若不欲他人者之有言也恐人言涉於諛不若所自言為當意也予今所言與公所言大都同不煩公見拒於言前第松栢之才不盡見取於人而獲全於天者為兩昆所不如公或難於自言則不容不為之言而公亦應不容辭爾意嘻三公者非亦皆松栢之才不盡見取而獲永年者歟

顧予樗而幸全微名亦每在三公先以此求附公與三公為同志則尤不能不愧於心也然則何以祝公公為天所全期願上壽公所自有也若公諸郎君某某以孫枝競秀成良才他日當為匠石氏所採取為廟堂所用公將一一及見之是非所當祝公者歟三公皆以為然遂書以為公七十壽序

賀瑞泉周公七十壽序

萬曆庚辰十一月三日瑞泉周公七十誕辰公婿于君元時與公諸子季履季恒等前後來山中請所以壽且述公平生請以孝友名篇併及公宦蹟之所經焉予曰嘻有是哉宦蹟也亦為孝友孝友可談宦蹟歟季履等則又請宦蹟屬之元時孝友自屬季履等別為篇以贈庶幾元時仕者季履等居者各從其人不為漫言無當也予又曰嘻有是哉孝友與宦蹟皆與子均為公稱且祝也奚必別為篇以贈歟聞公于尊公先襄敏尊妣某太夫人最能養志不違始事終喪亦最能以禮異乎他人之稱能子者於太僕長公最能友讓其喪之也如父聞訃而欲棄官來奔也最能哀即共姜氏被事溫國伯康何以加是可謂孝也已是可謂友也已乃其居官十數年所行事歷可稱數如季履等所述以相告指以為庶幾可也即庶幾指以為孝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三

友也者則謂之何予惟古人以事君不忠蒞官不敬與夫居處之不莊戰陳之無勇皆曰非孝孝所談誠廣美公之為都事河南及經江右理問廣中三藩也知貴陽臬司事及戴楚中靖守也署項城則首嚴前此子第矣之濫編議寢沈丘縣供應之協濟調停查處河汴三府積逋而免其傾銷稽緩之罪累也署南昌則慎重糧役之審編節約嚴氏賦解之勞費也非所謂蒞官敬與白鹿之進獻力止之於撫臺白后蔡公銅鼓等物之餽遺峻卻之還羅夷使之盤驗非所謂事君忠居處莊敬在程藩則請已宣慰用兵以坐弭土司致詰之變在懷慶則請起邊將赴省以潛消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五

流賊犯境之芽孽在靖州而協擒叛苗吳光亥在廣而勦治客兵暴其民尤甚者雖未身履行間乃所至尊俎折衝居多焉斯不謂戰陳之勇又可歟由是則知事君之忠孝以移於國者也孝也蒞官之敬孝以施於政者也孝也居處之莊以至戰陳之勇皆所以待父母之遺體敬慎焉而不失其令名之謂也亦孝也然則公之宦蹟其不為公之孝友也歟不惟如是即公之友亦孝也嘗讓長公出就試而已居膝下代色養也友於兄亦所以孝於其親也讓承官蔭有孤竹次君之高風即父命不從也即補以產之多田三百畝外不受也讓兄以分義亦所以從親於道也

南鴻臚微服出視長公疾於京江即臺論不恤也家居時每盤櫛食飲未嘗不與長公俱即一茗一果長公不先嘗不嘗也所謂兄弟翁而父母順也居兩尊人喪苦塊夜次兩兄弟未嘗頃刻相離也孝亦友友亦孝也由是則又知公之宦蹟公之孝友為之公之友又公之孝為之也予之以言為公壽也謂之孝友篇可也即謂之純孝篇亦可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孝子之錫類非即公之友其兄公之宦蹟之謂歟孝子之類其不匱而永錫也非又即公之所以壽歟非又即公之所以壽歟元時方舉進士在仕途方取於翁歷年宦蹟之稱者乃其家孝友亦似之而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五

之子季履能如公孝友以來率其諸弟又方同學待舉於嚴君宦蹟殆亦其他日之法程也今請合為公壽於塔若子皆所宜然又奚必別為篇以贈歟今夫世人者之效觸祝於其親也往往在年壽間若公之所永永者自有在年也承公之愛有年矣所謂稱祝公亦永永自有在不獨在於年壽間而已也

封南京刑部主事南塘王公暨元配溫安人雙壽序人子去其親千萬里而仕也既未便迎養官邸以旦夕承顏不違又不得時致定省音書而徒寄其陟陟望雲之思或身蒞駿言日至之地則又時有射影吠聲之疑懼以及

其而子情於此亦或永遂釋然也然則今之仕於遠者
子何以能自盡於親親亦何以能信其子予惟親志不同
人子所以養親志亦不同子苟以道守官能自成以成其
親也即去親千萬里而遠猶在家庭左右也親苟以道守
身能自信以信其子也即流謗日聞猶不聞也此惟以道
交相成交相信則然豈常人之父子可得而追企並論歟
睿齋王君以西川產宰吾潤之金壇真所謂去其親千萬
里而仕矣時乃父今封南刑部主事南塘公與其母溫安
人皆留於家不得就祿養官邸即音書動經年歲隔絕也
其陟陟望雲之思宜何如以置諸懷金壇故有豪方人往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六
往不利為宰者君又守正奉法不肯少為之地致謗聲時
時作流傳江漢間以達於岷峨錦江之上其為射影吠聲
也公安人又宜何如以免於疑懼然而君雖千萬里外自
有所以奉親者蓋在能養親志而不在於色養之不遠公
安人雖日聞流謗則固能知君而深信之外至之浮言何
足以熒惑乎其聽而君之子情亦未嘗不遂釋然也前年
君自金壇轉留曹請予言以為壽予又惟占人以蒞官不
敬為非孝而曾子之母且不免以三至而投杼也君今可
謂能於其官而公與安人之能信其子無所疑懼於流謗
之日聞也即曾母當亦少讓焉千百載而後稱以蒞官敬

能養志為孝者宜歸君不以三至而投杼能曾母之所難
者宜歸公與安人也然則君信能壽其親公安人信足以
當君之壽者此亦豈常人之父子可得而追企並論者歟
公故川中產也予視學西川時未能知今知之君則以文
受知予也最深始難金壇而問於予予嘗勸君稍為豪右
地而君不從然豪右人雖不樂而亦終不能有損於君也
予始不然而今然之故因君之請并書以識云
賀封南京刑部主事水南翁登元配賀安人夫婦
榮壽序
萬曆改元 新天子登極覃恩水南翁登元配賀安人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七
以仲君永思官南刑部主事受 勅封於 朝逾四年翁
安人雙壽七十時孟君孝思與叔季諸孫等一嘗舉觴於
家親友有至者翁避弗納也又再逾年君由考功轉漢南
督學憲副歸補前觴親友以禮來賀翁卻不受也予惟壽
親樂事盡錦榮旋君今為春酒獻家慶即宮錦為舞衣榮
與樂并人爭羨慕翁翁有諸親友之來奈何避弗納弗
受歟君前此達其親數年之久一旦錦衣來歸今此又將
去其親千萬里之遠適以轉官之便徘徊瞻顧家庭間來
時以子情承親歡也而尊人被章服之華方並壽古稀
而上翁子孫繩繩焉君兄弟怡怡馬果詩書禮義之庭訓

方萃和氣於其一門人誰似翁翁奈何又於諸親友之來
避弗納卻弗受歟或謂君今去其親也日以遠意若不欲
之官翁即強君之官也意亦若不忍賜祝之相承受殆強
相歡若皆不豫色然請有以開其意兩寬之庶可為翁安
人壽為君賀子又惟人子無以有已人臣亦無以有已若
乃移孝為忠則尤委質為臣者所常然也君之出而仕也
既嘗以身許國矣即翁之以子貴庸寵褒猶為臣也
無以有已之義翁亦寔與君同君今違慈顏趨嚴程驅九
折之阪望孤飛之雲可謂之忠亦不可不謂之孝翁今享
君祿養於家責君圖報於國子雖離我者一然有日侍
養風阿文集
○卷之十九
我者三馬君之子若孫日周旋大父母左右蓋猶代君色
養也然則翁與君亦奚為有不豫色也歟今上方重學
使之選嚴其考超擢其尤最者君由考功往蓋以選擇蒙
任使即且以造士之卓異稱尤最當上心即且陟陟
京朝之卿佐他日歸必又以躋膺仕沐重封翁安人適
又逾八袞而何期願子孫兄弟尤更繩繩怡怡焉斯時也
親友者來當不復避且卻矣當不復避且卻矣予既書此
為翁安人壽并贈君之行既用為賀無亦執左券俟之於
他日云

賀古溪翁翁夫婦榮壽序

荆溪之陽有隱君翁翁焉翁力田教子所居有溪因自號
古溪云溪未必古翁蓋有志於古也予聞柳子厚之在永
州得一溪以愚名子厚自謂愚而溪亦名愚因遂名其溪
之丘曰愚丘泉曰愚泉溪因人而稱愚未必愚也然則翁
之以古名溪非溪亦因人而古也歟聞溪之濱有木名古
木其所居之村當為古村亦若子厚之有愚丘愚泉為然
而未盡翁之所以古也聞翁古貌古心讀古書行古人之
事教子露成進士為台州司理又教其孫士章者舉於鄉
立身行道亦欲其為古之人是溪未必古殆亦因翁而得
名古也歟溪在山間而山靜如太古也翁所居有之古之
人不逐塵緣投時好淡泊無營而怡愉以相養也翁所為
似之翁既欲身為古人又欲子若孫相與從仕學而涉世
也亦皆為古人之子孫然則翁之名其溪以古也豈徒然
歟今不暇遠引即翁之卿人在宜興有萬古齋者教子為
文儒為賢卿大夫武進有毛古菴者以直己居掖垣為名
諫議翁之自號以古能教子如萬翁之齋而古成其子若
孫能如毛翁之菴而古也俾他日稱於鄉里間曰是父是
子是祖是孫皆方今之古人而又與其元配某孺人者齊
眉皓首亦可稱為古人之夫婦而不忝也其可謂今人中
所難能矣於乎其可謂今人中所難能矣武進鄉貢七

用與與司理君締婚姻相交契以翁夫婦並臻古稀之年
又以司理君奏三年最並受封請言為賀予惟董君與司
理君蓋亦有志學古者予之迂愚不諳於世俗以兩君皆
嘗及予門而士章與予子昌同已卯舉竊亦以古道相期
待於其請欣然樂而從之待司理君他日為諫大夫董君
與士章同舉癸未進士為時名賢翁夫婦他日沐重封臻
上壽予尚當為古詩歌闡揚溪之古與翁所以為古溪者
屬董君刻於溪之上於以壽翁無窮焉則予所以為翁賀
亦董君所以賀翁於將來而未艾也

俞母張太孺人九十壽序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一

今年某月某日為邑博俞辛野君之祖母張太孺人九十
誕辰其僚友龍田仇君貫山商君與諸生蔣君某字潛君
汝章等介予門人賀生秉任生亮兩造予山中之廬請予
言為母壽蓋母未從養特遣以祝之也予聞古稱孝養祖
母者有李令伯元卿其人焉令伯以不欲離母劉陳情
辭職再三而元卿在遠母或偶違和也輒心痛君之於母
而將遠以祝之也得無有不釋然於中歟兩生曰令伯以
鮮兄弟而辭職元卿以母病而心痛也皆其所遭然爾今
吾師辛野先生寄膝下之歡於其伯叔二君已則效毛義
捧府檄而出既無庸陳令伯之情其自遠以貽母壽也而

又時時安即時有白雲孤飛之瞻慕然而其心常喜亦
無以元卿之痛為也予曰嘻異哉是可為母壽矣惟母能
撫而教君長成與二氏之母同乃多孫而必疾君之圖祿
養於外也勿貽以內顧憂又身安而貽君以心喜也將不
為上壽徵歟今伯陳情以祈色養而君能以祿養是能以
心養也元卿母病而心痛君以母安而心喜以心喜是又
能以心為壽也故謂君捧毛義之檄即其陳令伯之情殆
無不可又以宗曾子之稱而移以歸君謂君為俞曾子也亦
豈有不可歟是真可為母壽矣抑又有說焉昔魯人頌邦
君之賢而以難老為祝且羣然共致稱頌於其壽母連篇
累詞長言而咏歌之未足也夫魯侯之於泮水饒一矣止而
已其人遂指以為盛事侈之聲詩而欲以傳示無窮如此
今君與仇商兩君泮水之上其所比屋而專居也而多士
又方濟濟在門則夫飲酒色咲之樂園兩君所為獻慶於
君而又采芹藻以為牆桃馬非亦我諸生所共致屬祝於
其師之壽母也歟於是又可為兩君及我諸生者羣然
而致其稱頌於母矣予也辱君交且契其分義不在兩君
後而予子士麟士昌蒙君教育之恩尤深尤當為諸生致
稱頌於母若先君且登第南宮迎母京邸母臻期頤上壽
而二子大官之珍以為養也又李曾二氏之祖母所不能得

於其孫者予即屏居山中不獲與君俱尚當為君申致其
遙祝之意於後來而於此姑為兩君及我諸生者公祝之
又姑為子子麟若昌私祝之而於兩生之造請教書以俟
云

吳母屠碩人七十壽序

今年為吳母屠碩人七十壽期六月之某日其誕辰也先
是貢生吳子惟毅來請予言以侑碩人觴因出履歷萬宗
伯所為六十文示予曰此足以觀吾嫂生平矣予曰嘻異
哉碩人之以節而壽也宗伯公稱碩人善治家邑中稱善
理財者莫先焉第惟毅畧而不言以明所重者節爾予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一

為此碩人所以節所以壽也即請終其說為碩人壽其可
乎蓋碩人之課僮婢從事於耕耘紡績間也殆將由此以
寄其從一之思而無有他圖外慕以難乎其心擾乎其為
慮爾夫人之心思一則專二三則雜碩人之專一其心思
而無或有二三之雜也此碩人之所以節也夫人之心思
專一則凝於神雜則分而擾矣碩人之以專一而凝於神
無或以分而擾也此又碩人之所以壽也公引魯文伯之
母所稱善不善勞逸之論謂碩人能知所重足以似之而
又以巴賽婦清善理財責太史公不為之立傳意碩人必
有可傳於將來者予又以為此非所以論碩人也敬姜謂

勞則思逸則忘善由沃瘠二土使然此自生人之常則然
爾乃碩人出自饒裕家固沃土產也而能若是則豈囿於
其常者所可同歟若寡婦清擅數世之利而家用不嘗視
碩人益卑卑矣碩人無子其所撫而子者惟毅子也而能
為嗣子成家又為夫能成其嗣子也寡婦清曾有是乎今
其壽而以節著稱也下焉頌揚慕效於閭里上焉寵膺
旌命於 清明盛朝視始皇無道之主為築一臺於以名
顯天下者其可傳不可傳殆又不啻什伯與千萬矣予既
以此請終宗伯公所未備之說因書以歸惟毅使歸碩人
蓋予嘗館穀惟毅家知碩人最久且嘗辱交宗伯公最深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二

壽宦氏從姊七袞序

宦氏從姊鄉貢士東江宦君室人予從兄龍溪君妹也今
年正月十六日為姊七袞誕辰從子士奕等偕來請所以
壽予惟龍溪兄為予家善人助予建祠睦族有賢勞方為
予宗族人所信仰而思慕姊姊其妹且亦能為善人妹而
不忝也東江君我邑中文士姊實能助其夫以文章取科
名可稱官人妻而亦不忝也是並有述於將來何可不一
言為姊壽矧姊又自有所以壽歟方予先從父乾十三府
君之早世也所生惟兄與姊兩人姊年十三為童婦於宦

天益艱苦倍嘗焉今又失兄而惟姊存譬則冬嶺之孤松
風霜冰雪之所不能摧也然則姊之所以壽非亦由風霜
冰雪之倍嘗歟東江君以某年卒業南雍去其家遂不返
意其入大和深處與神仙者遊而不復以塵世為念也予
任西川學使時嘗道經太和下踪跡之諸巖整宮觀間庶
幾一相遇而不可得迄今猶歎之蓋聞王子喬為道士浮
丘公接以上嵩山久後謂其家當待之維氏嶺既而果乘
白鶴來山頭以謝時人肅史善吹笙後得仙與其妻弄玉
並隨鳳凰飛去使神仙家言而果可信也則東江君當如
王子喬蕭史必復來歸姊必與俱為真仙長生而久世又
不但如松之壽而已也因書以授士奕等俾歸姊子堯年
令張於庭稱母賜并俟乃翁乘白鶴或隨鳳凰以時至云

壽賀母鄭孺人八袞序

今年三月有六日為賀母鄭孺人八袞誕辰母之子麟卿
鳳卿謀舉觴於予惟母照府懷東翁元配而予與王君汝
明皆翁門下士也王君亦謀所以舉觴於予予惟母之平
生殆有合於養生家之言古稱善養生莫如老子老子云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車之以無為用也寔
由轂輻之相輔用在轂輻而所以用則車之無也然則有
生於無其即母所以壽歟蓋母與翁居而方以未生息為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四

一

慮也子然母而已矣亦子然翁而已矣及翁之娶王氏碩
人為二室也母念碩人出自名門且有令德也而視若匹
其歸寧於鄒而携唐氏女以納諸翁也母念唐之來自鄒
也而撫若甚愛焉既而麟卿者為碩人出鳳卿又出自唐
也而母皆恩勤以子之也是母無子而有子也母嘗女其
小姑之女即予再從妹以歸汝明而今繼子室勸封恭人
者為碩人姊之次碩人女之而母亦均其愛似女之也是
母無女而有女也夫母無子女而今則有子女也母之家
慶由輻輳而成非所謂無而能有其有者歟老手又云天
惟不自生故能長生其在於人惟不自生也故形不勞而
精不耗惟形不勞而精不耗也故亦可以長生母非所謂
不自生而可以長生者歟雖然母之可以長生蓋又有所
自焉懷東翁在子卿為善士能不吝所有以仁其宗族類
友也為仁人善宜降以百祥仁宜壽既宜百祥而又宜壽
也宜不但壽焉而已也然計翁年則僅六十餘幾焉翁固
有不盡享於天者矣又惟翁年方六十也手書一詩高揭
於廳事之中以自壽予因是與汝明有愧色嘗心許壽翁
後策也而竟不果母今方享百歲上壽未已也殆翁以其
未盡之年留以貽母而予與汝明等之舉母觴方期以百
歲上壽未已也亦因不果壽翁後來而同推以奉母也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五

則今茲一觴第猶數幅之用於車爾而母之不自生以長生也予等雖相與祝之其皆在母生生之中欲為罔極之報於天而愧未能者歟

仲嫂虞孺人七十壽序

予家建祠立規首以女婦入僧寺禮佛參禪及家庭間俳優戲為戒今者仲嫂虞孺人壽七十而諸子禮部儒士士度國子生士言士交士陸奉每稱觴乃以此順承焉若不知有祠戒予亦不奉祠規相戒也則謂之何予惟祠規之戒女婦入僧寺也為夫少婦閨娃非能齋心奉佛而託其名以嬉遊其戒俳優戲家庭間也亦為無故而荒廢且時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九

與夫昏夜為此或致宣淫與誨盜也乃今虞孺人年過古稀髮種種顛白矣又平素齋心奉佛非託名嬉遊者是惡用祠戒為其諸子用俳優歌且舞以觴客而承歡也亦偶一為之非荒廢日時與昏夜無度者比是又惡用祠戒為嘗聞佛氏以慈悲度世欲令世人諸惡莫作而眾善奉行也是佛門之宗旨有關於世教者也俳優家所肄業中多孝子順孫焉亦足以維風而化俗是俳優家之習尚亦猶有益於人倫者也諸子者倘得佛門宗旨奉其母以善而一門皆同於善也因俳優家所肄習中有孝子順孫而已亦勉於為孝為順也以一人之善廣而為一門之善名為

無益而實有益也是真可謂善壽母也已是真可謂善壽母也已予少也蒙且儒嘗受教育之恩於黃巖兄呂漬先生亦嘗受撫視之勤欽於嫂氏予子士昌蒙兄嫂又嘗鞠而子之則奉佛以祝延嫂壽在予與昌且當然況其為諸子者乎老萊子舞衣翩翩既老猶能為嬰兒戲娛其親古今共稱之即予尚期身率昌時或家庭間一為此為諸子娛其親亦無不可況止外召伶人乎諸子所以為此而不以祠規為戒予所以聽其為此而亦不奉祠規相戒也雖然予則又有以告諸子女婦奉佛在垂白之母則可自母以下則不可俳優戲家庭間以壽母而觴客可偶一為之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七

不可以為當然而常常為之也諸子果念母在能眾善奉行強勉為孝子順孫而已矣予亦嘗讀佛書請借佛氏慈航度諸子共為善性本不好俳優戲請如古人於曲終奏雅共勉為有益之事於將來是則諸子所以壽母之人者亦予所以率諸子相與壽其母之大者也

川至圖序

川之至也言水之汨汨乎滔滔乎來之謂也川之方至也言水之汨汨乎滔滔乎來而未止之謂也詩人以此為頌頌之詞猶是借物類相比擬以虛詞致實意云爾未必果有川至而未止也乃若川果至至而果未止而川之至也

由其人而至其人者有親焉適屆壽期頤頤者致實意以實詞非由借物類相比擬者也此不為尤難矣哉此不為尤難矣哉予邑中有呂瀆河者汙而不引江湖久矣歲辛未春正月河兩崖居人始得請於視篆別駕道嚴黃公自願以其力任開濬勞而領其事於巡檢西渠盧君君往來督理不百日而河成焉河之成也灌溉者利於田舟楫者利於涉一方之人蓋無不咏歌君而未有以報也今年某月日為君父某七十誕辰衆繪為圖名之曰川至而屬予序之予曰嘻哉異哉川之至也實由君而君父之壽誕適又與川至應川果至至果方至而未止也既非借物類相比擬以虛詞致實意者比從是而川之至也汨汨乎滔滔乎日至而未止而予河兩崖人之咏歌君又方自今始而未已也頃且禱於此應於彼君父子且日享川至之休慶於無窮即詩人所稱不惟不得專其美且退然讓君矣予亦河兩崖人亦咏歌君而未已者於河兩崖人之託不得辭為序其說如此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九

廿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家居稿四記目錄

如皋縣重修儒學記

崇德縣學尊經閣記

靖江縣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鎮江府題名記

麥舟橋開記

重修城隍廟記

重修普寧寺記

安十公墓記

志四公墓記

惠四公墓記

雲間遊記

雲間後遊記

登雲橋記

壬午紀遊

癸未紀行

陽羨諸山遊記

漕河議

議固湖隄以蓄水濟運

議砌水關以防盜便民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家居稿四

議行鄉約以轉移風俗

議革區書以清理錢糧

議條編

議畝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二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家后稿 記議

門人晉江張洽具編次

莆田唐守欽校正

如皋縣重修儒學記

某年月日如皋邑令君鄭某以修學舍之成來告請予為
記予聞茲邑之廟學由西南隅改而東繼因陰陽向背并
其宜而補饒其缺陋也所以教於學則甘泉湛公嘗記之
安定胡先生故如皋產而趙清獻公闕道則斯邑舊令君
也援安定之教教以新舊俗而先躬行又援清獻公之崇
學校禮師儒以勉進其為令長者則東廓鄭公與郡先輩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三

太僕舅岡盛公少師石麓李公亦嘗後先相繼記之矣茲
為修葺乎癸丑以來所頽損而未備復徵予言也即予言
其能有加於諸公也歟雖然既諾鄭君之請矣當有言以
復乃無負諸舉諸公言所未卒為君及其師生者申言之
孔子設四科以教門人遂為萬世立教之宗主後代師儒
稱最得孔氏法門者莫如蘇湖而蘇湖之置經義治事二
齋若專為文學政事而設料也然不知德行言語之誘掖
其意固亦默存乎其中矣當時及門之士如孫莘老范忠
宣輩純明直溫各有所表著而立朝言論風旨若王明叟
兄弟則所謂善為說辭者其陶鎔當亦有所自也然則先

生之教其不誠善矣乎今之司教者課書升散之外無別
焉甚則併課書升散亦廢矣今之教於學者口耳詞章之
外無取焉甚則併口耳詞章亦荒矣中間有高於人者自
謂直指此心言下領悟往往外人倫遺物理一不肅心於
格致誠明之功緒而但以談玄吐奧為足以標已而勝人
及其出而仕也於國家一切時務亦復漫不經其心仍
借高遠之空言以文淺近而實則無濟於用又甚焉則竊
講受之名侈強辭縱詭辨飾奸心偽行以欺世而冒利人
往往慕效之而不知其非也於乎散也久矣故予嘗謂課
書升散以為師庸師也口耳詞章以為儒俗儒也此為學

美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四

舍之蕪陋而已矣外入倫遺物理但以談玄吐奧為師儒
而實則無濟於用乃師儒之空疎而自文者此為學舍雖
備徒飾外觀而已矣若夫竊講受之名以欺世而冒利者
殆將率天下之人而為偽師為盜儒此彼學舍之惰以叨
有能名而究其歸則朽木而雕黑黃蒼赤而不以法故第
毀瓦畫墁之徒而其志將以求食焉爾夫國家建學以
教士養才也今君奉行國家德意以脩學而美以教士
養才也其又何用有此數今如臯廟學改遷矣陰陽向背
既合宜而補飾其缺陋矣癸丑以來所頽損而未備者殿
堂若齋舍若門若坊既甃葺而備矣自今請舉行安定

九

生之法以還教其鄉人需德行道義之誘掖於文學政事
中有器局者成其德有幹濟者達其才既分門而講究復
計日而刮磨治一事更無一事之長通一事務有一事之
用為師為弟子者不徒課書升散口耳詞章而已也如湛
公所云地靈而人傑如鄒公所云報倡而慎終如盛公李
公所云為天下道德之儒為海濱卓然之士譬則學舍之
修內材既壯外觀亦偉然無有朽而雕雕而不以法故者
也而真以為國家效實用於將來師無愧於先生其弟子
無愧於先生之弟子有稱於朝有可表正於鄉閭而鄒君
之肯留意學校與師儒也真又不愧趙清獻為人則於諸

美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五

公言所未卒而予卒言之也寧不咸與有榮以永終譽也
歟予也嘗忝督學川閩及主南雍教席皆嘗以先生之條
約與學官弟子負相講求而切磨而不為無實之空言鄒
君閩人又予校文之日所相知者也亦嘗聞予之說於為
諸生時矣故因請記而舉以申著於篇君曰是役也學使
江右李公輔監院某處王公某某處許公某某皆嘗許可其
事有助以財視其成者例當書故并書以識示不沒云

崇德縣學尊經閣記

乙亥秋以赴友人悟齋吳中丞之約過崇德崇德尹蔡君
某率其三學博某某某見予於郵亭以所建尊經閣請記

記予惟尊經者在尊以其心而讀亦以其心讀而以其心也又在求得乎古人之心非徒藏此經於閣廬有尊之之名束經而不讀與讀而漫然一無得於心之謂也莊周所稱斷輪之說予嘗疑之其說以為今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古之人其不可傳者與其人俱往矣夫以亘古今而不可磨者惟心之神明為然身可與人俱往心則千古猶在爾而古之人每嘗以其心寄之於六經文義之發明故夫六經之文古人之精蘊在焉非是曷以為傳心之典然則心果不可傳其人即往心亦果與俱往歟今之讀經者但吟諷其佔畢剽竊其辭章甚則節略經文自為帖括以是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六

為業舉子之捷徑足以中有司之求而坐致通顯也往往借輪扁之說以自文不知莊生大旨欲外糟粕而別求神明妙解今世經生則併糟粕與神明妙解而外之而多不求爾君之建茲閣也亦將與其師生者求古人之心於六經文義中而知所以尊經矣乎予聞崇德之先宦於斯則有黃勉齋幹教於斯則有輔慶源廣生於斯由斯而學且仕也則又有趙右相汝愚其人焉勉齋慶源二公皆考亭高第弟子皆嘗讀濂洛諸書而求以默契於心右相則學務有用嘗思得汗青幅紙以不負此生矣是非真能讀經亦真能尊經者歟君為邑令長於斯也其志與才當不愧

勉齋行履而學博二君者則皆有慶源之責任於身者也

試舉予言以告諸生諸生中安知不有趙右相其人者以興起於將來也歟君仍蹈經生通弊徒為業舉子之捷徑不知所以用其心不知所以求古人之心而徒吟諷剽竊以節略經文為帖括也則無用尊經為亦無用建此閣為矣君為予言建此閣之後鳩諸生談經立會其中登臨瞻眺人人鼓舞若有以發抒其性靈者諸生於經予不患其不讀第患其讀而或蹈其時弊為捷徑以取世資而君與洪君又予視學八閩時所取士也故為之記不以頌而以規如此若建閣之工費出自君及學博君之捐俸與諸生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七

靖江縣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萬曆三年正月有十日靖江儒學尊經閣成學諭邵君訓司訓雷君萬里為狀走庠生陳善言劉之奇輩來言曰此故左道人供奉所邑父母張君師載撤其材改而建於學宮者也敢請為記予聞之董生云言道術者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勿使並進夫尊孔氏之六藝尊經也非其科而勿使並進乃所以尊經也非六經之科猶云勿使並進

况不經如左道者歟張君毀彼而就此不但重惜民財不
妄費且因斥邪以崇正誠於經知所專矣雖然經之專也
不貴藏而貴能讀讀不貴以口耳貴以心以心讀經是在
靖師生務敦學相勉爾今夫通都劇郡之士踴稱多書而
能讀然其讀是書也以資舉業之用為取青紫之階梯方
讀是書時已不勝其名利之爭於胸中矣及其名成而身
日榮顯也曾不思曠昔所讀之書為何名義冒焉惟身與
家是私曾又不思經所載忠孝廉節為何事若然則奚以
尊經為歟靖本馬馱沙中江而邑於其上達人貴客之所
不經富商大舶之所罕至其人多浮朴而少外慕聲華利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而以身率人者歟爾靖士請因是而人自勉焉能知聞之
所以建則能明於邪正之分如廣川大儒所稱道行務歸
於一而心不頗能知經之所以專則能免於不精專之患
無或如東坡氏晦翁所譏學業務底於成而志不怠名利
之爭既以地偏而人朴不少雜乎其心而忠孝廉節之是
取又人人能追其邑令君之賢而欲與之並也庶其無負
於建閣之意庶亦可以言尊經矣不然捷讀是經終不免
叛是經也將不為經之罪人也歟將不為經之罪人也歟
予昔承乏外僚也嘗購經子史諸書留而藏之於錦官同
南之公署欲為之記而未果又嘗志於所以尊經思有其
義於身而愧亦未能也因靖師生之請為著其說如此即
且老莫亦與共相勉云
鎮江府題名記
府太守在古為州牧為刺史其佐曰同知曰判曰推則判
駕司理職任也是為僚長佐類而題其名於石識姓氏邑
里與其除授遷轉之大畧為之記以示後人近代以來皆
然在他郡往往有之矣維我鎮江於江以南為首郡古為
潤州以嘗藩屏秣陵稱京口為重地今與蘇松常四府並
建又並稱名邦並以文物著海內獨未有題名為闕典云
姚江雲屏胡公某自御史臺出而為守也其下車之明年

為今年身勞來兩都水陸之衝百廢無不舉而獨此為未
備乃蒐獵前任人姓名如其官與任官前後之次第勒於
石而屬予記之予惟吏治有隆污而民生視以休戚為民
生記吏治者在郡有志在國有史有傳志惟表揚名宦
他僅列姓名存故事而已且廢脩殘次不常殊不便目前
觀省傳別猶酷垂勸戒視志所載稍確矣然須易代乃著
亦非所以便觀省日前也欲便目前觀省勸戒誠莫若題
名題石於石而實之視事之公署以昕夕之便指而問顧
而思某名宦也他日必傳循吏者也則於以勸某非名宦
也他日僅列姓名志中甚則或傳酷吏者也則於以戒觀
也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十

麥舟橋開記

麥舟橋開記

橋舊名七里為其去縣治而近七里也嘉靖癸巳甲午間
蕭山來菲泉先生自奉新來為令因治是橋而歎曰是名
義惡手取於范忠宣助喪后氏以麥運舟贈之實嘗往來
乎此曷若改而名麥舟也庶邑之人履其地而思思而起
其皆以義成風乎爰著麥舟橋箴勒石橋之傍蓋三四十
年於今矣今橋而開又改稱麥舟橋開也則又自別駕來
鶴黃公始也公職水利吾閩下車之初即訪求所以濟漕
者因未及于言而知閩地視蘇常為最高運渠受練湖之
水以濟漕舟故事也聞於湖上下以首汶者六開於京口
呂城以受湖水者各一是嘗備舉則前守雲屏胡公上其
議於前監察鵬峯吳公分任其事於前水利道崖黃公前
令崑石孫公等既相與協力成事矣獨計以湖水放而入
運渠也茲橋之南實通於金壇若漏危然於是又因治橋
即橋兩傍而設閘於其南口閘因於橋費甚省然一方之
運事實賴焉其為濟也甚大橋成而往來稱便既免病涉
橋而閘以濟運也則又利於涉蓋下為民而上兼為國若
是豈非一舉而兩得又非所謂一勞永逸者歟先是令
吾土者或以此舉告輒不應曰漕司方責吾漕河而或與
稍相左罰必及於吾吾莫以違罰漕司也知漕河而已由
是每歲冬春閘輒勞民漕河河即漕視蘇常地終高水終

夫而不傳每歲民勞終未得息肩也而漕事終亦艱於漕
間今因橋而設也地即高當能受湖水即善下亦當傳民
勞歲當息肩而漕事當亦歲有濟也非公孰能為此雖然
公抑何以能為此乎蓋嘗觀公心虛而行已慎惟慮故能
受人惟慎故能盡心於所事事其為此也蓋又所謂廣益
集思持之以信必而無或撓阻之者此古人之用心務為
可久而非苟焉以塞責者比也於乎難矣蒼生程旅等皆
未請記曰公是舉利於國者一而利於民者有二一謂漕
漕其二則免民病涉無免民漕河後來也予惟謝安石築
埭新城止取捍水爾而其民遠思之謂為召伯埭更千百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十一

年並甘棠咏歌之未已也公今一建置而利我公私者三
焉吾民於他日追而思公謂為黃公橋間即又謂為召伯
橋間也亦豈不可歟亦豈不可歟橋視故址之高大無所
加間因橋址為之高廣若干尺共計工費若干而助出金
壇者十之三橋圯於某年月日橋間工始於隆慶六年某
月日即是年冬告成事蓋終始其事惟公主張於其上者
惟郡伯豫齋林公協贊而行之則惟金壇前令詹齊王公
而董是役者我前令孫公也予惟是橋在昔惟來先生能
崇其名今其橋而間也惟公與孫公能治其實來先生欲
以義風示邑人其取名也斷自己而公與孫公其以兼利

公私為心也惟公則又能樂取諸人焉誠不可無記故記
之公名尚明字惟誠湖廣郴州人孫公名珮字伯玉山東
青州衛人是皆繁去思於後來者亦不可不記也故又記
之

重脩城隍廟記

邑之城隍廟舊建規制有門有堂堂今名殿殿之後有後
堂又其後有寢室其左右翼有兩廊與縣公署同闕一不
可蓋神與令君者寔惟陰陽表裏之司其事同故境以內
所以崇奉而瞻禮其規制當亦無不同也邑父母紫亭甘
公自新安之點縣以才優調煩而來既視事之明年謂前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十一

所脩廟於殿廡門垣及殿後之後堂皆已具獨寢室闕非
所以安神靈而備觀望已有而神無已隆而神殺尤非所
以稱幽明而均一其統體也於是屬縣尉包君以廟中修
作事各殿廡門垣具矣增飾馬寢室闕增建馬至於殿堂
之中道創建諭祭碑亭如戒石亭寢室之東西舍一名廡
司祈為民司疾疫之蠲除一名送生祈為民廣子孫之蕃
有此則準諸申明旌善之分建而殿中另塑小像一備清
明中元下元三令節昇而出蒞祭無主孤魂現於郊外蓋又
準諸令君者以時循行阡陌為春秋省耕歛之法故也由
是則縣所有神亦無不有縣所稱隆神亦無不加隆焉四

境之內凡士民所崇奉而瞻禮在幽明無或有二規制亦無不巍然煥然並稱壯麗而統體亦各極尊嚴無二矣公將於是月之某日祭告於神而落其成仍屬包君來我山中之廬請為記予惟前是者郡倅視縣事會間馬公多與其時新令君青齊孫公珮因修廟而請記也予既嘗記其事并系以辭於碑矣時則謂吏良而民淳有古風以是為神貺今乃有外方奸民逃避吾邑相教誘為告訐訟稍稍繫吾民亦稍稍有一二不淳矣賴吏之良挽回之而甘公以古循良心力致挽回於其間於外來之奸方圖所以驅逐而屏斥此則惟神之靈去者令勿復來亦惟神之威來者令勿得志公所欲神膺之公所為神相之陰陽表裏其能以正相成於無窮是則公所以新廟之意予也前既為碑茲又援漢斯頌魯歌其路寢而作記亦將有以請於神非徒為是重複煩言也工始於某年月日訖於某年月日計工料費共若干金出於公者若干出於眾者若干董其役者包尉朝而効勞力以終事者某某某也公名某江西某府某縣人萬曆丁丑進士是皆宜記并記之

重脩普寧寺記

普寧寺我丹陽首刹也其大雄寶殿及鐘樓法堂燬於某年某月日重新於某年某月日法堂改為樓凡幾間其工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十四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十五

實多出自諸方禮越之施助而主其事者僧會慧滄也慧滄嘗以修寺記為請越幾年既即世矣其徒元旦徒之孫明智明忠明慶等又新天王殿以為門而相繼請未記予惟佛氏空諸所有法界本來一物無有也惡用是殿堂門樓為歟予固業於儒所崇尚惟以君臣父子人倫之大倫為經常而釋子皆自外焉又惡用予記為歟雖然既嘗心許慧滄矣不可以人亡食其言則記之曰佛教信空所有然不曰有五精舍以居有四威儀以具足莊嚴相乎鐘樓以聲鐘得觀音大士聲聞入流之大要法堂以說法講明文殊普賢慧定之真如而門為法門為度門則亦豈可少哉然則何以謂之空諸所有又何以為法界本來一物無有也嘗觀佛氏以貪嗔為宿垢以煩惱為客塵雖有五精舍以居然以心境清虛為佛國淨土是五精舍一空也四威儀中每破相以觀空背妄以合真而以心法無住之住為妙用是四威儀一空也聲聞慧定欲從無生法忍以求無上菩提而惟冥心絕境者方為不二法門是鐘樓法堂與其門亦一空也夫佛氏何以能空所有如此又嘗觀佛氏之教欲於外六塵內六根一時捨却以至無可捨處方超生死此岸又欲於名利纏縛嗜欲纏縛以至法纏縛空纏縛一切解脫方為出世涅槃由此言之惟空諸根塵空

諸名利嗜欲而空亦不為頑空也法亦不為法纏縛也斯則貪嗔可入慧定煩惱即是菩提不動道場真成法界即殿堂門樓皆不為障礙矣予儒者又何以能為佛子語如此予非能為佛子語乃佛子語有合於吾儒者語爾吾儒者語云無欲故靜靜故虛虛故能通萬應而無迹乃佛氏空諸根塵纏縛其說若有合焉是予所以許慧滄與其徒也矧 國家政教之所難及愚夫愚婦而瞻禮莊嚴相不自覺其諸惡之莫作衆善之欲奉行也於吾儒者作用亦若有所助而斯寺在邑中又實惟 朝賀習儀之所則於君父大倫人道之經常又未嘗果自外也即予合而為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十六

語告諸學人因寺之修各修其禪觀以毋自外於吾儒者豈非儒釋所兼通抑豈非儒釋所兼取歟是為記

安十公墓記

於乎是為大墳惟吾始祖安十公墓於此而公之子志三公祔焉墳故廣斥為畝計三十餘後來子孫者乃皆開墾而居且業焉所在僅一坵爾而二公之屯域又迷而失其所者有年矣嘉靖乙丑予寶由八閩督學使轉南奉常來歸始求得之并買其間地一畝四分一厘後又贖回先所賣場地一畝七分五厘遷族叔所構墳前屋而開其屯域之北以為公神道又將屋其前垣其左右後凡三面期

以傳守無窮云前臨一池曰園池亦買而業於祠者也先是予寶將求公屯域之所在其思念每屢諸夢寐間而是年除夜有光騰燭於天遠近望皆以為火迨曉無有也而予寶於是夜自閩至道求而得焉豈非我祖之靈默鑒予寶一念之微誠而若有以告歟於予我子孫知我祖之靈更二百餘年而猶耿耿若此則自當崇奉而不敢忽務相與謹守之於無窮矣

志四公墓記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十七

於乎是為志四公生墳其外隆然若丘其中空然若屋其後水三岔環而抱若蓮花形焉蓋公所自造於生前者也不知何年上三上七上八公子孫築墳前之地為居墾墳遂失其前一面其神道則迂曲而在於村居之中東後人掃墓不便出入者亦有年矣乙丑新正予寶求公之屯域卜且掘再三久而始得其處時因買地改建總祠於呂濱河之陽并買墳間地開總祠左方為公神道而堵絕墳後踞素無忌憚往來者亦期以傳守無窮云地畝數詳載祠堂則例中墳前止設拜臺清明祭禮如遇雨則姑於啓後祠中堂行之蓋祠去墳咫尺而近祠左開一門以達於墳所庶公之神其來格亦良便也

惠四公兄弟墓記

於乎是為店前墳高祖惠四公與其弟惠七惠八二公暨
上一上三上五三公所同塋慶前嘗諸水文會泥混手其
來實鍾靈秀為我姜氏祖隴之冠我子孫賴以發祥久矣
先先墳地廣斥以業者來也故薪芻卒莫能禁即禁而以
時採取若攘奪然歲嘗濯濯子寶每病之乙丑春因求得
安十公志四公兆域并買此墳之半於族叔鑛州守兄符
等遷去諸盜塋者而樹以松栢焉逾數年遂鬱然成林矣
茲將豎坊屋於其前左而營度其四面為之厲亦期以傳
守無窮云地計一十二畝有零其左臨呂瀆河之陰田地
四畝八分乃予寶所私買以塋亡兒士斗者此兒頗穎異
妻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十八

萬曆之甲戌方十歲而殃亡塋於此其依先靈以棲庶
先靈亦或有以鑒而佑之爾

雲間遊記

隆慶壬申九月之某日為師相徐存齋先生七十誕辰
丑先生主典校南宮予其所取士禮當往賀於是為一文
携以往將獻於先生之堂先是先生六十壽誕予曾以
文為壽卻不納蓋先生首揆時卻四方覬獻欲清世風於
汚濁之後故文亦例從峻卻也今惟申前意為文欲明前
文非諛爾既抵雲間適聞賀客且盡散予始及先生門時
則日已向脯矣拜先生後即過長君仰齋所時新鄭周事

妻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十九

後修舊怨於先生波及諸郎君而間關小人乘風起造為
無形影之詞指摘諸郎君以營利而害及於鄉人予以此
規切長君謂首貽親心安是其事而先生偶聞予言次早
來顧舟中舉以為謝且云不及仲季想渠兩人者無受教
地爾予謂不然長君卒業南雍某幸同堂舍後來相與賣
無有貴公子氣是以可吐露肝膈季少爾仲君京邸時彼
此未嘗面過從渠恃相公愛子某自謂通家長兄兩不相
下如此忠告之言又何自得入手先生以為然而謂讓仲
君再三三日邀遊西園招方川龔文相陪而命某題試兩
孫某某皆發科才也先生因彼此別久遭新鄭肆孽後不
能無感慨於中而予亦此公所信讒而遷怒坐誣勘以罷
職者也因相與談往事先生首及其鄉人背恩生怨紛然
奔走新鄭造謗書或有乘時射利者因又嘆同鄉數君子
之賢首稱陸平泉莫中江二公尤長厚謂予往年屬二公
言不虛蓋予言先生雖未行然未嘗忘也又談及新鄭以
方士王金等載遺詔坐重辟為先生謗毀先帝而然
今法司翻前案今禮部刊萬古綱常書聽奸人作追魂記
皆妄指先生今將連及子寶等因歌唱達宮禁莫以為
先生與子等禍胎主科臣豈某誣論先生諸不法又主程
某欲論徐黨三十九人而予與悟齋吳中丞皆與將起朋

黨大禍時興化方杜門求歸江陵方亦主要校南宮而新鄭獨當事將以大逞其胸臆幸賴 穆廟聖明從中出御劄言卿某已回籍不當瑣瑣言之事遂寢不然禍莫延不測矣先是嘉靖末年新鄭不樂撰直携諸妾西華門每晚衰衣小帽由 苑直出宿於外舍頗為人所流傳而肅皇帝彌留之際度不可救藥則携直舍諸器物閑然首先出給諫胡應嘉論其忍死君父罪當誅以 宮車晏駕得不窮詰幸而免然胡給諫我南人新鄭疑先生左右之釁隙於是始萌予時私心計謂當出胡於外以解釋此疑怨而未敢明言先生竟亦未有處既而隆慶改元考察京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二十

朝官而胡坐阻撓察典黜為民尋用言官言留而降調外任新鄭於是愈疑先生厚其人而始終庇護之也警恨遂益深不可解矣先生以新鄭屢不遜有違言杜門求去位而言者攻新鄭專橫臺諫論不已繼以六卿六卿之外留都拾遺首及之予以拾遺及政府非體六卿亦論政府無前例此公即去以 裕府第一講官勢將復來其人虎性也不當激使咆哮曾排闥密言於先生謂先生司政本當使天下享安靜和平之福不應有此嗷嗷先生不以為然而果致其後反噬先生猶不以為然也然先生真忠為國於 穆廟危疑時竭心力有保護功 御劄所云蓋猶

念先生於去後幸而得無事不然危矣危矣前數難先生為予言後數款予亦追為先生誦之然皆陳迹矣護羅帝楊中丞朋后之喪因此公無子而知其身後之多故母老家貧為之愴惻良久間又往拜范中方莫中江襲方川朱文石夏陽衢諸公范河南藩省同僚莫同及荆川老師門龔癸丑同年朱同史館夏亦京朝同志朱夏兩公不相值而范莫龔各相招無不盡懽者聞一君遣訊候稱觴祝光生聞渠結怨里中人時含怒而以予兩人遺摺還每坦如寄聲以代東蓋因予在坐而偶言及亦忠言呂期齋傳相自姚江詩來為壽先生用其韻成一律書扇以賜而予亦四奉和為獻焉舟泊先生之門再信宿而行郡邑有司曾無有知者乃此行所心喜事行日先生具酌操舟送予十里外異數也過錫山泊舟五牧拜方山薛丈於其家薛丈少以才自高而予童子時亦自負不相下一日丈忽命駕枉過予山中之廬予感之故報謝造次書齋中則卷帙充棟筆硯時時親蓋老而猶好學如此視勞勞世途人迫別矣為之嘆賞而去又過荆溪要萬履菴宗伯拜之於城外谷其屨枉顧之厚雅萬丈于同門同志友也贈贈惠山泉水二大罍相視而笑相傾吐莫有逆承携酌款款舟次一泊而解維亦茲行快心事併記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廿一

雲間後遊記

同年吳悟齋中丞於萬曆五年八月初六日訊使至期往雲間同拜候存翁老師并弔董幼海宗伯歸舟乃弔陸五臺大理於平湖蓋風約也時因五家第宋病危未忍出門答書以中秋後為期恐不能久待則先往平湖雲間還時仍於嘉禾之真如寺一相持以來書中有六年闊別必得一晤語必不可負故如其語訂約焉逾兩日宋第竟不起又七日成服治喪訖訖兒輩以予戚情難遣也趨赴悟文約庶少忘哀於是擇中秋後一日含淚而登舟至毘陵拉吳樂誠民安及李秉元伴以往是晚泊五牧次早弔方山薛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廿三

公喪冢君近魯者留飯於喪次見兩孫敷政敷教皆蘭玉姿公可謂有子有孫矣是日過錫山宿望亭驛又次日為十八從許墅南泛小溪往貞山拜少傅心董嚴翁墓蓋翁之子傳相養齋公曾以太夫人墓期來報病失於送而今始一抒積悃也是日與樂誠上靈岩山山故吳王遊處某池某井俱尚存登高而望則天平山在其北知為范文正公建祠之地於是強攀躋往拜之晚宿於牧瀆遊一寺寺頗幽可人次日十九舟至石湖遊上方治平寺訪王判官子陽不遇登其堂則山樓水曲亦幽然有園林之勝蓋乃翁雅宜山人故居而王君嘗在予八閩廬訪幕久聞其勝

欲一遊而未果今造之是日泛石湖直達於吳江舟次有風波之驚令數僕挽於水僅乃得濟晚造吳江石司訓美中又約沈春元令聞上舍令善同晚飯石君衙舍次早二沈挈舟携酌酌相送而予舟已先發追不能及矣晚抵嘉禾泊陸上舍光任宅前約乃兄光岳出城來會二沈及二陸皆門人也又次早廿一日寓弔姚禹門乃堂禹門出會城外邀遊南湖上一士人之花園遊訖拜孫司寇厓川公乃知吳丈因待久果先往平湖雲間又因待予不至也同陸丈往其青山先墓待兩日意予不來於是約陸春元與中同往杭寓手書厓川公所猶以一過天真書院相晤語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廿三

為約予於次早二十三日操舟且向杭庶幾追及之過崇德晤蔡尹肖無貴易者予督學八閩所取士晚酌驛樓次早二十四日行蔡尹令一阜張訂隨以往過北關主事王某者曾相遇南雍考高等此人見予刺漫然為不聞也者而去之是晚至杭泊於松毛場次早二十五覓肩輿至天真則吳大果尚在挈乃郎某將歸矣予具衣冠謁陽明先生於祠下午飯畢有數生某某皆丈乃郎窓友設席饌丈父子以情告欲邀同酌也予忻然許就之酌罷別諸友與丈相携過湖南諸山晚至靈隱寺扣李崎嶇山房李名某蓋武弁棄官入山人通三教大旨丈素與之交予因

文亦欲交其人其竹徑頗幽雅晚宿一樓意頗適次早別去拜岳武穆墓觀飛來峰遊三天竺已而文命乃即舟携酌邀遊西湖於是上湖心亭謁孤山處士祠後又謁陸宣公祠祠由陸氏營建因武惠身後為朝廷所追建今改十二先生祠矣世事之消沉此亦其一也最後入昭慶寺夫覓輿夫缺其一則蔡尹所遣皂甘執役焉善體主君意如此是晚宿佛慧寺抗守吳韞菴携酌相候漏下三鼓別去有李中條者雲間人亦邀酌辭至次早領其意而行寺僧寶林等富而頗好禮某寺比隣其氣味亦似之並款留予以撫臺松坪謝文遣人物色兩司王新泉勝少松張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廿四

藏峰後先訪舟次而府別駕張君聯奎以舊屬錢塘尹姜君召以西川督學時兩首取門生並遣吏人致餽致攀親意予以漸多事稍生厭遂欲行而吳大難於別猶送予述壯關乃分袂南關主事馬君鳴鑾者川中所取髦士遣人候於關請停舟以相待予留數手字謝之竟去壯關不為禮南關非所轄地乃懇留人情薄厚迥不同乃爾還至崇德則蔡尹率三學博候津亭請作尊經閣記內有洪某者龍岩人亦予門生也蔡尹度不可留托府中有公事具酌舟中相送八十里至嘉禾於次早復申縫繆乃別是日至平湖弔五臺陸文於喪次文適病卧喪次勉強成禮榻前

一對吐而出遇郭鵬漢銓部於門不及敬而先行是日宿朱涇以患齒疳痛稍稽留治藥物而郭先抵松予晚抵松也則徐使已候舟次次早方盥櫛入候翁翁橋梓又先操舟來迎矣翁一見即問幾日留予對信宿翁少之蓋府公為西川王懋軒以備亦予督學時首取士初不欲使之知不謂徐長君仰齋受王託先已遣人相聞而王未有酬應當拔留翁是以言信宿未可也是日即拜陸平泉宗伯吊董幼海拜奠中江范中方龔方川朱文石夏陽衢諸公夏不過而王守來候郡博馬得齋魯卿與其僚某某邑博某某後先來馬亦西川門生也華亭尹張壺山某來意尤勤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廿五

是晚翁家留酌方川陪三昆仲仰齋繼齋述齋皆在席而翁以第二孫元普窓課見示命評隲焉予訝其怪異深病之翁亦深以為然先是某年來拜翁七十壽誕嘗令題試兩孫元春元普予謂長君作純取科第易仲君才大稍就典當能發高科至是長君果聯舉成進士而仲君尚留滯似欲有以出凡之上為此也不知求高而反過故反入難局不覺爾爾雲間有文章鉅公如存翁如平泉中江諸公皆卓然先輩而後生不循其故步往往好奇徒王守取閱郡邑兩庠生考卷多做戰國策為時藝予嘆文體之壞知其科第當向衰而不意果應予言後來也次日又次日赴

守張尹諸學博招又赴莫范龔諸公招平泉公時謝客約於書齋小酌領公教益語為多初海於我次設齋其意尤倦倦三日後行諸公皆相送出郭存翁及王守各具酌於舟中皆遠送平泉公於門屏間佇望行舟情不能以已也又操舟送抵郭門且謂予此來不當即入城即入城酒食微逐廢却好光景後當寓西關之僧寺一造翁之外餘相約於寺中盤桓庶得從容傾吐尤長者有益之言也還時從泖湖傍直抵吳門時以邵梅墩直指有約一赴之恟恟止會晤沈翼亭手聞即令聞於王玉遮輝登宅同午飯承張壺梁獻翼携酌於齊門舟中領其意而去去至常熟拜姜鳳阿文集

嚴養齋相國會孫百川樓陳雨亭贊兩同年其晚因得緣觀陳乃郎為謨作超然奇偉不羣陳閑千里名駒也縣署留中台震臣亦八閩督學時門生相君先遣人與相聞而迎予於學宮之前次日邀遊虞山遊訖尋赴相君約素願先遊其南園晚造別宅飲造曙以相君欲牽挽為數日之留遂留刺託留為轉謝而歸歸舟過澄江一謝黃海南道蓋予被論勘時此兄頗關休戚故感之而有此行黃特鄉居期未至而乃郎某邀晚飯慈雲菴縣尹劉鳳隅守恭榮訪劉亦園子門生也以欲歸之急不及赴其約於朱朝晚即發途次遇黃來亦不及為停泊行至武進之卮龍橋懷

從輩以久客請過陳渡庄浴且浴且聞行後有京婦之變為之泣然此行府縣諸公多以餽贈禮相施予遊客也甚不喜卻之峻亦甚為其所不喜先以弟不幸寄哀強出十一反也又聞姪不幸何能堪何能堪遊本適願此遊甚不違雖不通而遊然亦遊之當記者故記之

登雲橋記

我滕村姜氏夫呂濱河而居河水兩西之東堪與家言當有橋以鑲其左口久未建也次兒士昌以萬曆己卯庚辰聯得舉族聚有所以賀前後折花幣共三十六金予辭未之受而河通開通白鶴溪與呂城之新河各有廢閣后存焉予於是因而為橋橋跨河長六丈闊八尺高二丈三尺計橋石灰料并匠氏工食費共百餘金用人力計二千餘前賀金外皆予所捐贊出衆助者十之三閏二月初旬興工四月終旬告竣事橋目昌得舉而建名之曰登雲橋云

壬午紀遊

萬曆壬午秋八月師相徐存齋先生壽八十歲特恩賜存問陸五臺吳悟齋二丈各以聲相期約同往雲間拜賀而屬予為文登名於軸者元洲張太宰廬川孫司寇少宰姚為門少司空金存養按察副使金惺菴與臺悟二丈皆

先生門人也予於某日從昆陵發舟直抵嘉禾之六里街方停泊欲訪悟丈真如寺方相聞而丈與魯川司寇已偃然具衣冠門屏間相迎矣見即留飯孫宅孫謂臺丈已先往約賀師相後仍同過浙江觀潮予兩人如其言同往雲間比至則先生橋梓以拜王鳳洲中丞出西郊坐少需來矣相見甚驩飯後予往拜陸平泉公公病謝客次拜范中方莫中江莫不遇而松守閻公某候舟中華亭楊尹某亦來拜不遇仍相候予旋車過華亭之門便技刺而後入舟見閻閻招飲且先送席堅辭之此公悟文故交而予始相識不應遂瀝潑也是晚先生纔兩舟聯而泊携酌舊宅水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廿八

中邀賞月世兄仰齋繼齊及令孫鴻臚君皆在坐漏下三鼓乃散去次早同兩郎一孫來顧方坐舟中未數語忽報顧學海輪檢及門矣知客傍午不獲稍從容而先生應接甚勞煩因告去且勸之節勞省禮先生唯唯約次年八月早來來則於城外相聞會僧寺或莊舍庶不為入清瀾之

兩人諾之而別別未行則中江追出城一語語白龍祥寺而閻守携酌來送不能再卻領其意而行行去後經嘉禾別駕高珍具酌携舟南湖上相邀高予國子門生亦悟文舊相知月下捧卮自為童子歌相勸其意甚勤憐亦漏下二鼓乃散又信宿抵杭時八月十六日也訪臺丈昭慶寺

留飯寓樓而予與悟丈亦即於寺為寓次日乃與晤督撫相聞蓋督撫公亦嘗有觀潮之約聞即來顧而藩司署印劉大參世賞運司林敬冕寧波府倅陳文門生也皆紛然來不覺日已晚晚仍與臺悟兩丈同晤語夜分始各就寢自後三四日夜率為常臺悟兩郎及嘉杭諸友生不問識不識各持所試文請評騭或遇諸途猶要而詰不已也予一一於佛殿中應答之次日十八入城拜督撫及大宰張公以嘗潮大日悟丈作主人邀酌東關之敵樓通家來文德來獻功携從子名某者過江來會留同生同酌而觀潮潮不甚大時一來則如雪為牆湧而起江中千百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廿九

艘皆直向潮頭泊忌橫則為所衝激而覆也惟此可觀爾他亦不甚奇偉向晚散去沿江行經諸峰嶺其風景却可人是晚赴大參招大參執門生禮甚恭又次日為十九督撫招飲吳山從山上望城外錢塘一江盡在於目中是日潮稍大所謂雲為牆湧而起者更多者更高而可觀土人言終不似往年之奇也來朝廿日太宰公步來昭慶邀飲西湖先酌於臨湖之樓上次乃泛舟遊湖心亭孤山處士祠諸處遊訖登岸予已密戒與人候行不復還昭慶而臺悟兩丈不知也此告別悟丈挽而不能留為之惘然薄暮登舟督撫公遣人持手柬要必三日留庶可盡傾吐肝腑

予不可舟竟發還及嘉禾則司寇公亦以予文登軸持往雲
間矣時則李雁山司理新上任與別駕高各挽留予亦堅
辭之惟邀鍾西星舊公祖城外一相會而行行抵吳門亦
不及停泊惟與張文學獻翼一相聞而過比文學操舟攜
棹來予不留而同至游墅關乃別過錫山昆陵皆不停泊
由白鶴溪新河徑還三溪口蓋為家門諸子弟應試欲得
報而急於言旋如此方抵岸則從子士靖率其子志毅來
迎索試文出諸袖於肩輿中且行且披閱方入門即召執
厥者前批卷曰二十名前後舉子也次早鍾氏四生者送
卷請批予亦批首寔者可中式時則二十九日也午刻第
○卷之二十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冊

宿等凡家門應試生偕來因留酌以待報報至獲果二十
名鍾生鳴陞卷首寔者也果亦中式矣蓋家祠試諸生每
試必七篇於其頗慣習有文思者遂知之故所言輒奇中
如此爾是行也為師門拜賀喜而出途次相逢如孫如吳
如陸如督撫張皆最知契太宰公予所敬事先輩劉大參
高別駕張文學皆門生相厚獲陞兩生以文優許得舉而
果然皆可喜事不可不記故記之

癸未紀行

是行也因徐相國存齋先生棄世往雲間哭且奠而行先
是三月某日先生計音至適對客驚且悼俾飲食致成病

故未果即往既而追先生遺言以身後墓銘為託予以銘
非門生所當為請作行狀於仰齋繼齋述齋三兄三兄謂
碑銘已屬政府兩公狀已屬王鳳洲中丞而屬予以作傳
予以傳亦非所宜承遂請作年譜年譜則先生年所多歷
又居政府時事大而且詳聞先生自有日記逾暑月請而
得時則秋杪矣撰次幾兩月而稿始就於是且繕寫且就
道十月二十日也過毘陵為社丈金閔野邀赴會二十二
日與王嶼南周瑞泉陸聚岡三文同赴又以備祭品寓祭
軸稽留兩日至二十七日始發舟與俱者堪輿家東泉
何君也是日至錫山二十八日過吳門道經游墅鈔關司
○卷之二十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冊

權政右川張君以與兒昌同部執通家禮過於恭二十九
日次吳門先聞吳江沈鐵山物故而其子商城君孚聞國
子生令善皆門人相契厚季君季文為工部郎與兒昌雅
相善當乘便一往弔而東泉君亦欲償其往年卜地之約
舟泊吳閶門會郡學博張君近初及文學王兄百穀因百
穀言則知商城君以墓乃翁之次日卒然中死矣傷悼久
之三十日次吳江次日早入城修弔弔吳江徐令君仁宇
兒昌同年也適亦以舉奠先在因共留飯飯罷弔同年徐
魯菴給舍沈寧菴銓部乃翁拜同年文湖葉文出城則徐
吳江沈工部昆季銓部君之弟春元瓚魯菴兩郎某皆

來顧文湖則另乘小舸來別去擬即發而日且晡颶風又大作舟不得行與東泉同登城外一寺塔未下而春元錢君學弘者候予於寺中錢國子門生也同入舟則督學八閩時門生黃汝模司訓吳江者聞予在亦來顧因款留與之語叙平生馬次早為初二日過嘉禾泊城外六里街先造國子生陸華峰光任過大司寇詹川孫公叩謁之孫出五臺陸丈一手束約與同往雲間蓋徐母張夫人亦適損養欲行平時丈起官南少司馬無欲於途次一商出處也聞丈往湖州菁山先墓已還及王江涇外家陶氏時華峰兄日峰文學名光岳者亦自城中來會即煩遣使一同家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廿二

僕蹤跡之於陶氏既又蹤跡之於某寺中皆不值次日早衝風過南湖拜鍾西星乃翁之柩於其墓而秀水尹陳鴻麓先聞則先出顧是日別駕高少臺周培所司理俞見洛皆以國子及督學時門生郡守龔毅所公以同鄉前後來顧並邀酌是晚先赴秀水君招次赴孫司寇招司寇次郎春元君某兒昌同年也又次日早則嘉興尹襟宇顧君顧侍御景章朱瀏陽嶼峰皆來顧侍御瀏陽以教所招同席而先施襟宇則同鄉又地主談及其門人鄭友良弼有春秋纂述當來求正其同鄉瞿太虛嚴天池陳抱冲等十數人以古道互相砥過常熱時不可不與之會一相印證其

所學予以此君詩論卓然甚偉之午後為西星邀泛舟叙酌於湖上晚為教所公邀酌於湖上之煙雨樓而兵巡曹公則先顧舟中不過尋遣官送禮樓下皆過於施者也次早以臺政不得至酬應紛然心稍稍生厭告舟遂發至白蓮寺之前則日峰兄弟臺文次郎陸仁卿與武進門生潘冲和自陸氏館來皆追及孫春元以乃翁聲來相送出所作舉子業求批閱出扇求字因留飯飯罷遂別去携冲和同行行至數里許則臺文挈其三郎某自平湖來追及矣泊嘉禾兩三日而諸公意甚勦渠獨一公生平至相厚以疾在告予既坐癩癖不入城此公又以疾杜門予遣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廿三

人持手字將以土物候之答意平平反若泛交者可笑也與臺文聯舟行將近嘉善見有官吏來迎知縣尹是門生恐因而多事也文遂先行而予以薄暮抵嘉善縣尹王三陽泉之晉江人果門人挽留不可則次早具一飯舟中自送至風涇乃別是晚宿朱涇次早則臺文已弔訖張夫人返棹矣留舟中相與共午飯而別是晚至松已張燈猶拜哭存齋先生柩次早乃弔張夫人弔後乃設奠奠訖因感念先生生平恩義之厚與長君仰齋未對哭失聲是晚登舟次早乃易服拜陸平泉公與張受所范中方莫中江三文莫不遇而張留飯范亦欲留予拉與同過張范欣然

攜榼往同款叙平泉公懇留次日同會於白龍潭予以松
俗冬至相拜賀恐溷雜故不果留是晚舟出西郊泊而宿
次早由青浦經崑山又次早過太倉弔王荆丈乃翁已而
拜兵憲及泉公李季將送鹽院於吳門猶為予留而面邀
舟次晚酌予許之先午飯荆丈宅荆丈以予久相別欲促
膝一對吐故不邀外姓客來陪而止渠及乃弟和文同話
平生宛然國子時舊僚情致叩予所從事玄門宗旨予具
述所以然丈輒首肯稱是飯罷兵公拜舟次即邀過其舟
中酌亦云有志玄門者次日過恬澹觀始會鳳洲王文而
荆丈仍作主人三人從辰至未無所不談於心益莫有逆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廿四

而相國欲招兒麟診病卜吉趨行舟遂發然以風甚大不
可行停泊城之外十里所竟一日時諸兄既別去實不知
予尚留故不果復相尋也為之悵然又次日過吳門次日
抵錫山邀蒙泉汪丈出城拉之同造邵陽湖年文家陽湖
已下世久為答其二子歲常過我故一往去邵氏別汪丈
且行且約王嶼南陸聚岡同赴會於毘陵又二日五人者
仍同會而為主者予也是日大雨止周陸二丈來而王
與金為兩阻又次早予携酌劉少南內弟所就兩丈近地
了會事而還往返蓋期月云自雲間之外嘉禾則會蜃川
尚書五臺少司馬與兩家父子兄弟因顧令君而會常熟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廿五

諸友若太倉荆丈乃舊僚其弟和文及鳳洲丈乃新交契
顧觀海父子親且友汪蒙泉邵陽湖則同年友之存者與
亡者而去來為會則予五人者又同志社友也因昂存翁
師而得會諸友諸友多有道者茲行亦不可不記故記之

陽羨諸山遊記

常見荆川師稱陽羨諸山之勝如善權張公二洞如玉女
潭芙蓉寺龍池上中下三菴南岳銅棺漢裏石亭埠諸處
皆不可不遊遊須彌月又須隨地覓主人為我周旋導引
乃為有所資藉庶可從容以窮其勝予存諸心久未能遂
也善權之遊嘉靖丙辰冬十有一月以內艱服闋展繼室

賀本生父邵豫齋墓而邵氏諸昆邀遊焉遊先寺寺在國山東南祝英臺故宅也唐李司空曠嘗讀書於此殿柱經雷震跡類燬宛然存寺後石亂立泉交流為大小水洞由西北循石磴下為乾洞乾洞可遊可坐石紛錯而交互青綠炫人乳流凝結為詭狀蓋百千焉予時受洞氣之溫而感風於外偶寒疾又冬月未宜恣遊也遂放舟歸逾十五年隆慶庚午罷官家居矣又三年癸酉次兒昌童子試宜與挈之往以不入城市久泊舟南關外避客客知者時來訪携舟后亭埠試一登此為吳頤山學使之莊舍面水背山有樓有堂有亭樹花竹頗幽勝時以蘇松生就試畢而紛然來遊不得已避而去次日寓昌兒麟所令候試而予且携舟過東造吳氏將先王女後張公次第各營一遊時則同行者吳樂誠民安也託買小肩輿將乘以往為一強暴人所攔取不得已從民家覓驢跨鞍而及潭所戒從者勿道姓名爵里第云送兒來考學究也山僧易之受餽遺無留意叩諸守舍者亦易之閉諸戶局鑰勿為開於是強相告欲露坐殿廊過夜而始蒙許宿遊興殊不暢快第與樂誠一觀潭潭在山之半深谷中水瑩然黑碧色深無底此外多奇石橫道左多美箭正笋時皆玉立而可觀中有上元祠王女祠來仙橋以地在玉潭之南因名王

陽山而標其前曰玉陽洞天名奉祀王女而實為先皇帝祝釐之所欲結權要人轉以聞邀榮名於後來蓋有終南捷徑之意焉聞主人戒潭居僕從遊人有頭者來則將迎惟謹報惟先予今自名學究僧人守舍者置不禮無足深訝也次早僧自悔不相留出山疏為具留一飯而送予出門外私予從行者名實果謂何樂誠竟吐實而告風景於是遂殺矣微雨中驢背上自擎一小蓋行抵於洞口洞比善權尤深而奇石乳萬株盡皆蒼綠色其名狀之詭異殆又不可摹繪而天窓一處方數丈透入天光朗然明尤奇勝洞名張公土人言張果得道之所都南濠紀遊據周處風土志謂張道陵修煉於此而名予嘗薄遊西川道陵實在川北之雲臺山煉習而羽化遊而至其地親見張公穿石隙昇真處然則此洞主張果者是也此遊殊不適意不盡興比還及南關則知予在相率來顧者紛紛矣以昌屬麟遂亦放舟歸又逾十一年為萬曆甲申當送徐相國存齋先生葬於長興先是癸未冬予弔真先生於雲間里第擬次年春徑從宜興達墓所與友人以送葬後同遊陽羨諸山為約不謂是冬叨起春又叨轉馬以年及而時過當具疏乞休比疏上則三月十五日葬期已過矣予於是操舟自武進至宜興次十里牌弔邵為吾貢生於其家而

遣人奉聞太宗伯優養萬文別駕手齋王丈是晚二丈果
出城來會而携酌舟中為主者萬文也次早廿日放舟而
東將往長興補送葵而萬文時以起官南宗伯方疏辭待
命不欲越境而猶欲送予過東也王丈別去次早廿一日
經蜀山謁東坡蘇公祠觀諸陶燒造茶孟良久晚留宿萬
文莊舍次早廿二日報至知文辭疏奉旨趨赴任不允
也予謂文可同往矣文於是許同往須予待一日取冠服
來予諾之而且行且待是晚同宿烏路港次早廿三日同
登大朝山望湖中景風帆來往如梭山僧作笋拱甚佳美
是晚文使至次早廿四日覓兩舟載僕僕行李由湖而吾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十八

兩人者自從陸半日沿湖觀山湖舟與我山行者適相會
於是且午飯且東晚次徐墓之山下次早廿五日徐長公
仰齋將往吳興已在途而為吾兩人復返吾兩人同拜先
生墓拜訖茶點罷即行行及半程昏黑矣舟次屢相招屢
相失文宿一寺有作以見懷次日廿六來予亦和其作仍
從陸而同返返及烏路港則文從子旭某後先殆具於舟
次相迎意甚虔申刻過盡溪山水竹樹皆秀雅晚酌萬
字軒莊為主者某也又次早廿七別文往遊美蓉寺頗
一力導而前及寺則邵氏昆季先期來與僧人同迎寺門
外寺前一亭亭之後一小池僧請少憩此而茶茶罷步行

入寺夾道皆松竹徑頗幽登一樓萬宗伯詩懸壁間景為
之清登殿後之山山有亭為徐官諭檢菴所構勝鑒亦若
為之增邵季思兄弟及澄予子携榼樓上邀午飯飯罷煩
一僧導之山行達於陳公洞此洞開自陳姓者惜少後人
點綴致讓彼二洞擅名譬則田家女姿本可人而少艷冶
裝遂讓富室嬌娃爾歎息久之而土人葉茂才治具相邀
宿其家次早廿八其羣從繼相邀則邵氏姻也飯後上龍
池龍池上中下三卷上卷頗峻聳可遠眺湖山諸勝盡在
一望中有人參生山間下卷有娑羅樹皆地方罕有物而
中菴池產蜥蜴可取以祈雨龍池之得名蓋由此惜垣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廿九

半額圯無守者由前令君作事不終故致此譬則一家兄
第三人孟并頗饒而仲有名譽反貧世事之悠悠每亦若
此也邵姪文昌文昇携酌上菴邀午飯飯罷下山乘輿過
邵氏邵氏諸昆者携茶榼多相迎於道左予一一及其門
徧拜之補弔石泉舅而後嚴內姪王橋舅各扳留再晚飯
既張燈猶往河頭宿舟次次早廿九雨中携舟補弔樂耕
舅又補弔澄予內姪又以內子聲寄問貽史義姑義姑者
蓋字邵而未嫁以節受旌者也樂耕澄予兩家留不可則
携榼舟中相送午及豫齋公墓煩後嚴具酒肴一拜奠而
過戴埠蓋擬從此往拜經師錢景峰先生又往拜始祖兵

部公墓於九龍山而戴埠陳啓東者亦邵氏倩子姪也其昆季姪欲挽恐不肯留而教錢使來迎者言天雨不便山行日向哺難達矣予信之而留宿不謂實尚早而為主翁者所誑惑蓋亦其善意也次早為四月初一日登景峯先生堂引從來遺曠之咎而飯即告行先生留不可其從弟白溪從子慎齋又邀於路午飯馬先生固相留告以諸宗人刻期候九龍墓次謁墓期不可愆禮亦不可慢先生於是聽予去比予去及墓則諸宗人度予必留宿先生家不果來於是先至姜宜村晚宿東官路姪孫朝敬家次早初二日乃同衆拜奠墓下則下方諸宗人又來笑下方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四十

飯即行時王令君遣使相聞以久出不及相候也而遂去比還戴埠恐戴埠人復相邀則過其門度已遠始登舟比登舟則錢師又來舟次相送矣門生勞師長過禮殊不安舟發及西九邵氏有居西九者一造之而聞吳詹墓少溪與萬丈各携舟來遂登陸遊南岳岳本陽羨山而吳孫皓以山石裂為瑞遣使封為國山因禪以為南岳非衡山南岳也先遊南岳寺寺有卓錫泉有稠錫樹樹極高太其枝葉與他木迥別相傳唐天寶中有稠錫神師者自桐廬來卓蒼衍法寺與樹皆其遺跡也每季春邑令君祭山神泉上然後以恭入貢蓋其地即古陽羨茶產此者最佳

也寺左飛瀑千尺如白龍垂而下匯為池僧言禪師剖股洗腸之所今名洗腸池者是已茶罷乘小梵上山路極陡峻處步過之時萬丈令人於山下大聲呼令待以同登予見丈坐板輿其軀體又不甚踴捷非濟勝之具待則不免兩妨遂止之而獨往往上七里許有僧菴其傍洞名善行善行尊者所嘗居也深可數丈菴後巨石如偃蹇有流泉涓涓不舍晝夜僧引以給庖人殆天授自此而下為銅棺縣志謂令君袁玘有善政其歿也天降銅棺委焉說殊鄙俚不經殆由茲山產銅採於此有司之者為銅官如鐵官鹽官之類耳此山更高而難登從下望已得其大都故不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四一

及登而取間道往漢中漢中土人謂之漢裏不知何年始有此亦何因有此名詹幕吳君別業也南北兩山對比坑蜿蜒不斷莫能緣而上兩山間澗道頗寬平竹樹蕭蕭比他山茂而且秀泉流淙淙日夜流注人卜築有堂宇亭臺樓觀可居而忘世兩山之口頗狹隘東西若築城垣睥睨可守以避亂清時可閉關避喧喧惜主君未必喻此也遊訖則幕君已具酌舟中萬丈亦同來相待矣於是舟且行且酌過南關時漏下已二鼓幕君從兄名駿者來駿曾為某府別駕予門生也留同席少頃二君皆別去而予舟仍泊十里牌別邵氏羣從來送者而萬丈約次早追來河橋同

狂荆泉堵文仍許同與社會於武進之陸氏次早初三日
丈果來果同造堵文晚宿河橋又次早初四日則遣信言
瘡疾作陸氏之約不偶矣蓋丈擬再懇辭欲歸而草疏不
果也予聞為之憮然良久舟獨行至百瀆丈從子名晚者
希菴銓部長郎也復來追送予謝而別去抵陸氏時同社
王興南周瑞泉金聞野三文期而尚未至予乘間欲過太
湖一遊馬跡山祥符寺陸文初不可以予興不可已乃操
舟携榼同往到山日尚未哺也寺創自景泰天順間亦頗
幽雅有周文襄公遺像在蓋公嘗有造於此寺故留像而
予幸一瞻對見公像與衣冠皆古自是前輩中人寺又有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四十二

菩提樹予戲曰菩提本無樹今樹何也僧衆不曉所云予
與陸丈笑而返比返則三文適亦偕來矣是晚飲陸丈宅
逾宿為初五陸丈猶謂社席未舉也猶強留再款酌而後
得辭歸路經吳樂誠賀其生子因留酌秦金鳳郡伯自錫
山來會而龔氏父子親來邀再且三辭不可因便道一赴
之而赴王丈社會時則亦漏下二鼓矣晚猶了王丈社會
事而即告別次早則行蓋王丈醇言易入不似陸丈綢繆
也夫他山久稱著而大朝陳公山洞人罕聞見幽隱之當
畢求遊他山以得主而適獨張公玉女不甚適見心境不
當因外遇有遺王女於顯者來則將迎惟謹報惟先而

生至漫忽不為禮見俗情殊可厭薄玉女名選勝而實寓
求榮干進意見名清而實濁者不可信芙蓉之仗二公見
得高賢之助為有光龍池中菴不如上下見止人者當平
施以稱物事當有終不當使此菴反向隅一陽羨山經二
十餘載乃始獲遊而適非天假以年故遊強半不成空談
歸夢想乎見趨事赴功當乘時不當以因循怠緩致廢弛
悟是庶所如皆有益隨所遊皆不為徒遊矣雖然因茲遊
予得以奉師訓送師終造師門又拜祖墓拜外氏墓睦族
展親敦交誼親仁賢皆亦於此乎有焉然則茲遊也非放
浪山水之遊也謂宜記故記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四十三

漕河議

江南水利當以漕河為先漕河當以鎮江之丹徒丹陽為
先丹徒丹陽其地形比常州之武進數尺而高武進比無
錫蘇州又數尺而高地形高則水易流洩而涸其涸也於
冬春間為尤甚當修復呂城奔牛開壩為先呂城原建石
閘一座奔牛原建石閘二座閘兩傍各有壩以備壅蓄糧
紅官艇由閘而民艇由壩盤剝也此事為通運而設蓋從
來然矣由奔牛呂城西至京口亘百六十里而長即開壩
修復而開閘或久旱河流枯梗也當預蓄練湖之水以待
放閘而濟運為先在丹陽者為下湖在丹徒丹陽間者為

上湖各週四十餘里而廣仰受長山高驪山諸水匯而為湖上下湖各設三閘以蓄洩而灌注夏秋岸以溉田冬春放以濟運載在縣志蓋亦從來然矣後因湖佃成田而難於查奪也佃田之家私放湖水未免滄沒而利於種作也又漁戶私開涇洞為水門張網以取魚也而本縣水利官力或不能禁治於是湖遂歲歲涸湖歲歲涸則運河無可以濟兼以運舡空回者與官舡不時來往者通開而行不許關閉則開規不復可施又兼以呂城係鎮江屬奔牛係常州屬各分彼此無有為之總理者於是兩閘壩日就廢弛而河非恒雨則不得積水而通流即每歲勞民挑濬其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四

地形終是高河水終易流淺而涸即今雖已經挑濬而運道猶艱阻如故加以天不雨者八閱月而久運舡淺開於平地則捉小舡小車剥載糧米起水車各奔洪岸水以求濟不濟則又起夫拽舡兩岸若陸地行舟者然憂受乎難矣蓋由漕臺去此數百里而遠不能知其故而惟每歲以挑濬一節責成於有司有司者畏漕臺之叅論而亦惟每歲一挑濬以塞責畏運軍撫回舡而東與官舡之去而西來而東者情奪而勢禁而每歲不復奉開規行事又或以佃湖租為利以查奪湖田為足以招怨而生謗也漫不經心者有之欲施恩小民而日復增佃者亦有之湖灘由此

遂多請佃湖底由此遂可揚塵運河之淺阻遂為故常而付之於莫可如何此因循日久所致或明知其故而不一留意於經理者乃其積習然矣在武進又有孟瀆一河外通江內資溉并利於舟楫來往也姑勿論所論以放運舡空回者官舡來往者於冬春閒而專事呂城奔牛閘壩得以關閉而蓄水即北去已承兌運舡乘風潮之便時一由此出江與呂城奔牛運河兩利而俱存焉亦未為不可也獨河庄一帶民貧力不能任此彼府縣有司者又未肯任勞為國家興此無窮之利開江陰之夏港利於江舡由彼收泊而恐孟瀆河開則河庄一帶將來或分奪其利也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四

多方行貨以擾官府官府中人多為之左右其說以黃陂而熒惑而鄉士大夫又多以因田起夫為不便於是其議屢興而屢寢焉識者蓋往往歎之聞近時嘗估計欲開此河矣估銀約四萬餘兩以工費浩穰而中止竊惟事關國運凡有糧運地方均當協助何疑又聞漕臺抗發挑河銀於丹徒丹陽歲計六七千金而武進秋糧內有修河銀徑編內有淘河夫銀錢糧又未聞缺乏誠為國家興大役以利久遠似難惜此勞費是在地方上下司相與公心定議協力求濟而已矣除各糧運地方及常州府所屬他

處協助外即轉發丹徒丹陽河工銀六七千金於彼召募

舟徒丹陽百姓亦量於彼幫工費一年而省漕臺年
年六七千金之批發勞一年而省我百姓年年漕河之勞
亦事體所甚便人心所樂從也況武進係本地地方而河庄
一帶沿河五十里居民又均受通舟楫溉田畝之利其有
不樂於從者乎在武進即不免勞費乃其分義當然恐亦
不當辭不得辭也為今之計惟擬革丹陽新佃湖田有妨
水道者而務蓄湖水令滿以待濟運修復呂城奔牛兩閘
壩以啓閉而資盤剝於丹陽運河通金壇名七里橋地方
橋傍原有閘基與京口閘各以時下板以防走洩於今年
運完之日即議開孟瀆河以放運回空船及官船之來去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四十六

生謗議或陰有撓阻於其間則丹徒丹陽其荒棄地有萬
頃洋焉許令改佃於彼以息怨口亦可也近 題東南水
利專委南臺侍御而運河則仍屬之漕臺漕臺不得巡歷
地方恐文移往來動有稽誤中間有當 題請處謂宜題
請行之庶永永可以遵行民生 國計亦永永可稱便益
如此經理一番前項艱阻以後萬萬無有矣僕陰伏田里
之人本不當出位言此緣係地方事宜目擊而情切於中
不忍坐視不言也故著為議如左以俟當事者有採焉

議固湖隄以蓄水濟運

我丹陽地形比蘇常高甚其運河每冬月因水瀉而東運
莫以濟也每令民間開挑即開挑然地形終是高山水終瀉
法在添設閘座以關閉河水冬春間河或涸又在蓄練湖
之水放以接濟予為此每建白諸當事迄無有應者而惟
龍渠郭公監察江南時謬相取後來開府也又謬是予議
以予所上議行道道行府賴府守文臺吳公力主以為當
然於是龍渠公據以疏請於 朝奉 旨得添建丹陽之
黃泥壩丹徒之大壩山兩閘自京口丹徒鎮下至尹公橋
泰舟橋陵口呂城奔牛并今建共開九座每閘相離遠約
可二十里委官分管一一行業已有成緒矣練湖比運
河稍高上受長山諸水每易盈夏秋間故以灌田外 有

於濟運每稱便一切漏卮如各涵洞宜謹閉有放水
取魚及因而剗削草皮者宜禁湖隄本以障水而西南一
面為東北風所衝激往往壞壞則隄潰而湖水盡走洩矣
水盡走洩則夏秋無以溉冬春無以濟漕蓋官民兩稱病
而湖隄之填塞又每就近且便取諸民田之熟土熟土去
則田不可耕稼民於是又獨稱病此皆長人者所當憫念
也今欲固湖隄莫若栽植蘆柳於堤下蘆傍隄栽三四丈
闊蘆茂則可以禦風水隄可障柳沿隄須植成行柳茂則
根入於土隄可固在西南一面尤所當首加意湖中之地
間可許栽蘆叢所草佃田內下田水深成蘆難不利湖水
滿上田土高而水淺即湖水滿亦不深於蘆性最相宜故
許民間栽蘆者上田可也下田不可也柳植隄岸兩傍隨
人田畝為界止亦隨人自栽自採所應伐之遠揚庶幾民
間肯自盡心力而不煩官長嚴督故蘆柳之利屬之民可
也屬之官不可也往時課取魚利於網戶而縱令湖水得
自私所以有放水張魚之時而官不禁官取魚利而湖水
得私放不禁也所以乘湖水之涸又有剗取草皮之時而
官不知今魚利既不輸官租湖中之水草又恣民自取成
芻芻往焉之風民猶不奉官長約束私放水張魚私剗取
草皮致湖水涸而國運妨濟也則難以辭罪罰於官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四十六

蘆戎而計畝徵課可少裨過客之供應勝於取魚利為多
柳成陰而行者蒙蔭隄亦永不壞也他日載於志如古所
稱白公隄蘇公隄亦豈非長人者之盛事歟予以屢煩牙
頰而莫有應者又嘗一倡率為之而他姓人漫不謂然也
因著茲議庶後來者有採焉

議砌水關以防盜便民

凡城皆有池有則周遭皆有備有事時可據以為阻便於
城守而防禦舊制然也我江南諸郡邑經倭以後無不砌
小水關令官舫糧船經城濠來往而館驛無不遷諸城之
外每夜閉水關不開亦近來之制然也我丹陽建城後邑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四十九

父母文塘陳公適丁艱去無留意城守事者遂治裝不一
講求城濠不開也館驛當遷出而不遷出也官舫糧船日
夜穿城行水關曾不得以時關閉由是盜夜發莫可誰何
則建議募民兵三百名檄衛官專領之主操練與防禦自
此縣中益稱多事而民生愈告病矣民兵每名約費工食
十餘金三百名約費三千金皆出自生民膏血衛官一員
亦未必無所以供應我丹陽地衝民疲極矣即省一分民
未必即愛一分之賜如古人所云矧又從而益其困乎
為今之計先當移館驛於城外次開城濠城濠通官舫糧
船可於城外行矣然後砌水關令小如蘇松常三府及丹

徒金壇兩縣例水關既砌令小每夜關閉令早也而縣之舊民壯若干名兩關各撥若干司捕者率以啓閉而防禦然後議撤新增募員役議省民間所新增銀兩於民既得稍節省於官亦得稍省事倘虞暮夜之警又當嚴柵欄之禁嚴行鄉約保甲法使民間自為防守而官府時一約束馬盜其庶可弭地方庶亦少甦息乎館驛既遷城外則過客聽其往來供應縣官可免暮夜造河下相拜候不惟民便而官亦便矣館驛所當移設之地在東舊議尹公橋迎春亭傍近此則太遠迎候遠則上下俱不免勞憊而不能堪在止舊議少陽祠則南京一路以隔水兩重不便於陸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辛

路之來往在西門則屬壇與湖水逼近不便於展拓莫若南門其可也蓋此地於水陸甚便於縣治甚近而地方又寬平可展拓官府出候使客省遠去一應供役人省奔走勞煩驛舍不必移即遷少陽祠主於內而撤少陽祠宇為驛廳亦或可省費十三四似最便益事也城濠先東北次西南業已有成緒不煩民間多勞費第在上人者一主持而決行之爾有以為西南濠開近城則傷地脉欲從兩開舊濠疏通行亦一說或亦可從也若然則近濠所新開宜填塞成地而令所開土宜掩實湖埂外不堆積令高致有復隍之患斯則所當圖惟而不容緩者予忝鄉士夫見縣

父母往往遲疑而不決故著斯議俟其有所採擇云

議行鄉約以轉移風俗

鄉約之行於民間風俗甚有益其與保甲法相兼行者則善俗而弭盜於民間尤更有益者也第在長民者實意行又能選擇約正副保甲長得其人斯善矣往見尹翀莘父母曾行此未幾保甲也而約正副未盡得人憑信一二人名實不相副者主茲事而約正以狡而奸者廁其間甚至委以剖決詞訟查勘事情清理課稅而徃徃為所欺是以徒為文具而未見有實效甘紫亭父母相繼欲行此謀於予予告以實意行請自予家奉法始說具予所作鄉約序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五

中而亦未無保甲也兼行保甲法及予宗自為約不令他姓人得參與有所妨惟予自請於公公特許可嘗行之而似有效矣公于難去他約皆停廢而獨予家請於府改鄉約為宗約以宗約行又以保甲法相兼行莫垂諸永遠而不廢今猶念公意專誠不粉飾為文具鄉士夫致其事及諸生已告出學有行者坊里有其人必敦請請以禮必不慢必無有作輟彬彬然風俗為之變約正副即一二非其人尋革去惡外界流來刁棍教唆誣害我良民驅逐之禁治之地方有慣盜某為患害者擒致之立斃於杖下良善預以安生不文具苟簡為而一以真實行仁且勇先教化

而後誅罰若公非真欲敦行古道者歟今即已去任猶可
放其意損益而行之第一在選擇約正副得人約正真有
孝父母敬長上睦鄉里教子孫及凡為義夫節婦真修實
行之人務推舉以憑核實而旌賞真有不孝不弟不睦不
端慣為訟師慣賭博宿娼一切開局勾引及行使低假銀
之類一切為非不法亦從實開報以憑查訪而罰治至於
各保長與其各保下之甲長每月稽查各甲下有出入不
時往來不明交游不類者地方有慣摘模慣撫竊者並舉
首有水火寇盜等事甲長聞於保長務相與防禦而救卹
在鄉以若干家為一約一保務使地相近聲相聞休戚相
關也而一聞有事不辭星雨率有衆即赴之如手足腹心
之相扞護在城以某坊某坊為一約一保約於每月一再
講勿懷市心勿習操薄行保於坊每日夜相保受勿分人
我如家人父子之相親愛合鄉城成美俗合君子細人皆
改過而遷善以鄉約法教民為善以鄉約法兼行保甲法
又思所以為民防患推廣甘公德意由予一家通推於家
家由一時行之於時時將見化行俗美盜息民安刀訟不
嚴而漸少通負不嚴而易完無論民間受益即官長不煩
心力可卧而待治矣予著為此議望後來賢令君以二法
相兼行務以實心求實益庶民為良民賢令君亦為良大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五二

夫矣是為議

議革區書以清理錢糧

我丹陽民頗淳訟亦頗少第近來為江浙刁徒流寓吾地
教誘吾民安興詞民風稍不如昔然亦尚不比他郡邑之
紛囂也獨錢糧則由富民作弊往時官民兩則多以官作
民始承買官糧貽貧戶累賠致逃亡又或竄戕糧石於善
良戶而有有田無糧者予為不能平嘗建議文田以均糧
矣時則林碧塘父母主其事以公嚴有威令得行始為弊
尚以因欲均則而虞鄉士夫為梗也有所私厚一二姓欲
其為之倡獨予不可也而他姓則不無承受弊漸生俄轉
計曹當去以官不稱其意殊快快遂寔不復理而後來視
察者承接間不能盡周知而悉察丈數歸戶時有抽掣彌
數者有洗改畝數者弊叢生不可究詰矣自是屢番屢屢
不清而奸猾老胥相繼司案牘掌賦稅飛洒橫生善良惡
民往往受害累害即予士夫家以從仕在外亦被多戕糧有
年矣屢告而屢亦不能清甚苦之蓋圖冊既有里書橫造
都冊又有區書坐派縣冊又屬總書總管焉有今年為區
書而明年墜為總書者有今年為總書而明年復還為區
書者彼此窟穴蠶食乎其間里書亦多其所交厚而親信
此輩為利而小民則受害多矣鎮江一府三縣丹徒金壇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五三

區書久已革而獨丹陽尚存不知何故意必有所以派勸
令君之聽致膠固而不可搖是以每難於去此即平常書
其害而付之藐然竟亦不知何也往見尹紳華父母設便
民易知一單每戶開載田地若干各項銀款若干分十限
令完納即善良愚民亦無不曉然知其數不獨我士夫者
便之而已也一兩年後不知因何故而改議者謂此數一
定不但好書不得為弊即縣官亦不得有所增益於其間
矣總區之慣能作弊者亦慣能承順者也其明知而不之
革殆由此予為祭酒時蘇松白丁援例生告假歸云將為
縣總不敢後期也則知白丁生係富家子彼為總書而以

秦鳳南文集

卷之二十

五

保身家之念重自不敢有私弊於田糧間一年而得代差
兢兢然惟恐不謹慎致違犯而貽罪累此一法可行也然
似稍涉苛則監生不當虛使爾然得無有有身家有行止
又能知事體其人乎得一人焉為總書而里書擇里長中
有身家有行止而知事體者令橫造歲派差銀今所謂條
編者惟令里書出田數與總書對明縣官親自算銀派數
給單通知如尹公例而區書查照丹徒金壇永永革總書
一年一更里書十年一更則書手不致作弊為害小民不
被愚弄受害而縣官亦得以自明其心事矣至於收銀者
為櫃頭主收放於庫者為庫裏務擇有身家有行止者充

當方可望不假冒致玷壞縣官名節也

議條編

條編之說隨地為名有不可以一例定擬者我鎮江一府
三縣凡一應軍國之需如絲價即段疋另有緩紬有帛衣
有兵餉有匠班有馬價有料價有均徭有驛遞支應餘皆
解銀均徭銀力差各半而支應則純是力差往年銀力各
自為差近從民便田以畝計派銀而輸之於官或轉解或
辦料轉解或支給買辦雇募舉丹陽一縣而丹徒金壇可
知也武進一應軍需自應做菴郡守以後皆派入折銀內
一併徵獨均徭逐年另審爾時則庫役斗級夫小甲等役

秦鳳南文集

卷之二十

五

皆出於徭編庫役管支解縣錢糧斗級管倉穀收支出
納夫小甲等役夫役管雇一應夫差此三役最煩難而庫役
尤最煩難後來庫役則以候缺農民領其事謂之庫農此
與我鎮江一府三縣同所編均徭俱不力而銀例輸於官
并斗級夫小甲等皆官雇募其銀通十年一例編亦謂之
條編舉一縣而他縣可知舉一府而蘇松他府可知也往
見館驛之供應論糧派當令糧戶自赴該驛供應在驛則
被官吏積棍索詐在河下則被使客從人酷勒而苛索甚
則禁於獄鎖於舟中不飽其欲不已不但破家甚有喪其
軀命者矣今一例輸銀於官官給驛買辦雇募蓋大家小

戶均便云前是小戶亦朋合船頭支糧即一日或半日亦
有破家亡身者故此法不獨稱便於大戶也均係在鎮江
三縣庫役之外凡力差舊規民間雇募承役者值比官給
恒倍故惟條編法輸銀於官而官為召募則不必倍其數
而三募者省於費應役者亦未嘗不樂於役民稱便居多
矣若武進而下庫役供縣官衙用堂食諸用以及辦禮辦
酒席費殆不貲斗級守倉支不易滿而多耗拆賠償夫小
甲倉卒雇募每不前每受累害此則海都院原行於大戶
內輪常均徭者量點充庫役改屬農民必須審擇最上戶
最有行者充當方可望庫銀之不致乾沒而侵匿蓋不但
武進當然我丹陽及他縣皆當然也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五十六

議品運

品運之議每面充當里長者掌鄉賦米兌運春白糧解京
而折銀封貯於官庫轉支解免糧是之偏累所謂系輕則
易舉也我鎮江一府三縣行品運久尤大戶則令自運亦
久矣而常州以下獨不然余報糧長以五年為期五年之
內人戶不無消長一不便急報之時或有請屬賄免者而
舊例不得更則因役此而致消乏者多矣二不便鄉士
夫固多賢者或有一二專托重於家人銀米既不出耗贈
及或勒取分例糧長往往苦之三不便住時差遣糧長辦

禮辦酒席今雖革而修衙鋪衙等費猶然不免也以是民
間稍有餘之家非仗鄉官勢力為之請囑而得免即賄買
在官人為之營免非是無有不破家者鄉官以品運為不
便惟在利己縣官亦或以品運為不便恐里長收糧難相
托而虞其支解之難完是以明知其有累害寧使百姓破
家而不顧不但惑於鄉官之言亦恐後為已累故也不知
品內有身家每當可當糧長又素有行不比往年積棍謀
充里長而多收甲首耗贈者俾當里長於十年輪當里長
之時此有身家有行里長即令管收本面錢糧十年收糧
一次中間既得空閑五年稍休息而所收又止一亩糧少
而力又易辦惟是白糧京解當選擇各甲中最有力如往
年堪為總部者充當稍寬餘其貼解銀數如此則民力均
而民生亦易蘇息矣此法宜審品勿令棍徒仍舊得當里
長致收解有抑勒與拖欠又宜勻品各品分田地不致多
寡懸殊而鄉官宜為一都高不與民間涸雜免其白糧京
解如往年宋撫臺原行只米兌運銀封庫亦便益事不當
有所撓阻於其間也至於外界寄籍田及千餘以外者當
自運又不當與本縣鄉官涸雜庶不以外界士夫貽本縣
民之累害將來請自其家始書以識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

五十七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一 家居稿墓誌銘目錄

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前南京國子司業訥谿周公墓

誌銘

工部營膳郎中階朝列大夫碧山張公墓誌銘

贈奉政大夫崔公暨尹宜人合葬墓誌銘

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副使南涯鄒公暨元配陳宜人合

葬墓誌銘

江西按察副使容齋黃公墓誌銘

山西按察副使岱源劉公暨元配朱恭人合葬墓誌銘

進階嘉議大夫杭州玉山嚴公墓誌銘

姜鳳阿文集卷之廿一

墊江令四泉吉公墓誌銘

承德郎南濱唐公暨元配萬安人合葬墓誌銘

江西藩懷南吳君墓誌銘

懷東賀公墓誌銘

仲兄呂濟先生墓誌銘

石雲居士孫君墓誌銘

贈保定府通判慕菴法公墓誌銘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一 家居稿五墓誌銘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侯官趙世顯校正

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前南京國子司業訥谿周公

墓誌銘

公諱怡字順之號都峯後改號訥谿世為宣州太平人高

祖端慶曾祖德夫祖全皆不仕父本秀號西疇西疇公初

以公考順德推官滿贈如公官既又因 穆皇帝登極軍

恩以公南太常少卿貴加贈中憲大夫母劉封太孺人既

又贈太恭人行履具東廓鄒公所作墓誌模溪瀟公念菴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家居稿五

羅公所作墓表緒山錢公所作傳中太平稱世德之族以

公家為首其積行累仁固有所以自來矣公年若干歲遊邑

庠中嘉靖甲午鄉試登戊戌成進士第初授順德府推官行

取天下第一選吏科給事中言事忤 旨杖 闕下仍

逮繫錦衣詔獄時嘉靖癸卯六月二十七日也歷甲辰乙

巳丙午凡三年 上用箕降神之言釋園囹不罰者乃與

前此言事同逮繫侍御富平斛山楊公爵員外郎恭和時

川劉公魁並得釋未滿月而 上為箕神造臺太宰熊公

決極言不可然忘其請釋三公也 上於是怒罷熊公為

民而復逮三公焉又歷丁未戊申凡兩年而 內殿吳

親於大光中間半空有神語令釋三公於是三公者竟
釋云公歸猶得送母劉太孺人終自是家居凡九年歲丁
卯上賓天遺詔遷公吏科尋轉南太常少卿未及任
改而北既任太常也又以言事忤旨外補山東按察使
事戊辰轉南國子司業已復轉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
事以治裝還未及行而疾作度不可行也託友人操江都
御史吳公時來上其疏以請告疏為少師石廣李公所力
阻不果上竟卒於家時隆慶三年十月十七日也公自諸
生時即能有鼎鑊不避溝壑不忘之志郡倅古冲李公督
學介菴章公大司成白山倫公因舉業相知已期公器識
非尋常矣及通仕藉司理於順德書臬陶祥刑之戒時其
觀省馬傍郡已皆以神明稱其署理府事也適一章聖太
后國哀肅皇帝南巡省視陵寢之日駕往來境上
供應諸難取諸梓辦公以一身應之無不主辦也既而
梓宮從舟來府當有協辦於他府時則守既至視事矣不
能辦公代為辦其事亦無不井井於是撫按其地者皆薦
公卓異才既就徵天曾授公吏科猶以公大望當擢銓司
我南畿數適溢不獲留為恨居垣幾月而封事凡八九
上如謂撫臣論不肖不及方面文臣論郡守不及見任舉
令丞自矛盾舉境內人才溢及於貪邪為失體謂計部

兵及司空三大臣皆不職宜亟罷謂文選考功二司宜得
人而久其任謂贈謚予奪失當出相嵩調旨為專恣而
欺罔元旦日食昧爽前不及三分免救護也公謂少虧不
如無虧救護可免修省不可無種種皆確論皆名言最後
論大臣不和中列憐人黨比言官罪謫大敵在前而文武
構釁皆非國之福為三可懼輔臣竊威福吏部輕黜陟
撫辱將官及將官懷小忿以誤大事為四當戒蓋指相攀
嵩冢宰贊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尙文而意專在
嵩謂嵩威靈氣焰陵示百司中外不畏陛下而惟畏嵩
尤人所不敢言嵩故中黨激上怒摘疏中事禱祀諸
為訕謗於是被廷杖而臀失其膚前後繫詔獄四五
志愈勵不少悔既起廢官奉常猶疏陳五事一曰定君志
二曰畏天命三曰敬大臣四曰擇左右五曰勤朝政時近
習用事之人以方導上宴遊公所言妨已也由亦遂
忤旨調外矣公既由敢死諫名高海內且自中朝清貴
出宜薄外僚不屑事事也然在山東最肯留心於職業與
僚友最河李公幼滋頴泉鄒公善雅同調時相與講授潮
南聞者興起蓋東郡因公在庶幾還鄒魯之風焉其司業
南雍也真能以身為士人師而予寶適章承乏祭酒深自
愧據執在公前故自予以及六館師生無不著聲事公者

後轉奉常當去舉欲請留而不能人以比唐陽公城然又謂陽公猶似激而公德器渾全寔過之蓋公嘗從事聖賢之學非但節氣能過人如陽公而已也嘗過公問學淵源所自其蚤歲師事東廊鄒公龍谿王公以二公皆陽明先生高第弟子欲因以窺先生之蘊奧而得其傳既於傳習等錄皆口誦而身體矣然而公之心未已也於是又傍求曲取工自罕執下至山林布衣遠而數千里外近在鄉井間凡有道望可印證學術者無不往來辨難要歸於一是而不喜為清虛玄遠高而無實之談至於借講學以文淺陋要時譽甚則偽焉而已者尤公所不取也故惟公之學

妻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五

能合知行於一途誠能會經濟性命於一洞源平居務實踐而不為空言其立論若與陽明先生他在門稍相左然究其指歸殆真得先生法門者其為人也性至孝居西嚮公之喪及墓而廬於墓能盡哀以復古禮奉母劉尤善承顏始論事必懇而得請乃可欲中以書寄慰皆曲盡人子之情與二弟什恪居垂老猶不忍分爨族誼離散置祭田以展墓而合食斛山晴川二公卒不遠數千里往而吊哭於其冢時輩傾已者其人才可用猶薦之當道無幾徵芥蒞於胸中於此益見公實學實行非徒事口耳虛竊聲名者比至於請告頌猶云即死亦當奮志永為國家鎮地

之鬼口授子若弟遺囑猶謂平生計以為真傷悼甚多戒勿干請有司入祠於鄉賢夫既死而猶欲效忠於身後且不為身後干請也可謂真忠可謂真能不苟者若大漸之際猶置酒適飲子姓令歌詩從而和時季弟宰淳安寄手書勉以一令成章不必更他望於乎垂死矣惜念念不違於正從容就盡乃如此若公非真所謂得正而寃焉者歟公主於弘治某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四娶黃氏早卒贈孺人加贈恭人繼程氏封孺人加封恭人子男一人可貴邑庠生娶譚氏女一人適邑庠生譚文衡孫男一人自郇聘程氏孫女二人所著有奏疏若干卷文集若干卷並梓

妻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六

行始公計聞南雍予與代公司業者荆石王公率襄為公屬及嘗在門諸生即射圃為位以哭公而公之子可貴以某年月日塋公於某地之原請銘其墓石既而淳安君轉京兆又具狀申請再三予以公哲人恐深盡其平生不免負公幽明也故既塋若干年而今始補為銘銘曰諫官司業惟陽道州迹偶相似而德則優直以為忠公尚自克鎮地之誠之死靡忒陽明教人知行非二其徒過求遂外形器經濟性命同原不偏公淑諸人得其真傳有道諱臣自古所無求之於今非公誰乎亦臬高懸天壤同久黃土深藏雖埋不朽

工部營繕郎中階朝列大夫碧山張公墓誌銘

今年二月十九日碧山張公卒公之子學箕等以某月日將葬公石羊村之原先期持南京刑部郎中荆君永思狀造予山中之廬請為銘惟公與從兄信夫同舉於鄉通家之好往來無間也去年春公既久病不能出猶邀予過其家手談相對吐更相期往來無間也今已矣予何忍銘公乎雖然予生也懸乃謬為公所知既遣仲子學裘孫元且從予游於疾革之際猶欲一予面為訣若將有所託於予既而自已之盡信予能知公心應不負公身後不在丁寧付託間也公之謀知而相信若此則予又何忍不銘公乎按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七

狀公諱珙字聘之碧山其別號也先世蓋河南人有宋南渡始徙家丹陽云越若干傳世公高祖鄉貢士孝先補浙之江山令曾祖賓南祖悅皆不仕父翊踰竹坡以公貴封承德郎如公初授之官職妣王氏贈安人竹坡翁生七日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公其第幾子也於兄某中生而最穎慧自幼即好學能文章年十五補邑弟子員每試常居諸生首由辛卯鄉舉舉嘉靖乙未進士初授工部都水主事歷戶部某司員外郎工部營繕郎中朝列大夫新天子登極覃恩奉 詔書所遣階也前後在官凡六年所至能盡心職業都水治呂梁有功歲漕賴以濟戶部無

理西苑農事時有麥秀兩岐之瑞 肅皇帝嘉公能忠

勤以助和氣感召也賜羊酒馬歲某甲子建 太廟公以才任遷營繕董其役先是 朝廷每興大工巨費者相與窟宅其間而多所乾沒馬同事莫敢誰何也公廉得其人蠹蝕狀陽與而陰抑之 國貲賴以不大耗 廟工之告成也公才名方表著一時竟為忌者所中故不及超遷而遂落職比部題以功請但有金幣之賞而已知者惜公有才而不大用公自處恬如也家居三十餘年日惟杜門以讀書課子為樂事暇則與諸昆季燕會相歡無他慕榮其念惟以鄉舉後王安人即捐養成進士後又適奔竹坡翁喪雖嘗慟恤茹辛以奉襄事然居常快快公平生所深歎在此所謂他無足以解憂也嘗槩公為人不求諸俗亦未嘗有厭俗心其足跡履公庭甚稀澗然自交際常禮外或利弊有關於通邑時一陳當事者不為嫌其自奉甚儉約不妄施予然或於地方公務當有所輸將如築城以禦倭之類輒倡議且捐貲在士民先其平居頗自愛重即塵市不一輕過也歲丙申寇臨城下輒又身先登陴偕府倅劉君某協力而守邑城賴以安全焉其立已若甚峻然而閭井細民或有犯弗校也蓋公簡靜平易介然不苟同於人又坦然不設城府類如此於乎若公非古之直躬平已

今所稱良大夫歟以卒之年月日距其生成化庚申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六元配盧氏封夫人先公若干年卒子男五人長即學箕光祿署丞廬出次即學表縣學生又次學易學奎學山俱國子生俱側出女二人長適潘綵次適國子生陳大烈孫男五人元旦縣學生啟賢國子生啟明府學生學箕出某其尚幼學表出孫女三人長適縣學生吳應麟餘幼其子孫所婚娶皆名門女也所著有古今論略總括歌各若干卷並梓行予惟公之為人非獨其善可稱生平交好不可忘皆宜見於予文若其心事如青天白日雖見中傷而不怨尤其人雖或正人善類所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九

有不合亦未嘗一萌猜嫌抵忤意為今世士大夫所難能尤不可使泯然無述也是尤宜為公銘銘曰有功於朝不獲超遷落職而歸處之恬然教子及孫託在遺編借季與昆樂在林泉人忌人諛公無尤怨人是人非公無冰炭坦乎公心皎若日月石羊村之原雖埋不沒

贈奉政大夫崔公暨尹宜人合墓誌銘

贈奉政大夫崔公今徽州守崔君晉明之父而尹宜人其母也隆慶二年某月日晉明為都水郎中遇 今上東宮恩凡仕京朝者得封贈考妣如其官故崔公以都水父贈奉政大夫而母尹贈宜人云晉明以奉政公不逮祿養暨

人雖逮而未親受，封章又以其父母墓未有誌銘為憾乃自狀其平生於通惠河之公署中引張圓法曹夫人令女奴抱嬰兒泣乞昌黎公銘以傳不朽欲以此俟能者於後未而去歲之秋晉明以公事自金陵還徽道經曲阿訪予於山中述其意請於予迄今又寓書再三請未已也於手晉明豈以予果昌黎其人予予自顧則慙甚不敢當然予與晉明同年相知為莫逆久始晉明司理吾潤也以介直不容於人予知其枉嘗與何儀部原學吳給諫惟修力為白於當事者今予為時所棄晉明亦力言於人前欲白其心迹即犯時忌不少諱則予與晉明非尋常年誼比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十

父母墓中之石又久以待予予即非昌黎其人容可辭耶按狀奉政公諱敷山東濟南府濱州人父郁由秘書為浙餘巡司後改授京倉大使母宋氏而尹宜人為公元配生子三人孔昉孔昕孔曜孔昕即晉明也公秉性脗脗能言人過不喜為姍阿上容之行又能直其躬以慕古好義自高正德間劉賊掠而至濱方踰垣避寇也一女子於板壁間欲公相携以去公難之而義不忍則別示可生之途雖造次能遠嫌不自失如此郡有節婦當旌貧無聞公時為學官弟子倡而白諸監司者亢然不撓至以此激監司怒不憚也又嘗以文會之長為他生所推其規條足以要束人益

昨友而義比嚴師焉他生者取科第五六人多公所造就
也而公竟不遇於是遂卜居州城外北二十里耕田灌園
釣滄溪以自娛蓋足跡不履城市十餘年方有待三子者
成其志竟以一疾卒不果矣時嘉靖庚子四月四日也公
時年六十而尹宜人少公一歲其撫三子以喪公也家故
窘惟宜人茹百辛以襄其事三子志於學亦惟宜人親織
績備嘗諸艱以俟其長而有所成就既而三子者亦相繼
為學官弟子矣越九年己酉晉明舉於鄉又四年而登賢
進士第蓋公志於是乎成皆宜人有以教而成之也歲
甲寅晉明初授吾潤節推侍宜人養于官既而以兩府
長奸賊為其所媒孽既而又以擅釋冤民老被械繫垂死
者為開府中丞所論時則雲間徐相公甚知晉明至此以
占孝廉令所厚轉言於考功然僅得改調補楚黃宜人
憚遠不行晉明以不得奉母養為歡居常怏怏既三年政
成而舉聞蔚然著侍御光山吳君首薦之於朝矣乃其
轉也又僅得山西之隰州晉明於是久曠宜人定省且
度遠甚不可迎養也遂棄官歸為菽水終焉計居無何而
徐相公復憐才念晉明不置趨令赴天曹比再至則宜人
計聞京師矣時嘉靖甲子正月有八日也年八十有三
歲二十有餘年而卒其為夫成子之功為多其惻然於

政之困之仁施宗族姻鄰間及僮婢為尤著宜人於晉
明始為之銘抑嘗追惟晉明所行事而深有感歎焉
晉明司理吾潤面斥守長奸賊也酷似奉政公能言人
之過至以擅釋冤民而拂中丞意旨則又與明節婦當旌
激監司怒若後先一轍也豈其得之家庭範繫如此抑子
肖翁氣味本相類歟又若以奉母養為歡以不得奉母養
而棄官歸見稱古孝廉於一代之元公則晉明固自有可
以顯親者可載國史傳信於來裔雖不待予銘亦可也
銘曰父也直躬古人同風有子肖之不愧于達惟母之賢
教比三遷以成其子為古孝廉子子用章親顯名揚傳
來裔揆舊有先雖無予銘自有聲聲予今銘之千百世其
永有詞
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副使南溪郭公暨元配陳宜公
合葬墓誌銘
隆慶戊辰十二月有六日四川按察副使南溪郭公卒為
曆乙亥七月有五日公元配陳宜人卒公之子仁卿等上
庚辰正月二日奉兩尊人榷合塋於潤城南華蓋山祖塋
之次先期具狀介南華戴守雙與法君請銘墓中之石予
惟公吾郡中先輩賢者嘗遠其虛辱以古人行義相訓

心嘗懷之又雅知公居官居鄉皆車車不肯苟心又嘗仰
之法君又予同志友不詭於隨者也於其請何可辭按狀
公諱紳字佩之別號南涯其先越人也諱森者以監官
占籍丹徒遂家焉高祖司訓公遷晉祖銘祖潤宗封郎中
公榮母封宜人高氏公郎中公長子也坐即與群兒異備
成童且弱冠即能自期遂大遊郡庠取聲名正德丙子領
南畿鄉薦嘉靖癸未登姚涑榜進士初仕烏程令逾三年
丁亥膺 內召陞南戶部貴州司主事轉本部員外郎郎
中既而改南禮部主客司甲午陞山東青州守未幾丁郎
中公憂成服闋補山西之平陽已亥又丁高宜人憂辛
丑服闋補福建之福州甲辰陞四川按察使之副備兵於
建昌乙巳疏請致仕公前後歷官有善政所至不私在焉
程審編糧役惟平能不徇豪右者意在戶部綜覈倉場糧
草校閱後湖圖籍惟勤惟慎監收允庫懸憲使司入者其
事能不為所撓權此新關稅務杭蘇以律已繩其下惟嚴
而能以清心省事為後奉志茲關者所首稱初守青州兩
月爾已能蘇青民久困於凋瘵繼守平陽能清庫絲九百
餘斤代民次年夏稅能出耗剩米五千二百餘石補給宗
藩久缺祿糧每倉庫羨餘不以一毫充私案之用晚守
兗尤能杜請託卻饋遺嘗聞之御史臺械繫藩司吏侮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二

十三

今者能不畏方伯諸公之嚙怨又執持婦毒夫禍及其姪
者欲能不阿臺察風旨為憲使備兵能平馬羅寨生番之
亂能除上川南流氓之行劫者用兵官劉姓者於罪廢餘
卻其所饋謝黃金二十餘兩於既去至於民饑賑貸以縣
令行荒政能不待白諸監司而後發倉戶部有曠矜冗夫
舊為內使所乾沒當事者心知不可而不能革公毅然疏
裁之復用以服內使之心江浦募兵之役能以戶曹為本
兵所推用仍兼操練焉又前此所未有事也若其在平陽
以天旱禱雨輒應在福州謂古田不宜城城必崩於海潮
輒亦知公言蓋公精誠能動天智識能料事而中往往類
是又嘗以文知人抑又嘗以能文為人所知如施建川進
士王樛菴給舍沈鹿塘郡伯公嘗識拔獎進之諸生中其
中憲集嘗校刻於其門人呂學使高尤嘗見賞於大司徒
東橋碩公其以治行稱受知所相過中丞侍御如韓苑洛
蘇舜澤諸公無不崇獎而首薦西臺喬丘公之在西川也
與公相知尤深方留曹為郎署則劉紫巖家宰嘗署公上
考王浚川張東渠二本在嘗後先稱許公不置而呂涇野
宗伯鄒東廓司成則尤以道義宗盟爾公氣味相似而傾
心締交焉人謂公當秉文鐸然竟不果終此見公之不求
人又謂公當大用然竟乞休其乞休去也年緣五十有九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三

十四

以在集齋中丞深相知之日於此又見公之高家居三十餘年當事者屢欲薦揚公人謂公當起然竟力辭而不樂

於起日惟與其鄉大夫曹霜厓太僕諸公者結京江甲庚之往會飲酒賦詩徜徉山水間終其身於乎公真可謂賢者矣元配陳氏以公貴封宜人郡處士諱祥者女也年十六歸公公賦性剛方宜人能婉順承事公孝友節儉教諸子有成輯家乘合墓祭助族人婚喪不能者皆得之宜人內助居多公宦轍所如有清白聲亦皆宜人之謹身約己有以成就公能不忝也於乎若公宜人其真可謂夫與婦皆賢者歟公之卒距其生成化丁未八月二十五日享年八十有二宜人之卒距其生弘治辛亥十一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五於乎夫與婦皆賢也又皆壽考非尤人所難燕者歟所生子三人長健卿桂林中衛知事娶夏氏次即仁卿知湘潭縣調廣寧復除龍陽娶張氏又次佐卿府學生娶許氏女一人字楊主事男宗槐早卒孫男一十二人性情慤健卿出悅忠恕德應仁卿出悅府學生忠應縣學生憲念恩憲佐卿出孫女一十二人曾孫男一十五人嘉謨嘉猷嘉會嘉賓嘉言嘉行嘉祥嘉楫嘉瑞嘉譽嘉兆嘉歟嘉桂嘉章嘉禾曾孫女一十二人玄孫男一人繼高銘曰官中憲止於川自乞休所以然借室人德惟賢孫越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十五

絕福綿綿華蓋山為祖阡於其傍墳是穿我為銘石是鐫葬於斯永不遷千萬年

江西按察副使容齋黃公墓誌銘

公初名相後以同祖諱更名憲卿字弘度別號容齋昆陵黃氏來自江右清江之荷湖國初諱遵者號松軒以通書詩春秋三經由懷才抱德科掌武進縣儒學教事喜是中風土之勝因家焉蓋常之始祖也子二人曰長與曰肅長與隨任入常州府學舉正統丙辰進士官福建左布政使肅生孟猷孟麒孟珩孟猷天順己卯科孟麒景泰庚午科孟珩弘治己酉科皆鄉舉孟猷生俊舉弘治己未進士姜鳳阿文集卷之廿一十六官山東運鹽使司都轉運使進階資治尹是為公之大父而俊之子諱公父也以公貴贈戶部主事母徐氏封太安人戶部公之子三人長即公次某次某俱府學生公生秀目高眉貌癯而神清都運公時守嚴陵歸見之喜曰異日允吾宗者必此孫也稍長即如老成人垂髫補郡弟子員戶部公性慷慨不屑屑於家人生產公攻苦業儒文譽日蔚然起大中丞發蒼應公守常每試輒公為首大司寇牛山馮公督學南畿優公學與行尤器重之嘉靖丁酉領應天鄉薦庚戌舉二甲第十五名進士授戶部主事始為受芻京場既而餉軍大同既而又監收德州倉儲某年某月

日自德州聞計丁戶部公憂丙辰服闋補原官領荆湖運之命戊午轉本部員外郎郎中某年某月日陞江西按察憲副癸亥春丁太安人憂逾三年服既闋不復赴銓部求補竟優游於林下考終焉公初受易家場也例與中書人共職納則能不為中書人所撓理餉大同吏胥者故窟穴其間則能釐積弊時給散使吏胥不敢為奸利管德州倉時以山東饑惻然存恤字於督儲之中裁省一切供應其督理荆湘運事也凡所稱羨餘悉登記牒之撫按兩臺由是聲稱籍籍所至有便益稱廉能云若其為郎中以覆議題奏稿見屬於其部堂諸公也無不合機宜酌可否

晏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十七

而於江南水災力主折兌百萬石之議至今人猶稱正郎黃君能區處災傷下為民生而上亦不誤國計也有荆湘士夫目擊公督運時事謂公冰蘖之守可通於神明銓部一公頗留意品藻稱公為大受器而曰某司財賦事皆優裕而清操益堅人方擬公起遷也公竟不求時權奸黨國凡在位無不奔走乞請公獨不及其門終始九曹九年不得調未嘗萌他轉念久之權奸去公始循資陞轉得為江西憲使之副然自內艱以來遂厭世紛甘林卧無復有出意十五六年間即薦者章交上年正服官時也人方以此時求嚮用而公則確然止矣止矣有以此舉公之為者

公應之曰吾終當一出未應遂以相許也然竟不出於去年可以出竟不出也竟亦避不出名公所為豈非人所難能也歟先是郡中有講學之會禮請公公辭不佳謂子弟曰口講易躬行難不能實踐則講亦偽焉吾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偽道學也性素儉約自奉無異寒士於奉先款客之外未嘗一致豐潔人見公樽節劇量每以出納之吝少之公則又嘗謂子弟曰吾祖宗世以清白相承生業本薄不節省必至為取於人矣吾之儉所以養吾之廉也此皆公名言然則公所言論又豈非人所難及也歟公卒於萬曆丁丑十二月二十四日將以庚辰年正月之八日

晏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十八

葬於石塔之原諸子若孫袞裳表裏濟美持廉州守禹門史公狀來請銘且曰先子疾且革謂身後必得公言公幸無讓予惟公嘗與予同朝雅相知予又嘗致師相維揚李公意勸公出公不可廉州亦以壯年親歸乞休為公同志則公予所敬而廉州狀又予所信也今於諸郎君之請何可辭公未易實前數月忽命駕枉過我山中實嘗與廉州俱然則公固以其身後所云心託予予亦心託廉州矣今諸郎君又實以廉州之狀來請予又何忍辭耶狀槩公平生學惟尚實德務躬行其仕也謹身守己以遠權勢有中流砥柱之操其止也急流勇退以甘恬愉有難進易退之

義居官著廉靖之節而清介之守為能克紹其先猷居鄉
敦篤實之行而朴素之風足以坐鎮乎雅俗崇顯利達世
所共趨在衆遜猶不能決也公則決之於強健之年枯淡
寂寥世所不欲在寒士猶不能甘也公則甘之於食福之
後可謂能狀公之大又以為事二親志意先承而孝養無
違撫兩弟友愛真切而垂老不替與朋友交和厚平易曾
不以一語傷物與善人處愛之敬之初未嘗一比匪人與
士大夫語語必文學政事與子弟語語必忠信孝友居常
以禮自閑終其身未始有跛倚箕踞之態雖盛暑不去巾
襪即食飲不聞七箸聲凡諸細行公往往亦謹焉又云造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十九

公之廬者但見几上殘書數卷庭前修竹數竿鳥聲上下
清風洒然未及承接公已知公品格之不凡矣此可謂能
得公之詳其大予所知其詳則惟廉州知而能悉之然於
公皆實錄也故予即舉廉州狀論其行已之大者以誌公
於墓而為之銘公之卒距其生正德辛未八月二十六日
得年六十有七元配李氏封安人子男六家府學生娶
主事蔣公某女蒙國子生娶縣學生毛公某女表縣學生
娶翰林檢討後巷吳公女皆李安人出表縣學生娶南陽
郡守雙橋丘公女永聘府學生錫山秦公某女尚出繼李
弟某之後幼未聘曾出女三長適府學生孫植順國忠

愍侯某之裔孫次適府學王承緒吏部尚書王文肅公曾
孫又次適國子生周季吳戶部尚書周襄敏公孫也孫男
五長即濟美府學生娶鴻臚序班王公某女濟時聘府學
生蔣公某女孫女五長適戶部主事錫山華公某之孫瑞
來餘未聘字一銘曰錢穀之司非人所喜公久是司心如
水五十服官人皆然矣公當斯年遂知止不仕為高多名
高爾公名不欲有諸已學之講也率以口耳公學必求於
踐履石塔之原有石若砥予為公銘勒諸此石為負琬銘
非溢美公德是焉能不死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二十

誌銘

公姓劉氏諱詳字汝化初號實亭後更號岱源其先漢封
楚孝王之後遠祖立禮唐季以朝散大夫守南雄自金殿
徙江西為泰和人高祖仲容始携家南真州遂僑居真州
曾祖子鳴祖仁父文信因徙江都占籍焉公兄弟五人曰
漢白濱曰濤曰濶公行三居其中獨秀惠不群其易學受
之鄉貢士石巷何公而文義多所自得稍冠補郡弟子自
諸生中更有名嘉靖丙午舉於鄉實徵應郡太守魏公之
夢兆以壬戌進士初知河南固始縣次平丁父憂歸丙寅
服除補直隸之固安尋以薦移昌黎由昌黎陞工部郎

主事管徐州南旺洪泉既而又以薦即陞張秋管河郎中歷五年俸陞知保定府保定滿三年考陞山西按察使之副兼叅議駐節於朔方無何以保定多報羨餘為同事人所中丁丑大計當改調公竟歸不復出是公涉世之大尤也固始稍浩穰然猶為內郡邑固安畿輔要地難在防邊又難在處中貴家令不撓法而無怨謗昌黎舊無城虜患後尤難於振輯其凋疲公於固安方整飭邊防正已以戢豪強業已有治緒而改昌黎人或以昌黎危公公不謂然至則築城堡募健勇時簡閱捍禦事有備尤先撫字緩徵科昌黎之民若遂更生之樂前時危公者更歎公能以利器解盤錯為才其在都水管理徐洪南旺也宣房既底績而張秋之司分署於燕攝南旺臨清兩司尤稱能保定畿輔重郡漢遼雜處又當南北孔道車馬之衝劇賦役之繁重尤號難治公編行十議法通運中均徭役優召募寬難費儲夫馬均等則覈審編清優免慎收支稽覈縮益無所不盡其心而於葺學宮以崇文教禁吏胥以剔奸蠹尤加意時庫有羨金千八百餘不纖毫歸私橐而明貯以充公需則尤前此者所未能也大同冀北之燕守巡駐朔方實司兵刑錢穀三大政尤難於兼為而並集事公為之理事理先聲微傲外以虜款塞開市事竣方蒙大賚方期峻擢開

府矣乃竟為人所中改調去迹公前後歷履由固始而固安南而北為難若由固安而昌黎則尤北之北難之難矣彭城清源安平之衝不若保定之衝且繁泉政河務之兼理不若邊守巡其兵刑錢穀之兼理尤難稱公於此曾不以為難歷試而效每若游刃有餘人謂公危地公之才視危地反若安仕途所遭遇名侍御賢撫臺上至所相臨諸大老及所治屬鄉大夫九條海內崇望者無不交口薦揚而稱譽乃其言未必能盡行而一兩人忌而中公者竟得售其說此人情所難堪年方強盛時雖偶退飛衢路其功名尚可復奮起尤人情所難甘絕外慕而知止足公獨泰然堪之又決然為終焉計於乎公所為前為奇男子行治後有豪傑丈夫之胸襟其殆入所難能者歟於乎其真可謂人所難能者歟公性孝悲早失恃尤竭力於將父雖嘗一迎侍固始一膺封都水如公官然復早捐簡即又嘗贈保定階中憲與母王兩贈安人恭人因不逮極養蓋終其身情歡也以某年某月某日生卒於萬曆八年正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九娶朱氏封安人先公若干年卒年贈恭人繼妻曹氏兵部尚書襄愍石塘公孫女側室王氏王之祖為平陰尹毅菴王公亦仕宦家也朱氏生子男一人思述聘師相石廐李公孫女王氏生子男一人思述尚幼女

一人通刑部左侍郎迂湖葉公孫縣學生紹封曾氏生女
 一人許聘鄉貢士湯敬吾之子之尹公之兄弟卜以今年
 八月之一日塋公於儀真縣青山祖塋之右將啟朱恭人
 先所塋柩合窆焉季弟上舍君灌持河間別駕平坡楊公
 所為狀介湯敬吾貢士與偕來乞銘墓中石按狀朱恭人
 父壽官號朴菴擇而得公為婿能捐貲贍公以成名恭
 人能孝奉舅氏和娒娒睦宗枋中庭不聞咳唾藏獲不見
 譴訶抑且勤儉而能容公之有側室實恭人勸之娶娶後
 一無有間言於公實為賢內助第享年止三十九公嘗不
 滿云予與公及平坡楊公皆丙午同年舉素相契厚今塋
 墓鳳阿文集 ○卷之廿二 廿三

公狀又平坡公筆可信據誼不得而辭且以公繼室曾恭
 人之為石塘公孫女也因思石塘公維揚大賢嘗以逐虜
 復套效忠建議 世宗朝其大寃雖獲昭雪後來然其事
 久猶未著欲為之作傳惜無有能道其詳者故亦久未果
 今公為其孫婿能任 國家諸難事有祖翁風於曾氏門
 楣有光而予向慕曾公之一念亦因公可少見於所撰述
 矣是宜為銘銘曰在郡邑稱良吏在廉訪稱賢使為 國
 家任難事秉清貞遭謗忌位未崇心卓異壽未遐光遠賁
 惟曾公建偉議公同鄉有高志視祖翁頗相似名與行兩
 無愧千百年吾之誌系以銘可永世

進階嘉議大夫杭州守玉山嚴公墓誌銘
 萬曆五年十月某日玉山嚴公之子某將塋公於雲山新
 阡先期介鄉貢士姜君以四川叅議萬君某所為狀請銘
 墓中之石予惟公與予從兄信夫同嘉靖辛卯舉公之子
 洪與予子士麟又同為孫氏僚婿予也昔嘗登公之堂得
 聞公先生長者之緒論藏諸心亦既有年矣於義皆不可
 辭按狀公諱寬字秉夫玉山其別號也先世彭城人遠祖
 迪功郎汝弼宋端平中避金兵南渡占籍潤州遂家焉即
 考亭先生嘗為銘其墓者是已子森以夙科為海鹽簿孫
 彪舉進士入 皇朝以來曾大父靜菴公慶慶生竹軒公
 玠玠生淡菴公繼宗是嘗以公貴受封南京刑部主事生
 子七人公其冢嗣也公生十四年而補博士弟子員最受
 知督學靜菴蕭公由辛卯鄉貢繼第取壬辰進士初授浙
 江海寧縣尹逾三年陞南京刑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郎
 中出守杭又逾四年罷歸公初觀戶部政也嘗疏論十餘
 事中以嚴賊吏之誅抑貪縱之勢謹曲突之防三者為執
 政所不喜選乃得海寧海寧在浙故稱好訟而恃頑公至
 廉邑之豪而訟與其然而嘆民訟者按以法收坐之訟風
 由是稍稍息勢家右族逋負不以時償公責令自運也其
 小民由是得免於代償之困苦政務稍閑暇即群學校諸

親課試口授以經義由是其為士者蒸蒸起甲午充軍
十餘人其聯第者殆強半皆前此所未有也口碑雖籍甚
有直指一君者最好說不能投其意然為所論以小民為
口無間言而已然奏最天嘗也天嘗欲留為其屬竟又以
直指君言中沮之竟補南刑部廣東司轉留務案牘填委
其刑獄最難平公能周情持公法獨最稱平時考察南甯
諸郎官公為第一然當出守也竟補杭杭故繁劇人以為
非公不可殆亦不喜公者欲因繁劇以觀公弄因公為公
至杭適歲大旱論開糴之非而開糴開糴雨雨輒應活
庫金開海昌河而河成燕飲以賑貧貧民若不知有饑
妻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廿五
也又謂杭民編竹以垣此火災所由起令預儲水多為委
巷相隔別又行保甲法令相救援由是大集起每易於撲
滅惟公先事之防功居多杭之貢士院地故狹隘公倍直
買地拓之今天下貢士院之寬大稱浙省為首也惟公實
經其始桑田利重稅輕行田則利輕而稅重不均也公兩
均之令畫一法至公平即大姓桑田最多者亦同不恤服
也公方以政成得其民有念憲君某稱請託獄以私意出
八罪公堅持不可遂矛盾適已而解試監臨意私有所
微公掌試卷公又以疾辭不可於是公以危言據車
公宜相君之子方持權公又不肯有所求於是遂辭本

而歸無復有濡滯態其後侍御尚君選按江南以海倭為
急欲疏薦起用公於家公又力辭不可蓋自是公真不萌
世念矣天性友愛凡先人所遺貲產自入官後悉推以與
諸弟又買田一區分贈之宗族人婚喪不能舉悉有助其
躬行節儉也教子孫即以此先為素又不與人爭卜葬地
甯山郡中一豪卜其地左更吉公地也讓以還蓋其父母
竟亦不與較日惟結詩酒社以自娛未嘗以事干公私益
家居三十餘年猶一日此公行已之大凡也公以萬曆某
年某月日無疾而終距其生弘治某年某月日享年八十
有三娶錢氏封安人先公若千年卒繼娶王氏亦先公若
妻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廿六
千年卒子男七人淳府學生娶張氏陰陽正術諱樂女沐
國子生娶下氏先祿署丞諱淦女瀚縣學生娶茅氏恭政
諱鑒女瀋縣學生娶曹氏國子生諱柏女決娶孫氏國子
生諱校女即子子士麟所同為僚壻者也孫卒繼下氏又
繼王氏洽娶曹氏把總諱邦女浙娶徐氏國子生諱閏女
女三人長適國子生袁表忠次適指揮使程世勳又次適
下諱洽與浙及適下氏女皆王出餘並錢出也孫男十一
人應奎應璧應參應斗應箕應張應翼應葵應虛應柳應
某曾孫男三人有儀有年有恭某等之奉公極歸附甯山
也將與錢王兩安人合定為錢有淑行具鄒大夫所撰誌

中王亦與之比德云公平生惟不肯曲意以干進故始因上疏忤執政得海寧繼因不諛巡按御史也失銓部繼又以不阿臺司不通賄權要人罷官歸公可謂介然能自立而自守矣然其去海寧去杭也百姓戀慕公若喪慈母其居兩官所建白他州郡往往取以為法式至載諸縣誌永以傳示於將來其在南刑部大司寇石塘關公雅重公每事多所咨決其後先膺薦舉凡三十餘章而巡撫秋崖朱公則嘗特疏保留公加俸給皆他守令之所無公身後祠鄉賢又聞兩地亦請祠名宦而奪公墓地者其家世之繁昌未必能似公於乎若公真又可謂被阻於僉壬而受知於公論雖身用一時其可傳無窮矣是宜為銘銘曰過難才則易身雖困道則亨政之成循良同聲志之適泉石同盟清白恬愉是公平生等山之阡卜自身前人也奪之公則諒焉今伊人兮早歸重泉孰與公子孫之純純孰與公福壽之綿綿吾為公銘可千百年彼阻公進者寧知公之身後有傳彼攘公地者寧知公之吉壤猶然也歟

墊江令四泉吉公墓誌銘

今年八月既望墊江令四泉吉公之子有文持其授業師東貢士子戚狀衰經踵予門請公誌銘將以葬公于石潭之南原予惟公先中憲中表也因公愴然於先子有追感

為予何忍銘公乎雖然公固于姻鄰中哀然先輩也予為公銘公且無關於身後予又忍不銘公乎按狀公諱字大用初瑞立齋其後家居每徜徉惠山之麓取惠山泉天下諸水品第四更自稱四泉居士蓋公亦寄興泉石間且以他水不得與爭冽明已志也公初童子時大父仁父淞暨母趙氏以吉氏世業醫強之業醫公雅志欲為儒生竟以治舉子業補學官弟子舉正德丙子鄉試此後凡上春官不第乃就選知湖廣京山縣事京山 睿皇帝園陵邑方國家大起 顯陵工也工最浩繁公于是效勤勞為多既而以嘉靖二十年春正月朝京師察校吏部移公知四川之墊江時瑞瑞今年七十餘公喟然曰墊江去家且萬里吾母不能相隨吾事母之日短矣尚可以祿仕矣於是遂乞致仕歸歸而適瑞入就公養若干年乃卒於家公可謂能致其志矣今人於尺寸之進每爭而未已即棄官歸或居山林久則又歎美在位者每悔恨其前此辭而去之之早也公視去其官如去傳舍其家居三十年如一日未嘗有所慕於世予嘗壽公謂公去其官有吳季子讓千乘之國去之延陵之高不忝廷州來鄉人以以此稱公殆不為虛語也家居無所好獨好作詩其詩不為浮曼險怪詭人以方許用晦蓋許亦公鄉人生平最好其詩故似之

云又工於滌翰頗得唐名家歐虞筆意人往往得公手書
藏之暇則與其里中人為社會又素性好儉約不喜奢
有衣冠洛下之風焉歲庚午遣子有文受易於東子子威
因謂之曰子有志於孔孟之學人方譏子迂而目以為異
吾不以為然吾亦老而有此志惟吾子堅其所信向求相
與不忤此心可矣夫方遺外榮名陶其情於山水詩篇間
若曠然達矣而復語及友人者欲相與求不忤此心以從
事於聖賢之學雖有志未之逮然既老而一念向往猶動
非亦人所難能者歟公生於弘治之二年正月六日卒于
今年正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五元配褚氏生子女各一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廿九

人子有孚縣學生早卒女適滄州守丁一敬側室高氏蔣
氏蔣氏無出高氏生子一人即有文娶國子生葛應龍女
女二人長適張效聖次適莊金珮以卒之年十一月二十
日葬而墓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始予承乏南雍也聞公舉
社會於鄉里欲如王宣徽故事圖寫其形貌姓名求列名
於會而未果則欲乞其身歸耕於延陵之野與公真率然
來以繼洛下水冠之盛事若里中故有講學之會則予與
二三友人者倡率而為之公時未有此志也今公有此志
而予適罷官來歸方耕於延陵之野依附公方入里中社
會詩篇唱和方新也方請公共講聖賢之學日從公優游

以忘世而公竟已矣子其何以為情耶平其何以為情耶
然則予之為公銘又不但以其子有文之請而已也 銘
曰因母辭官志在承歡里中耆英洛下水冠年當耄耋猶
思聞道既迎友生亦期自效延陵高風千載誰同盛唐詩
篇蔚然稱雄石潭之幽樂哉斯丘公歸於此應幾千秋

承德即南溟唐公暨元配萬安人合葬墓誌銘

武進鄉貢士唐君大卿以從父太學君應禮聲持郡武郡
守斗城金公狀介予內弟劉子謙來請其父南溟公及母
萬安人墓中銘將以今年十二月二十有六日合葬於豐
西鄉黃塘祖塋之次且曰生母金先吾父辛葉塋祖塋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三十

若干年矣茲亦敢而從焉父命也予少嘗過遊昆陵幸接
見南溟公其氣貌溫溫然蓋有道長者而公為老成先輩
予方弱冠時即幸蒙公許可耿耿于中未忘也今重以貢
士君之請其容可辭按狀君諱鵬字文舉南溟其別號也
世為常之武進人高祖諱誠以子平樂守諱復貴贈大理
寺寺副曾祖諱衡以子福建叅議諱世良貴贈兵科給事
中祖諱世隆號竹菴生子諱欽是為半軒公舉弘治丙辰
進士觀大理寺政未及授官而卒先娶秦氏繼陳氏陳氏
生二子長即公也公方八歲失怙教育於陳太安人年十
二而補郡弟子員凡試場屋者八卒業南雍試者二奉母

命謁選天曹又應京闈試者一竟不遇選授山西行都司
歷迎母養官卽僅一載而丁內艱來歸服闋補萬全官
尚全者凡幾年而以衡冒風雪患寒濕症乞致仕書三上
始得請家居若干年而卒其年為萬曆癸酉八月三十日
距其生弘治庚戌十二月之八日年八十有四萬安人出
自邑右族父諱有餘母鄭氏初以擇配歸公既歸公若干
年齊眉以老而先公一年卒年亦八十有四側室金即大
卿生母也年五十有六公生有異質自童稚時即能文受
知督學王嚮陳公蕪以行優蒙賞鑒稍長而師從父有懷
先生與從弟子先師荆川子互相砥磨震然以學行為郡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卅一

中所推郡中諸弟子及公之門登仕版者後先踵相接而
公竟不遇殆亦命也夫初任山西能稟受母訓為廉吏庫
藏羨餘頗豐厚例屬之公卻不取邊園有急莫肯住守者
公則毅然請行憲使以為賢檄署渾源州事能使州人不
好訟又能講明經義使州士子蒸蒸起於是禱久旱雨輒
應心比白日青天政似和風甘雨頌聲輒上聞部使者其
在萬全也職專軍務務以除戎器修馬政參罪錄功為已
任他行能蓋亦與山西同而於給餉餉軍之際殫剔黃緣
冒破諸弊殆盡督撫及監察諸公以廉能交行獎薦剡亦
交馳焉且超擢矣公竟漂然去不屑少濡忍以俟家居以

來日惟葺舊祠時孝享其先公集古方書通醫術以療宿
疾居閒課子孫學文修行與二三鄉老結社會飲酒賦詩
郡大夫強致賓飲纔一至即謝不復往重惜名檢未嘗以
一事干公私老而能自嚴傲又有衛武公抑戒之遺風而
性尤愛教其弟妹弟鳳號梧岡蚤卒而公能撫其孤妹為
王進士綱言母公以寡兄弟而弗忍時時加禮焉親疎內
外告乏者家即無餘間亦一施予而不責報也公平日未
嘗妄取亦不妄費然以樂於為義又未嘗一無所費類如
此安人能事姑當意相夫君能成其行業教子能致憂勤
婦如間能雍雍以和而於側室金尤甚鍾愛其卒也哭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二

卅二

哀尤婦行所難能追晚歲以喪明遭疾遂不起而金之事
公與安人也能不憚勤勞數十年如一日公遊太學及宦
途前後五六載獨留於家門以內事無不待以井井至於
教其子讀書成名亦其功居多焉蓋公惟以身範刑于其
家故能使家人宜如此而安人能撫金有恩金亦能順承
安人無違言即膠木小星之賢亦無以過也於乎若公可
謂難矣子二人長連卿次即大卿皆金出女二人皆安人
出長適國子生李志遠次適府學生徐向春連卿娶某府
典膳左某女先公幾年卒生孫男師數縣學生師毅師遜
凡二人大卿娶某府審理將某女生孫男紹美紹科紹慶

亦三人孫女二人曾孫男七人曾孫女一人其與議婚姻者皆郡中名門也所著有致政集若干卷藏於家於平以公文學行義雖不獲顯遇於身前然有子能繼其志於後贈之典方有待諸孫者方蘭岳而王立雲仍之秀又方相繼起未艾也而公與安人又並以壽考終若公尤可謂難矣是宜為銘銘曰黃塘之丘卜為幽宮伊誰居之曰南溟公萬氏安人惟宅攸同側室者金亦是焉從百千萬年家室猶然所能者人未定者天待子龍章以貴重泉我並為銘真珉是鐫庶以永其傳

江山簿懷南吳君墓誌銘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卅三

武進縣學生吳中禮與兄中道將葬其父懷南君於某地之原自為手狀來言曰吳之先出自吳季子元至正中有春四者自姑蘇始徙居邑東南斛斗里入國朝五世祖譚領永樂癸巳鄉薦授湖廣道州判官生敏學敏學生叔權叔權生良端再徙居今河墅里生先大父靜夫號南墩由靖江縣學生奉例卒業國子校陝西翰林衛經歷娶給事中唐公勉仁女寔生先君諱國平字允恭以先大父早世欲識永思故自號懷南云先君於嘉靖癸巳補邑弟子負屢鄉試應天不利應邑未歲貢隆慶戊辰授浙之江山簿再踰年罷歸又再踰年以疾卒始焉就選以不從

人言有所求託於銓曹也竟授此既而之任又以不從人言有所承奉於其司府諸公也竟止此平居謹身脩行尚義敦倫養二姊撫教其子女調九族婚嫁其孤貧惟儉惟勤惟信惟禮以此終其身此先君行已之大凡也疾且革戒道等不肖孤以諛墓之詞識者所恥即不建慎母蹈此後也必不肖已但識吾姓名與吾所自出及生死月日而已主客唐君某於道等中表為兄弟嘗許以狀先君之行為請銘墓中石今走使京師遠未有以應也敢以為請惟念塋期已迫幸許之銘予少從荆川先生遊嘗知有吳懷南者乃先生橋梓行義高天下君又能以諛墓為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廿四

真可為唐氏甥矣夫今世士大夫家每不吝緡儀腆贈求美詞於身後不知自有道者視之真可恥也予亦嘗恥此謝卻來請者有矣而君之遺令適與予志雅合焉即無主客君狀亦當有以表著之况既諾不終負歟君生於正德辛未十二月三十日卒於萬曆乙亥十月之七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龔氏鄉貢士進山大倫女也子三人長即中道初娶玉山丞徐公長春女繼娶德府典膳宜興蔣公洋女次中德先君一年卒娶廣州府經歷姚公維精女次即中禮學於予者也娶周公之才女女三人長適全州同知惲公泉子國子生華卿次適國子生毛公誠子縣學生中

孝次適國子生丹陽孫公守賁子一陽孫男二人自明
張公瀾女自新娶庠學潘公士奇女孫一人受蔭公某
子士魁聘曾孫男四人重慶重祿某曾孫女二人俱未
聘字 銘曰生不濁世趨一簿之仕已履之悔如死不喜
墓設此身之顛末但斬直書儉勤信禮是君平生君不求
名乃君所以得銘予言也公勒之馬鬣之封於乎尚其無
忝於延陵君子之高風

懷東賀公墓誌銘

公諱鍾字汝功以乃父號東樓於其歿也因自號懷東人
亦稱爲懷東公云懷東公卒既塋馬墓堂次且七年歲戊

美鳳閣文集

卷之廿一

計五

辰其從子計部君邦泰始授予狀於潤西之樵務請公銘
予妻賀恭人爲公戴室王氏姊之女出自邵因其早喪父
母也有爲已女許以繼予劉恭人室自予爲諸生時已稟
公相知故予非賀氏門壻然心許壻於公久矣今其既塋
也墓中之石尚闕焉未有爲銘者此非予責而難責乎按
狀賀本出自漢侍中慶純氏避諱改今姓其先則慶父氏
齊公族也侍中公而下二十三世有謙兄中者宋紹興初
爲給事中權吏部尚書自汴京徙寓南渡家吳越間曾孫
善甫在勝園時始徙居丹陽縣之南次子德高仕爲鎮江
路判德高孝子欽自縣南再徙將墅里欽生以忠以忠生

生愷生教教生玘即東樓翁娶鄧氏又置側室夏氏周氏
生子男六人鏡總鏜皆夏出鏞周出公與計部君之父
則皆鄧出也公生而體貌豐偉有堂堂之容人稱東樓
翁子多才公於諸弟爲長其才亦稱長雄焉公每懷慨自
負曰才與在我國當伯耶而兩幼弟鏞若鏜日向於成立
亦惟公能爲長有以教而才之也初業爲儒嘗受學永州
守唐有懷先生先生大中丞荆川先生父也其人爲里中
所推故公首及其門既而以承家早遂展舉子業例授江
西饒州府照磨然非其志也而鄧孺人又方在堂竟不果
之任乞休致歸歸則治花園於家後邀所親親族日相與

美鳳閣文集

卷之廿一

計六

徜徉乎其中蓋無日不飲酒亦無日廢詩卷不吟我地而
陶然若忘世乃其教弟姪輩讀詩書爲儒生期以致用報
時則又非果於忘世者也周貧恤困施及於九族九族中
有貧無歸者人予之田自數畝通增至數十畝以輩行賢
否爲等差凡二十餘人共計給田二百餘畝又量給館穀
之需教其子而婚喪不能自辦者各亦量有助人以擬公
范資政仲淹而公亦高自比數焉與人落落然甚難於合
然而親情友誼有當繫念者則真意津津視人有疾疾若
痛在躬然又非無其實而務爲名者比也性最孝友母鄧
孺人或時不喜公公能爲孺子慕且仰其面請受手掩面

甘馬慶第五人者非同母產然手足真猶一體有灼艾分
痛之至誠一弟驤為之經紀家事終其身不令有有家之
累也前母姊歸我再從父岳孀久之其既卒也遺三女一
子者公能厚養具嫁其二女撫而教其子一陽為吾黨善
人而女其最初女嫁士人金壇王君案王君以文行推諸
生先蓋公所擇而婿也予之不才亦謬承公知招致之門
下而有以成就之公可謂厚矣厚矣嘗終始公之為人始
焉豪俊不羈所結客亦多豪俊人交游隘閭里而或傍出
他州郡他州郡豪俊人傾意氣相許可公不惜千金締交
他州郡豪俊人重公千金締交也亦往往以身相徇與古
妻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冊七

形於言曰吾他日未嘗應役公庭也今有婿為美官而有
司以此見及焉於此見吾之不求見吾婿不肯為吾而求
人也而此有司者亦豈非強直自遂古所稱良有司耶予
之既舉於鄉也居嘗試問予汝且出而仕矣從官中齋物
歸歟抑從汝家出物供官歟予應以兩不為不敢玷名亦
不敢要名也如此而已公以為然首肯者至再三他日從
子邦泰登第矣則又語之曰吾期汝但學二師二師指荆
川先生與予也蓋邦泰嘗及先生門又嘗及予門故以此
而致屬望意人以公所言皆名言但二師之並推在予則
殊不敢當爾蓋予固頑學先生者非先生匹也狀稱公少
時尚意氣與人言多意氣語晚年重道義與人言多為道
義語於乎似之矣公生於弘治丙辰六月十一日卒於嘉
靖辛酉六月二十有二日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鄒武進國
子生某公女無出今有子邦禎邦祥邦禎即王出王先公
三年卒葬從馬邦祥國子生側室唐出也邦禎娶庠生荆
齊女邦祥娶子三從兄教授君麓女孫男二人學周學孔
學周聘武進庠生周季恒女孫女四人長納金壇范某子
名某者聘子女長者各一以皆邦禎出少者子一人女三
人皆邦祥出也於乎公有仁德王氏母有賢行而生子也
完且俱不享上壽無以食其報於天鄉人每歎之然國子

君頗能世公之家其二孫又方蘭岳而王立天於公其所
以為報者殆遠矣公又嘗言吾詩託得其人乃傳予非其
人也然亦心許公為繕正且成帙矣昔昌黎公集侍門生
李漢刪定而傳久公為此言豈亦有意於予也歟是宜為
銘銘曰公性之真能返朴以還淳公心之仁能約己以
勸人為弟難兄為親令子為時逸民為鄉善士吁嗟公兮
不可復作矣勒銘墓中歷千百祀少豪於詩自比五柳有
託而傳庶可以久於乎斯公所以能不朽歟斯公所以能
不朽歟

仲兄呂漬先生墓誌銘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十九

予兄弟五人伯諱憲四五二弟寅宋予寶行三仲即呂漬
先生也先生諱案字廷和因家呂漬河上故以自號人亦
以此稱號先生云先世安十公諱正自陳陽米始徙居丹
陽之滕村逐世為滕村姜氏三四傳而及曾祖上六公諱
深祖大八公諱昕皆隱不仕先考石溪府君諱金以予寶
嘗承乏內府膳黃誥贈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
先妣孔氏贈恭人而先生其次子也先生生而有異質年
十五為督學靜菴蕭公所取補邑庠生既而又受知侍御
淺齋魏公督學介菴章公近溪張公每試輒高等張稱以
真才子取為諸生第一人前後應天鄉試凡六舉皆不利

既而充貢禮部廷試天下貢生第四人為學士今少傳
養齋嚴公所和許又試應天不利戊辰謁選於天曹授桐
鄉丞逾三年辛未擢黃巖尹不逾月而卒於官於乎先生
之志大矣乃所遭竟不如豈非命歟其為丞桐鄉也主督
鄉賦即鄉賦長尋常供應亦一錢不妄費聽斷不煩尺箠
招納流亡崇德隣界上悉歸業稽查絕戶產而豪右不敢
干以私恤皂林巡檢之死于之棺予之米又予之贖而未
嘗取諸公帑也清勾軍匠竣事旬日間而視篆經年則尹
丞簿尉之職事一身任之有餘也桐鄉賦號難完而獨先
完禁各鄉賦長令勿多取分毫戢其下令不得肆而去後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四十

有碑見思即所嘗禁戢者亦不問賢愚同然一詞也且之
黃巖任而應得道里費亦不納方至而即罷遣府差之病
民者至數日而革收支包攬諸弊欲自至衛所監放邊海
戍糧并清數年積逋以安定窮軍為地方久遠慮而聲稱
遂致籍籍也是惟先生諸子知而能言之矣若其居家孝
友侍先大夫疾於彌留之際而身不解衣口不入滋味月
餘居考妣喪啜菽竭誠以終喪事推祖宅一區讓二弟而
為我兩兄弟首倡率也是惟寅宋二弟亦知而能言之矣
至以不獲遂先大夫教子志每自責而因責及于寶也孔
恭人之亡先大夫適行役於外而予等皆稚齒未詳殯殮

之所自也每聞人呼母而求輒哀而務從腆慎於先太夫之合窆而改為也是則惟寶知之而二弟與諸子或不能知也其應貢而不欲出也寶從京師寄文焉請就選而始出既出而不欲令寶干人也授任桐鄉而不欲赴即宗鄰強之赴而每欲乞休以歸也任黃巖冀稍稍自表見即可以言去皆先生之志也然不獲一遂焉亦豈非命歟二弟與諸子知先生之有才而不盡用為命不知先生之有才而不欲用不獲遂其志之亦為命也是又惟寶能知之能言之然則先生墓中之石非予銘誰銘耶寶生八歲即從先生寢處其撫且教我也視他弟為獨恩予子昌生而孱身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四十一

予又嘗推予愛子撫之先生心所欲為口所秘而不欲言者多為予寶言而他人或不得聞也故最知先生感之深者莫如予然則非予銘先生又誰銘耶先生卒於隆慶辛未十二月二十三日距其生正德丁卯二月之七日享年六十一有五元配嫂氏虞金壇故大理卿玉雲公諱謙曾孫女子男四人士度娶國子生武進鄭子賢諱湊女生孫女一人納福寧州判官湯汝行諱用子日寅聘士言士交皆邑庠生士言娶國子生陸汝章諱韜女生孫男三人志婦志憶志悟志憐聘庠生金壇虞子貴諱弘道女孫女三人長納國子生丁國善諱堯寶子鵬庇聘次納國子生賀獻卿

諱邦靖子學本聘又次納國子生馮子化諱時遇子有聞聘士交娶烏程丞賀東卿諱淮女士廕國子生娶魯府護衛經歷武進潘子質諱溥女生孫女一人納武進故戶部尚書周襄敏公諱金之孫諱季復子希祖聘女二人長適許州同知朱良甫諱民牧子廷傳次適國子生荆勉學先生十二年卒諱曰於惟先生為父母才子不如其顯揚之意為 國家良吏不遂其大行之志豈惟大行不果抑且求退不可遇違其心命則限我陸莊新阡卜吉而藏焉弟為兄銘堅珉是鐫庶經幾千年

石雲居士孫君墓誌銘

身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四十二

君諱楨字志周一字仲壻自號石雲居士侍御宜齋公第三子中舍七峯公第二嗣子也漢孫鍾因種瓜得瓜地登丹陽之西鄉白鶴山下事載縣誌中今祠墓猶皆在君蓋其子孫云鍾之後諱衍者始居包港而遷於嚴莊里傳迄今則君七世祖毅毅生思用思用生鉉鉉生璘璘生統統生方育方育即宜齋舉正德辛未進士由行人選御史育即七峯中舍也宜齋公生相栢校楷與君共五人而七峯公無子其卒也命內子蔣君滿各子一人為其後故栢繼七峯公嗣而君亦次及焉七峯公饒于產然亦內殖而外交號多事君雅志讀書不屑經紀其家數日以落君亦不屑

意閑戶讀自若也蚤歲時郡庠卒業南雅及東廓鄒公之門得聞所未聞遂舉子業不復為升成均積分法亦厭索不復有事焉而歸歸則又求友於予先師荆川唐子往來講論日惟以博極群書為事自六經子史天文地理兵法字書以至古鐘鼎器物圖考釋官小說無不讀讀則必考其時制之詳悉而究其義尤精究堪輿家旁通醫術行於時人謂郭景純朱彥脩復生然非其志其志因好古又多讀古書也且欲為古之人平居為倫理敦行義奉本生母胡及已所為後滿周旋二孺人間色養無或有二友愛諸昆季若性諸天訓子弟若嚴師不徒口舌相教誨也務身範率先其宗鄰蓋念念必合天理事事皆有準繩焉古所謂行不愧影寢不愧衾者君殆庶幾其人矣又嘗為人卜地足力不能遠行每思戒車使以往其療治貧者病藥物多自辦所至凡羸歸之以得痊可致感叩者戶外屨常滿或有贈遺對之若甚愧即一絲不妄納也今相國養齋嚴公始為學士時聞君之賢欲招致薦引焉君但作詩致謝意竟不往總督梅林胡公亦嘗具聘幣致君於浙幕君則旅進退卑客言寧屈已不樂留蓋養齋公賢者能成人之高故可自遂其志而督府有權力能致人恐抗而見容不復可言去也君於去就辭不苟又能因人善自處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四十三

如此人有買君之田而糧額尚存君戶者積數歲直可百餘金而其人故役貨君之僕得其偽書券以為證因要君誓於神君不為誓其人者竟負君百餘金不復還人謂君迂不知君固雅志不屑也名畫法書嘗厚酬廣購以聚所好久之牙籤萬軸稱富矣間出所餘畫遣僕持售維揚僕既遣而適聞江以北有倭告既而予兩人同避寇金壇金壇士人者邀觀畫即所亡宛然在蓋僕實售而陽給君爾君但嘖嘖賞無他言他日歸亦不責及亡畫者曰恐傷主人翁也其務為長厚存大體又每如此海內士君子稱君能識奇字似楊子雲能博物似張茂先其襟懷光霽似邵充夫每一入市無賢愚小大爭追隨人致其敬慕蓋亦有我家先生之風焉於乎若君其亦可謂賢矣生於正德元年六月十一日卒於嘉靖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一元配吳侍御諱閏女繼徐太學生諱鈞女皆武進人吳無出徐生女一人即子長子士麟婦也側室韋生子守敬娶東氏孫男女各二人孫某某所著詩稿二卷十七帖釋文一卷痘疹論三卷藏於家君之卒也謂守敬曰我死必鳳阿兄銘墓目乃可瞑予時方客京師守敬於是年冬閏十月薨君於平坦山祖塋之次先期具述以請予久錄錄世遂未有以應也今始為之銘銘曰惟君之學富比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四十四

朱見於著述數卷無逾執簡以待齋志而祖苟有可傳豈在多乎惟君之賢可祠於鄉遠之監司以為不當豈知邑人有陳少陽亦惟上舍後先同方君有治命銘墓是託墓既捐軀乃始終諾買石為銘著君平生為納諸幽庶幾聞於九京

贈保定府通判慕菴法公墓誌銘

今商賈中蓋有隱君子焉若慕菴法公其人也公諱某字惟實其先世居黎陽元進士魯者尹江山占籍京口子孫遂為京口人魯生觀觀生俊俊生鑰鑰生璘璘行素翁是為公之父暨元配潘即公母生子凡三人而公其仲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四十五

初行素翁與長子懋皆行貨維揚之瓜洲先後卒而公亦備其業相繼為賈人時父兄累責且千金公弱冠年必爾諸微負人既恥小公意法氏從此不復振且群然誚讓公矣公不待語出口應聲承曰父兄喪事當在我弟稍寬我期終不負諸人者且喜且驕訖姑唯唯而退不意公果能如其言無諾責于後來也蓋公既諾微負人也遂渡江而北諸父兄所親厚請停故頃勿急於取償而稱新貸為買易資用是復以買起卒能償所負蓋由此季弟某亦有負于人若干金而先公卒于幼不克負荷公為代而償者為數百曰不可使吾弟有此名亦不可使吾弟之子幼而

受此累也於乎難矣史稱賈人子有心計蓋在追時好取世資以為已利有因貸錢不償至父子不相悅者未聞商賈人能為父兄償責又償及於弟皆非有餘財之時也而公能若是其可謂難矣賈凡若干年始於父中於兄若弟既皆慨然仗大義以相徇終於弟之子挈而賈也貨財能不私取予必公要約必信即同事他賈人亦及以長厚有丐貸者不計盈與縮償與否必終始周旋焉已事寧緩不急也又性孝友且賈且省母潘月必一來歸無曠無怠潘晚喪明視寢膳益勤慎其既失怙恃也喪祭皆能以禮或語及先人時事輒泫然不自禁因自號慕菴蓋真能終身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四十六

慕如此生平與弟某相友善弟之先卒也又婚嫁其子女在諸子先奉寡嫂索能如母養姊氏寡於潘者無長育姊之子皆能成就其志節堂兄某嘗侵公家貲公不為嫌而厚待其諸子每誦范文正公族無親疎之語而思以慕效其為人教諸子若群從業詩書為儒生必以古人行事之善惡明著為勸戒故法氏之族人至於今能不渙散而隕隆公之力為多其子姓今有著名於學校以儒術顯者亦公有以成之也於乎難矣難矣公之輕財而仗義每在於窮約孤苦之中非他人積貯有奇贏者比其屢經乏困而處之每立辦也豈非有賈德又有賈才者歟公生於成化

二十三年某月日卒於嘉靖某年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七
配趙孺人生子男四人某某某即光山司訓應河南
辛酉鄉舉而任保定府通判今同知南寧府事者也公卒
之幾年以南寧君考保定滿稱職勅贈公如其官又幾年
將葬公基山之原具公行狀來請銘予以久待罪未暇今
始補為之因與君莫逆義終不可以辭也南寧君嘗為予
言公好讀書能通曉經傳大旨而平居處事一以小學為
規程最恥媵阿上容中有藏如噎物必吐之人知無他腸
也往往故事公公則愈承以謙不敢當賓於鄉不欲赴奉
例及以章服弗服也蓋公乃賈人中最有道者即稱有道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一
四十七

賈人垂之來裔以補貨殖傳前此之所無亦未為不可也
此豈但古所推廉賈其人而已耶是宜為銘銘曰

弘羊心計王戎籌算徒窺利關未登道岸為親者償時方
赤手千百之諾無責於口賈以利言人人所同若隱君子
則惟有公維公行義貨殖未聞自我銘公播公清芬昭示
來者其僅見於斯文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二 家居稿六 墓誌銘墓表

明故待贈近蘇黃公暨元配何安人繼室廖太安人合

葬墓誌銘

後陵謝公夫婦合葬墓誌銘

景尼薛君墓誌銘

鄉貢士陸典中墓誌銘

封君兩栢井公墓誌銘

徐母陸孺人墓誌銘

湯母孔孺人墓誌銘

賀母鄒孺人墓誌銘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家居稿六

仲嫂虞孺人葬誌

趙州知州前工部都水郎中進階朝列大夫小鰲李公

墓表

中州尹公暨元配劉孺人合葬墓表

龍母王宜人墓表

西麓朱公墓表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晉江周良實校正

明故待贈近蘇黃翁暨元配何安人繼室廖太安人

合葬墓誌銘

我別駕來鶴黃公之母廖太安人卒於家訃聞公絕而蘇
治再三不待報可墓司也兩即行行次於江口以太安人
墓中誌來請既而又以乃父近蘇翁及前母何安人葬未
有誌併請焉予惟公廉能首著當官可謂成身以成其親
者而予也謬承公知契義不可辭況又職舟江口必得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二

而後去也其又可以辭耶按然翁諱科字應魁近蘇其別
號也其先世為郴州人平生以禮律身以勤儉治家以義
方教子孫以仁厚睦族和親尤鍾情於故舊以信義急人
之患難不肯為不善事亦不肯容人為不善事擬之古人
殆王彥方其流也先娶何安人有賢行若干年而卒乃娶
今廖太安人為繼室云太安人之為繼室於翁也無婦人
女子態常視義可否贊助翁為行止撫先室所遺子女不
異已生公初就選迎養也以江程險遠不果來而遣公配
乘安人來公卻還今代已色養母怠於朝夕蓋自是獨居
官九三年而以俸易帛寄為衣太安人置勿為衣也其慈

愛儉慎類如此太安人在室若干年而翁卒翁既與何安
人荏州城北五里劉仙嶺之陽矣公奔母喪去將啓而合
窆焉猶以不能取科第顯揚其父母為憾故因墓中之石
請所以不朽於予予又惟公為別駕及視篆我丹陽繼又
視篆松江之上海皆表表有建白有著稱所以顯揚其親
能自為不朽計多矣固無待予言即予言亦何能有加於
公之自為顯揚自為其親不朽計歟翁卒於嘉靖辛酉閏
五月十三日距其生弘治壬寅八月之七日享年八十何
安人卒於某年某月日距其生某年某月日享年若干太
安人卒於萬曆癸酉十二月之九日距其生弘治乙卯某
月日享年七十有九何安人生子男一人尚正娶曹氏中
嘉靖丁酉鄉試女一人適同郡曹一陽太安人生子男四
人尚明即別駕公辛酉貢生也娶教諭朱絃女尚陽州學
生娶州學生陳錫女再娶曾氏女尚賓尚賢尚正與尚賓
尚賢皆先太安人而亡女一人適同郡凌鳳岐孫男七人
華士華楨華國華胤華聚華敷華實華士華楨華國華胤
皆州學生孫女五人曾孫男五人河清河帶河國河潤河
源其所與結婚姻者皆名公家也昔韓昌黎送廖道士序
云柳嶺得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物產之
盛莫不能獨當也殆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士生其間意

廖師或足以當之而又以為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公父子兄弟既得中州清淑之氣為多又皆能為魁奇忠信才德之士而太安人又適與廖為同姓翁不及顯其身翁之伯子尚正僅列名鄉書而不究其志其一門之祥當盡蓄而大發於公與公家之子姓他日所以能顯揚其親而自為不朽計誠多矣使昌黎子而生於今應以庶幾於一遇者為公家取必焉而不徒致或然之詞於鄉民之所與遊也是宜為銘 銘曰柳之清淑鍾於黃氏之一門黃氏之清淑又鍾於別駕公之諸昆非翁孰濬以源非兄孰昌以墳非公之代興又孰與並立而孤寡惟父母兮歸於茲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

藩顯揚有待不朽而常存劉仙嶺之陽稱千古高原焉則黃氏在柳固自有可以傳者誠又何待於予言也歟誠又何待於予言也歟

後陵謝公夫婦合葬墓誌銘

侍封後陵謝公卒既葬十年矣今年庚午以元配巢孺人之卒也將合窆焉其仲子知上虞縣事良琦持再從父蘭陵歲貢君所為狀請予合為誌銘納諸幽子觀狀所稱公與孺人事於典鄉稅及教其子二者為最詳予家去武進數十里而近知武進典鄉稅者往往以不能而破其家其能者則多狡而豪善伺令長意旨者爾蓋武進之愈此役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

也大率以五年而一周周以五年則家之登耗不能常為或通而貧既多利弊不堪而其始報在官也里胥實緣為奸蔽則富者或又以幸免於是其後常在貧者及狡而豪者官民兩病而公私俱困又見今世人教其子者既未能身為義方之標則又擇師多不得其人即得其人館人者亦未必推赤誠以相與有以尊禮而奉之也其所以教又在希世上容乘時利圖顯榮而已而未聞以漂然鄉稅也既不欲幸而免貽其累於宗鄰中人又非狡而豪善伺令長者而惟勤以從事出納勾稽未嘗委他手其綱白種運於京師也以幼弟妹子女屬之於孺人而手記田廬資產之數及其創置之月日於所居棟樑戶牖間備不虞之覈其詳慎如此又嘗領鳳陽銀解以寸人者腰纏七千餘金聯轡行山谷中盜睨其傍則之野投逆旅主人而停騎解鞍焉因與同事人博塞以嬉無恐怖容見顏面由是盜不疑而去人以此多公之有量亦以此見公之才其延師教子也畢誠盡禮久而愈加隆故公家塾多名儒為師而一子良裘及時皆少而文長而蔚然有聲於公固身為義方標則不但乘時利圖顯榮而已而孺人亦終始能左右公蓋公之萬里外孺人每辦虔致禱祈安全而二

子取賢師友其資給之豐腴也得之母氏之恩勤為多不但公能為教而巳也今吾虞君登戊辰進士第雅志於清修為一時循良吏稱首南家嗣袁亦且卓然不羣與其弟並以行義相高非由公孺人教之之善其何以有此而公之才其未及施於用者不將於子之身而究其志也歟狀又稱公嘗出粟以賑歲饑能善族尤厚其異母弟雖孺人寔與公同心又稱公最好客類陳嘉威遵與人交久而能敬因貸無不如意有授室傳食數十年如一日者似孔門所稱齊國之平仲善解人紛爭而不忍以氣力漁肉其間里人以比王彥方雖不業舉子然頗通乎史類知詩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

尤工草書法人又以此近代張東海汝弼維孺人米鹽靡密能劑量其豐約有無令不至匱乏而小心畏事每又有以相濟而相成焉至於事繼姑能盡婦道不吝橐中裝擇文士為嫁所遺幼女而雍睦稱娣姒間無間言下至臧獲手為紉衣履分飲食動有恩意以逮之其自御不上鮮華一襦三十年不棄也而慈愛尤性諸天如上虞君所揮涕而書殆種種皆可匹其休於公也於乎是宜合為誌銘不忝矣謝氏之先蓋睢陽人宋建炎南渡有諱某者為尉於武進因家武進凡七傳至諱福行幼三者於國朝洪武初始定居人孝鄉丘莊里其遷於謝店灣濱孟河而居也

公之祖號隱耕諱所者始於謝店灣能大其家以承先而裕後自公之父天相始而公家之取科第則自隱耕之祖運同公諱芳者始也孺人為通江里東皋巢翁長女巢謝皆城西右族蓋世婚云又按狀公諱元寶字子善以父天相號西陵故自號後陵示先緒當續也子二長即良裘縣學生娶上舍君白蘆鍾隣女次即良琦以戊辰進士知上虞縣事者娶上舍君節齋賀鏗女鍾賀皆丹陽人女二長適陳綱次適憲副南江鄒公之孫交孫女六出良裘者五良琦者一憚壘及縣學生蔣如玉乃袁長次壻也餘未字公生于弘治庚申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嘉靖己未八月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七

二十九日年六十孺人生于弘治己未五月二十九日終于今年隆慶庚午二月十二日年七十二其葬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其墓地則在安善東鄉太平河陰之原去其家五十餘步而近公生時所自卜也予未及面識公而公之子上海君嘗及予門與其兄皆有志能奉公家教欲以行義顯其親而蘭陵君則與予同遊師門者其人之言皆可信故為之銘

銘曰太平河陰安善鄉東是為謝後陵夫婦所宅之幽宮家國之傍有丘其崇宛如生平遊處室家相與之雍容昔誌未備今也則同豈徒以此光顯乎其終行且見龍章

寵褒兮在馬鬣之新封於以勒公家休美於無窮

景尼薛君墓誌銘

景尼薛君故陝西按察副使方山薛公冢子也公卒之明年君因葬公陽湖之南哭公哀又以積勞成瘵毀而卒其又明年君之子敷政敷教將葬君公墓之次持鄉貢士徐君士彰狀介予再從孫鄉貢士志禮來請銘予惟方山公方忘年交於予予嘗雅知君方亦款交君之父子不謂兩三年間君父子相繼云亡每言及輒酸楚銘其何可辭按狀君諱近魯字孔隣初號少尼後乃改景尼云君生十六年而補府學生再越歲就試督學院襄然為諸生第一人

景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八

學使翠巖黃公亟稱君君文譽日隆超于鄉舉以監臨一君者與方山公有宿嫌辭不入試乙卯以此君由南臺出為郡太守又辭不赴郡試君由是遂差池文場年四十且二矣僅得充歲貢生一試於天子之闕廷人方以晚成期君而君竟已矣於乎惜哉於乎惜哉方山公取高魁潤視四海其於人也少許可然獨嘗許可君公文浩瀚博大氣勢如江河君所作溫然如春玉公為人高介而峭直君則默默乎若不足恢恢乎若有容此兩者君於公若不相肖似乃君實能得公之精深而又寬然仁且厚為公所取故其家庭父子若相師友然有

以相濟而相成每如此方君受知學使黃公也黃公意君有所屬聞嘗以叩君君一無所以屬監臨為郡守者以方山公之故波及君且中君以危法君屹不為之動其不可私不可恐以私又每如此君時過閭里布袍葛屨從一二童奴人不知其為貴公子有知者則嘖嘖私相與歎贊其賢不獨世之佳公子而已也公生君晚生君之弟近洙近邨近允尤晚公疾大漸時將分以其所遺索筆大書曰某若干某若干蓋以三幼子與君之子分而六曰吾死後如吾言君不敢違公之命聊以勉承之於公之身而然歆明已之志又思所以善承之於公之身後也室廬取其耶隘

景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一

九

者田疇取其僻且下者服食器用取其樸簞者雖中分之其實則猶然四分之爾君性至孝自穉齒至成人未嘗一日離公之左右公宦九江從九江宦留曹從留曹再宦浙亦再從浙惟陝也遠母氏馮安人不能俱則與馮安人俱而白雲之想時時興於懷則其心又未嘗一日不在公左右馮安人之喪君居之哀而有禮比居公喪既由毀疾且革以服未闋也屬二子麻衣殮二子者竟從君治命麻衣殮於乎君之志其亦可哀也已君娶劉氏生子男三人長次即敷政敷教俱縣學生又次敷敬女四人孫男五人其元自方山公而上曰卿曰瑛與敷政等諸子女所婚嫁甚

載家嚴世系中茲不再述其生以嘉靖壬辰九月初五日
卒於今萬曆乙亥十二月十四日年四十有四子又惟君
有文宜遇而顯即不過而顯宜有所著稱以自表見於世
其仁厚又宜永年乃不一然豈非數也與君以近魯名蓋
方山公之意歟令慕效魯諸儒而公所纂憲章錄絕筆於
弘治正德兩朝餘未就緒也予嘗勸君續成之君唯唯竟
不果聞魯諸儒有石徂徠介者年僅四十一王深父固有
志著書書未具而早死年僅四十三君承親意歆為魯諸
儒有志著書書未具而早死也其壽年亦適與兩君者後
先焉又豈非數也與兩君在當時雖不為過然尚有薦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

者其身後又得歐陽子王荊國公銘其墓庶幾有可托而
傳君今無有薦者予言也鄙又無可為君托而傳是則於
君為可惜予自惟則又殊可愧也雖然君母馮安人始妊
君方山公夢人昇以硯因小字君硯微蓋期望君以斯文
之作述君即不符此夢君之子政若教方以文學蒸蒸起
方將續乃祖所纂以成君之志其為硯微也不於其身乎
其子其所符當又遠且大矣然則君不待予言當自有可
傳以與石徂徠王深父兩君者並也是用為銘銘曰
君之父子其性稟之殊也君惟寬以用情於親心不相違
而實相成君之子弟其分授之均也君惟遜而不爭於親

命雖勉承而實善承避親嫌而試寧不與也因亦猶亨在
親喪而殮必以麻也死亦猶生繼君之志在君經庭於乎
使君之子而果能為君著稱也則親夢之符即不應於君
之生將不於君之死而硯猶有徵也歟

鄉貢士陸與中墓誌銘

萬曆庚辰六月二十三日平湖鄉貢士陸與中卒越明年
辛巳春二月與中之子基仁等以伯父五臺司空聲來請
銘墓中石予惟五臺公與予先未識面未通尺一之時基
為考功文選郎中也以子由史官外補時時稱薦之當國
者之前予因公薦得內召公時家居笑指以予南司成被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一

論勘受誣枉為平不能平復稱冤力薦於後來當國者與
中時為國子生且就鄉試猶使之執弟子贊及予門蓋公
謬謂可取歟其弟亦謬相取如此而予事之得白亦公昆
季為白之力居多然則公昆季與予不但道義相知即骨
肉相親契亦蔑以如矣今有以予其忍不銘與中乎按狀
與中字光宅名雲臺其號父為刑部主事封大理胥峰公
母為沈淑人繼為後之父某部司務某號公母談兄第四
人仲光裕鄉貢士叔光祚陝西督學副使長光祖即司空
公也與中孝友天至奉兩父母皆能得其歡於仲叔兩
君事惟謹若司空公則嚴事如父云少能文十五補邑弟

子員即知慕陽明先生之學師事其門人入室者錢王兩公稍似有悟因自號覺菴覺者覺也謂有所覺故更號覺也庚午鄉薦後每留心當世之務如四方利弊所當興除邊撤事宜所當講靡不旁咨而悉究先是倭奴為亂海上所遇殘破與中部署家僮及鄉民武健者防禦之賊聞駭而遁箐山者其父母所葬處西有埭溪環四山崴崹苦潦與中築隄捍之隄成而一方無水患歲賴以登人以此稱其才佐所生父刑部公創義田以贖卹其宗卹又自開義塾教其族里子弟治義塚捨棺槨葬不能葬者若干人更設置義倉於母家之在嘉善縣麟五鄉居窪地者已發粟百石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二

餘未及終事而卒人以此稱其義且惜其事之未能成或嘗稍餘即推以賑人之乏困而自奉殊約待所親有恩於談沈兩外家尤有恩恩尤先於諸中表為修先墓而歲時饋遺焉於人無不厚施及師與友尤厚童師湯君友如旌生王生石生死者厚葬之人有稱貸不能應或轉貸以應身後無可以喪其子至質貸以喪親族交游待與中婚嫁者若干人待舉烟客者又若干人以此感其施尤感其能約已而施與中生平若此真可謂賢矣方今才賢為難才賢有其實為尤難與中才且賢種種若此真可謂能有其實矣以居刑部公喪不赴喪官試督府涇陽李公

因此廉而得其人之實旌其門稱為兩浙高賢焉然未及舉用於朝竟早卒豈非命歟初與鄉薦為主司同州馬公得其卷知為有學有養者既而見與中名以得佳士喜亦何後上春官竟無有知者丙子偕計過予於山中為言終不舉公就一道鄉學博庶於人才稍有所成就今併此亦不獲如其志又豈非命歟與中生於嘉靖乙未秋九月之五日距今卒之年年四十有六曾祖振程鄉知縣祖松贈都御史南京光祿卿而父即刑部公果繼父即司務公某也娶姚氏繼娶薛氏薛氏先與中一年卒子三長基仁娶許氏次基侃聘曹氏皆薛出次基信側出女三長適王洪綬

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三

姚出次適屠景瀚又次適沈文珩皆薛出孫男一文餘基仁出與中故世家其所與為婚姻者亦皆世家子女也基仁以去年冬十一月某日葬其父劍圩從司務公兆而西則程鄉公之先隴以迫於期不及預請銘今始來請蓋司空公意也予聞與中晚更潛心內典好生成殺雖魚蟲草木不忍傷人方以壽相期然竟不壽亦命也是宜為銘銘曰既才且賢用不及究戒殺好生年不獲壽顯道惟天云胡其然劍圩之丘新封在焉歸從其先於此乎幾千年

封君兩栢甘公墓誌銘

兩栢甘公邑父母家亭君之父以君奉三年最受新命

為封君者也先是君由丁丑進士除授徽州府黟縣令才優調我丹陽君來後時亦聞公來我士人知公賢者願一見公深居為客之避也我士人無由得而見也今年之某月公來而予適往雲間舉師相存齋先生莫北返則聞公初無恙忽而長逝矣君哭之哀若不欲生存者既而絨致邑博劉君而為狀寓書山中請予文莫以銘墓石於某日子惟君吾賢父母公吾賢父母之賢父銘其安可辭於是姑停緩赴弔期即為之撰次如左云按狀公諱文炳字賓卿兩相其別號也其元本我丹陽人宋嘉定間諱仲銘者始徙居江右虔州之信豐遂世為信豐著姓八傳而至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四

和鼎公和鼎生榮榮生瑞珍瑞珍生官瑞珍公大父官公考也官娶張氏生文重繼娶吳氏生公公自幼以神童稱書過目即成誦初業易既又改業詩剖析疑義老經主理不如既又淹貫百家子少年十五與兄文重文重子士傑並為邑學生有時名既而兄父子相繼故獨公在先公所屬意惟公衆所稱許亦惟公乃屢試文場竟不偶而以先公謝養繁事君能繼其志於晏年取科第也遂棄去舉子業不復從事而日惟娛侍吳孺人色養焉君始在縣公或時至縣縣故僻而簡君每退食侍公飲飲或時時醉蓋暢然放懷也既來我丹陽君則以地樹瘠事浩穰奔走聽斷

無寧畧即時乎侍公公不樂或因酒以致疾恐煩君憂不一語及也今稱無疾而奄然逝殆以此君之哭公哀而若不欲生存其不以此也歟公天性孝友其襟度襟然塵瑣之表而不可以涯埃事父母竭力為養居父喪專其責於為葬祭不以貧故儉薄於送終不以有兄故有所推託而悵惜兄雖出於張每因心友曾無有異母嫌兄亡而士傑之弟士仰輩無可為生每有以周恤而培植之曾不以異母兄之子不之猶子也素不屑治生產時或饕餮不能繼則怡然語其人曰天豈終饑餓人乎彼輩歎而樂者亦人爾人有橫逆相加每亦怡然受不與角勝負尺寸間又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五

平生別無嗜好惟好飲酒每誦李白詩至自古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之句輒念輒會心輒撫掌贊嘆丁丑秋患瘧症諸醫皆治不療矣獨他方一人來繞投劑即平愈俄而其人死人以為神咸異之君輒心喜謂乃公獲神佑可冀長年也今方以奏三年最封公如其官君輒又心喜謂乃公長年可長享恩榮未艾也乃不謂拜命之期即公彌留之日然則君之哭公哀而若不欲生存也又不以此也歟公卒以今年癸未十月二十四日距其生嘉靖辛卯九月初八日享年僅五十有三元配今封孺人吳氏司理吳公魁女生子男二士价即令君娶吳唐女今亦封孺

人士佺娶江應龍女孫女一城姑許聘邑學生曹梗子某君出也狀稱公坦夷洞達一無機智利巧其神所交遊在葛天無懷之世其度所超出在勢利榮名之場其孝友稱於家其信義行於鄉里信據此此可以銘公矣狀又稱君之治縣與今治我丹陽也公每以約已愛民為度訓君奉惟謹所以節愛我丹陽也加於縣我丹陽士若民無論賢愚小大罔不因感君以感公而愚父子一門為允信據此此尤可以銘公矣銘曰始於我乎源流終於我乎歸休澤陰被我乎兩年名且由我乎千秋我今為銘將納之乎幽於乎斯其甘封君之首立乎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六

徐母陸孺人墓誌銘

徐母陸孺人者玉山丞徐長春之母故太學生潤濱徐君室人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學士龍臯陸公第五女而予長子婦孫氏之外祖母也隆慶己巳某月日子承之南國子而玉山君適來督糧運於督都其自督都聞孺人訃也則衰絰踵予門以誌銘請曰吾母婦而節有年矣方受旌而未之待蓋言及而哀彌不自勝伏於地幾不能起也予惻然憫而許之既而持恭藩少南憚公所為狀來又請又哀彌如前時既而予以待罪故里忽忽踰二年為今年某月日孺人既即厝玉山君既服闋且上天官補選矣復來

請哀未已乃今十月既望補峽江歸又來請其哀而慕難

三年猶未已也予長子麟娶孫氏婦婦父太學生石雲孫

君吾里中賢者而孺人之子壻也因孫君知孺人婦而節

亦有年矣今又重以玉山君之請若是子其容以終辭乎

按狀孺人出自儒紳家少有志於文學女工藝組外頗知

讀書大旨其於從一而終之義既性之於天且得諸閨門

姆訓及弟兄誦習間有自矣生十有九年而歸徐君則力

為徐君奉祭祀供賓客門以內事諸所當為無弗躬且虔

焉方徐君卒業太學也太學故多士類交游而徐君所交

果良士非燕僻友也即佐以供應之勤勞凡往來饋食之

需隨取而給助夫君進學業取聲譽有鷄鳴雜珮之風焉

先是鄉里中他婦女往往以入僧寺為徐君所嗔一日孺

人偕娣姒有戚屬之行過寺大督徐君意必往殊艱然怒

既而聞孺人獨不往則又殊喜由是夫婦深相得方相守

以百年為期而徐君竟即世矣時正德某年某月日也孺

人年二十有八蓋室於徐纔八九年爾而生子三人者皆

幼孩孺人哭徐君哀且毀不欲生娣姒中有勸以死易立

孤難者嫂泰有賦詩勸之以大義者以此強相諭得不死

從是遂屏居深室不復御鉛華昕夕挾一老媪與俱閱以

外不惟足不及且聲竟不聞矣五宗之人罕有識面者諸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七

兄以事往來呼兒侍側僅一見此外外人者即屏孺不入中庭矣三子稍稍長能教以正兼以嚴故永州守有懷唐公南陽二守湛溪呂公地官大夫仰山姚公木菴葉公司訓後山陸公今荊州別駕王川李公皆以文學行義著稱於鄉間方諸公未第未官時後先延致家塾教三子恂恂為儒生能世其家仲已出繼長伯桂軒君為之後迨其繼父母相繼亡也令供祀事於繼而來歸受學教之與長李同李蚤卒然猶教其子有得卒亦有底於成立郡中稱義方之訓以母氏可方嚴父者惟孺人不忝云孺人既嫁而繼母孫淑人在堂歲時問謁之使相望於道路人不知孫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八

能為患然自是業稍稍落不復如徐君時矣而猶以徐君故饒裕名愈糧庫二役於一時故事報役之在武進者職金穀飛輓又錯及無名供億不可堪庫典公帑出納屬經費不支即責主者應辦此亦惟武進為然主者尤患苦不可堪二役皆大役也承以一家併僉於一時而三子者又素業詩書不識所謂嘗算奇贏也而身兼二大役至不可堪致積逋為累則傾資產毀堂室併售及於墓木吏猶數追呼不少寬假也由是孺人出膳田二百畝令鬻以償焉室廬既盡毀取墓木之餘松不中售者攜茅舍若干間與季婦少而寡者同居處誓不去先人故土以相與共勵其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九

為孺人後母嫁徐君前室吳孺人女既盡解其母橐中裝益以聚為百者五又時時贈遺有加禮人亦不知此女非孺人出也愛翁所遺婢妾焉能守翁志其奉之也禮近於奉姑嘗以此動徐君之感歎初為玉山君納聘黃氏黃氏既而聘胡胡幼失恃也乃養以為童婦且撫且教與所生女同玉山君每定省每教以將上堂聲必揚蓋使之兩相避處童子婦在禮當然爾胡亦竟死又教玉山君四時祭終其身不廢也其教家有法而於上下生死間有恩禮如此徐故饒裕時出所餘調助族中人而族中人有豪茂孤寡規求無度者孺人應之以柔正不與較其人卒亦不

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一方疾且革也聞有司校官
具其節義能守狀轉聞之監司且舉行旌典於 朝戒子
孫勿有所干請治喪命遵家禮戒勿用金珠金帛膳田之
餘充喪禮費戒勿以無財而有所過徐君先所葬地在青
城遠墓所田廬廢不復存矣述夫君言戒徒而近以便子
孫祭掃至於分散奩中物諸子女小大得其宜又戒祭器
勿致有失損則尤一念惓惓所謂死而後已者也夫能敬
事夫君於生前不為難矣不奪其志夫亡而孀五十餘年
猶一日為難能教愛其子女不為難處子女間無前後彼
已愛翁婢成其志處童婦及寡媳始終有恩禮能善體夫
妻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
君之意於既亡為尤難若其節著而不欲旌臨終治命了
了乃烈丈夫偉男子所難能而孺人能之則尤難之難也
初王山君在官時兩有公事差遣皆便道歸依依母傍意
不復之任因孺人強而去在官每欲歸養又因孺人寓手
書戒諭而止其督運留都也又受羈制於官長不獲寬其
期得乘間一省親而母疾方革正君督運自公廨日也故
深以不得侍湯藥受遺命為終天之憾其言及而哀孺不
能起必以得誌銘為請也子孫中殆情有所獨鍾歟夫母
行可稱而子情難已其賢與孝蓋又今人中所罕觀也於
乎是其可以誌而銘矣是其可以誌而銘矣子三人長春

即王山丞今補映江者娶蕭山簿鄭君沂女生春娶榆林
經衛吳君靜夫女皆春娶陰陽正術蔣君監女先卒女二
人長即吳出適德府典膳何君輅子鉗次孺人出適侍御
孫君方子禎即太學生號石雲者子姻也孫男七人有則
縣學生娶張君天錫女有孚娶楊君果女有文娶張君錕
女有序娶王君山女繼顧君銓女有得府學生即孺人所
嘗教而成者娶惲君訥女有章娶周君廷齡女有行娶周
君友諒女孫女八人一適江山簿吳君國平子中道一適
兵馬副指揮楊君苓子應天經府守何一適縣學生唐師
敏一適周道原一適莊輩一適周作一適張應禎一適廣
妻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
東布政司理問周君偉子縣學生季恆曾孫男十一人曾
孫女四人孺人卒之又明年長春等一其家之左遷澗
濱君柩合葬焉遵孺人遺教也
銘曰節不求旌如士逝名伊誰能之母氏之貞其以永厥
聲粹遠是嫌青城來遷於家之左夫婦合焉其經幾千年
湯母孔孺人墓誌銘
義興之西鄉有今之古人焉曰惟賓東湯公應陽而公配
孔孺人其賢淑真足以配公者也予自諸生時嘗館於
其家其子敬謨敬恩敬一敬德敬典等皆嘗學于予因知
公久又因公以知孺人亦久矣某年月日公卒而予自史

館外補西川學使擬為公作傳以聞關世途未果今年二月某日則聞孺人訃而敬思敬德衰經踵予門將以三月十七日與公合而葬於公宇山持狀請銘其墓石予曰夙心也是安可辭昔嘗辱公交而契欲傳公未果也今孺人卒適又以墓銘見託焉其又安忍辭乎按狀孺人出自武進寨橋里古愚公寅先聖六十二代孫也寅父宗顯登天順元年黎淳榜進士宗顯之先諱某者嘗為湖州教授自衡來占籍始家焉今為寨橋里孔氏孺人蓋孔氏賢女云初公之喪元配蹇孺人也室難其繼惟蹇孺人之母今邑誌所載嫁蹇淑女陳孺人多方求而得孺人以歸公時孺人年十六爾而已能綜理門內事無不井井若老成主母然則奉舅姑氏以孝稱翁病助公藥先嘗居翁喪公毀亦毀也張太孺人在堂時公與兄癡龍君約更代仕癡龍君先仕宜城簿而公留養也太孺人病公亦病孺人周旋兩榻間以勞憊構危疾幾不能生而姑與夫子者竟賴以安全人謂孺人賢孝所感某年月日公赴台州幕不數月而聞太孺人訃音方匍匐歸僕婢輩有以太孺人遺貲言者孺人曰此何時暇及此又云奴欲問吾骨肉耶竟叱之置勿問蓋體公因公友能不爭類如此公有庶母曰某曰某孺人豐其養三十年猶一日處娣姒間有恩禮而於姒趙

尤相愛即一飲一食亦無不互嘗而更致焉其未來嫁也公已有妻楊生長子敬善既而又生敬讓又有蹇孺人所生三女者皆孺人有以子女之視二子三女者殆不啻已所生婚嫁之厚皆在已所生子女先而己生長女者轉育於從父與鶴君以示不私公家故鏡裕喜施孺人每助之施晚困於役而窘也則身自拮据且時為譬曉言以安公心公能教善諸子孺人協贊以內訓有中國夫人之遺風至於公嘗有妾亡而孺人哭之哀妻哭妾而哀則尤世俗女子所難能事也諸子非同母產諸子婦皆異姓聚而居惟孺人臨以至均至平而人人無間言人又謂湯氏之門妻鳳阿文集卷之二十二 廿三

內有太和馬蓋惟公能行古道惟孺人能助成之於乎其尤可謂難矣孺人生于弘治甲子某月日卒于今年癸酉二月某日享年七十子男七人側室楊出者二敬善湖廣靖州衛經歷娶真定衛經歷儲道女繼娶深陽陸某女敬讓邑庠生先卒娶和平知縣武進胡某女敬儀四川蓬州判官娶江西按察副使江都李重女敬恩邑庠生娶溫州府通判金陵徐敬女敬一娶太學生沈紹女敬德娶光祿署丞陳恩明女敬典邑庠生娶饒州府同知李廷存女皆孺人出蹇孺人所出女三人適深陽史世謹陸某及某縣縣丞吳麟者是而其次適光祿署丞徐均某縣縣丞王子

煒與諸禮者則亦孺人出也孫男十六人有尹邑庠生有
庠有勲有紀有執有彦有序有禮有定有熹有衡有俊有
望有嚴有翼曾孫男四人學博學性某某孫女十六人曾
孫女三人其所與議婚姻者皆亦名族也敬儀等稱孺人
平居能齊得喪少疾病若有得於養生延年之術者其卒
也從容就枕無一昏瞶語亦絕無兒女子戀戀狀若解脫
然豈其識超尋常心無係累古所謂得正而斃者非歟於
手是在女子中其尤可謂難矣難矣予不及為公傳然因
銘孺人以及公公夫婦真若古之梁伯鸞孟德耀其人可
以媲美而並傳者然則予之銘孺人也非亦所以傳公也

姜鳳陶文集

卷之二十三

廿四

歟銘曰

今之古人曰惟湯公有淑者媛內行雙崇古稱伉儷惟光
與鴻惟公室家亦與同風公子之山宅為幽宮勒詞堅珉
並以垂休美於無窮

賀母鄒孺人墓誌銘

賀母鄒孺人者武進國子生鄒某女有宋道鄉先生之支
派先外舅饒州府照磨懷東賀公元配而子繼室賀恭人
由恩義之蒙撫育嘗奉以為母者也母母某氏幼孤無兄
弟止一妹出自繼母某而母育於其從母某鄒氏昆季家
資厚母之來歸外舅氏也於父從兩厚資皆能讓不取以成

夫子者重義輕財之高致事舅東樓翁姑鄒兩尊人皆極
敬順而於兩庶姑夏及周恩禮亦有加居妯娌六人者長
終其身以好合聞鄉里中稱異姓同心者母為最蓋其女
婦行所難能外舅氏既壯年猶無子娶王氏母生子邦禎
焉母即委門內事不復以經紀關其心既又娶唐氏生邦
祥母視唐若已女而禮遇王若妹然無愠色無妬心蓋尤
女婦行所難能也邦禎幼患顛癇症時時床榻間不能起
母憂念鞠養盡其心與力每嘗一旨必分以與禎與必親
臨視待其竟哺啖乃去老猶杖以往不托之他人也而於
撫邦祥尤勤於其起居尤注意病必憂出必問以歸之期

姜鳳陶文集

卷之二十三

廿五

期及矣必倚門望必令婢妾輩具飲食以待或赴族人招
飲也必以節飲戒夜必待其歸乃就寢不歸不寢也孫男
女連勝前皆一一有以煦其生下至臧獲童婢亦一一有
以養其孤而恤其弱惟於長古姬則每戒兩子婦勿與通
恐或妄識短長致生嫌隙家門也初曾養一族子止既為
娶婦而兩子禎若祥適又相繼生即語外舅氏遺之歸置
情分給生產無溢予無靳施蓋其天性素仁厚而義有所
當裁又未嘗不斷決每如此母生於弘治乙卯三月初六
日卒於萬曆九年正月初九日享年八十有七葬於懷東
公墓之次今年十二月某日也公家世已具予所為公葬

志中茲不復詳今所當詳者祥生子學孔穎子學周生孫
某及王氏女婿皆物故不及送母之終而母於臨終有
遺言以子寶嘗扞護頑祥有微勞為感莫從子恭政公邦
恭亦扞護其子孫於身後為託蓋母之治命皆不可不誌
也是宜誌而為之銘

銘曰生而樂也融融一門之中有周南樛木之遺風死而
瓜瓞綿綿維母之賢衍茲斯之慶於千年母無子而有子
兮既恩且勤子奉母逾生母兮後當有聞有隆者封芳公
與母墳松楸青蔥兮佳氣氤氲人知此為樂哉立令行將
有考予之文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六

陸母項孺人墓誌銘

某年月日南京吏部司務胥涇陸公集其繼室項孺人卒
將以某年月日從公葬于海鹽丁漚湖新塋孺人之子光
岳以其從兄鄉貢士光宅狀同來請銘狀曰孺人出自項
襄毅公族父某號古愚因孺人少喜讀書嘗授以小學
經女訓列女傳諸益焉則命旁及子史是以孺人能通古
今知大義其歸吏部公也邑養公母王太淑人能得其歡
公為諸生方向學不令以菽水之勞分其心太淑人於其
宗黨親屬喜施與則脫簪珥以助太淑人施與太淑人病
進已乳愈之太淑人終則又盡心力於其襄事身終無稍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能厚善其所鍾愛季女適華亭朱某者能孝姑類如此更
部公學且仕數十年不屑意治生產而孺人一一為之經
紀供祭祀極精虔應賓友館穀親遺極豐腆以至賦役之
輸將田租家用之出入無不屬其規畫乃若歲饑而食者
衆饗殮或不給也則甘與諸僮奴採草為食蓋尤富貴家
他女子所難能奉母徐生養死喪無異膝下諸子事長如
沈淑人如其母撫他出子女皆有恩如已所生少子光任
出繼楊氏姑之後後以楊氏有出矣即迎光任歸戒勿取
楊氏所應與家財其廉讓在男子蓋猶為難焉自公之亡
病不延醫服藥惟待盡而已蓋又以為未亡人之道當然
也家由孺人持持頗欽餘健所不遂者教諸子不及其成
名而終人謂天所以報孺人當在其身後二子婦於其疾
之亟也亦嘗進以已乳即不效人謂亦天生孝婦以相報
如此也孺人在室為賢女既嫁事姑嫜承接姒娣為賢婦
子他出者子女與已子同為賢母是不可以不表著然墓
中石款謀所以不朽非先生不可敢用為請幸勿辭蓋少
嘗從遊來菲泉先生於吏部公為同門編修史館時與公
為同官公之子光岳先生皆嘗學於子與子子士麟嘗為
同筆硯友由是通家相知知孺人而公之猶子五臺司空
剛正高一世不輕於許可人獨嘗以其從母項孺人之賢

此之姜姒與其母沈淑人並稱數於人前而貢士君雅有
兄風平生亦嘗謬推予其言不苟可信故予據而為之銘
孺人生於正德丙子十二月之八日以嘉靖丙申歸公公
捐館在嘉靖之壬戌孺人孀居十八年而卒以萬曆己卯
十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四公先娶施孺人生子二先儒
國子生娶孫氏光倫縣學生娶姚氏女一通河南泰政姚
體信孺人生子二其一即光岳府學生娶郭氏一即光任
國子生娶朱氏側室朱氏生女三一適府學生姚邦任一
適華亭吳建中一適秀水曾子傳孫男九克俞克夫俱縣
學生光儒出先詢先讚俱府學生與其弟克謨皆先倫出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廿八

嗣陞嗣堦先岳出嗣奎嗣周先任出孫女六曾孫男一曾
孫女五其所與議婚姻者皆士族而先任之女受聘於華
亭徐尚賢某之家子某蓋某祖師相存齋先生有取於孺
人之間教也銘曰

淑行純全家人所宜賢聲遠聞名門所推丁雁之原終從
夫子子銘在石百千年於此

仲嫂虞孺人墓誌

虞出金壇望族孺人故大理卿王雲公諱謙曾孫父諱部
母高氏先兄黃巖尹呂清先生諱棠之正室而某仲嫂也
先生以隆慶辛未十二月二十有三日卒於黃巖任次下

壬申春二月喪至以萬曆甲戌十一月之廿日葬於武進
界上陸庄新阡而孺人後先生卒以萬曆九年十一月有
四日距其生正德己巳十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三諸子
士度士交士廕等卜以明年正月初六日啓先生墳合窆
焉先生既葬後士度奉例為禮部鑄印局儒士生子志慎
係側室楊氏出女納湯日寅聘者今已嫁士言士交士廕
今皆為國子生士言先孺人三月卒其妻陸氏先孺人三
年卒繼娶為戶部主事深陽鍾小峯諱士榮女納丁賀
兩姓聘者今亦皆嫁士交子志恒今聘武進國子生潘允
甫諱嘉言女士廕子志惺志愉刑部學亦先孺人卒矣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廿九

孺人性嚴重不苟喜笑而居家善操持先生由處約稍致
饒裕居官有慮能聲多其助蓋於先生為能配於諸子女
為賢母云家世及子女諸嫁娶已先見先生誌銘者今不
復具

趙州知州前工部都水郎中進階朝列大夫小叢李

公墓表

公諱方至字如川其先湖廣荊州府公安縣人諱溥德者
始來遷四川叙州府富順縣家縣之鰲山由公因自號小
鰲子溥德生志聰志聰生繼宗繼宗生本是為公之曾祖
本舉其科進士由某官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志聰繼宗

公並以本貴贈禮部侍郎本生子文昌為公之祖以蔭補
照磨而文昌之子鳳舉某科進士由某道監察御史陝
西按察使之副鳳生公公舉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工部主
事員外郎即中降趙州知州致仕卒公為郎官工部也九
四奉差一管修京師之外城能率軍卒躬版築以勤稱
一榷杭稅杭適有倭寇商不至公能百計招徠之卒完課
以才能稱一奉勅理漕事駐高郵高郵適又有倭寇環
其城掠且攻城垂破矣公能誓死守與守州者同心力給
說夷長焚撤近城民舍賊不得緣以上乃解去淮海間人
於公又以忠勇稱最後為江浙徵三省採辦使仍督運木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廿一

漕河疏論有司急事者世宗皇帝以公為能為速急者
皆治於是江淮大木委然至而公以此取嗔於銓司臺諫
銓司臺諫謂公露才而侵官即縉紳大夫士惑浮議亦多
謂公已甚矣某年殿工成公以督木功方蒙恩加食
從三品俸復命還朝方需次轉官而留都論章至
上不之直也公抗疏辯因求去上又慰留焉於是即署
皆待公以生色然竟為當事者所不喜久之竟不得一轉
以外艱歸竟出守趙公之守趙也不以京朝外補為左
有幾微不平於胷中而日惟盡心其所事事趙當畿輔
孔道公身處浩穰冗沓間剖獄訟若風之行視簿書之判

若河之決而於豪黠奸頑其以威稜震懾之也又每若
電掣而雷厲蓋老吏猾胥自是咸屏息失措而境內外良
民則無不欣欣賴藉藉藉有口碑焉大石橋之肇稅計千
緡餘往入私橐者公推以充里甲公費著為令而所自奉
則井汲外一無所取民間也居趙八越月而聞元配朱宜
人卒於家遂棄官歸歸乃鑿舍後洞居之以習靜而肥軀
誤為洞濕所傷遂病痿痺卒不起時隆慶己巳閏六月望
日也距其生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一公娶朱宜人若千
年生女一人嫁杜漸而無子宜人為娶王氏戴室生子長
春屬春女一人嫁甘維梁孫一人應禎長春出長春恭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廿一

慶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講公之卒也長
春由中秘開呼以告歸省歸及見公若千日而公卒其葬
也以某年月日與朱宜人俱大學士內江趙文肅公為誌
公平生納于壙中而長春以手督學時門人寓書山中請
予言表公墓予惟誌稱公事憲副公及母嚴孺人最孝待
庶弟某某某最友愛又最能奉先恤孤睦族黨厚交游而
食淡衣麤視寒素生無以異自公家家富順九八葉相繼
簪纓舉進士者四人而獨公之官不甚顯名位不克稱其
才功業不克如其志然公不以屑意為人所難能是不可
不表見於身後又稱公為九重所知而八年倚署不遷

徒以不得於銓司臺諫而一麾出守恐後公亦不以芥蕘也尤為人所難能蓋公少喜白沙先生之學因卒業國子師事甘泉湛公得其深是以能安義命而忘世情易簣之際喟然發歎曰本無有生焉用惜死遂卻藥而終夫公死生且不入於心况區區升沉顯晦之故曾足以動其中乎於手是公行已之大者尤所當表見於其身後者也予嘗與公相逢沛上又嘗拜公於其家見公美髯而長身其談論每令人爽然以聽其意氣足以傾海內蓋今之偉丈夫也又以文公言可信據而知侍講君長春必能盡發公所未究於將來故不辭為揭諸其墓道如此庶幾公之子孫因以此瞻思於無窮後九過公之墓者亦因此得以仰公無窮云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廿二

中洲尹公登元配劉孺人合葬墓表

邑侯紳莘尹君自龍川改丹陽之明年其冬忽枉書幣走狀於我山中言曰吾大母劉孺人年八十有九以今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家既與先大父中洲府君合葬漢川之毒城印山之陽矣敢請一言表其墓且以兩誌銘見乎曰此南江孫太史尚書傳少巖公文也予惟兩公皆名筆宜足以信君固能文又方以令望膺臚仕恩榮且及大父母如歐陽子自表其龍岡之件宜亦無少讓乃君則以誌納

諸幽必竭於墓道方可表揚無窮而又謬以予言為足采必予言庶其可以表揚無窮也惟君之託於予也重予何可當然以予之不才嘗謬知於君於義其又何可辭耶按狀公諱祿字乾章中洲所目號也其先言之泰和人公父善齋公德弘始徙漢川之池口而孺人家故廬陵其父經魁與善齋公相友善訂姻焉於是公遂委禽劉氏然則公孺人之婚媾亦由先世皆西江產殆天作之合而不為偶然者歟誌稱中洲公事父母孝遇弟執誠及歸黃氏妹素長厚而孺人克助其夫孝友待小即能以禮其小姑嬪子黃也罄奩而遺之公敬祖先而孺人尤勤於相祀公延師訓教諸孫孺人必親嘗所饌奉飲食以致隆禮公好施凡姻戚有所求無弗應甲辰歲穫捐粟米施粥溫賑貧飢者所全活無慮數百家而皆不責其償蓋孺人亦有同心焉至於諷止鄉人之妻導夫以好訟而戒諸孫勿羅綺論諸孫婦勿廢蠶紡業為門戶之光則公既終天而孺人猶留意於化俗正家恩勤不倦於其晚年者也紳莘君登辛未進士第初任龍川或患多盜高禱也孺人則諭以君命不可避難且汝祖汝父之積善幸登之於汝汝第往能不受人一錢不枉一杖則自有永終之譽而所先皆吉矣而果然乃知孺人真有烈丈夫風即公在其所為慰勉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廿三

亦何以過此然則公夫婦不但以同鄉為伉儷其又以同德而稱好述者歟生子一曰巡孫男三長良時鴻臚序班季良淳縣學生而仲諱良任即君也孫女四所與議婚姻者皆名門并其地履歷詳在兩誌中茲不具述述其可表揚者而論之云 論曰襄陽龐公其夫婦隱居樂善歆遺子孫以安然不必子孫榮顯也衛瓘以孫玠風神秀異心奇之惜年老不見其長成中洲公與孺人有龐公夫婦之高邑令君之秀異公猶及見其長成孺人及見其榮顯也然則公夫婦非真歐崇公魏國太夫人其儔匹歟崇公為吏廉亡無一瓦之覆以為生求因生理不得也治官書則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一

廿四

屢廢而歎魏國述以語文忠如此今孺人著戒於一錢一杖之受施而推本祖父之積善訓諭之於君之往龍川蓋宛然歐氏家法也歐固廬陵先輩孺人豈欲習其家父兄長老之傳聞抑中洲公家世自西江其流風本相似而孺人述以為訓歟君改丹陽以來曰廉與恕視龍川殆有加視龐岡撰次殆亦不忝焉然則君固歟為歐陽子固能自表其先者何待予言耶於乎是誠何待予言耶

龍母王宜人墓表

龍母王宜人者 諱贈奉政大夫東溪龍公室人而太平守之貳澄源龍君母也先是龍君以司理吳中倅姑孰後

先兩奏最得 勅 諱贈及其父母既請海虞嚴相國為表奉政公之墓又以同鄉郭虞部狀諸蘇城皇甫司勳公為之誌納諸宜人墳中矣乃今又介端生鈎移書屬予請為宜人墓表將以與相國表並揭諸兩尊人隧道焉予惟予之不肖未嘗奉龍君半面交識而謬為君所深知茲幸以搢軼受任使方自愧不能報君知我之萬分一於來命何可得而辭按誌宜人諱蘭玉出廬陵吉塘王氏王氏在吉塘故稱名家父華母羅其始歸奉政公也即能食淡茹辛屏去其華飾相夫君門以外事人以比孟德耀之於梁公伯鸞平居供饋夫君所致坐上之賢豪呼白擊鮮時常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一

廿五

常無怠意於以為夫君廣游從起聞譽成就德業若山公巨源之有韓氏內子龍君始就外傳時招致同舍兒來其家宜人必分甘以哺之若孟氏母之買隣肉啖其子以示信而於君之少儀蒙養少或有愆違則又未始不小繩而薄戒人又以為有中國夫人之嚴訓焉奉政公異母弟二曰舜曰愛皆由宜人能以母道撫養長成其小即舜死又龍子舜之子宗禹即昌黎鄭氏嫂之勤劬亦何能以有加至為龍君擇配得故相尹文和公女孫取其家聲之清白而不嫌其貧曰門第不在多財也蓋不屑因婦財以致富此惟溫國司馬公能著為訓以風勵類薄俗乃烈丈夫

男子之所難能而宜人能之其尤可謂賢矣賢矣相國表
謂奉政公家世後當大顯可與歐陽氏之龍岡並傳休美
於將來是不惟奉政公心行之大凡與崇公同抑又謂龍
君文學政事才與志皆高出流俗人遠甚當能不忝其鄉
先輩歐陽公之稱名公其取進士且十年而間關世途視
夷陵他外州之遷補亦往往若有合至於夜燭治官書屢
廢而歎其多所平反於兩郡也崇公之所求而不得者在
龍君蓋嘗求而無不得也然則君所以為其父母表有餘
矣表不自為而以季其重於相國乃相國表為奉政公作
也而及於宜人者稍略略故今有取於予之言庶補相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二

廿六

表之所未備司勳公為宜人誌則既兼掩累美備矣乃以
誌納諸幽堂而未獲顯示於人人故今又有取於予之言
欲使誌之納諸幽者庶又可顯示於人人也予於君之請
義既不得而辭因書誌所載之大者歸之君以俟君他日
若歐陽子自能表其兩尊人於無窮且以慰龍氏子若孫
之瞻思於無窮云

西麓朱公墓表

於乎是為西麓朱公之墓公諱庶之字本一其先蘇州太
倉人徙而家靖江也有五世祖政和縣簿諱遠者始祖若
不仕父乾鴻臚序班母劉太孺人光祿鄉江陰友桂翁諱

俱父也公生十一歲即能為文十五補邑弟子員累試高
第前後凡八上有司皆不過僅以歲貢生授東陽丞三年
既滿考遂棄其官而歸日惟以讀書講學為事始號西麓
後更號暮醒子公蓋自有所進而得於自況者真矣予惟
世之務講學者類皆馳騁虛遠而濶略乎躬行其遊於陽
明先生之門者不體究其知行合一之至論又每謂此心
妙在於一悟當下便是不必旁求至令議者持其短為師
門病故今人多不取信陽明之學而疑以為禪乃後來流
傳各別門人自失其宗旨而非陽明之學果不足取信於
人也公少從遊仲兄近齋公又與近齋公從遊陽明先生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廿七

先生既下世也又從遊東廊鄒公其生平志向端雅行義
繁修少能執父喪奉母養長能室其從兄之鰥者周氏姊
貧無所歸又能膳以終其身是惟得之天性固然然亦由
學問之功為多蓋公有所知即措諸行不淺之而口耳亦
未嘗高之而虛遠也若公真得知行合一之傳真可謂不
忝師門者矣公之子甲子卿貢士正裕將以今年十二月
十五日啓元配陸孺人柩而與公合窆焉既自為狀以誌
銘得請於南冢軍應谷劉公又欲予表公之墓而以其師
武康令閻野金公聲來請予昔於京師嘗與公從子鴻臚
居正初隣比居而相善因識鄉貢君偕計時又因而知公

又矣故不得辭而直為之論曰學也者所以學為人者也
 諸學也者講其所以為人者也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殆即
 以明此而學焉者多矣之使其門人人能如公則亦何
 意於學之講抑又何以為陽明病歟公之他行履皆載諸
 狀誌已詳而予所取於公則尤以公之善學陽明也故特
 為著其大者以授鄉貢君鏡諸其墓上之石使來者得
 所考云

壽州守甘君去思碑

前監察文峯陳公去思碑

江浦縣新開城濠工完紀成之碑

大司馬二華譚公傳

金雪窓夫婦同傳

賜遊西苑記題詞

湖山聚樂圖引

節婦蔣氏存稿引

存齋先生年譜跋

高湖王公像贊

國山邵翁像贊

太僕李遇齋像贊

王喚南像贊

武進劉廬岩二尹像贊

臨谿兄像贊

高三像贊

書知倦思還卷

書崇義篇後

書潘氏祈產泰書後

書王氏分書後

諭姪婦蔣氏

善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

善鳳阿文集卷之二十三

家居稿碑傳贊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內江張季思校正

壽州甘君去思碑

碑以去思言謂既去而思故著之碑以示不忘非謂官長在任時可以碑即碑不可以去思言也在任而碑於禁例有之載在令甲無敢或違者然則今之口碑非在任而碑歟曰口碑心碑也蓋惟感於心故不覺形於口其形於口而為碑也巷而惟途而宣家頌而戶傳蓋不祇而詞不石而若鐫者盡賢愚合都鄙通顯晦皆然上之人非可以強而得下之人非有所要求而然者是則碑於口者也碑於口者碑於心即在任而碑亦可矣若方在任時觚而詞石而鐫焉以為碑則諂者校者士而徒能文老胥奸吏而苟以投其上之好者或以為然其在大夫士之賢者愚夫愚婦之有公心者與夫山林高卧之人則未必以為然上之人或以有所強下之人或又以有所要求而然者蓋碑於文詞碑於石而已矣而未必其碑於心也故必有碑於心者之口碑然後去思可以傳亦或可以傳而久矣壽州守甘君子督學西川時所首取士也其典州之三年為隆慶五年壽之正陽鎮有田生祐者以歲貢生嘗卒業南雍亦

予所取其來謁于山中也為予言甘君為守能潔已政尚
儒雅往往來風謠問民所疾苦為消除其怨怨建義倉恤
孤老賑饑貧事求所以濟我壽民亦事事蒙濟也而亦如
意於造士士心懷之表賢顯善不啻出諸口如建專祠祀
鄉賢湯公鼎旌節婦楊氏薛氏皆合乎輿論之至公而脩
築州城不忍勞費及民間鑿小孤疏硤石滯流以免水患
尤州人所感其性儉且勤最精於吏職而持法寬平不純
用誅罰然有一二舞文者輒拉以罪不因忌器故或致輕
貸也尤他守所難能生又言正陽故有閹議之征有無賴
子弟者寔名乎其役中為商舶患君毅然斥去之而安豐

妻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四

塘即古為陂楚相孫叔敖所經始者歲久門閭廢圯火燬
以佃荒輸粟為名因而侵田業失水利以貽害於他姓君
又申明前守果公某所已行盡追奪而還之官蓋他事之
感君我正陽與州人同而此二事者則君所施予我正陽
尤多尤我正陽人所為繫思於君而不能忘也請為載記
君之善政於碑石予固知君者不能無樂克為政之心焉
然君尚在壽未可也既而田生之友人劉如川者處浮者
復來請其子生員緯相繼請未已也予則又私心疑曰數
生者得非所謂士而徒能文有所要求於君者歟既而君
寓書言曰知壽人有此舉不可也已峻拒之固止之矣乃

知君固無所強於正陽之士民然而西來過予之人有自
壽者有自正陽者予一一垂意試問之亦一一傾耳而試
聽之則知君果最於治壽人果心感君而懼於巷宣於途
其傳頌聲果若家至而戶到也此聞君已還計曹大夫行
矣而田生者復來其請如前曰如君信養養已已有古儉
良風自其來守吾壽也吾壽不經之費日以省訟日以清
民日以安全而無事為士者亦日以蒸蒸起而吾正陽之
士民尤日以蒙君之庇而感且日深也請終前諾為書其
善政於碑石予曰嘻異哉田生者為其人而不遠千里與
其友若子再三來其後一來又適君之既去也乃今可以

妻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

碑矣蓋君於壽人既有碑於心者之口碑流傳騰播於君
在任時而壽人者又欲碑之於其既去焉碑也非由論者
也捐者也非由老胥奸吏苟以投其上之好者也生周能
文然非徒能文而有要求者也乃今則可以碑矣雖然碑
托于言予言未必可以信即信亦未必可以傳久君即碑
於壽願予言未足為君重君則何以自為重乎予嘗過正
陽見其人頗恂恂今又因田生以請予言宜可以信君固
西川產西川之閩中有陳文惠先佐者嘗知壽聞壽人至
今猶思之蓋文惠不但吏於壽為名宦其在閩固亦已蜀
賢也予嘗按閩而謁其祠并得其為人矣今君善政既

有稱於壽人又因壽人思文惠至於今未泯者益勉脩德
業於將來即無論楚相功名且與其鄉先達相頡頏雖然
聲施無窮焉予故嘗以文學知君今又以政事知君也則
予言亦因君以重或亦可以傳信而久也已或亦可以傳
信而久也已君名來學字開之號繼齋隆慶戊辰羅萬化
榜進士川之雅州人碑在正陽鎮之北門 詞曰

惟安豐塘曰為芍陂楚相所遺侵自豪強君也奪之以普
厥施其他善政種種而備民之攸暨壽人感君正陽尤異
於碑是記抑惟壽人有口碑焉不鐫而傳口碑自心在此
碑先可千萬年黃河之來其流湯湯達于正陽君澤在人

嘉慶附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六

與水俱長久而難忘惟壽有山山曰八公貌乎其東君望
在人與山俱隆瞻仰于無窮壽有故侯其姓曰陳為君鄉
人君幸勉旃與此公為倫庶幾不忝於斯文

前監察文峯陳公去思碑

嘉靖辛酉壬戌癸亥間侍御文峯陳公監察我蘇松也既
代去且十年矣吾潤士民猶思之不能忘相與建生祠於
北固山之麓伐石為碑耆民歐陽清等來請記予聞公之
始馬及瓜期也四郡之百姓咸相與疏留公既滿二年而
去衆知不可復請留而重公之去則相與為碑以志去思
既去十年而猶思公如一日復為碑也則惟吾潤為然然

則吾潤士民其真能不忘公公於此其真可以言去思矣
方百姓疏請留公也則公在任時也去而在在為碑也則
公方去時也下之人容有希望迎合之私上之人容有要
求固結之意公未必然然在恒情俗念出於一時相臨而
相與者或不免焉若今則公之去也久遠矣民何所希合
公公亦何所要結於其民哉惟公之監察我也以嚴褻施
賑而請蠲則蘇松蒙惠為尤以俗朴而訟簡善人多為公
所喜而時或行獎也則我為最若其察吏治以安民生興
水利繕城隍修學養士塞弊孔清治源所至郡亭官舍道
路橋梁亦無不待公平治而脩葺也蓋所在稱仁焉則

嘉慶附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

我與蘇松等其所及亦彼此適均爾而我則感公教惠慕
於既去也為獨深以百姓則如失慈母以士子則如離良
師孤寡善良如失所倚恃水利城隍嘗沾被公施者又如
河洛之在望保障之繫於懷而橋道往來郵亭憩息之人
亦皆咨嗟歎慕以不得再借寇君為恨如往年疏留得請
時也於乎難矣我士民真可謂能思公矣先是他侍御接
行所部往往以霜威凜然為臺體而公獨不然同臺長貳
或相與竊議之不知御史之風紀豈專在用霜威以為能
得臺體乎蓋聞古有六察察及官人善惡也戶口流散也
農桑不勸也妖猾為公私蠹害也卓行茂才可應時用也

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而及於貧弱含冤不能自申者亦為之申理而昭雪也由此而言臺體自有所當重者在矣故古來名侍御有稱宣布恩澤者有稱仁恕無枉者有以決獄平而天乃雨又稱為御史兩者公於我蓋真能以六察行事以仁恕無枉為心其所以宣上恩澤而為御史雨也多矣今其去而思思之久而愈不能忘者皆淳民良士或以冤抑得公申理或以困窮無告被公賑施或因利害興革而蒙濟於公或以才行之卓異善良可為勤荷公獎且薦也而妖猾之徒與夫黠吏豪宗不與焉然則公所行事雖未為霜威凜然亦何嘗不得臺體也歟亦何嘗不得臺體也歟是宜為碑而予也嘗為八閩學使知公鄉評可乎在官輿論也故既為之記而又系之以辭

辭曰憲臺威稜人稱風紀公之所能曾不在此仁恕宅心恩澤宣布六察是循未爽厥度我北固山其石孔堅雖山之麓公祠在焉山下何有曰為大江公德在人與江俱長茲水與山是惟京口我士我民思公獨久思公也久爰系以辭勒於貞珉千百年以為期

江浦縣新開城濠工完紀成之碑

江浦縣故未有城有城自萬曆八年始而城之有濠則自今年始也先是直指使梅巖蔡公以地方利病下所司令

條上知縣事孔君祖堯如諸父老言書于冊以報云邑故多山水因雨泛溢薄於城城且漸靡鑿鑿漫流經民間浸民廬舍濟民田大為公私患須濠水乃有歸農安田里而城亦可賴以完兩稱便於是公報可令治濠自某月某日興工迄某月某日而告竣事濠延袤若干丈廣深各若干丈西南門為石梁二共計工若干費若干自城之有此濠也象山諸水東來黃嶺諸水北來咸會南門外注于河以達大江於是居者之廬舍田者之田並免水患民大稱便而頌聲作矣孔君功不自居謂由蔡公不可無所紀垂久遠屬予同年友草窓張君邦直具事始末貽書以請記予惟江浦之有城城之有濠豈獨為民其又以為國與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肇建茲邑跨江而東北屬以為留都之門戶邑凡再遷蓋以旁近地增式廓焉誠重之矣時邑未有城蓋方有待後來也惟歲庚辰我皇上允府臣請邑於是始具百雉巍然稱巨麗增勝繁於長江之北面隱然為藩維屏翰於根本之地城而今復有濠也惟侍御公能令其下速有此稱上德意以壯形勢而裨廟謨則是聖祖業所基二百年後賴神孫相繼猶能成先志於不忘明主心所嚮亦惟良臣者能有以仰成其美而不敢息作述之光明良之交茲一役具見之是不

可不紀也又惟我丹陽在留都東南稱要區與江浦同城築而議濬濠重以都水使之督責竟如道旁之舍每推於浮論年歲屢經迄未有成績而茲邑之濠工乃完報在三四月日聞其民力於工作其士人義於倡率其令長謹於奉上令以勤事而侍御公能令其下以經濟才本忠愛心責成千百載之功緒於三四月日之間是亦不可不紀也故為記其事於石而系之以詞侍御名夢說福建漳州府龍巖縣人萬曆甲戌進士予為學使時所首取士也詞曰留都根本重地江浦留都屏蔽高城一方之觀深池萬姓之利高皇肇建初基今上克成先志侍御仰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

大司馬二華譚公傳

大司馬二華譚公名綸字子理江西撫州府宜黃縣人也弱冠以儒士應舉於鄉取甲辰聯第進士初任南祠部主事內艱服闋補庫部既而陞南庫部郎中時倭奴薄留都都下蓋人人恐率又怯懦無敢前獨毅然請募壯士禦卻之公從此以知兵名朝廷從此亦專以兵事任公矣某年某甲子擢公守台台東北濱海倭所嘗出入之地畏公能治兵郡中有所創不敢入台境且三年既而公以治行兼兵功陞按察使之副巡海道寧波既而又以兵功陞右叅政仍兼憲職治兵某年丁外艱尋以廣寇張連等流劫江西奪情起公勦廣寇於江西是年以江西廣寇平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公督撫四川四川妖賊平公又經畧川事如改施州衛於
支羅設隆昌縣於隆橋平宣撫韓氏而改設龍安府於龍
川會討逆賊鳳繼祖於武定方一一有成緒而還兵侍兼
右余都督撫兩廣之命又下矣公於是赴兩廣首討七
山諸賊方設營寨數處扼險守要以制諸搖擻之死命尋
用科臣吳君時來薦召還京尋又轉左侍以總督劄遼
蓋廟堂謂公才當大用尤當先用之於所難而遼居
京左劄為京師陵寢後門朝廷所難計莫有難於
此也公至劄即圖所以善劄後於是疏請造戰車築邊牆
敵臺仍大修火攻具又請選募南兵實塞下兼為邊方教
練師而奏立三大屯營專以威將軍繼光總理練兵庶幾
以戰為守不復用往時擺邊一切舊套由是劄稱雄鎮東
西虜相戒不復敢犯遼矣即小有犯如青山口之長昂及
遼東虜每失利而遁大抵皆公有備無患先人以奪人
之功歲庚午陞右都兼兵侍辛未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
皆協理京營戎政蓋京營廢弛久難於振刷廟堂以為
非公不可故急於用公如此是年冬公以疾乞歸明年
詔起公本兵公辭不可則力疾赴本兵任蓋本兵以中權
慮四方係安危尤甚尤難於得其人廟堂又以為非公
不可故又急於用公如此也朝廷始終以兵事用公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未嘗以兵事辭兵事每用公於所難公亦未嘗以難辭於
乎公可謂偉然丈夫矣方公之在南曹也所募僅五百人
時又年少爾而出以禦倭倭寇兩浙轉掠蘇松勢方張莫
或敢嚮通公卻之若有以禱其魄而走其在台所練台守
卒僅千人當僊居黃巖殘破後而能擊斬擒千百倭於
柵浦於北嶺於楊沙溪旬日間九三戰而三大捷備兵寧
波散遣徵調後閩土著不過千餘人以相從乃不獨戰勝
倭酋毛善等於所轄信地如岑港如柯梅如何家磯如馬
岡所向無不披靡而又能冒雨忍饑晝夜馳嶺道三百里
赴台人之急竟全挑諸海門幾不能守之兩城又能邀破
此賊於新河於太平之南灣陷之泥淖之中使殲焉又如
在江西則張總及林朝義蕭雪峯等號稱素劇賊動連三
省乃指顧間皆相繼誅夷在福建則賊已破莆陽城勢張
甚數千之倭於渚林而殲之於一日若刈麥芟草然仙遊
遁去之倭追及之於玻璃嶺下蔗田中斃而頭受刃者且
千餘餘奔廣界喘息至不能定竟亦死又山寇楊一蘇阿
普藍松山等詭殺漳平魏知縣文瑞皆積年通誅賊亦後
先駢首就殲滅於公在西川則移衛支羅以扼川湖兩省
賊孔道設縣隆橋以制賊衝設府龍州取土官不法者川
人至今猶感恩而頌德語具熊君過生祠記中在劄鎮則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欲為 京師之後門建治安之策於無窮在京營則京營之戎政理在本兵則諸所條上所覆議尤足以潛消氣稜而坐致昇平焉計前後南之僑避之虜西川東廣首功不啻萬餘皆公身履行間得之而本兵以後守臣奏平廣中寇首功一萬二千八百有奇四川鹽平都蠻凌霄九絲等寨首功四千六百有奇三貢禮威遠東先討平逆酋王果以及平虜堡之奏捷共首功一千三百有奇皆歸公居中運籌所致於乎若公之多功其可謂人所難能矣其可謂人所難能矣公文儒時好道家言貌恂恂而息深深身若不能永言若不能出諸口抑不知何以能如此蓋公有膽有

善風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智有量其用兵有節制有方畧乃其誠與才合則公從來宣猷樹勲所嘗效忠於 國家之基本也曩倭薄都城時衆皆恐公獨毅然一少卒郎官乃輕身而輒出此其中必有所以敢當者矣應援桃渚海門也因募衆為糧方饑甚逆嶺道三百里雨中即犯兵家所忌不顧新河之役所乘馬墮深澗幾溺至以竹杖引救僅得濟猶前進而不肯已辛未虜警公尚書尊官矣請獨當黃花以身為 神京及 九陵扞蔽而視死靡貳也即古號勇將一身是膽者其亦何以過之奔北嶺之賊欲從象山向天台公以為此虛聲而令設伏東界楊沙溪何家磯之賊據巢殊死戰致

不可下而今從間道繞出於賊後桃渚海門之賊計不處三浦則必南出深門而今舟師堵截之於深門賊與化之賊計不可不逃逃則散漫而難收而今清河列柵盡扼之於浦林之一隅其料敵設奇屢發而屢中也無異射鴈手之賊中的若公之智則固視樗里子昆大夫畢畢矣方台有倭患而公始為台也且存亡恤孤且進諸生與之講經義而今門者勿斷謁且練兵五防倭了不知台有戎嚴時也仙遊被圍急矣時則威將軍營野外出賊巢二十里而近公去將軍營亦僅二十里而近其氣閒閒即羽書日旁平公應之裕如也他出師亦每若是蓋由公雅量能坐鎮而不驚論者以賭墅卻敵方斯蔑以過焉不知彼情矯而此以誠應此亦豈擬公以其倫歟今用兵無法久矣公獨求之輅鈴始於台繼於寧波所簡卒皆不過千人選有力能舉二百斤以上者而教以剗髮劍法楊家竹鎗法方圓行陣諸兵法其在閩則每令威將軍卡營市中衆如木偶人無或敢出聲而離次公能用穰苴孫武子之道懲行之以信以嚴由是驅以東西而無不順氣指使蓋公善用火貴精而不貴多所以能取勝於所往然亦由公素有節制能練習此兵故少可以勝多如此而又善設謀善處身所

善風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五

務務為所在國所以善復在台在寧波則台浙兵皆以經

公訓練可稱雄於他省在江西添設平遠縣賊巢中以
消弭諸寇盜之芽集在閩則山海皆清而五水寨之修復
尤為灼然之見足追湯信國海上經畧在川則府縣衛之
改設皆三巴思患預防之良畫在廣則設營扼險以處置
諸徭獍令後來繼公者可以因端緒而成功在剿戰車火
器之增製與二千里之濠塹三千餘座之空心敵臺按兵
蓄銳足破從來擺邊之迂謬而逸以待勞可坐令北虜因
蹙至調南兵實塞人以為迂不知用所嘗練習以彈壓騷
軍亦猶廉將軍思用趙人公固自有遠見微意於其間而
人自不能窺公之際屬隨地必有措置規為隨事必有便
美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六

所嘗受恩寵於 朝廷自台守陞憲副大叅外以江西功
陞右僉都督撫福建以福建功陞右副都督撫陝西四川
以四川功陞兵侍右兼僉都督撫兩廣以兩廣功兵侍右
轉左總督劉遵又以剿遼功陞右都陞本兵尚書理戎政
部事其他銀幣常賜外廕子入監者二加宮少賜麒麟衣
各一其祖父祖母及先繼兩室各贈封尚書夫人公卒之
後加贈公太子太保謚襄敏祭葬皆有隆禮又以粵東羅
旁功與一子世錦衣百戶於乎公之功忠於 朝廷信無
負 朝廷於公其待之終如始亦有隆而無替於乎公所
受身前後真可謂恩且榮矣今文臣少知兵即知兵亦未
美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七

宜利益每以誠心展布其實才每因一時計及千百年之
久遠殊不似相沿格套一切為苟簡以塞責公所以能成
功卓然表出於尋常如此又有一焉公始以練兵有節制
受知督府新安公中又以此與俞將軍大猷戚將軍兩君
者志同而謀協其麾下某某皆奉公節制能為公戮力
從事其後如某某各亦如公之能用節制自專闢為名
將公亡諸將感公恩德多為公裹經數千里扶觀而東甚
有哭泣執喪如子姓然者公能受知於人能知人愛養成
就人才能得其死力類如此此又公所以能成其大其成
功所以卓然能表出於尋常萬萬也嘗用公之功而迹公

有身在行間歷試諸難不辭能如公功卓卓奇偉非常者
公於當代大臣誠不可多比數即 朝廷所以待公在今
九卿中亦豈可數數見哉論曰古人謂說禮敦詩可以謀
帥子吉甫文武全才乃所以成德則惟孝友是取焉才固
由學而充亦由德以養成之也今大司馬二華譚公蓋庶
幾其人公才大而學博胸中無所不有其家庭間為子
孝為弟悌為兄友愛殆又公所以克敵制勝忠 君上而
憲萬邦之基本歟公嘗為予言「國家必欲破虜須練游
兵十萬得其人為總鎮無拘牽畫地而守虜至東西往來
衝擊之又或如古出塞以擣其虛當 穆宗朝惜有間阻

其說不能盡行猶幸寓練兵法於三大也營間勝而威強
我邊人往往賴此伐虜謀以生氣然其在本兵時每欲圖
復大寧安薊遼西稍移鎮偏關倚角宣大此真萬世長策
乃未果竟已矣公志竟耿耿齊以沒也悲夫悲夫予昔以
八閩學使嘗獲侍公左右蒙公深知嘗亦自許能知公為
深既而辱與公之弟綵遊又辱公伯兄二嵩公經嘗通我
以尺一又嘗見公二子河圖洛書喪次皆玉立通家契最
總以是得公之論為多知公行事為詳於諸聞見為尤真
故為論著其大凡如此若家世則當已別具茲故不書

金雪窓夫婦同傳

姜嶽南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八

金君諱徹字均夫世為武進鄉村人其號雪窓也蓋嘗自
言曰吾窓與雪相宜有五而吾於五者皆有取焉一宜鼓
琴吾雅善雪窓調當窓而鼓之時乎壯風發微霰集飄急
而窓響也若與琴聲應和吾於此悠然可以忘世情而清
塵慮二宜彈碁吾生平好手談時或以三尺之局於此為
戰場則攻圍擊觸之勢若增而雄又時或戰而勝也即
准碁功成而奏凱亦何以加三宜賦詩時乘興一操
若與渠園相對抽思騁辭不因筆凍而意阻也四宜
涸寒之候吾每醺醺而生和詩既碑碣而酒亦陪
宜教子讀書兒曹領吾言對窓而讀也入夜不

色與窓相聯則天光可以照宇吾於此又豈非一樂歟
吾非雪窓不樂雪窓非吾亦誰能擅而有之然則吾之以
是為號殆非徒以其雪而已念而已也君踰雪窓其自道
每如此居三十餘年而君卒君三子養中履中本中等述
其言請為傳於予予間聞世遠久未有以應也又十餘年
而君之元配楊氏碩人卒本中述其母之平生又言於予
曰吾母於先君之行真若相配然於先君之雪窓所自謂
相宜者真亦若有助焉謂能琴瑟以相友也時乎晝常為
局如音人所稱江村家故事以相從也柳絮因風之咏即
未能侈之於篇章然而載斗酒以待不時之需所以助君

姜嶽南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九

登與者常相繼不匱乏也諸子夜讀雪窓下輒心喜能如
孟子氏之斷機以相勉也吾母之行足以配先君而真能
為耶又如此昔許我先君傳未就也今北堂適捐養敢亦
以請先生幸并許之予嘗於君窓聽君琴與君彈碁曲終
基罷而聞君白雪之歌又嘗與君相唱和相酬酢也既因
君以知碩人養中本中嘗及予門有游揚立雪之誠意而
予子士麟士昌又嘗及本中之門方欲為予孫志恬請婚
於本中而似亦不我拒也於義皆不得辭故雖久卒有以
終前諾述君所嘗自言與本中為其母言者而為君夫婦
同享止為之論云

論曰雪窓惟他三時非其候

也然則君將奚取焉子誠嘗觀之於人其溫煦之氣常存則四時皆春厥殺之守常不失則四時皆冬皆君雪時也不惟其時惟其人理固然爾君守己無喪而於世無所染也蓋能超出埃壘之表而一塵不入於其心曠乎不自昧其素表之貞潔凜乎不受變於炎炎之時態也其胸中常自有雪窓在碩人所以為君助與諸子所以奉君庭訓學焉而不以懈者當亦時時然不但於雪候能然矣窓即不雪君未嘗不雪窓即不琴瑟不詩酒君亦未嘗不樂也君為人固自有可取所嘗自言其無乃亦寓言也歟

賜遊西苑記題詞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我邑薄姚君太和出其先高祖文敏公所作賜遊西苑記託友人張君璋屬予有以題其後予讀之終業見當時賜遊首數戚公侯伯次內閣公孤次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又次五府都督及禁衛近臣最後為六部左右侍郎翰林學士僉都御史時維天順三年三月暮春對時育萬物之候我英宗睿皇帝思與諸臣工同樂太平之盛故有此簡命蓋特恩也而公以少宰得與記稱中官三四輩奉 上命後先導諸公臨流而登高凡苑中佳勝地無不經凡殿堂亭臺無不引以入凡名花殊卉古木奇石無不賞玩始賜酒飯中賜茶終乃賜宴諭以浮白引

滿竟日盡醉能而出於乎君恩如此至渥也即古稱卷阿之遊何以尚公隨地肅記述示不忘即古所謂矢詩遂歌者抑又何以加公感君恩思以圖報後來為宗伯為冢宰憂國奉公之心終其身能不渝又作此記示子孫以無忘君恩於世世公則可謂能報君恩又能示其子若孫以同報君恩無窮矣其為公子孫者以公詩書之澤承替組之餘休自公嗣子璧瑩曾孫明相而後蓋代有人焉今我邑簿君官雖小每思所以服官職雖卑每求所以稱職然則為公孫若君者非亦所謂能報君恩者歟能報君恩非又能報祖恩者歟君其以予言傳示凡公後人有官職則思所以服官稱職以此報君恩亦所以報祖恩也無官職則思所以守身保家服公之訓言能稱為良臣子孫以此報祖恩亦即所以報君恩也公所以作記與予所以題於記之後意皆在此於乎勉之於乎尚相與勉之

湖山聚樂圖引

貫山商公司我丹陽訓且六年比轉瀏陽學諭將行製湖山聚樂圖冊過我山中之廬請言為贈予曰嘻有是我公文行非他師可比數我諸生蓋無不依歸公者圖冊乃公自製贈言亦公自請也此非諸生者之過歟公能正己迨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士其聲望巍然在人我嘉山練塘方藉公以為重諸生者之因公聚而樂也亦寔因公以道義為樂而非若他公者之於光景流連乎是樂也予每過從公領公之論時有契於心予子士麟士昌皆嘗及公之門蒙公與其進昌幸取進士為郎官麟即未如所期以公之教亦嘗為國子生第一人予被論勘應天聞公欲為申理於所厚善侍御唐君唐君即不如公言公固能知予固欲有所施於予予即已其後老然於公之知予且欲有所施於予也終亦不能忘於心茲行也公即不自請予猶當有以贈公况其自持圖冊以請請又遠自踵門也歟諸生者殆以予方杜門欲忘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廿二

言於所泛應而不知予之於公固自不能忘言也公武陵人也楚又有衡嶽洞庭之大觀視我嘉山練塘丘垤沼沚爾公捨其所大觀而將不忌乎吾之丘垤與沼沚也得非以風雲浴沂之樂其寄興嘗在乎此嘗與我諸生者實同此於五六年間而不容終忘也歟今而後諸生者仰衡嶽洞庭之高深於以思公於武陵桃源間而亦不容終忘也其殆猶古來遊聖門者求東山泰山之高觀於海之大而不能遂忘情也歟此或諸生之意而予所為致望於將來者也既嘗和公韻賦贈一章書諸冊而於圖之首輒又

序以引之如此

節婦蔣氏存稿引

蔣氏者予再從子士進妻也士進未亡以前未聞能文蓋悔而不欲名章如是其在母家天家也未聞經師授蓋如前撫臺陽山宋公覽其所存稿而稱以宿世善根得諸性者多云聞氏小弱弟守止六歲就外傳每晚燈與以錢令誦所授書數過即能記其詞誦久之即亦能通曉其大義又久遂能為文然不欲以自見也乃父良暨蔣公每比數及於李易安朱淑貞兩人輒慙感言曰惡用是陋劣人相稱許歟易安失節從人淑貞嫁樵子不得意每形諸篇詠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廿三

中兩人蓋氏所鄙則其志固自有在矣夫亡七年間奈哭文夢賦等作時一為輒毀毀不及也輒又匿時或為守止所窺竊僅得其一二與辭供給書且死而陳情啓並以刻行焉守止云姊嘗賦梅詠菊以自况及他所著稱尚多有皆不欲傳悉毀矣夫文不欲傳自是氏雅志今奈何刻以傳蓋即是亦可稍見其平生爾予嘗忝學使司節義之表揚必有可信據乃許今非刻是以傳亦何以見其平生可信據為親風使表揚地歟然則茲刻也非違氏志而然蓋將藉以聞於當事者欲於網常名義有所補又非獨為氏一人而已也

存齋先生年譜跋

先生以去年秋某嘗踵門拜賀其以八十壽蒙 恩存問也今年之正月遣使以所刊榮壽錄并書幣來謝書有誌銘相累身後為託語心疑之亡何接到太常尚寶三世兄訢音則知先生辭世矣於乎先生其果天人歟不然死生之期何了了能若此某且泣且附使以書中言言之三兄誌銘應有秉筆者狀則我門生所不當辭既而三兄書云狀已煩玉中丞鳳洲公名筆矣作傳其可予又以傳當屬大宗伯平泉陸公某則其年譜乎三兄曰誰某聞先生嘗用編年體自紀其平生有藁草在因求諸三兄為纂修地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廿四

蒙寄以來則憑藉屬草又旁蒐世經堂集中及某所嘗聞見因年編輯為譜凡若干卷云宋大儒朱陸兩公均先生所向性觀學則序辨可見也近代陽明王公其所傳之學則先生亦嘗受諸其門人矣象山譜成於袁李傳三門生紫陽譜成於李果齋由宋迄今李古冲太宰始為更定序而梓行焉陽明圖而譜勒石者先成於文莊郭公不圖而譜以木板行者後成於緒山錢公又皆以王龍溪羅念菴諸公者之刪正而後能成書也譜固不易成尤不易速成如此某於先生譜以一人之手事成之又於一兩月之間速成之此何能有加於前人願受知先生久無可以報惟

先生身立 兩朝其貞忠偉度清操卓識所以結主眷翊 儲危開言路維世風愛惜人才以康濟時艱者最為良工獨苦又前後處大奸兩人間遭忌履危其密謨隱應他人或不能盡知而某嘗竊窺一二於撰次先生生平何得辭矧既有身後之遺命又何忍辭茲為成之專不以僭自避成之速不以草率自嫌又於長君所自具行實不敢言及中丞公所為狀不能詳言者某據先生藁草稍為之隱括而詳言之異以此報先生於九京而已他日者即或為人所更定而刪改皆所不能知亦所不敢計也

高湖王公像贊

人見公面方而願豐有偉然丈夫之高蹤不知肆其外而閱其中惟公也足以稱一代之雄遠望之則昂昂然摩九霄之玄鶴近擬之則挺挺然凌百卉之喬松惟公之才一如其容施不究於生前辰胡為其不達惟公之相宜祿萬鍾公不盡享之殆將以遺公之子孫於無窮歟

國山邵翁像贊

惟翁古其貌古其心儒其衣冠亦儒其胸襟叩其中無不有也如武庫之金聞其言論自以為一無有也如素絃之琴何積之厚而歲之深意者神遊太初而人則居今才堪廊廟而志則山林其所守足以自樂而抱膝長吟其

兄以全真引年而風雨寒暑之外來舉不能侵者歟

太僕李遇齋像贊

暢乎其容坦乎其心愉乎其色煦乎其春風翟氏之門尚勤來蹤歡然相逢恍若二十年前聯袂於南雍一切浮薄世情曾不肯與之同於乎斯其為遇齋李公也歟

王嶼南像贊

純心可比太朴和氣藹如春溫謙謙若無所有恂恂似不能言善人之容善人之心與物無競而不欲與時浮沉毅然風度坦然胸襟為善於躬行自得而不欲為善於笑貌聲音以善受侮俗類則然居之自如公無患焉方諸今人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廿六

真可謂善人長者求之於古其無乃即無懷葛天也歟

武進劉廬若二尹像贊

予門人謝生萬亨與其從兄者萬寶皆嘗受知邑父母廬岩劉君一日持君像求贊於予而君在南雍亦嘗卒業予門為丞武進又予所知也故不辭而為之贊贊曰魁梧乎其貌而抑遜乎其容修長乎其身而僂僂乎其躬恂恂之信溫溫之恭若趙彥相之稱於金壇又若陳南仲之宜於武功勤勞乎其形而競惕乎其中可以名零陵之齋而未暇暇藍田之松蓋有偉然丈夫之具而又有謙謙君子之風才大而用則小志高而養之中者歟

臨谿兄像贊

吾家群從之中壽域巍然高躋昔有若太華之五兄今稱寓武進之臨谿墮不煩乎鳩祝行不藉乎松檟松筠挺然並茂堯李無言成蹊和氣萃兄一門圖像及兄子孫人獻南山之頌時開北海之尊吾今為兄作贊聊學吹簫和埙八袞章服之請尚有待於天恩

高三像贊

居市之環貌則似乎推魯丁今之洗心則似乎淳古有子三人一冠二童或於農末相資或於文史相從屬行有兄行業相肖貌不同圖心實同調子俗寡諧取爾昆弟為作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廿七

贊詞聊亦風乎類世

書知倦思還卷

河東熙熙子左君嘗商而鉤於遠鹽於淮浙間行賈於我丹陽有年矣因乙卯地震之變眷屬皆亡而無一存也遂棄其資負於人者不復取經紀產之餘付託猶子勉為主四時蒸嘗去其家而從玄學馬一日以將遠遊來告且云茲行也益知倦而思還也予素重君為人既為題諸卷首持贈君以道其行矣忽又疑之曰士大夫久於仕途而將告老者託為言以為倦飛而知還似也今君去其家遊於外而亦以為還其還也將屬之誰所歟蓋聞吾人自有所

謂還者還不專於家也姑就君所從事試論之道門人四海一身而天地以為家在園還也出園亦還也人果能元氣元神之交煉而真鉛真汞之兼得也自歸根復命而言有返朴還淳之還自七返九還而言有返本還元之還此二還既在我矣則又安往而不可還也歟行見君以金花玉蒂為行資以黃芽白雪為裹糧吹無孔笛撫無絃琴入希夷之門遊無極之野即山河大地皆吾廬九州八荒皆非吾逆旅也遠近去來無適而不可行住坐卧隨寓而安焉由此而閱風蓬壺丹霄紫清諸福地其皆君所不容思而皆可還者歟君嘗招予入山愧未能從也即有言其何妻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廿八

以道君於茲行雖然予言也固學於玄者之言也君執此而往有所遇試以質之何如

書崇義篇後

蕭陽林氏唐九牧公以來蓋代有顯人焉則石貢元公之有宗祠則始自淮安郡倅靜齋公捐地倡義所鼎建而仁和教諭公祠乃後來分宗祠也歲久並圯衢州郡博賓吾林君士升者致仕還其家出俸餘倡買教諭公祭田又倡修貢元公祠又推請靜齋公入祠配享以昭功德所在以九牧公兄弟唐時應舉浙中道經浦城之梨嶺後皆良牧聲鋪名九牧以此其碑亦緣歲久頽毀矣欲請諸

筆者修復之老猶奔走未已事事念念無不向於義不以力不及遂止也於乎賢矣昔予為八閩學使嘗知君學行於諸生中君今為學博冷官義不肯苟取一介歸而僦屋以居無可為生也而事事念念能若此其可謂賢矣賢矣同年壺陽鄭公為著崇義篇將以風示其後人而君之造我山中也請一言題其後予自惟建祠買田開塾立規亦嘗為我族人倡矣詩云唱予和汝君能和於後使其先唱者不為孤而又能唱於今使其後和者有所賴藉在林門為盛事傳之後來者且無窮第未知予家之和者和而又唱者於後何如也因君之請慨然為書此併以俟我後來者云

妻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廿九

書潘氏析產券書後

潘南洲姑丈遺田地八百餘畝而一菴表兄增拓之至倍者二原遺住房不多而創造至兩大所撫姪嘉穀與子嘉言均其教養以至於成立而遺命均分焉此一菴兄之厚處也嘉言承父命果能與兄嘉穀均分無異此嘉言之厚處也今除住房及近家田地遺遺命坐分外餘並闡分後嘉穀以嘉言子女未嫁娶而貼銀一百兩為之助嘉言以伯母王氏年高貼將來送終銀五十兩此則又嘉穀嘉言各盡其道之厚處也世風日薄於析產時往往相爭潘

氏兄弟能敦禮讓仰體前人德意如此難矣吾願其家子孫代有此風永無爭論此又所望於潘氏後來者以嘗叨受一菴兄道義至愛故為致祝願如此耳幸永永遵守焉斯永永為善門子孫播傳休聞無窮也

書王氏分書後

於乎靜泉丈與予為賀氏僚婿蓋氣味相似心相孚方以白首相期也忽先棄予而二孤雲鵬雲鶴方稚齒今賴渠叔父纓溪丈為之經紀均授以產之遺而再三教戒焉即此分書謂之王氏家訓可也二子其永永遵守之不惟藉以成家即成身當亦永有自矣

姜鳳岡文集

卷之三十三

三十

諭蔣氏姪婦

再從子士進早亡妻蔣氏誓死於其夫始馬屑金為末而服之既而又絕粒者兩月餘絕水漿者旬餘矣其父良醫蔣公母江氏孺人暨兄弟某合舅姑兩姓長少守視惟謹不得死則嘗死而復甦也又若有神明呵護之者予雖取其志之堅忍然惜其未諳大義也屬予繼室賀恭人轉諭之曰爾以死於夫為節歟予則以為死非難守其志而能終為難古來稱節義若衛共姜今宜與史義姑者或矢志以之死靡他或刺面以中心不改共姜名著於栢舟之篇義姑未識夫面自史氏筭而來歸邵氏守且三十年

矣為今臺察諸君所奏聞而旌獎表表在人亦或爾所知也爾胡為而欲輕於死歟夫輕於死者第由一時感激

而然孔門所謂匹婦之諒非真知大義者也爾今無出即爾小叔中有所生倘抱養為孫嘗主令爾夫不致斬焉遂絕其祀爾百年後爾夫之墓木猶有人焉為爾世守之此為太義第一爾不念及此歟爾父爾母一聞爾欲死即若不欲生也爾因殉夫倘傷及於父母無乃不可之大者矧所殉夫曾共姜義姑之不若也爾又不念及此歟晉程嬰能保趙孤使成季宣孟之功歟不遂絕後而公孫杵臼則死於其事者君子謂保孤為尤難以其能存趙後也有宋

姜鳳岡文集

卷之三十三

廿一

文山公既被執於胡人猶隱忍未死彼美宗室中有可奉以興復者誠不忍即死耳爾豈不知此歟左傳載雍姬父一而巳等語君子以其不知夫也不之齒夫雍姬信不足齒若縱索願代父死水蘭願代父從戎彼念罔極恩至深重若此今欲殉夫而不顧傷及於父母也爾又豈不知此歟曾見爾手書謂自古聖賢無有不死者殊不知聖賢皆修身立命待其天年之自盡初不若爾之欲以激而死也予賀恭人每稱爾好焚香靜居寡言笑少嗜欲常不食而有仙氣即爾兄爾弟為予道爾死而復甦語亦若有仙伴來相迎狀予聞橫死即不得為仙爾有仙氣當靜養以待

而不當自求死恐古來仙姑者亦不若爾之自求死也今
為爾計爾奩中具既分散小叔小姑輩并獻於舅姑氏父
矣爾舅用爾資買田若干今更給爾若干爾父為爾月給
市房饒直若干足供爾身之終而止知爾不屑多資也予
老矣恐不及見爾守節之成就予子士麟士昌頗知書亦
頗知禮義今屬付以爾守節事令永永為爾外護當不爾
負爾其聽之以衛共姜史義姑為爾標的將來勉為程嬰
之保孤文文山之有待於興復而念及緹縈木蘭之以女
而皆能致不忍於其父勿激而死勿自求死而致橫死也
於夫為完節於父母於舅姑亦不失為孝此爾能事於乎
予言不輕許可也爾其聽之故諭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三

廿二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四 家居稿八祭文目錄

祠堂祭文

啓後祠祭文

黃巖兄將入祠祭告祖考文

黃巖兄入祠祭文

辛未冬告先祠文

次男士昌中鄉舉祭祠堂文

次男士昌中鄉舉祭啓後祠文

兄昌奉差還為祭告祠堂文

祭溧陽始祖兵部公墓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四

家居稿八

下

又祭溧陽祖墓

因遷葬祭告先室劉恭人

祭二華譚公

祭肖泉林老先生

祭林對山先生

祭存翁老師

祭存翁老師祭于墓

祭陽山宋公

祭少宗伯切海董公

祭碧山張公

諸陶二公哀詞

祭胥峰陸翁

祭王龍峰

祭孫石雲夫婦

祭郭古岡 武進承郭培岡父

祭金思窓

祭吳崑麓

祭孫封君 康字父

祭賀默齋

祭李懷翁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二

祭仲元呂濱先生

祭王靜泉

祭雙橋長兄賀氏長嫂暨宗姪

祭黃母廖太安人

祭林母李老夫人

祭王孺人 張梅潭繼室

祭金二舅母薛太碩人

祭王母 懋軒壽堂

祭李母徐太夫人

祭亡姊賀母

祭賀外母鄒孺人

祭郭太恭人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四 家居稿八 祭文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莆田王大道校正

祠堂祭文

乙酉之歲歲又一新長少咸集追慕惟均願垂鑒佑俾我後人永歸于好一門同春是用以牲醴之儀致祭元旦

時惟仲春雨露既濡觸時興感追慕勤劬是用以清酌庶

羞致祭春分

夏至以後是惟炎天麥瓜始嘗敢忘祖先是用以清酌庶

羞致祭夏至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四 家居稿八 四

時惟仲秋霜露零空懷愴之懷感切於中是用以清酌庶

羞致祭秋分

冬至子半始生一陽感慕之情與日俱長是用以清酌庶

羞致祭冬至

啓後祠祭文

我姜氏詩書之澤惟叔父開之於先惟兄繼之於後斯文一脉以啓我後人於無窮今茲某節不勝感慕是用以清

酌庶羞致祭

黃巖尹呂潰兄將入祠祭告祖考文

我姜氏詩書之澤惟叔父鎮實開之於前既建啓後祠凡

我讀書子孫共相與歲時崇祀矣惟仲兄寒勤儉起家無能居官又足以相承而不忝而某之叨有進步兄實能教而成之雖於科第未遂亦科第所自始也衆論僉同謂當與叔父鎮並祀祠中敢告

黃巖兄入祠祭文

我姜氏詩書之澤惟叔父開之於前惟兄繼之於後啓我後人傳之於無窮兄主既入是用與叔父永祀祠中以傳

幸未冬告先祠文

惟祠有規祖考之意訓我後人在明義利凡入仕途倘因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

賄敗與祭不容用以為戒某今所遭初無愧怍罪由欲加

孽非已作人皆稱冤矧於尊靈燭此誣枉應如日星某信

此心祭仍在祠預以情告庶其鑒之

次男昌中鄉舉祭祠堂文

惟我列祖考妣積德累仁以餘休貽我子孫無窮今茲萬曆己卯科賢次男士昌以春秋中式應天府鄉試第四十

二名非昌之能實由我列祖考妣陰祐默相之功實不勝

感慕是用以牲醴之儀祭告尚 饗

次男士昌中鄉舉祭啓後祠文

惟我姜氏發科始自叔父惟兄寔教養成就實又嘗子育

次男士昌今茲萬曆己卯科昌幸以春秋中式應天府鄉試第四十二名實承藉叔兄遺休寶不勝感慕是用以清酌庶羞之儀祭告尚饗

兒昌奉差還為祭告祠堂文

惟祖父積德累行貽我子孫以慶澤之綿長次兒士昌伏賴尊靈佑相之於冥冥之中於萬曆庚辰會試以春秋中二十八名廷試二甲第十一名除授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奉差南來拜謁祠下感念本本水源不勝永慕是用以清酌庶羞祭告

祭溧陽始祖兵部公墓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六

本有同本殊柯異節水有同源流分派別我祖來遠實自瀨水惟兵部公乃祖之始彼人無良蔑我一杯其忍忍然遂忘松楸是用乎踰揚於公庭庶其得直以慰幽冥念茲宗姓如陶長沙勿同路人永為一家共攻詩書共敦禮義於我祖先共求無愧

又祭溧陽祖墓

惟祖慶澤綿長流及我丹陽餘裔忝以詩書一脉科第相承茲有次男某以春秋叨中己卯科應天鄉試第四十二名庚辰會試第二十八名廷試二甲十一名除授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奉差齎糧長勘合勅書轉發南

戶部便道回還除本宗祖考已於祠堂祭告外惟祖墓遠在一方禮當展拜謹具牲醴之儀致祭某偶患病不能南來伏惟尊靈鑒照尚享

因還葬祭告先室劉恭人

於乎吾恭人之棄吾而早亡也嘗從先中憲石溪府君先妣孔金二恭人葬唐溝墓次三十餘年矣緣茲地沙水不堪用兒麟言於去年冬卜得武進縣陸庄新阡惟土五色定為吉壤既改厝先考妣於此不悉使尊靈猶然沙水中也於是又用兒麟言卜得丹徒縣張堰湖上中背墩之丘惟土色赤而氣溫是亦為吉壤穿吾生瘠於右而瘠其左乃啓墳自唐溝來遷焉於乎吾不得與子同老終當與子同歸也是用以牲醴祭告尚饗

祭二華譚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七

於乎我公公大器局今人所無公大謀猷明時所需忠在廟堂功蓋寰區公乃不壽豈非天乎憶昔八閩天相其值公居撫臺我與學職顧我眾中若加顏色教之誨之且培且植公自漳還我授泉生語及倭來戒往勿輕往虞蹈危衛我以兵屬海道君母忘年情我還校莆公貽我書莆遭亂後倭易桑庵可姑挾策以時旋車無或淹留自致疎虞於乎我公人之愛士孰如公心我辱相知尤相知深

流水高山許為知音逢每劇談每披襟謂我有識探
易先期我公輔首揚於朝我不俗猶勝是招懸員知
已谷焉能逃於乎我公蟬蛻轉公為我言稍慮塵機可
以長年豈機未息故壽難延抑世不幸非公無緣我昔期
公即應棄權公謂不然汝謀推乎今我所云余已若符公
之早世其仙去歟於乎我公感公生平為公作傳思未德
酬情於詞見誠此蕪文將我一念執紼無從淚欲如霰

祭肖泉林老先生

惟翁父子三世四為尚書翁之溫溫珮玉瓊琚有能不衡
有美不居淵乎其中雖實若虛本由翰學乃為司空及政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八

宗伯仍於南中分宜秉政官隨賄還翁惟不求所以致然
清白家聲忠貞世德稱於海內眾所為則昔嘗侍翁竊方
玄度若無嗜欲若無喜怒若無論辯若無好惡如海之涵
如春之煦坦若無懷朴若太素萬石謹恭定侯保護今焉
則亡能不哀慕賢也桃李之蹊在翁經庭栽培所自何敢
忘情云胡長公遽亦有此南豐辨香當於翁始敬誠蕪文
因風之便達於三山耶陳明薦

登林對山先生

於惟德門尚書三公起家詞林官皆南中瑾璧之與文安
人品本非其類文安直已不阿宜為逆璫所黜分宜肖翁

同朝璧則薰蕕同器肖翁守正不求宜為彼奸所岐若先
生於江陵也同舉進士丁未同選庶吉中秘同為連城之
珍同稱千里之驥是宜氣合情親同於刎頸交臂始緣進
講效忠一麾遂若擲棄終也開關留曹數載曾不留意一
則九霄孤鶩一如六鷁毒翅若為并石之投不但秦越相
視殆以才名頗頗相知而反相忌江陵之亡觀甫旋轡

九重聖明四海公議無平不陂在高恩隆爵賞贈謚盡失
故畀豈若先生文學行義聲施將米愈久愈貴父祖子孫
名臣並記身出一時道伸百禩論固定於身後之是非事

何取乎生前之軒輊寶也南宮受知之日蒙語我避咎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九

見為何傷而卒亦不貽罪累西川外補之時蒙阻我病告
之請為無益而卒又免於顛躓耳面每荷命提然始皆叨
明賜橫罹誣枉之初人或構為崖異久如桃李不言第信
此心無愧聞計情當泣哭抱病道遠難致聊將一瓣之香
敬於南豐是為物薄無可表虔詞蕪不足達意感恩圖報
無由惟有臨風雪涕

祭存翁

惟翁道以得君而行施則不為不究美且逾耄而耄年則
不為不壽位至人臣之極爵則不為不崇粟於家食猶繼
祿則不為不厚聲名溢於宗區勲業滿乎宇宙緬緬不絕

賢譽煒燁均為華胄茲焉梁木其摧亦既永榮難又云胡
一旦訃聞萬姓猶然心疚惟翁湖海鍾英惟翁山嶽傑秀
惟翁一代高賢惟翁三朝耆舊海內失翁具瞻聞望孰
罄於蒼生當今失翁大老齒德孰尊乎黃耆世風失翁挽
回仕路孰致清夷時艱失翁康濟天下孰令在宥朝紳失
翁典刑邦家孰稱著蔡後學失翁覺知斯文孰為領袖臺
司失翁辰告孰裨政教敦宣梓里失翁軫念孰如海天涵
覆在地忽若崩山在天忽若隕宿非比尋常元輔之云云
抑豈微小閔凶之遭遘實也北斗泰山仰翁實自予幼禮
聞典校幸又入翁之教奈何連數多屯所如動輒得咎或
憂於蛇營而出我於遐方或肆其螫毒而蒙我以訾詬昔
翁在位之日既為我曲全而貽我以默佑後翁謝政之年
猶喜我得白而期我以大就尺牘不通政府自省方謂迂
謬完人過蒙獎借斯言豈能遂訓自今寓書上訊孰與手
自答裁自今設難趨承孰與面相授受孰命我勤往以勤
來孰許我大鳴而大叩麟於國子卒業昌於京朝邂逅郎
君伯仲皆賢章亦步隨塵後一門皆叨受知報稱並慙莫
售薄真舉以敬將微言矢而為倘倘尊靈予鑒之庶來歆
予維右

祭存翁老師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

長興之山有丘可樂焉巖豐崇龍章龍渥下吉乃歲如
王廷璞第傷哲人逝矣日遠自今以後孰稱老成典刑自
今以後孰為天民先覺自今以後若墮景星卿雲自今以
後若失泰山喬嶽誰如先生能執而又能通誰如先生有
守而又有學誰如先生行方而又智圓誰如先生敦大而
大明作誰如先生相德之純全誰如先生相才之揮霍誰
如先生相業之光明誰如先生相度之弘廓植等均忝門
牆桃李均沾雨露恩私均喜人有成就均恐或致顛危雖
在懸車之日至將易簣之時猶惟遭讒枉抑是念猶以及
時錄用為期茲雖陞伏山中或已列於有位雖多及送靈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興在遠或未能致出處雖或暫殊取傷則無有二燕詞同
寓微惊生芻聊引菲意恨不能負土于坂服勤如楊氏之
芭恨不能築室于場獨居效孔門之賜自惟下馬過董君
之陵無以掛紉表季子之志豈但一時偶不能忘情即使
終身亦何忍背義以此天心迄於後嗣質之幽明庶幾無
愧

祭陽山宋公

於乎士感知已期以沒齒若予於公蓋其人矣公撫江南
下車之始百務未遑首謀舉士舉特且先示予風旨予不
敢當且云非是知有後虞再三諭止公偶漏言聞於人耳

予鄉小人賄交省史比為彈章先機以俟公疏方上輒肆
詆訾予既被撓公亦蒙毀於予古人為賢每受上賞予之
不才致公鞅掌惟公大名自在天壤老成典刑人皆公倣
北斗泰山人皆公仰豈由彼奸侏偶題題一二僉邪所能
斥擯於乎天之所與常於正直今胡不仁奪公之亟自公
云亡善類阻抑自公云亡士氣否塞自公云亡學少講明
自公云亡時多姦賊然則方今失公將俾世道由以晦蝕
豈但一人之善報不終食而已耶賢也感公莫酬哭公莫
從千里一念托之悲風

祭幼海董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二

惟公之忠本乎天性少年登朝始膺一命即憤奸邪謀國
妨政非有言責而敢論諱戍校荒微如在陷穽孱弱之軀
曾不為病惟公之孝每與眾異不專承顏不專述事推事
君忠為承孝意為國名賢為家哲嗣續緒有光成身無愧
人子如公孰可與貳隆慶初元蒙恩收錄起補司封尋
遷太僕廷尉秩宗轉由光祿無政不清無令不肅天部交
游以少為美公門常開而不如市法曹從來不相彼此駁
訊屢馬而平若水臺史論率公辨不止人謂立名公則求
是鄉里請私公寔法比人謂矯情公則正己公之嫉惡視
如鴟梟山嶽等峙屹乎難搖公之親善不戚同胞金石等

堅確乎難銷公有文章可以傳後公之正氣可彌宇宙施
久而光胡云不究名父而存胡云不壽賢也因公抗疏詔
獄之時雅相傾慕遂叨契知仙居馬平同蹈顛危予稱三
君皆好男兒當世定交舍此其誰共成莫逆沒齒為期同
道同心廿載於茲予之去國公心嘆之人謗公解人擠公
持豈其未久公竟如斯公之云亡世道之衰豈獨予痛為
一人私惜未雲間徹宵周旋今又登堂誰與我言於乎哀
哉尚享

祭碧山張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三

於乎仕途多蜀道巖危公嘗冒此而覓不驚人心皆江
海千重公心獨波恬而浪平人謂公簡方不知公所以
得此以未肯輕履乎公庭人嫌公儉方不知公之自奉則
然於所當施予未始或蹈乎苦節之貞蓋公處已方不求
過情之名與人方不為醜夷之爭簡而無儉儉而有禮方
是為公之平生於乎抑孰有老成人如公者堪為鄉邦之
典刑予之不才方涉世未能每得譽即得咎方曾緣此而
罹乎險傾惟公於我交久而心愈明與論多見歸方公
實倡之以鄉評紳兩世之交方父子同聲以一經為託方
授受相承予既著公之行方於墓之銘茲將永遠重泉方
其又何能為情於乎隻鵲絮酒方以表吾誠公其來格方

庶鑒之於冥冥

諸陶二公哀詞

惟慶某年南明諸公以疾請告卒於遠萬曆某年念齋
陶公以疾卒於位兩公並位少率學士並當經筵日講輔
導之重任友父姜實為兩公史館未契有年矣其喪過我
丹陽也以居山中不聞不及撫棺而哭茲共為哀詞追附
古之人表二良之遺意以一寫其衷私以兩公生同鄉及
第同榜又姻婭而同志且同德也故聯其詞以相表云詞
曰惟諸公漂然有丈夫之節槩考比國士之無雙惟陶公
鄭然有元公之偉度考並天衢乎翔翔二則美偉有標高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四

此傳伍考尤庸心於功烈之恢張一則經綸失計默運淵
衷考如鍾情於善類之明揚乃其學足師一帝考才堪佐
王派衍塔止考智圓行方此則兩公所均有考真可謂一
代之忠良麻拜伊適考胡適云三雙星繼隕考四海同傷
實也按諸公嘗居而卜隣考又嘗教而易子於陶公嘗經
義相取考又嘗職業相齒或親我於人疎之日考或察我
於衆忌之始或取我采葑一得之愚考或明我投杼三至
之譏惟音容在心目考乃幽明其永隔矣感知契之最深
考即管鮑其何足以擬千里緘詞考一勝為其執紼無從
考淚欲如霖

祭胥峰陸翁

惟翁辭榮軒冕適志丘園未究之施寄於後昆蘭芬玉潤
雅翁一門積善自翁寔開慶源惟震器君為國之損方陟
廷尉列於九卿越惟其季足追難兄大廷獨對方需一鳴
三公榮養自余方始方待泥金以報翁喜云胡一疾竟爾
不起非天道之不可知抑何為而即有此寶也每受長公
特達之知若季與孫謀以為師惟道義交伯仲是宜通家
往來數年終茲自惟迂疎為翁子行展拜闕焉方擬登堂
慶未及申吊是用傷絮酒隻鷄無可以將陳此蕪詞聊以
寓我私腸而已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五

祭王龍峰

惟兄癸丑春榜同年進士是歲夏五同選中秘自此相親
異姓昆季騎則聯轡行則同隊居止同舍藝文同事坦乎
其平無有軒輊錫乎其溫無有崖異肝膽每傾真我同志
我中於說見猜權責初微幅括繼招宴會兄謂宜承彼用
汝試我不能從竟失彼意謗不求辯寔不求媚萬里春明
一朝拂戾我出川洛兄留諫議我尋還朝兄則去位廿
年間踈晤言莫遂震君授官於我長治方舊相通今始有
自時聞兄安方用情慰詞侑翁觴曾無以餽祿養之迎庶
幾來至兄不果來為章勿推嗣欲有將曾求及致彼以此

聲曾不 一奈何忽焉終天永棄余子視蒙惟法惟義我
居山中迂愚自蠅足不履庭每若深避兩示不私恐妨為
累兄麟與昌均蒙嘉惠昌在衆中尤多沾被寧獨通家臨
風揮淚緬惟辨香南豐敬為尚享

祭于廟卷

惟公之才如明堂之隆棟屹然足以任當世之重竟不及
施於用惟公之文水江漢而星斗於南宮一第乎何有乃
終焉其不偶揮萬金以賑施而公私兼利有古之人紆難
毀家之志曾不得列於位以究其生平之高義傾四海之
交游而朋類推崇有古之人車張共敬之風曾不得升於
墓廬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六

公見諸僚友之雍容目炯神朗風度洒然人之望之儼焉
若仙天意於公何為生之甚奇而及其成之也則杳乎其
不可知欲奪之速何為而予之厚既豐其粟又何為而留
其壽也耶雖然自達人而大觀即古今一瞬息論修短不
在年取榮名亦奚適公自有可傳惟節槩與文章在身
後愈著聞蓋雖死猶未止矧蘭玉之滿庭日璀璨而分馥
天佑公其在茲公其可以瞑目矣某也氣味偶同遂為婚
姻道義之愛久而彌親方公易簀之日為予抽簪之時經
年尚未撫棺實惟以心為悲茲當埋玉樹於土中願予其
何以為情適又有幽憂之疾欲往送而未能先陳此詞

告我哀哭公於墓以待將來

祭孫石雲夫婦

自兄之亡茲且十年草宿於墓久則已然今嫂從兄同歸
重泉因復兄悲涕欲漣漣凡今之人瑣瑣營營如蠅逐臭
如蛾撲燈財不司取名不司成一塵不染孰如兄清凡今
之人蹈常襲故不通古今孰知章句茂先博物征南武庫
中無不有孰如兄富凡今之人因嬖成寇意不及親情不
念舊道義相愛患難相救骨肉親朋孰如兄厚惟兄多能
觀天察地李杜詩篇鍾王筆意旁及軒岐罔不精治凡今
之人孰如兄慧惟兄仁者壽乃其宜術能療人胡不自醫
墓廬阿文集 卷之十五 十七

學求忘怒胡不自持一疾而逝竟與世辭實也分忝葭莩
誼同金蘭行資砥礪言由肺腑肝兄弟孔懷朋友責難事
知音流水高山自我失兄謗咎日多人是人非我擠我呵
或為下石或為操戈獨兄可訴知永隔何夫婦後先同穴
偕老所勒兄銘亦嘗及嫂茲當合窆不再屬草但陳此詞
微誠用表

祭郭古岡 武進丞郭培同父

憶昔登朝與公之弟曰為少岡同榜至契每稱長君特
達之器家學相承淵源有自邇年以來屏居山中遇公
嗣貳我隣封水簍等操循良同風濬河處處惠施無窮因

子如父國弟知兄合浦司理廣南裴聲文章之教義方成
名燕山桂茲田氏荊榮郎君卓異屢經薦揚官常之最度
訓之光方選駿擢方沐 龍章云胡未計遽聞終堂寶也
因仁兄之永逝予傷令弟之早歸重泉為賢嗣之去我予
嘆吾民之失其所天恩父子均忝通家予蒙知契已卅年
愧千里莫可以將芳緘燕詞即用引一陌之微度

祭金思窓

君初從予時年十五學為藝文已就規矩去而役未幾十
有八諸弟子中萃焉是拔與選俊魁名遂有聞德進謙修
超然不羣麟少失恃首及君門曲承保護有母之恩既而

李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八

昌也亦煩授經賴君提携弱冠成名兩家氣合情日以親
竟緣師友締為婚姻第二女孫守君少子方期永年用集
繁祉奈何一夕遽長已矣如蘭斯焚如玉斯毀今世士人
成才實難惟君之才琴琳琅玕天胡成之不獲於售言念
平生使我心疚鶴溪之上日為新肝黃卷青衿共掩重泉

祭吳崑麓

惟君之文舉業最工九上春官曾不一違惟君之才可當
大受官止太傳用不及究未了名菴志在策勲不了之了
屬之郎君孟季二子起家以文叔也由武武亦超羣仲方
圖南扶搖萬里蘭玉滿庭蒸蒸方起 龍章龍震方自今

始康強之軀方集繁祉奈何一疾遽至於此五載之夢今
果微應丈兄同壽果若前定卦數之周斃而得正果如君
言遂歸虛境於手幽贊子孫慶盛寢昌戒勿請銘遺言浪
浪然則君固智者能知後人之必通亨君固達人能由大
觀以齊殤彭君固能見遠大君固能辭榮名抑何必因君
之屈在下僚而瑣瑣為君不平又何必因君永離塵世而
戚戚然不能忘情也耶始焉受業而舉比推崇君後我先
繼焉登名而執鞭播騰我復君前昌與季君鄉會聯翩奕
世之交誰氏似焉歸休以來曾一未顧愧我迂拘葬不能
赴薄奠無詞聊表素還擬他時拜君之墓

李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十九

祭孫封君 康字父

惟子次兒與公冢嗣同舉南宮情猶昆壽武進之疆我有
田地寄籍而戶隣治猶治予之子既與公之子為同榜兄
弟則子與公亦實有兄弟之義公之子既與子有鄰邦父
母之稱則子與公亦宜以父母之慈母相親然則公之長
逝寧得不神傷而心悽於公之子其以銜哀東奔也又案
可以旬固之故僅同於凡民之為類乃予以迂愚之性不
入城市向也予其闕焉今始一陌將意良由遙拜靈寢不
若親臨喪次緘燕詞而遺真又不若東生易以躬致是以
寧遠而不以自嫌寧非而不以自愧於乎公有文章未利

於試公有才能未列於位令子也才可遂親志養最天曹
襄封可侯以此為象下之光以此增身後之貴公目可以
驥公心亦可以慰英尚事

祭賀感齋

人貴有志志貴有恒惟公持志獨堅確乎不負其平生謙
雖嗣之全產而志在起家也故虧而卒能致盈以詩書為
世業而志在裕後也故教而遂成子名成家成子古來難
并公能遺子滿簾又能教子一經於乎若公非所謂有志
而事竟成者歟公之居官綽有才能訟牒紛如無不立判
公之處事灼有成算善策所運功倍事半以公之才何所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廿

不優司城且還乃倦於遊危若青陽遠若瓊州子官遊揚
公不為憂諭以忘家易以匪躬計吏之期聲聞 九重方
受 上賞方沐 重封公竟不待歸於鴻蒙公則已矣人
誰公似既富既貴日興日起蟄蟄益斯振振麟趾榮盛一
門方自今始於乎若公非又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孫子者
歟某也於高門為親為隣於賢郎為師為友以交游公於
我為舊館人敢云著九經譜以自尊以姻黨公於我為新
太翁惜乎締兩世婚而不偶一陌未申因亡兒斗念輒心
疾兒既歿傷執進翁酒以此寢閣遂至良久公今即厝永
遠重泉追惟故情何能悠然性體之設情以蕪詞公其來

格庶鑒吾私

祭李懷翁

惟翁毓湖海之秀儲山嶽之精是生元嗣為國之棟初獻
三策稱旨也哀然四海舉首繼陳一德咸有也允矣兩朝
阿衡其謨謀文章學術其功業 社稷蒼生矧仲君之雄
偉暨孫曾之俊英奉翁庭訓大翁家聲如玉方出於璞如
金方出於劍舉一門之極盛即今古其難并 御康大官
厚享三公祿養 鸞書鳳詔寵膺一品榮名象石年年寄
與琴尊處處陶情逾八袞望九齡無福壽與康寧雖云未
滿乎百歲其可無憾於此生矣句曲新阡歸依祖先身後
集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廿

祭仲兄呂漬先生

自兄之亡於今已三年四兄弟一真之外實哀私尚關焉
蓋緣真而嫂氏生哀也哀至輒不欲自全是以諸從子相
戒雖有意而不敢前祖載伊適行且永違乎重泉感念年
生寧容悠然憶實從兄寢處也八歲而始中間長養提攜
惟兄是倚學習箴脩惟兄是視章句有知惟兄是指印台

有成亦惟兄是致爾氣合志同流行坎止拂意為憂快心
為喜兄每謂弟能成其美弟謂非兄其曷以臻此昌生於
川歸方稚齒兄嫂鞠之恩同怙恃不惟誨我則師抑且撫
我子如子也德則厚矣豈他人之兄比於乎自今與兄遂
隔幽明即舉此觴亦何能為情誌兄之行銘於墓中惟此
一念可表於無窮尚享

祭王靜泉

惟君大雅不羣清潔好修庠士心推為第一流稱於門庭
家之白眉表於鄉閭邑之著龜如君之文瓊琚玉佩屢試
於鄉鵷飛屢退茲方待次以文充貢方喜才賢得為世用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四

廿二

云胡一疾倏焉不起君則仁者壽乃止此惟君室人出自
我姜撫而女之情鍾渭陽我之繼室亦由賀嫁故我與君
晚稱為姪人多我排君獨不然或操以舟或寓以篋促膝
之談猶在於耳種種心期緘封滿紙情之相親寧私僚婿
伐木之求寔因同志於乎君今已矣孰與論心流水高山
孰為知音重泉永遠無由再見斯哀陳詞淚欲如霰

祭雙橋長兄賀氏長嫂暨京姪

於乎吾兄嫂之相繼云亡也今蓋八九載矣緬惟兄之為
人克儉與勤芳務本力田既厚且淳芳無懷葛天又惟嫂
之從兄事吾尊人芳婦道不愆布衣操持芳孟光之賢方

並躋壽古稀芳胡竟不待乎張筵先失嫂芳庚歲尋哭兄
芳享年曾幾何久芳京亦忽焉未半百而乃早隕芳胡遽
相從於重泉河東之吉壤芳卜之始自生前堂基改兆域
芳今將以次而還寶等感念生平芳恩誼周旋有言必信
芳金石之堅幽明自今永隔芳何以表夫微虔敬陳觴酒
與俎肉芳無侑之以蕪篇有懷耿耿芳有涕漣漣靈旒翻
翩去芳人則何日而還抑又思之芳自古皆然顧瞻隧道
伊過芳曰惟南陌與東阡魂氣固無不之芳庶猶常在乎
家園

祭黃母廖太安人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四

廿三

惟母德符恒一性稟坤貞篤生賢胤惟邦之禎別駕京江
寸草衷情迎養不來阻於孤征誰遣室人實惟母命卻使
還歸奉母家愛庶其寒暑代以溫情庶其晨昏代以省定
三載違顏方勤夢思八袞承歡方貽祝詞豈其計音遽爾
來報方喜遽悲方賀遽吊寧獨子情之至孝自致終天之
悼我士我民因此而攀輿卧轍無可控告也又能不為之
號咷也耶寶也辱令嗣知契為母子行麟也昌也以苑李
新陰在母門牆聞訃以來舉家傍徨心之憂矣則百于常
臨風寄奠聊舉一觴哀共江聲達于柳陽

祭林母李老夫人

惟母坤順以貞恒一而終比德睢鳩積慶斯鑫賢以配賢
有冀氏風貴而生貴奕葉顯崇三代尚書曰夫與翁惟震
器君行躋上公為仲為季官業方隆振振後人霄漢方矜
並著慈嚴克相呂申公之庭訓雙臻福壽方待孫晉國之
褒封偕老錦旋方歡故里方席長筵以列孫子方舉春觴
以綏樂只胡然一疾遽云不起使夫翁懷然伉儷增重難
鼓莊在之歌使今嗣新馬哀經奔號莫遂潘輿之喜於乎
天乎自今伊始家亡母儀隣失聞軌誰注望於倚門徒增
悲於陟屺某也新陰奄李栽培門墻亦既有年仕路回翔
往歲承乏於母之鄉時惟遙拜登母之堂獻慶未能通候

美鳳阿文集

卷之四

廿四

祭王孺人 張梅潭繼室

於乎孺人何至是耶昔梅潭公為吾令長道愛在民民所
懷仰今以服闋官于吳門咫尺相望瞻依是存入 覲傷
遽携室而行孰堪託此以趨嚴程并州故鄉碩瞻惟吾惟
時孺人疼發于途且託且前不遑淹留庶其勿藥而可以
廖公袂方分遂見危証不數日間竟隕厥命於乎孺人年
方少爾方偕百年胡遽如此王毀蘭焚悲豈獨公几我衆

固非由衷蓋由感公之深情既欲已而不能而傷此青
「早秋又不獲與君執手而訣也則吾涕抑豈無從也耶
緘香為其侑以蕪詞靈如有知庶幾其鑒之

祭金二舅母薛太碩人

惟母與吾母齊等輩行而頤頤年齒也甲寅春正吾母卒
於京邸扶襯而歸葬且二紀自是以來靡依靡恃孰可寄
思舅氏馬爾閩蜀東西殆將萬里奔走世途未遑瞻企往
歲之秋歸自長干始一拜母以問母安惟母與舅兄甥來
歡強相挽留勉甥加餐於惟今年為舅八旬某月之吉是
舅誕辰母年相若亦矧有神庶一舉觴甥情兩申豈云一

美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二十五

疾遽成永違母計來聞適季垂危遠人適來訂晤難辭積
疴交作適又難支以此侵尋奔赴愆期甥之此情母應鑒
知於乎惟母與吾母兼屬幽明雖久睽離今或追姑姊之
誼於家園而相隨或還疇昔之好於地下而遊嬉羗氣所
通諒無不之第我為甥與我子若孫者因吾母而感念母
慈其能不涕泣而嗟咨也耶一尊是將以代春酒酌而獻
焉猶為母壽

祭王母 懋軒專堂

惟母毓岷峨之秀既為國而生賢相義方之施又助夫以
成子伯也甲第蜚聲馳陽城花誥之封仲也鄉書奏捷送

板輿之喜方沐重榮方受多祉方偕百年之老於夫
君方聽三鳳之鳴於叔氏云胡一疾倏焉不起子違色養
於終天家傳計音於萬里致使令器長公載踊載奔且號
且毀而雲間士民失其父母之孔邇為之扳挽不能亦若
靡依而靡恃某也昔承學使之乏幸遇母家三龍曾以文
學相知曾以職事相從先於北薊後於南雍惟太守君尤
於我氣味兮相同三泖薄遊兮欣然相達燕語及兮方云
家慶得通忽吏來報則已離任西來兮而疊疊哀容其何
以慰吾之私衷辦香恭焚兮庶隨江風將此一念兮達於
川東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四

廿六

祭李母徐太夫人

惟母恩沾一品屢沐榮封年近百齡方始考終舉齊
眉之案於封公耄耄之餘既周游家園以偕老舉承頤之
觴於相君謝政之後又安享福祿之攸同且也本支繁盛
又方家世昌隆外不數文潞公之壽筭內可方呂申國之
家風此豈惟當世之不常有抑可謂今古所難兩逢茲者
以捐養而終堂也惟昆若季猶哀不忘下及雲仍亦皆皇
皇惟此家衆食既難於下咽惟彼隣人春亦為之不相良
由母德之大令私是比母心之慈感動孫子母有恩施衆
喪母如失所天母有姆訓隣無母遂亡間執寶也昔於東

閨嘗振蒙哲嗣吹噓後歸南州久不奉慈闈起居惟昌與
母曾孫並壻金沙之于緬惟兩世恩親并念廿載勤渠慨
登堂展拜之未及致臨喪感悼之徒然陳幣於篚者詞於
篇尊酒辦香用將微虔母如來格其鑒之焉尚享

祭亡姊賀母

我同祖生姊妹兄弟共十三人同胞無異謝邵二姊青年
捐棄贈鴻臚兄亦既早躋惟倫序中姊居長次姊亡以來
抑胡多事兩歲兩喪縣尹醫士柰何今秋又及少季未滿
百年屢遭凶忌姊喪其三弟兄隕四若烏離群若魚失隊
若樹連枝少榮多悴於乎天乎豈盡人致感念幽明能無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四

廿七

祭外母謝

涕淚雖然姊有令德既惠且溫坤貞恒一蚤稱淑媛夫君
克相和氣盈門同心積善肇開慶源燕翼二子貽謀諸孫
聞詩聞禮如蘭如蓀厚道之施雖亡猶存鄉閭嚮佩久而
弗諼姊視我等不以從昆忻戚我同實惟姊恩今永違矣
將復何言期我兩家世好永敦雲仍子姪重諧媾婚傳之
無窮以慰姊魂日月有時祖載伊邇薄奠蕙詞一來歆只
惟先恭人為母之女九載室予百辛咸茹中道棄捐不我
偕老幸母在堂康強壽考淑水是奉庶寄吾思詎謂世途
茫茫無期茲於山莊卜居方就八十誕辰一觴迎壽母

不待以計來聞胡以將我此中股慙昆陵之西馬麓新村
翁歸廿年母今佳從於乎已矣不可復見祖載陳詞淚欲
如霰

祭賀外母鄭孺人

惟母既靜正且和柔子由婦德而臻母儀溥仁惠及外內
子以坤厚而承乾施憶子始失偶子實惟諸生之特外舅
懷東翁子嘗欲致我於門福曰有王氏母子亦嘗與翁而
同詞於子繼恭人之在室子蓋實母而名媿撫之為女子
母心則與俱慈許我未嫺子母恩則與俱推翁暨王母先
亡子日惟母念之在茲壽八帛壽已七子猶以強健而稱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八

奇眠與食皆無恙子泉謂可躋乎期願方從仲君遷居子
匝月為期云胡一疾偶感子竟至於斯此寧獨子姓銜恤
子即戚獲下走亦無不悲傷而涕洟抑豈惟哀動九族子
即行道之人亦無不歎息而嗟咨實也曩事母猶事翁子
今歲節慶訊當於誰景見母猶見王母子今入戶瞻禮餘
空惟悼賢哉之永逝子痛逝者之不可追顧有施而莫為
報子徒然念母施於無涯薄莫敢致子叩以將子之私燕
辭敬陳子亦叩以寓子之悲善靈倘有知子庶來格而鑒
之尚享

祭郭太恭人

作母為國生賢以有嗣公公心之仁實與母同惟公為

國效忠以慰母慈永樂其標微母無私惟民因公知母
聖善難又為祝以心稱母萬壽云胡一疾奄忽不起致公
扶觀涉數千里昨公去吳民不忍離攀號棄遠公亦涕洟
今焉有此情更何堪公悲愈甚民痛愈酸於我京江尤有
善政清河開挑民每告病公踰建開蓄湖以濟此事且成
萬世之計我民感恩莫翅吳中適蒞我邦遽茲聞凶實也
曾以芻蕘冒獻高明蒙公採擇見之施行助民感公助公
哭母公分我情天長地久西川張公嘗亦我撫亦有論者
何足比數歸丁內艱與公相似無何簡召遂當大事南
美鳳阿文集

卷之十四

廿九

定社襄功無與二願公繼之以愧浮議母在九京應亦無

憾耶陳燕詞用將一念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五 家居稿九 疏書上目錄

起轉南太常乞休疏

奉存翁老師書

奉存翁老師

奉履存翁老師

奉存翁老師

奉存翁老師

奉存翁老師

奉存翁老師

奉呂期翁相國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家居稿九 一

奉郭東翁老師

奉履養齋相國

奉平泉陸公

奉平泉陸公

奉平泉陸公

與履養萬丈 辦增民生監期係禮部題請

奉本兵二華譚公

奉羅近山總督

奉退齊林公

與義河李公 論以是

與劉凝齋總督

與劉小魯少司寇

奉趙麟陽南太宰

與南太宰古林何公

奉陽山宋公

與胡雅齋撫院 論公道

與郭龍渠撫院 論運道

與張嵒嵒

與張嵒嵒

與張嵒嵒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二

與張嵒嵒

與蕭允陽巡撫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同安林一材校正

起轉南太常乞休疏

奏為感謝 天恩自惟年老懇乞休致以全晚節事臣於
隆慶二年叨任南京國子監祭酒為查結魏國公徐鵬舉
男徐邦瑞送監讀書勘罷為民後因巡撫都御史宋儀望
薦臣及時錄用及被論行應天巡按衙門勘明奉 旨遇
有相應員缺酌量推用迄今已八年餘矣近蒙 皇上念

及山林舊臣臣亦叨在起用之列先起太常寺少卿提督

晏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四夷館旋又蒙陞今官曾未幾時由少卿而即陞正卿此
則尤 高天厚地破例超拔之洪恩也臣感恩省己即盡
瘁捐軀亦何能圖報萬一但臣今年實已七十一歲在任
猶當乞休豈可自林下起而復覲顏就列乎臣又自念迂
拙之性向不能諂事權要每為擠排嚴嵩當事臣則以編
修外補高拱當事臣則以祭酒論罷張居正當事臣則又
以勘明候缺而推用久停坐致歲月蹉跎年齒老邁此則
臣之命也茲者恭逢 聖作物觀世恭時清惟 君相一
德咸有則可謂明良喜起之時惟老成相繼登庸則可謂
拔茅連茹之時臣有遭際之時如此不為不幸然而臣亦

自有效用之時臣於遭際之時雖幸逢其盛而臣惟自己
效用之時則過矣此則亦臣之命也人臣出處進退當循
繩墨以砥名檢臣不敢別有頌賡欺誑 朝廷惟是年及
時過分當乞休則臣一念之私不容不一表懇於 君父
之前者也倘蒙 聖慈准臣致仕臣於餘生之年當效擊
壤之老日惟永歌太平以增 光舜盛時景象臣之心所
欲盡力所能為者惟此可以自效於沒齒爾肩干 天威
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奉存翁老師

昨附兩令姪一書猶是尋常問訊爾時亦即擬遣人故草

晏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四

草如此乃不謂老師翁家居意興頗似不適如昨所密聞
於悟齋者此則某等門生不能為外護之過也且與山水
頗佳地頗偏人情亦頗純朴古來名賢多寓居於此聞公
家曾覓得一居第未卜築爾倘肯命駕一遊即定行寓以
為此間山水增重或亦適情怡性之一助也某家去此頗
不遠此地親友頗多將來亦可依附師門得尋買田陽羨
故事寧非此生一快歟華誕不敢另具壽儀隨眾之外止
宋史一部則已經修補訛缺或可備案頭一種清玩也幸
惟慈亮命侍史麾頭馬某不勝幸甚

奉存翁老師

又達教範昨始晉謁門墻伏荷誨愛諄懇無厭燕遠將出自常格外而手書大作之賜不啻百朋別來方展佩未已陸生至捧接鼎翰其念及愛及也有甚於寶之自念而自愛者顧迂疎何以當此但有中藏銘感而已惟翁道養完遂當群小構侮之後而冲然襟抱迥出塵俗固知天生偉人獨秉正氣非魑魅魍魎所能干且倍常之精力與壯年強仕者同豈非天意有在於社稷蒼生故令一代元公得以優游林泉待時而復起歟然則多談少睡之戒翁真善養其身以有待又欲教其為門人者以似翁也寶雖世念已灰無能仰承德意然感恩圖報之私則方與日俱積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五

弟愧無地爾鄙鄙少見於奉和小作中別書呈覽草草諸未盡統容嗣布伏惟鈞亮不宣

奉覆存翁老師

正初擬躬候門墻未果逾時懸慕未及離間起居方用情歎忽枉翰使幣儀顧辱老師翁念及門下士憊憊也何敢當何敢當對使恭詢動定聞前月道體偶違和已旋有勿藥之喜固知元公吉人天意每相之保佑之如此第我輩受恩門生不能時時在左右自致其服勤之私更歎不可言爾寶浮沉踪跡荷慈念及之再三此又何敢當竊惟拔茅之泰必須同道同心者眾方克有成老師尚龍井洛中

而時事每多難處處日者之言即果有徵驗亦當自量以為進退在寶即果謬有可用此念亦久已不萌况薦之者未幾而阻之者隨至自顧日嚮衰頹又迂疎不能俯仰諸俗習已成癖奈何欲以此身冒置之是非毀譽之間乎前者所聞復相司馬之說敢以質之於左右固為斯世斯民慶亦聊以自卜其行藏也今我不盡然矣家園卜築稍有成緒即日投老乎其中讀易以占行年休咎讀老莊佛氏書以遊心物外徜徉林泉時操舟過雲間叩師門一相與印證其可否亦或生平之一適也師翁其許之否倅旋附此代布一二諸未悉容拉樂誠同造函文下面吐之草草伏惟鈞亮時方暑更祈為國為道自愛以慰海內外瞻依不宣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六

奉存翁老師

兩年前積誠未遂昨始一瞻望台光又緣酬應紛紜坐廢時日至以不獲從容燕語勤我老師翁操舟遠將揮毫寵賜禮文既極優厚而慈愛更溢溢矣顧某門下之生其何敢當此奉違以來百病交作侵尋迄今未及遣人上謝方自歎懷乃辱大作下顧光我先祠齒手捧讀仰荷師翁洞析某建祠之本意而許以古禮義兩有合焉隨邑山家失元公大賢之名筆傳示以不朽不但我通族賢愚長少頌

德於無窮即先人當亦荷佩重泉下永永也第篇尾及才某行履獎之太過則更愧不敢當爾對使先再拜手以致鄙私并拜膜幣之辱未敢有所附以獻俟鐫勒完日容踵門百叩少抒淺中心感戴也不宣

奉存翁老師

寶疎候門牆今且兩年來矣每自循省罪歎何可言罪歎何可言去春實擬躬造兄兄未果入夏則遂從事玄門家日惟閉關習靜於蒲團上作一槁形反心道流惟此家言以初學遠遊為戒試而果然也遂侵尋及秋冬又自惟世間豈真有長生理則因政葬先妻而自穿生墳焉冬春寒

妻風附文集

卷之二十五

七

甚不果出是以竟致曠違爾顧此心則無日不在左右非敢慢語也恭惟一代元公道能自養又恩澤在人久四海九州不問賢愚小大無不焚香稱祝者竊想門下清氣逼人精采異常殆不煩煉氣煉神而先天真一能復還本來固知師翁即世之真仙天自有以相之矣寶也前時聞廟堂且復相司馬追隨一念實尚有之今則量時自量斷斷乎其皆不可以是遂絕世情亦非所謂託而遊焉者也樂誠來謹遣家僕與俱先此代布候悃并致叩私門生幣帛之禮前此皆不蒙麾頓今只具家常物以充芹獻萬萬賜存涼秋賤體倘堪遊泛尚容百叩以謝積愆也草草幸

惟慈亮不宣

奉存翁老師

計不通尺一上起居經年矣曠違如此其將何以自解乎顧碌碌酬應時有稽留而農家歲時作勞不無妨滯近亦於周易春秋兩傳欲以一得之愚為山中課程日又以其餘力從事於道人蒲團以是因循不覺蹉跎至此然罪歎則誠不可原矣茲先錄上叅同摘解一冊用為老仙翁長生引年之一助望賜垂神省覽某不敢自許得手莊生所稱吐故納新僅亦可謂云爾來年八十華誕容先賀客於七八月間趨拜塔墀且致叩且致祝且以其所知陳之以

妻風附文集

卷之二十五

八

倩觴或亦師翁所不深拒也人有雲間來者每恭詢每聞神清體健不減於十年之前固知天生耆耄為一代名賢不數從前大老又不待其為門人者有以仰禪玄養而自得丹家真訣於自己身心間也壽儀一不敢虛及惟鄉村田野之物具之別楮聊以表一念芹曝之私諒亦為聞者所麾斥也不宣

奉存翁老師

去秋晉謁時以師翁酬應不給不得已解維而待私心所欲言百未一吐迄今猶耿耿也新歲方以半牘候白履為歉乃辱使者齋教言捧榮壽錄無華幣寵頒開綴三復

荷台慈念於生平迂滯處譯有所稱許何敢當惟師翁
德業之盛大足比古人實幸出門當嘗私擬步趨趨有
所肖似乃瞠乎其後者其分量則從來然也昔年聞 輯
廷復相司馬寶尚有追隨一念今機緣屢失而寶年適亦
休致之期即有用者亦萬無可出理矣嗚呼公每存此心
知仰體慈念為多然感其意可也對使恭審道體之安知
舊恙已愈為慰門生自謂於玄門家言稍有一得之愚欲
充芹曝之獻於左右俟七八月間辦慶專造以請而未知
肯以為然否也時事若棋局更新遠承台諭謹當書諸紳
因以自立而自守則於師訓領益弘多矣諸所未悉統
集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九

需面布草草伏惟鈞亮不宣

奉呂期翁相國

某奉違道頌茲且二十餘年矣中間自八闕一再候起居
外嗣此杳然以遺謫廢棄於田里之人遂不敢通書諸
公間即敝府縣城市公門併如前迹然惟我老師翁某最
當趨承左右必申斗山懷仰而竟亦因循未果良因拘泥
如此非敢疎外門牆也數年來因從事玄門家時有遠遊
之戒則徒翹首師門每徒動夢思而已恭喜天壽元公以
苗德稱仰海內外 九重眷存四方頌禱某亦陶鑄中一
也方撰無詞美中門弟子稱揚一念而門人克昌在味

某言欲附名於軸末是以轉付之令書以上而帶怕微儀
則先遣家丁代并懇以貢諸閣者某惟門下優游道養可
為陸地神仙而貴鄉謝文正公於存問後旋蒙 簡召
翁今寔似之將來作神仙宰相足追李郭侯達某聞盛事
則又不但為姚江美談而已也某瞻望台光不勝祈望頌
禱之至不宣

奉郭東翁老師

某廢棄之後十數年不復通訊於縉紳諸公自謂山林中
事體當然至於最受恩如師翁亦併闕然此則過矣過矣
往年賀守邦泰由都門赴任在任日不久而即赴山西任
集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

也未嘗相聞問今經府陸表弟翰亦由都門赴任亦未嘗
相聞問而某又時嘗杜門是以淵疎至此未審台慈肯賜
原諒否也恭惟門下道高當代望重朝神即未如司馬復
相然龍臥洛清微之鄉評與論則固在在稱仰矣哲嗣諸
長兄多已登名薦書而 大廷之獨對則待來春當聯翩
至進而爽然首舉焉此與天時人事皆宜殆非某之私言
也某日來惟就蒲團為道人時亦於六經中莫有一得之
意稍可自見於身前身後庶不負老師平生知獎如此而
已他無可以奉聞也輟另來便附此代候起居其瞻望台
光不勝繼慕草草伏惟崇照外啓謹補實人倘亦門下所

取幸有以與其進不宣

奉嚴養齋相國

頃辱台星照臨遠鄉荒村迄今尚有恩光焉顧迂疎晚木其何敢當此刻感承諭尊舟之金壇三日往返是以不及從行不謂駐留敝邑稍久某於參侍既違而毘陵乘夜遂過又不能一追送錫山悵歎殊不可云喻恭惟有道元公天之所相日來道體諒已全向康泰矣某別後因具疏乞休又有長興一往是以問安申謝又致稽延茲具尺楮用將寸虔某仰望南極祥輝不勝瞻戀附啓疏不得請暫當一赴留曹顧年及時過之人未審所以善後嗣擬請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士

奉平泉陸公

惟門下以文章德行繫海內望者十數年海內士人望公早出為世道增重亦十數年矣茲遇一代大賢肯幡然為社稷蒼生而起凡四海九州之人蓋無不利見而快觀寶也十數年懷仰斗之私未及一造請門牆而近始得接光儀焉所領教論種種皆格言且未嘗識面而辱公以道義相知愛有甚於嘗識面者其為世道慶為私心喜更何如也別後曾一拜存翁相公七十壽辰時則公已行惟與

中江莫丈相對一論心而已嘗記數年之前母與存翁論

海內人物曾以家門几席間尚有所遺而未及超用蓋指莫丈言而翁意則以時方用才莫丈僅可坐鎮雅俗爾寶殊不以為然昨者相見又論及則深以寶前所言為然而亟稱莫丈併及其乃郎不置矣由此知禪家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真可通於吾儒之作用當局者所見誠不若旁觀者所見之為審也門下今且當局矣寶竊窺門下胸次素不染一塵不着一物其中本空然洞然虛以待天下之應即當局決無有能先入公而炫其聽者第下士之誠與知人之明須有以交相濟方可蓋天下士即為門下所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二

奉平泉陸公

去冬丘京兆人便曾附一書未審得達否此書自為通候清教門下非獨為丘君也某竊擬清時待賢相若饑渴今

父未聞 麻拜而請告之疏則似再上矣中間必自有說
某山林之人即不敢與聞此然此抑豈所樂聞耶昔者宣
尼雖未嘗終三年淹然未嘗不欲行其道公此出甚不易
海內士人屬望久矣幸少濡忍以待勿輕於去而令後生
輩以悻悻然窮日之力議公於他日也世道有聞善類所
仰公幸留意焉某已甘廢棄而為此言亦冀公之道大行
於時即山中人也亦獲安枕而卧不復似前時之橫被誣枉
爾唐進士行附此一布仰私唐兄真能為先師荆翁子惟
公更有以與而進之渠此未非急於仕進而時親有道門
墻得聞教論則其中心所喜也每以草草未及悉所吐幸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三

惟慈亮不宣

奉平泉陸公

每造雲間皆不獲細領教論客冬又緣長至節日恐後進
爭趨門墻有妨動定是以遂解維而行然叨愛貺殊渥矣
感謝感謝某年及而已時過叨有此起無可出之理也昨
曾具疏乞休未知得如所請否適與履菴文同拜存翁老
師之墓舟次論及出處以為宿望如門下尚當為世道一
借重見邢侍御所題恰合輿情公若出而秉鈞則生輩素
所依歸尚可強顏攀附不然終似孤單未宜爾然否徐氏
誦請合莖聞頗異同萬文欲借鼎言一開其惑渠似再駭

疏辭未遑專使東付家丁代上幸出是非素定之權衡向
諸昆一一訓諭俾無後虞為存翁身後之光足則所望於
老先生之大者也舟次草草未悉所欲云容嗣請伏惟
亮令弟阜南文不審得代來歸未便問乞先道仰私不宣

與履菴萬丈

辦增民生監期係禮部題請

別後亦甚懸繫第山林中人不當通候縉紳諸公卿自謂
事體當然且知兄能諒我於形迹之外是以亦久闕候如
此非相疎也荆使至捧接手翰開緘三復知愛念甚惓惓
兼推及小犬感謝感謝惟門下實心實行真能為士人師
廟堂有此還轉得之五臺文為多蓋從此當別是一門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四

路非徒以教胥子能舉其職而已也弟嘗叨此任而既不
效矣兄猶下問及之無乃就庸醫覓良方乎可嘆可嘆弟
初心亦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故欲大小各有所事事庶
幾亦各有所成就不意白丁生養太過習染已成其胸
襟膠固而不可破今始悔之已晚矣伏惟門下常以衆人
望人為念不必過求以生怨尤此則弟方書之不效者當
以為戒不當有所取也宛溪先生書中云云僕何以得此
入何以當此然謂以疾頑之心戾寬柔之體此則中我骨
育矣願公即用此為砥砭如何弟嘗疏止民生部覆之不
蓋從兄所知也後因劉清渠公大開此例如舊而廟宇高

不能平自為申明教典增民生監期一年以折磨之公
時或尚在部我亦與聞今聞各生者公肆怨詈於師長之
前以為姜某刻薄如此後此相繼者即正直素相愛之人
亦強論遣之而不能明其說乃僕去後之冤情望公為一
申雪亦所以教諸生也然否然否來伴索書甚急草草布
覆殊未悉併祈台亮外見幼海小魯二文煩為轉道仰私
不敢通書亦是山人事體當然也不宣

奉本兵二華譚公

去冬拜選道範之後未緣一通候起居但聞榮任本兵華
夏增色殊為中權慶既而又見邸報知公亦不理於口事

善風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五

本微眇而言者持之不已殊又為國論憂向非 廟堂主
張曲處而力挽之則是非搖奪而公亦決意乞歸矣夫以
德望如公敷歆如公南止所至隨試輒效無不表表建樹
亦既彰彰在人即兒童走卒皆知當相司馬而雌黃其口
者敢相與陰比而顯攻若此則凡功業未獲自見心跡未
獲自白而膏橫被此輩誣枉者行且有及溺之患寧復可
以塞裳而就之哉此三竿紅日一隴白雲所以為山中課
程者惟此為能自適其適而非敢自外於門墻人前萬勿
以賤姓名挂之齒頰間如此斯為相知而相愛多矣唐進
士行附此一道仰私竊山林廢棄之人絕不敢作書通京

師第於公情有不能已處故不容不一破此例而此兄又
實至親且公通家子也渠欲得公薊鎮邊城之圖一料望
兵事幸出公緒餘有以與其進而教之蓋莫許後進成就
人才本公事亦公心爾草草幸惟惠亮不宣

奉羅近山總督

賢以不能何事權要人外補西川也權要人西江產而公
開府川中賢之叨為學使辱公分相臨日惟以履冰隕溺
是懼蓋今世人無不承望政府風旨為舉則公適與此公
同鄉賢時猶不免以俗情窺公也乃公之謬有取於賢頗
遠出常格外既禮而過之愛之教之至於薦疏中語語語
要風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六

皆所不敢當迄今猶感刺未能已此宜何如為報門下乃
自奉遣後二十餘年僅僅一二音上訊爾豈情哉豈情哉
實緣南曹被論以未又為人曲誣橫詆名挂法曹數年比
蒙宋陽山大中丞特疏以相薦時則又有論及者以致反
覆行劾又數年始得白而形槁木心死灰久矣方外一友
生與談論頗契合遂閉門為蒲團道人者且三年於茲視
一切故人往往若隔世人一切事亦往往若陳世事以此
不復與世路諸公通然於門下之深知厚誼則尚時往來
於懷所謂民之不能忘者蓋衷情非漫語也堪與東泉何
君從仙鄉來往往密道履履健衰然為鄉邦之華榮鄂僚

不任忻喜附其便敬上尺一通仰私且異以彼此聲戚
得一相間問為慰爾養生家言公喜否喜則幸以見示寶
所著有參同契摘解一帙似稍有近於卻疾延年之方不
自知其燕石也容續呈覽教倘有微驗於其說則寶之所
以報公萬一者亦或有所託而將美寶翹首宮牆不勝戀
慕伏惟為道自愛以慰仰私不宣

奉退齋林公

一別三年未由通候蓋自入山以來日惟棲息鄉莊苟安
田里少與世途人相通是以最承教愛如公者亦未及一
致訊音非敢疎外門牆也茲接到季夏望日手書荷慈念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七

甚悵悵何以當惟公道高當代德重鄉邦年及而乞休以
決於去足為縉紳表儀後學山斗如某志雖欲擬前修而
碌碌流年愧無可以為道近構一間日且謝却世紛坐臥
其中異不為根塵所苦庶幾窺見本來有以為將來請教
請益之地第未知得果此緣否爾來諭以左富遷雄李僕
杜聖見許即稍見微長念盡屬未技蓋古人所謂已落第
二義者且附此言謝燕布候私嗣有簡中翔羽幸不吝時
寄聲以知彼此動定如何附去近作一幅仰祈斧正亦見
我近來行藏爾臨書不任瞻邇更惟為道自愛不宣

與義河李公 論出處

今之薦士者非士有所求即薦者有所望報於其人爾世
情皆然而惟門下不然如寶未嘗識荆定交亦未嘗先通
尺一於左右乃聞門下存諸心形諸口舌牙頰間數年來
眷然未已也豈謬謂寶平生有可取歟寶自惟則無可以
取第門下愛而不知爾夫方今所取於士謂其能達權變
識時宜合人情周世慮寶自惟不能也又謂其能以筋力
為勞以幣帛為敬以儀節之煩多為能諧俗以言語之委
曲為能親人寶自惟亦不能也門下之所取於寶當亦不
在此然寶循省再三一無可當門下薦者而自知其不可
則有四焉年今六十有六前去休致之年無幾一也曾經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八

言官論列應終無展布之期二也謗在疎遠猶可易明今
由鄉里至親誰則不信彼肯諒我乎三也日來多病適閱
泰同悟真諸家不覺默有契悟適一友生從事此門者與
之談又適有合焉遂開門為蒲團道人以此於世緣盡斷
於世念盡灰四也負此四不可以報知已愧誠不可言矣
雖然寶所以報知已亦或在此四不可因此四不可而自
知其分量或又為門下所取亦未可知也寶今即有錄及
者迂愚之性必不宜於時雖黃之徒必又相率而隨其後
眾口難調孤根易動他日又不免狼狽而歸一不自審悔
將何及乎倘伏門下寵靈得保餘年於殘編斷簡中或有

一得之愚可留諸身後而得以自託於大賢之交或亦可附賤姓名焉此或實所以報門下之萬分一而未知門下肯許之否五臺丈其相知與門下同昨以不通謝元老相公致蒙誚讓而不知實自有一段苦情未敢自通處殆難以明言與盡言也長兒士麟援例北來附此一道衷私草草伏惟台亮外山西學使君所寄鼎翰領教矣不宣

與劉凝齋總督

憶昔開府八閩時過煩慈慈速聲賜存且謂弟當起自山中蓋謬承齒薦之諸公之前意必有從者而云然爾悠悠之論常足入人一齊竟不能勝衆楚弟於爾時已不後有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九

人間世之念益知時與自知頗皆審也乃不謂大賢亦不理於口日月之食旋還本體之明此則時事猶有可喜者渴仰無由一相通適錫山丞范汪轉官廣州之新安查係貴屬更不覺喜而附具尺一以布其區區上訊之私并一道心所欲言焉免舜在上九官十二牧濟濟朝宇間相與都俞贊襄共致唐虞盛治此兄丈即日事也擊壤之老肯以許我乎信然則弟亦太平之世所不可無之一人也去夏五月中旬從事玄門家今且年餘矣不敢謂有所得然因此杜門亦可以自適其適以此謝卻塵囂而遂忘俗慮亦或兄丈所不深非也范尹方為諸生即能文行受知在

南園子又嘗以恩貢在門在錫山頗知清慎勤三事以致茲轉得為門下小屬吏從此倘荷陶鈞更有進步優是其生平大緣也幸有以試之法紀清嚴不敢有所恃惟伏此心目通於左右爾草草伏惟台亮不宣

與劉小魯少司寇

往年於留曹辱不鄙借之三四公列在定交之末嗣後生被論上悟齋丈亦去丈與幼海荆石兩丈尚在列既而兩丈者轉而止而丈獨在南特則生以聽勘被枉聞執事者心知其寃不訟言於人前而每以是非之公論默有移奪乎其間最後五臺丈起官留曹時每寄聲道及丈之厚雅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廿

每欲生作書稱謝生以為此自丈之至厚持公論當然無庸謝為也新鄭公既去位而是非之公始漸明前枉幸而得雪陽山撫臺之專薦薦而又被論論而竟又以勘得雪也豈非丈與義河老先生五臺丈諸公者力持公論言之諸公者之左右陰有以為之地歟人非草木無情能無受知知感之一念時則又聞有過缺量用恩旨不容不自憚避竊以為士人守已當然無論諸公所皆關通謝即首揆公之前未嘗通書亦不自知其不可也兒昌以奉差南來家居者兩閱月而丈適起官還朝生年已衰遲無可出理時固可通謝無嫌矣於昌之便敬附竿牘以進幸勿

牙廷綴為愛今賢者在位方見拔茅成泰坐禪世道日擢
於昇平而丈等相與贊成之生在山中倘與有一枕黑甜
之胎即感恩施無窮矣不敢用幣帛為禮誠自謂山人事
體當然且亦何體清嚴知必以此為相知也不宣

奉趙麟陽南太宰

海內望繫斗山為後輩所推崇者如翁能幾今世道方仰
賴大賢挽而登之於至理乃南鈐竟止矣謂之何謂之何
寶陰伏田里曩不聞從者東歸之期失於津次奉晤迄今
歎不可言迄今歎不可言惟門下道高養遠出胃中之寶
藏必有可以傳諸無窮者當不止獨善一時而已也風便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廿一

幸不吝一開示何如寶蒲團為道人日來尚未之六經傳
註間竊擬一得之愚於言外別有所發明而未知得果否
也姜嶠縣之便附此一道仰私姜係宗姓與兒輩切同筆
硯最契厚其依向有道門墻久矣望有以教之而與其進
且以彼此聲時相關亦一便也草草諸未悉統需續布乞
台亮

奉南太宰古林何公

寶音於郡門嘗厠法席之末猷領教言感刻在心年來以
屏屠山中不敢具尺素通訊候乃舍親方麓丈赴官南鴻
爐承鼎翰遂賜存道義格言滿紙開誠捧誦佩服永忘每

有愧山人通謝未緣也茲仙舟過我河下正可以面叩面
請時矣不謂已過毘陵而後得聞計兩日程方至無錫即
慧山停泊恐亦不及久待也緣此屢欲追扳而輒自中止
非由緣分淺薄故然歎歎殊不可云喻惟門下道高當
代望繫朝紳竟以不能俯仰而去時事可知有識者為之
歎惋雖然人苟有以自適即萬鍾何慕焉翁今據經守正
為今之古人敬觀新刻種種良足為後學師資矣矧信今
傳後此外更當有在耶寶已灰世念日惟累石為小山庭
除間讀周易其洞中自占行年休咎暇則與兒輩一講解
如此而已他別無可希望也草草未悉所欲吐伏惟台亮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廿二

臨風不任瞻邇更祈為道自愛以慰仰私不宣

奉陽山宋公

某之受知門下非若尋常可比數當感激而已也去冬瞻
望宮墻過承款教別來更切中藏擬今春榮發之日非躬
送即遣兩犬子代之緣鄉居遠致失禮此後某於留都既
未得親來長兒士麟患犬頭天行症伏枕席四月餘小者
士昌又穉齒未堪驅使是以關候至今歉悵殊不可云喻
惟公道高望重綸召諒伊邇矣某日來壘石為一小山於
庭除間朝夕徜徉乎其中牀頭只易書兩卷且讀且探知
進退消長之理時與兒輩一談固自悟前此萌世念之非

自今當別作山中課程惟觀公等經綸事無望貽我以一
梳黑甜之適如是而已他非所敢冀也恃相愛敢私吐之
幸勿哂其愚麟以聲上謁草草伏惟台亮不宣

與胡雅齋撫院 論公庄

昨荒儀冒干清嚴不蒙賜納固知以例見麾然積誠無由
自表殊報報也惟門下實有造於我江南而僕叨恩庇尤
在他士人先無可報稱惟有托之乎一言於以檇揚盛美
於將來如此而已得代想尚遠容踐春正之約如何外啓
僕及通邑小民因築湖岸而壞田百餘畝賠糧蒙抵補以
公庄之田如其數厚幸矣乃縣議以下填北岡黃金開黃
泥垣處處有為瓜分零雜受田者既自不便於承業而丹
徒之頑民其霸種而強佃者不納我以租乃反抑勒我以
荒棄其視夫前此之失業而賠糧也庸愈乎又丹陽之田
數十年請佃於丹徒楊斬二閹老家者一旦奉府縣院司
明文還為我丹陽公庄凡縣有公禮費取於此而給蓋通
邑所仰以為賜也今聞每畝議受其子孫者五錢七分之
直而臺下允行焉殆未審所從來而然爾僕今與通邑小
民所蒙抵補百餘畝之田請歸併於下填一圩而下填一
圩尚有百餘畝當歸於楊氏子孫者誠願兩其五錢有零
之直入於官而請以此一圩者全歸之於我丹陽之民庶

或為丹徒遠宦子孫所分奪而混有也鈞臺其肯許我乎
別具一詞倘行之新縣尹併議前此所詳允之可否使丹
陽田地永永利益我丹陽焉則甘棠之遺無窮矣新父母
鄉隣同室之辨甚明自為其小民之意甚切望如所云丈
量事一併早委之若以為楊氏之請既與而不可復奪則
議加倍直如僕與通邑小民所願入於官者徵以為萬頃
洋開築工費未為不可也恃愛草草僭白伏惟台亮

與郭龍渠撫院 論運道

惟門下昔按今撫兩有大造於我江南也萬口無不喻恩
頌德而實尤在他士民先但緣不入城市履公庭已父是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壬酉
以未及趨承左右然以門下之加禮用情每出常格外則
中藏非一日矣茲有一言冒瀆台嚴亦或老公祖所心許
也敕縣之運道居蘇常上流每易走洩所恃蓄練湖之水
以濟其淺阻而湖水開放所恃又在京口七壩橋呂城分
牛諸閘之以時開啓爾今陵口又添建一閘而各閘於糧
運之來每不下板蓋所司為官船挽阻也不知孟瀆河之
開原為運回船與官船可以由此而南北仰惟鈞臺昔年
主張賴以成功久矣今幸天借大賢撫臨吾地百姓冬月
挑漕之苦以聞不下板而每每不能免也非臺下其誰能
察而憐之乎昨序本府水利圖說亦曾謬有言在其中時

則謂運回船之由孟河收港屬臺下主之而各開之下板屬漕院主之今聞漕院至期稍緩則以下板之出令併煩台憲亦似易事爾倘於十月中即令所司於各開下板令運回船於孟河收港不致開板之煩頻開啓以洩水也則我丹陽之運河可不煩每歲開挑我民當受臺下洪施其為猗恩頌德也當又永永無窮矣即官船之不肯江行者或與之盤剝或間一開開放行似亦無不可也呂城奔牛開座係屬常鎮兩府恐彼此互有推調亦惟臺下有以統一其事權爾別具栽植蘆柳事情則係固隄蓄水一節而生家事亦與焉非高明不敢以此言進然不獲公庭之人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廿五

宣

與張嵒嵒

別來一接手教此後不通開問者又兩三月矣心神想仰雖日在左右不少寔乃蹤跡睽違有懷未獲即對吐又自恨前此以酬應紛紜目赤瘡而力疲憊竟解維不能為門下有兩日之留殊耿耿也時事更新象宰本兵之缺當借高賢然猶未果豈棋局之變人情亦尚有異同故耶山

中人不知廟堂作用有聞幸不惜一見示如何近從嵒嵒昌所見臺老一手字云門下尚惓惓屬意於不佞以政府咨訪人才而謬有齒及於昔所屬非今所屬也奈何愛而不知如此實年力心事皆不堪其自知則已審矣此後萬勿再置牙頰間乃真所以相愛而相知也若臺悟二丈則正其時矣萬望留意有力人姜應期來附此一通仰私此人不但力足驅使其衷亦更自與人不同而純實謹厚又可保無他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殆亦足以當之日在門下致奔走擁衛之勞即實所以效忠宣力於左右不獨為其人相薦引如此也農家子以秋獲久耕有稽趨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廿六

與張嵒嵒

昨姜應期請假還接到鼎翰開城三復知門下憂時赤心可與日星並耀至念及寶出處微踪則又所謂愛而不知也自江陵公即世後時事屢有更誠可慮然不審事體果何如此惟在位有識者如門下能悉之實不能知也至於寶則年及矣可用時已過今當乞休時乃欲不自揣量冒然為鍾鳴漏盡之夜行乎以此顧知我者勿復挂我於齒頰間是乃真相知真相愛也八座缺時時有不即用門下誰用耶雖然目前大人物可屈指數簡召想只在旦晚

間矣敬侯之敬侯之應期來擬早為正且後生有事未及
作書是以稍違鈞限望恕之倘令有所事事可以自效於
左右亦實所以仰荅鴻慈之一事也歲豐之占浙直所同
想他所亦然殆又普天同慶矣附白殊草草伏惟台亮

與張堦嵒

恭惟天生大才為國家效大用排大難成大功如近日武
林之事倉卒不虞賴門下一指麾而定非胸中素有大養
大畧孰能如此以此知前日之亂萌當自有所以消弭之
於聲色之不動矣即文路公之鎮定成都其何以加焉敬
服敬服廟堂寵錫殆未足酬此奇勲 綸召第旦晚間爾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廿七

與張堦嵒

應期人來接手書據誦再三知門下留意於時事而薦人
才尤切切昨存翁書中亦亟稱而樂道僕以為為五臺之
具題為悟齋先言此地方人才俱門下事體當從人言

及於不肯非宜矣存翁云當軸引嫌未敢專決故公雖有
書往而茅榮之援尚艱然又以天佑 國家而知稍久之
必有濟蓋大賢用意每若此然今之當事論事者則恐未
必皆然也且年衰志灰之人於此萬萬不可矣存翁云當
昔英雄鼎峙角立之時豈不各自謂可久無恙今一旦
奪屏逐禍延未已乃知聖賢之訓真一字不可違因謬膠
生之不肯出片字謝薦引許以特立獨行卓然為 盛世
完人此則何敢當哉生數年來於江陵公處久不通書因
其有奪情一舉恐致遂相左也亦自量量人如此若存翁
所云云僕未敢以此自居也近見臺疏言及浙往事渠係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五 廿八

舊生之見不知門下自有妙用久之當亦自曉然矣幸勿
介諸懷不宣

與蕭允陽巡撫

憶昔曾趨侍講席之末後以萍踪不定未緣領教言時時
用情往既而使旌按浙其報 命還 朝也地方人才嘗
薦登川老先生內有當勸明起用語相知者傳言門下實
念及我山中人被枉為孫併以為僕爾何故人情厚如此
久踰伏田里無由一通謝私茲因梅墩公祖之便煩轉致
半牘於門下一吐我十數載中歲之私某今已為蒲園道
人引又年及而時過於人間世之念絕久矣惟是廬山犬

年正可用而人品又表表時輩中尚未起東山門下為其相知故人寧能不念之乎某今於一最厚友面薦之惟門下有以授史於其間可也草草併祈俯賜原亮不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十五

廿九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六 家居稿十書中目錄

奉畢松坡先生書

奉畢松坡先生書

與馬乾菴

與悟齋中丞 論出處

與施禹門

與陶念齋

與王荆丈

與王荆丈

覆沃州呂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家居稿十

與五臺陸丈

與王方麓

覆王方麓

與金存菴

與董幼海

與王鳳洲

與洪芳洲

與洪芳洲

與金松澗

與胡廬山

與王雲竹

與徐孺東

與袁東谷

覆鄒文谷

與方湛一

與西亭宗正

與帥楚澤

與謝省菴

與于景素

與張謙齋助教

論玄門從事之不為非
論玄門

與程石峰年兄

卷之三十六

二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六 家居稿 書中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莆田唐守欽校正

奉畢松坡先生書

寶瞻望宮墻僅二百餘里而近即扼趨左右時致問安請
益之私亦分義所當為乃自兩兒麟若昌應試後杳然不
通一音豈其本心然哉緣廢棄之人動有齟齬是以每舉
念輒止之良亦謂山中事體自應踰伏如此非敢疎外師
門也肯諒原否惟門下以道義為絃綸即錢穀主張自莫
非身心妙用矧留都為國家根本重地即計相亦古來重
要鳳阿文集卷之三十六
三
是矣知我師翁必不以此為不屑也竊自來自課習見曹
之外惟決渠種樹為技老計間亦因講經史謬嘗探究古
人未發庶見身後之一斑而自恨為時已晚第忍力不逞
心爾恃翁知已敢吐其愚幸惟勿露於人前如何賢即爾
長兄家學淵源去秋尚淹滯殊為扼腕兩兄麟惠大頭天
行症久尚未平昌則章句頗似有進未審將來得進附通
家驥尾否也舍姪士言士交皆黃巖二先生子士納之便
附此一申候私不敢有所將別具家規族譜四冊呈覽教
草統惟慈亮尚暑更祈為道自愛以慰瞻戀不宣

奉畢松坡先生

某自前歲兩兒應試通書以來杳然遂無一音上訊左右
非敢自外門牆緣山中人不當聲問兩都諸公即如老師
亦遂潤疎如此爾未審肯賜諒否通聞貴屬相爭許致堂
翁亦具疏自陳此固大臣事體當然然廟堂深知隆眷
必有溫旨慰留在老師亦不宜介介於懷也如何如何
某自知無用於世今已閉關作蒲團上灰心道人矣不但
謝絕軒裳屏息室家諸念為可以自愛而自養即操觚滌
翰擁篲迎門之勞亦庶幾有託而逃焉從此便是逍遙避
想亦老師所不甚嘆也世事已見大都人情殊覺難處至
如敬鄉人能肆螫毒者踵相接而進也愚疎直慙之人素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四

與馬乾菴

昨者侍罪家居辱不鄙念及年館舊誼於蔣泰野差人之
使得接手書開誠三復荷雅意甚憊憊何敢當惟兄太純
德遂養朝野繫望久矣成均黌正法席殆為之階端撥寵
拜可計日而俟也非佞非佞今秋文衡借重我南方士子
幸出自大賢門牆人人自慶得有所依歸若兄輩學既未
成經義又適有差誤何敢萌入彀之望乎乃荷存念以未

及收為言厚矣厚矣弟杜門以來雅修其先世農業為事
無有世途之念倘蒙體亮勿於人前遺及賤姓名也不宣
與悟齋中丞 諭出處

俞府理書來事弟走不出兄為世道慨再三此無乃猶俗
情歟吾輩直已守道於心本無愧即果有求我用我者猶
當量而後入如古人所稱熟慮而後慎慮而後可也况物
無求我用我者乎兄試謂今何時也在廷在遠頗踴無事
法紀頗稱嚴明職守頗稱修舉然其中與鄙心却有不契
合處一不自審將來動必齟齬行必狼狽不如有所託而逃
焉是吾輩所以安身善後之一策也兄奈何不及此乎兄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五

年尚壯尚有可以待然直木不可使之曲恐亦猶之弟爾
河清難俟人壽幾何不如盡厥世念有所事事於山中身
前身後有一斑可以自見則吾人亦自有立命歸着處何
必低首下氣向人作拳曲偃僂狀哉迂愚之談非兄不可
使聞此外絕不敢言及也萬萬秘之聞係丁甚喜弟長兄
麟有兩孫次兄昌新娶之婦亦懷妊半年矣聞長姪道誠
首取今秋高捷之兆也昌居一等三麟不復與已援例入
止監益南舉屢不偶庶幾倖倖於北舉兒輩且任其為此
倘有進步亦未即當事故自不妨求進也旬月間聞有切
海之變中大惱悶因感風成一疾氣升而不得降幾乎不

可救療今稍向平矣蓋猶異誤聞也此兄待下少恩或有此不可知我輩為正人傷為知己痛為世道慨歎則不容不動念爾然否然否志道言年嫂今年五十兄將為之舉觴第婦恨遠無可以自致第屬筆遙將心祝也年雖高中兄當送之偕計爾時非一晤語之便耶俟之俟之有手書欲見寄定所可託也不宜

與姚禹門書

昨承數千里寄書辱存念殊慙慙至今感未能已差人回曾具小柬奉謝想徹記室矣弟昔外補薄遊也因會沙兄平生交契與弟同遭擯落而不幸早世幾欲請之當事者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六

求補楚中一職任其拜其墓為撫其遺孤而經紀其家事既而以義不可中止之然此一念豈能一日忘哉此兄心事如青天白日其房考座主乃嚴氏姻也稍求力可以不出然竟出其不嫌阿隨人耶此可知大都矣以此等人而不姐豆之於賢人之間豈非廬山前道所未了事乎幸賴兄丈秉文鐸於其地此事若有待知門下必自留意不待弟喋喋再三也弟昔在川閩兩省有司學官每有所請每抑之而自以所訪知者檄行一二以示風勸蓋不欲為庠校中開市門爾前此聞潭庠學官以不遂其欲而中寢此舉會兄家曾有言曾聞於司道諸公間廬山之未了此

即以此為嫌耶果爾則廬山猶是俗情爾惟不公故致有言即有言而非也其過在會兄家不在會兄奈何求公而寢以私因會兄家之偶有誤而竟連及於此兄乎司風教者宜以申明是非表揚節舉為已任不宜尋常比數自同庸衆人為也聞兄每過長沙必登其門知鍾情獨厚矣然猶以此言奉聞恐校文冗冗易忘其家又力未能自達即日賜環則廬山兄未了事又將在兄不免使我輩有遺恨也弟比來絕口不談時事於此大有不容已處知兄不以為嫌也幸千萬留意不宜

與陶念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七

去冬荆石丈行曾附數字達否春來聞晉戴天官此是大拜階梯也正人秉釣乃賢不肖進退之一機我山中人即世念已灰亦不能不心喜蓋從此日致昇平則山人亦可高枕而卧矣弟南明文不壽夭不佑善類又殊可悲酸也想同此念故及之僕事荷雅意慙慙非不知感第巴陵在南聞甚護短而廬山撫臺雖嘗謬薦及然同事者尚畏忌新鄭輒與異同又聞部議欲付臺諫公評則此舉恐又成畫餅爾此僕所以灰念欲別作山中一課程也貢生賀表兄淮赴選之便附此一道鄙私草草萬惟台亮外前此手云陸平翁將大拜今尚杳然乃聞欲乞歸何耶風便密

示之

與王荆丈

春中奉候緣家僕愚蠢不往盛莊一叩見光儀而返殊恨之嗣後亦聞有棲霞之遊切切望行旌擬奉便晤以傾吐積私不謂不果也使者至捧接手書知道體偶違和豈所云無功之功嘗試而未效歟殊懸念殊懸念然門下素能謹身節欲知勿藥自有喜也賢郎高才以千里駿足不肯受束縛於駢駢間故蹇淹驥將來必步嚴君芳躅如小犬昌初場務簡妥以投時尚僅博此不能不愧劉蕢矣卷稿呈覽幸惟有以教之長兒麟卒華北雍叨首取應試誤為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六

與王荆丈

昨盛伴以九江往返多日索報音甚遽又丈所重惟姻事姻事外他似可緩也故冗次且報及此今遣小僕來乃敢奉覆前所賜問生所修持涉下德有為一路不可與丈上德無為者同是以未敢語及即語及亦須所夕相周旋致虛守靜且先從止念入門又一無可以分念者方可望有成效方可望卻疾少延然此豈可於筆札間傳訣竅乎暫生留曹終當圖所以自便更惟有以教之至悽

覆沃州呂公

去歲從令親俞華野處得領手教知公與其進意甚厚久失裁謝緣山中碌碌無進無可以請教門下坐是遂致稍遠方用為歉乃華野令親過此復荷不遺捧誦教言累讀昭若發矇無大貺遠貽種種清佳碩晚未之人其何以當此感佩感佩當世學術虛寂迂疎槩於支離口耳不甚相遠此千古名言也公嘗以此立論而某亦竊比焉則可謂云爾若謂某能有功於先聖賢之教則何以當之乎某性拙陋不能為高虛玄遠之談惟是蘇湖教門為可以成才而致用蓋取其經義治道分齋講授庶有實而可循而不姜鳳阿文集卷之十六

與五臺陸丈

若一切空言之無當荆川先師亦嘗以性命經濟為學意亦猶此某自惟但求以不失師門法程而已不謂謬有取於當世之大賢如來教所云云也惟公躬行實踐經綸大才乃當世士人所宗仰而推崇昨與一友人徐孺東給諫晤語相與誦公休美未已也而鼎翰於次日適至焉豈非氣味相同心志相率感而然歟俟俟議未悉容俟後便另圖所以覆謝門下爾俸書後細閱新刻諸書知公於性命經濟真可謂天民先覺矣草草容另有以請也不宣別來不覺歲餘矣及聞會履菴丈知從者曾遊陽羨再一

宿而去乃不一相聞何耶追隨有道杖屨覽勝探奇自昇
人生至快適事剗切素愛失此良緣殊耿耿近聞雲臺公
弟可傷豈年來失意不堪遂至此耶我輩道能自得一切
外來之事本不足以累我奈何遂不堪至此佛氏脫離生
死以此為涅槃境界令弟平生所好在此無乃不足為苦
歟公妙解禪理敢附以請當必有以教我也寶日就蒲團
為道人覺於吐故納新一說漸有近似第未知究竟何如
爾荆石乃愛化去亦嘗聞之乎蓋有宿世緣分又多自禪
觀悟入所謂仙佛同源即此文章勿訝也何東泉來便附
此一道仰私堪與家言公似不深信然令弟生前惓惓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十一

此見託聞得一地在杭之南高峰頗轉語乃即為成其先
志可也草草未悉所云容嗣布幸惟台亮

與王方麓

捧誦大作知兄不喜為時俗應酬文字即不得已一為之
亦必發揮其所自得成一家之言至如使蜀使代并歷下
等作皆借紀行以證據今古有益於時事而可傳於後來
為人作傳不一語假借也闡幽發隱真有古史風若經
序則又平生所學在此所見在此其所獨得於一心而足
以折衷千古者亦在此種種格言非一切阿徇物情而流
連光景者比也以此窺兄其胃次陶然處薄俗而不為俗

所涵真可以自樂而忘世矣雖然兄即可以忘世世寧無
有求兄者乎昨過嘉禾曾與陸五臺公談及兄彼嘗為考
功選部而不能知兄因致貴沈之謂讓彼以為兄官小前
此無有談及者故不能知相與喟然而歎久之今者聞有
談及而知兄者矣止上諸公如林平老及譚三華公皆留
心當世人才當能轉聞之於銓司柄老而此時適又應
詔用才之時即日且屈兄為督學使以德行文文章之餘表
率一方士子有以振起而養育之秀兄所專長而廟堂
所當首先加意者也弟世念已灰因還兄大作論文而及
此亦一念有不容已爾幸勿以為迂而笑之春秋義及參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十一

同契等解俟終業後方敢壁上容另有以請也柱頌時未
申一茶之敬茲補之幸賜亮存不宣

覆王方麓年文

久違道範不任懸仰十日甫與萬履若會於奔牛竟日通
及高雅殊用馳情渠意歲結兩三會各於近地為主入弟
未知翁文當於何地作主人爾去歲五臺丈之約不及踐
似亦是一缺典也萬萬念之如何春秋胡傳胡康侯為宋
攘夷復讐而作未為全合聖人宗旨諸家亦僅僅得其一
斑嘗竊念此獄有所更定愧力未能讀經世舊稿中間考
究詳核於此經深有發明久留案頭擬綴一二語未及也

豈游夏一詞之贊良亦有不與歟更歟更歟曩借叅同契
抄本第亦有一得鄙愚欲充芥舉之獻於門下時方患火
丹在右足之大指未可履地尚容躬請可也恭公高才又
夙稟庭訓取一第乃餘事由知狀頭已有所屬姑少需之
又待定公同舉爾小犬昌稗年叨骨何敢當賀乃煩老年
伯齒及心感則多多矣附使代叩萬勿以拘他例為罪也
伏枕草草乞台亮外尊翁老年相佳製井榜菴集統欲領
教客另有以請也不宣

與金存養

某也無可比數惟是一念好賢仰德之心則不敢自後於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十二

人如門下道義一脉流傳家庭間藹海內其為我高山
景行多矣矧又八閩學使相承沿芳緒領餘論且遵行且
感仰非一日之故歟緣此僕於門下雖未嘗數數相過後
時時相訊候乃此心則無日不在左右也長兒士麟入北
雍附此一遺仰私山中人不敢以幣帛為禮草草伏惟台
亮不宣

與董幼海

白下之遊幸追舊歡甚適也而某以奉職無狀被論去自
省謬戾種種於世寡所諧自甘投老農家子得修其世業
為宜惟是道義故人在聚散離合之間不能不時時繫念

關件來接手書開編三復中間種種道義語種種肝膈語
一皆領諸心不能忘至謂勉自者同心數人如悟齋荆石
小魯如弟與丈終當有合併之期夫三丈方嚮用悟丈即
歸尚可待而出弟則犬馬齒已長今歸杜門人闕世一切
事於心已不關夢想亦已不之及乃丈猶併許我焉殆非
真能知我者少嘗讀易繫有感悟謂當觀象變玩辭占體
之身心以求寡過弟今日惟從事乎此於以下行年之休
咎如是而已丈於諸公前萬勿道及賤姓名為愛也歌謂
佳章林泉生色并前此同遊靈谷寺諸作尚亦未奉和珠
歎草草附此言謝統惟原亮不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十三

與王鳳洲

某懷斗山之仰久矣未緣一接光儀嘗竊以高文高行親
測門下之一二乃豪傑士偉然丈夫也昨幸一相見則直
吐胃藏又氣度溫然如良玉而冲素渾朴若不似昔所稱
賢豪人豈年來積深養盛致然歟何其有美而不自居如
此也敬服敬服別來殊戀慕擬一通候與居適聞安石有
東山之起殊可為世道慶乃不才亦幸追求光途次過廬
潛直指開方杜門草辭疏在我衰頹之人則宜然門下何
為亦欲然也豈蒲團靜養真得不屑為人間世一切事歟
李鄴侯讀畫架上書萬卷又每留心神仙家而蓬萊閣之

功名卒亦無妨其以出世而此公今日事也風便附此一道仰私草草容嗣請伏惟台亮

與洪芳洲

山中乏期便少通訊候殊歉昨過雲間在存翁老師家見感使恭審起居聞鄉里人有相構者尊像稍不暢殊懸繫弟年未亦有此然此處是暗中播弄無從質對之苦今痛已定矣若兄文則猶可一一辨理無影虛詞恐非可以欲加而濫及第於事體非宜爾古來賢者所遭此等事往往有之但一切置之不校則太陽當空邪魅或自潛形也存翁因未使道門下有愠意而以吾兩人一段迂狂自適處要鳳阿文集卷之廿六十四

寄聲以相慰曾達石楊生還便附此一道仰私生固舊遊門墻致士自隗一與進鄉人後進者亦山中一課程且與令弟令郎同筆硯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此也弟居鄉惟亦日與此輩相處爾草草幸惟台亮不宣

與洪芳洲

別來不覺十餘年矣何朔序易流乃爾惟門下文學行義為當今所推重而有道經綸未獲竟所施於清時忝在相知每為不能平雖然士君子貴有用世之具若有其具而於時或齟齬焉此則非吾輩之責也然否弟日來從事玄門家似有得於吐欬納新之一說第未知究竟作何狀

爾文在山中知亦自有課程可以為不朽計弟於易傳春秋稍稍亦有發明恨地遠無由相印證也弼山今兄還附此一道仰私此君純行真可為士人師真可為學博中之表率而以當受封乞致仕惜未薦揚於朝轉一國子職事而去殊可歎也此意曾見之於送行拙作中且有大賢為其弟歸而相與徜徉泉石並為鄉邦典刑焉亦方今一盛事也故借重及之不識以為何如草草容嗣請伏惟台亮不宣

與金松澗

僕平生少相知幸逢老丈閩中提挈者兩年自謂莫有遜也且惟經綸老手當屬之有道作用即日膺簡召贊襄廟堂豈亦間關世途今始旬宣沓藩乎實使旋承寄到手書開紙三復知別來動履為詳廣中之冠非老丈莫能平固知人才當大用者必先用之於所難事理然也僕比來紫石庭除間每日自讀易課兒曹之外惟決渠種樹為投老計世間事自有諸公當其任共致昇平倘貽我山中人以一枕黑甜之適即為賜多矣他非所敢冀也讀諸刻知新得實用種種足慰企仰僕亦將忘其陋以一得之愚形諸筆札庶見身後一班第恐日已遲暮無能自效爾不宣

與胡廬山

楊春字余曉山兩郡伯來各煩寄聲以兩君來舍即去故不及作書而但口道如此然兩君未有一言相報豈臭味不相似不知所信向故爾耶此外又有茅心淵節推與廬陵之尹子皆嘗於答書中道及高雅契厚亦杳然未有以覆也以此知交游中可託者絕似少為發慨嘆良久別來十餘年想自有山中課程便風可見教否弟日惟蒲團為道人頗有得於吐故納新之一說卻疾延年或亦可以自許而松稍暇日亦嘗探討六經之遺旨於易於春秋僅亦有一斑或可自見於身後此則弟可道於丈前者也丈所造所自得千萬有以示之往聞以故交直已為江陵所羨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十六

與王雲竹

憶別來且廿年仰斗一念雖時時在左右乃踪跡之睽遠則甚矣甚矣某於門下頗自謂臭味相同然不應若此第緣北去相知可對之一問訊而未便寓書南還者則通候便矣然又率倏遽去無由得扳挽以傾吐其衷由是以遂居此非相疎也諒之否年來聞從遊滿門英才教育之樂當又勝於曩昔且倍徒第中閒亦閒有不適意事為明下不能堪然又知有道自得當不為過苦也然否然否某於五六年前即從事玄門家於一切世情頗澹近似有得於吐故納新之一說即未能長生久視乃卻疾苟延則自可謂云爾矣暇日又嘗於周易春秋兩傳時以一得之愚稍發明儒先之所未備未久遂積為成書尚未敢出以示人私心切切欲以求印可於高明而未知其可否也託舍親荆建安之便先此一道鄙私嗣容另有以請草草伏惟台亮

與徐孺東

潘司訓至接手書後施司訓處轉寄開緘三復荷雅意甚慊慊第疎懶業已成癖世間事仗公等為太平增色僕無能為矣近從江殺齋司訓處又接到尊翁老先生手書意旨大都與來教相同何橋梓長厚如出一口也感謝感謝尊翁云山陰政事及暮下不見此品可畏仰無有上第難

悅可見人心未始不三代若而命僕便附一言以仰禪山
海之深邃僕且廢棄矣復何言復何言雖然嚴君有命木
可終虛也官職有崇卑當積資而後能累遷若居官者則
一念可以了百念一事可以了百事古者循良吏只留心
民瘼終能如其始便可掛名青史中終身事業所謂一了
百當也豈若公卿峻秩須久之乃能躋致耶親心所望或
者在此蓋亦公家故吾也乃手諭則又欲上計時拜疏乞
養在親恐未必樂此更望酌之如何承念及兒輩足感通
家至誼長兒久淹場屋志尚未果近數邑有梓行會文數
帙渠作盡力追良驥恨鞭影未前爾若志行則亦稍知自
勉不敢有玷清誨也風便更望有以教之施君欲為古人
而不為今人所喜未審何自更當討求身心一是處方可
渠云身需絃歌境內取益甚多第未敢私造請以取俗憎
然頗能窺公本領之端的作用之超邁亦可見此君真能
觀公而知所取矣便聞幸不惜一相印可而有以與其違
不宣

與秉東谷

昨京口章接光儀領教言殊慰斗山之仰別來尚以未悉
所欲請殊耿耿蓋緣有道施為與衆迥別而僕亦自謂氣
味稍相似竊比高賢不覺繫情如此也聞將駐節平湖為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十八

奏報地此中久無貴客停車供應似未習開顯似聊落
然有五臺司空乃地方賢者其言論風旨亦與門下同風
僕亦素叨知契故敢道之知必與公為將來道義一相知
也茅丞之便附布仰私茅係至親其乃翁貴省憲副乃姪
心淵君吉安司理與茂州家從兄及兄昌兩世通家而此
丞以高志早授每為之惜倘蒙台慈以假顏色即為推愛
多矣恃愛輒敢及此非敢有私於此丞也草草容嗣音伏
惟崇照不宣

覆鄒文谷

某懷斗山之仰久矣聞人士幸而得當世賢者為之師某
亦幸以糠粃在前過蒙齒錄接鼎輪開誠三復荷蒙褒逾
溢分涯領迂陋何以當此刻感刻感此地文學之盛稱八
閩鄒魯焉然多從事口耳而士風比他方又多頹靡而不
振某嘗病之每於訪行首加意火則教以讀古文辭又次
則取年青質美者令執贄鄉先生如玉雲竹林退齋鄭球
浦洪芳洲諸有道之門文行志似漸有興起矣惜乎請久
任而不遂迄今以為餘憾乃其於鄙人亦或有去後之思
人謂以嚴得士為從來所未有此僕所不敢當然荷高明
採及於翦莠則私衷不容不一傾吐所謂泰山之土壤滄
海之細流也不佞年及而已時過溫叨此起侯却到後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十九

當圖所以乞休人間世一切功名事業炳烺烺足以邁古超今者惟門下其人也倘推同志之愛俾扳附有餘光焉統需續布之伏惟台亮不宣

與方湛一

金山之會恍似與先師面談兩宵對吐却是半生有緣也何幸何幸先師平日學問在博古通今為已以及物俱從一念真切處得來性命經濟設科大凡也而旁蒐曲證其蘊奧尤未易窮門人中有肖似之者不過得其一體而已若吾文殆所謂具體者歟然則水鉢真傳乃不在振翅之列而身後享契其身前極稱許者真其人也即遊地下其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廿

與西亭宗正

惟雅志清標超邁倫俗詩書禮樂浸灌心腑方將取善一時尚友千古奚啻帝宗名駒皇族之秀而已也美之羨之往年生被誣勘時則交游屏跡即親知故舊亦皆遠嫌闊疎矣而門下自遠賜訊又聞曲為辨白於其間若洞悉其情而能察之於衆惡之中者此一段高誼真是跨絕今

古賢感佩之私惟與年俱增爾比來想德養淵粹道履日亨為慰實自擯棄之後惟一隴白雲三竿紅日可八道之此外一無所希望也既往不必言第此心未常亦未嘗敢自欺當政府兩公兩不相能之時嘗有意調和而未敢吐露乃其後則不免為鄉里謔笑所構捏以致有此大老以其人可信而不知此人者實不免於相欺而相負也今其人已不在古溪父母行話別間偶道渠在貴省時事故一及之此亦不必對人言但心知吾人持口自有經畧所當循爾數千里奉書永由晤語臨岐不任惘惘

與帥楚澤書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廿一

數百年先隴被人橫侵我子孫且無展拜之地矣一旦蒙公斷還寒族中凡在溧陽丹陽兩地共千數百人當世世仰德不忘而某也邂逅間即蒙出格相知其為感當何似乃榮行以册華父母言使者由吳門還仍取道敝邑候良久不見至此遣人候諸毘陵則知取他便道去矣悵然迄今奈何奈何惟門下為熙朝名諫議言行道行正氣賴以伸國是亦賴以定焉寧非世道一大快歟敬羨敬羨長兒士麟壯來附此一道仰私前時所具菲儀今亦不敢溷繫清嚴矣惟將此一念充謝草草伏惟台亮不宣

與謝省菴

別來此心無日不在左右乃尺素未通蓋鄙誠自有在知
執事者能諒我於形迹之外也待罪杜門之人辱受借之
過又辱倦倦焉有以教之何敢當何敢當惟高才如出匣
之大阿光芒橫射何可不盡其裁割之用若某則鉛鈍無
能鋒鏑既就摧折雖欲不藏之匣中不可得也人各有用
用各有宜人有所以自適爾何敢自同於古人亦何必自
比數於今人乎連日料理農事收拾案頭書為辛歲計為
養身怡神之助頗自謂與素性相宜也幸毋煩過念風便
先此道謝諸侯止上時面吐之草草伏惟台亮

與于景素 論玄門從事之不為非

集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二十二

閑關習靜每年暑月有之今年為潘兄所指引謝甥所催
促則偶一從事焉亦養生之常不足為異也以行火候按
烟火物暫爾不相宜遂飲水食瓜菓以供日需似別換一
副腸胃然未嘗不食近漸用熟亦未嘗終焉為辟穀計也
親翁之過聽而過疑每如此人之傳言豈一一足信哉非
親翁言而造為親翁言曰京口傳來者二自敝城傳來者
一往往非人情不可聞昨叩之白川兄則知京口二說果
妄也自家下傳僕語徹清聽傍窺促吏者不止於二三而
執事者之過聽而信之也則或容有一二矣僕聞亦若不
聞何者訛言久自息固不當以身質而成疑也如賤內初

欲學長生而強及於昌固欲昌長生爾因昌不從而而怒
言然未嘗實指昌為不孝也今又悔為此而日惟以進煙
火食為言且欲自盡於長兒麟之前以致挽回意此語曷
為獨不傳聞於執事者之左右乎大段忌者構者諛者好
與時有言在高明人能辯之諒之姑且置之而已矣執
事手書賜訊而以中心語諭及於再四意良厚至云肯孔
孟之學將來不免有他議豈即白川所云自同於楊墨之
無君父而冒聖賢之所關歟於乎寃矣寃矣僕自束髮事
詩書以來蚤夜兢兢未嘗敢得罪於名教彼讐人忘口作
往造言以相傾擠今不謂親我厚我者亦以此等言語相

集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廿三

加也柰之何柰之何且養生家言即程朱亦嘗留意於此
此何害若辟穀一節僕正不以此為奇行且過屠門大嚼
矣長兒偶相促為外護方欲治舉子業應來秋試人間世
事亦未嘗不一以挂諸心我至親誼關係戚者幸無煩過
慮承愛喋喋向時傍窺促吏者萬勿使之聞滋笑議也不
宣

與張謙齋助教 論玄門

舍姪士交回道雅意再三其再還函文也則承前後兩手
東併及焉不才因久在山中無事遂留心參同悟真諸丹
訣而友人先得手者適相與講及之五月十七日閑關越

七日即已成丹辟穀辟穀七十日餘為家人所苦勸嗣後
毋食進粥一甌止住時雖減食三之二然其實煙火食於
外家事甚不相宜也鄉里間俗子往往指以為非僕自謂
何傷人倫日用未嘗敢有虧闕藉此以謝世紛延殘息即
伊川先生亦嘗指此事與為聖賢祈天永命稱以為難能
而晦翁手註參同又未嘗不屬意及此第未能透曉玄旨
故所註多云未詳爾讀未盡詳我以冥契洞靈超登彼岸
又以氣體太瘦為真元歸體血膚脫換而然則執事者
非所謂能窺實際者歟感仰感仰手諭又以得之枯寂者
多在深山窮谷之中得之俗濁者不出朝市家庭之外而
妻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廿四
謂葛藤瓜蔓未盡斬除閑魔外障有時竊弄魔身家庭俗
濁終不若深山窮谷者所得為佳造也此則是矣乃僕久
讀釋氏書而體之於身心於止念調息之功頗已得其大
都是以從事此門較之方外道人反似容易爾未知究竟
何如然因此絕意軒裳及不萌家室等念而於操觚擁篲
之勞一切可以裁省亦自謂此生之一幸此則可為知我
者道而不必播稱於人前者也公今尚作人間世舉措豈
欲效東方生陸沉金馬抑希他日得有李郭侯達某閣之
遺際歟各從所志正不必拘拘也便此一布郵私草草伏
惟原亮至荷

與程石峰年兄

數年相違曾不得一面相隔每在萬里外亦不得通一音
歎當何如惟兄厚德厚誼為同榜同年先每想純然交情
如遊中古純樸之世與中古純樸人處鄙吝不萌機心盡
釋外有相成而中無莫逆也每用馳情以往第末由得追
風昔之雅時相與挹休風論古道為耿耿爾辰沅在荆楚
上游為滇黔門戶乃 國家重地也今借兄馳五馬其間
控制武陵諸蠻以輯寧函夏督府新罷郡事且舒固知政
績上天官峻擢且伊邇矣如弟碌碌無可為道也沅州王
判來便附此一道仰私王乃吳中文人雅宜先生子清白
妻鳳阿文集 ○卷之廿六 廿五
謹厚能世其家茲由閩幕幸為兄屬下吏不惟渠自慶得
所天弟亦為之喜有仗賴多矣幸念鄉曲時有以提挈焉
貴治有王近山公弟舊僚亦海內高人也方家居幸兄時
有以存禮之武錄中一論二策皆出弟手風便批教何如
冗次草草伏惟台亮

與孫益院許西書

與徐順齋

與胡雲屏郡伯孫崑石大尹

與胡雲屏郡伯

與張蕭山郡伯

與鍾西星郡伯

與王龍谷郡伯

與穆龍峯

與吳近泉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家居稿十二

與黃來鶴公祖 論本學應試當增額

與黃來鶴

與程滙江

覆孫崑石父母

與尹聃莘父母

與王性宇父母

與管嶢谷父母

論自運

與管嶢谷

與甘紫亭父母

與趙寧宇巡撫

與雷震宇

與陳寅齋

與羅聞野

與邵養齋

與李師弦

與吳一洲

與林碧簾

覆林玉吾

覆林玉吾

與沈南城翼亭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與張鳳岡進士

與張祁門鳳岡

與姜及泉

覆劉子重解元

與施靜甫

與殷敬所

與張壺梁

與洪生朝冕

與于氏婚啓

與吳氏婚啓

請管嶰谷小啓

請庫中三師小啓

請甘紫亭小啓

姜鳳阿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七 家居稿書下

門人晉江張治具編次

候官趙世顯校正

與孫益院澣西

敕府去任知府王事聖方有造於我京江萬姓而大察調
簡衆方為之不平聞臺下將有以督過之未審果否中之
者謂其為曾確菴所稱許又謂其以鄉科得此轉為過分
此誠有之曾撫西川而廉得其華陽治行似難擬以阿私
至謂汪元弘之事出於其所過求則寃矣則寃矣事發之
時院司皆欲當以謀叛而此君屢具揭稟得從妖言律免
我京江橫死者千餘家此則僕所深知也又如水之蕪機
坊發銀例有扣取而獨分毫無取也抑且廉而不欲有廉
名焉此最有司中起異卓絕者乘鈞臺齒及之便敢貢一
言其人已離地方生則何敢有私為幸自多方察之如有
涉欺則併生亦例從斥絕爾不宣

與徐願齋

昨於句曲幸領教言知賢公祖為吾小民留意復還公庄
以免縣縣加派丈量屬之縣官毋致後日紛紛而呂城奔
半二石間切欲轉聞總漕題奉欽依遵照北河事規
省每歲開挑之苦三說播傳民間口碑藉藉矣既而聞公

庄事行府則恐府持初說之堅丈量未蒙發行海防廳嚴
催完冊通報而例以全數催督不復行文徒取了事塞責
如敕都十四一都丹徒陳丞承委止文及半新父母為民
之心即甚切似亦難於抵忤行事自非憲臺力為主張其
孰能挽回於其間耶擬候旋旌造候不謂感風寒頗重左
頭頰眼鼻淚涕橫流不可以出庭戶專此代為闡縣百姓
一致其叩請之衷草草容嗣布伏惟台亮

與胡雲屏郡伯孫崑石大尹

昨者高軒道經軍門也承賜訊及下走時以待罪杜門兼
抱病不能望見清光徒枕上嘯感爾敕郡應試生額數甚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五

以甲子歲例減三之一遂如例減三之一比丁卯因科疏
請展額還其減數之半蘇松常他郡皆如例還其減數之
半矣獨敕郡以試期在丙寅冬時科疏未上也遂照原減
額至今歲者尚三之一雖耿院於遺才嘗多取然未作正
數也閩郡人士每歎之茲幸達賢公祖賢父母皆番心作
養人才頗蒸蒸起即原數不少猶望溢於額之外矧數實少
乎矧數實少乎丹陽舊額二十八名昨減後止存十九名
小今當還減數半應增者在四五名之間舉敕邑即郡庠
反他二邑可推也惟門下念之學院心瞿公以至公
至厚為心不應使敕郡獨終受減額之名不得與他郡等

惟門下一言為九鼎重諸生幸甚某本不敢以姓名通於
諸公前緣此公事也聞諸生方具呈請若無以為之先亦
與有愧矣敢冒昧以布之執事者惟門下諒其心之無所
私賜轉達焉某不勝幸甚

與胡雲屏

四學諸生荷門下憐憐養育成就異士子多入教者以副
慈念乃今則僅僅兩三人爾殆天實限之可奈何可奈何
雖然門下所養育成就固在也今秋即未得翩翩舉將來
有奮起而翱翔者非門下之賜而誰賜歟故某始為門下
不平而終乃釋然知門下亦有不平於心而敢以釋然於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六

鄙者強相告也兒麟初寄七篇且望之且責其所未至
今覽春秋魁卷平平爾乃知亦有數存乎其間但在勉之
將來以俟時可也不欲遺令溷臺而為呈此并呈院試二
義以求斧正欲門下因一生以知諸生非必皆戰之罪將
亦必有副慈念者終當不負恩造爾即日令約髦士中同
志者於次月初九日即起文會異為邑中一雪此恥亦求
以不負恩造於將來也野服未敢踵門敬啓代布前此承
手書腴幣之辱緣瘡痍後尚未能操筆容稍遲成一稿以
上并惟台亮不宣

覆張甫山郡伯

公事方物冗乃荷不遺賜以中秋節禮且過謁僕山居不
能申敬公祖少盡子民之情而叨領此惠徒報報爾湖工
伏賴仁慈公私受益良多放水溉田雖屬舊例而邇來自
題請後當事者遂謂涓滴皆漕渠所須不復以黃童白叟
為念蓋比比然矣然則門下之借寸水其為恩波也豈不
既多矣哉願助湖工當出自本誠非欺也僕小庄亦蒙餘
潤其敢不奉往役之義以報隆施吏人旋附此言謝草草
容嗣請伏惟台亮不宣

與鍾西星郡伯

竇自仙舟領教緣兩犬子與試在臺遂嫌避不敢相通昨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七

聞俱蒙謬收高等而昌也以稚齒沐深知尤為愧不敢當
此生前科幾乎入教僕竊不喜其然蓋欲養就才成不敢
汲汲於得名也茲見卷內批評皆過於獎許豈為渺小可
進策其將來故愛而不知如此乎深愧深感深感愧此
生十歲學文即蒙荆石王公格外許可初讀蘇長公及陽
明荆川二先生集謂但如此即可以認理成文既而又奉
荆石公宗旨留心於史漢以求過人僕每加裁抑而未盡
轉即今又叨首錄則恐遂蹈艱深矣前接手教謂舉子業
不用商委周鼎此名訓也更望以此終教之如何如何先
此代躬叩草草尚容嗣請伏惟台亮

與王龍谷郡伯

恭惟門下有本之學施之於政治除奸萌於聲色之不動
且有美而不自居而士子之蒙與進也彬彬焉稱門牆桃李
李之盛於一時在教庠則志稷舍姪孫與鍾葛兩生者皆
拔之於學院公歲試三等之中抑可謂有大造於我諸生
矣茲來叩謝適又有聽勸舊武進黃君者在郡生子民既
不敢屈致高軒於出郭欲有所言焉以瀾漬清聽而尤有
形迹之當避庶幾得以少布其愚於左右異以為彼此之
相成也此君被論事情百無一有第相遇一二公或責之過
於備或又借以暴彼短而形已長是以市虎騰說於兩人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八

投杼過疑於三至上人過信遂不幸而致此爾今武進之
士民其感之者蓋萬姓一心為之稱冤者蓋又萬口同詞
焉事具彼中勘當自白生何敢為之遊說有所撓阻緣前
是地方事嘗蒙垂訪而獲底寧後來三等生嘗蒙垂聽而
復有進步知門下不以僕所言為私知必不誤高明於後
來也是以敢冒貢其說如此且聞政府亦曾為之白於直
指公直指公亦頗察知其枉有寬雪之慈念稍稍呈露其
端倪矣望賜勿疑如何倘以前院之論列為嫌竊以為前
院若果知其誣亦必有所以悔改而保全之是乃所以相
濟而非所以相病也僕於此君未嘗深交家託於其間直

此爾於心且惟門下可以此言進故敢披腹心以相吐如
此爾此者且不敢對容事後專造以請草草幸惟台亮
不宣

與穆龍峯

昨邂逅郵亭愧山人拘滯不能一踵門登堂乃荷枉騶從
加禮賜教惓惓焉何以當別來檢箇中參同要解此自一
得之愚何敢輒塵有道清覽願有命不敢違且知雅志在
此故附以請教侯門下他日李鄴侯功名成留以備蓬萊
閣之一用庶亦可謂云爾呵呵別附一束乃瑞泉周別駕
公所貽別駕與乃兄太僕兩公為襄敏尚書令子為里中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九

賢者想亦門下所知太僕身後一莊托家僕某經理借尚
書太僕家勢營運致鉅萬資出入舟車僕從之盛過於主
人翁每作樂張筵宴客以財外交里中士大夫家子弟駭
駭乎有恃叛之萌矣別駕公每為生言之不能堪近聞太
僕次郎二舍周季復以其停妻之柩於中堂滋不遜規戒
之薰欲與之清算積逋也致某推案毀辱幸而告准堂下
輒又賄買一無行生名為季復嫂華氏之內姪代之誑訴
借嫂名以相抵抗此尤目前大異事也生忝周氏至親不
忍見其家主僕之名分迷掃地一至此輒敢以別駕公米
書呈上望為嚴究重治之倘責令竊立伏狀親與印押給

周氏叔執永不許抗違別駕公及其諸子姪一門即君而
於華氏母子所承管之資產永不許侵匿入已不但別駕
父子叔姪嘖結無窮即渠先襄敏太僕當亦感恩地下而
赦鄉凡為主有豪僕者當又均感明賜無窮矣恃愛草草
不敢有所私萬惟台亮

與吳近泉

憶公借重敝郡適某薄遊於外之日也閩郡士民無不懷
仰賢公祖於去後門下我能知之至於僕之懷仰賢公祖
於去後有甚於閩郡士民者門下未必能知之也蓋廉能
兼而設施當可他郡伯亦或有然若其誠與才合及不欲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十

有智名勇功者則惟門下為然門下不自以為然而他士
人則或未必知門下為能然也然則僕與門下不可謂不
相知矣十數年踪跡睽離未獲一布其心腹於左右今茲
建安荆尹之來也非某自通於門下之一便歟僕已自甘
田里猶然為此言良願門下知僕之嚮往其一念之積已
有年亦願後來為我京江者亦有以係去後之思如門下
之所取於僕而已不宣

與黃來鶴公祖

論本學應試當增額

古人云文章有定價而考校又公事也僕平生未嘗敢過
子弟求知昨考後迄今未敢相通正為此耳然人才有感

哀而頗有寬隘如敕縣邇來事則有不容不一鳴者敕縣
應試原額二十八名後或量加一二至甲子年奉例減去
三之一也所存止十九名耳旋因科題部覆增還減數之
半時本府考甚早因案已發但於遺才數內取補而額遂
定未及展庚午僕侍罪家居曾以此達之胡雲屏公祖轉
聞於學院鍾公遂并儒士增還者共五名此則如他郡例
不偏少矣但敕庠生因連舉不偶也而心生奮如湖陰會
中生可取者殆原額不足以盡之况未經入會者尚有人
耶是在主入者加意培養而與其進此則諸生不能自言
而僕代為之言僕又不敢自言而敬托老公祖代為之言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十一

蓋義有關而情亦有所不容已也錄文刊就先具二部呈
覽并呈孫齋心齋二位老公祖適類考當避嫌之時不敢
具書望轉道此意萬萬小犬昌稚齒爾本不欲令出今既
蒙特達之知則不容不令出矣望更有以教之渠饑餓冷
暖尚不知節考後令呈稿畢即先遣還為愛也外養正課
業二部蓋闕生作豫齋公曾言及欲取覽者併為轉呈呈
尊覽正一部為刷印未及爾并原之不宣

與黃來鶴

僕生平無可比數惟是仰德感恩一念則自許能守之沒
其齒不渝門下之施於僕厚矣厚矣別來雖以乏翔便未

及尺牘一相通乃此心則固時時在左右也竊以 清
方並重三途公乃其選雖嘗有美不居而僕意則殊不謂
然從者行復嘗問及卿輩尹父母公恐有嫌嫌公者尹亦
慎防之迄年載餘喜云始焉上下諸司亦似有此意今釋
然矣僕聞心始安且意已經大計一番無虞也不謂竟有
此奈之何奈之何僕杜門之外外事一不與聞前年十一
月間見友人曾言及此恐果有此也急附于春元令親及
閩中一春元兩書入都一寄張蕭山郡守一寄池考功副
郎又不謂蕭山力不能考功書得之晚且云先過敕邑亦
嘗聞公之賢力救之則緣開揭者說過甚難矣宋陽山撫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十二

臺後聞亦甚悔然竟無及也奸邪害人公論之不明一主
此可奈何可奈何雖然士君子求無愧此心而已僕事雖
伏庇得雪然鄉人撓阻之百方未已今已盡灰世念方促
事辟殺導引家他日倘有成得求公於衡嶽之間此中
大願也俟之僕之長兒士麟屢舉不得第今亦相從為此
未審將來作何究竟小犬昌則方奉太教以小試稍稍利
欲由舉子業一了其前緣諒能不負所期也舍親具翼雲
君司理衡陽衡去鄉計不遠敢附此一題仰私此後吳有
便幸不惜彼此時一寄聲為慰也草草容嗣請伏惟台亮
不宣

與程滙江

敕郡屈重賢者時則某方待罪杜門未敢入城市履公庭一造請也而高軒時或枉過馬則頌謨言叨愛庇有感於此心良不為淺鮮矣乃其後飛語繁興欲中以奇禍非獨某也有畏而不敢時相見即大賢如公亦似稍稍避迨崇轉竟不獲一面吐矣此事至今猶歎之在公寧獨忘情乎雖然公之司理吾閩也持正秉公不可干以私其為士民者守已奉法亦未嘗干公以私也此彼此所心知而彼此者各蒙謗幾不可救解夫僕之不能諧俗以至此於心則甘之矣公亦寔不理於口而新靳得此轉也如公論何久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十三

不敢通書猶是前此畏避意今非其時矣謹附昆石父母之便一布其秉私山林廢棄之人不敢及時事惟努力以佐清朝使小人不得誣害君子及於為公祖為父母者而某等於山林中亦因此以飽食而安寢則公之賜也不宣

覆孫崑石父母

俾來接手書若奉顏面感感承示抵補秋糧之說前此以未聞湖租別有廢分且不知數多寡不相當也輒就愚見奉覆愧悚愧悚追瀝免以抵荒稅在海院既有行則安得遂中止乎但敕邑山鄉田多江鄉田少山鄉遇潦稍收只

江鄉應應補爾其實亦似不甚多也瀝免緊迫不知從

年迨起寒家在嘉靖四十四年審編亦在當退之例矣戶下因軍不析承梅潭張父母優免過多比時不敢告多免亦不敢告不免也已田之外分派家兄舍弟以及各族均沾誠有之衆以先祠創建因此相與助工費及買祭田亦誠有之矣今似已有成說何敢攪阻行事但稍存厚意於其間而山田有收之家不致冒作無收庶不因恤窮民而并使奸民得計也不然今此秋糧之瀝免與前此均徭之瀝免其為冒濫等爾幸惟算裁借當舖與勸富戶二說似非長便來教所云是也江院奉煩當由選擇而使恐不可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十四

辭恃愛草草并原之不宣

與尹卿筆父母

我丹陽有二大弊皆窮鄉小民噴有煩言而不敢言之於官知其為弊而不知其弊之所自來者一為歲派六項銀兩數宜撤而總其獎也以總而似稍多一為丈量多餘田地總本多而撤則少其獎也蓋以撤而少竟亦莫知其所以少也二大弊者不但小民疑而難明我輩士夫亦疑而難明也非一日矣茲遇賢明父母於歲派六項仍撤而不總判為易知一單通給於我縣縣不惟我輩士夫明無疑即窮鄉小民至愚至孤貧者亦皆明無疑也由此知執

才能為心又肯於為我縣縣俞然稱便合賢愚小大皆然獨不便於老胥猾吏耳然老胥猾吏亦禁默不敢一開口也此法行則人人按單可以自實其田人人按單可曉然自知其辦納多寡之的數而糧里無由苛取老胥猾吏亦無由得售其奸欺此則善矣但丈田多餘之數則尤不敢不致望於賢明父母之清查也蓋聞丈田之後縣縣曾丈出多餘田地一十三萬餘畝除抵補虧折官糧一萬八千餘畝及民田每畝派縮五厘七毫共派縮三萬九千餘畝外聞尚存剩無歸也而十六等都告沙瘠不毛應分等則折贈者既於每畝五厘七毫數內扣回二厘折贈十六等都矣今又每畝扣回一厘九毫零突然行之而不明言於何處折贈此百姓所未喻者一也聞官田虧折之說中間多是弊端蓋在報丈之初原戶下田不儘官而先作民既丈之後以民田為見業而以官糧為虧折也此時官者不察以致如此不知本戶既有官糧則本戶見業之田即為官田無疑矣今以辦納官糧之田為民田而反令他戶丈餘之民田為之抵納官糧焉此百姓所未喻者二也或云弊不在丈量而在磨算故以方口總計則有餘以磨算歸戶則不足耳或又云總者恃官府寵信輒敢朋比為奸或掣去方口字號或互相隱蔽頃畝如近日胡克文毛鳳等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十五

此隱五千畝合同被府追出而猶稱是二府馬公賞勞之因此何理乎官府丈田欲以清弊若以丈出之田糧而賞人有勞者即專制如朝廷恐亦不可以訓况不得專制如二府公者可賞人以作弊乎百姓所未喻者三也覆丈方口冊雖有改竄抽掣等弊聞初丈冊子尚宛然在民間稱此冊為的確而可據試一查算或許知者告務在得實以足多餘一十三萬餘畝之數官糧不應捏作虧折者仍在本戶辦納而不許出都民田多餘另應派縮者得與盡數派縮十六等都沙瘠不毛不應以丈餘之田令帶官田者另與除豁待其十分停妥也另刊一單永遠給照與近刊易知之單相兼而行即萬代陰功在執事一人萬民所仰賴者亦唯執事一人而已惟執事能行此言亦惟執事可以此言進也故敢於虛懷延訪之日而陳其至六至難者以對惟執事試聽之亦惟執事試行之百姓幸甚某亦幸甚今查縣西有虧折民田即以十三萬內縣東多餘者抵補而五千畝實勞之田乃先其丈餘而帶官田者爾非許其全不報差也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十六

與王性字文母

昨隣遣人來述賢父母愛厚真切非不欲仰體寢此一舉其實力不能數千里遠離亦情不忍願再三籌之有必不可已者蓋學院力排除怪信為得體隣昨試之非

險怪者也即不得一等亦當在二等前今不取則機緣不
湊合可知矣往時每借重於名家法眼今名家法眼莫有
如賢父母者亦拘格例一不通則賢父母雖甚恩勤然
將來無可致力處亦可知矣且此子年漸長亦頗有場屋
工夫而每試皆在昌之後亦甚憫之今令為此以就壯試
一不偶則再再不偶則三則四待四十以外五十以前終
不偶則已矣不令如他輸粟生求取此等官職於後來也
倘伏教庇得有所進於此行豈敢遂忘養育成就大恩造
耶今歲雲陽生舉者賴有大賢振作而提擬當不但一二
人而已其為門牆增光南與北皆有人焉似尤一時盛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十七

與管懈谷 論自運

敝邑獲借重高賢初接清標聆緒論已卜志存惠愛我小
大足慰引領矣比聞種種實意推行又兼以確然之守信
如四時堅如金石固知天生循良為地方造福於將來無
量也更感更仰竇隆伏田里之人不常入邑城踵公門以
此雖心切瞻依而踪跡尚疎殆由來如此爾非慢也寒家
舊以軍戶不分共為糧里者一後緣族人稍多歲時輸將

不能協心力每或借實以為辭竇竊病之遂告諸孫毘石
父母自顧於徵冊分戶戶分姜嗣姜曷姜鍾姜範姜鏞凡
當里長者五賢係鍾下戶丁後又以鍾下田地稍多於他
族人而輸將之不協心力猶然也遂又於鍾下分姜嗣賢
為戶又自當里長一乃親兄弟姜憲醫士姜家黃巖尹姜
寅姜宋皆生貢及實五人朋合而兩則實家僕名賢則家
家僕名為賤兄弟並忝衣冠之末難於出名故也實擬各
便輸將出不得已而然今於兩賢下又分兩為半子戶自
行上納錢糧而賢則另有承管猶恐弟姪輩急情不前而
而無所別也故又不得已而分子戶戶不為高運而為自
運則係他小姓不欲與寒家朋運而然亦出不得已非弟
他郡縣為自運者有所延玩以為利也今折銀已如數上
矣本色米每年承父母諸公予以行糧抵之荊賀各士夫
家皆然行糧亦係折色俟兌運之後封官未審門下予否
予則幸賜明示容令兩男具呈候兌否則即載米候兌決
不致旬日稽遲也聞門下責令自運戶在官書畫卯圖實
以為既完錢糧則此一項望且從寬如何蓋高運十年一
當糧長今若此則自運年年糧長矣因肯完錢糧而為自
運不應反年年受累如此也然否然否又優免雜差僕切
張甫山公祖王性字父母免定千畝為例矣今或另有

奪敢不唯命至捐俸餘家資勉置義田百餘畝以祠義
為戶入總祠情祭祀及開義學諸公費雖差例蒙蠲除尤
前此父母諸公仁及我祖考子孫於無窮者其可否亦唯
命俱不敢有所意必也家居十餘年不欲泥援公私具有
刊帖開載五不為宜辨於其間以明拙性如此謹刷一
紙呈覽倘蒙不鄙以道義相成於後來則為愛多矣草草
統容面請乞台亮

與管嶧谷

捧讀尊稿大識見大筆力大擔當真經世才也敬服敬服
侍愛惜有所更蓋官船既當出孟河由江則新聞似不宜

妻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十九

復建且近聞白鶴溪河三里巷等處河口又實為奔牛以
下之漏厄故不若只鑿深奔牛呂城關底 題奉 欽依
堅守關規行事永永公私兩利矣嘗以此說進之紳革諸
公前皆漫不應來諭所謂明知其故而無有任事任恙者
爾今蒙採及葛亮遂斷然欲行之乃知天地間自有偉男
子烈丈夫僕亦何幸而叨相知如是感謝感謝共公似送
粮船上淮即差人齎文往淮投遞庶便總漕面議也行則
僕當作書達之兩公頌其早 題請可否幸惟裁示

與甘紫亭

學院校閱一番荷門下栽培春風桃李想又與河陽之花

妻鳳阿文集

卷之十七

廿

蔚然並滿縣矣第不知寒門子弟有在與進之列者否也
聞西南城濠與東北濠河工一時並舉然否果終此役須
遲諸開湖水衝激之險而開從沿城舊濠以與東北濠合
流方不致衝塞仍前於舟楫往來無礙而迴環拱抱以便
城守於風氣亦似相宜也生每為迂濶之論實為地方無
他私每不蒙諸公允諒而賢父母獨若有取焉然不無阻
梗之者侍愛敢又一布其愚倘以為然尚當趨造一同相
視其形勢如何外家下都總高總文田數間已進中間有
不相聽信而互取甘結以祈免後虞者惟臺下親自校覆
為宜爾敕都下折贈田絕少然亦有百中之一二未可令
其向隅聞止許先曾折贈者開報而他都高皆不許也似
亦未為至當正為十六等都中有中田亦混為下他都高聞
有下田以民薄不慣訟訴而久受偏累此乃千載一時幸
何恐有欺冒而弊不之許耶即如生家之田本都有張野
田多沙瘠而連年水淹十五都有羅家橋多沙瘠楊仁橋
有沙瘠亦水淹而縣面練湖邊至有秋租一二斗三四斗
一畝者亦不許報為下田可乎以此知他都高下田亦有
之第不似十六等都之多爾稟許報而煩與從親自臨勘
嚴行查實實究自可保無欺弊也若此時不許開報折贈
山難塘蕩不照丹徒十畝折作一畝而予口又小以較丈

餘田多他時購藥有就以為辭者不免又勞賢父母費
齊力難為分解而上人或有所偏主於其間如昨主東北濠
議難矣難矣特愛又敢饒舌如此幸多方致察而垂聽之
武進界上乘暇還當一行草草客面叩祝惟台亮

與趙寧宇巡撫

十餘年不通聞問昨始轉致一書殊草草乃荷愚輪遠存
開緘三復辱雅意悵悵焉不知其衰頹狀而猶以人間世
功名事期望之殊非所宜蒙也惟公高遠之識精練之才
超邁之志恢廓之懷種種度絕倫輩蓋自昔年已知神品
不几矣將來蓋世功名非公孰能就之第決斷處宜濡忍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廿一

路達處宜顧密他地皆然於八閩尤所當然爾僕嘗薄遊
其地故敢以此片曝之愚充獻於左右幸惟採而納之如
何日來已專在蒲團為槁形灰心一道流筆硯亦漸疎棄
承諭趙文肅公集庶以此公生前相知其直節正氣尤卓
卓足益寰宇倘獲挂名於其文字中亦生平願幸也不敢
煩有後命來年三月間送徐存翁老師襄事訖當勉成一
稿呈寄惟大方有以斧正之不宣

與雷震宇

客歲遠勤使者訊我於山中之廬其注念悵悵即古人之
用情何以加僕感懷在心無可為報惟冀為直指使觀察

我江南庶幾一望見顏色傾吐積悵無面致叩私焉乃不
謂有此遽轉駁離猶昨也雖然迹有弁沉道無加損矧此
官於一方民生吏治所關亦不為輕而達人大觀初無較
計論量於胷中者乎先朝名公由此以著熱猷躋華要者
往往有之此殆難以限公之逮到也僕自知無可用於時
且於俗寡諧今已盡灰世念作閑關道人矣人間世事相
知者幸無復以此致期望於我也嘉魚縣令吳駿風便附
此一道謝吳係至親又僕始教時門人也少有高才不遂
其所志而僅僅就此長即已取進士猶置其身風塵中亦
仰伏高明有以與其進稍有所有自樹爾其為人志行頗純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廿二

為幸惟推愛教誨而成就之渠屬吏以聲位不敢有所將
草草更祈原亮不宣

與陳寅齋

自公之在天曹也於不肯浮沉跡跡每懸繫不少置僕則
自灰世念久矣惟是知已如公者即轉考功文選為兩
家進退賢不肖俾世道賴以清平焉是則所謂予日望之
者也乃不謂遽有此一處毋乃直道不容抑或有所忤致
然歟我山中於人間世一切不欲與聞若於世故頗有關
則不敢不附以請也行都司斷事張學山係至親相契下
妨通書一道此萬萬勿疑僕從事玄門家已年餘中間

辟穀兩月餘今復大食為家人所苦勸相強爾山中自有課程借此以託而逃馬身前身後未必一無可見也倘念我則真之方之外如何如何

與羅開野

昔幸於南雍相遇遂叨相知僕之屏居山中也門比翟公羅雀矣而執事高第以後兩寄書儀儀惓惓焉昨按廣中復於上計者所寄到手書俯之以腆既更超出常格外如僕則一絲之敬未申也每懷感且愧不可言惟公以文學行義邁等倫茲者屈秉文鐸之重於畿內將來人才成就必彬彬有可觀第須先行檢而後文藝俾士興實行風俗亦姜鳳阿文集卷之廿七 廿三

因此漸還淳此則尤方今第一義也僕已灰世念別東所云云一對相知者吐及心中事如此爾其實無所希望於其間也草草幸原亮不宣

與邵養齋

緬惟執事者昔從江山上計曾過我山中之廬一叙平生契濶從此遂有然不復相通矣鈴曹借重以來僕居田里未能一奉訊蓋山人事體當然若執事之不相聞問殆以百凡嫌避亦貴衙門事體當然非相疎也茲聞由考功且選部人才之進退惟公實操予奪之權於世通所聞非淺鮮知衡鑑空平本自虛心順應一不以我與之第訪未肯

當不宜盡以無心為妙用而杜門以示至公恐亦未免套拘牽非所以為大方家措注爾恃愛敢一布其愚幸勿哂如何一東恐為聞人所辭託師茲貴條轉致上又知禁例清嚴即一怕亦不敢具欲彼此以心相體如此諒不以為簡也草草幸惟原亮不宣

與李師弦

公之自計部轉天曹也於資稍後於望則允協與情矣山中人聞之始以公部俸久僅得司勳稍致疑訝既而乃知遷改之次亦從來所不拘不足為異也要之惟賢者宜在此曹將來進賢退不肖於世道有所裨補亦惟賢者能勝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廿四

此曹之任是則皆士論所喜談而後先之次勿論已然否然否今人居此曹者每以杜門為能遠嫌不接賓客為能遠謗嘗聞徐相國少宰時時時見客林東城公為選司亦時時面拜客並以延訪人才為俗所高二公之聲譽日隆隆起不知有所謂嫌亦不聞有所以謗也此位願公留諸心若於時忌或有未宜則亦惟公自裁爾山人之迂論固知不合於時每如此僕世念已灰乃公所知第下生志向亦嘗竊比林平老諸公昨薦奏曾不一及焉因知人間世一無有相知者矣公亦不煩更念及我也不宣

與吳一洲

山中久不通聞問殊懸仰憶昔入川過襄陽時則汪南明
兵侍在馬文名與政聲並藉甚樊城席上高談藝苑微霄
曾不肯一許可歐蘇登壇早進送途次予云有一事欲致
屬相祈憐渠忻然承領不謂予所留意於去後即歐蘇登
壇事也大笑而別今知執事在襄陽而穀城羅尹謙以聲
來適有感於汪公之言為公一誦之蓋以汪公文學歸吏
治相期望如此也幸勉之僕老矣猶有此一起疏乞休不
得請履任後當又圖所以去人間世一切功名事業當屬
之公等幸思所以勉之汪固公前輩襄陽也羅尹童孺之
年即嘗受知於僕今僅就此不獲與公同非其自棄要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廿五

與林碧麓

彼此不通聞問且十餘年矣何人生間濶乃爾雖然心與
道苟同即千萬里猶面也然否然否聞八閩通志屬之對
山老師與執事對掌編摩而對師以今年之六月捐館舍
則事專屬公筆削矣蜀有所當表揚一公為泉南立集齋
先生其行業表表在人如姚江之循良南國之作人五六
十年來口碑猶籍籍至於入臺之初即抗章論劾議禮太

臣宦官數貴直聲聞天下撫西川未及暮年其澄清氣
動搖岷峨時有巡撫數十年一人之稱而閩學大淵越公
平生少許可亦謂蜀中得借留集齋公兩三年當覓百姓
凋瘵瘳矣今其所製神道碑文可考而見也乃聞僅列之
士修品中得無有遺論乎公今獨秉權衡宜有以覈其實
而進之於朱簡卷張淨峯兩公間方為直筆庶可明示將
來勿謂僕於丘師有所私憾而謬為此以相欺也數千里
寄聲專為欲伸公論於執事者故寒暄語不汎然一相及
下宣

覆林玉吾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二十六

將司訓未便偶附一柬通候殊草草乃辱念存為謝又承
翰儀專使速動為故人之用情厚矣厚矣三復手書承念
及愚父子不啻家庭骨肉何以當何以當惟高才屈借江
郡彼民有緣幸得此賢公祖為之造福庇將貽以百餘年
之安固知有道經綸自與庸眾迥別也捧讀新議如處驛
傳查稅課等事種種有實益於民至於錢法併局應天而
上散上收確然不易之論修官吁隔埂蘆敬則仁人之用
心尤可謂良工獨苦矣措之於用寧獨一郡之利益乎敢
服敬服僕已自及世念即有用我者已過時難於責效矣
人之不我用也正當鄙心方用以為林泉之一適而來論

云云是徒見往時之故吾而不知比來衰頹無用之態狀也兄昌叨冒以穉年未諳世故是懼前告南為相知者所阻昨欲令其請告貴堂翁張心老以為斷斷乎不可長兄麟久困場屋猶然不以鷄肋自廢也今皆聽其止上矣承通家老文齒及敢附以白更祈有以教之蔡梅巖昨過此渠自以公老成人當為其典刑不待僕言也不宣

覆林玉吾

自去歲為令親洪友一相聞後遂杳然而大計榮行以未能遣一訊致餞私方用為歉乃辱翰使速存燕之儀既之過於厚何以當何以當惟公老成練達之才庶靜端潔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廿七

操每於梅岩直指所得聞昨上計當居卓異首何疑今年宴賞雖未及舉行然司察者則固能知吳公之為治平第一超擢諒伊邇矣俟之僕日惟從事蒲團久已忘世世亦寧有知我念我者第公自愛而不知故有來諭云云爾芳洲文文學行義吾黨所共推仰第聞遠藩事為人所播弄聞於當事者致與嚙之於心而承望之人與公之鄉里遂有此舉陸五臺謂殺大臣以媚人此也吾黨相與歎之久矣昨者雖有論列未能為之中雪豈非清時一遺恨乎令親朝冕及其乃郎一門不知事體近復何如便風幸一示知萬萬俾旋適月考諸在門者冗次未及悉所吐

容嗣請並草伏惟原亮

與沈商城翼亭

別後不覺再改歲矣以公之能自立自守日來政聲之嘉壺當不問可知也慰藉慰藉小兒昌稚齒華進方以忝竊為媿且懼乃來謝悵悵歸其美於僕僕亦何以當之乎僕之得退步陞伏於田里終其身免涉風波罹世網亦自是僕之幸慶公以為僕雖退而兄輩之進為天道之好還蓋猶以僕之退為不滿不知僕正以得退為適初無不滿於其間也昌書來云及執事者聚前都門教之愛之真若親長兄之於小弱弟而令弟尊兄亦每每於衆人中青眼以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廿八

垂盼豈非道義骨肉之愛自公一門見推者自邇邇感謝感謝不敢當賀於腴幣本不敢領然重遠逾命則不敢以例壁上也別具亦聊引一念而已殊不足答尊施幸惟麾頓不宣

與張鳳岡進士

憶昔承乏名邦也時則執事者實始以青年與髦士之選相知以來忽忽且廿載矣昨聞南宮高第雖以能知人喜以小犬昌得附驥尾喜然猶是尋常慶幸爾比舍親家子景素差回接到手書開緘三復則知公實有高志卓然於追古之人豈不為流俗中所難能哉來諭謂進以文未效

之用則胡以裨於世而亦為用此瓊瓊者為則公之將來所以用世其為具必有超出於尋常者矣至於蘇長公入歐陽公彀中卒以德業顯公信有志長公矣乃僕則何敢自附歐陽公耶雖然歐陽公之求士每甚於士之求公僕自顧文章道德無一可以比數此公然惟求士一念則庶幾可謂云爾而今已久不在位徒存此心將亦安所用乎惟願公從此更讀古書為古文詞日富且精日登長公之堂與而又涵養於其身心純然道義中正更有所以進於長公者可以當明時之大用僕即不在位世必有能求士如歐陽公者矣不惠不合於所遇也景素行適新正之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廿九

與張祁門鳳岡

因公來書有卓然之高志故生覆柬中亦有以奉覆而相期誠謂雅意不可虛也直指過舍口相託者公爾而昨見邸報被參甚訝之既而知以報災互異罰俸三月而已心乃始安蓋斯坐公錯於將來薦揚無妨也鄭友至接手書開緘三復辱雅意猶前高志亦猶前感慰感慰生昔家居每以縣令難為時時習其事若將身體之既而幸在詞林惜其不一試見於用而執事今所遭在俗論為屈在識者

則謂他日循良傳中得一挂名焉此莫大之事功也丈量損造吏書并承役人弊為多而均圖一節尤當至公至明至平以善其後此公功名所自始幸萬萬無神鄭友道執事志識與才力皆足以勝此且叨素愛故敢露其愚如此倘不以為迂幸又力見于行直指公且得代必有一相通庶可據此為首相薦之地也外張梅潭公舊父母中之賢者其妻之兄汪謨以執役臺下而鄭友其表兄也欲求恩庇因道及梅潭公一肱生不識其人然梅潭公為人則生所感重者也故亦為一及之幸勿疑其私映貺領惠矣附此言謝草草併惟原亮不宣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與姜及泉

接來書知責任所遭上信而下疑且慰且慮古人以獲上治民為一事又言民可畏然則只信上亦豈足專恃耶民雖刀當待之以慈誠錢糧雖不可緩征當示之以萬不得已庶有幾分感應處葉軒華亭相公泊舟察院前之河下每晚聞敲朴聲問之知為大尹君徵糧也以相知未深未敢言託太守公轉言之恐有意外之事蓋承大尹君憐憫厚而乍相逢太守公則西川門生也別去聞此君謬有取稍調停焉幸而果無有他虞不然危矣矣嗟民之投此帖不過其極力者為之倡耳一視之則非也且請以慈祥

不忍意早契之於微科答杖之先令百姓之善良者真知
我有萬不得已處俟大家牛車小家擔負之風行然後訪
其向時之造言者聞之上之人深治之以力挽其刀頑惡
薄之風俗此三年必世用心也聞禁糶而府吏挾堂帖以
相充遂直深究賴府公相知治此輩以相成萬一有護短
相疑者則非善承事上官之道矣調繁是美事此亦當聽
其自至若畏此地刀頑而冀他所之淳良恐未必一一如
意也且一萌去念便恐有不盡其心處不免自急於官威
而前功為可惜矣大段公之才不患不明敏而患不從容
必之氣未患不勇敢而患不濡忍迂愚之說似能為公頂
戴虞阿文集

○卷之廿七

廿一

門一封萬勿以為腐儒之常談也免調諸暨其說已具名
藏覆柬中幸覽訖封送之萬萬

覆劉子重解元

往年辱手書遠寄開緘三復則真義藹溢滿紙爾時僕方
不理於多口不但門可羅雀也而執事獨慷慨持論於衆
惡必察焉此其胸襟磊落識見高明殆非尋常世俗人可
比肩而稱數嗣聞發解周南謂且聯捷南宮揚眉抗議以
伸公是於朝端乃不謂猶然留滯未偶也雖然天生豪
傑終當有大用之時第需之爾尊堂老夫人之變道遠不
聞失於奉慰茲想已安厝不及也悵歎悵歎僕自惟拙性

處俗寡諧見時事此中多不合知亦無有用我者今已從
事泰同悟真諸丹訣稍稍有所得遂絕意人間世矣檢箒
中讀令兄西塘公所刊行金丹四百字豈亦嘗留意此門
歟又聞邇來倡和周南欲追二程先生之道脉無乃以此
為疑不究其說不深求其宗旨歟伊川謂此事與為聖賢
祈天永命三者皆人世所難能而晦翁則手註參同惜多
未詳而亦未窺其實際然則即儒者為此庸何傷碩身心
行義何如正不必拘拘然硜硜然如目前俗子所唯黃也
雖然公方正學以待用不當瑣瑣及之煩以轉聞於長公
可也兒麟六舉不過今尚業舉子郡試尚在高等若小犬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廿二

昌則屢試皆叨首前科童子爾已嘗入彀取此若易易然
也承齒及忝通家敢附以聞壯丹佳品及佳貺遠貽種種
出自珍惠足感別具聊引一念而已幸惟照存只以草草
容嗣請并希亮原不宣

與施靜甫

夏間接到手書知以丁艱歸殊懸念今汪溪復有此天之
不佑善人何渺茫也雖然公遭此即終天為恨然此乃人
子所不能免將來猶可以顯揚為成身之大者若汪溪則
遂長已矣漏悼何可言痛悼何可言僕日惟從事玄門家
以有得於此故納新之一說不敢望長生或可以卻疾稍

延而已以閑暇日又嘗於周易春秋兩傳微亦有一得之
愚藉此以忘世或亦執事者之所許也他日服除北上道
當由我尚圖同志者一相與印證可否爾聞廣中政聲藉
喜移署東莞而兩邑之民爭欲為其父母也人生有此獲
挂名循良傳中厚幸矣亦何必取科第為耶以此又知汪
溪不及公速矣植齋昨寓書亦慨嘆有此意蓋同心之言
也燈下草草容嗣音幸惟原亮曩承儀幣見貽今止引一
陌微私具之別緒愧不足為禮也不宣

與殺教所

人未接手書開緘言言道義可佩服不忘也殊仰重所云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廿三

有司不以賓師相待聞之府縣事體有定惟州不同蓋隨
在相沿乃爾亦非有司者誠懷如此也第在我有以自立
自守少相會少相干則自不受其卑賤矣數諸生自是為
師儒分以內事何籍有司增重乎君言之當道稱公為賢
者當獎薦則可若必為公較禮節之崇卑未能也兩省嘗
為學使未有言及此者故未嘗為之釐正爾肝膈之言萬
萬無聽之貴州君兄昌有一書奉寄張青山生亦有雪
傳致知不足為公重也伴旋適暑伏枕草草不盡所欲吐
幸原亮專翁傳容作上家有諭節婦文蒙刻以傳知公留
此風教如此此不可不感而謝也不宣

與張壺梁

昨承碩慢甚別後釐作今尚未全愈也得大作讀之且愧
且感且敬服此名世之文也第生自循省則殊愧不敢當
爾昔入謂杜工部詩可愈瘡病中得此勝遇良醫投妙餌
矣更感更謝去秋吳悟齋中丞以文為壽最切中吾二人
生平軸還喚縣錄錄箴中箴中時時一展誦時亦藉以解
顏焉今大作亦似之第多逾褒溢獎爾軸恐又開一例今
兒麟謹拜藏冊葉則自置箴中與吳公作時時充一珍玩
也枕上草草容嗣叩伏惟亮原至荷

與洪生朝冕

姜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廿四

異常大變聞之駭愕不勝然事到此只當寧忍處之如常
往年之被勘受枉老妻忿恨嘔血長兄氣成三日老產者
經年而生只如常以患難陡至當有以安之也既而事漸
得白生未嘗置一喙為辨蓋事久亦自論定如此令兄之
清修人豈能盡枉是非之實尊翁老先生聞有一二前奏
似已勘明久矣參詳得此之由以楚伺公與令兄相厚有
所可否人疑是其主之而今者縣令之被劾壞官疑亦由
於令兄所以小人構而有此即被逮無妨也觀劉誠意初
擬謀叛後因無實亦釋之使解爵任而子孫承襲不遂廢
此可見也自愚見論之令兄被逮賢友當隨去為之周旋

即名在奏中若先往投到一可以見兄弟至情一可以免
貴縣之陵侮久之當亦從輕無疑矣執事尚能識被機關
挺身而出與令兄同解尤不失為豪傑丈夫既屬應解人
恐亦不敢橫有所加也草草幸千萬原亮不宣

與于氏婚啟

恭惟家世以文學而盛不推王謝門高姻嬖由道義而親
寧數朱陳俗厚某也以文以貌幼蒙殊獎於令祖素齋中
丞相取相觀長辱深交於尊君勸菴殿撰暨賢伯仲並承
休美惠徽於前人故愚父子載荷寵嘉慶延於後裔同二
心之好欲比斷金諧百世之緣遂叨倚玉長令愛德言工
妻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三五

與吳氏婚啟

恭惟陳氏懷直聲曾微九重心盡朋簪義氣可傾四
海以布衣懷當世之慮且居今有古人之風某也銀臺始
知識以來金陵時過從之後如蘭之言日契伐木之誼遂
深茲憑管鮑之交用締朱陳之約小蒨姪少失父而何怙
孤苦伶仃四令愛生類母而必賢利貞柔順雖執事崇古

人交道不煩白璧見求恥末俗論財但許為羊為聘是以
某亦敢仗詩書充幣帛將一念微誠於薄儀之先由意氣
結婚姻敦兩家永好於姻情之外伏惟原亮不任悚惶

請管解谷父母小啟

恭惟德澤涵濡四境普沾餘潤文星照耀三生首借末光
每慚報謝之未能竊幸瞻依之孔通伏候鳴琴清暇協申
倒屣微誠擬開尊而稱兕觥敬獻公百年之慶先上箋以
達賜從耶引我一念之私倘蒙慨許以期不任榮感之至
請序中三師小啟

恭惟教澤覃敷百爾晉沾餘潤文星並照三生首借末光
妻鳳阿文集 ○卷之廿七 三十六

幸洪造裁成徒增心感愧微表報謝尚關躬承為南豐專
設辦香擬高軒之敬速掃西郭協陳觴酒憑短札以先申
伏惟寵臨不勝願俟

請甘肅亭小啟

陽春有脚延微郡千里而來雨露無私滂丹邑四民咸被
凡我賢愚小民罔不愛戴瞻依當期年報政之餘適正歲
朝元之候送使車就道共增攀戀之私設祖席在西
郊預慶褒嘉之寵恭肅素札敬速華軒伏惟 允俞
不勝欣荷

姜鳳岡文集卷之二十八

留部稿
癸疏
目錄

甲申被論乞休疏

吏部條陳疏爲塵霍條陳家鄉二款

家鄉二款

吏部三款
二款未上

刑部三款

陞刑部尚書辭疏

刑部上任謝恩疏

京察自陳疏

南京禮部謝恩疏

禮部條陳疏

禮部乞休疏

禮部條陳疏

思齋文集

禮部會林第二疏

禮部奏乞維世教光
聖治疏

被論乞休第九疏

禮部請冊立疏

給由患病乞休

加宮保准致仕謝恩疏

請建立義莊疏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八

留部稿

門人閩中張文運

男士麟士昌姪士交同校

甲申被論乞休疏

奏爲哀庸無狀致被人言懇恩休致以全晚節事臣於

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到邸報該禮科給事中王某具疏論

臣乞行休致奉
聖旨姜某以公薦起用未久如何遽行

論列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臣竊自循省原任南京

國子監祭酒時被論坐廢旋復勘明屏居林壑者十有五

年矣伏蒙 恩命起補太常而臣自揣衰年不堪任職具

姜鳳阿文集

疏陳請未獲允俞雖以被命經時逡巡就列然乞

身之念未嘗一日忘也。今者言官論臣幸得以衰老之身

還之田里卽使臣自謀其去就何以易此惟疏中論臣徐

邦寧一事先因撫臣疏薦應天按臣勘明案牘具存臣無

庸辯臣家人中無姜彩姓名惟臣親兄名竄先任黃巖知

縣十五年前業已物故有無占產及田連阡陌難掩有司

里巷之公臣不必辯臣杜門鄉居未嘗衣冠一入郡邑撫

按交代不在臣郡前年因已故大學士徐階壽屆八旬奉

旨存問臣與吳中二三林下之臣爲階門生者曾相約

一往松江府拜賀有無因潘晟起用迎之杭州月日不同

諸臣具在臣亦不待辯也但人臣効用有時進退有禮言官所言不特為臣存進退之禮而臣之晚節實賴以全惟事關名節稍陳其槩如此敢為煩語瀆辯不自決去以傷國體哉懇乞 聖明准臣休致庶人臣之禮可以無憾而臣求去初心亦得以自遂矣冒干 宸嚴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吏部條陳疏 為塵霾條陳 吏部三款 刑部三款 家鄉二款 二款未上

奏為仰體 聖心敬陳愚悃備 采擇以裨治安事今年

二月初八日臣蒙 恩旨南京刑部右侍郎改今任之初

接到邸報捧誦 聖諭以塵霾示異慮及百姓流離者各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一 二百五十六 四

該有司條具妨害民生者奏 請定奪庶幾回 天意以

遂民生仰見 大聖人欲為生民立命即堯舜澤水微子

恐致下民昏墊之心亦何以過此臣雖遠在留曹敢無以

對揚 明命於萬一乎臣惟留務頗簡在本部關係民情

尤簡中間一二有閑吏治似亦有閑民情而於刑部甫離

任月餘亦有一二觸目激中不容無言者謹各條列三事

至於臣之本鄉為直隸鎮江府丹陽縣其繫干 國計民

生二事則嘗耿耿於心非一日矣蓋一邑之蒼生均之

皇上之赤子古稱匹婦含冤六月為之飛霜矧今繁縣因

苦甚為冤更多矣倘荷 天恩併賜處 豁亦未必非所以

回 天意遂民生之事也敢併陳之伏惟 聖明裁擇

計開 南京吏部三事 一南京庶官考語宜覈實竊惟

國家課吏治以責實效其三年署考也曰稱職曰平常曰

不稱別賢否以寓激勵實在於此往見本部李咨各衙門

賢否例署上考美詞無指及一人之短者至考滿時取考

語於都察院河南道又取諸本部考功司亦往往褒多而

貶少由是則各屬並多稱職而少有平常不稱者矣來年

京察不稽查於平日而徒欲取辦於臨時不將失實而致

枉乎乞 勅該部覆議儻以為然則早令各咨訪覈實可

也伏惟 聖裁 一南京通政司宜設通政使革通政以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一 二百五十六 四

正體統竊惟該司係三品衙門照品鑄給印信久矣而通

政使官為三品與大理寺卿品相同不知何年停使不推

而常用右通政四品官署掌三品印務似非事體臣愚以

為六部有尚書有侍郎大理寺有卿有丞則該司亦宜有

使有參議而通政則永宜革去庶幾九卿衙門其官職與

體統均稱所差別者第俸薪多寡間爾 國家建官宜存

大體無庸惜此小費為也伏惟 聖裁 一南京光祿寺

宜復少卿省代署以清姦弊竊惟該寺掌管南京 內府

供應錢糧 內殿薦進物品解戶納戶之交納每苦門索

常例匠役厨役之雇冒無之官多役占卿缺借署他曹兩

年間已經四五更易矣米去不及盡心百凡動有掣肘非
本寺卿少常有一員在任卽借署人人賢者以非專職孰
肯任事任怨逐一爲之查理而禁革乎少卿係嘉靖年間
裁革臣愚以爲復設便蓋本寺堂官時常不缺則人心不
致玩愒姦弊不致叢生節省居多而一官之費似非所當
計也伏惟 聖裁 南京刑部三事 一京城小事宜聽
五城御史受詞呈以便登落臣見兩京坐城御史於民間
小小爭論每日收受詞呈卽時爲之處分所謂打喧鬧是
也民頗便之近有論其濫受民詞者遂一切不復准理一
切歸之法司矣不思通狀一到法司當有分發行提招報

奏鳳附文集

留部稿卷一

四

四百四十六

七

堂審請詳等項動淹月日小民緣此守候多致失業臣愚
以爲小事宜仍聽御史准理免其取供卽頃刻間可發落
矣庶該城於民詞不爲濫受小民亦可不致耽延失業也
伏惟 聖裁 一叅送輕犯宜戒兵馬司考訊以全生命
臣見各衙門應送問罪犯每令兵馬司摘取口詞該司每
擅用刑考訊甚至挾撻任意比送部收禁也往往有斃於
獄者必甚恨之臣愚以爲各衙門所叅送犯人可自具略
節情由徑送本部不必更經兵馬司卽令該司轉解亦不
必令摘取口詞也蓋官早則法易弛其胥兵亦易於爲姦
卽本司官需索之情難保必無乞 勅都察院轉咨南京

都察院嚴加申飭不許擅用刑責以致傷殘伏惟 聖裁

一法司事情宜禁別衙門撓越以息刁風臣見近來刁
民假借籍貫冒告詞狀甚多除已經揭示禁諭外有經本
部問斷將結不遂其私者輒又冒稱外籍誑告撫按操巡
衙門本告則徑投彼處監候希圖抵飾本部卽抄發原招
行提各該有司以遵奉上司明文爲言不肯解發以致耽
延歲月無有了期且回文多以察院與本部兩並擡頭殊
乖法體臣愚以爲事果在外當連人狀發與僉本部所理
者是難容抗拒以長刁失體也乞 勅該部議擬歸一以
便遵行伏惟 聖裁 丹陽縣戴事 一運道宜遵照新

奏鳳附文集

留部稿卷一

五

四百四十七

八

題事規以紓民困竊惟本縣地形視蘇常本高運河水
易東瀉每冬月挑濬勞民民不堪前巡撫郭都御史題
請添建閘座蓄練湖之水放以濟運也業有成規遵行矣
但湖水常不得滿由湖隄卑薄水易衝決而走洩又所造
之閘多不堅緻河水又多走洩而致洩阻也仍又勞民挑
濬如故然每又興工後期第聊以塞責而已年年如此宜
民蓋兩病之臣愚以爲欲河水不致走洩宜堅修閘座毋
爲在工各員役所冒破而妨悞欲湖隄不致衝決宜令得
利之家栽植蘆柳於隄下柳茂則根與土交隄固蘆茂
則能障蔽風浪隄可以不頽壞又淺水栽蘆蘆常藉水以

食民間自當惜水自相與巡視而防守可無前時盜決
魚之患如此則湖水可令常滿湖水滿則濟運有資每
月可免民挑河於新 題事規亦可不致違慢矣此非
難事第在有司者加之意爾乞 勅該部議覆一咨巡撫
衙門一咨南京都察院創行水利御史務相與嚴督而力
行之乃濟漕便民一舉而兩得事也伏惟 聖裁 一城
守宜處革增設民兵以省民財竊惟地方倭亂之後他郡
縣水關無不砌令極小以便防禦本縣因城濠開未全通
館驛未移城外官船糧船乘夜往來難禁也是以水關大
開夜亦不得關閉近年城內外被盜致累知府鍾庚陽知
縣管應鳳降調而去議者歸其咎於無兵遂添募民兵三
百名委官率以操守計每名約費十金每年於民間加派
銀三千餘兩縣為兩京水陸孔道一切供應已甚不堪奈
何三千金突然而增三百兵亦每紛然而擾衝疲之民其
又何以堪之臣愚以為城濠開已垂成僅終一篲之功而
移館驛於城外大船由城外經行則水關可以砌小而關
閉又城內外嚴行保甲法舊民壯百拾餘名不用以勾攝
迎送兼同地方火夫自可守夜以防盜撤所募新兵三百
名省民間所歲派三千餘金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如蒙 勅下該部議行亦所以遂民生之一事也伏惟

聖裁

陞刑部尚書辭疏

奏為年老不堪重任懇乞 天恩辭免陞職容令休致事
臣直隸鎮江府丹陽縣人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
修又由外省僉事參議副使三任歷陞南京太常寺少卿
騰黃右通政改南京國子監祭酒以論劾罷開家居一十
五載於萬曆十一年十二月內荷蒙 皇上念臣事已勤
明起臣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十二年二月內蒙陞南
京太常寺卿未任間又蒙陞南京刑部右侍郎今年貳月
初捌日蒙改今任本年三月二十二日接到邸報又蒙陞
南京刑部尚書臣不勝感戴不勝惶恐竊念臣一介草茅
陞伏已久一旦蒙 恩起廢即叨轉南太常也其時已年
及而時過繼佐邦刑前後三疏乞休不蒙 俞允頃緣改
任官品相同未敢復有陳 請誠以 天威在上臣子分
義不當煩 瀆冒于是以遵 旨 在列已屬覲顏今則年
愈老時愈過矣尚書專官遽又濫叨陞轉計兩年之間由
四品三品微致於二品從來陞遷未有如此驟者臣省躬
揣分殊為踴躍不安且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臣於大夫
致仕之年已逾而三 皇上忘其老而用之謂有可以用
乎臣自惟學術空疎智識短淺一無可以用也徒冒 寵

榮徒虞虞祿齡皓首徒貽玷於班行老而不知止足後
取羞於士類有臣如此 皇上奚取而用之臣農家子也
卽請以農事譬雞鳴昧旦荷鋤往田猶可以終日之力效
身勞而奏田功若已日西而哺則嚮晦宴息之時矣猶欲
從事於耕作恐萬萬無是理亦萬萬無是功能也臣今已
甘西而哺正當嚮晦宴息之時而猶叨在仕途且肩重任
於時已將不待於力已不能矣況士子立身自有繩墨老
而得請致仕是猶容臣以絕墨自檢今雖無可仰報 天
恩他日者從田間效擊壤之老時咏歌 聖德如唐虞猶
臣所以報 天恩之萬一也惟 皇上哀憐而許之臣不
勝悚息俟 命之至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一

八

四百五十五

知

刑部上任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原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本年三月
十七日准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是姜寶
陸南京刑部尚書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以年老不堪陞
任具疏乞 恩休致奉 聖旨姜寶才望素著著遵新命
拱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續准吏部備咨到臣臣
不敢復有煩 瀆謹於六月初六日望 闕叩頭謝 恩
到任管事外伏念臣年老無能分逾有愧貳銓衡爲少宰
改官曾幾何時掌邦禁晉尚書陞職自惟太遽量衰庸懇

求休致荷 高厚不蒙 允俞抑且曲被 寵褒惟當有
感 恩而入骨今已恭承 睿命未敢復萌念於乞身明
刑協中期少裨 虞聖雍熙之治由獄知慎敢不存蘇公
式敬之心俯罄驚私仰酬 鴻造臣無任感戴兢惕之至

京察自陳疏

奏爲遵例自陳年老不職乞 賜罷斥以公考察事臣年
七十四歲原籍直隸鎮江府丹陽縣人由進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歷任編修四川提學僉事河南叅議福建提學副
使南京太常寺少卿騰黃右通政南京國子監祭酒被論
回籍聽勘罷閑家居後因薦勘明奉 旨遇缺推用萬曆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一

九

四百五十六

知

十一年起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尋陞南京太常寺卿
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南京吏部右侍郎以至今官近准南
京吏部咨准吏部咨爲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內開
兩京官員四品以上例該自陳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
欽遵備咨到部移咨到臣臣竊惟 朝廷用人任職在才
行之優亦在年力之壯其當罷斥不敘者在才短行劣之
人亦在年老力衰之人所以勵庶官公大典也臣久廢蒙
恩叨起年已七十有一時卽從實疏陳奉 旨下吏部
部覆不允臣辭後以刑部右侍郎被論前後兩疏乞休初
奉 旨不允辭後奉 旨下吏部部覆亦不允臣辭臣擬

上第三疏決於求去臣友人以君臣大義責臣臣凜凜悚
聽自此不復敢言然而覲顏就列終非臣心所安也南吏
侍轉今職時因年愈老分愈濫叨不吝不引退矣疏上又
不蒙 允且奉有 溫旨鳥臣自念一介草茅蒙 恩起
用於十五年久廢棄之後又蒙 恩賜留於三四疏屢乞
休之時臣受 天恩如此卽捐此生亦何能仰報萬分一
是以又不復敢言願邦刑重任明允爲難臣日夜勉圖報
稱未能也今茲大察臣則當罷無疑矣蓋年老當罷年老
而無能尤當罷年口愈老無能而不職日愈甚尤當罷
者也南京諸臣中臣以爲惟臣首當罷以應黜幽公典伏
乞 聖明鑒臣愚悃 特賜罷臣歸別選賢能以代臣臣
無任惶恐待罪之至

南京禮部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原任南京刑部尚書今年五月二
十一日准吏部咨該本部會推題奉 聖旨姜寶政南京
禮部尚書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謹於六月初九日望
闕叩頭謝 恩到任管事外伏念臣犬馬齒七十有四仍
忝班行乞休疏一再且三未蒙 俞允尚擬叩 閣陳
請而去適際呼嵩 慶祝之先忽荷 聖慈免臣於刑名
朱廣欽承 睿命任臣以文物儀章禮部古之秩宗尚書

今爲右職顧臣衰朽何以克堪今旣未可言歸惟當勉圖
稱塞雖南曹職務稍簡與比部事體本同惟寅惟清欲有
裨 堯舜聖化典禮典樂應無負夷貊職司庶或下盡素
心冀以上酬 洪造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禮部條陳疏 陵禮 朝儀

題爲禮儀事臣竇於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欽蒙 聖恩自
南京刑部尚書叨改禮部與本部右侍郎韓世能皆禮官
也見得南京文武百官 陵禮朝儀多蹈常襲故竊有不
安於心適接邸報見南京禮科給事中朱維藩爲 陵祀
將事未虔奏 請申飭於臣心適亦有合焉第中間尚有
未明言未盡言者臣等謹開款 上陳乞 勅下禮部議
覆施行庶兩京之禮無有異同臣等凡南曹臣子並得效
其一念之忠敬於 君父之前矣緣係禮儀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開坐具本專差辦事吏陳忠齋捧謹題請 旨
計開 一上 陵禮儀查照 會典開載 太祖高皇帝
陵曰 孝陵在南京鍾山之陽每歲 正旦孟冬忌辰
萬壽聖節俱行香清明中元 冬至俱祭祀祭祀比照
長陵等陵行禮以三更一點行香以黎明爲期遵行日久
漸致參錯誠有如給事中朱維藩所言者其未明未盡事
宜合再 題明申飭今後文武百官凡遇 孝陵祭祀當

於三更以前行香當於五更以後一同會齊行禮僅有登點不到及到而遲者廝僕交集人聲喧雜者許科道官指名叅究當如維藩言無容別議矣至於萬壽聖節與元旦冬至乃朝廷大慶之日止宜上陵時素服角帶

其未入紅門之前既出紅門之後即衙門辦事亦當照京師例一同吉服以表臣子尊敬君父之誠心其或有遵行不一者亦宜一併叅究者也伏乞聖裁

三大節朝賀禮儀查照京師及普天下見任官員俱行十二拜舞蹈山呼全禮惟各省有王府去處止行八拜禮而不舞蹈山呼蓋親王以家人禮行百官隨班者

美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一 十一 四百三十二許

不敢有所同異也今南京之禮自合與京師同乃亦止八拜而不舞蹈不山呼臣等嘗求得其說矣惟成祖文皇帝始遷都今京師也仁宗昭皇帝時為太子監國

以家人禮行百官隨班亦不敢有所同異後來遂相沿為故事如此臣實嘗任四川僉事河南叅議並嘗於王府

隨班亦止行八拜禮其無有王府處所不敢也以此知南京此禮乃故事相沿襲之非不然何拜表與接詔

儲君不與則皆行全禮乎以此又知惟儲君不與故群臣得申其敬而行全禮今無有監國者矣百官猶襲蹈

前非不請改正行之恐非所以統一禮文而南京各臣子

不得如京師例行十二拜舞蹈山呼全禮皆大有不妥於心者臣等忝為禮官不敢不題請改正施行伏惟聖裁

禮部乞休疏

奏為年力愈衰不能任職懇乞天恩容令休致事臣自叨起以來嘗六疏乞身未蒙俞允本年五月十九日蒙恩旨南京刑部改臣今部臣有惟欲去未能復荷簡

命典禮重任稱塞為難即擬疏辭求退時適萬壽節將近業已列名賀章從諸臣之後當與班行屆期獻慶

何敢先有瀆煩故徘徊以至於今又經數月餘矣猥以衰老之身居秩宗之任循省瘵曠日切不安今在朝諸

大臣以耆年碩望為聖明眷留者固有其人然皆精力強健職業修舉諸臣之中臣其最衰者也豈可戀戀明

時不自引退為崇班之玷哉蓋朝廷之待大臣行其志無異於用其身而大臣之事明主亦有不徒以效用為

用者皇上於諸臣中既重者碩者之眷留以示任用老成之意則亦當於諸臣中聽其最衰者之引去以存大臣

去就之體庶幾聖明之世有顧名檢知進退其人者乃所以成就臣之始終容臣得以年老去位亦維持世風之

一事也臣是以披瀝悃誠仰干天聰伏惟皇上察臣

集 128—192

陳請之疏已過於再三乞休之誠非由於矯飾 特准致仕俾臣得免於貪冒幸以餘生遂田里之願則自今以後無非仰戴 聖慈之日華封之祝擊壤之歌尚可歲時自效於山中期以沒齒而已臣無任瞻望懇祈之至

禮部條陳疏 科場八款

奏爲條列科場事宜釐宿弊求真才以仰體 聖心事臣惟三年大比將以爲國求才也南場乙酉科以前所司多被物議以言官言曾經處治一二矣 皇上於此蓋亦不能無疑也臣以爲疑之於後孰若慎之於先待其被議而後處治又孰若使之無議無可處治之爲愈乎臣鎮江府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一

十四

四百五十五元

丹陽縣人丹陽去南京不滿二百里而近臣應試歷五科而後得舉於南場一切事知之又於所以積弊而生議之由亦嘗聞之稔矣來秋又屆試期臣忝禮官科場事亦得關與一二臣今乞休歸仰知 聖心方孜孜汲汲欲求真才欲革科場諸弊有所聞見因求去而不言是欺 陛下也臣不敢也臣晚年叨起受 恩最深有所嘗言乃隱默而去不思所以圖報是負 陛下也臣不忍也爲此不避煩 瀆謹列爲八款開坐上 請就所聞知而言皆南場事中間有當行於北場及各省者均乞 勅下禮部議行庶科場宿弊可盡革而所取皆真才無後議矣緣係條列

科場事宜釐宿弊求真才以仰體 聖心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辦事官張邦謨齎捧謹具奏 聞 計開 一教官

徵聘宜傳罷切惟 國初聘教官爲同考試官比時教官實皆經明行修所以稱公明能得士今之就教者多遠方人不便會試而就多家貧而就或又自揣空疎多不堪得第而就如此等人望其能公明稱得士難矣每大比年正月初應天府臣移檄各省聘取教官也南方富家子嘗窺此爲倖門弊竇蹤跡差人所如潛通關節甚有非其本經亦出字眼許爲轉買本房者蓋此輩無耻而苟同富人不惜倍費敢於如此其或應聘而來有所希覲如科臣所指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一

十五

四百四十五元

停泊燕子磯與貨郎爲交易者乃同考非主考此親聞該科疏後自悔之言也乙酉場中春秋房爲貴州人老而且蠢併易三房詩三房所取卷間亦有不堪中者不免又費處此親聞主司者出場後自道之言也至稱許三甲科知縣則並卓然能公明得士由此而言房考當用甲科有司不當用教官明矣或以五經各量留教官一員爲存 祖制臣以爲今 祖制當更而更時有之蓋遇變則通乃所以善存 祖制也南直隸甲科府佐縣正等官約有七十餘員在任專行提學御史會同各巡按御史就其中選擇文學優長操行清嚴者臨期聘取一十四員以充房考勝

從遠方聘取教官多矣伏惟 聖裁 一主考裁定宜專
決切惟主考官用翰林坊局爲之掌此文柄謂之總裁一
應校閱去取乃其所得自專近奉 欽依免作程式文而
揭曉之期限已從寬則躬親校閱專決去取其事也亦其
責也南場嘉靖癸卯科二主考能躬親專決行事此榜最
稱得人其登第不啻三之二從來稱此科人才獨盛後來
者率以避嫌疑存體面爲當然分卷於各房各房卷取中
方呈覽有不堪者令別房搜閱其落卷則不服落卷中別
房搜取堪中者填之榜則不悅抑且公肆忿爭焉謂不應
攘奪其門生致忤也夫教官輒敢如此若改聘甲科有司
其所取俱似乙酉科三縣令之得人無不可者萬一亦似
易三房詩三房兩教官不肯公心和氣此不但事體非宜
且妨負實典 盛典矣合無以後行令二主考查照癸卯
科躬親專決事例但有體面而勿避嫌疑其房考閱卷畢
將所取正卷備卷及所不取落卷盡數繳還二主考任憑
裁定毋或敢有抗違二主考務亦虛已協心以求得真才
庶於總裁任使無忝也伏惟 聖裁 一孤經命題宜正
大切惟五經並列於學官而春秋禮記二經習者獨少爲
春秋題出於胡傳中自單題傳題之外又有合題合傳等
題不勝其煩雜而禮記卷帙既多題亦不少是以讀者難

之往往喜於易書詩三經之易攻而苦於春秋禮記二經
之難記誦今南場易詩八倍書六倍春秋禮記僅一倍而
猶似未足也近聞場屋中春秋題有旁及於左傳者禮記
題有泛及於檀弓曾子問等篇者士子以不能知悉往往
棄去二經而改習三經焉則業此二經者即十倍中之一
倍當又日就減少矣似非 國家五經並重之初意也臣
以爲初場經書義七篇即皆正大題已足窺見士子底蘊
而得其心思精力之大凡若又困之以所不知竊恐績學
待舉之士以一時偶失記反不遇而一時得之傳聞剽竊
者反遇此豈高明光大之舉措乎臣以爲今後考試官二
裁 一後場校閱宜更互切惟 本朝以三場取士初場
經書義觀窮究義理如何二場論表詔誥判觀諸體體裁
如何三場五策則又以觀博古通今之果何如也近來士
子專攻初場從事口耳而少有體驗於身心者二場僅攻
一論而止考官於初場之外亦僅閱一論而止爾其他必
須已取初場然後查號閱及後二場篇篇句句欲其徧覽
而精校蓋從來所少有也會場典校並皆藝苑名人且又

人多卷少日力有餘所以二三場少有不閱者而丙戌新科則尤專以後場為主其所取多老成練達能爲古文詞亦能兼通時務者也必欲假此以求得真才臣以爲初場分經而閱可也二三場則不必分經而閱惟主考掣籤授卷惟計人爲卷多少又惟計卷可否爲取否多少閱呈主考惟主考總較量三場查號而取勿拘房數亦勿泥成心可也前時外省按臣監臨有如此行者人稱得體得人合無查照議行庶士子有實學實才者得以入彀亦得以效實用於清時矣伏惟聖裁一援例生宜號舍隔別切惟援例生多有文理未成而亦希望中式者蓋已通關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一 十八 四百八中

節或場規嚴僱倩代替人不得入則買求同號舍能文者人予一篇或二三篇湊合成卷如前此王之鼎等以勢脅賄屬知名生十餘人同爲一號爲之選英采華以集成佳卷者容有之乙酉科御史竟傑監場揭示不許監生與生員同號誠有見矣祇緣告示中有白丁生濶擾生員等語以爲觸犯其忌諱致令場後攘臂嗾呼幾乎爲亂本官奉欽依行令查究部監等衙門付之因循寢閣卒未嘗一究竟其爲誰此可鑒也合無以後監生生員永令隔別號舍一如黨御史之所已行有仍前抗違不服者重治之既奉有嚴旨則監生雖被隔別自不敢效尤譁且闕仍

前矣伏惟聖裁一附選生宜原籍考送切惟各處應試生儒同批同結得相識認也故少有雇倩替代之弊監生在監肄業各衙門歷事者日常群聚游處其面貌猶可識認合衙門之生亦同批同結而來雇倩替代弊猶少惟已附選而臥引已給引而起文來者或收考於歷事原衙門或總考於吏部此事前已嚴禁不知何時又開此端容令遠方遠年之生一旦領文單來無從而識認其面貌即有雇倩替代之弊如客歲科目所官一生携檣遨遊棲霞寺等處未嘗身親試事而揭曉之後自稱其是中式舉人突來謁陵見座主會同年叨與賓興盛宴會無有呵問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一 十九 四百八中

之者多是此輩面生之生始得爲之人固無由辨其真與偽也臣以爲欲杜此弊須令臥引生已給引生盡在本處提學衙門與生儒一同結送已經考取則亦與本處生儒同批同結同在本省文場應試如此則雇倩替代之弊可杜矣臣又惟近來在監在歷等生淺陋無文者多各衙門考取似亦過多而近於濫惟此輩之多而濫也則不無希聖倖進之圖不免又增文場之濶擾與玷累故多取不若少取濫取不若精取場中應試監生即不及往年額數其中式生則不許減少往年額數如此庶白丁生無辭以濶瀆而場中亦省却一倍防閑矣伏惟聖裁一勝對宜

添人而勤加督理切惟近年謄錄改書手代生員不致刪落太甚似矣但每書手一名責令日謄三卷即如初場七篇三卷則共計二十一篇於日力必有不給欲責其不潦草不差落不可能也對讀須生員稍解文理者爲之人數若少目力恐有不周必亦不暇於致詳臣曾見落卷中有文可取而差落字多者考官愛其文每爲之改注改注不勝乃棄去而批有歎惜語在卷中由此言之謄錄書手宜多募宜精選恐其日力果不給則日謄兩卷可也對讀生當量增俾與謄者常相稱乃可以徧覽而詳對謄對兩所官又當嚴查理動督責俾文理可取生不致如臣所曾見

美鳳阿文集

吏部稿卷一

三

四百五十五

之落卷多差落而令考官者批有歎惜語是又文場中所當加意之事也聞兩所房間甚窄先期行應天府拓旁地量增造數間以處其衆似亦無不可者伏惟 聖裁 一積棍宜嚴掣而盡行驅逐切惟南京慣有積棍結黨成群常時勾引監生宿娼比來往又相稔熟而稱莫逆也即誘以代買字眼於科場乙酉科党御史監場獲一棍叅送曰程護者初時誑惑人曰某官來作主考此我至親既而求主考者非某官也則又遙指某官爲其至親愚人爲所誘惑而竟亦不免於敗露臣在刑部時照律例擬速戍送大理評評訖而斃之於杖下今叨改禮部教坊司亦臣部

川鈴轄也則訪有十餘人皆往年勾引監生宿娼者至來秋當遂爲通關節費字眼者矣此輩紛紛然效尤而來且將不可窮詰既敗壞富室子弟家又玷累主考官名節將來爲害有不可勝言者已獲十餘人各責治枷號各解還其原籍收管訖此外渠魁數人聞風逃去見掣而尚未獲乞併 勅禮部議咨都察院轉咨南京都察院劃行巡視御史及咨臣南禮部並行五城兵馬司於來秋大比之先嚴掣盡逐務使 留都遠近無復有此輩誘惑人玷累人者一以肅清文場一以全考官之清名此於場事亦有關所當一併申飭而不可輕縱者也伏惟 聖裁

美鳳阿文集

吏部稿卷一

三

四百五十五

禮部乞休第二疏

奏爲累疏乞休未蒙 俞允再懇 聖慈憫臣年老容令致任以全晚節事臣昔罷閑一十五年自甘淪棄已久一旦蒙 恩召用歷任以至今官則知感而圖報者臣之分臣之心也顧叨起之年已當七十致仕之期是以四五年來屢有陳乞計前後凡七疏矣屢荷 慈旨慰留諭令供職臣惟草木猶自知春犬馬尚能戀主臣蒙 恩如此何忍又言去再三舊冬科臣疏請年老諸臣甄別可否以爲去留臣之衰庸首先當去其時也先經改部疏辭矣得科疏之報擬又具疏間適因吏部尚書楊某自陳求去併議

令各官自陳奉 聖旨卿魏着安心供職各官都不必自
陳都御史吳某等疏乞懇留老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
臣時亦名在疏中既奉 嚴旨至再何敢復有 瀆煩展
轉圖惟不覺侵尋改歲矣同官知臣堅欲求去見臣於
正旦之日朝 賀上 陵勉強支持僅不致顛躓困踣便
謂臣尚可留勸勿復萌去念不知年愈邁則精力亦與年
俱衰歲愈增則愧心亦與年俱積況臣子事君繩墨當循
士人立身名檢爲重即使臣之精力果尚可用以七十五
歲之年而猶冒然就列人縱不言臣何顏班在諸僚衆中
抑又何顏立於屬諸臣之上哉又惟臣與原任南京都
憲馬文奉 聖旨都憲卷一 主 四百三十五 知仁
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同年生比原任南京吏部尚書袁洪
愈實長其年有三瑞屢疏乞休不允今者已作古人洪愈
疏懇得歸今幸仰荷 皇仁得優游田里自遂其含哺鼓
腹之嬉恬矣世間無有長生不老之人人臣當安知足知
止之分舊冬應自陳而不敢自陳遵奉 嚴旨當然今以
歲增愧積萬不得已而復冒干 天威一哀鳴於 君父
之前捫心揣分亦臣之分義當然也伏望 皇上鑒臣之
愚憫臣之苦情允臣所懇容令致仕歸而得終老牖下不
致如瑞之與櫬而歸儻不遂隕越得與洪愈鄉閭相望共
優游於 堯天舜日之下則此生餘年皆 皇上所賜老

而全其名檢皆亦 皇恩之所覃被臣自惟殘朽無可仰
答 鴻慈萬一惟效擊壤之老時一咏歌 太平之盛而
已臣不勝悚息懇祈之至
禮部奏乞維世教光 聖治疏
奏乞表揚儒臣卹錄忠諫優禮耆碩維世教以光 聖治
事臣惟儒者窮經以致用忠臣後其身以匡主耆舊又足
以師世而表俗皆國家所稱才賢而褒獎才賢則 清時
之盛典也我 皇上加意儒臣如從祀王守仁陳獻章胡
居仁於孔子廟庭蔡清等則實許之專祀於鄉矣加意忠
諫如原任御史劉臺則實憫其以忠直受禍贈之官予之
卹典原任右都御史海瑞則實嘉其以直諫被逮起用
之超擢之於身予之 卹典賜之贈謚於身後矣又嘗
加意耆碩如原任大學士徐階則既念其耆耄老成贊襄
密勿有勲勞於 先朝遣官優賜存問矣此皆有關於
世教之事 皇上行之誠足爲 聖治之光出尋常萬萬
者也然自今而言則尚有未爲 皇上言或言及而未盡
舉行者查與前項諸臣事例相同臣忝禮官職分所當言
謹條列三款以 請伏惟 聖明裁擇焉緣係乞表揚儒
臣卹錄忠諫優禮耆碩維世教以光 聖治事理爲此開
坐具本專差辦事官林仲義齋捧謹具奏 聞 計開

一儒臣所當表揚者原任淮揚巡撫都御史唐順之也順之由翰林編修改官坊司諫當時因世宗皇帝聖躬違和與同官疏請東宮代見羣臣於文華殿忤旨罷官屏居二十餘年趙文華爲倭亂受上命督察江南也誘知順之諳韜鈴曉兵機薦起南兵主事順之自惟廢棄久而一旦叨起乃出自主上特恩文學臣而起以兵事乃朝廷欲用人以濟時艱如此不敢避難自是臣子分義當然不敢疏辭似亦部屬官事體當然其被薦也乃文華自薦順之非順之有求於文華其出而受任兵曹也時雖嚴嵩秉政乃遵上命爲朝廷用而非爲嚴嵩父子美庵南文集 留部稿卷一 三四 四百四十三

用也人有以此議之者非矣其自南兵主事陞兵部員外郎郎中遣之查閱兵馬於薊鎮遣之視師舟山屢有建白並見采納施行其陞太僕少卿右通政協同總督胡宗憲勦倭於海上皆兵事皆難事也嘗領兵擣賊巢於三泖沙嘗親冒矢石斬賊首百餘級於馬邏港其陞督撫淮揚也嘗驅賊入海遁去前後並嘗以功受賞又嘗因賑饑抱病行部殞命於舟中人又有議其無功者亦非矣按順之自幼勵志飭行真有一介不取之操卻撫按諸臣修坊坊幣餽遺後先貯庫積至三千餘金所纂左編文編釋編三書行世有著述功闡明經學多先儒之所未發其文章足

以傳後而信今其節槩足以廉頑而起懦臣與原任禮部尚書萬士和南京工部尚書曹三錫給事中楊允繩布政莫如忠等皆出其門身後臣等門生各捐資買地與伊子今尚寶少卿唐鶴徵同建一祠該府縣兩學諸生呈蒙前任提學御史今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定向批允春秋致祭然未經請命於朝臣等心切不安照得本官素履無愧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其身故舟中又合於以死勤事之祭法如蒙勅下禮部議照蔡清等例許祠於鄉予之以祠額庶可興起後學於聖治爲有光矣伏惟上裁一忠諫之當卹錄者原任翰林修撰舒芬南京大理寺丞傳應禎也舒芬之在翰林以武廟南巡關社稷安危大計首率朝臣陸震等百十餘人上疏力諫不從罰跪於門凡五日而謫授福建市舶司提舉嘉靖初年雖嘗蒙恩復還原職尋以議大禮受廷杖創重還卒於家迄今未有贈謚似爲缺典查得修撰羅倫以論大學士李賢奪情其被謫之官與芬同芬對策大廷賜及第第一人與倫同此姑勿論至於文章氣節卓然並稱爲海內士類之所宗仰所著有易箋問東觀錄周禮定本太極經義諸書爲後學之所傳誦倫今得謚文毅則芬亦一併議及並予贈謚爲宜也應禎原任河南道御史

會疏陳三不足三未解拜論諫庶內臣諱直言二事請存
敬畏以純 君德獨和稅以蘇民困敎用言官以開忠讜
心則忠而言多忤大為權相張居正所忌杖而謫戍定海
者父之居正死後賴 皇上聖明召之復職仍轉今官請
告而又起用庶幾圖報 天恩有日矣乃不幸身先朝露
一疾竟卒于官查得 先朝有黃輦者以論江彬諫南
巡被 廷杖罷斥而起亦丞大理於南也卒後蒙 世廟
贈為大理少卿予之祭按應禎為人其大節與輦同其身
後 卹典似亦宜與輦合輦既蒙 恩則應禎亦照輦例
贈之官予以祭為宜也以上二臣與前此已經卹錄羅倫
黃輦劉臺海瑞四臣者並鍾天地正氣而生並嘗陳言效
忠之死不二臣愚以為 朝廷卹典不宜異同故敢冒昧
言之如蒙 勅下禮部查前例而同仁一視焉庶可因事
作忠以勵將來臣節於 聖治亦有光矣伏惟 上裁
一者碩所當優禮者原任禮部尚書陸樹聲也樹聲為人
世念輕而名心澹外慕少而內養深先因嚴嵩在位不肯
有求而時常請告後因張居正在位與之不合而決意乞
休杜門謝事以來教子學文之外百事不關其慮一塵不
染其身誠特立之孤標乃出羣之卓行臺臣疏薦謂其翔
翔火局挺松筠獨秀之姿稷範成均數桃李不言之化連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一

三六

共

上五章力辭八座丹悃直抒十事蒼顏閱歷九秋至性冲
虛人倫備美此實言非侈談也且援 先朝章懋為比請
加恩數異常時未舉行蓋方有待今歲為本官八十之年
遣使 存問其期矣查得樹聲與懋同舉會試第一同選
中秘讀書同官詞林同為祭酒以至就家拜官歷年在
告功名富貴之念不萌於心文章德行之名並高當世士
人仰之如斗山鄉邦信之如著蔡二臣履歷無一不同懋
以八十 存問於前樹聲亦宜一例優禮於後至於加秩
廕子 先朝所嘗施於懋者出自 主上非常特恩非臣
下所敢擅請臣愚以為徐階閣臣也其存問之例非樹聲
可得而援若其與懋則皆部臣可以比例陳請者也如蒙
勅下禮部查議施行庶後來耆碩如二臣者皆亦有所
激勵亦有光 聖治多矣伏惟 上裁
被論乞休第九疏
奏為九懇 天恩俯遂乞身以明臣節事臣前後八疏乞
休情至語迫未蒙 聖慈矜許猶屢 慰留踴躍彷徨莫
知所指先是科臣陳璧具疏謂當聽諸老臣之去時大臣
中最衰者海瑞袁洪愈及臣三人爾今瑞物故洪愈請老
臣之衰憊更過二臣璧今疏中亦謂臣疏至再至三情甚
懇切知臣者孰有過於璧哉 皇上儻以臣為自便其身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一

三七

共

國則言事之臣於臣寧有私厚乃憊憊以優逸老臣爲請
其言亦可信矣古今大臣當年至之期猶或未遂歸志蓋
授艱任重時各不同安得以行能淺薄之身留曹典禮之
職而猥自託於古今希闕之事也且大臣所以爲小臣觀
法者惟是難進易退一節爾今臣匹夫之誠不能上動
明主屢有陳請猶未 賜俞言雖涉於瀆煩跡尚同於濡
滯使少年新進之士與難退之疑白髮衰老之臣無懸車
之日豈 聖明之世所宜有之事乎伏惟、皇上察臣衰
憊日深去志又切、特賜俞允俾得休致以遂田里之願
而成始終進退之節則 皇上所以榮施於臣者尤甚於
留臣之身矣臣無任悚息懇祈之至

奏陳附文集

留部稽奉一

三八 留部稽奉一

禮部請冊立疏 已丑

奏請親宣 詔旨明示 冊立定 國本以慰人心事臣
等伏以太子天下之本立太子天下之大事也天下大事
惟人主得自主張爲臣下者但當遵旨奉行美則將順可
也恭惟 皇元子之生於今已八歲矣始生之時即嘗
詔告天下覃 恩肆赦際寰宇 天澤普施焉天下人心
咸 皇上喜慶恩前星繫望久矣連歲諸臣工屢 請冊
立荷蒙 聖慈念其嬰弱俟二三年行後屢示候 旨行
後又謂長少倫序已定固昭然知所當立有在第二

王殿下向居 京邸抑或閏年未宜故且有待而然今適
三年屆期閏年又已過矣 潞府且定期就封矣順天時
從人望 冊爲 儲貳以茂建元良在今誠不容緩古昔
凡民俊秀生當八歲無不入小學者資蒙養以基聖功在
士庶猶然況天子之元子乎 皇元子今既八歲仰視
皇上正位春宮之年已過期矣即選擇官僚爲出閣開講
計在今誠亦不容更緩也臣等忝居九列雖遠在留曹然
事關 國本均懷芹曝之愚是用不避瀆煩合詞上 請
伏望 皇上親發德音示天下第一大事出自 聖心裁
決非諸臣所敢干與今日具儀舉行 盛典上以定 國
家億萬載無疆之本下以慰四海九州喁喁仰望之心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臣等又惟 兩宮聖母既以 藩封
大義慨然於 潞王殿下愛子之遠離必又以建 儲大
事欣然於 皇元子賢長孫之 冊立是惟 聖孝所自
能先意而承志不待臣等多言也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
至

奏陳附文集

留部稽奉一

三八 留部稽奉一

給由患病乞休疏

奏爲給由齋文在途老病一時難愈懇乞 天恩容令比
照近例 賜歸田里事臣由南京吏部右侍郎陞南京刑
部尚書奉改南京禮部自萬曆十四年六月初六日連闕

扣至今年五月初五日二品三年任滿例應給由齋文行
至揚州府地方陡患痰火眩暈等證歎時常出聲蹣跚
急難舉步兼以脉氣沉滯醫云痊可未期思得歎之聲
在臣子不宜徹於至尊之前蹣跚之步當入朝豈能
趨造班行之末況臣今年七十六歲諸臣中未有如臣之
老者臣向罷閑起廢已當七十致仕之時九疏未蒙允
俞循分省已當知止足矣臣首當休退萬無再在仕途
之理但前項給由公文已經齋捧在身相應奏乞施行查
得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元敬亦曾給由在途患病不
能前進具本陳乞致仕伏蒙 聖恩准令回籍調理仍准
給由此 特恩亦近例也元敬年不如臣之老尚蒙 恩
容令回籍臣今蒲柳之姿衰殘已極伏望 皇上特勅吏
部比照前例即放臣歸臣僅未遂顛隕此生餘年皆 皇
上所賜效擊壤之老以咏歌 聖化於沒齒臣之願幸也
臣不勝慙慙懇祈之至

加宮保准致仕謝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給由在途因病不能赴部具疏乞
休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准吏部咨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妻 着加太子少保致仕續又接到吏部二咨一請給
誥命奉 聖旨准給與一將臣男姜士麟咨送禮部轉送

國子監讀書奉 聖旨是臣蒙 恩優渥不勝感戴當即
望 闕叩頭陳謝訖伏念臣行能至淺年力久衰卿貳起
家愧涓塵之未效給由在道顧老病以不前猥荷 聖慈
幸從部議得歸田里已屬逾涯矧以南都閒曹亦加 東
宮亞保自一疏再疏至於十疏荷蒙終 賜允俞由臣祖
臣父以及臣男無不被沾 恩寵自天聞 命無地措躬
即還山無可報答 天恩惟善族庶能仰禪風教量臣之
力少罄其愚章 君賜置義田方賴藉 皇仁以覆育遊
康衢效擊壤共詠歌 聖治之雍熙臣無任感激屏營之
至為此具本專差義男姜德齋捧謹具奏 聞

請建立義莊疏

奏為置立義田備荒贍族比例請 命以垂久遠事臣初
入仕時念臣族生齒日繁人多散處貴望其謹飭為難曾
建祠堂所置田肆百畝供辦祭祀于祠前廳事內設 聖
諭牌位上寫 太祖高皇帝教民務文及做浦江鄭氏者
有家規貳拾條抄謄先正呂氏鄉約陸條每月朔召集有
眾會講其中今已貳拾年餘矣族人貧困者多生計日窘
臣觸目怵衷欲倣古人義田遺意而田瘠人眾不敷支給
但量給義米以賑助貧而不敢為非者又開義塾立文會
以聚教貧生而所濟終亦不多自內外歷任家居十五年

陸續經畫以至于今蒙 皇上渥恩起自田間遂躋九列
俸入漸厚祠費節省亦漸有成緒先後置立并臣男士麟
士昌讓出受分業田共計壹千餘畝竊見數年以來臣郡
縣水旱頻仍道殣相望草根樹皮皆已食盡臣亦一族領
袖目擊族人饑寒不忍坐視不爲之所欲將前田置爲義
莊立法賑給庶臣族人貧者得無流亡轉徙之患將來亦
可漸次諭之于善以共守 朝廷禮法但義田之設本以
賙助貧困而冊籍未立恐日久或至廢弛宗約之行本以
訓誨族人而勸懲未備恐人情不免違玩非奉 明旨通
行所在官司以官法行家法似不能行之久遠使臣族子
孫沾被 主上渥恩于無窮也查得 先朝大學士徐澤
曾以義田奏 請欽蒙 孝宗皇帝下部議行其子孫見
在遵守臣之名位不敢望澤至於瞻族以彰 君賜一念
竊與澤同謹將田地頃畝數目冊于查樣參本并以所立
家規告送戶部伏望 聖慈矜憫臣愚 勅下該部查議
印給貳本發去鎮江常州貳府轉發所屬該縣當官存照
壹本并家規給與臣家收執以憑擇人掌管待造 黃冊
之年另以姜義莊爲名立戶造入本縣本圖及武進縣寄
籍圖分帶管數內關領由帖辦納稅糧僅有內外人侵占
爭奪及子孫關支義米等項而故有違犯者照祠規

責罰倘又不從許呈告所在官司斷理禁治庶家法之行
永賴 國法臣令得 請里居糾率大小戶丁循理守分
相與沐浴 皇仁祝延 聖壽于永永則是臣身既退猶
可仰報 天恩於萬一也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爲此具
本專差義男姜敬齋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九

留部稿 序上 目錄

周易傳義補疑序

春秋事義全考序

稽古編大政記綱目序

更定 皇明奏疏類鈔序

江政新書序

劉忠宣公年譜序

非泉先生存稿序

趙文肅公文集序

王遲菴先生文集序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目錄

海上老人別集序

華氏世德堂錄序

內江陰氏族譜序

履菴萬公文集序

姜鳳阿文集卷之二十九

留部稿 序上

門人閔中張 文運 校

男士麟士昌姪士交同 校

周易傳義補疑序

易更四聖而成書發明以程氏傳朱子本義說行於世曉然矣則曷爲又有補疑之纂註也予惟伏羲氏畫卦命爻時尚未立文字迨文王周公繫以辭謂之卦辭爻辭者凡以教人卜筮也卽象數而理存孔子之作十翼將以發明三聖人之經而羽翼之卽象數而理則無不存存亦無不備矣秦火六經易以卜筮故獲存於太卜之官而漢儒說易鮮有得其要領者惟宋程朱二氏說爲是程本繫辭傳作傳專主理而不盡及占朱之本義本三聖人教人卜筮者爲書未嘗不言理也乃謂此爲卜筮之書而其說則專主占愚於是心有疑焉竊以爲占當占之身心日用不徒以著龜卜筮爲占也孔子謂不恒其德爲不占此亦豈以著龜卜筮爲占哉上繫傳謂著龜莫大主象變辭占而至於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云者則又於所居所動是求固知身心日用孔子所用以爲占居多其自於易也曰假年五十學之而可無大過既五十既學易而可知天命由是則聖人於易信不專用之卜筮而是以此書爲性命之書故

予謂以著龜爲占卜以易而用易可也以身心日用爲讀以易而善用易亦可也卦爻之分屬如乾坤分屬君臣非君非臣占得之則如何爻位如乾二屬舜田漁乾四屬舜諸艱歷試或又以飛龍一爻屬舜謳歌朝觀之時非其人非其事占值之則又如何愚於是心又有疑焉嘗聞之程子云六爻人人有用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衆人有衆人用學者亦有學者用由是則君臣上下以至農工商賈六爻皆可通用用而亦無所不通故子又謂一卦一爻主一定法分而屬之可也各卦各爻隨活法通而用之亦可也然則子於傳義疑而欲有以補其不以此也歟

家鳳阿太集 留部稿卷二 三

家居十五年日手是書居乎是動乎是觀且玩乎是日求所以寡過而未能又日求所以貫通其說而未有得也乃專主傳義十八九旁及諸家十一二於程朱二先生之說間有疑者未詳者由臆見爲臆說其說有一得之愚一隙之明悉錄之久而成帙携以入留曹侍御潘君維岳郡守古君之賢竝亦有志學易者謂可以傳相與校正而刻之新安郡齋夫孔聖能羽翼三聖人之經程朱二先生又能羽翼三聖人及孔聖之經使予之說而可羽翼乎程朱二先生之傳義也二君倘許我乎幸各惠一言綴於篇庶可質諸同志兼以俟諸後來者

春秋事義全考序

我國家列春秋於學官主宋胡文定公安國所著傳傳士子肄業焉以應制舉予實少由業詩改業是經也且讀且心疑蓋謂孔門以來說是經者惟孟氏能得其宗旨其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既推本春秋之所由又述孔子所嘗自言有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聖人因史爲文文在也而事與義往往多失之當時桓文以有功王室稱霸主故事屬二公將以二公該他公非謂二公之事即可盡春秋之事也事貴詳責核詳且核又貴連絡而通貫左氏詳矣中有浮誇失實前後不相蒙者是固有待於後之人因事以考其全義而謂之竊取蓋其寓褒貶於筆削不惟游夏所不能贊即聖人亦不敢抗然自任矣義在褒善貶惡而經世之法如所謂尊君父討亂賊敦典庸禮用夏變夷云者亦即於朝聘往來會盟侵伐郊望禘嘗之類見之蓋多直書而義自見即有筆削其褒貶亦多於直書中察見焉初未嘗因一字以求一義予人以爵奪人以爵甚至周大君曾父母國亦例以予之奪之如胡氏所云是又有待於後之人因文以求事因文與事以求義要之至當求其精蘊之所在而兼亦有以考其全也予寶隆慶初罷官還山時手

家鳳阿太集 留部稿卷二 三

是經因所疑求之心求之諸家之傳註以我之心求合乎聖人之心以我所自爲說參互諸家之說又以求合乎聖人之說如覆射家探物而祈中中肯綮者手錄之而仍以胡氏傳爲主事詳且核矣求其連絡而通貫義昔未妥今求妥傳昔闕今求不闕地里昔主指掌圖謂時代有沿革而不便稽考也今悉准皇明輿地圖考一開卷而方輿所屬亦了然在目矣近代說春秋數家如新安趙氏汾之屬詞會稽季氏本之私考周藩宗正西亭公陸樺之辨疑與金壇王氏樵之經世似能窺見聖人之心不悖謬於其說足以發胡氏及諸儒之所未明與補其所未備而王氏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二 四

二大儒能得之程子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朱子云在氏史學也記事者取焉公穀經學也窮理者取焉子實嘗據是以求之諸家久而遂成此編也謬以爲學是經者不當於一句一字求聖人之褒貶第觀其所書之實以求是非善惡之至當考之詩所由亡由成周政治之衰而爲春秋之所由作者之左之所以史考之公穀之所以經又考之經於以別傳之真偽於以求聖人所謂知我罪我者在因筆削以寓褒貶嫌於天子之賞善而罰惡爲聖人所不敢當故自於其義爲竊取而非如胡氏所託二百四十一年南面之權聖人自以其褒貶敢於代天子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二 五

稽古編大政記綱目序

大政記記大政之書書所載有綱有目蓋準文公先生通鑑綱目而作稽古編者自洪荒開闢而後推本始繼天立極之君暨古氏皇帝王歷代之顛末蓋又準司馬溫國公

稽古錄之編而名編皇紀附有巢燧人以產居火食所自始不可闕帝紀附少昊顓頊帝嘗以嘗持世立法有嘗傳示後來者不可得而略也春秋戰國時王者名存實亡其事分紀而類見然猶奉王號統一之準孔子春秋大一統之旨自上古迄嬴秦蓋治必有亂非亂無由啓治世運相尋於天道爲常然而亦經世者讀是書所當加之意云爾文公綱目準溫國公通鑑起於周威烈王二十有三年今推而上之始於有天地有民物君長以來備所未備有事涉荒唐不經不足紀則削而不書有疑信半則辨其所當辨歸之於雅正制度文爲有似小節末事亦考求其始該載爲大政則嘗準諸易大傳綱目未耒耒書契衣裳門柝杵白弧矢舟楫等類蓋皆古初神聖開物成務之所繇雖事之小亦當以爲政之大也書凡八卷藏於笥一日公暇偶出視侍御王君藩臣王子西川學使時相知披校終業謬謂可傳也錄諸梓予惟一人之臆見未審是非可否果何如今且求正於四方史學優長者倘是且可則尚有漢以後迄六朝爲資治上編唐以後迄五代爲資治下編宋以後迄胡元爲資治續編在本朝亦嘗從史館後蒐輯所見聞準鄭端簡公吾學編大政記而爲之綱目亦不知其是與非可與否也未敢授簡書諸此以俟云

皇明史稿卷二

六

更定 皇明奏疏類鈔序

皇明奏疏類鈔六十有一卷前御史大夫少泉汪公所編輯授梓留臺前中丞十洲呂公所嘗序而傳者頃侍御衛字孫公鍾嶽方公以所收爲未備乃與諸侍御蒐往續積故實多所增入間亦有刪去之者命工重校刻而以中丞麟泉王公意徵序於予予惟三代以前皋陶益稷所陳之謨爲嘉謨伊傳周召所作之訓爲大訓蓋粹乎無以議爲矣乃其後人臣進言於君曰疏論事君前曰議今 內府所刊行歷代名臣奏議與世所別編宋名臣奏議即疏與議並該載其中中間人品有賢否所論議有純疵不容併錄而混收經前人編輯必有選擇去取焉別類分編秩秩乎有倫指陳規切又多鑿鑿乎可行也以致君則爲忠言讜論以經國則爲宸告遠猷其皆謨訓之流亞歟非選擇去取之當其何能有此我 朝奏疏接前代而編當收之內府與所嘗刊行者合而爲一書倘自以 昭代名編又當無議宋名臣所爲別編者其選取固不得不詳且精也孫公外補去諸侍御協贊方公更定計共增入若干篇以爲備所未備其刪去若干篇又以爲刪所當刪所增入未必其人皆賢也言有所當取也所刪而存亦未必一無不賢則名篇中也言有所不當廢也示予以目未嘗示以

皇明史稿卷二

七

文之全而屢來趣序未已予無以應乃又惟方公爲留臺
長察留曹殿最稱公平爲麟泉中丞所首先倚重而麟泉
公者則嘗以直言忤權相久著名朝紳者也予雅重兩公
皆賢知所更定視前所編輯備且當則在編之人近可不
愧宋名臣遠可不愧歷代名臣由之而上卽帝臣王佐之
謨訓亦庶幾彷彿肖似之上以章 列聖虛懷受善之盛
美下以明名公卿忠烈士所嘗披腹而呈犯顏而進立朝
獻替之大節間有不賢焉叅其間固知言之當取而不當
廢非由偏好曲徇爲此也以此傳示無窮爲後來進言者
所師法後來有主父偃其人者必能用賈太傅衆建諸侯
之策今諸侯王分國邑子子弟以療治西京痼疾有包孝
肅其人者必能勸其君取魏鄭公三百奏中之三疏寘之
座右爲龜鑑有蘇長公其人者必能知陸宣公論諫本仁
義而表進其奏議裨益其君之所採擇而施行皆取諸此
編爲有餘則此編之更定不但一時君臣上下容言過主
之光將不又爲千百世效忠陳善者之標的歟王中丞諸
侍御重校刻是編意蓋如此故爲之序併著之

船政新書序

南都漢江古來爲水國我 太祖之威僞漢也遷長江大
戰鄱陽湖寔資舟楫之利當時載軍馬爲馬船載輜重爲

集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二

八 留都稿卷二

集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二

九 留都稿卷二

快船嗣後 成祖定鼎金臺仍其舊爲貢舫駕馬船之夫
取諸江西湖廣二省太平寧國安慶三府諸沿江地方所
僉解給工食而來南戶部亦給有月糧焉後卽都城召募
工食月糧猶舊也管運內使以召募去來不常猶稍寬需
索獨船號夫數及各船工食之叅錯莫可勾稽而諸曹與
皂每私相窟穴其間與積猾貪緣爲奸弊多不可究詰此
公家所稱無經之費乃諸役之患苦則惟庫儉之不時與
勞逸之無序而已快船夫 國初取諸京軍無所資給而
應役後來正軍不足則濫及於軍餘又不足則掣及於操
軍船夫有正甲有幫甲有送船餘丁甚則一名有數名朋
聚者每船每年計用軍二十五名五百船總計十年共用
軍士二萬五千名而朋名不與奸豪積猾之規免管運內
使之誅求至於本部錢糧歲糜殆且不貲臨差各甲多逃
避不能以時召集也於是操軍亦多掣取戎伍旋致空虛
而公私之困憊日愈甚先是有出軍婦求鬻以輸差者有
乞判懸於門捐宅舍以求代差者自縊者投河而死者往
往有其人快船甲役從是多不樂有生矣予佐南銓時自
公退食則百餘人持牒踞而泣請曰願公活我予惟此兵
曹事也時大司馬蕭陽郭公方杜門欲請告去署兵篆者
大倉顧公也予因從史顧公乘早霽應 詔疏陳其弊告

顧公諫可以辦此者於乎舉駕部上虞倪君凍倪君有八面之才又最清任事而任怨子蓋齊稔知君君則不知予之能知君而薦君也既上得報可郭公且去居頃之顧公亦捐館舍矣乃委任責成倪君者衡水傅公也君於是盡心力而為舉馬快船九百四十隻而稍稍更張焉減快船五之三然以通增馬船差與快船等而用更有餘增船差三之一然以通增各工食而人更樂於為用工食雖增然以調度節省而銀更夫減快船比舊雖減少然以更勝船制略與馬船同而用數常足各軍之蒙冤撫於人情若易玩然以編管收解各有法而紀律常存計丁編銀又計力派丁且示無有別差也故爭先入冊而不似往時之逃避召募新夫優其廩餼且著為令今往回分給以牽繫之也故中途無亡去之患在官之人即充役之人故無可避而臨差自易於召集所充役者即所當編銀者也故有所資藉而輸納常易完以經年遠役常慮破家亡身者易之以編銀之法而永無患害編銀數止於萬五千金足勾各船前此者五萬金十萬金之費而寬然有餘船有號夫有數工食不致有差錯而可勾稽且所舉之操軍盡使之歸伍是又於營務有裨也至於錢糧之弊實亦爬梳剔塞幾盡矣中貴之怙然而恣肆君能曲防其橫武弁之阻撓市

規積習之弊弄君能坐照其奸欺往昔此輩交相比周能為軍甲害者今皆敢怒而不敢言即敢言君亦一不之顧也於乎君於此非所謂良工獨苦者歟繼傳公者為涇陽李公李公自吏而兵居無何即改北繼李公者內江陰公也陰公既連上兩疏請蠲宿逋杜變更以成此船政之終今又將清理黃船之奸弊謀之署工篆少司徒新安方公謀之給諫永年杜公又謀之工曹田閣諸君相與僉同其議論仍又委任責成於倪君列為十款以請行見南都之船政無不理舉南都黃馬快船之軍甲無不人得其所矣然則船政新書謂之船政全書可也予之為船政新書序也即謂之船政全書序亦可也

劉忠宣公年譜序

劉忠宣公身後歷武世穆及今凡四朝而年譜始就公之孫計部君某蒐輯公所自編宣召錄及其他言行等錄與諸家雜著兼而成子某適起家留曹授簡讀未終業而君請為序予惟少隸慕公為人恨無由一致其信向嘉靖庚申冬以赴西川學使任道經潁州守如訥者在問而知公之子也為立談久乃別既別去猶依依不能忘因公之子寄書慕公一念有不忍已焉爾茲又獲遇公之孫序公譜托名其簡端寄吾思豈非生平願幸歟公生

正統初 英皇復辟後領楚解成進士歷官中外由職方轉叅政布政都御史侍郎尚書在成弘間數十年前後所敷歷具譜中如匿軍籍寢交南用兵陳形勢阻朝鮮敗貢道以助木邦征罕弄爲失策以出寨劫虜營爲非宜平後山寇下生擒之今得不濫及於脅從總宣大兵餉許糧草少亦報中得不把持於權要人諍廣西取鐸木謂法司執法則恩歸 朝廷謂事由閣部大臣則權不徇落以揭帖論事近於斜封墨勅之弊不當踵而爲筮得泰九二卦又謂遐遺可能而朋亡不可能種種卓識種種名言誠可謂遠猷辰告種種可見諸行垂諸遠而議鎮守中貴之蠹財

秦鳳阿本

留部稿卷二

士

四百七十四

害人爲當革議騰驤四衛之多冒充爲當汰議光祿寺之供費多無名爲所當節省尤人所難言尤世主所不樂聞公於 召對之頃能言之惟 孝皇能聽之誠又可謂喜起之逢千載一時矣後因重閣竊聽幄中致爲諸中官所切齒比 龍馭上賓而瑾璫當事也矯 新君旨逮公詔獄謫戍焉同時僚友亦有忌公者故釀成公禍至此乃公曾無有幾微不平蓋公於禍福利鈍之來坦如也方中秘授職已能辭科而就部職方轉官已能辭京卿而就藩叅身後有遺言焉又寔能令于孫無乞祭壘求恩廕公所謂朋亡不可能者於此固能有餘矣若公人豈得而害之哉

譜言公少嘗舟行墮水浮沉三四里許竟無恙文塲逮乎火也踰垣屢墜若有翼而躋者竟得免壽逾古稀矣成寤邇兩三年竟生還而復原官以壽考終蓋一代忠賢天每有以相之鬼神每亦有以呵護之故危而得安瀕死而得不死每若此予因讀公譜有感於心而表著其大者揭諸卷之首俾後人藉以承先而世其家俾後來士大夫藉以立身而行其志惟 孝皇屢宣召屢赤虛已聽訥公又足爲 聖子 神孫千萬世任賢圖治之法程然則是譜也謂爲公之家訓可也謂爲今世士大夫仕學之規範可也自當時 君臣盛際而言卽又謂爲弘治中明良交泰錄

秦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二

士

四百七十五

非泉先生存稿序

先生稿藏於仲君獻功所若干年嘉靖戊辰予茶由納言改司成而南受簡焉將携以刻之白下緣初任未及也絨在筭惟謹既而出視則傷於蠹蟻剝且蝕殆盡矣痛惜久之仍謀於仲君蒐諸親友間得其十者六七八仍歸予于今起留曹逾十五載始刻而爲之序序曰古之爲文者自童子時已嘗學而爲詩則唐人專設科取士故其時卽以

爲舉子業肄習之是以古人之文古其詩工傳諸後可傳也若今人則不免妨功於舉業既釋褐而登朝乃始學爲古文詞後時矣其間非卓有高才高志者莫或能度越乎流輩甚矣詩文之可以傳者少也先生弱冠登科逾七年舉進士兩試竝魁尚書生第二人是科中秘開選先生燁然才又赫然聲名也竟不與而初授得江西之奉新無何優調我丹陽奉新之刁劇我丹陽之衝疲皆非所以處賢者而先生身其任以孱然之軀三四年當刁劇衝疲之地簿書奔走無寧晷猶時時動吟興撫觚染翰言人所不能言今讀其文賦本騷選爲多其詩雜之初盛唐多相肖如

李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二 十四

出水芙蓉鮮新可愛今人把腕不去手先生有作者之才又實有著述之高志使其得在詞林從容諷詠成一家言傳於後即古應制叙記久明遠之作與發諸性靈風風乎爲唐聲者可比肩而竝稱數也豈直爲今人之文而已哉惜乎高一世之才奉於簿書奔走之勞煩而不得究其著述之志其所就僅若此然即此爲先生一斑可傳諸身後其精光亦自不磨矣先生在任時諸生多及門受業予丁姜兩氏子丁如一教一道姜如仲兄宋再從兄麓多先生所許可而予某與丁兄少鶴名一中者則尤師門白眉每試迭相首次每亦蒙期待許以遠到者也某今得以先

生教諸生中最緣幸而叨冒少鶴兄掌仕至地官大夫今得請而致其事他亦竝爲州守邑令長與府衛之師儒皆先生所造就先生之稿名存稿以有遺失者乃某之罪其蒐輯以傳則仲君之功而亦予某所以報先生之一念也初約少鶴兄同爲序待久之未就也予某輒先述梗槩爲糠粃之引以俟云

趙文肅公文集序

有不世出之人斯有不世出之文不世出者世不常出亦不常有之謂也而人與文每相因文出於心心以神明乎人人品之高下文因之觀乎文因亦可以觀人焉古稱孔子文之宗老釋二氏其文亦竝行天壤間可傳而不可廢予蓋嘗論之孔子之文文之足以經世者也老釋二氏之文文之出世者也道若不同端亦若異矣今尊孔子者務黜百家於二氏辨尤力詆尤甚予又嘗求之老子之靜虛釋氏之戒定慧與吾孔門定靜明誠之要旨相合而不相背馳要之能出世然後真能經世真能出世而經世然後能傳世卑卑乎人則亦卑卑乎其論卑卑乎論則亦卑卑乎其事功無取也孔老釋三氏學術人品皆徹天徹地亘古亘今可竝傳而不可偏廢第施之用則或不同爾吾孔子之能小天下老子之猶龍釋氏之天上天下而惟其獨

李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二 十五

尊也非皆所謂高世之人其文非又皆所謂高世之文歟
近代趙文肅公庶幾其人殆亦庶幾其文矣公自童穉誦
法孔子時卽有志求通二氏學卽有志出世而經世在詞
林在國子在講筵在政府種種修爲種種措注有世間法
亦有出世間法其諸所建白如詞林疏求真儒庚戌虜入
寇薄都城公時爲國子司業疏請卻貢市宜諭將士出帑
金購虜首級由經筵而司政本蕪掌風紀也疏請守祖
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明功罪之賞罰以整理邊防疏
請停寢臺諫汰察以愛惜人才而護養元氣又疏請遵
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種種皆議論石畫他所論著如云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二 十六 留部稿卷二 十六
討去心中五蔽然後可與共學如云性中有十八陰界戕
亂我靈明賊伐我元命而欲以明智定力破一身伐性之
陰賊如云失中之謂人心依於中之謂道心執其中之謂
天心中乃性命之總名執之者如寶珠在握而珠外有餘
光如古鏡當臺而鏡外有餘照躋此莫如堯舜舜執中能
與天爲一堯稱舜曆數之在躬明舜能與天爲一也如云
學至體用一如斯達乎大覺圓頓之妙矣諸如此類未易
殫述種種皆名言有世間語亦有出世間語皆公之至文
也公胸中有無限經綸不及盡見於修爲措注 世 穆
二廟能知公能任用公乃竟爲兩大奸所撓阻不果大行

其所學公又有無窮寶藏止此集二十餘卷行世未及吐
盡胸中之奇大究其生平著作公所未盡傳今不幸與其
人俱往矣可惜哉可惜哉予昔爲西川學使也嘗與公晤
於珠江之郵舍得聞公徹宵之談感於心而嘆曰公宿世
高僧化身故論如此公大驚異深賞予能知公旣而予出
川又與公話別鴈江之上公示我將退隱於紫巖將著書
以傳身後叩而請得所謂內外篇外篇爲經世通內篇爲
出世通總之七部竝將以贊治非徒托諸空言也予時已
戒行不及終請業而別今觀公內外篇序內篇有史業二
通主經世史通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曰典曰行曰藝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二 十七 留部稿卷二 十七
曰術其爲部各四外篇說宗二通主出世說通曰經曰律
曰論其部三宗通曰單傳直指其部一公之言曰八部具
而百代九流之緒備四部具而頃漸半圓之指悉嘗謂老
子觀竅觀妙之旨釋氏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之義
謂與吾儒中之已發卽其所未發之體相符合又嘗謂天
生三聖以勞世仲尼也伯陽也子羽也謂之天隸生以經
世者也其任異其歸合者也祭聖賢文謂史業二門通世
可經說宗二門通世可出矣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
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用必如是然後爲千聖一心萬
古一道於乎博哉論大哉志乎今世論學者多陰採二氏

之微妙而陽諱其名公於此能言之敢言之又訟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蓋其所見真所論當人固莫得而訾議也於乎若公其可謂豪傑而聖賢矣公方纂著之始方於內外門通有端緒而天不假年竟齋其志以致使後來願治者不獲見公大典訓之成公亦不獲盡所長自見於身後而所傳僅此集是則尤爲可惜也先是巴渝趙中丞刻此集於八閩書來請序後見其同郡高宗伯序首揭矣欲已之而中舍君景柱又再且三請之於留曹因念公一代偉人得托名其集中是予之緣幸予又承公謬許可日已久義亦當有言而高君所發擄出世經世旨似未盡中丞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二 十八 四言千載式

王遲菴先生文集序

王遲菴先生文集其身後若干年始鐫梓而傳傳又若干年始有序蓋先生季君明逸客歲始以是屬予予今始有以應不意遲至於此先生嘗自以見事遲仕亦遲自號遲菴今其文之傳傳而有序皆遲也豈先生意亦謂當遲如此歟予惟文有才有法有本今世爲文者往往逞其才信

手操觚以求勝然未必皆有法即有法無本也譬則水之流徒取漪澗爾木之植徒取花葩爾烏睹所爲源本哉今觀先生之文有才而善藏有法而能善用探其本則以實學吐實言由心中所實得欲措之爲實事見之於實用以求實效如諫武廟南巡門跪而廷杖見其忠再疏告改南以便將母見其孝疏請修立劉漫塘王實齋張給事三墳祠見其所以崇鄉哲而顯潛德他如疏請儲穀恤刑二事疏請明法制修廢墜十事與夫一切公移行於爲守備兵之日者要皆所以爲國而爲民卽酬應諸製作亦無非發爲性靈宣暢政術不屑爲侈聲歌咏風物隨唇吻導佞諛以此見先生文章不作於無用口之所言必其心之所言之所著欲見之於行必其志所欲爲與其才之所能爲若先生之文不但文而已也因文以求先生爲人所稱謂躬行君子者歟少嘗謁先生於五清之堂今觀所自爲贊所云直已任真少容多慙進懷一夫不獲之憂退有萬旅莫回之壯者知先生真能自寫其真嘗以年家同志又忝締姻好得交先生子若孫今觀先生訓子篇所云氣充理裕風行水雲在天所云學循序心靜專切磋琢磨益求精研者知先生真能以其身爲郎君庭訓而松竹梅蓮與主人者共稱五清之論真又能邁歐陽氏之六一而過之

矣先生之文真不但文而已也抑又惟先生居家歷任行履最優憇而詩文所傳不爲多才堪大受而大用官止庶訪使之副遽堅求歸逸居東城逸老園無意於復出若先生殆又可謂行浮於言才浮於位其身前所未及究多矣明逸方杜門著書卓有可以傳世卿鴻臚清望蔚然未宜早林臥諸孫者又多王氏白眉也先生所未究行見後之人能究之是不可不書以俟先生之曾孫懋錕孫壻也來省予留曹予因夏至齋暑中秉一日之暇遂書之

海上老人別集序

吳臯喻公晚歲厭薄世紛每遊神蓬閣三山間因更號海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二 干

上老人其文集十二卷久已傳布寓內公伯子督府參軍某謂當時諸君者編次無倫類詩文錯雜觀者難以分門而求也取所爲詩五七言古律絕釐爲二大卷共計七百一十二首賦三篇付之剞劂氏名曰海上老人別集而屬予序之予惟詩以三百篇爲宗祖此後漢魏及唐代有作者初盛中三唐詩竝蔚然稱名家矣乃或謂刪後無詩何哉蓋詩本言志雅者正也亦政也大小雅以陳時政得失頌者頌也周魯商三頌以頌成功爲宗廟祭祀之樂歌其與風人之旨隨聞見感遇以托物連類而闡發性情者體格雖稍不同然要之言志則一爾本天則之自然該人情

物理之極致有關於風教之大故孔子取焉非徒取其聲律是諧而已也後來漢魏諸作猶近古唐信工矣然專意於爲詩而亦專意於求工晚唐則綺靡極且格律亦卑卑弱矣人謂刪後無詩非真無詩也求如三百篇之詩往往欲似其真而不可得雖謂之無詩可也中間惟杜子美詩工而不爲靡且詩人衆體無不備又自本來真色相種種出之盎然而不窮後此則邵堯夫以一代人豪弄月吟風頭頭是道其胸次又蕭然不着一塵斯二公者以詩聖別傳稱二妙玉臺翁真名言也卽以此爲刪後之詩豈不可哉吳臯公才高而興亦高今觀集中所編由令長入御史臺歷卿寺部院數十年凡朝會祭享譙餞贈貽感今懷古撫景酬物以至思家爲國旅况羈愁又凡奉符按部水涉山行心思有所感觸耳目有所聞見意與事睽則無一不寓意於詩於以軫念時艱而闡發其志慮情與景會則無一不適情於詩於以模寫物色而抒暢其性靈卽羽檄交馳之日簿書填委之頃亦皆吟哦不廢而揮灑無難焉蓋公本其才興之高形於著作胸中筆底本自裕如又所作不事雕鏤不崇尚綺靡無意於求工而未嘗不工諸體略備亦頗與襄陽同調其襟度夷曠雖不事苦心竭力而天然逸思亦時得無名公信手拈來之趣意嚆若公殆杜邵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二

主

四百五十二 彭年

二公之流亞非亦所謂能臻二妙者歟今詩自爲集五言古律絕自爲類不若前此者詩與文錯出混雜而無章俾觀者亦可以分門而求得公所以爲妙於集中也噫嘻若參軍於公其亦可稱能子矣子也辱交遊之末其來請不得辭輒敘述梗槩如此云

華氏世德堂錄序

世德堂錄者錫山華氏考求其先晉孝子事狀與其邑先輩邵文莊公所爲贊邇其家慶淵源之所自始而繼以補菴比部公之義莊義田承先志續令緒欲垂之於將來又繼以知縣事郭君邦光與子師荆川先生所爲義莊義田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三

三

四百五十七

二記一以明公欲爲文正范公事當本范公心推以厚族一以明義田當寓宗子法庶爲近古而能收族凡皆所以宣揚義聞庶茲舉久而不致廢墜且欲令公家慶源所在亦因茲舉有以引之於永永也末又繼以鄭端簡爲公考都事公墓表及馬恭敏諸公所爲公表贊皆見其世德之能相承其殷諸梓則公季子今留都司訓君復元也司訓君有志問學吾輩於興善禪寺爲同志之會而君亦在焉一日過子袖所爲錄出示予請爲序予惟堂以世德名謂能世其德而名非徒堂之謂也錄以世德堂名謂能世其德而名堂亦因以名錄非徒堂與錄之謂也華氏族人多

而顯者每相踵在我吳中久著稱世家矣乃其家之世則以德德又以世德也孝子而來由唐宋及昭代蓋世有聞人焉即不暇他指比部公始舉進士可中秘可銓曹每有薦公者公不應竟得戶轉刑曹郎資望可臺司每又有留公者公不肯待竟以再疏歸休也家本不甚饒割田千畝贍其族衆之貧者立爲規其傳遠官旣不樂久居家亦不樂專有也公可謂華氏之賢者其上繼孝子以迄今真可謂能世德矣聞公嘗視權潯陽爲李忠文公黼記八角石以崇忠繼又爲其鄉里人陸氏子記熙壽堂以礪孝蓋忠孝大節於世教最有關公文不多作作此以風世授諸子以教諸子惟能身有此故又欲著之爲身教如此也昔人論華孝子總角以老不忍忘父自稱晉處士終其身不忍忘本朝以是爲能孝又能忠公著忠孝二記本其身所自有以立論其於孝子真又可謂能世德矣公諸子子寧識其仲某交其叔某知慕其伯某今又獲交司訓君君與伯先後並著名留庠忠孝二記伯所鐫今世德堂錄君所梓而行也諸昆者並蒸蒸起能世公之德於不替公堂從邵文莊及王文成兩公學人謂公德能世其先有所自司訓君今又華孝汲汲從事問且學志未已以此相倡和家庭間君之子若孫孫之子若孫亦代能世公之德於不替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三

三

四百五十七

也嗣有爲錄者當見傳之世世愈無盡爲斯堂斯錄之傳
愈光顯其以世家著稱吳中也愈久而愈昌是在君兄弟
倡之於前君家子若孫相與承藉而和於後振振繩繩勉
其所以世德者而已矣

內江陰氏族譜序

古者官人以世卿大夫得賜邑而世官者爲宗子宗子於
其族之人有君道焉以法治之也爲宗子法自宗子法行
公族世臣之家始有以聯屬其衆而不離統一其心志而
不乖亂稽古元愷等族往往能世濟其美蓋上之用人取
諸世者多也夏禹商湯以來始以無方立賢始以旁招得
俊又於野取諸耕取諸版築取諸釣於是人才半不由世
用而宗子法漸亦廢不復講矣後來族大而人衆者恐忘
其先且無以聯屬其渙散也於是始相與從事於修譜譜
修則凡族之人爲長少爲卑尊派別支分各明所自出凡
在譜者無不翕然而會萃油然而興一本之思矣然欲一
一而齊之人使向善未能也其在賢達乎達者族之所推
崇而賢者族之所視效也外是則弗尊亦弗信矣內江陰
氏非今海內所稱故家大族歟據天順甲申典莊公秉衡
所修譜其先自湖廣之崇陽有萬戶府君者避元亂徙居
邑之水犀洞爲內江陰氏之始祖又據弘治癸丑憲副公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三

四百廿五 刻本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三

四百廿五

淑所續修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鮮受封管因爲氏管夷
吾七代孫名修者適楚爲陰大夫自是遂以陰爲姓爲陰
氏之所自始其六世祖諱細五居崇陽崇陽乃武昌屬邑
而武昌楚故地也疑其先即陰大夫苗裔典莊譜不載憲
副公續修譜載及之於以推明陰氏之本始乃所該載世
次則惟六世祖始曰吾以譜吾耳目之所逮而已由弘治
癸丑而後迄於今若干年矣南大司馬月溪陰公又將續
修茲譜也謂實曰萬戶府君及卿凡九世九世之內人在
譜後而未悉者若而人九世之外世在譜後而未及者若
而人人衆則志日異世遠則情日踈譜又當續修無疑矣
而其責在卿卿固舊譜中人而未悉者也舊譜所稱六世
祖今爲卿九世祖九世祖之上卿不敢遠有附惟九世之
中人在譜後者爲之籍其人九世之外世在譜後者爲之
續其世統計之得在續譜者歷世凡十有三而謬以譜序
屬之於子實寶惟公在內江非陰氏之賢達非其族之人
所共推崇而視效者歟譜之續修公將以此合族也自實
而言可以合族然所以善族猶未也蓋合族在茲譜而所
以善族在公公惟陰氏之達者則善族之責公不得而辭
公惟陰氏之賢者則所以善族之具在公公尤不得而辭
也公今譜成按譜以徵召譜中人族固易於合矣以公之

達興起其推崇之心又以公之賢興起其視效之心務相與追邇其先世萃其渙散而不離務又相與統一其心志歸之於大道而不使有乖亂也是則在公當公之身公可以取必公之身後有不可取必也者其家規乎家規而蕪國法乎子家分自溧陽派遷來由元迄今世數略與公家同譜之修也自寶始譜以內五六百人譜以外一二百人今且續修入自虞生齒日繁而無以約束之也則建總祠一區於祖村之西歲時會祀無或敢後期而不赴又做呂氏鄉約浦江鄭氏規範者爲規條虛祠前一廳事奉 聖祖教民榜揭示於上爲之訓釋而以每月朔旦召集我有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二

三

黃全

履庵萬公文集序

古者文不作於無用有用之文每以真實心吐真實語初

於用當於事情口之所言皆其心之所有未嘗不工朱實不古然未嘗組麗爲工詰曲聲牙爲古也文之有用者如此詩由真性作其發乎聲也聲未嘗不成章然非尚綺靡專有意於成章也因景生情因情生句矢口而成而皆其性真之所流出以此言詩詩之至者也後代文人極盡一生心力雕鏤刻削以相誇尚而非大方家種種真色相之機軸詩則流連光景而已矣摹擬風雲月露而已矣反而求諸情性之真邈乎其不相似率自謂能登作者之堂然不免蹈襲人唇吻寄人籬下卑卑矣吾師荆川先生入館局之初嘗學西漢爲文學初盛唐中唐爲詩其晚年所取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二

三七

必盡又時或論人贈送人也絕不喜為其言佞詞一切時俗世套語相從史詩未嘗不工然非酷意求工者所謂吟自在詩若公非其流亞歟不離感遇應酬而皆至性至情在焉風流乎三百篇之遺響也評公作者謂公文若不經意而成而可與布帛菽粟同為有益於日用詩本言志即言志亦若信口永言焉而可與黃鍾大呂同其音調之鏗鏘公作在天壤間何可廢既不可廢抑又何可以不傳也歟予與公同遊師門兩人者嘗並為師門所稱許予嘗嘗與公莫逆其下也以不及狀誌其平生為歎今年春仲仲君某持公集來白門請為序予惟知文知詩者始能文能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三

詩能知知文知詩者始能評論其人文與詩而知其能文能詩也公嘗與先師評騭古來作者能得乎詩文之梗槩於文能知司馬公不西漢而西漢知康節先生所為詩不求工而工可當玉臺翁所稱拾遺君相頡頏之二妙嘗序擊壤集刻以傳惟知之審是以能為之輒中的予惟忝公同門同志嘗知公之能知文知詩也是以亦自許知公之能知文知詩能為之而為斯序又惟公為文一似其為人予惟稔交公知公為人乃能評公之文詩發乎性情惟稔知公性情之得其正乃又能評公之詩雖然作每因人而重惟公品格高能為當世重其為文為詩亦自將為當世

重公自有可以傳又何俟予言乃能為公重始可以傳也歟蓋公於仕路每求退而得進故其於所作不欲傳而亦自傳公所以取重於世類如此因序公集并及之文若干篇詩五七言古律絕若干首編輯而校正者某付之剞劂氏者某也

剖決而清雜沓又如後一君者之平易和厚可以安士而
安民公論翕然蓋以此然不知君更有所以感服者在也
聞往年今君且至諸糧役預爲經紀其器用名曰鋪衙百
物無不備置且數十百金前令者無不忻然諾而受君悉
標置院之外卻還之人以此稱君至廉諸糧役之兌運承
運武弁往往交私令君軍虐民得不理君獨不與交私也
強軍怙怙願兌去君不受諸糧役之私奉然能使諸糧役
人人得所也人以此又稱君至公邑有大獄二其一斷惟
允不可以情奪僅不施敲朴示寬恕而已其一求情而未
得則夙駕以之野訪諸鄉人者得其真立剖決人以此又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三

稱君至明亦至斷君又文才高藻鑑審典校京闕號得士
試邑中生人人服君實具有衆善而每謙若不居身處盤
錯毀譽之衝而每又裕若無爲焉有前一君之才而不致
招忌有後一君之量而亦不以柔道致玩侮君固有才而
善用寓多口之地而能服其心自能息其口如此也執此
以上計部院固知卓異加等矣抑有說焉察人者其人賢
斯可以司察察於人者其人亦賢斯可以受人之察太宰
二山楊公御史大夫麟陽趙公與其貳漸菴蛟門二少宰
公兩亭吉亭二中丞公非當今所謂大賢歟諸公多嘗爲
令長竝以循良稱而吉亭公在歸安亦當太守治所二山

公則又前武進也武進人迄今猶感慕楊公數十年如一
日聞歸安於吉亭公亦然而二公皆公鄉人君今以賢者
受察於賢者知不必微惠於同鄉二公者亦不必以同鄉
之故私厚君君行治之優自有可聞於土者上方求
吏治急聞君卓異加等也當賞而賜之宴必亦爲君加
等矣君僚佐張某等以贈言來請因書以授之俾轉贈君
俾爲君卽日者一左券云

送司封南臯鄉君北上序

南臯鄉君方成進士時以疏論江陵相君奪情杖闕下
編成貴陽凡六年相君捐館舍始蒙恩召還爲給諫後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三

又以言事忤旨謫我南刑部照磨暮年而轉南兵曹無何
改司封君念母夫人春秋高不欲奉以遠去請改南疏爲
相知者阻不果上南中諸同志趨君行謂君且有進退人
才責任爲世道所賴藉屬贈言於予予惟進退人才尚爲
君考功文選時事世道尤所賴藉合朝紳上下之交同不
同之論以歸於安靜和平此則君今日事也今之持論者
患在不不同不和而君每思於爲一國爲同事者所信爲公
卿大臣所推許惟君爲能同不同之論亦惟君能有志欲
以同不同之論於將來今往欲有贈卽請者和同之說以
相告其可乎今夫五味酸醎其苦辛雜然陳而不同矣惟

有以調其劑則和今夫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亦雜然陳而不同矣惟有以協其聲則和夫五味非自相濟而和八音非自克諧而和賴有調之者協之者爾然而調之協之非真能知味真能知聲者其孰能調之使適其節協之使中乎律呂也歟君在今固爲知味知聲者其於調劑人情而歸一其議論也誠知和同竝尚矣乃孔子則又以和而不同爲君子豈孔子有取於和又或無取於同也歟子以爲人同則和已同則苟孔子所云不同謂已不肯苟同云爾惟已不肯苟同斯可以同人而和不然者譬則知味而調或以不正之味雜之知聲而協亦或以不正之聲雜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四

之矣烏得同又烏得同而和然則君固不苟同者也可以同人者也知和味而能不雜以不正之味知和聲而能不雜以不正之聲者也君今往同不同之論舉天下而措之安靜和平焉世道所賴藉於君多矣君其勉乎哉有宋諸臣上殿相爭下殿不失和氣謂之不同而同可也謂之同而和亦可也又上之唐虞盛時謨謀入告未嘗不吁咈亦未嘗不都俞謂之不同而同可也同而謂之泰和亦可也於乎至矣今天子有堯舜聖德於諸臣所論列可可否否是是非非既了然若辨黑白又時或併包而蕪容欲俟持論者之自定而同不同以爲和則方有待於君甚殷也

君其勉乎哉予等叨與君同志佇聞今而後朝宇間凡所敷陳所建白聽者有味乎其言言者不亂乎人之聽若其辛同劑而無或有失節八音竝作而無或有奪倫也師師濟濟庶同寅和衷之盛復見於今日於君茲行有望焉書以俟之

送敬吾公魏老先生轉納言北上序

粵惟唐虞納言凡當時命令政教審之既允然後從而出入焉所謂出納朕命惟允也誠重之矣本朝設通政司卽古納言專主一切章奏審而代之上比行下所司則以分屬於諫垣正統初年創爲御門奏事之規任其職者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五

四百二十四

往往以面奏爲難士大夫於其職亦往往不樂爲敬吾魏公自南大理丞改而任此於比也無不樂諸同會亦爲公無不樂而以贈言請於予若羨公此行者何哉予惟唐虞時事猶簡命令政教之出入一官任之而有餘今事則日煩且難矣勢不得不分而二之蓋亦政機之所宜然而非謂不重其官如此也頃許左右通政不面奏與掌司事者同皆以掌在掖垣著稱名諫議者爲之如雨亭陳公悟齋吳公與今大司空東洲倪公相與爲長佐是已無何陳公轉奉常而南吳公轉卿大理公轉比代吳公公固嘗在掖垣亦嘗著稱名諫議者後先相繼何蹤跡之相肖似乃爾

又惟吳公當 肅皇時嘗疏論分宐父子誤國編戍南寧
七八年而後召還爲京兆爲中丞公與陳公於隆慶中嘗
疏論新鄭誤國二公與公皆被新鄭中傷謫且罷久始起
家前後皆爲此官前後皆許不面奏也無乃以九官都俞
一堂亦或互相吁咈有時是非可否卽盛世不能盡同公
等嘗居掖垣司封駁今又相繼而司其章奏之入先聲雅
望旣可以聯合公卿之心使不至人自爲說以乖國是即
或有一二不盡同者敷奏復逆之際其明見定力又能調
劑而轉移之今所賴公等蓋在此豈在一面奏間爲足以
盡究其用也歟惟 今上實有堯舜聖德公等前以名諫
美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六 四百四十六刻位

公之行不容以無言也因諸公之請書以送公如此
送南少司成豫南習公以原官蕪宮允改北序
南少司成豫南習公蕪宮允改而北也大鴻臚寅陽徐君
考功希宇郭君計部準齋張君職方岳南譚君皆公丁丑
分校禮闈所取士同請贈言於予予惟 本朝儲材館坊
爲他日者參與密勿典司政本之大用往往不親民事積
資累遷坐而致非高志卓識養成其具於平時者其誰能
決大疑斷大謀取諸胸中若固有當機而不致迷眩也
嘗聞歐陽子在宋館閣校勘時以書責諫官不論事而出
歷夷陵昌化諸縣間關跋涉不言勞不自稱屈當時亦未
美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七

議立朝旣嘗陳益稷之謨陳公轉官南來典夷夔之禮樂
吳公爲大廷尉明臯陶之刑公今自明刑轉北與兩公前
後爲納言皆足比虞廷之龍翊贊諸元老宅揆熙載者共
相與奉 聖主登至理明良喜起之盛復見於 今日端
於公之行而卜之是則諸同會所爲羨公之大者也予也
嘗承南奉常卿少之命今又忝貳司寇與公分佐法曹適
同明刑於此前時以掌武臣 誥敕嘗忝此司與公爲同
官比靈濟南興善之會蒙公不鄙嘗進而廁之講席之末
及今諸同會皆與公爲同方而時事有可以譚有可以憂
盛而危明不敢告人者私相與一對吐焉幸又與公同心

嘗爲公稱屈也則其時制然矣我 朝時制不然惟華亭
相國徐文貞先生內而外外而復內其蹤跡與應陵稍相
似而相業過之先生初以言事忤永嘉出爲司理於延平
也方離文史俄而卽親案牘方違獻納俄而又卽蒞聽斷
以簿書期會之執掌爲當然而忘其冠冕珮玉之雍容以
窮簷下里之疾苦爲所當訪求若不知其曾爲金馬玉堂
之貴客也緣是於民間之休戚無不關於四方之利弊無
不周知於政機之詳要亦無不目擊而心存身經而典力
踐焉嘉隆間謨謀訐遠事功彪炳稱當今名相第一人知
先生間氣所鍾不知先生所得於延平之一行多矣然則

中傷先生者將非所以成就先生也歟豫南公於廬陵爲同鄉後輩於華亭爲其中秘時門生其出也以同官論江陵奪情欲疏救被擠其事又寔與兩公同公出爲泉南司理泉南與延平同八閩之支郡皆司理又同今其召還也由南少司成改宮允與廬陵之遷太子中允華亭之改宮洗無不同公又素有高志卓識足追兩公文章功業德行名位而與之並四君者之請贈言於予也得無亦有見於是哉得無亦有見於是哉予又惟四君皆公門人鴻臚爲華亭家孫所聞於父師之間者當日益而日進郭與譚爲侍御張爲給舍時皆嘗以忠諫謫真又能得公法門而子

華亭文集

留都稿卷三

八 四百五十八

述如此

送奉常志齋周公轉太僕卿北上序

文中子云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大蒼生何與於我蒼生之厚何與於我之存殆謂人與我本一體故蒼生之厚由我也然則所謂吾喪我者將又無取於存我歟予惟我一人也有不可不存者亦有不可不喪者惟喪僞我而存真我

斯稱善於存我矣存我奈何嘗聞諸老子養生家言始於老子亦莫善於老子人謂老子爲玄學祖其言若止於存我玄玄以爲妙而綿綿以爲用所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者非卽所謂喪我而存我者歟乃老子則不專爲我也亦言治國亦言治天下如所云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也非又所謂存我而厚蒼生者歟顧老子不輕爲不韋試而爲人遂謂其學不主於用世不知能出世乃真能用世老子者真善能出世而用世者也是語也惟奉常周志齋公妙解焉予嘗廁名是曹辱在公交游之末時往來造請而知公精於養生家言又知公爲經濟大才叩其中蓋無所不有探之其所如蓋又無所不空也公真能出世而用世者歟古人若張子房李長源皆嘗從事此門子房旣爲帝者師然後從遊赤松子去鄴侯方典禁近方寓居蓬萊仙閣未屑屑言去也兩人得自圯上之老衡嶽之異人其授受稍相類而去就未盡同要之皆存我而厚蒼生皆有合於老氏之宗旨其爲高一世之士則一而已公今寔似兩人將來且就兩人勲業且亦得遂兩人之高予與公雅相契知必能臻此無難也於其轉罔卿而北義不能無言因書此以爲贈魯頌云思無邪思馬斯徂蓋嘗竊窺其心得其所

華亭文集

留都稿卷三

九 四百五十九

歲次

無邪者真能喪偽我而存真我也今其往舉海內蒼生繫望卽馬政固知公優爲之當無俟予言矣

送劔泉趙君出守永昌序

劔泉趙君其轉知永昌府也僚友某等請言爲賀有爲君不滿者以滇遠省永昌滇遠郡蓋古哀牢國至漢始開中州大夫士多不樂遊宦其地頃緣莽夷作亂雖經勦撫定亂後綏緝爲難趙君文肅相公愛子奈何投之夷方躬勞抹安定之責任於遠人叛亂之後乎予以爲士君子顧行所志何如固未始擇地而安遭時之否而以平陂往復爲當然也永昌去京師信遠地去川西殆猶鄰壤然中州大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十一

四言

賦

夫士於其地信不樂君今之彼則何有不樂於心哉君始由中翰清貴以母夫人不便薊門迎養也改而南再爲督府參軍經宗人府後先貶秩就官咸爲將母計而宗人厠舍顏垣敗覽公私並荒圯夜無有巡警者晝無蔽風日之院宇入無候門之人出無輿臺隸皂可以導從而驅使母氏日恐無厭餐夜亦無有寧寢也以板築之事告之司空公所司漫不理比僦他室以居天則雨連旬如注所居地卑下水入戶三尺許不可以出入而棲止君方苦之予輩方亦爲君苦之而永昌之命適下矣殆天意鑒君至苦切之孝誠若出之危地生全其母子如是歟是則可爲君

賀也已永昌自漢開以後其聲名文物之盛漸與上國等醜類就殲創夷之撫定自是君高才高志所優爲殆不足爲君慮文肅公當世廟時北虜入薄都城請貢市人情洶洶公據大義堅卻之且慷慨請纓有以身殉國之志後爲權要人所中謫尉荔波投荒萬里視去玉堂離春明若於庭除間枉席上安處而燕息其忠赤受知肅皇其義聲足以蓋一時而振千古君方童稚蓋亦得之於傳聞多矣今遵庭訓以往知公荔波之裕如則何有永昌之鞅掌知公過虜橫於方張則又何有撫莽亂於既定哉予等今送君奉慈闈登彩鷁泛大江乘安流而經巴峽錦旋其故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十一

四言

賦

里拜尊公於先墓招伯兄於王門席長筵叙家慶逍遙旬月而後之官御母氏板輿以行人則製宮錦爲舞衣捧觴上壽出則綰郡符駕五馬勞徠安定爲地方造千百年之福於以報君恩慰母慈宜揚其世德而振起其家聲端於此行卜之是則尤可爲君賀也已是則尤可爲君賀也已予忝文肅公知契於君爲通家義當有言諸君爲通家子義亦當請贈言情並不容以已也故予不辭而叙述其梗槩如此云

奉賀大司徒雲澤公王老先生越河成陞賁序

賁應湖界在淮揚間爲糧艘官民舫道所必經颶風作而

飄薄岸石也往往被衝擊舟損且壞公私患苦久矣開越河以避其險每歲萬曆十二年某月某日天子慨然留意東南運道用諸臣言責其成於漕臺總漕雲澤王公以御史大夫始抵任卽身任而心計集諸屬議所以濟議所以隄又議所以開奉旨取財於部司取力於募工始五後乃併而三潭石始二後乃增而八土工先石工次之遠募先近募次之工之分以難易計官之委以大小計率先受公約束惟勤惟慎爲河三十餘里爲隄四千六百餘丈開計大小五座隄而石者四之三以九月終旬始事迄次年四月初旬中間沍寒之日晝休外後先凡七閱月而告竣事後無有淹時財無有冒破工最鉅成最速而費亦最省也奏上 天子嘉公功晉公大司徒賞維懋諸屬效有賢勞者以公分別疏請陞賞亦有差旣各爲文賀且謝而清江使者蔡君某介見昌徵予言以贈蔡君暨昌皆公屬蒙公造就有年茲方借重公南大司寇予亦忝公末僚父子師生均荷公休庇未艾也卽無文何能辭予惟古稱才難才而有蕪長號稱通才尤難若公非今所謂通才者歟蓋公總司風紀以憲體則無弗肅矣治河而河成司空職業修舉矣以通於戶又以通於兵所以計用節財順天時因人情而善用其衆皆公才所能爲而擇人受事則又

美庵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十三

四百三十一劉基

權衡素定矣公惟有此通才是以能成此功成且速速且可以久而爲上所嘉獎如此雖然公有此功公不自有此功也葦讀公報河成之疏而仰窺公中之所含育冲然若虛者總之歸其美於君次歸於相次又歸於僚與屬而公則勞而不伐有美而不欲居然則謂公有平成之烈可也謂公有不矜不伐之虛懷可也謂公能兼六卿分職之才可也謂公能有九官相讓之風亦可也 今天子方有堯舜聖德而公亦寔有虞廷宅揆亮采之具旣嘗平禹水土茲又借以明臯陶之刑他日者借公本兵運籌而決勝又借公掌銓黜幽而陟明使蠻夷不能猾夏使巧令孔壬不能爲世道梗惟公優爲之百僚師師共相與弼成唐虞盛治端亦於公而卜之矣敢以是爲公賀敢又以是爲朝廷賀

奉送大中丞少松公勝老先生督撫兩浙序

能經濟爲才經濟而本諸性命爲真才合性命經濟爲才其能擴而充之也爲全才三代以來能兼此爲才者蓋寡矣江都相知道爲適治之路又知命與性所由來諸葛孔明高臥隆中時已能知天下可興足而謂學非靜無以成斯能通性命於經濟斯可謂真才能有其全矣乃廣川稱大儒而所施不究其用武侯能究其用然未能盡究其用

美庵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十三

四百三十五劉基

也君子每歎之有宋諸儒內聖外王之學無不通其術而
一獲大用於當世 本朝陽明先生可謂真才又可謂才
而能有其全其數業者於戡亂定難彪炳天壤間不可謂
不究其用然不能使其身一日立於朝廷之上君子又每
歎之甚矣才之難於真且全即真且全其能爲世大用
尤難也今世士人談經濟每失之於淺近談性命每失之
於高虛其以性命經濟爲談也又每或岐而二之而不能
一以從事非方今學者之通患歟興善禪寺之會倡自
南北兩中丞敬吾魏公少松滕公寔掌以此二者合一而
談亦寔將於此二者合一以從事某與諸公等後先在席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四十五上 劉鈺

既有言以贈今少松公轉而浙也其贈言又當屬之予予
又惟人貴成才學求致用公寔有經濟大才又寔能通
性命擴而充之也爲真才爲全才董葛兩公所以用世之
具惟公能兼而有之於身而宋諸大儒如考亭諸先生乃
公鄉里先哲公嘗習聞其所授受以從事學且仕而陽明
先生浙產也公今方又與諸公者共講其學以從事學且
仕也本鄉先哲之學印證以陽明之學而說無不合又本
陽明之學即推以治陽明之鄉邦而施亦無不空也當見
公之於撫浙也裕如矣即日者奉 簡召司政樞與敬吾
諸公竝贊 國是襄上理前人用不盡究身不能致以近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十五 四百三十六 劉鈺

君者公將來蓋方沛然有餘也人不將於茲行而卜公之
道將大行也歟是足爲世重是又足爲同志重於同志之
送公書以俟之

送大司寇我渡陳老先生致仕還閩序

我大司寇我渡陳公得請致仕而去司屬陳君某等以贈
言請兼有贊言於予曰古之人有三空休謂量才揣分年
高而耄且憤也今公才之大用未究其半器局之宏裕福
分曾未有涯而年與力則方壯而強於三休無一焉獨奈
何堅求去 朝廷方求才方加禮儒碩柰何亦遂聽公去
乎予曰公持已素剛介適有不合於浮論而堅求去蓋大

臣體當然 朝廷即方求才方加禮儒碩而於公雅志不固違姑且聽公去蓋亦全大臣之體當然也抑張而不弛古之人以爲不能公居官良亦勞苦矣後先三十年自直指廣東西而後未嘗一日携其家挈二三蒼頭以行俸薪之外交游間即飲食餽遺亦廢華門無雜賓屏內外肅如也而勤修其職業則朝修晝考曾無有寧暇之時以悉聰明致忠愛於祥刑守三尺惟慎曾無有苛責曾亦無有逸罰今執政一公稱公清嚴執法爲其所真知當矣公今得請而去殆久於張而圖所以弛 朝廷姑且聽公去也無亦念公久於張而聊亦一弛之歟公去矣所過名山將遍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三 十六 四百四十七刻位

遊而歸歸而享妻柔子孝之奉於家室久睽離之後其鄉里人多賢者如蔡峰黃公等兩司寇巍然里中相與倡而爲耆英之會以追比洛中盛事其得弛而樂也當何如其得弛而樂也當何如雖然弛而不張又古之人所不爲也朝廷方且起司馬於洛即潞國文公恐不能挽而留今以清嚴執法橫被乎人言他日者當又以清嚴執法爲朝廷所思而見求也蓋又待大臣處賢者道當然公無一宜休而以才以分以年力則有三可出焉 君命之再臨也義不得而辭蓋亦大臣所以事其 君賢者所以自處之厚道當然予幸從公於此情相孚道相合兩人心事非

人所能窺亦非人言所得而間惜予方懷去志今未能卽與公相從於所往他日者公奉召而出惜予時當告老又未能終與公相從於所往也今摛一詞送公歸他日者當亦摛一詞爲公勸駕是則予所以感公敬慕公而自致其一念者惟此而已諸司屬僉曰然因書以送公兼以期望公於他日云

贈郡司理左海樓奏最保留序

今天下直指使持斧按部往往有崖異體貌人以比霜威焉司理者爲其所托重而信任亦往往肖似之往往以循謹爲非體此在我蘇松爲尤甚少有監司者問其際其所托重而信任也爲尤專此固地使之然而前相在位時尚操切喜刻深天下之爲司刑者往往迎合其風旨亦往往從事操切刻深於以投徇時尚而獵取能名此則又時使之然也司理海樓左公授職於萬曆之庚辰我京口卽蘇松境其所值適尚操切刻深之時其所臨適尤爲崖異體貌之地乃公下車以來未嘗有倨容驕色陵忽一人亦未嘗爲深文一中人以危法遠而望近而親蓋溫然金玉其度君子也就而訊又就而頌受其聽斷寧從輕舍寧議緩蓋又寬然長者也予嘗私謂公不逐地而抗不迎時而苛於他所不爲崖異非難惟於我蘇松爲難於今寬大之時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三 十七 四百四十六刻位

不爲文深非難惟前此尚操切刻深之時不一有願承望而嚴急斯則爲尤難也已公今年某月某日當考三年滿赴天部聽評隲兩臺皆雅重公不欲其去疏留之而公之屬丹徒金壇徐許兩令君寓書留都請予言爲贈將藉以崇重公子惟予言何足爲公崇重顧生平一念不敢慢人不敢苛責人亦自許與公同又方貳大司冠掌邦禁於此其所司爲祥刑亦是與公同職業兩君者與公同年進士以操切刻深之時授官而來其時同所宦遊之地亦卽我蘇松境其地又同兩君爲人不傲而亦不刻又雅與公同調兒昌亦叨附庚辰榜又以同年家誼不得不辭也因書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十八

四百八十八

此貽兩君俾轉貽公將煩公以告夫後之司刑者

送邑父母章南周公入覲序

賢者之子孫自與庸衆人迥然別蓋其於先世之芳躅每有所追慕而興起所以肖似之者易也邑父母章南周公非所謂其人歟公之先有紀善公者嘗身殉建文君之危急迄今稱忠節名臣云公家學淵源有自其來令長我也善政能安民善教稱能造士人以爲有先公風觀風者薦之朝稱江南良有司第一人今上計與察典其將行也僚屬丞簿尉楊君某羅君某周君某與學博高君某姚君某先後書來各請贈言送公子謂一人而兩爲文以贈重言

之則支分言之則漏不若合而言其可也我丹陽當兩都水陸之衝歲值饑饉民不聊生矣賴公竭心力勞來其間於流移待哺者尤多所救濟膏肓而今旱視他郡邑荒尤甚潦得濟而旱未蒙濟也民攀轅不能留心皇皇子以爲代公署事者當能體公心善撫綏以待公來無患也我丹陽生前數科多人歿今公任提調最善教養也又適膺聘召入廉典文顧無一人與選者公歎之予以爲場師樹梧櫟可材而用卽匠石氏未之顧材而用終有待無患也於是僚屬及學博諸君以予言轉諭通邑士若民民始不敢扳挽公士亦相與共奮勵以待公來教養也公於是始安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九

四百八十八

意以就道予又以爲今制察吏治以學校農桑紀善公嘗對聖祖云居常惟教人孝悌力田公今用其所嘗教人孝悌力田者課其民以農桑則農桑理又用其所嘗教人孝悌者勉進諸生行業則諸生彬彬焉有可待舉於將來是足以受察而稱最矣紀善公非其義不苟取公能用其家範以持身一塵不能染可稱廉時艱多所救濟也可稱能廉且能可稱卓異是尤足以受察而稱最受上賞矣於縣學諸君之請合而言請揭以張於縣庭於學宮見吾民吾士所以感奮而送公如此子爲士民首尤當思所以感奮而送公也始猶合二而爲一今併子子固鄉士夫例亦

當有贈言則謂合三而爲一亦可也抑又有說焉郡屬丹徒與金壇前此缺令君在我丹陽後而丹陽缺反遲補也得非以地衝煩民凋瘵人不樂於就歟予嘗言之天曹選擇而得公公未嘗不樂於就予則惟恐以地方累公也公今能於官予今於地方於公兩可無負也於予心有私慰是可反命天曹也已於乎是亦可反命天曹也已

送南駕部兩田倪君陞撫州知府之任序

南都萬姓軍視民且過半往因船政之弊壞受害極矣賴駕部兩田倪君力有以調劑而振刷之百患皆除從是人可以生蓋家家蒙惠得所也事在予所作新書序中君陞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三

四百四十三

任撫州將行衆謀建祠俎豆君以報君聞堅辭拒之許軍甲之子弟有監生生員者則介王生言吉羣詣予請言以爲贈予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蓋在古而已然循實處衆人而出格以待異才在今則亦有然者願觀海司馬因予言屬君以船政之弊畫君當此專委重托竭才力而爲能措父受害千百萬軍人者於衽席之上真可謂異才矣予又惟品高而嘗受挫抑者當超遷於今亦嘗有之君爲縣令時不肯陷人以媚人寧受無辜謫罰歷諸艱間關世途而不避真又可謂高品矣品高而嘗受挫抑矣予雅知君是此品有此才也間嘗薦之當事者謂當峻擢以相補

乃薦君任難任然則從薦君懋懋賞則不從是何故于

自謂言輕當然人或謂予每越俎言不見聽當然也予姑

無論即吳中士大夫先亦有知君而求君作守者有謂治

三吳水利非君不可者總憲吳公嘗稱君太宰楊公嘗稱

君政府申公許公王公亦竝尊稱君即部題覆奉欽

依紀錄君當優處諸如此者真謂君大才高品當大用而

超擢以相補乃今竟又尋常處君也是又何故聞太宰楊

公秉公心存大體於用人之際每每憑衆論任所司而未

嘗一以已與也所司中有考功一君係撫人豈其爲桑梓

計暫借君以往即嘗隨風唇吻亟稱君情自不能已而太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

三

四百四十三

宰公姑且聽之如此歟前是南選部一君者俸資頗已久一旦外補濟南守怏怏去予慰藉其人以爲楊公能君欲相借爲其桑梓計蓋重君非忽慢君也旣而聞果則今之借倪君撫州固知出考功意楊公推心公已而聽之然則行且大用君矣撫善地用君之才不必盡而游刃當有餘殆又由政府及部院諸公者欲一休息君暫且弛而不張養其全鋒全銳以待大任用於浩穰之地界以艱且大之責任是或用人之一法今之私借君一時者不能不公共推君於他日君行矣予言未爲不終售南都之羣情亦未爲不允愜也書以俟之

贈南太宰裕春公致仕還吳序

既有特立獨行於世不少徇於俗不苟同卓然超出儔伍
上此孤高峻潔者之所能而求之先生長者或不能世又
有虛已偉度於物無所忤於人無所不容廓然包一世以
爲量此則元公大人之事而責之好清脩以取名高者或
亦有不能也嘗以是槩之古今人夷之清不能兼惠之和
有爲之才不能兼有不爲之守蓋從來然矣若吾南太宰
裕春公於茲二者非所謂兼而有之者歟公于丙午舉
首也始晤公吳門則已心異公爲人僕夫願歸公執役也
謝不收市井兒羣而共馳逐縱觀公以相誇詡也凝然不
爲動既聯第成進士官諫議能不趨時尚同彈擊詞林銓
曹諸凡陋卽忤及權要人分安父子者不少避寧外補僉
臬叅藩間關世途十餘年留滯沉淪而不悔繼得轉學臺
卿寺稍稍優則又以新鄭相竊 天子威福柄不能堪輒
自投劾歸隱居吳門時時以酒自娛時或買酒錢不能辦
相知者有貽贈時亦笑而受受稍餘卽盡與諸昆弟不復
顧囊空之羞澁于時亦從南司成被論罷閑公能如此
尤異之欲爲公作高士傳未果也旣而 時清論定有求
公邁輒者公於是強起家由南以司空通遶御史大夫大
宗伯則坦然不一爲崖異蓋自是元公偉度不可能予

素庵文集

留都稿卷三

三

四百七十九

亦起家南司寇時相過從心服公諸所爲種種寬大回視

同年前行事迥若兩截人欲爲公作元公傳亦未果萬曆
丙戌公考二品三年滿諸公省屬予爲文贈公公不欲顧
欲予自爲文以贈也予諾之又未有以應今年予亦滿考
行而公之子督府叅軍一鶚屢爲公中前請予惟公能爲
高士行又能有元公大人之偉度若兩截人然實非兩截
人也蓋方特立獨行時其廓然之度自常在及爲元公大
人也坦然不一崖異矣乃其行則未嘗不挺然孤高峻潔
也有公之高故能成公之大惟能有公之大乃公所以能
自成其高也歟高士元公之高大公旣自能合爲一然則
予於公欲分作高士元公兩傳卽於此合而爲一傳亦可
也先是予癸丑選中秘公僉八閩憲寓予書期以同道而
同心後予與公並里居而陽山宋中丞首疏薦謂當及時
錄用者僅予兩人爾則宋公亦許予兩人者以同道而同
心也公今已得致仕去予疏九乞猶未遂因贈公償前諾
不能不愧於心今當叩 闕力請而必遂庶將來有顏阿
可以求公於虎丘靈巖之間也書以俟之

送諫議翼雲吳君請告歸毘陵序

諫議翼雲吳君請告歸同官倣弦徐公以僚友諸公意請
贈言於予予惟君之去所以致此則一而有不妥於心者

素庵文集

留都稿卷三

三

四百七十九

三先是君失愛子過傷而致疾疾固不能不求去乃君之情其所至不能安者予忝通家能悉之先太博崑麓封公身後已就殯宮君兄弟猶欲改遷吉壤也昕夕注意惟是一不安母孺人蔣以邸居室故無空虛而與守舍諸子婦相睽隔每懸繫歸而迎養每不至至亦每即思歸也君長子念此爲最切二不安少嘗受業做弦公爲公入室弟子今同官班在師之先公會而坐當居右時引避則妨廢職事義不可以此每難自遂三不安君實有此三者所以決於求去歟雖然去可也久於去不可也古人有子之喪者在西河公則爲惑在東門吳則爲達君之達而能不惑也

東坡文集 留部稿卷三 五 一

予知之若所不安於心者予知之予亦能終言之欲爲先公卜吉壤則莫若訪求堪輿家術高者予所素相善一君某人也誠招致即牛眠地馬鬣封固易得易爲爾都水李君主河務安平鎮今且瓜代而還朝君出而北仲君上辛卯公車而亦北三昆季同奉慈親北上也在京國同扇黃香之枕何異在家園同御安仁氏之輿也歟師之讓固當爾時日稍須徐公班又且先君矣即亦轉而北師弟子同朝尤盛事無煩君避爲也君能達而不爲惑即有疾疾易廖能如予所終言焉三不安安矣聖天子任君爲耳目臣惟獻替論思是賴君盛年又方際清明盛時今暫

去何可不即出出而能爲兩尊人顯揚地增泉壤之光華重昭受庭帷之褒寵所以爲君固亦所以爲親將來與做公同掌掖垣同爲朝陽之鳴鳳即彙征而同成茅茹之泰所以爲君亦即所以爲師也民生於三事之當如一且事君之服勤不當在親師後矧能爲君則所以爲親爲師者亦即在歟然則予以斯言贈君也謂送君行可也謂爲君勸駕趨君出亦可也僚友諸公者當亦以爲然遂書之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十一

留部稿 序并雜著 目錄

賀申瑤泉相國五十誕辰序

奉賀大宗伯履菴公萬老先生七十壽序

奉賀大司徒松坡先生七十壽序

奉賀月川年兄梁老先生七十壽序

奉賀南橋長兄八十榮壽序

奉賀白山潘公壽序

預賀陶氏夫人陸母七十壽序

刻同年張竹所詩文引

刻類編僚友約引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目錄

刻考中食糧儒士試卷引

李氏詩卷引

刻讀左贅言引

刻招議拔九題詞

書考谿雅集後

書沈貞烈卷後

讀李氏家規

讀鄭氏風教錄

讀陸阜南中丞疏草

松谿先生年譜跋

刻南畿丙午同年錄跋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目錄

三十一

門人閻中張 文運 校

男士麟士昌姪士交同 校

賀申瑤泉相國五十誕辰序

今年八月十六日爲相國瑤泉申公五十誕辰我南都九卿僉謂公方服官政之年未應以文爲壽乃共緘一啓上之議定矣而吳門之在留臺者獨有贈爲其鄉之人親且厚居多也松常鎮士人者聞而曰我輩非公鄉人歟情亦烏能以已既而諸君者皆來屬贈言於予寶實惟前相君老耄而稱壽者餘年無幾其在位也日亦且淺矣惟自壯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一

而老皆在乎相位又首揆也則歷年久位又得以行志將來勲名所著因來日之多而愈又愈隆盛也我國家有道之長將亦於此乎有賴焉如公視前相君老耄而稱壽者不尤爲當賀也歟聞公宅探以來謂君德首當彌成次當加意於民生國計又謂此非一人者所能爲必得天下才賢布列於有位共爲之方可望相與同心而共濟於是求之在位不足則蒐諸山林巖穴間有有可取即其人廢棄雖已久無不羅而致之今兩都九卿中強半其人也以實之有才亦荷公甄錄而覲顏在列焉公每謂報歟明主莫若以人事君故汲汲焉求之又休休焉容之

爲國家獎進人才而保全善類每若此昔人稱歐陽子

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是猶公與士兩相求而未必公專求士無待於士之求公若今日之能得士秦誓大臣能容有枝彥聖矣然未必能致海內之才者賢者盡納之於休休之中若今日之能容士如此也粵昔召公以平心格天故壽畢公以懋德率下故壽考書所稱二公者當由壯年居尊位而臻上壽公心與德能求士有容實能不忝二公所以格天而率下者則其由壯年居尊位而臻上壽也常亦能如二公必矣二公於其君一遺以無疆之休一建以無窮之基蓋真能壽君以壽國者也公今以其壽壽君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二

致君爲仁壽之君以其壽壽民致民爲康乂之民又以其壽壽國與天下同躋於壽域有以行國脉於承永而不替也方自今始則我同鄉之爲公賀當亦自今始爾公卽不樂於賀獨奈何不欲爲朝廷賀不欲爲天下蒼生賀歟予實之言非但爲今言之殆又爲將來言之南都九卿雖拘於禮未及有贈言然予實之言亦天下之言非予鄉人者之私言也

奉賀大宗伯履菴公萬老先生七十壽序

前人有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夫山何以能似太古日也又何以能如小年哉予惟太古人淳事簡無營無爲

故山靜似之而自日知長亦惟事簡而心閑無營無爲者
爲能此世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者同其爲境也關勞勞
攘攘日力每不給前人蓋歎彼而羨此故有取於山之靜
日之長而日之長其實得於山之靜者多也然則能脫卻
名利兩關則心自閑事自簡所謂山靜而日長者每在我
無庸於外求矣予友大宗伯履泰萬公早歲登朝卽不喜
居華要爭名譽其自中秘授職也當得省而欲部部當得
比而又欲南開關久之始遷轉藩臬三司又十有餘年乃
始中丞而部部由戶侍改禮也辭由禮侍改掌國子事也
辭禮侍掌國子而晉大宗伯也則又辭以不合權要人堅
辭禮侍掌國子而晉大宗伯也則又辭以不合權要人堅
求去竟去客歲起公南大宗伯以疾再乞休竟亦得乞休
公家居謝客輒稱疾然竟無疾也予嘗謂公古貌古心古
行真似太古時人無待山靜而始能相肖又時時游處陽
羨諸山得於山之靜者每獨多所謂山靜而太古公真其
人而長日小年公則時時味之矣予與公少同師門長而
在仕途也蹤跡亦多同方公之起也予亦叨起南華常同
上疏乞休而皆未奉 俞旨時以同謁存齋相國墓於晉
溪途次互商出處相要約且同之任後乃徐圖去就也公
許我矣予出而公竟再疏力辭竟不出山靜太古日長小
年之趣公時時味之亦時時享有之而予則屢求去而未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三

四百五十一 劉十

能日在闕境日亦在勞勞攘攘中方因公以自愧又方因
自愧而羨公也今年十月十三日爲公七十誕辰通家某
君等以贈言請適亦契合予心焉予又惟公始終能不爭
名始猶未離名關終遂能脫卻此關也冠裳不能涸公之
形案牘不能勞公之心一切營爲世慮舉亦不能損公之
真公今日與深山爲伴亦日與古人爲徒進退出處不惟
無讓乎古之大臣抑亦可謂太古之真人歟故謂公因山
靜而似太古可也謂公之似太古自有山之靜於其胸中
亦可也謂公因日長而如小年可也謂公因日長致歲長
引小年而爲大年亦可也以此是道公之實卽請以是祝公
之壽諸君當以予言爲然公卽辭讓亦豈能必遂言爲不
然書此以贈公兼亦以志予愧俟于他日者卸冠裳離案
牘從公太山消盡一切世慮公幸許我同享有山靜日長
之趣味庶借我同躋於壽域是予之願而亦或公所不靳
也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四

四百五十一 劉十

奉賀大司徒松坡先生七十壽序

今年五月五日爲大司徒松坡先生七十誕辰予實與少
宰吳兄惟修南少司馬頤兄行之皆先生嘉靖癸丑分校
禮闈時所收錄士也惟修從先生北吾兩人在南各以聲
相聞謀所以爲先生壽二兄以脩觴之詞屬之寶實惟先

生之年今稱古稀高壽矣乃其耳聰而目明貌腴而髮反黑步履若翔而神若甚王卽盛年之人不及也然則何以能如此人以先嘗從事養生家能致柔能致虛又能守靜而篤也謂嘗有得乎玄門宗旨矣不知先生雖從事乎此然而此非所先也蓋先生於聖賢之心學見之真養之定一切升沉利鈍視之蓋漠如方分爰秉政其子好賄而人每由賄進也爭趨其門如市先生以明經魁南宮陟華要乃所固有而獨不求守一官刑名錢穀間八九年久乃始得調比新鄭江陵喜阿附先生又獨不阿附以是每相左後爲南大司徒坐與江陵不合堅求去竟去矣先生家居素履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五 四百五十一 知仁

者亦又八九年養愈深守愈固其所謂柔乃聖門之知柔所謂虛乃聖門有主之虛而其所謂靜則又無欲之靜蓋真有得乎聖學之傳而非徒玄門家所謂虛與靜也然則先生之養益粹矣養粹則才亦日以裕而用之所往無不左江陵身後先生以耆碩起家始爲南大司空則司空重旣而爲南太宰則太宰重旣而又以國計至重且至煩難非先生莫與爲重也於是又改先生而比其司屬無不仰先生如山斗依歸先生如弟子於其師今年之正月先生具疏引年上特旨留稱先生老成端慎而繼以精力之未衰則先生爲人及其神與氣之方王不惟我門人能

吉之在 主上固已深知而眷注之矣然則先生之身意非上下所倚重之身先生之年又豈非天下所共以爲貴之年哉予實與惟修並爲三權相所嗔忌淪落不偶者二十年行之亦以不依附三權相而終養請告家居亦十餘年今者並隨先生前後出均備位九卿之列師生相依其蹤跡其氣味偶相似有衷曲語時相吐而相聞抑何有緣幸如此也惟天中節爲先生嶽降之期實與行之方遠寓南中不獲躬親上萬年長命之縷方用爲歎乃惟修則幸密邇宮牆屆其期當能以蒲觴爲壽觴獻慶於師門倘以寶燕辭侑是猶兩人者所以遙致祝心爲壽於先生也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六 四百五十二 知仁

奉賀月川年兄梁老先生七十壽序

前湖州府倅月川梁公今年壽七十六月二十五日其誕降之辰也大宗伯裕春袁公少司馬觀海顧公及子實三人者皆公丙午同年舉二公屬子言爲公侑觴於其家子惟公宏壽有三子輩宏爲公稱壽亦有三公以蔚然之文思不售於南宮其才堪世大用而官亦僅止此以角齒翼足之喻推之天之所子將不在蚤年之亨遂而在暮景之恬愉一疋壽歸田以來雖涸跡市朝而每游神塵壒外卽所居之偏若城市山林焉公處其中日誦黃庭數過又若南華老仙之在閼風玄圃也二宏壽古稱仁壽善祥公

家居仁而積善蓋累年累世皆然矣三父壽予丙午同年
舉素稱有厚道安爲公壽一予三人父林臥一旦起而在
位適皆南適密邇公之居又適值茲辰也安爲公壽二白
下同舉八人今惟公在衆并皆凋而長松秀獨挺然撫之
而盤桓三人者蓋又有同心焉非又安爲公壽者三歟先
是公知予等有茲舉走使屬已之今公安壽而予等安稱
公壽既若此然則茲舉也公安得辭予等又安得已於公
之辭抑竊有擬於古之人昔睢陽之會以五老名今予等
與公凡四人而少司寇兩亭陳公亦丙午舉適從南奉常
轉而北其壽公之心同其人之數亦適五然則我白下之
會亦謂爲五老會可也又洛陽之耆英王宣徽以方留守
河北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請萬名其間今陳公實似之司
馬溫公年未及援狄蕪謨故事亦得與今顧公又適相似
而公年七十秉公及予並在七十外皆有追蹤古賢達之
志然則我白下之會即又謂爲耆英會亦可也憶予又嘗
與公同卒業南雍又嘗同文字之會於鷄鳴僧寺是以壽
公之文予受二公託義尤不得而辭公謝事來歸久于年
寔長於公而猶覲顏就列不得遂引去因壽公而兼以志
予愧是又予一人之私言也是爲序

奉賀南橋長兄八十榮壽序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四

七

四百三十一許可久

予家先曾祖上六公先祖大八公壽皆不滿六十先中憲
石溪府君先從父軋十六府君兄弟二人中憲生子兄弟
醫士坤十三兄黃巖尹呂瀆先生暨予某暨廷賓廷祁五
人從父生南橋暨贈序班兩兄是爲我親從兄弟共七人
壽或不滿七十或僅僅逾七十而止序班兄廷祁弟即五
十亦不滿焉甚矣高壽之尤難也南橋兄今年壽八十我
一門之內壽獨高祖父以來兄弟中兄獨享有壽之難難
矣兄容貌曾不似八十老年人其髭鬚曾不白其齒牙曾
不動搖早起而勤生其精力曾不讓壯夫而行步幾及奔
馬也將來壽之高殆無涯若兄非所謂尤難尤難者歟先
是郡大夫冲宇曹公聞兄壽又聞兄所以能致壽奉例檄
行縣與兄壽官冠帶而署縣事別駕項永思公爲製扁額
懸於兄之堂示優異一時鄉里人皆榮之兄之子士庠士
序士豪士永士禎士雅等方酌春酒延賓客爲翁稱壽於
家而廷賓弟方率我一門子若孫以予聲威造賀兄從子
序班衰子仲子戶部郎昌方在都門未得歸而予某稽一
官留都百里相望又未能在席末以爲歉聞兄猶自田間
故吾雅不欲冠裳也某乃製衣一襲冠帶具備以文爲兄
遙致祝祝曰兄無易視茲舉也古稱仁者壽善積則慶常
有餘我祖父積功累行以仁壽善慶貽兄兄亦積功累行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四

八

四百三十一許可久

自我以承之卽八十已難矧又八十以往無涯也壽已難矧又多福多男子家日起身當太尊無事之優裕而又兒孫滿其前堪應華封人之祝辭不忝也兄可易視茲舉歟兄可易視茲舉歟人間世一切冠裳率求而得兄獨得諸天此則尤人所難請兄冠裳而見客先拜 天恩 拜君恩拜府縣公錫子表揚恩恩拜祖考燕貽之恩夫然後生受諸子姓捧觴焉乃人生至快樂事廷賓今年六十有四某長過其十而尚留滯於此殊又以爲愧今且抽簪歸兄弟三人者共歡適桑榆之暮景期更同躋壽域也書以俟之

妻原附文集

留都稿卷四

九

四十七

式

奉賀白山潘公壽序

交道不講於今久矣孔子以久而能敬爲善交乃莊生則又以淡如水爲君子之交交貴淡然則又不貴敬歟予以爲交在心惟淡乃能敬能久彼濃於交甘如醴者交則易漓不可言善交也嘗讀古人廣絕交論而慨然有感於心焉其謂交之當絕者五曰勢交曰賄交曰談交曰窮交曰量交其在於今勢賄量三交者人多陽耻之然或陰陷之而不能自知其非至於談交或資之以諧世取容或又資之以博名高此則交之雄且桀能揚已而傾人者其人可畏而不可親也交而以窮則情相憐事相恤似不爲非

惟有初而鮮終則非矣於乎此交道所以爲難古之人所以獨取素交也歟素交者不惟勢不惟賄不量輕重而交談亦雄桀不爲也窮亦初終不二也所謂仁義道德歷萬古而一遇者惟其交之素焉爾是卽如水以爲交能敬而能久者卽古所稱君子之交卽孔子所謂善交也求之今蓋寡矣而予與白山潘公者庶幾其人焉潘公新安人蓋予弱冠時始識公於學臺聞人先生之門時則彼此皆諸生以文相知以棋枰相好爾明年爲嘉靖之甲午同號舍於文場公固春秋名家予改由詩而肄業方新也未盡得此經之肯綮公不似他名家懷忌愜悉以所聞見指示予

妻原附文集

留都稿卷四

十

四十八

式

予每心德公歲之丁酉又同試事於白門各又不偶而散去公謂予能翱翔藝苑發有日每冀期許予癸卯場事予丁先中憲外艱不果赴公獨赴而又不偶比丙午則予幸舉於鄉公猶然諸生也顧以名第稍亞爲予不能平癸丑予幸南宮成進士選中秘書先恭人制旣服除而取道維揚北上也公先客真州邸舍相見則甚驩出所爲文見示燁然光焰照人心異之邀與俱北就試於銓部又不偶予時補翰林編修同年江新原總憲時爲比部郎餞送之於都門勸且屈意就貢生官職則怫然怒曰汝視予終不能得一舉歟若就貢生選則惟有斷吾右手爾公志之堅如此

予外補西川學使也閱癸酉薦書則公果得舉京闈矣既而又再試不偶於春官乃始授官知邵武之光澤以賢聲著聞僅僅得別駕汀郡而休致自公歸田時年已古稀今又十有四年矣尚強健如壯夫觀書鼓棋曾不讓少年人也予以南司成被論劾而家居歷卅有五年乃又起家留曹今亦年逾古稀矣公兩郡周南召南者後先來請予文壽公子惟壽公者予心也交久而敬不衰情淡如水人間世一切勢與利舉不入吾兩人之心所謂素交者善交者交之君子者予兩人頗相似交道若予兩人殆亦可以不愧矣今年公貽我以書許我來歲且乘春爲金陵之遊事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士

四百五十一

舊盟追清歡時則采山方司徒在焉亦皆彼此交契也予今圖歸倘未遂公幸早來叙白首之交於別去後五十餘年之久非人生最樂事歟非人生最樂事歟公壽當登願期予亦倘猶在世且一訂齊雲之約異日者且煩公爲名山主人時又就公於家舉觴焉當爲公作齊雲之歌以侑公其許我予茲稱述吾兩人生平貽兩郎君轉貽公謂爲公齊雲壽編可也謂爲吾兩人者久交編亦可也書以識之

預賀陶氏夫人陸母七十壽序

陶氏夫人陸母者南大司寇五臺陸公正室也明年某月

日乃其七十五誕辰叔子基志省親公白門因請言將爲母稱壽於家其言曰吾母賢母也可稱數蓋不一而足云家大人辱與先生游志兄弟並及先生之門又辱教父茲爲母壽願有請然內言不出聞敢述以聞可乎先王父所置田多磽瘠不可爲生業家太人又雅志不問生業也惟母盡出奩中具辛勤拮据置常產稍餘羨大人又輒不喜時時呵讓曰曷不盡售此使此身赤灑灑光淨淨空諸所有極樂也母唯唯一無言產卒不可售家大人又置倉以賑貧撥田以助役修梵宇以廣種福田蓋以慈悲大舍爲種種善利事其費並取給於母母又唯唯一無有難色也母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士

四百五十二

能爲大人生財又能助大人散財如此母平居侍奉家大人最有禮待志生母側室某者最有恩人謂母待夫君如天賓於志生母娣姒也大人出而仕若干年母不從而聽志生母從時供送官中曾無有厭怠也是母能盡婦道如此也志兄弟三人者伯與仲皆母生志非母生卽厚所生不爲過母慈志曾不異所生兩兄也是母能盡母道如此也家大人六十壽曾辱先生言母今七十屆期敢又以請幸先生惠徵家大人不終拒予惟早受知司寇公每自以異姓兄弟相期許緣是稔知夫人者於公爲賢內助有齊眉舉案之風正側間賢小君有蘭摧櫟木之聞譽於三子

爲賢母有黃氏母分甘渾愛之公心矧予又交厚公橋梓也叔子之請是其可以不文辭古來今妻壽母者有一德一長可稱輒見諸紀載歷百世而不磨夫人實兼有衆善也他年者稱司寇公有賢配如夫人稱忠恕志三生者有賢母如母卽以傳諸後歷千百年不磨也其爲壽豈尋常里巷姐所得而比擬哉是可爲公賀也已於乎是又可爲三生賀也已抑有說焉往予作公六十壽序也公方家食予以公令德崇望當出而大用於世旣爲公侑觴又以爲公勸駕也人以爲允今亦果如予言矣夫人久不肯從公今公當簡召轉而北獨奈何終守門以內不一從公乎

義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四

三

一百五十五

然則予之爲斯言也謂爲三生者侑母觴可也謂爲公勸其夫人駕亦可也

刻同年張竹所詩文引

丙午同鄉舉竹所張君在予交游中最稱莫逆嘉靖庚戌兩人偕計上春官並不第君以聲氣之同辭去其鄉人而與子同舟還舟中時時各言志欲爲人爲詩文互相傾吐砥磨心中事蓋無一不談亦無一不互相領略逾三年癸丑子幸成進士君患弱疾不果如所期乃其爲人爲詩文志猶然不一日自意也嗣後予入史館君家居彼此雖睽然尺牘時相通亦時時相與吐心焉某年某月日君竟

義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四

十四

四百五十五

以弱疾卒竟不果如所期逾廿年甲申予由南司成坐事罷閑人幸又起家留曹君之子鴻漸來白門請予補爲墓誌碌碌未有以應殊自歉比鴻漸又來則云誌無煩念先子詩文不多欲刻以傳煩爲之引倘以一言之重卽少而亦得傳也厚幸矣予惟陶靖節詩多於文文因詩以傳唐杜膳部本朝熊進士詩並不多而傳邇年王少潛太史詩尤少予嘗爲作小序并刻諸簡帙而亦傳詩文欲傳後來固不在多也君詩文雖不多然清思逸氣滿篇中非比庸庸者使究其著作之志充所到卽靖節之冲淡而超邁膳部之工可追而及也况於熊若王兩公哉惜乎天不假年故所作僅若此然則君詩文雖不多其可傳無疑矣予忝與君莫逆旣不及誌其墓則斯集之當爲引何能辭君身後倘以其集之傳得追陶杜兩公庶幾乎能似之又與熊君王君竝以所作之少見稱於後來則予言不爲無補於君君之後人者倘又能如膳部之手孫繩繩相承崛起於其身後則予言又不爲無補於君之後人也書以斬之

刻類編僚友約引

南少宰澈陽趙公以士習日入于靡陪京尤然欲相與倡率而反之正也纂輯前此諸公者所著大夫士相與之條約正書啓裁簡帖定稱謂議謁拜節燕會賓餽遺敦交誼

崇禁約編爲八款將鉞諸梓徧貽贈諸公者期必行屬子
言引其端予惟士習之靡惟君子能挽之亦惟衆君子同
志者能相與共挽之今如正書啓定稱謂之戒諛諛裁簡
帖議謁拜節燕會省餽遺之從簡便敦交誼之務真脩而
毋爲薄德崇禁約之防詐僞而尚仁廉種種皆有益於居
官居已少宰公必欲以此公之於衆其意可謂厚善矣然
謬以予言爲重顧予言則何能爲重哉前是以朝祭禮謬
嘗題奉欽依三大朝賀如萬壽聖節長至元旦
二令節自習儀而後皆吉服卽僚屬過從卽視事於公署
皆然逾其期三日或四日乃始罷孝陵三祭如清明中
美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十五
元長至遵照長陵所欽定率以三更一點將事長至
則在我禮部朝賀後乃始往其時刻尤當先此皆臣子
敬君父之大者蓋兩都事體同然也少宰公欲示人以
省儉予則謂且當示人以禮禮有以少爲貴者可從省儉
其必不可少者則不可例從省儉也今而後條約有不盡
從者請以友道規切之若予所言朝祭禮有不盡從者
則請以臣子分義糾正之故謂少宰公意奢而欲示以儉
可也謂予言儉而示以禮可也有不一於禮則請齊以禮
亦可也然則少宰公所欲行非世風所賴以還淳予所言
非又世教所由以不墜歟諸公者於從儉從禮二說務相

與必信必行之太宰震涯楊公通從奏最還予兩人同以
此請裁定公自能從儉從禮者當必以爲然首倡率無疑
也故爲之引如此
刻考中食糧儒士試卷引
今南北禮部鑄印局雖並設國家自定禹金臺而後
百司所請給印章率自京師頒降我南部無與也南局
儒士惟以辨印文寫表箋爲事其人數視北部僅半之
以事簡卽半猶不必取足故十五年一考選而所取止於
五生每生劄局供事者周三年而滿滿卽遞得代就選去
例當復選今年萬曆戊子其期也先期以缺人咨北部北
部爲題請得旨咨來寶與少宗伯崇軒李公查例咨
請吏部兩堂過吾部同主考選事惟時太宰震涯楊公少
宰激陽趙公擇以十一月二十七日昧爽偕來寶謂印防
首當重請楊公主印文趙公主關防文各命題卽亦各主
其校閱又以文理當兼通請李公命判語題卽品評其文
理而寶則命詩題令寫大小楷篆隸草主校其工拙而可
否之者也前是印防率大衙門判率明易詩率杜律早朝
倡和入易做習往往有幸而中者今印防題判題並出人
意料外而詩亦泛從唐人應制作信手寫以爲題非人可
得而揣摩所選中必二模竝合式五條皆玉與文稍通

始得與非燕長郎一藝稱絕勿收既出榜之明日則知五
生者皆儀制先考取七生中生也人以爲當予因謀之事
公欲以五試卷刻之簡帙庶可爲式於將來李公以爲然
遂屬儀制刻行之夫六書止藝之一人止五生他日生所
就止府幕卑官爾以遵例奉 旨事不敢私不敢不慎重
故僭做鄉書略如此

李氏詩卷引

南儀曹修吾李君持卷謁予言引其端將爲乃翁次泉公
壽而卷首古詩歌二章則予鄉王鳳洲麟洲作也曰以公
言引二公作又將以二公言引諸公作庶其滿篇快而後
可予惟君能稟公庭訓以立 朝既嘗移孝爲忠夫頃以
郎官抗疏申理見泉魏侍御而謫他人者多因子請官有
不悅乃公則固中心喜每陶然舉君觴是君又能移忠以
爲孝也夫忠孝大節君能兩相移而兩得親心之喜始也
能爲子故能爲臣今以能爲臣又因而能爲子雖被謫而
尋有茲轉焉則是既悅親亦未始不獲上也此寧獨君一
門可喜事抑豈非海內士大夫所傳聞以爲美談也歟願
予無可稱數而君家父子之節繫奔州公兄弟之文雅並
彪炳一時足稱於後代而以予無詞爾其間譬則形穢人
行山陰道上又譬則瓦礫粗物而欲與珠玉相輝映也辭

再三君請益堅又惟兄昌業蒙君提挈爲通家子尤不容
無言也書以歸之

刻讀左贊言引

吾友平齋王君少好左氏文讀之久則摘其有裨於正者
若干條著鍼砭左氏一書名之曰贊言將餞梓屬予有以
引其端予惟左氏之文美而難讀者往往知好之然其失
爲誣爲浮誇惟古之人能知之今人溺於好者則未必能
知之也君之言有曰左氏才高而識淺好奇而弗協於中
雜采列國辭命兵談暨乎裨官小說卜筮巫相諸書組織
成一家之言文采駿發而理多舛且自謂其著此也非能
折衷羣儒而得其要領上根超悟之士必謂其所言長語
也故言焉而名曰贊以此子則以爲治書如治病善治病
者或治湊理或治臟腑腸胃或治膏肓急治標緩治本種
種稱能治然惟能治膏肓者爲上醫左氏信傳聞善附會
好稱述機祥好談鬼物而又篤信夢卜巫相等術見之事
應應顧神不知自有識者視之諸病自種種在今君用其
書寓以鍼砭譬則神醫治病能照見人五臟癥結病亦可
隨照隨見也今讀此書如言魯仲子有文在手形象偶相
類而未必整然其能成字魯桓之編十四年不書王因竹
簡刺蝕斷爛而闕而王非聖筆之所可削苟僂死而目不

瞑口不受含也殆所感症偶然而豈死者之真能有知齊
歸三田自由齊人感化而然而非得於孔子之要盟衛靈
公之出其世子惑於南子愬世子有今將心而非蒯瞶真
欲殺母以此而明其誣誣可知也又如斷慶氏之滅不出
於五年袁弘之言蔡凶如其言而輒應吳季子預知晉之
將幸於三族桑田巫料晉侯之不食新一一皆奇中而不
爽龍可參又天帝賜孔甲以乘龍鯨神化黃熊而能爲祟
於晉侯曹之將亡其先人皆爲會爲謀於社宮一一皆神
奇其事張大其詞說而不免失之於不經以此明其浮夸
其浮夸可知也又嘗進而求之君讀左所指未必能盡左
其原阿文集 鄒衡卷四 十九 四百三十三下

刻招議拔允題詞

萬曆十四年夏六月予佐南銓時考吏而官者以法家言
得卷三今年由司寇改來本部叨署太宰事夏秋二季考
得卷各亦三其揀都與借泰卷各得二既而於我祠部考
僧爲官者得卷一亦錄而附焉用僚友教堂韓公言類爲
一帙名曰招議拔允將傳示後來爲吏者間以示考功朱

君君請其說予惟法家尚嚴不問親疎貴賤一斷以法故
少恩乃釋氏則以慈悲救度爲念一無有操切意故又偏
用恩蓋自爲用未嘗相爲用也 今天子詔法臣重修律
例頒行於天下而吏之行法苛者時有以戒飭之惟刑之
明亦惟刑之恤此與堯舜之心無以異我等臣子其何敢
不仰承今於吏之稍知法意僧人之稍通釋典者取其言
欲合而一之庶幾法家人常存佛子心斯普體 朝廷德
意乎朱君以爲然遂授之梓人者刊行之

書考輅雅集後

震川翟文從南駕部解組歸築室考輅之上挈兒曹讀書
其中課農人以春耕秋飲於其傍近其所構有書屋有太
極亭有退息所汪周潭王龍谿查毅齋諸公爲之記又或
爲之賦爲之箴與說文又自爲十景詩從而和者十餘人
積久之成集矣而爲之序者蘇藩余公郡守殷公與殿撰
沈君也乙酉春文來顧我金陵授簡焉讀之終業知文於
林居之日頗有以自樂而世態一不入乎心可謂能超然
於物外矣昔王摩詰有輞川莊自爲詩一一紀其勝而時
亦適有和者遂傳爲盛事於後來今文之考輅實似之其
不亦可傳於後來爲盛事歟雖然此非所以擬文也文方
於此乎講性命之學招徠四方同志者方將因是以遯閑

子之瀟溪二程氏之伊闕龍門朱考亭之雲谷卽孔門春風沂水之樂當亦由此而尋得之然則丈所志固有在王氏之輞川殆又不足比數回視塵世功名更眇乎其卑矣子亦忝夫同志喜而爲書其後如此

書沈貞烈卷後

讀溫陵吳侍御家乘知其家有貞節婦三人焉一爲侍御公姑適計部周君天佐一爲其女弟適比部何君踞又其一則沈公妾也周之節以生何之節以死沈亦不欲生而死而其節九人所難周何皆敵體有名位沈故公妾爾周白首計部君矢無貳何頗知書與其良人者以文學相倡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二十一 四百廿九

和其節而生且死有成也類有所憑藉而顧惜沈家淮陰其父母業慘丹三歲失怙四歲又失恃而獨依伯氏居年十四時公奉使道經淮以鵲銜槐入夢符吉徵奇而納爲側室挈以歸曾未授姆訓於閨中其歸而依公也曾亦未有父母命蓋微乎微矣是無所憑藉是空亦無所顧惜乃其從一而終也於公易簪後朝夕莫畢三旬沐浴更衣拜諸親鄰臨奠者以死於公告且欲爲人間世諸妾勝娶而更醮者一洗其耻也而從容閨戶繼公柩之傍年僅十八爾於乎古稱江沱小星能安妾之分而水稱其能死節沈升人女微乎微又年方甚少而竟能明大義以節死視周

何尤難矣難矣子又惟江沱小星處其常沈處其變彼漸被文王之化深而此得侍御公身教多仰易常變交處於其地要未可輕易優劣也夫侍御公之能成沈爲節婦初非待文王而興若公其不爲豪傑之士乎哉侍御公從憲字某鵬峰其號當朝名御史也沈死後其鄉大司寇蔡峰黃公暨同郡大夫士私謚爲貞烈與周何之爲貞節純節者竝傳於不朽乃侍御公一門盛事而公之子上舍君可官乞言海內諸名家將亦不朽其傳後來也三節輝映後先父子作述相繼皆可記并記之

讀李氏家規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二十一 四百廿五

建總祠所以奉先亦所以合族建總祠而設家規求所以善族亦求所以不忝其先斯蓋相須而然亦求所以相濟而然者也南曹公暇管轄李君文餘出其先世封文林碩遠所著家規示予予讀之而知其與子家所建設適亦有合焉蓋子家之建總祠自子始祭凡高曾祖考四代歲春秋分冬夏至及元旦清明凡六舉始祖惟元旦設紙主與他祧主合祀餘慶堂而族齒漸繁恐不免渙散無統也於高祖四兄弟爲四祠子長房丁多數倍者又分宗爲二祠今李氏亦欲有以統其衆則爲始祖立廟又立宗子而其家之規卽古所謂宗子法也予始請祠記於羅念菴先生

先生以祭及高祭及分宗與元旦始祖合祀於時制為非
空記許竟不作今李氏為始祖專建廟而立宗又立宗子
法視子家規制廣矣雖然人子敬祖先之心無窮其合族
而求所以善之之心亦無窮予繼請於徐文貞公公則以
為可慨然為作記勒諸祠即公許予也則李氏規其可許
無疑矣矧其推本古人立宗以族得民之遺意卓然有志
師古歟家規在李氏六十九條而予家五十條蓋倣浦江
鄭氏為多中間大略相同所不同第義田在予家不分祠
墓而近年以來額增多款別具祭時儀節亦別開婦女不
拜祠止新娶三月一祠見而貧男出贅再醮女謁宗長諸
禁例稍寬爾他固無不同也予聞文林公葦及虛齋蔡先
生之門其家政如此其學問淵源固有自而文餘為文林
公孫曾亦嘗出予門則所以恢大其家聲而予亦藉以光
重門墻者其又不在君也歟其又不在君也歟

讀鄭氏風教錄

予讀風教錄知閩人鄭氏世德蓋再三傳尤盛云鄭履之
坦乃晉齋郡伯炤長子年十九而以謹視父疾致困憊早
亡時稱優之孝子其室人自鄧來歸僅六月年僅二八而
寡寡又無子也撫履之同母弟別駕君堉之子雲鎬為嗣
子壽八十有二而考終據錄鄧既寡猶能孝養舅姑氏能

善風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二十三

四百三十三條

矢志不貳於夫君為貞節兩稱賢婦能教雲鎬為文儒稱
賢母即夫婦並能以能文稱並掌喪槨於撫臺阮計曹麻兩
使君未足為異即又嘗受旌於 朝兼以彰顯夫君孝名
如錄中所該載亦未盡鄭氏之美也雲鎬孝嗣母如嗣父
之孝其父能奉嗣母訓如嗣父能奉庭訓也成已為賢
以成其嗣母者能教子之賢焉於乎難矣予昔視學八閩
雲鎬時為諸生以喪所生為請時則嗣母鄧已終天情雖
可通稽之典制無有也惟予之告竟請終三年告所應得
諸生腐虛不支竟於為後所生並申情兩全其孝行於乎
是尤可謂難矣雲鎬今刺靖州考三年最其 誥贈嗣父
母可待也辭已封推及於所生隆萬以來奉 特恩間有
之倘果此請尤暢然茲申情兩全孝行於永永其不為尤
難尤難也歟茲亦有關於風教而錄中未之及予忝相知
知其已然又能知其將然也併及之

讀陸阜南中丞疏草

我直隸蘇松常及浙西之嘉湖凡五府民運白糧係 上
供輸 內府光祿係百官之祿米輸部倉領運者受強軍
之橫侮受篙舵工諸積猾之抑勒兼被所至洪閘留難為
患苦千百狀大要以艱解僅屬運官運官權輕不足攝服
軍伍而銀與米徵發每後期是以坐累害至難堪大中丞

善風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二十四

四百三十四條

早南陸公雲間產人習聞其爲司諫也疏請總其事於漕臺部覆奉 旨允行載入議單屬總漕總漕行漕務參政行各府著之令甲一切與軍運同由是徵發不致後期強軍不敢侮糧解而篙舵工諸積猜不敢有所抑勒所至洪開亦無或敢有留難領解者咸便之十餘年來無有虧公累私者皆公之賜也衆並德公有尸祝公者公亡其子彥楨錄公原疏草及部覆院行諸事空遠見示恐久或寢弛廢墜也將刻示後來請一言跋其後且謂此舉於民運有十利一冬春間卽同軍運押發二水次領給早兌亟行三先期徵辦水脚四軍民運竝進河寬廣可分岸而行五屬妻屬阿之系 曾部稿卷四 二十五 百五十二

總漕則軍有畏忌而自然欽戰六屬漕務參政則船戶皆江淮間如民有橫肆則告理得及糾訪得行七漕規給有印簿遇洪開留難運官得登記以聞既戰其需索之奸又資其挽拽之力八早行早竣事各衙門止遞結無他弊實九船戶既屬漕司則停留住泊可催督而前日用俱可弗靡十奉漕規編定保甲則齊射合隊氣自振揚而洪開運軍可無虞又謂自民運載入議單兼責任漕司之後有司所視緩圖一旦改爲急務運軍所忽異類一旦擊而同行洪開所資利孔一旦惕如懼府前時應領解者百方逃避規免今因宿惠盡除有利而無害也每有樂於承攬者爲

其利益弘多也公疏如此公之子彥楨其所以表章之又如此在公能垂情梓里爲仁在彥楨能敬親之美爲孝今入梓傳示後來庶後來當事者得有所憑信此規可不至寢弛而廢墜後來我地方大失士凡有裨益地方者無不推類而長竭心力而爲庶亦可無愧公父子之用心矣昔忝京朝開局備領受師相文貞公面命轉言於大司徒鍾陽馬公得折兌祿糧米二萬石少紓白糧領解者之困苦大意亦與中丞父子同然恨少頃爲南少宰以旱霍陳言疏及吾里中民困二事相知者以爲不足煩 聖覽遂刪去格不上以是雖有心梓里不得與中丞父子同也因讀公疏草及彥楨語不能無感慨於心併及之 妻屬阿之系 曾部稿卷四 二十六

松谿先生年譜跋

竇讀書中秘時荷先生誘掖獎許不後於諸同館而先恭人金氏捐養京邸蒙先生吊且莫哭之哀實感於心未能報先生罷官歸舟過我寶迎之雲陽驛送之毘陵時則荆川先師同相送同遊白氏園乃別此後時懷仰比先生去世時感傷而未能一致其追慕之私殊以爲憾今年寶叨起南少司寇而先生孫某爲南臺幕僚適先在談及身後家世事相與泫然久之某以像贊爲請而寶問及年譜某因出所自爲藁草見示寶受而增損成編既而又爲一贊

以貽某實爲先生門人愧無能仰酬師恩而所爲編次僅若此然非某先以藥草見示則亦何從而爲之編次若此乎於乎若某其可謂能世先生之家矣

刻南畿丙午同年錄跋

予丙午鄉舉同年兄弟之誼稱不薄於海內久矣僭計南宮有遇有不遇授官有否任官有顯有晦享年有修有短子若孫家世有盛有衰無不情相好道義相親真若同胞產無有藩牆爾我也蓋由 兩座主李泉孫翁東野郭翁化導而誨督於上我兄弟中多老成長厚者又相與倡率而規勉於下是以能如此初爲叙齒錄 兩師翁前後有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四

三十七

序太宰裕春素丈少司徒采山方丈思所以蒐取之諸家翻入梓以示後人既而素丈致仕去某又思子之外必有及於孫庶世講相承由子而孫往來交好無間也是則從來叙齒錄所未有某代爲役始有焉我年家子孫人授一帙藏之家傳之於世世凡爲子之子若孫孫之子若孫尚追惟前人厚誼有以繼續之幸無心相忘面相眇忽於後來無負 兩師翁成就我等之恩意庶亦無負于寶代裕丈所以刻斯錄之一念歟是爲跋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十二

留部稿

記目錄

鎮江府奉 旨增造開座記

雲陽新驛記

禮衙增構記

溧陽縣更定賦役碑記

勅建文莊歐陽南野公祠記

海陽劉氏先祠記

南浦祠堂記

清忠祠記

南京國子監題名後記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目錄

一

菲泉先生誣枉記

師恩札記

靖江令黃君去思記

南都觀 大內記

南都 天壇遣祭記

金陵遊記 城內

金陵遊記 一 城外之東南

金陵遊記 二 城外之西北

牛首山遊記

棲霞寺遊記

門人閻中張 文運

校

男士麟士昌姪士交同 校

鎮江府奉 旨增造閘座記

我鎮江府丹徒丹陽兩縣所通舟之河爲漕河河綰東南運道口地形高於常蘇不啻三四五尺每冬月水輒東西瀉西以江湖冬枯則瀉而西入於江常蘇霜降水落也則又瀉而東下如建瓴然西下京口閘之板謂可防水西走矣東注則無可奈何以漕舟之艱於行也往往議挑河兩縣河身亘長百五六十里不問河流淺深率多爲壩以屏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一 四百

刻

水河淺深不一又亘長難於水之去比挑木及半而漕舟首尾相銜至輒又停工以放運水既厚去時則又難於來每年循習如此 國計民生兩有妨所司每相襲爲故常徇工吏及營求督工員役之言徧開挑圖抵塞而不知往蹟之有可尋由來玩弛又如此萬曆某年前撫臺龍渠郭公民極謬採及薊堯下所司令覆議憲副及臬李公願檄行府府太守文臺吳公撫謙悉心力蒐訪而劈畫議以上郭公是之具疏得 請於是量地遠近添造丹徒之大獺山丹陽之黃泥壩與陵口先所造凡三閘各委官設夫以司啓閉議如誌書所載每年蓄練湖之水以濟運淺當操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二

四百五十一

刻

漕者如丹徒之夾岡猪婆灘丹陽之黃泥壩陵口青楊等處兩三年間或一修舉部議者爲令甲永不許大開河爲民病民感三公恩舉手加額焚香頌功德通兩縣兩縣新令長馬公邦良周公鰲恐久而或致寢格也請於新太守龍南范公世美書來請記予嘗統論我鎮江諸閘由運河直達者七丹徒自京口開南開東至於大獺山所增造閘凡三丹陽自呂城開陵口開尹公橋開西達於黃泥壩所增造閘凡四丹徒傍出而臨江爲新建閘爲丹徒鎮閘閘凡二丹陽麥丹橋南去金壇者閘凡一與夫呂城鎮青龍橋外一壩皆防其水之去丹陽之支河則陳家橋太平河口閘凡二皆藉其水之來是於歲漕計所並並危殆心者也又嘗籌之黃泥壩所新造其初南實而北虛虛則裂頰且崩矣後即改而爲今他閘得無有似之者乎法當審核而實其虛前此陵口閘出在水面者徒取閘形具而中兩傍不如式板不得入於函其下蓋有漏卮焉後即亦改而爲以督理匪人也難保一無瑕而全然堅并他閘得無亦似之乎法當審核而堅其瑕呂城鎮閘與武進縣奔牛鎮之上下閘底初均平後來武進之新閘廢而拆爲書院石料也冬月水消減奔牛兩閘底遂高漕舟每稱不便常郡守龍峰穆公煒是予言亟深兩閘底水瀉去而我呂城閘底

愈高無已姑且於其傍近別造一小閘以通運然終非長便計也法當如奔牛上下閘底如本鎮小閘底深其底之高諸閘之啓閉冬月不可不如期貴顯人每乘舟來不如期而輒啓板板不可不如期啓也則怒而責及守者甚則携板去投而棄於江往往以勢逞所司不敢呵問也不知嘗奉嚴旨閘規不可不守是所當理諭而力阻也守閘諸員役私通徇不知有官法而輒擅放行往往以賄啓以私情啓所司或不能盡知也閘禁不可不嚴是所當密察而深懲也丹徒之新建閘丹徒鎮閘既放漕舟難徒開弊竇謂當遂塞之可也丹陽麥丹橋水西走金壇之漏卮也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三 四百五十五

陳家橋太平河口二閘兩河各亘長四五十里蓄其水可以濟湖水之不足是三閘者並所當冬閉而春啓者也呂城鎮青龍橋外一壩虞水南走而洩於呂瀆河故當築然民間通舟楫資灌溉之要區也嘗得請於都水使而開不可遂築塞是亦所當冬築而春開者也他如蓄湖水惟謹俾湖水涓滴皆河有束河水惟謹俾河水涓滴皆漕用吏胥之言不可惑河水不必全厚河亦不必全挑也則府議臺疏與部覆備矣予無庸於言今惟以爲一二人作法善千百人承其後當思所以遵而守一時作法善千百年繼其來當思所以久而傳不然者且於森然之嚴旨不免

以玩違爲罪矣 國計民生謂何是其可漫不留意歟是其可漫不留意歟頃往者將以告來者故爲之記如此

雲陽新驛記

凡驛皆在城之外以便供應凡城皆有濠爲壑而守兼以便舟楫之往來凡城之有水關皆砌小以便啓閉江南倭患後蓋所在無不然矣我雲陽驛舊以重城包築在內因循不及遷而南北兩水關故高大城濠久未深開官舫馳驛與漕舟乘夜來經過城中心一河勢莫敢呵禁也關門每徹宵開不得鐮令君者卽夜已分久就枕猶起而披衣束帶拜使客於驛亭且備禦因而踈寇警時時報聞矣時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四 四百五十六

則秉政者以邑有莫夜之虞不早戒罰及郡太守邑令君以暨郡邑司捕者前後皆落職議者恐又失事後來也遂雇募民兵若干人檄衛官專領之管團操主巡戰衝疲之民益不堪征歛而騷擾予南少宰時適旱籴上許百司言利病予疏尾言及此以格於例不得上著爲議在集

中新令君章南周公綰綬來見以爲是毅然身當其責任先是驛當遷邑人之在東者謂當遷而東則議卜迎春亭尹公橋東門外之又東濠當開邑人之在東北者謂當開從東北去則議自麻巷口陳家橋由南而東東又折而北水關當砌小邑人之在城中心夾河而居者謂不當砌而

小則砌關之議屢興而又屢寢公斷然持獨見以爲驛主東遷者非所謂舍遠而圖近濠主東北去者形勢反背非所謂相陰陽而觀流泉水關主不砌小者非所謂爲關以禦暴蓋先是邑人者懷市心造浮言以惑亂官長聽聞故陰爲所撓阻而不覺公固超然遠覽非市心浮言人陰得而撓阻也於是濠主西南開庶不致水去無情於陰陽爲反背驛主迎蕭門去縣庭咫尺爾庶不致廢日力於將迎疲奔命於道路水關主砌而小卽今漕舟踵至不及爲猶力主將來者以必爲濠之開自今年某月日興工至某月日止深若干尺廣若干丈且長若干里計共用若干工每

卷五

留部稿卷五

五

四百五十五

舉而衆善兼得非公有定見力主持其間豈能成前此紫亭甘公者所欲爲而未就開後來東鰲項公者所將爲未果而去去復來來又終成公所未盡爲於既去歟時聞項公以服闋來代故云庠士任亮等耆老林勲等並具其事來請記惟予所嘗建言而未遂在此舉今賴公力有以遂予之請也心感公又與後來者砌小水關汰去所召募而巡戢諸員役以甦吾民之窮困故述叙其始末爲之記如此云

禮衙增摺記

卷五

留部稿卷五

六

四百五十六

可久

增建一廳事於臨池而移寘古檜亭於廳事後又開涓厓
霍公所建復古樓之北垣達樓後有餘閑地深三丈濶
四丈八尺因地之下鑿小池架小閣於上廳事前後兩面
通風風從池上來扁之曰來風堂亭左右後三面通風春
風尤可坐攷扁曰坐風亭小閣三面臨池四面通風風無
不有也又扁之曰八風水閣由來風堂入坐風亭歷震涯
楊公舊所扁靜虛齋及復古樓之北戶以達於八風水閣
蓋無不受風處竝可以爲清而避暑前後兩池竝有蓮池
之兩岸與庭間之院落有花竹雜蒔乎其中前池之右方
增一向陽小舍可備四時翫賞而游息由是則正衙本煥
堂屬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七

四百三十四

室其左方可稱涼館焉可以冬亦可以夏視他衙舍稍有
園池之幽勝可以卻炎蒸而清塵慮居於斯能取適於斯
雖卑隘亦可忘其卑隘矣予與李公待司屬不敢有成心
欲與以安固又當從其便構此以待後來者不敢有人我
心欲遺以逸固又當任其勞皆所當記并記之

溧陽縣更定賦役碑記

今天下諸奸弊賦役爲甚賦役奸弊所在有之我南直隸
江西浙江爲甚南直隸蘇松爲甚 高皇帝定天下蘇松
江浙人不許爲戶部堂屬蓋見之真亦慮之遠矣邇年則
我常鎮及應天屬間亦有甚者焉其源起於奸胥猾里乘

田地之收除淆混與富戶強宗通賄弊比而隱蔽飛洒良
善愚民往往受累害控訴無門有司者科甲書生不能察
知奸實亦往往受其欺無由以清查而禁革有一二不才
者亦且因田地之淆混與歲派多寡輕重不同受中於奸
胥猾里之言謂後來多不便故亦不肯盡一因以爲已私
利此弊百年來無有能清者我丹陽前任一君下車之初
首訪予所當與革予爲之言及此銳然立便民易知單人
傳而家示大小戶並稱便良善愚民尤稱便逾年則遂改
仍前矣蓋亦由奸胥猾里之言謂後來多不便而曲有以
中之也以此知積習之弊有志者不免焉矧其庸庸者歟
溧陽尹潘君某由進士來知縣事期月間即灼然知此弊
首查開荒折田欺蔽者四千三百畝零續又覆丈出縣縣
馬場田地三萬畝零藉出之均所弊漏米共一千六百三
十七石三斗有零以還之民此以革奸弊於既往又以馬
場田地與民田地互相淆混而場隣得影射弊種種生太
僕寺之租銀七百六十兩零又不獲時清解於是請丈入
各里并在民田地歲額中一體派徵而馬場租銀亦即於
其內取充數此又以杜奸弊於將來里甲均徭驛傳舊名
條編者每丁歲徵銀一錢三分去其釐以外之奇零比舊
額減去共一百八十九兩七錢六分平米每石歲編銀三

溧陽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八

四百五十一

錢八分去其分以外之奇零比舊亦減去共二千七百一十三兩七錢四分歲或有派減則扣歸存留撥剩之內以備後日之加編或遇派增則取諸存留撥剩之內以補本年之偶派此定額也貧富奸良皆可與知而奸胥猾里不得緣以爲奸者也其糧額議定田每畝實徵平米七升五合一勺有零地每畝實徵平米二升九合有零山塘每畝實徵平米四合八勺有零此亦定額也貧富奸良並亦可與知而奸胥猾里亦不得緣以爲奸者也具文請之京兆各臺寺京兆各臺寺竝是公言者爲例通邑之人咸便之公又以吏書算數每以毫絲之餘剩歸於總則積而成多

鳳陽文集 留部稿卷五 九 四百五十三

以爲私里排科取每亦以毫絲之餘剩歸於總則亦積而成多以爲私所以必去奇零俾奸胥猾里不得因奇零以肥已而害人也則奸胥猾里永不得售其欺民受惠多矣自條編定爲畫一法不可以歲派多寡輕重而殊科也不惟吏胥不能售其欺卽後來有司間有不才者亦不得上下其手而歲自爲派民受惠更多矣履具文申請京兆各臺寺京兆各臺寺又並以公言爲是永遠著爲例通邑之人尤便之於是通邑之人皆感公紹介一公錢贊府諱演者來請記記欲以善政名予以公方在任心疑之公聞亦謂不可也亟請止於予予曰是惡可終止止則無以永傳

示公之良法美意而慰藉其良民請爲更定賦役記勒於碑庶其可公聞則亦以爲可亦具書來請焉予惟天下猶一邑也天下之弊猶一邑之弊也公以此法行之於一邑而未能通行於天下惜也公又浙人他日不得爲計相以此法通行於天下也雖然公固得爲言官也言官於天下弊得通言之亦卽得通行之矣予祖藉溧陽方買田九龍山之前將愛廬以守先墓則茲法之行不惟溧民者受公惠欲有言予亦且受公惠同夫溧民者欲有言與公之法可永遠行之於一邑尚與公他日者爲言官有言焉通行於天下庶亦可永遠行之於天下也是爲記

鳳陽文集 留部稿卷五 十 四百五十四

勅建文莊歐陽南野公祠記

文莊歐陽南野公之建專祠於鄉門人大中丞曾公于拱等相與捐貲買地首爲倡經始之太和諸生王懷梅等呈縣呈府縣令某郡太守某轉呈撫按兩臺撫臺某按院某會奏以請得 旨允行焉而相繼共成其事者某某某皆亦公之門人非門人卽素知仰公者也祠成大學士石麓李公旣爲碑南宗伯洞山尹公又爲記掄揚叙述勒石祠中有年矣實生也晚何敢復有言贊其後乎公之孫國子生宗孔來白門請續爲記再且三予自惟癸丑南宮幸公知貢舉得舉中秘書選幸又爲公首取士嘗及公門領

公教得聞所嘗授受陽明先生者自謂於公所深造而自得稍窺見一二是以不得辭僭又爲之記曰惟陽明子發明孟氏致良知宗旨惟公能得陽明子致良知正傳良知者吾性中自然之明覺致良知者推極吾性中明覺自然之全體以知兼行以體該用有得乎此爲實得舉而措之身爲實行又舉而措之天下爲實事事有成爲實功非徒高遠之空談而已也陽明之徒窮高言遠時有之乃若反之知行並進要之德業雙修真能不愧此心無負師門者公之外指殆不可多屈矣公非陽明子最相肖高第弟子歟公學無所不究至於盡洗傳註支離辯中和內外一

集鳳附文集

卷五

十一

四百八十八

體指性習本末一原足破滄論有裨聖功如諸生之所稱述真知公之言其見諸行事之著明動中機宏每試輒效刺六安則講學造士恤困賑窮政事無不修舉人無不懷召改詞林而後教習常吉以前隨所如措注無不表表卓絕隨所接訓諭無不蒸蒸興起南北大少司成爲賢師儒吏禮二部佐爲名卿比晉位大宗伯尤多所謨謀贊襄穆廟初封裕邸間涉危疑則仗公辰告密陳多所匡定因選配疏婚于婚弟之友卽離戒申承宗承家之辨時或不當上心猶致忠隣褒答聖母康妃今追尊孝恪皇后仙逝特建墳園中外竝稱公有回天之力蓋公學爲實

學心爲實心推之用爲實用所以能建白有猷爲如此實寧私謂公真宰輔器真經綸高手惜位與年不稱不獲大究其用於當世然爲世道賴重爲師門光多矣抑聞陽明子之徒有言至而實不至者人以此病及於其師從祀議久未決蓋坐此自公建有專祠若干年爲海內士人者所推崇信向上邇淵源所自廷議乃同陽明子於是始得俎豆乎孔廟諸賢之列昔人謂顏淵得孔子而名益彰師所裨於弟子如此今陽明子得公而道益尊則又弟子有裨於師如此也於乎若公與陽明子非師弟子同心同道後先相輝映可傳之千百世久而不磨者歟先是公於六

集鳳附文集

卷五

十一

四百八十八

安有去思之祠姚江之濱青田混元之麓從陽明子有中堂配祀之祠有寢室專祀之祠桐江之上有嚴先生竝祀之祠匡山墓所以聖諭忠隣爲額有子孫時享之祠見公於宦遊經行凡過化之地凡有瞻承無不追思敬慕公之子若孫尤極依戀而不能忘茲又鄉有專祠請於朝祠有額遣祭有御前頒降之文至稱以王佐先覺皆人所不能得惟公得之李尹兩公碑記外六安餘姚桐廬青田及匡山墓所並有記文而祭者百餘篇竝極揄揚敘述人所不能兼有亦惟公能有之於乎斯可謂難矣難矣嘗見嘉靖間當國一公最不喜人講學公講學獨未嘗不見

喜次相一公者以才名爲此公所忌公才名與次相相顧
頹獨亦不爲所忌也由公道氣薰蒸誠意能感乎如此於
乎若公非所謂九難尤難者歟祠基舊在縣之西門外茅
園巷後因僻遠不便於行禮改在縣治之橫街前爲門中
爲堂後爲寢室堂左右爲兩廂各三間後又建有號舍以
居生儒來學者每歲春秋祭日每次丁看守編有徭役門
子傳人遠例當書實於諸公撰述非能有所加第集其全
發其所未備便於後之人參對而睹記則可謂云爾已矣
是爲記

海陽劉氏先祠記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十三

四百七

知仕

劉侍御我松君以節潮人也贈侍御塞菴尊公商廣城以
無子置側室於廣娶君生母朱因生君人客廣卒且葬亦
於廣君失怙之年八歲耳既十二而奉其母偕還潮時則
公所塋地屬於官他姓人多有塋而混無主者君年弱冠
就鄉試之廣城祭墓下求而失其塚之真不啻孔氏之於
五父衛歐陽子之於瀧岡仵也奔跣哀號多方求刺血且
入骨終在疑信髣髴間逾數年成進士始輸倍直於官買
其地爲垣爲廬舍併他塚累土高培守惟謹又於墓之外
買田若干畝環遶之收其租充祭掃費且供守墓人日之
需於嚮之塋而混焉者亦爲之祭且掃無間也愛其親亦

及人之親於乎是可稱孝能錫類矣君又以公體魄歸藏
是若魂氣則無不之於是又謀建家祠於潮興招公之鬼
請來復將以妥尊靈而歲時飲享焉事緒未就而卒卒時
以屬元配封孺人盧盧亦卒長次兩郎儲若俊領母命在
心稍長成方引爲責任諸已無何亦又相繼卒其季則今
上舍君傑也傑自傷門祚之衰薄欲終其事因子起家留
曹得相遇問祠記於子且問乃父乃大父而上所當祭爲
誰兼欲及於祖之始予惟祭父祖及曾高禮也士庶家輒
敢及於祖之始非禮也無已則元旦乎元旦歲之始始祖
吾父祖之所自始設紙牌祭訖而焚焉歲以爲常由心生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古

四百五

知仕

由義起四時有事於祠春秋二分冬夏二至并元旦凡五
舉分至於各龕元旦則於中堂也程朱二先生嘗行之吾
家亦嘗行之矣惟是爲可他非所敢知也上舍君唯唯將
如吾言歸請從事於歲時自今當見海陽劉氏侍御君既
嘗孝徵表墓之死致死能錫類上舍君今又孝徵於建祠
之生致生能代二兄爲能成父母所欲爲振起門祚之衰
薄又能爲人子之所不能爲若君非又所謂能成先志者
歟子與侍御君皆癸丑進士君自御史臺子自詞林並外
補按察使之副在八閩爲同官子視學頗拘執君不肯爲
人開請成子之拘執爲同志兩家兒官舍相比隣時來往

設若同胞然傑與子兒昌並辛酉同年生奕世交情非他
比嘗許侍御君作表墓文因別去久未遂今爲傑作祠記
而兼及墓所由表猶予所以踐前諾於不忘且期兩姓子
若孫締兄弟世好於永永不獨爲君家記先祠而已也

南浦祠堂記

南浦在四川叙州府富順縣南門之河外南浦祠堂者李
氏憲副中嚴公以奉祀其先公南大宗伯立菴公而建而
屬予爲記者則今南少宗伯公玄孫崇軒公也公居官久
在外每念此地田園皆在焉貽親知以詩有栽松菊共賞
淹之句公身後中嚴公追思公言卽其地建爲祠以祀公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五

四百卅四

主祠事者卽中嚴中嚴身後其子水部小鰲公奉其主人
以祔而小鰲述主祠事小鰲公身後崇軒公亦奉其主人
以祔而述主祠事者則亦崇軒公也今制宗子法不復行
惟嫡或長始得建祠祀其先率三代而止程朱兩先生始
議祖考而上祀及於高曾凡四代而賢達不拘今李氏自
中嚴公而下則皆賢者也達者也卽世次亦或嫡或長者
也是以得建祠在賢達亦得世世祀永不祧乃祠不於其
家而於南門之河外則亦有說焉古之孝子凡祭先思其
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南浦者非立菴公居
處笑語之所在歟貽親知詩欲栽松菊於斯賞且淹於斯

又非公所樂所嗜之亦在於此歟古祭者之所思主祭時
而言今卽以所思主祭所而言亦未爲不可也祭不於家
而於外祭不但以昭穆而以賢且達也則真可以世世祀
永不祧矣崇軒言學正可齊爲立菴公所最愛故雖支子
以義起亦得祔祠有堂一厦樓三楹庖湑之舍翼列於其
傍前有松檜數十株後有簣簣千箇享禮以四仲歲時伏
臘亦詣焉必長子孫及仕宦者乃得主祠事予嘗繆以督
學使承乏名邦得交遊水部公因校士雅知重崇軒公又
因公父子而仰止立菴中嚴兩公之爲人豈造其廬今又
幸上追立菴公得爲南大宗伯時循芳躅步趨乎其後塵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十六

四百七十一

清忠祠記

春秋時我丹陽吳季子以邦君貴介弟輕讓千乘之國兼
而去其擽行與叔齊同清宋時太學生陳少陽上書論事
能捐生以殉時危有比干甘剖心自靖獻之忠焉二公竝
我里閭中斗山崇望祠各偏一隅久不便邦人瞻仰萬曆
戊子邑父母章南周公旣遷改雲陽驛於城外虛其舊驛
之廳事請於撫按學三臺奉兩公神之主安置於其中將

以春秋奉祀扁其門曰清忠之祠而屬予爲記予惟季子當時賢者孔子謂其葬子有禮表其墓以有吳君子稱之春秋書札來聘自是卽事而書初何嘗有貶黜意胡康侯求褒貶大義於一字間以名札爲貶辭殊不似聖人本旨至謂辭國而生亂札之爲也聖人於吳亂數十年之前不應先定其罪於此此尤千古不白之冤是不可不辨少陽先生當宋將南渡時憤國事之非疏謂李綱當相黃潛書汪伯彥王黼等六賊當亟罷種種並忠謹嘉謨宋高宗惑於奸佞臣之言竟與歐陽生駢首就戮於東市後雖悔贈以官卒亦無救於敗其忠冤迄今未招是亦不可不申理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五

十七

四

也予嘗言於前令君驛當改城外兩公當奉祀其中以風動後來有志者率因循莫我應惟周公銳然作而爲由公家先紀善以清德起家以忠致身家世本有承藉是以聞吾言卽感觸應如響固知清忠一脉在兩地猶一家後先數人者彼此猶一心也他公見義不能爲惟公獨身任首倡之爲此舉其可謂難矣今人以身殉利營百萬曾不拔一毛視季子延陵之逃無忝於首陽之餓衆皆濁而獨清其賢否爲何如已嘗食君之祿者往往舍國恤私便其身圖視少陽身未任位卽能憂國忘死衆皆負主而獨忠其賢否又何如予於此輒又萌一念分所嘗助賑五十金助

營建驛丞新衙合請其舊衙舍之小房爲清忠會所將來與二三同志者時聚講其中庶幾仰止景行矯世汚勵臣節以效法兩公者清與忠之一二衆公輒許可又蒙帖給入宦冊若干畝入祠內助將來聚講者之公費公優調吳門方去我猶孜孜汲汲爲義舉不肯休於乎其尤可謂難矣難矣茲并爲記一以追崇先哲一以興起後人其一則又以永揚公盛美於他日云

南京國子監題名後記

南國子題名由洪永迄嘉隆間祭酒司業近百人姓名滿碑石繼之者無地可書也於是金華趙公新安余公大少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五

十八

四

兩司成伐石於山別爲碑自漳南林公錫山周公而後續題氏名爵里以予實亦嘗承乏屬爲記按南雍志有紀事有列傳備矣則曷爲有題名題名又曷爲有記蓋紀事以稽故實列傳以徵才賢而皆該載於志志必展卷而讀篇盡帙窮乃始得其大凡若題名置之座右一舉目而了然易見記以綴之題名上明其所以題名者亦一舉目而了然易見也志之外有題名題名有記以此前司成崔郭大少兩公始爲題名屬弋陽汪公作記也我國學設官所自始改學爲監再建廟學之由頒行教士法與所以養士之具前記業已言之無庸予言其謂備遺忘存勸戒前記雖

言之然而未悉其旨予於二公請則不容不寃言之矣夫太學古稱賢關兩司成由文學侍從而來正法席教諸生非他司比中間信多賢者題名以時睹記朝而省夕而思信亦有所資益紀事做編年體載事得失頗詳盡傳例至嚴非大賢莫與習此二者得前人之臧否因題名睹記以反求諸身則所以讀題名之一助故志不可無題名題名又不可無志斯蓋交相益而亦交相爲助者也今志所載紀事自正德末年傳自嘉靖初年皆闕然未之修卽欲於題名朝而省夕而思倘信史無從稽閱而耳目有所未逮孰從而資爲益受其助乎然則題名不可不續續題名不美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十九 四百廿一列位

非泉先生誣枉記

先生自江西之奉新優調而來也蒞縣事凡二年而就徵中間施政教之善及我士我民多矣其詳姑有俟未遑盡述也最可恨者先生以冰檠操而反被誣論是則尤不可不辨爾蓋先生待僚幕率質直而誠信無婉曲無逆憶承某者蠢拙無能先生以其無能也時有以訓戒之詞或涉

於峻則其人每不堪心嚙先生而先生不之知非所謂不用爲教覆用爲虐者歟尉某者狡而能且稍亦能知文先生以其能又稍知文也漸信之漸亦任用之不謂其人狡固在所以欺先生且日甚先生亦不之覺也方其訓戒丞而信用尉也丞因先生贈尉詩又贈之文寵其從應朝而此上已懷妬心矣丞下艱歸先生所以吊且送未能滿其欲丞則又有恨心焉 徵書下時先生適負病不能早謝辭直指郭公某郭已疑先生名高而簡於禮丞其鄉人也參辭間間得致譖毀語謂先生正長得多取道路費無從而稽覈而彼卑且冷無可資藉還其鄉以爲請郭於是愈疑先生矣既而先生行尉於某夫所取夫價二百金送致維揚舟次証先生謂此乃先生屢膺獎例當張於庭爲賀所省費諸里役已輸在官者其當受無可疑先生猶堅不肯受也令尉持以還諸里役者而屬新得舉虞某爲之徵不謂尉匿此銀入己虞某竟不爲之徵而某夫所取數竟亦莫爲銷豁也時府司理某先生同年以先生治行無所贈於偕計經行時最相怨司理君主勾稽夫價其所得覈而羅某主供報共相與訐其事聞之於郭公郭公已心疑適又有此因按部親咨訪以爲信有一士夫者郭公

同年受尉私囑爲之周旋焉乃遂移其咎於先生謂先生實取此金也先生竟坐此爲郭公所論勅時先生由祠部以疾請告已離都門事雖寢而以廉被誣則迄今數十年莫有爲之辨白者予實時方穉齒又鄉居無由知郭公意一陳先生事始末於其前致先生有此迄今猶恨之先生身後無可以爲殯殮伯仲獻策獻功二君爲諸生久未遇啜菽養母蓋蕭然貧家也而仲君爲予姜門婿時或來有范叔一寒之風猶介然守先生遺教不以一縑一錙動其心蓋先生已登仕版猶爲諸生時先生身後數十年其家亦猶先生爲諸生時也然則先生豈受金者哉於乎冤矣

姜夬附文集

留都稿卷五

三

一百二十二

者

師恩札記

從來邑令長愛才養士未有若菲泉先生者先生鄉會舉皆第二名高天下乃緣廷試三甲初授江西南昌府奉新縣未幾優調我丹陽下車三月後卽校庠士發策以鄉

先哲吳季子讓國爲問庠士少有荅者而予實作策策文長卷短則每格雙行書先生見而喜批曰策如萬馬遊於垆野其氣龍飛高才也元選可待矣既而列等第名次發學宮則取丁兄一中爲首而予實第二進實而前面論曰勿以第二而不滿蓋丁生經書論皆雅純可比唐荆川作而汝則僅能似我吾以汝初場不及丁當更勉進勿恃才不循繩墨爲高也予唯唯無何直指五石李公者考諸生予實列名諸生末而先生力薦予可發解李公不以爲忤檄取予與公所首取鄭友濟同授經義於昆陵先生自爲四六文送予兩生往中更游揚予語爲多公因先生薦翻更獎許予在鄭上先生之能直言李公之能受直言如此予迺自昆陵也先生改府行署爲練湖書院取予實及仲兄宋丁氏兄弟一敬一中肄習乎其間餼食之予等辭再三乃撤去饌夫而仍留採薪者續來爲丁氏一誠一道與朱友齊業於城隍廟三人焉先生政事暇則時時來口授經手批校所作課每示科場真訣而知予好莊子好覽觀朱子綱目及汎濫百家言恐妨舉業功每爲戒後再試縣庭則予實遂皆首取矣是年甲午院試空與予實列名第九先生既大不滿而兄宋以前院首不取也予恐告學院聞人公請易名以相讓不可則繼之泣以請先生恐予得

姜夬附文集

留都稿卷五

三

一百二十三

請也則謂實才可發解不當聽其讓而案行優自當破格
取公從先生言果破格許可焉比就鄉試應天先生遣兩
伴候取初場七篇七篇至謂子卷可魁選命工製魁扁以
待既而不偶也則慙然者累旬月明年歲考為諸生第一
人時則先生方應朝又明年取考應貢也子堅辭不欲就
則總府縣學為一案予為四學諸生第一人其秋取考句
曲又取予為八學諸生第一人時則先生已就徵北上
矣聞人公每對人言輒謬許當與詞林選蓋皆先生力相
薦致公深信如此也先生就祠部請告還過丹陽猶與三
溪從兄締姻而去其留意寒門如此今實幸叨遇而先生
已不在世即為仲君獻功者所聘之姪女亦歿亡感念存
歿不能忘於心故筆之

美庵文集

留部稿卷五

三

二百六十六

靖江令黃君去思記

古人有去而見思者今有司去未必可思思或未必既去
也不求其實往往以去思為名吏治浮誇而諛諂成俗予
懲此去思記之請久卻矣靖江令黃君轉蘇州府判將行
有請於予者予以尚在任未之許君既去靖也靖士夫沈
君某與其師生者某某具事行來請再且三予業已許
矣猶以君去未久未有以應也繼聞君已乞休歸而沈君
來請愈益堅靖人思君者且十年猶一日予知請者無所

為去者真亦有可思乃始信其人為之記曰靖故患盜
以縣在江心中四面阻水防葺為最難君始下車即治盜
著能聲奉臺令首縛大盜王效王數者餘黨且就平定而
隣郡兵協捕至驚散居民百餘家君禁捕者一不許騷騷
我自檄丁壯蒐零賊十數人械繫歸之捕者去靖士民以
為賀君謂是所云治其標而已未遂為安也於是又行保
甲法俾鄉隣自相守望選募民兵數百時肄習以為一方
干城盜由是得息靖民亦遂得安皆君保障之力也靖地
沙磧瀕江其圩岸易崩圯三沙時漲沒無常民病在田賦
不均富戶恣意兼併而貧者不免以虛糧賠累致流亡君
於是履畝而清丈新離未起料之田撥補貧下戶受賠累
者積荒未開之田萬餘畝召開民盡墾田又著有招亡令
甲轉而緣本業者聞風來歸者各千餘家適安遠至翕然
有鴻鴈餘風焉先是縣運金花銀工料銀共積至六千有
奇司計廩廩無措督儲者責輸方急君取丈田餘糧銀千
八百兩零以補金花銀四之一籍出未料田之直又得六
百餘金以抵工料銀十之二三國課賴以辦民命亦賴以
甦皆君善籌畫之賜也靖稅弊起於糧役之包收君革包
收設兩樞廳事之兩傍公收而公解民不累官無所私利
蓋公私兩稱便惟君有以約束之靖故困里甲供月所費

美庵文集

留部稿卷五

五

四百三十三

且百金君汰上供舊額官用無有濫藏省民財以千計亦
惟君有以節縮之也靖市行病官價不稱物價又不以時
君從平準立法官民無貳價而給領無淹期其自奉則一
縷一蔬亦不煩民也人稱君清如水聽斷獄不留隣郡邑
訟疑難決咸屬君君無不立剖折亦無有不得情者人稱
君明斷如神政事稍暇即會集諸生者課督舉子業兼與
之講明聖賢學術尤加意貧生周恤之人稱君能為民父
母又能以身為士人師堂視篆澄江南三月而得代覈區
書種種弊早完歲輸課稱最均坊里之勞逸政稱平代還
靖則靖民喜澄民恨挽君不能留轉別駕且去靖則靖民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五 四百八

千百人裹糧入都門欲上章懇借君還為其父母而不可
也是皆得之既去後且十年傳誦未已者去真可思去思
真亦可記也故記之君名某字某湖廣黃州府黃岡縣人
初由鄉進士為山東莒州學正轉縣令知陝西之永壽丁
外艱服闋而補靖靖以前如永壽之治狀莒州之學政多
可記茲專為靖人撰述故不備及云

南都觀 大內記

隆慶己巳予為南祭酒董幼海為光祿卿邀予與吳
悟齋中丞同觀

大內由西安門西華門入西稍前丞相府在焉其廳事

甚弘殿兩廊為六房吏舍今拆去蓋六部分屬之前
庭院落中有植栢人字成形者三焉井一即胡惟庸
丞相請

聖祖觀醴泉意圖不軌竟而被誅者華丞相事歸六部即
此時萬曆丁亥予為南宗伯與少司寇岷山李公同
荅拜司禮趙君玠由後宰門入折旋造趙舍飯後觀
司禮監監中堂設內守備兩公公座本監諸君座屬
趨列於上川堂後後堂之中設宣尼像猶今文淵閣
之中設有宣尼像云司禮諸君宅舍並鱗次而居經
禁門望而不得入問之則知內中宮殿多焚毀少存者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五 四百八
或云靖難兵至
建文帝縱火焚宮殿而宵遁或又云

成祖欲定都今京師焚宮殿而去示

聖子 神孫不復南

太廟火後不復建垣其地園守之局鑰惟謹今止

奉先殿在時修葺為

六廟諸祖后進膳薦新之所每月朔望歲時令節有祭
膳羞蓋日日早午上不廢也薦進品物由我禮部發
太常光祿等衙門轉發尚膳監於大庖造辦司禮監
每日差僉書官及長隨內使進內宿直點視司香并

監督尚膳監膳羞之豐潔已丑春內守備太監高公鳳以

奉先殿年久滲漏當修奏奉

欽依於三月既望期我禮兵工三堂及外守備科道諸君

一同入內看估高公與秦寧陳新建王先在丞相

府相候于與少宗伯梁軒李公少司馬鳳洲王公大

少司空近台李公滄涯張公暨吏科杜戶科徐禮科

朱河南道方先後至同趨造

奉先殿前行五拜三叩頭禮乃敢陞陛又行一拜三叩

頭禮乃敢啓帷幔仰視

奉先殿

留部稿卷五

字

頁六

六廟主座 六廟

德懿熙仁四祖后

高皇帝

高皇后及

成祖正宮仁孝皇后共十一主瞻畢乃看估諸滲漏當修

處司香者請先計修

西宮捧主暨安其內然後可揭瓦翻修本殿眾以爲然

計定乃始出望東宮文華殿皆在東不得入而西經

西宮又經武英殿聞殿中藏有

高成一祖御容某等亦行叩頭禮畢始得觀

太祖御容六蓋隨年壯老旋寫

成祖則一而已

太祖豐厚雄偉四時之氣皆備與民間所傳迥然別蓋登

極後如神龍變化視初年頗不同如此

成祖則神武英邁大異於凡主長髯孤挺而生兩頰髯空

虛真龍髯真天人之表也某等仰瞻

入威不違顏咫尺心兢兢自惟何幸有此奇觀周顛仙

小像出匣中亦得并觀焉此君爲人有顛狀時時向

聖祖告太平言多驗故號爲顛仙被髮而野服貌如童孺

中官云像乃其所自獻以山人獲隨

奉先殿

留部稿卷五

字

頁七

御容永遠藏抑又何幸有此瞻畢出武英門高公設小卓

具酒肴茶點相邀諸人皆列坐儼若侍食於

君前數酌後出經大庖而西中官邀閱視請併修衆可

之高公仍邀至丞相府就所張筵盡歡而後罷出經

光祿寺寺則頽圯矣似亦所當併修者內官二十四

監俱在內所掌略與京師同並屬內守備鈐轄司禮

監官亦其屬然體貌尚稍稍優猶翰林學士與內閣

三公禮數各監惟外織染不屬以奉

勅從北差來原非南監局比也予三番入中更廿年餘始

爲此記然以不獲遍觀也僅記其略如此

南都 天壇遣祭記

嘉靖丙午予某舉於鄉明年丁未卒業南國子時武進斗城金君某爲常博煩其人指引一遊 天壇去今三十餘年大都忘之矣萬曆丁亥予爲南宗伯十二月初旬唐疑菴尚寶來城外寓居神樂觀邀予出郊晤語予治具與之叙間闊是日也客來候殊紛沓王繼山鴻臚王華松光祿與吳三峯春元携榼先在予候之北道院三君去而趙定宇司成來初謂相拜茶罷可別去既聞亦携榼也待恐更久乃命奉祀某啓 西天門予徒步入先登 大祀殿殿九間中三間純飾以金左右六間施五彩前後兩傍俱丹雘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五 壬午 四百四十一 劉仁

陸三級殿當中設 天地合祀兩座座獨高傍二座稍稍亞則 太祖 太宗配位也主並藏於庫殿之前傍爲日月星辰四壇 大祀門之外爲嶽鎮海瀆等壇共計二十有四 鍾山之神太歲城隍風雲雷雨天下山川歷代帝王之神及天下神祇 於郊祀日一同遣官行禮下左爲具服殿右前爲齋宮宮之外爲垣二重每重之外有溝溝上石梁凡三中爲寢殿五間殿前右爲鍾樓對齋宮東面爲海子周廻方一里許歲以十二月於內採取淨水藏之內府至夏月出以供薦新及祭祀等用壇週廻共九里前爲 南天門中爲 天路左 御路右于路云問奉祀知每歲秋兵部撥夫繕修者累旬日今奉

裁僅三日爾而薪芻則奉常兩堂廳下及觀中道官道士以差受給海子中魚無有敢取者先主分祀所舊建地壇亦在南今改爲山川壇荒毀不復祭今年戊子 神庫頽毀當修南工部具疏以 請奉 旨遣某祭 后土司工之神某月日太常辦祭二神以紙爲位牲用羊豕各一先期擇日來告某於是日服祭服以往奠帛獻爵三皆不跪惟讀告文則跪贊引皆本寺官生爲之其堂官惟侍班不陪祭祭畢請開庫縱觀焉中有 昊天上帝 皇地祇 太祖 太宗四神主地泥金字用墨絹裱各包其色黃竝藏朱匣中薦 天地蒼壁黃琮各一璧制圓其中空琮半面其色亦略黃又二璧薦 太祖 太宗者皆奠帛用用訖帛焚而璧常在又小匣三中藏 聖祖祭天之冠蓋冕旒類制略與今忠靜冠同又如公侯伯蟬冠者單其上祭器有爵有鍾有簋皆陶也某奉祭之頃心凜凜如 天威之臨於上既觀庫後又以得躬逢宗廟之美與朱奉常某者致私慶云

金陵遊記 城內

金陵形勢自前代暨 本朝其勝僧寺得之爲多予童穉諸生時卽嘗以應鄉試考選貢屢來此而未嘗得備觀後承乏南國子問一遊曾未十之二三屢歎之晚年起家留

始偕同志時時遊滿考當去則未遍者思所以遍已遊者思所嘗遊志不忘一一筆記之如左都城之內鷄鳴寺在鷄鳴山聞寶誌公自靈谷又遷葬於此寺有施食臺北岡下坑塹凡誅戮皆置之俗呼萬人坑者是也 聖祖建帝王廟皇帝王兩漢唐功臣廟 徐常等六都城隍蔣忠烈宋創業之君臣子文關武安羽下忠貞壹曹武惠彬劉忠肅仁瞻衛忠肅福壽北極真武祠山廣惠張公渤五顯靈順諸廟及國子監真以鎮壓其地而餘魂往往結爲黑氣傷人乃於山之顛奉祀普濟禪師迎取番僧有道者具三大石盂貯淨水菜飯作法以濟度自是妖氣始滅清涼寺在石城即石門頭城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三

內南唐李氏避暑處周王爲建文帝竄滇南先幽繫京邸後因靖難得釋遂修建此寺爲清涼報恩寺云鐵塔寺在朝天宮後崗上卽劉宋泰始中建名延祚寺者塔唐所造也今寺廢塔存永慶寺梁永慶公主建在鐵塔寺後瓦官寺由官得名如鹽官鐵官之類或又云掘地得瓦棺而名皆不可知也舊爲昇元閣其寺地半入魏國鳳臺之西園比丘覺恒者往伏牛山叅印空師受記回篤軒魏公知恒得少林鎗法延請禦倭恒言須仗佛力乃還復其地就故址更新寺今額魏公所自署而恒之徒悟逆者亦能傳恒衣鉢者也唱經樓在北門橋 仁孝皇后爲唱佛勸善而

建承恩驚峯興善永興四寺多中官香火太監王壇征鄧茂七有功以 宣廟所賜舊內之居第捨爲寺以起後人瞻思則承恩又非他寺比金陵寺在馬鞍山山在城內與吉祥寺相近正統中重建封崇寺在軋道橋南一名臥佛寺吉祥寺北接鳳臺嶺南直清涼山中官鄭和下西洋歸而請建之香火普緣寺故是神策門內祇闡寺爲江陰運軍保祈運道上洪開得便利而建朝天宮卽吳冶城地爲之吳嘗冶鑄於此故謂之冶城宋名祥符宮又名天慶觀元爲永壽宮今額則 聖祖所賜我百僚朝賀習儀之所也洞神宮在淮清橋西相傳陳江總宅蜀三神祠在焉靈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三

應觀在烏龍潭上蓋取潭龍有靈應而名獅子山在儀鳳門內以山形似北地盧龍故又名盧龍山山阿有道觀名盧龍觀 聖祖欲建閱江樓而不果者卽此山之顛也于惟鷄鳴據山爲寺後可瞰玄武湖前有憑虛閣可望見東西南三面萬餘家煙火而帝王功臣等廟在其高處觀象臺則在其尤高處太學生不携家來者往往投寺僧爲居停書聲朗朗可遠聞月夕雪天其佳色尤可翫誠都城第一勝境也清涼寺故有竹而多陰可消暑之地登山顛四望則都城官闕官廨民居遠而長江與江上諸山皆歷歷在目亦可稱江山一覽永慶修竹萬竿其僧房有幽致遊

士苦清曠者多寓此驚峯地在清溪秦淮間瓦官寺有三寶獅子國所貢玉像戴安道所繪佛像顧長康所畫維摩圖皆世之尤物其掘地而得石類菩薩像上鐫昇元閣三字則亦可以明此地當再興而僧人悟迎又能守其師覺恒者戒律而不忝皆可書也至於朝天宮有卞忠貞父子墓修廊九曲其東麓亭可覽眺留都景佳處靈應觀在烏龍潭上得潭之勝為多萬曆己丑仲春之暇日子與吳三峯春元同在盧龍觀午飯罷攬衣而登山顛望見長江之內為蘆洲蘆洲之內為城濠城堞亞於山凡數丈果建閣江樓於上高接雲表一覽無蔽誠亦大江守望之宏圖惜

姜鳳南文集

留都稿卷五

三

乎當時欲為而未果也諸勝處予既嘗遊恐去後人或忘故隨遊隨記如此

金陵遊記一 城外之東南

留都五大寺惟鷄鳴在城內城內寺觀有記矣城外遠且勝如牛首如棲霞亦別有記矣城外四大寺曰靈谷曰報恩曰天界曰能仁靈谷古為定林寺為開善精舍為寶公院為太平興國寺寶誌公實嘗寓此有靈異化去即葬其地塔曰寶公塔道場曰開善道場云報恩寺在聚寶門外即古長干寺宋改天禧塔即長干舍利塔也寺乃 文皇

靖難後欲報

聖祖

聖母恩與薦冥福而建能紹述終

成其志者 仁廟也天界寺舊在都城闕關中災於洪武之戊辰住持宗泐上 請得改建聚寶門外 賜額善世法門其料鏹亦多出 內帑而都綱道城者實繼泐募化以創造毘盧閣旃檀林焉能仁寺亦在聚寶門外乃劉宋以來古刹舊為南唐特進鍾山公李建勳祠堂寺田多公所捨 本朝似未甚表揚也此外高座寺在聚寶門外之梅岡西僧尸利寮多羅來自天竺據所居高座說法故寺因以名普德寶光永寧永興惠應普照安隱德恩地相去不甚遠而乃有此諸寺蓋五代時雲光禪師說法雨花處今名雨花臺者地廣袤又勝而偏可眾建僧寺故雨花臺

姜鳳南文集

留都稿卷五

三

四百五十五

傍近僧寺為獨多而寶林菴為魏國寧事人徐興所創建以報主公福庇者亦在焉寶光由雨花建刹其餘多中官香火也西天寺在報恩寺之後元時班的答 華言具生吉祥者 來自印度而精於慧學顯密兼備 聖祖賜號善世大禪師其示寂也收舍利藏之命名西天表其所自出焉此外碧峯寺即古瑞相院鐵索寺故基洪武中僧金碧峯建請而 賜今額今與天界寺相對永福寺在能仁寺之東觀音閣在靈谷寺西 孝陵之東南 文皇帝謁 陵見有祥雲擁護命肖大士像建茲閣靜海寺在儀鳳門外永樂間太監鄭和下西洋取佛牙舍利海外三十餘國皆

卒從 文廟既建天妃宮以荅靈貺 仁廟復建此寺以顯法門普惠寺在三山門外僧云唱經樓請而改賜今額我百僚迎送表箋更衣處也宮觀天妃宮已載太常祀典神樂觀在 天壇西太常官生諸道流供事一切陰禮者居之而玄真觀在洪武門外清源觀亦在聚寶門外之梅岡蔣廟爲蔣子文廟在鍾山後太平門外之東康樂公廟爲謝玄廟在城南杏花村北自今言之靈谷較他寺爲最幽勝其無梁殿八功德水琵琶街吳道子畫壁今存其二及五里松徑則尤幽之幽勝之勝也報恩寺欸制倣大內以塔勝天界寺規模亦廓大以半山亭勝能仁稍荒毀然亦寺之大者以多竹勝西天寺之幽觀音閣之雅靜海寺潮音閣之高聳內一山洞亦稱奇總之不及高座寺諸刹樓閣之映帶竹樹之交加又以梅岡之兩花臺而增勝是爲都城之外一大觀春月遊人所湊集近靈谷有梅花塢近兩花臺之西有桃花塢兩塢萬樹繽紛花時則芳馨爛熳特甚予與素宗伯顧司馬所嘗遊而神樂觀爲供奉祭祀之官署則醴泉亭尤稱勝若其道院之麟次而櫛比與天妃宮之宏麗並稱盛於都城外之東南尤不可不記并記之

金陵遊記一 城外之西北

予與吳三峯自廬龍觀登山頂望江洲城濠於城外循山而下儀鳳門山門卽爲天妃宮靜海寺天妃水神永樂間中官鄭和下西洋取佛牙舍利海外三十餘國皆率從文廟既建宮以荅靈貺 仁廟復建寺以顯法門宮太常領之正殿後有寢殿其所塑乃坐像非若泰山顛碧霞元君祠誤以寢爲臥而塑元君臥像於後殿爲寢殿也靜海香火亦鄭和所 請建此寺殿宇規制最宏敞而壯麗潮音閣幾與廬龍爭高城外江山諸勝可憑此以遠眺寺有危石下空洞構亭以相對亦一奇出寺門由街市經龍江關宣課司龍江水馬驛過此則皆沿江傍山東行有望江樓不及登而過又東行十餘里始達於新所開三台洞十餘里中間巖洞頗多每江湖入港處卽有橋高跨於其上往曾兩遊此洞皆江水滿時必泛舟始得達今水落故從輿直造洞所也洞爲李臨淮言恭徐鴻臚元春鍾給諫宇所開洞取三台蓋開洞人所自况或所自期亭名一蕭蓋又指達磨折筭渡江而言立石洞右鑿有達磨像記則鍾爲之自此而東上弘濟寺轉登觀音閣寺與閣並背山面江寺前爲石岸岸之上有女牆以便遊客凭覽閣下鑿石作基上交立九丹柱若棚棧而構小閣塑大士像名觀音閣焉閣舊有近年魏府人新之寺後之山卽石灰山

亦故名弘濟閣後山爲觀音山寺與閣蓋皆因山而名予
與三峯登覽訖返而就榻於寺東之方丈次早觀禪堂觀
慈聖聖母所頒降之藏經法衣又就視通禪理能詩一
僧名寧心者於臥榻間而出僧病不能起聞其有高行就
見之禪堂後傍山有石壁亦頗奇出寺門乃過燕子磯磯
上水滿時從橋過亦或從舟過今涸直從港底過與磯之
顛有俯江亭其前有漢壽亭侯廟于兩人肅謁而後入按
漢壽地名亭侯封爵名關武安於是時封漢壽爲亭侯猶
古所云邑侯鄉侯爾有以漢爲屬漢之漢壽亭爲侯封者
皆非也殿西向其右有伏觀亭可坐覽長江之勝殿右下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五

三七

萬曆三十九年

有水雲亭壁嵌天空海闊字湛甘泉筆也道士云三十年
前水衝磯磯爲水所沒自立開廟後水遂避去不復再上
磯蓋賴侯威靈使然然則弘濟觀音寺閣築基雖堅而並
逼江決東北風衝激岸岸得不崩非由佛力與觀音大士
之神力歟江山勝槩天意留我後人登臨當頽圯不頽圯
意鬼神呵護其間理容有之不足深訝也遊訖遂入觀音
門往崇化寺同尋訪梅花水寺僧迎吾兩人入山頗幽其
徑路頗迂曲寺後山壁如削石甃小方池以受泉水之灌
注汲於盆濯手焉且濯且吸則色清而味其殊可愛予問
梅花之故僧云舊有老梅生石間今萎不存矣三峯云惜

無好事者開道甃寶徑作曲水以流觴予曰姑記以待來
者如何兩人笑而出又尋寺名嘉善者嘉善與崇化相對
不一里遠初無甚奇午飯方丈後且出寺僧請觀殿後之
山石子忽追憶志云此寺故多奇石丞造之則見石方二
丈餘高約七八尺構亭於上三面皆可坐而其後亦有觀
音閣閣之後兩山相夾外寬而內隘石參錯其間亦奇特
上有盧橘一株冬夏常青問僧幕府所在僧言寺荒毀不
堪遊遂不往而與三峯別三峯由神策門入城去予惟幕
府山卽石灰山晉元帝渡江來王茂弘建幕府駐軍於此
後有寺並因此以得名聞山下有達磨洞渡江蒞梁武帝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五

三八

萬曆三十九年

石牀尚在雲三台洞不甚遠寺不堪遊然不可不記也予
遂三峯去後將由太平門入城路經玄武湖之陽又經佛
國寺寺亦中宜香火以嘗遊不及入而湖中五洲相望曰
舊曰新曰龍引曰蓮壽曰天語亭又有郭璞墓俗稱郭仙
墩者皆勝地以貯天下版籍爲禁地不得遊嘗亦秋曹長
貳時時往來湖上夏月蓮花盛開色香並可人前憶憲麟
陽趙公構亭署前將如 高皇製文許吾三法司以公事
之閑暇得眺賞觴咏於其間予來時公已去恨無主人相
招前年大水沒堤蓮遂絕種殊可慨因紀遊書俟後人種
蓮者與邀客賞蓮者

生首山遊記

茲山兩峯若闕東晉王茂弘丞相指語人爲天闕又兩峯對峙若牛角然故又名牛首山云山在城南安德鄉周迴四十七里高一百四十丈弘覺寺舊名佛窟寺梁天監中司空徐度建唐大曆年間建七級浮屠於山中劉夢得爲記宋太平興國時改崇教寺今寺乃阮常侍所重造其山門在峯之麓入門由石級而上者凡三後有百級磴名曰白雲梯最峻且陡先金剛殿後天王殿天王殿在白雲梯之上白龜池在殿後虎跑泉在白龜池右稍後爲故老云文殊講經龍女送水雙虎跑得之泉名虎跑即此殿後亦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五

由石級而上上爲大雄殿山之鎮也大雄殿前左爲觀世音右爲輪藏前有石欄銀杏樹在石欄下是元時物大雄殿後爲毘盧殿左右各翼以小殿曰伽藍祖師自是而後則寺之址盡矣其廬舍自山門中遺外左右各有路以便登陟左門在山麓下僧舍一區在寺外號文殊菴今荒廢上爲臥佛閣閣在天王殿左臥佛閣之左其前有房一區舊號東隱菴曲折而上各有僧廬住持僧能住所居最雅潔後爲退居方丈方丈之內有百代高僧像又稍左有齋堂衆僧會食於此其方丈則遊人宿處方丈東下有地湧泉遊其地者坐蟬中則仰瞻巖峯出戶外則俯聽流泉北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四

蓋山中一最勝處也曲折緣石洞入松篁中抵兜率殿殿之上上有舍身臺自此而下爲藏經殿殿在文殊洞之上後有舍利塔蓋文殊舍利所藏殿之右循石磴而上直至山椒鄉人趙姓者創造三茅君行祠今奉彌勒佛於中蓋道釋溷爭道不能勝釋故道紕而釋存稍右轉有僧廬曰巢松閣自此入長廊則又有僧廬二與辟支殿相近是僧洪普洪燈所居今其徒即後地爲層樓謂之千佛閣前虛後實得山之勝爲多自辟支洞三折至禪堂戶外正對象峯日中時見江水焉自禪堂出有祠堂堂所祀是創寺功德主僧云正德末武廟南巡曾駐蹕於此江彬扈從蓄異謀是夕山爲之吼三軍驚彬謀遂寢又謂山形不北向聖祖怒其如此曾決杖而改屬此未必然果有此則山固效忠本朝者上雖怒其山形外向而屬之宣州乃於叛亂之萌而有以逆折之形外向心未嘗不內向也惜乎說不經未敢遂信據以爲實然爲此山辨雪爾祠堂而下近山門處有王襄敏以旂祠蓋襄敏墓相近其家即爲祠以祀公於此兜率殿乃辟支佛修道之所東峯之陽所云舍身臺者即辟支成正果之所也臺下有殿殿傍僧寮一題爲憑虛閣面視無蔽文殊洞在兜率殿之右僅可容一二人後有屋今易爲重樓名文殊閣檻外大樹一株而洞

在西峯之前洞左修廊短楯戶外正對花巖大峯綿連蒼翠蓋又西峯最佳處辟支洞視文殊洞高廣皆過之洞前有殿殿內有石佛形製甚古小方塔當其前即辟支佛所藏身處也地湧泉在方丈內一名感應泉水從石坎中流出又有太虛泉在兜率巖石壁下佛眼水亦由石孔中出杖錫泉在東峯顛塔影在禪堂右傍門隙內側見供佛几紙帷上陰晴皆有之山頂有昭明太子飲馬池祖堂山即幽棲山唐貞觀初高僧懶融嘗禪定於此其後人尊融為祖故遂以祖堂名山山中有幽棲寺今亦名祖堂寺寺久廢後有僧自山東來堅坐不動人異之往往施以財寺賴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四十一 四百五十三林 此僧復興寺有前後樓又有川堂樓亦前虛後實懶融洞有石書佛字乃四祖信師點化融處也洞下右方亦有虎跑泉水至清經冬夏即久旱皆不竭初懶融以結夏而居東北一山隨所居有百鳥獻花之異故又名其所居巖為獻花巖其寺為花巖寺巖之北有歸雲亭又北有芙蓉閣閣於石間懸出閣後有亭六角名六觀亭其後又有聳翠亭焉此寺亦有懶融洞歸雲亭之右亦有三茅君行祠蓋沐國建寺不能奪此則釋又不能勝道矣予客白門三年間凡再遊而未詳山之委曲初同遊為袁裕春宗伯領觀海司馬黃鴻臚吳春元雲峯三峯再同遊為陸李兩司寇

五臺岷山方司徒采山王司馬鳳洲子皆為主人不能消滴入唇而強相酬勸無暇於觀山竝徬遽去迄今猶歎之今且以滿考當行不能不鍾情留戀也暇日輒獨往止金山人之丹王上舍言吉與俱稍待自恣其遊興因歷覽而徧詢歸而次第其勝槩自書之以授能住山巖氣脉本通故因牛首而并亦記及云

棲霞寺遊記

棲霞寺在攝山之陽攝山在上元縣治之東北由太平門經姚坊門至山頂計四十五里而遠山為鍾阜支脉高百三十丈有奇周四十里而廣以多產藥草可以攝生也故名攝山山形如蓋故又名織山云萬曆乙酉春予與袁裕春宗伯顧觀海司馬相約為茲山之遊由棲霞街東行數百步經石蓮池池淤石蓮者石鬱而成蓮花形今移在白乳泉池內達山門入飛來石佛殿又經天王殿殿前有銀杏二株高數尋徑丈許蓋前代舊物其傍有碑亭亭有唐高宗御製明徵君碑碑陰有棲霞二大字江總碑則宋時重翻刻而臥置天上其後為佛殿為鍾樓為伽藍殿又後為法堂中貯藏經若干函其左為禪堂累級以達方丈時黃雲峯鴻臚携榼為主人邀吳三峯春元與俱入山時日已曠主賓酬勸不覺遂張燈乃各就寢於方丈次早觀山山屹然中立迤邐而南者為中峯其左流泉滌滌者為中峯洞

澗出一泓流自石隙中色正白者爲白乳泉泉流分入池內由石蓮孔中瀆起爲品外泉寺僧皆取汲於此其又南爲紗帽峯爲紫盆峯爲千佛巖東爲白鹿泉舊傳山中水竭居民逐白鹿於此得泉故即以白鹿名泉構菴其上亦卽名白鹿泉菴菴前有池取孟氏觀水之義名觀水池其上爲天開巖又境巖巖僅通杖屨卽劉長卿詩嘗尋訪明徵君所云泉源通石徑風雲生斷壁處也徵君姓名明名僧紹劉宋太始中隱居此廿年餘與法度禪師講無量壽佛經因西巖石壁中夜放光現佛像將鑿巖爲像以奉佛未果也徵君身後其子臨沂令仲璋與度師經度巖下鑿龕琢石爲佛像高可四丈許左右刻觀音勢至像高三丈者分列於兩傍大同六年龕頂復放光文惠太子及諸王姬等衆依巖高下深廣就石爲像計千尊前所謂千佛巖卽此五級石塔乃隋文帝詔送舍利子而造其道引二佛各高丈許亦白石爲之又後爲古佛菴雙樹扶疎覆陰一圓室室中古銅佛高二尺許蓋山人掘地築基而得故亦卽以古佛名菴其南爲明月臺傍有默坐軒軒就巖半徑空而爲巖壁有達磨像甚古東爲白雲菴菴之上有試茶亭太虛亭又在試茶亭之上其又東則山之顛碧霞元君廟在焉不知何故有此今增佛與玄帝三茅真君三塑像

各爲門分奉祀試茶亭而上以在山高處又方有公事不及登而返殊歎之其後則司馬公下世宗伯公轉太宰乞休歸不果再遊矣今年李岷山司寇將考六年三品滿入都李未嘗遊少宗伯崇軒李公前此嘗一遊以典校竣事行儻邇中未盡其遊興予遊興始亦未爲暢遂乃與崇軒共爲主人邀岷山爲此遊連朝兩阻霽日仍邀遊則岷山辭有事不往矣岷山行後予兩人興未已乃相約補遊焉各不許携酒肴惟令僧人具齋飯飯罷先遊所嘗經佛殿則且改而新煥然矣又經紗帽峯崇軒乘輿登其上坐良久乃下旣下又一歷覽適至古佛菴菴將頽移佛在傍近佛菴內坐在本菴佛之左晚乃就榻於方丈次早先入般若堂從般若臺觀四十二章經刻其右一亭亭所覆爲真珠泉稍上爲新創建觀音菴菴後有多寶塔菴之左有施食臺蓋衆僧會食處又前左爲東林菴菴有新鑄銅佛一尊菴之右層厓起伏石磷砢狀如波瀾者爲疊浪巖巖其下有平阪數畝兩山相夾處舊傳棲霞觀故址昔本道觀後改爲寺也從此又扳挽而上天開巖路陡峻無石磴幾墜屢屢兩人竭筋力扶携而上由夾道中緣水而窮其勝登訖乃下入方丈午飯罷聞有遊客至遂出門去且就輿且轉觀乃知茲山實分三支中千佛巖左龍山右虎山虎洞可穴居

卽在虎山中要其大勢本奇勝尤所稱勝千古者則明徵君實能爲茲山增重也徵君屢辭辟召視人世榮名不屑就而惟與佛氏子度法師爲物外交至舍宅爲寺與之居兩人之名遂亦因茲山以不朽彼世間營營名利者殊有愧茲山去兩人霄壤矣袁太宰得遂其高於一去顧司馬嘗乞養又請告山居者十餘年二季公竝盛年能涉世並亦超然埃溘之表與茲山並可稱重將來不忝也予老矣九疏尚未遂歸休遊此山因四公追惟徵君之高皆不能無愧并記之書畀住持僧清栢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五

聖

一百〇許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十三

留部稿

墓誌銘目錄

郡文學重唐公墓誌銘

明故建安令白川荆君墓誌銘

誥封奉政大夫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水南荆公墓誌銘

銘

夏恭人墓誌銘

前中順大夫南太常少卿石城許公墓誌銘

封刑部司務蘭齋何公墓誌銘

封君琴山孫公墓誌銘

廣西布政司叅議蓋齋許公墓誌銘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目錄

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副使杞山鄭公暨元配田恭人合

墓誌銘

南京前府經歷紹陽馬君墓誌銘

長洲縣尉貞軒蕭君暨元配林氏合墓誌銘

封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少卿某號朱翁墓誌銘

戶部某省司主事雲洲荆君墓誌銘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十三

留部稿 誌銘

門人閻中張 文運

校 男士麟士昌姪士交同 校

郡文學重菴唐公墓誌銘

郡文學重菴唐公薨且若干年矣。一日其子魁徵手持公從子儀部君某所為狀來請銘墓。予惟荆川先生公伯兄子師也。予既舉於鄉。始師事先生以砥磨行業為事。而公先在門師門交誼數十年。思有所自效而未得。今得藉以表見其區區固于志何可辭。按狀公諱正之字應貞別號重菴。少以博士弟子就試。督學使嘗為諸生者第一人。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文

其人其舉子業有可以遇而竟不一遇。每從先生學為古文辭。欲有以傳而竟亦無傳也。於乎古人以生無所過於身死無所傳於後為不幸。天之生斯人也。而命若此。以非所能知為歎。且恨若荆國王公之於王深父。回是已。公無乃亦似之歟。深父年僅四十有三而公之壽適亦止於此。天不欲公壽考以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也。亦既與深父同然矣。深父得荆公為墓誌。賴以有傳於其身後。願予也何能為公重。又何能使公有傳。雖然公則自有可傳者。第予等交游間當為之稱述而表著之。爾蓋公之父為有懷翁。始知信陽。繼自留曹。出守永於國家。為循良吏於其鄉。

稱長者公為之子以能當翁意。稱能子則可謂是父是子。

兄惟先生先生由省元為良史。後起家為名中丞。文章道德高當代為一代大儒。公為之弟以能當先生意。稱能弟則又可謂難弟也。已以此傳於後。寧獨為佳子弟將不為蔚然聞人哉。狀稱公不自矜門閥。嘗恂恂輩行中。不一苟取於人。然其厚施而薄望。急人之患難。甚於身所自遭。王氏外母時有所私贈。因以遺公。公為託公卻不受。為之經紀其家事。母亡後十餘年。猶一日最後因先生歿里中。浮薄子忍相背負。欲有所中傷。有司者逞私臆。亦所甘心焉。公與二三子弟杜門屏居。凜凜懼以生平。不惟文網竟無可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二

留部稿卷六

指摘而解。乃事後公猶能容忍。不一睚眦其人。蓋得於父兄者。長厚之訓為多也。第居常誦往事。輒歎嗟。起循階除躊躇四顧。竟以此致疾。作不復起於乎古所謂憂能傷人。公亦豈忍之過。不能自遣也。竟身受其德。歟。元配王氏文肅公侯之孫。應天經府文炳女。繼娶孫氏。前後竝以產厄死。無所出子女各一人。俱側室范氏生子。即魁徵郡庠生。娶翰林學士華公察之女。女嫁毛某。都諫毛公憲曾孫也。孫男二人。長倣成。聘國子生吳君尚行女。次木聘女孫一人。字順天。經府吳君履謙子某。其先高郵人。封大理評事。伯誠始家武進。生五子。最少某。贈戶科給事中。某生戶科。

左給事中某某生某卽有懷翁翁生三子公其次伯兄某卽荆川先生也並元配任宦人生公生於正德庚辰七月十七日卒於嘉靖壬戌四月之十日塋于萬曆甲戌某月日墓在嚴塔村銘曰惟公之賢天靳其身不隨父兄之偕遇名則因父兄之偕傳嚴塔之丘水清土堅死不與父兄之偕塋塋則與父兄之偕安我爲公銘去塋期在十年之後公藏孔固考宅茲丘可千年之久公之子孫亦可繼公之父兄考何以擬之玉珮瓊玖於乎是公所以爲不朽

明故建安令白川荆君墓誌銘

美鳳南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三

四百五

知

萬曆甲申七月十八日建安令荆君以疾卒於官伯子嘉封扶觀自八閩來歸持君僚友吳旣寧所爲狀來白下請銘墓中之石予惟亡兒士庶嘗納聘君長女爲子婿予與君爲莫逆姻連休戚相關道義相規切卽同胞兄弟不能如庚辰年三月某日謁選天曹得今職其將之任也予送之毘陵舟中拜別首叩再且三祝之曰竹聽好音蓋遠大相期也旣而聞君能浮勵其志行上人者每稱君卓然不羣薦剡屢相借子聞之喜不寐謂君實負雋才以奇文試南宮屢不遇今喜官聲茂前路超補有待矣乃不意竟止此嗟嗟君之亡如玉毀蘭焚也于何忍銘君雖然君相知

無有逾于者則予又何忍不銘君乎君諱文燁字仲韜家白鶴溪之上自號白川其先世具子所作君考野莊公誌中茲不再述惟述所當述者野莊公娶馮氏生孟韜文炳叔韜文昭季韜文煥君出側室吳公之第二子也孟季立國子生叔嘉靖己未進士官戶部郎而君與叔同年生同時爲邑髦士有文譽壬子丁卯先後舉於鄉人稱野莊公義方教所致其一門子若孫竝玉立而山出人又稱公善慶所鍾云君之爲建安也狀言勤勤四載靈剔弊釐庭無舞文之吏野無逋租之民火葬俗革樛蒲風寢他如立保甲講鄉約築義塚禁女奴制籤以徵賦文田以平則種種有益於民者無不矢心志竭其力而爲而尤雅意興學堂出所著玉華樓稿示程式以課士買學田賑助貧生間嘗一鋤強梗至於撫摩善良生全疑獄則君仁心所素具也予聞君在任盜有越獄者出內子所携金銀飾懸賞購得之極爲兩臺所稱獎緣是與監司一君不相能至欲棄其官而去予疇昔舟中所云好音竹聽者非又虞君性嚴急不能容忍人恐不利於所往預祝之如此歟幸而事得解奏最銓部行且得贈典所冀致憾戶部君官不滿考封章不逮親存者且當遂所願於君旣身亡之後是則於君差可爲慰爾君娶周氏早亡繼將氏周氏生女一人卽掌許

美鳳南文集

留部稿卷六

四

四百五

知

字兒庶者今歸金壇府學生鄧伯羔蔣氏生子二人嘉封娶武進周約菴尚書襄敏公孫季履女懋封娶金壇大理卿虞玉璽公曾孫立道女兄弟並亦國子生側出女二人長歸金壇府學生虞師錫次許字同邑張司理鑒子欽吳孫男二人元錫載錫俱嘉封出元錫聘子兒戶部郎中士昌第三女蓋子與君每相訂續締姻好君既歿而始踐約言者也君卒距其生嘉靖乙酉正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二塋於某所其家自孟君早世三兄弟旬月間相繼亡非開門戶衰薄殆欲從其父兄者同於地下遊歟是宜爲銘銘曰君有堪大用之才牛刀竟止於割鷄君有取巍科之

集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五

四百一十

千秋

誥封奉政大夫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水南荆公墓

誌銘

封考功水南荆公萬曆乙酉十月廿一日卒某年月日將舉襄事先期公之子光祖光裕光祚光祉以大鴻臚方登王公狀來白門請銘墓中之石予惟光祖光裕光祚皆

父子門予子士麟與光祖之子本厚締兒女姻又與光裕之子本固締姻而未終公蓋子鄉長厚善人而予所親且敬也鴻臚公賢者與子同丙午舉締姻好同道而同心其言可信於所請諡皆不得而辭按狀公諱輅字子堅別號水南居士其家世爲我丹陽望族元末時有祥十公者自珥塘村壻皇塘遂徙居焉八傳而至曾祖某祖某父諱瓚號南莊母王氏鴻臚公姑也公生而鮮兄弟穉年卽代父執役於官典司官錢出入有招以非禮之遊者面發赤謝不爲是於年少時已能非禮勿動也母氏寢疾則焚香籲天願身代暨夫啣哀以致毀也且歲時祭而潛然涕毋不已也是生事死喪無不竭誠盡慎而南莊公之偶受誣被逮也挺身代爲辨而卒得白也是有事而能服其勞也公之孝其母若父如此也族人有乘囊媒藥公者陽若不之知善待其人又出財以佐其急而遂反仇爲好也是能以德報怨也族有同公里役稍乾沒其間法當永戍者公力爲營解得免既免其身不以及其子若孫其子孫迄今嚙感公而公絕口不道也是能有美而不居也皆公睦族之道寬身之仁如此也歲大祲邑令君委以設粥賑貧者公則盡心力而爲所全活甚衆也又承委告糴他所所得糴皆堅好而價又廉且平也是公心足以普濟才足以猝辦

集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六

四百一十

皆所謂好義而終事也人以好來而待之不疑也是能
逆詐不億不信如此也人出已上而未嘗有忌心也是能
虛已以下人而不伎不求如此也平居食粗衣惡日所享
多不過二簋爾服不更十餘年不易也蓋儉固公性然也
家世以農爲業履霜戴星身先僮奴而無弗勸相以從事
是襄陽龐公之高蹈所謂先之勞之而家政理也室無姬
媵老夫婦白頭矣猶相守而相歡是梁鴻孟光之爲伉儷
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也教子孫以學文修行而名成
行立者濟濟也教其從仕宦官者以清白愛民盡心盡職
而家聲方日以起也是公家教之善如此也爲封官貴矣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七 四百三

武

而不知其貴也實於鄉者凡八賢矣而不自以爲賢也子
克家身可逸而不自逸也我鄉里親鄰蓋無不稱公善人
公好善之心則老而不倦數十年猶然一日也槩公平生
未嘗從師友父未嘗課書史年深乃所爲種種與道合而
內無城府外亦無有崖岸也即素稱博習親師講學窮理
者不能過然則公非所謂得天之厚者歟公卒之年距其
生正德己巳正月有三月享年七十有八元配賀氏以子
貴封太宜人即所謂白頭相守者子四人長即光祖歲貢
生雲夢縣知縣次即光裕幸未進士南京吏部考功郎雲
南提學副使又次即光祚光祉竝國子生女四人長適某

次適某又次適某某孫男十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五人曾
孫女四人於乎盛矣盛矣是宜爲銘銘曰公厚且淳人今
行古公儉且勤茹淡攻苦一門世德萬石家風善積有餘
慶流無窮嘔千吉壤爲公新阡貞石中鐫我銘在焉石不
可泐銘可傳共相與久期千年

夏恭人墓誌銘

夏恭人者御史大夫虹川端公諱廷赦繼室而太學端生
鈞之母也今年冬端生將舉恭人襄事以其姻家子奉議
王君狀來請銘墓中之石予惟端氏爲姑孰大姓大夫予
同鄉先輩賢者而端生則予祭酒南雍時門人也今世人
多不念國學師生恩義予罷官家居問可羅雀矣而生與
一二同志時來山中慰存我於寂寞之鄉予既心感生又
長兒麟以予聲通謁謝龍澄源郡倅雲圭生家又感生因
念我推及麟於通家誼不獨而辭按狀恭人父諱傑稱家
里中三世祖某舉進士一孝宗朝以直諫顯官方伯其家
亦姑孰大姓也大夫喪元配錢氏訪聞恭人之賢委禽焉
蓋恭人年二十一而歸大夫大夫時已進士矣而先世清
白相傳家則未爲饒裕也屬歲大祲食指衆其尊章唐太
恭人以爲憂恭人於是勤慰藉脫簪珥佐家用之急且奉
姑於晨昏甚習而謹太恭人心安之無何大夫授官令高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八 四百四

武

安恭人從之高安則時時進素絲之什焉大夫時亦自歲
微卒以庶能稱課最召入御史臺去高安之日行李蕭然
則又自喜曰今而後庶不愧吾德耀也比大夫在臺行人
薛侃者言事觸忌諱遽鞠於 朝堂一二大臣欲根究主
名以迎合柄臣意大夫疏抵之 上震怒久未旨下欲繼
以死爭而虞母氏於身後恭人實又從吏之勉以人臣之
義不二心太恭人在堂就養服勤吾事也於是大夫忘其
家又忘其身既再上竟得回 天怒人以此直大夫然大
夫亦竟以此遺忌而外補知大名幾二年而轉陝西苑馬
少卿逆知人不我容也遂告致仕未幾用薦起補遼東之
僕寺時則太恭人以遼東遠不之從恭人亦不之從身代
大夫色養於家又身代太恭人綜理其家政既而大夫由
遼東僕少轉河南按察使之副備兵於信陽又轉湖廣恭
藩召入爲順天府丞陟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晉左副協理
院事未之任而聞太恭人訃奔喪歸其既服闋也起而再
巡撫河南入爲戶部左右侍郎晉南院之右都公忠直亮
聲名滿天下常自言吾無家念得三十年專心力於在官
則恭人內助之力居多焉狀又稱恭人能訓教諸子自其
爲兒時卽不令刺肥衣綺也長銖令承寧有能名次銖府
學生又次銖與鈞皆太學生其一門諸昆竝敦悅詩書彬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九

留部稿卷六

彬文雅稱姑執故家賢子弟亦得於母氏之教爲最多大
夫歿而家政屬諸子婦也間坐諸婦諸女語以見聞臧否
及事後所當成敗種種有微驗卽丈夫猶難之且也已貴
而儉日食不過二簋衣不數綌不再更遇所當施予意豁
如太恭人之族若某某端之族若某某脫有請無不應以
故人人服其勤且儉又多其積而能散急人之急亦猶然
大夫所難能也一日者省先墓傷伯氏之早亡感而成疾
疾且篤諸子婦環泣其兩傍請遺言則曰吾還造化矣母
慟而亂我目已瞑而念及於洛兒復小開洛兒者某之子
邑庠生也至則握其手曰勉爲之吾還造化矣遂絕於手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十 留部稿卷六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十

留部稿卷六

爲賢母爲壽母孫曾之盛里閭中罕有如之者皆其壽慶之徵也是空爲銘銘曰夫以上卿不爲不長嗣以多賢不爲不昌 榮封再膺不爲不長壽幾九齡不爲不長 勅賜葬地金山之原維婦從夫同此焉撰銘詞在幽敢云不刊貞石之鐫庶其幾千年

前中順大夫南太常少卿石城許公墓誌銘

萬曆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前南太常少卿石城許公卒今年某月日公之子恒吉元吉將啓公元配陳宜人壙合受焉先期以少司成幼峰余公狀請墓中誌銘於予予家先從父鎮叨與公兒昌叨與公之孫天叙兩世竝同鄉舉

某庵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上

四庫全書

予實先承乏國子及今任皆在南甯造請聞公緒論爲多又嘗忝南奉常之後於公寔又爲後先僚案之交誌銘空予爲不可辭按狀公諱穀字仲貽石城其號也先世閩之候官人洪武二十一年徙富戶實京師遂占籍上元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號攝泉居士稱能詩娶汪氏繼娶強氏公強氏出也生而有貴徵六歲時即能隨居士執大父喪禮如成人年十九以儒士應壬午鄉試爲京兆冠公某學使蕭公某所知次科爲嘉靖乙酉京兆王公某學使盧公某竝首取應試舉於鄉即予先從父同舉之年也明年丙戌下第卒業南雍時尚書顧公璘以古文名公從之游得

其文之法侍郎呂公柟講伊洛之學於留曹公又從之游得其學之宗旨既而又取友於遠近同里則善金子大車陳子鳳同年則善朱子表陸子燦王子穀祥皇甫子汾眉子應垓資衆長以進學而爲文學日博文亦日工乙未上春官旅次占夢蓋又兩有異徵焉比奏名果爲南宮第一人 廷試二甲第幾授官得戶部某司主事管通倉居三月改禮部丙申七月聞居士訃奔還守制於家已亥服闋補吏部之考功蓋吏部李君開先者先嘗奇公之文相知慕至是李適主選力薦公故又有此改然公聲望空然不爲異惟 大慶覃恩公以憂不與至是旣而得 請贈居

某庵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上

四庫全書

士官如公官母強氏封太安人室人陳封安人此則數可稱異也歷司封文選正郎分考甲辰會試任滿陞南太常卿之少大察坐不及調外任乙巳秋補兩浙鹽運司運副丁未轉江西提學僉事已酉陞南尚寶卿辛亥又以大察被論而致仕從來會元多踴甲公獨不得踴甲館選之年無不中秘者是科中秘選廣收才公又獨不中秘也時則大宗伯夏公言獨爲公不能平任通倉盡心於倉務則大司徒梁公材深器之在司封清理吏胥條格次序秩然權勢不能奪在文選請考選行取者不循襲俗例務反前任人所舉且不致計吏叢至而有蜚語也又爲堂翁某所稱

善同考會試其所取皆海內知名士居銓曹凡六年不一
日一事有踰越守制家居呂公枬稱公真能三年愛掌薦
公可宮僚而不果由運副轉江西學使也蓋太宰聞公淵
能知公其督視學政於江西則廣勵博士弟子力行孝悌
不喜空談性命以博名高而校文察行之公嚴人不敢干
以私爲奸弊乃其於名臣後裔則又未嘗不鍾情廣詢而
優錄也以此見公公而能有厚道時南昌熊尚書浹吉安
羅贊善洪先撫州章憲副衣並稱公能得體而直指使汚
陽胡君彥尤特推重公公之得轉南尚寶與前此之轉奉
常於南竝以得奉母歡周遊其家園自慶幸不謂被人指
摘乃至此於乎以公文學行義卓然稱名魁陟大僚而
於仕途竟齟齬不究其所施且如宗伯夏司徒梁大宰聞
若熊少宰呂贊善羅憲副章皆一代高賢交口稱揚公竟
不能致公於通顯彼如御史某給諫某與夫儕輩中嫉忌
而諧公某某者乃構煽能沮公之進又所指在抄書而多
載爲篋中藏在焉延客以咨訪人才爲門闢不局目攝以
苞苴之無禁一如太安人之所預料而預防此豈非人間
世公論一大舛歟公桂冠來歸杜門謝事者三十有餘年
如一日時引親朋相契厚嚴居而川觀時奉太安人徜徉
臺榭間率子姪稱觴上壽時又或者述吟哦自娛中閒惟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七

四百五十二

太安人捐養三年憂與喪居士同餘竝游開安適也而坐
享太平無事之盛於三十餘年間其且全而歸不一以身
後爲託惟伏枕自爲傳口授天叙札記之三日而就就之
日以酉時整衣冠而終於平公誠無所慕於世而有以自
樂身外榮名真視若敝屣矣卒之年距其生弘治某年月
日得壽八十有三陳安人以次子元吉貴加封宜人子男
二人長卽恒吉授上林苑監錄事娶別駕徐某女次卽元
吉南京光祿寺署正娶參軍江某女封安人孫男三人長
卽天叙已卯舉人娶太保王公某孫女天慶國子生娶少
府俞某女天貴娶考功郎鄭某女弱冠卒孫女六人長適
何侍御孫世輔次適朱錦衣孫鶴鳴次適路都閫子逢吉
朱路俱指揮次適余司成子震鳴次適楊隱君子遇春次
適金壇王堯封戶部主事曾孫男二人延祿延禕曾孫女
三人所與議婚姻者亦皆白下名門也祖塋在安德門外
王家山今與陳宜人合而祔塋焉卽其地所著有省中稿
及武林外臺二臺歸田諸稿已刻行他文集未刻者若干
卷藏於家 銘曰才不館儲名則揚位不犬顯道則光子
孫不多後則昌任官不義壽則長王家山隴靜蒼蒼山前
江水流湯湯公今於此乎歸藏山靈呵護安而藏更有不
朽在人世百年身後留文章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十四

四百五十三

封刑部司務閣齋何公墓誌銘

嘉靖末年予爲納言知誥也御史大夫海君瑞以計部郎上書極諫 肅皇帝事玄修而不臨朝忤 上意逮繫刑部獄有同官何君以尚者抗疏論救海 詔下錦衣獄獄之百予嘗見而心憐兩君 穆宗朝兩君並起家陟卿寺何以疏論新鄭相專權外補尋貶謫越若干年予亦久罷居田間起家留曹而何起南計部每過從道及往事輒拊心一日者何袖所自爲乃公閣齋封君狀請補爲墓中銘予覽而輒又喟然歎蓋知兩君並爲廣東西奇傑士並鍾天地間間氣生而不知何君之忠直其得於家庭父子間

墓廬附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主 四言

漸磨造就居多也按狀公名世錦字伯綱別號閣齋世家梧州府鬱林州興業縣之東山村其先有仕者家乘遭兵火不存遠莫考惟六世祖萬二公以下始可得而知萬二生景九景九生江亮江亮生應珠應珠生子二曰瑄曰瓊瓊即公之父瓊生子三公其仲也生而有異徵蓋粵南從來無雪公生之日大雪者乃竟夕人以此爲公降生之祥幼岐嶷孩提時卽食粟能讓稍長而執經荷鋤隨乃父有事於農圃能服勤斯夕能盡定省禮學於從兄心齋貢士得聞先達吳東湖湛甘泉道德性命之指歸年十九爲邑諸生每就試能取高等其信義能化鄉人爲盜者能改新

苗會爲禮會能變開喪焚屍諸薄俗爲善俗其爲諸生時已種種能若此歲辛丑旣領歲薦也能卻例外之公餽見德於其鄉人卒業南國子能受知少司成南渠呂公能贖回族人者所需女嫁良家子今得所能教子爲文儒歲壬子計部君及弟以執相繼舉於鄉以悅以就並補邑庠廩生也又能教以爲子爲臣之大節本州鬱林產細葛始貢獻恐貽地方害累能倡義定價直以甦民困邑南波瀾村有江頗深濶大水瀰漫人多不便於行公又能倡義買田幫路邑中溪又有病涉者公架木爲橋通往來人又多德公邑羣少習賭博又能白當道行鄉約遵 聖祖教民六事自著鄉約斷義一書頒布舉行以一洗樛繆陋風此公領歲薦以後事也謁選天曹僅得南雄照府不嫌官之早能勉修其職業郡當梅關孔道經商者多道死能捐金掩瘞其遺骸暑始興能以誠信感孚刁訟人訟爲息能興革諸利弊便清化巡兵之顧募令至代還堅以母老乞終養再且三乃得請請而歸送母氏終天也哀而又能有禮能不染於俗絕不肯作佛事不設酒待賓客一準文公家禮行後遇兩等人忌辰並絕素不宴樂兒孫有欲稱觴者並不許或固請輒峻拒此計部抗疏救海也 上怒罪且巨測公聞報獨喜謂天佑忠良吾子決不死卽死亦得死所

墓廬附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主 四言

矣丁卯歲荒又能出贏金賑饑者存活若干人以執當償計例有續食費相貽贈公令卻還官以助賑存活計又若干人計部君奉 肅皇遺詔赦出獄改補官刑曹而以新君登極覃恩得貤封無何遷光祿丞遣祭靖藩以便道齋 封敕還爲公壽也時公尚強健方議建陸族恤隣二倉以調族賻隣未就也忽患病病且劇猶堅卻醫諸兒孫固請延醫醫主強進藥竟不起易簀時語了了蓋以正終云時則嘉靖丁卯十一月二十八日也距其生弘治甲子二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四公爲人積德累行若性之於天生平無一愧心事尤多格言教子孫可以爲世訓手書妻風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十七 四言五文訓詞揭於壁有曰非禮毋爲非義毋行因子將入仕訓之曰當作朝廷官勿作私家官當作百姓官勿作子孫官卻兒孫舉觴之拜則又曰兒輩但知爾父今日之生不知我母昔日之苦聞計部君杖 闕下則喜而賦詩有丹衷果昭日月淚雨不洒乾坤之句臨終慰止兒孫悲泣則又曰死而得侍二親當爲我喜死後賢子孫在即死亦似長生也公之善行嘉言其著聞每若此一時相遇諸公亦多有褒詞褒公者學使注考則曰居喪不離苦次守禮不履公庭直指使行獎則曰義方立教二子早掇巍科鄉約中明閭邑知懲薄俗有允令致仕而曰恭據申詞悉由肝膈因

非畏禍機而幸脫亦非因祿仕以沽名獎而偏於其門有以篤孝稱者有以孝廉稱者蓋公孝行真篤嘗以父病而不欲赴試母病而不欲赴選又嘗祝天願減己年以益母壽又嘗謂一日養三公真不以易也凡皆其孝親之實久已感孚于上下間矣是以 封敕之詞有曰積善在躬迪厥子立教以孝作之忠蓋皆道其實非虛語也元配梁氏男四人以尚以執以悅以就皆其出以尚娶希氏生曰侗恩貢曰仍殤曰偏邑庠生以執娶莫氏生曰儼曰便曰休曰儻曰儼曰倩曰倣便倩外皆邑庠生倩亦殤以悅娶黎氏生曰份曰佚曰攸曰偁以就娶譚氏生曰傍曰偁曰俟份傍亦庠生繼娶吳氏以行未聘而早歿折女二人一適國子生陳良策子大有一適廬順之女孫七人男曾孫五人幼科幼繩幼程幼緇幼紳女曾孫五人所娶嫁所許聘多名族於乎公一人而子孫男女共計四十一人多而且賢皆公善慶之所積其可謂難矣公身後 朝廷特旌其門曰孝行之門督學使不待行勘而卽推舉鄉賢崇祀皆公至行之所感孚於乎其尤可謂難矣是宜銘 銘曰惟公之孝可移於忠長君似之寒寒匪躬抗疏批鱗爲直海公庶其回天寧死與同惟公之孝百順所叢至性升聞微於 九重顯揚門閭俎豆贊官以垂家則以勵世風伉儷

後先同歸乎此已若干年誌銘方始有壽者阡隆然而起
子子孫孫瞻望未已從茲幾千秋永爲公後人之站此

封君琴山孫公墓誌銘

萬曆戊子某月日侍御鶴峰孫君鳴治自爲狀持詣予言
曰 壽府典膳 勅贈惠州府推官文林郎琴山先生先
考也捐養若干年塋亦若干年矣墓中尚未有誌銘某等
不能祿養於身前今又未有以表揚之於身後不孝且獲
戾幽明矣敢徵惠年家謹具狀以請予惟侍御從兄鳴世
寶癸丑同年也實於孫氏寔有通家世好今侍御君又方
奉 上命視屯政於我江之南儼然臨我以持斧籠靈既
來請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赴字志文別號琴山其先
江右人遠祖諱興宗某年間避兵安六始徙居京山縣羊
亭村京山之有孫氏蓋自興宗始也興宗生芳芳生貢士
靳靳生麟麟生衡衡成化乙酉鄉薦令萬安衡生良弼應
正德丙子歲薦令蒙城良弼生丈夫子六人長越以子鳴
世貴封兵部主事次庠生超四武義丞越五庠生超六典
儀越其三卽文林公也公生有異質穎悟超絕人蒙城公
卒業南雍掣以遊學於白門學有進年十五而應考儒士
既駁駁優列矣以代父理家政廢業焉而例授 王官然
非其志後當赴部外補也公雅志不欲出日惟以教子爲

琴風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九 四百三十三

列在

事亦日惟以山水之幽勝爲樂初甚艱於得嗣每爲愛中

年始生侍御君及司理教甚憐愛亦甚嚴峻課督之晚得
鳴墳鳴虞相繼爲諸生忝忝起猶然憐愛其課督亦猶然
嚴峻也歲庚午侍御司理兩君並得舉列名鄉書公遂絕
意於仕進結栢亭於池時呼僕撝舟取魚自適又構亭於
松山之陰鄉士夫爲來鶴亭扁以贈又自爲扁扁一曰樂
志亭一曰棲鳳窩蓋識已所嘗游息且諸子所嘗肄業也
兼以寓期望之意云辛未春邑令君暨庠中師弟子請爲
鄉飲賓詞曰以耄耄之年高山林之致允孚月旦之評堪
應者英之選蓋異數也公亦雅志不屑往是年某月日忽
無疾而卒卒之日諸子繞榻乞遺言第二云吾屈於生猶可
伸於死惟汝等毋自怠語畢尋俛首垂鼻液至於膝爲截
之怡然而逝議者謂公素習養生家言今若此豈仙去所
謂伸於死者卽此歟公性至孝蒙城公未仕時嘗因權貴
交構連致繫委身供奉得保全無虞兩從父宦遊佐政有
聲暨其謝事而歸也則每嘗探所欲曲盡色養禮所積甚
涼父所自膳甚厚卽諭止弗止也庶母吳年老而癯居體
父意能孝養終其身不衰祖塋一在羊亭村密植青楊爲
水災捍蔽一在七寶村築垣爲厲禁手植松栢於其中千
百年丘隴竝賴公得安存至於事兄能恭待弟能友教諸

琴風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二

四百三十三

列在

從子如進士鳴世鄉進士鳴時歲貢生鳴環鳴陽庠生鳴珂鳴珮鳴金鳴鼎鳴漢鳴謙鳴和鳴喬鳴廷一門俊髦亦竝賴公以成立待妻侍若嚴賓御減獲動耕織明賞勸人入能得其懽心處鄉黨能以直道相感孚至於族弟趙蕩析其貲產而鬻女於市人公捐金贖還之擇士人爲配偶安福生劉應霖薄遊京山公念其父莫逆爲出數十金周旋遊泮無愆意皆人所難能卽應霖以異籍終被阻乃公意則殊殷殷厚矣初娶胡氏無子而蚤卒繼娶周生二子爲長爲次卽侍御君鳴治司理君鳴教也側室曰殷曰黃曰王殷生鳴朝湯黃生鳴塤王生鳴虞又一幼者爲鳴雷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主 四百三十三

鳴治娶楊氏繼吳氏鳴教娶郭氏繼陳氏鳴塤娶趙氏鳴虞娶祝氏鳴雷聘祝氏女四人長適庠生夏端蚤卒次適王廷謀又次適謝懋名俱治教同母生又次許聘廖之英虞雷同母生也孫男五人調謚謚評誠孫女四人於乎公實有盛德初艱嗣而卒乃子孫繁衍後來者未艾也皆德之致是其可以銘矣 銘曰惟公不屑卑就惟事義方榮名厭薄山水徜徉司理奏最既錫 封章侍御繼之又應顯揚於乎如公者於教子則海被乎龍光於養生又有合乎轉蜷分水之陽終焉永藏豈非雖埋不沒雖死而若不忘者歟

廣西布政司叅議蓋齋許公墓誌銘

廣西布政司叅議蓋齋許公既卒之明年某月日將塋于黔塘山之原公之孫鄉貢士堯咨持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閻君士選狀來請銘予惟公與先從兄茂州守符同嘉靖辛卯鄉舉堯咨與予兄士昌同萬曆己卯鄉舉兩忝奕世之交閻君又昌鄉會兩榜同年言可信於其請義不得而辭按狀公諱彥忠字汝敬蓋齋其別號也公之先世居句容之南城自大理公而後數傳至海一海一生鎮二鎮二生東山卽公之父以公貴贈戶部江西司主事元配朱封太安人生子五公其長子也邑有侍御君司馬氏以待對公車談藝里中公時年十五及其門受易焉明年補邑弟子員辛卯舉應天鄉試值計春官不第歸卽卒業於南雍戊戌丁外艱甲辰成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官逾四年徵入補戶部江西司主事陞員外郎河南按察僉事某年大察坐不及降授浙江布政司理問丁內艱服闋補江西尋陞湖州府同知無何陞江西按察僉事居二載陞廣西叅議公以疾乞罷再疏乃得請云公爲童子時已不凡有大志年十三戶部公命之賈不屑也從司馬氏盡究易學宗旨大見稱賞於師門既爲邑諸生卽蔚然有文譽試輒高等集齋丘侍御以名公秉我文鐸素慎許可公試又高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主 四百三十三

等蒙稱賞既舉於鄉上春官下第歸而卒業南國子也師
相李文定公及閻姓名某者與之俱及湛甘泉歐南野兩
先生之門得聞性命之學又竝爲兩先生所稱賞後又屢
上春官不第也公志愈堅文亦日愈進逾若干年得舉進
士於甲辰其初司理荊州也奉直指檄代爲察郡縣諸奸
至武昌廉得守楊某者那移弊不顯發僅僅坐罪左右公
自謂能從寬然此守則心憾公矣後以治行就徵望應臺
省所嘗心憾公守某者爲飛語暗中傷僅得部後以能於
部受知太宰古冲李治齋萬兩公李且改公遷郎以廣陵
宗某賄奪之故不果萬又欲改公御史以分空相之子嘗
有所私囑不之允從中力阻事又寢不行公皆不一在意
也而日惟勉修其職業在戶部凡五載監牧馬草場總司
權河西務並著能聲最後督視臨通兩倉兩倉者係軍儲
而縣衛官不相能允每愆期夏秋河泛溢船苦漂流公私
交受困難其處公議上大司農務令征者輸者並不後時
愆期也又請寬逋賦定腳直以蘇民力而以如期允責有
司部堂是其議著爲令公譽望於是隆隆起中州師尚詔
兵亂後廷議推公擢公僉按察之憲備兵於駐陳公至則
主拊循無擄急惟潛定方略密捕大盜王金趙寅焦業者
下之吏訊得情正法於是其下凜凜駐陳賴以寧公方功

姜鳳南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三十一 四百五十三

立而名就不謂守某者仍造飛語乘大察中公坐是以哀
旨降補理問於浙藩時公念母心方切爲守封疆故不得
歸接邸報卽詣浙具情事白兩臺得請奉差歸日侍母側
不離不逾月則母氏太安人朱捐養矣服闋補江西尋轉
倅湖也公不爲遷人體貌佐其長定賦清徭日躬親吏事
冤獄多所平反比湖州治狀上適江右岑岡亂作廷議謂
公曩定中州有功復公僉事故官奉 敕分守湖東其分
守湖東也則議寢調兵建昌謂建兵護益藩不可動動則
趨利而裏糧於所過必無幸於是建兵得不調寇卒擒地
方亦卒無事建人德公繪像建祠祀焉既參議廣西也時
徐文貞李文定兩公同在政府文定夙與公安善文貞亦
雅知公方大用公公皆以疾乞休不可則疏再上請益堅
允得請致仕去蓋公知足而知止自以去爲宜如此也公
性孝友初偕計還及彭城聞戶部封公訃則徒走奔歸晝
夜哀號柩左不欲生既而喪母也哀且毀亦如是祖所遺
貲產盡義讓諸昆季時分俸撫弟彥芳及其子允思厚既
謝事歸休也非公事不輕入邑庭鄉飲招辭不赴會 軍
二詔進階有司製扁表間亦謙讓不遑也家居日課子姓
二業日過從里塾子舉行誼相勸勉老猶日親書史節欲
謹身於養生家言皆有合人謂公可以長生不老也乃於

姜鳳南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三十一 四百五十三

歲丁亥十月之望日竟無疾而逝非古所謂考終者歟距
其生正德丙寅九月廿一日得壽八十有二元配喬安人
先公卒繼孫安人于男二懋教儒官懋賢邑諸生俱先公
卒懋教娶夏氏生堯臣邑諸生娶經氏次即堯咨娶王氏
女二一適王世熙一適武尚凱俱國子生懋賢娶王氏繼
顧氏孫男三自新自強自勉俱堯咨出孫女二堯臣堯咨
各一焉所與議婚姻者竝名族子憶叨選中秘時公與十
洲沈司成文定李相國在京師念子年家子謬承齒及嗣
後以學使轉南奉常過廣信則會公於廣信以司成罷開
家居後先拜張居嶽宋陽山胡雅齋三中丞於句曲先後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四十五元
會公句曲既而起家留曹又相過從領公道義語種種且
因句曲士風之淳厚知得之公所漸被爲多也又時時心
仰公方異乞休之日猶得趨造公領公道義語於其里第
不謂子歸未得請公竟有此也是不能無感慨於心故諾
而爲之銘 銘曰惟公曾兩司歷三省所施未爲不克躋
八袞逾二齡享年未爲不壽清白詒謀詩禮昌後化俗淳
麗還風朴茂黔塘之原山環水秀銘以壘公石堅土厚吾
所稱公之有身竝名千年久於平茲公所以爲不朽
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副使杞山鄭公暨元配田恭人
合葬墓誌銘

杞山鄭公萬曆某年月日卒越幾年某月日公之子府學
生子壽以溫州守洪竹衛君狀來請銘先是公嘗守永天
衛初筮仕應城也應城去承天密邇聞公治行最爲詳衛
後官京朝請告家居因父老言又聞公兵巡使專轄夔治
行最爲尤詳其狀公蓋自謂能得公之真故于壽持以速
來請惟公于癸丑同年進士衛又于西川舉使時所首取
兩皆可信故於于壽之請不復辭按狀公諱文茂字實夫
別號杞山鄭氏先世淮安人宋紹興中進士名桂者令縉
雲卒於官縉人感其有惠政祠事之子孫因家焉九傳而
至孝子瀛瀛生枸鄭遷邑東郭以居也自枸始枸生承事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五十六元
即綬綬生銀銀生脩銀脩父子夫婦其隱德閭閻揀竝載郡
邑志脩生叙卽公考以公貴贈承德郎刑部雲南司主事
元配李氏贈安人安人夢日入懷而生公公爲兒時已不
九年十二居李安人喪老成人無以過十三而力於學其
書屋有產芝之祥十七而以能文受知督學使文谷孔公
補郡弟子員繼又受知古和雷公方山薛公蓋公嘗究心
瀛洛之學爲文能根極理要雷公取公於篇帙之不完薛
公評公文能得道學正脉二公皆法眼能知公竝亦能重
公如此二十壬子舉於鄉明年癸丑聯第舉進士觀吏
部政于某亦適觀政於吏部見公能直已守道時則已知

公非尋常人矣承德公以公迎養京邸一嘗至京邸又明
半歸而卒於途於是公丁外艱去時則祖某者尚在堂公
初聞訃奔喪也徹宵晝號不輟且號且奔沿途拜兩膝爲
之穿比抵家每撫棺一慟卽嘔血臥苦塊不能興祖惻然
爲公心傷強起公公於是不得已始強起治喪事然猶廬
於墓而哀蓋三年一日也旣服闋念祖老無行意祖再且
三強之行乃始行就選於天曹得刑部雲南司主事公爲
刑部主事三尺法奉惟謹法司調問其故事若治詔獄然
抱成案一無所可否公則不爲拘悉聰明致忠愛理冤抑
咸得情大司寇鄭端簡公每稱公能盡心於折獄疏其事
奏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二十七 四庫全書 元

風示兩都司刑者死平令某以犯奸賊逮理於法司分左
相之子受其賕兩及公門求解公竟論令如法相高大不
悅而端簡公頗獨喜祖計來聞也哭之哀謀請告歸治喪
足適傷於竭不能行端簡公聞而固留公公乃移疾不視
事喪祖期年一如喪父於三年江南恤刑舊無主事受任
例公獨以主事往蓋亦端簡公知重公故用公出特簡云
公恤刑我江南窮日夜覽獄詞所平反自城旦上至於殊
死萬餘人豪右莫能撓有司者亦莫敢有辨執江南人至
以鐵面稱公謂公面冷硬難干也事竣還朝陞員外郎郎
中尋又陞承天府知府承天之鍾祥爲 肅皇帝湯沐邑

顯陵在焉守備中貴頗恣睢而綰留閫者有與援兩人深
相結比而爲奸卽臺使莫能制公獨抗之以方嚴不爲屈
至軫恤民疾苦則孜孜汲汲無不竭心力而爲漢江在郢
荆之間公議堤汚捍郢患而江陵相謂公且壅水以病已
卽借 陵寢水口要脅公令罷役公不爲罷也堤卒成郢
民卒免於水患所屬州刺縣令某某者驕縱而不法公廉
得其狀州受飭縣被黜民亦卒賴公以安堵他如平徭差
輕歲派抹荒掩飾善政蓋種種校庠士躬親課督士氣奮
而倍若翰編某省解某儀部大行某某皆出公之門一時
文學蓋賴公又稱盛彬彬焉民方衽席咸公乃恣睢者有
與援者心嚙公則爲日久矣乙丑大計公列卓異高等比
還郡向所心嚙公者喉衛士以訕覓儲譚於庭其一人坐
此論劾公下直指勘治無跡乃已公於是亦上疏請終養
繼母朱時則首揆華亭徐公太宰常熟嚴公竝以公嘗力
抗權要人雅相敬故所請不得允居無何擢四川按察使
之副分巡重慶兼撫治蓋又自公始也夔居全蜀咽吮地
廣而民朴施夷亂後瘡痍猶未起長吏者以遠監司不及
察稍稍縱公巡行所屬時一周問民疾苦察有司奸良一
一調劑振刷之令有何某者不恤民而善事上官卽中丞
所欲庇公竟坐下考論罷去縣佐某者私里甲供教職某

者操販夫權竝逐之於是貪吏多望風解印綬而豪橫猾胥亦惴惴不敢如前時恣肆矣漢中何勉弄兵其黨侯胡子闖入我境內公計擒侯而檄湖省協剿何誠何從子禮兒等何於是始就撫蓋公在事兩年所則以東道不復拾遺獲父老言自設兵巡以來未有如公者公方欲移道治於開州減鹽課於雲安裁冗員於太平議垂上竟聞朱太安人訃憂去矣去後之日行李蕭然杖而泣送者塞於途古稱琴鶴自隨殆亦無能過公也公歸服再闕以嘗與分宜江陵兩權相意相左自度不能俯仰人不甘受齟齬於權門二十年堅臥而不出薦者勸駕者再且三竝不應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无

一百五十三

劉仁

竟卒於家距其生某年月日得壽僅六十而已於乎以公之才不大用固公甘恬退所自致然以公之德不獲享上壽於天此則豈非命歟予平生不喜為人記生祠志去思以見任立碑爲違制諛諛之風不可長故拒此請甚峻乃公治行最其生前聞於衛君最詳所爲狀即可爲公生祠記予據以志公宦蹟於所如即可去公志思不忝矣狀又稱公性至孝以二親不逮祿養出奉主入奉祠忌辰誕日孺慕不自勝涕痕嘗見於枕席嘗迎繼母朱養承天朱邁疾親嘗湯藥臥不解帶凡月餘推此以事祖能敬養事伯叔恂恂退讓無遠言與弟文盛者友愛因心廩祿每推

共屢治大喪皆獨任其勞費不一分累也又室無勝幸應

門之童亦無幾家世清約然不爲子孫田舍計自奉儉然又能周族黨婚嫁之貧者待人無厲色每逆折非禮干請不開門受徒然喜獎誘後進不講學然動輒效法古人足不履公庭想不涉仕進然聞公私大弊害又未嘗不愀然若洞燭之在身也其居家行義又如此娶田氏封恭人恭人初患無子勸公娶妾某竟先得嫡子壽而次子子克一人女六人皆後來妾生者母鄭壽考終猶以哀傷之過而得脾肺疾遂不起蓋先公四年而亡年僅五十有五公追思賢內助孝且順能不妬自爲行略畀子壽子壽將以某年月日安厝兩尊人於天馬山之原而并以公所敘述來請故子又據此竝亦爲之銘銘曰惟公能孝能友百順咸備居官居鄉一生無愧歷任所司未究公施不求於人是以安之六旬之壽古未稱稀公靜且仁胡止於斯惟恭人喜於娶妾而嫡先妾生有和以致祥之徵哀於喪母而命隨母傾有毀甘減性之貞惟公夫婦皆賢第福履有遂有否惟公夫婦偕亡第時日有先有後天馬山之原是爲同德之阡同穴而藏同歸重泉有石孔固子銘是銘於平庶經幾千年

、南京前府經歷紹陽馬君墓誌銘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三十

一百五十六

劉仁

肅皇朝三途竝用孤卿胄子有超在九列者當是時惟才
惟賢用固未嘗不效奈何今則不然也今議胄子而果才
賢焉曾由督府叅軍歷郎署則不與遠小郡已著功令矣
乃或又不然才且賢多不與郎署郎署仍又遠小郡也
奈何尋議尋罷自著功令尋自背違之乎嘗因是以慨世
於馬君紹陽者則尤有深慨焉君太子少保大司徒恭敏
馬公嫡長子子學使八閩日知其有高志勸學勵行能知
人又綽有用世才具君蓋胄子中表表然者也賢者也
嘗寓書於天曹謂當大用君盡其才志一如嘉靖間超處
胄子例不然者即君用之郎署用之煩劇大都庶展究其平
生即時議亦稍稍合然莫有應我者居無何則君溘然辭
人世長往矣於乎傷哉傷哉觀歸後其子陞函致鄭文岡
方伯雲鑒狀請銘墓中石子以所言不售愧不能薦用君
於身前身後之墓銘何可辭按狀君諱煥字用昭司徒公
號鍾陽君夙稱克紹自號紹陽以此其世系載家乘備矣
無庸於子言惟君少即不凡生今而欲敦行古道居一鄉
不屑爲一鄉之士而已也自其鄉取友於四方則自其鄉
及四方諸才子善士無不與君定金蘭交於乎君非卓然
有高志者歟勤學則古書多讀讀則每意會而身體且從
事藝業且亦從事於身心今古務博極而宵莖靡間焉乃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三

四百零三

其行則孝且友若性之於天待奉兩尊人每以成身爲大
即其一介不苟取如同幕有分積幾百金者通家有待君
一言可贈而得五百金者竝峻卻皆不可曰少承家大人
清白之遺懼墜家聲不敢也即其雅善聲詩能文章諸藝
能皆好而獨不好手談曰少稟太夫人母戒懼違慈訓不
敢也待諸弟友于天至爲先公請贈謚管兆域勞費身任
不辭曰吾長倫序當然也資產中分則擇儉而推腴曰廕
既吾得厚諸弟吾分也恭敏在位時布衣恂恂曾無有少
年統袴態曾亦不與他公子競車馬僕從之盛曰吾性所
安吾家世所尚如此也既庶於取性顧獨好施姊歸鄭致
不能葬君塋之族黨中表有三喪不能舉君一一經紀其
襄事官兩都都事經歷凡數年常俸所入悉以給親知之
貧者大漸時囊不滿一金猶屬宗弟國子生朝龍母厚殮
母受賻於乎斯可謂得正而斃難能矣君嘗過從子於留
邸語每移日與之評隲人才則某也賢某也才某也可法
可師某也可投歎可遺大鑒鑒乎所品藻皆確當時探測
其蘊蓄相與談當世之務則兵財禮樂種種皆能其胸中
之藏殆不讓瓊林武庫性命經濟種種皆晚暢有扣則鳴
如縣韞人之鼓撞龜氏之鍾隨扣隨鳴能不竭於乎若君
真可謂表表然才且賢矣顧無有知而能用者竟令君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三

四百零三

其志以歿豈不尤可惜哉豈不尤可惜哉君生於嘉靖戊戌十月二十日卒于萬曆戊子九月之十日享年五十有一配王氏橫州守心齋王公時中女以覃恩封孺人子男一卽陞府學生娶鄭氏卽方伯文岡公女也孫男二人鳴鑾鳴鏜竝幼女二長適大宗伯對山林公燦次男國子生世勤次許聘戶部郎中水雲秉公表季男敬訓墓在梅亭西銘曰 君才可大受而所施之不及究固由予言之不獲售若君爲人而不與以壽此則非人之咎梅亭西原山環水秀君歸孔安我銘不謬才不顯用人能厄君於身前名當永有傳天豈能限君於身後也歟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六

三

四百四十一

詩

長洲縣尉貞軒蕭君暨元配林氏合葬墓誌銘

萬曆戊子大中丞麟泉王公以肅常德騰鳳聲出所爲狀爲其祖故長洲尉號貞軒者請墓銘於予予讀之終業喟然嘆曰噫有是哉世固有不入品卑卑小官而敢與中貴權勢人相抵抗卽被逮臨之以 天威而不懾卒能自全并致此人者亦坐廢而竟又棄官歸養也備哉尉此豈尋常士人者可得而比數也歟予拙疎素不能與中人交善見有秉樞機都要津者卑身佞詞結君側以自固而不自愛心耻之度不能因此輩以干進每寢念於世途乃今則固歛衽蕭君願爲之執鞭而亦不辭也矧常德子學使時

所首取今來請銘安得辭中丞公予所敬信今以其狀爲

之請銘又安得終辭歟按狀君名景腴字世厚貞軒其所自號初就功曹爲尉於定遠定遠土城遭大盜劉六劉七者創殘後城爲墟君能與其長弔死問孤指定遠人衽席上又能與其丞畫策謀效勞力斃定城完且固足爲後來防禦計有功定遠定遠人德君而祠之迄於今丁內艱歸服闋而補長洲也長洲歲適饑荒受委吳東湖撫臺主賑給君賑給有方而貧窶人盡蒙濟民有投牒者先審可於君始收理東湖公聲望著海內素稱以嚴見憚乃托重君每如此有中貴吳監織造吳中吳中人不堪其暴戾而長洲令郭君波裁抑之一日者伺郭出吳擁徒百餘人執之繫車後脅以撓 上用且奏 聞曳之行十餘里郭憊矣君適有事操場義激而生憤率操兵遏吳於道周呼曰還我長吳恃衆將并執辱君君奮袂扼其吭而帽落帽落而徒譁徒譁則我衆亦譁民有登屋擊瓦者徒乃挾吳去郭得脫還吳尋膺愬 上命與令竝逮治時則郭轉比部先行矣君單車受逮至無懼意廷臣不平會疏力救君君得輕杖調改黎平之永從郭亦降級調而外而吳與織造俱坐罷 肅皇聖明不爲左右所欺如此亦君有以感動之也還至長洲則東湖公猶歸然在鎮扁仗義英風以壯君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六

三

四百四十一

詩

并具其事存案籍庶後來掌記者有考焉父老士人餞送蘇臺上贈詩章滿篇軸次吳江聞乃父拙菴學博有微恙則浩然棄官歸絕意於赴任郭令者屢書趣君出不出矣狀又稱君性孝友能推讓二弟以先學博所遺俸之餘能待宗鄰有恩能尚然諾嘗捐貲以徇人之急其人無能償而時來致祝也不敢當諭止之他善行種種可述姑勿論卽抗中官全令長一事概其平生真可稱雄千古矣郭令嘗爲君作像贊謂君有排山倒海之氣能震於強監有蘆頑立懦之節能勇於乞身此君傳神語君可以當無愧色又聞君虬髯怒輒張姿貌峻嶒曾無有萎爾嫫媿態其

美庵文集 卷六 留部稿卷六 三

化戊子十月十七日卒於嘉靖辛丑七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先是騰鳳家居時每趨慶遠若堊大父而不應第云方有待旣騰鳳小註誤謫且遷爲蘇倅至則蒐故牒鐫豐碑表揚君通衢大道之間其往事始益著今又以騰鳳在予門雅相知契始得請於予爲之銘以堊慶遠君所云有待殆果兩有待卒遂其意願如此豈識歟墓在萬安橋北中丞公爲君年家子素精堪輿家言地其卜而得吉壤也是宜爲銘 銘曰何物尉才出類抗中官能不畏爲令長甘罪累被指摘愛逮治賴 聖明幸無事萬安橋卜塋地以待釐今始遠賢子孫增光賁我爲銘系於志君居斯千萬世

美庵文集 卷六 留部稿卷六 三

封中憲大夫南太僕少卿某號朱翁墓誌銘

封中憲某號朱翁今南少司寇肖若朱公父也予嘗忝八閩學使訪聞司寇公居官居鄉皆不苟心仰之而未及交其人每用爲歎旣而於京師爲靈濟宮講學之會幸公在焉衆中未及道衷私歎猶然頃始竝從田間起家留曹也兩人者久相知慕一旦幸遭逢驩然相得益甚興善寺卒又同講席恨締交之晚一日公出先封公事狀屬爲墓中誌銘予受而讀之旣終業乃知公稟學有自名成行立蓋得之家庭間毅似爲多也於其請義不得而辭旣給由就

道以老病得請歸猶終前諾誠不自知無陋云按狀翁諱瑄字懋卿治春秋舉子業補邑學弟子員爲督學使新安潘簡肅公所鑒識檄致省會肄業於養正書院以文好奇不拘拘時俗程度屢困於有司嘉靖己酉辭養舍休於里其秋及明年春適司寇公連中鄉會式成進士乙卯以子貴封承德郎南工部虞衡主事丁卯單思誥封中憲大夫南太僕少卿公爲諸生則以開習儀章能綱紀庠校中大典禮講徹經書微旨部使者至當命講輒推翁翁講纏纏琅琅獨擅諸生中講師之長諸生中莫有能先者爲封君三十年未嘗出一言凌人行一事傷害人鄉里人有賑恤防禦祈禳疏築等事所當爲必先衆而爲又如解紛息爭厚隣睦里允利益人之事所當爲必又盡心力而爲爲諸生而窘急甚則鬻南城宅徙於鄉僦屋溪南村以居爲封君而司寇公或貽以俸之餘代供薪水也則賙及親故貧乏者無厚積而每好施以此三十年無有頃田屋宅以遺子孫司寇公或歸自宦所時省親而空手稱觴也則色喜空手歸而煩翁日給餐殮則又未始憚勞也司寇公爲郎時以朋友之故取忤於分宜相父子也人爲懼翁則曰兒能受吾不必懼也分宜敗而司寇公以公論明轉督學使者又轉太僕少人爲之喜翁則曰兒性不能瓦合知不

久於官此不足爲喜也旣而司寇公果以好盡言致與江陵相相左坐此罷歸也翁又曰吾固料兒有此也此又不足爲憂也翁喜懼能超然物情外類如此不但已也聞朝廷進一善類退一貪邪則沾沾喜矣邪倘得志而賢者遠不通也則輒憂翁非在位者其憂喜毋關世道休戚此豈他人之爲憂喜者可比數歎鄉新進有志向而來見延接與語諄諄焉其不可與言者避不肯見策其將來必敗也後果敗其好惡之正與夫料人論事之明又如此生平一無有嗜好獨好書多蓄而多讀能博知今古了了作爲詩文種種又可法可傳也司寇公能以清白承志每喜之每又有以勗之戒勉諸孫以如此爲好人如彼爲不好人甚欲令兒孫後來者不讀書不從事於仕宦携入山僻無人處與之居庶幾耳目無有濡忍於以自全其性真蓋以士人嶮巇者多失却本來面目深有所懲創而然此九千古卓識千古名言也翁性孝友兄弟四人中居第四生養死喪俱獨任其事不一以分煩諸昆伯備二兄早卒二寡嫂皆翁膳養終其身姊氏亦依翁以生仗翁以送終平居禮以律己卽盛暑大勞未嘗免冠露袒卽燕見褻綢凡小輩亦未嘗有嫚語媒言歲時奉祀必躬親必嚴敬門庭肅然優伶里巷媼無敢輒有攔入者子孫化之皆雍雅能有

禮而司寇公仗翁庭訓遂爲當世大儒於乎其可謂賢矣
賢矣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八十元配陳氏
生子一人天球卽司寇公側室某氏生子亦一人天祐女
三人長適縣學生陳瀛瀛早卒次適縣學生鄭超又次適
程愷先翁卒孫男八人篤教縣學生篤信府學生篤近國
學生篤弼篤叙篤烈皆司寇公出舉直舉善天祐出孫女
二人長適王挺次適會魁蘇民俊亦皆司寇公出也塋期
在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塋地在邑八都湯坑石門山翁
所自營壽域至期將啓先塋陳恭人壙合窆焉禮也予與
司寇公不但比靈濟南與善講學同會爲同志先後從游
荆川先生又爲同門友而翁於予八閩學政謬有取聞司
寇公得交善子與交善今南太宰五臺陸公也每心喜則
翁固予道脉中先輩長者是以病而猶不辭爲之銘銘
曰知子則哲誨子則貞清白相傳父子師生懲士人之峻
熾與子孫以述名就山僻欲與居卽舉業亦寡營此憤時
之激論亦出世之高情湯坑之原土深水清翁歸於斯予
辭在瑛石不可泐山亦不可傾終焉永藏千百年永不驚
崩於乎是其爲漳浦朱氏之佳城

戶部某省司主事雲洲荆君墓誌銘

君姓荆氏世傳漢荆王後人諱文炤字叔韜雲洲其所自

墓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六

五

年四百三十四

號贈君野莊荆翁第三子中嘉靖乙卯鄉試逾三年己未
成進士初授浙江湖州府烏程縣知縣又逾三年陞戶部
某省司主事時肅皇以織造稽違欽限怒及有司者
考察天下庶僚君未及赴新任竟以烏程事罷其官家世
及父母昆弟諸事行俱具予所作野莊翁及其仲兄建安
令白川君誌銘中茲不再詳蓋予嘗稔交君能知君君自
童子時卽以能文稱稍長補邑學弟子員以文受知邑令
君文塘陳公某陳每衆中稱君曰丹陽生得舉卽一人必
某也旣而果然初成進士才名卽表表著顯要人多欲得
君爲其令長者君之得烏程蓋烏程鄉大夫之顯者請於
天曹而得君君旣下車盡其才以爲烏程繩豪右一無所
阿徇豪右人漸多不能堪卽嘗請君爲令者亦不喜君所
爲矣君方轉民部卽坐罷以此惟君與仲兄並有文譽並
亦有高志同及荆川先生之門竝亦爲師門所稱許先後
得舉於鄉君以進士先受任作吏實有能爲之才而以盛
年罷歸不能如其志究所施識者甚惜君君曾不以介意
也南常博湯君某狀君行稱君治烏程擊弱大姓興起其
微者以相牽制民有喪不能舉者親給棺治殮具女壯不
嫁者官爲資遣之生徒受學多從外郡至者一時藉藉有
能名然邑中大姓多訾議及君矣君在事三年間常若

墓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六

四

四百八十八

刺中行終以此失其官既還里日與族黨可意人徵逐爲
會放情山水花竹以自娛又常召集族子弟課其文族子
弟率藉以蒸蒸起建總祠有宗約行於其族人共相期爲
善事闔族長少從其言無有乖謬不率者鄉人稱皇塘荆
氏改宦族其爲善門頗君表正爲多人有以田地來售者
悅其直以相寬既而其人不欲也欲贖還則慨然輒任其
贖還既而其人者又樂君之能饒直以相寬也又復來售
則又慨然聽其來售族人以此心歸君君爲人行事不得
於官而能得於其族人類如此於乎若君其所謂施於有
政是亦爲政者歟仲兄在建安忽一日卒於官計首至君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聖

四百二十餘

哭之哀竟亦卒其季弟某亦相繼卒君兄弟三人一時相
繼物故由友愛致然亦吾鄉一奇事也君娶某氏側室某
氏某氏子男三人女幾人男某國子生女某某氏出又男
某女某某氏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
有一塋於某所銘曰成進士爲令君於用世不爲不售然
有施曾不及窵維六十曰指使於閱世不爲不久然有年
曾不稱耆某地之原爲樂哉丘昆弟三人一時地下同遊
體魄之藏攢宮各別而魂氣所之常若聚於一杯吾爲若
銘納諸幽君藏孔固應千秋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十四

留部稿

碑表目錄

明故嘉議大夫大理卿華陽宋公神道碑

贈太子少保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月溪陰公神道

碑銘

奉議大夫同知撫州府事松莊蔡公墓表

封翰林侍講友蘭韓公墓表

贈御史芝谷林公墓表

前諫議南岡龍公墓表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七目錄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十四

留部稿 碑表

門人閩中張文運校

男士麟士昌姪士交同校

明故嘉議大夫大理卿華陽宋公神道碑

宋氏之先出丹陽太守哲傳若干世遷吉水洪桐至宋嘉祐間徙永豐之滁溪爲望族高祖正已起鹽賈曾祖邦鉉應詔出果輸邊賜羊酒綵幣祖魁昂七品散官父闡義號坦菴以公貴初贈吳縣尹既又改贈河南道御史御史公娶嚴氏繼鍾氏公鍾夫人第一子也諱儀望字望之先號陽山後更號華陽山人鍾夫人始懷公於身夢黃衣使者獻明珠幅錦吞而生公生有奇質與夢符稍長有高志讀史至秦檜殺岳飛則奮劍擊檜又讀裴晉公表云賊滅朝天有期賊在歸闕無日感於心涕交下御史公喜謂鍾夫人曰是兒他日必能以忠直爲諍臣又必能分猷念爲股肱良臣亢吾宗惜不及見也既而果然御史公卒後四年爲嘉靖丙午舉於鄉明年丁未成進士初授官知吳縣治行爲天下最取選御史道河南奉差按理河東鹽政事竣病請告以便太夫人色養丙辰痊愈起仍掌道河南司觀察既又巡視門殿工完遷大理丞尋乞終養歸時則鍾太夫人壽年九十矣辛酉丁內艱方守制家居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七

三十九

風霾言官請察京朝應天變廢臣以公在臺論事波及心膺人胡總督某阮巡撫某忤其意又督工時連大瑞加工直易門石諸議却廢臣囑富商上工料之請歐陽太宰時爲大司空竝嘆公竟署公浮躁落職乙丑服闋補知夷陵未任而轉霸州兵食丙寅轉憲副備兵於大名居無何改監福建軍事戊辰又考察署不及當降調蓋河東大臣於公巡撫時有所關說不遂心銜之也辛未以薦起補食四川憲司尋轉副未及任而改視學政於八閩壬申聞郭淑人訃且棄官歸俄遷閩省參藩相知者以新命不可違強之之任尋以齋捧行途次報遷太僕尋又轉大理俱少卿甲戌轉食都御史督撫我應天以防倭功轉副都仍督撫丙子轉南大理繼改北俱卿會與勘事一科臣議相左上書乞骸骨不報先是我吳人伊郎中某心病狂以不獲通謁而騰謗諸不便公督賦嚴急者羣口和致有論列而奉旨暫解秩需後命公歸竟不起時則某年月日也公居官務以爲國爲民爲心初在吳深憫民差偏重爲置役田以蘇運頭困苦又力請於府少停緩通稅之督責預出榜以安民心又建義塚更火堊吳俗爲之變其擢河南道爲御史也陳時務十二策請守三關以防虜請通桑乾河以便運餉皆國家大計論鑿鑿可見之於行又疏邊事六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七

二

四十

集 128 - 290

弊二難及東南督撫不職狀又嘗摘發仇鸞奸黨死後公
言驗其先見不讓古之人按視鹽政河東則峻杜宗藩移
貧弊題請嚴舉工賢否風裁凜然病請告而起仍掌道河
南司觀察保全善類爲多監督 門 殿工程汰冗浮嚴
出納省水衡錢數萬緡諸所請求竝執不之許卽違忤中
貴權要人不顧也既落職而起僉事備兵於霸州則緝捕
響馬大盜致西寧侯水死者窮其黨城涿州絕盜窟宅又
疏豁洪武間養馬積逋民德之備兵大名六閱月而餘餒
金八千足以待兵餉之缺乏轉監軍事閩中則能與戚將
軍勦力破倭八閩賴以大安尋改視學以國家方宣布功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七

三 四百五十一

令廣厲學官惟申明臥碑行事一應條教虛文不用也而
所至品題則又極精富士人者蓋無不口頌而心服巡撫
應天以撫署故在姑蘇殊不便四面之策應乃請移鎮句
容句容民力恐不堪我丹陽爲撫署東來孔道過客旁午
民力亦恐不堪公移鎮後百凡措處節縮句容民不稱病
我丹陽蒙公有協助民亦不稱病而首爲吳人均賦役俾
豪右不敢踵故智冒免徭差徧累貧下戶又首爲沿江諸
郡邑議築城以防患如銅陵望江青浦公遺蹟迄今存又
勦滅蕪湖劫庫盜禁礦徒嘯聚請蠲賑京口等處水災江
洋盜起則爲立保甲理兵儲修海船除戎器凡所當爲無

不收孜孜汲汲竭心力而爲奉 詔褒卹靖難諸臣也建表
忠祠於金陵祀死事諸臣其中春秋祭宋通判建康軍事
楊忠襄名邦乂者祠墓在江寧歲久湮沒檄所司訪求修
復以風來者而予家有節婦蔣氏能文章死於夫公稱宿
世善根亦蒙賜扁額子月米有以旌獎而資給蓋由公大
義性諸天故於忠節事其應感若鼓荅桴每如此前時士
人者畏時禁學諱不講久矣公獨銳然其間少受業淞江
從兄某長師聶貞襄鄒東廓歐陽南野最後取麗澤之益
於羅文恭公極得指歸而尤篤信陽明先生致良知之學
督學時嘗刻行其文粹教諸生又欲請崇祀廟庭恐不可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七

四 四百五十一

口舌爭也著或問一篇謂堯舜開精一之傳未嘗求理於
心之外大學之明德卽心之靈覺不昧而明德之功在致
知所謂知者乃吾心之良知而非知識之知此真千古名
言也又刻行鄒歐二先生文之選頒示學官併以發明聖
賢之精蘊今陽明已從祀而鄒歐竝得謚文莊公之言行
矣惜不令公身見也前後建書院三吳爲文學祀子游河
東以宗河汾句曲名華陽以見已志所至皆以身設教以
心命講其會友之所家鄉在青原白鷺諸古刹在吳在河
東在句曲卽所建書院中在京師則靈濟宮及細瓦廠之
東門會必首先倡率每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爲文方治

率子業已能學爲古文詞其爲古文詞也又必本聖賢之
精爲秦漢之古視今名人音響節奏力追古作者屑屑於
雕鏤摹擬其形似深嘆爲中古影子尚未探六經之緒此
亦公之名言子友胡正甫評公文雄渾與質直並至俾鑒
與縝密交見經緯錯綜以相成奇正出入以相生若無意
刻削而自中繩度可謂能得公爲人之真亦可謂能識公
文之真矣公詩文今刊行於世名華陽館稿者共若干卷
蓋堂跡公爲人自傷早失怙奉母氏至敬且愛先築象城
山房後構詔省堂並侍鍾太夫人以居色養種種備至少
題咏味琴樓寓友于敦睦之高懷長推父母愛愛及諸昆
弟讓產讓居曾無有恹惜意卜吉壤改葬高王父而下以
至羣從若干塚婚嫁從子女以至族之疎遠者若干人外
如母族如姑姊妹之子孫與微時厚友之子孫賴以免於
飢寒者無慮數十輩鄉隣有慕義者力詩書者急難者貧
不能存者士挾一藝干請者所以獎掖卹助之無不人人
如願民間利病當言無不言於長吏上官爲之所鄉人事
視如己之事皆所謂孝能錫類者也又惟公性伉直不尚
容瑣尾者流每嘆公異已而海內端人賢士則無不知公
亦無不爲公所知如兩察時匪人者以操察柄咸必欲去
公矣乃總憲周簡肅公考功郎劉君一儒前後執不可雖

卷之七

卷之七

五

四百五十二

四

皆不免落職然公之賢聲則愈著子實之不才與今南大
宗伯裕春來公方爲時所棄而公巡撫之初特首薦時雖
被人沮格事中寢然予兩人者卒竟起非公能爲正人所
知予兩人者亦幸爲公所知也歟公天生偉人其行義其
事功其文章無不表著卓絕由公道求實得學邇正傳所
以每不同於人人亦未易及公如此才大用亦宜大惜乎
人挾私忌天靳壽年其所施竟不及寃悲夫淑人郭氏難
子以兄子瑜爲子側室艾源艾氏生之獨愛之郭氏難
生之珽皆庠生女一人孫男二人孫女二人所與締婚姻
並名家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五以某
年月日葬某地狀公行者即予友正甫命少司空兄臺曾
公銘公墓而予實述公事行之大者爲碑樹神道系以辭
辭曰惟公令吳心乎爲民視民疾苦若痛在身有惡不
施有膏不屯諸長吏中公良且循惟公在臺振揚風紀不
避勢權稱真御史無詭無隨再謫再起卽墮不顧愈奮未
已備兵監軍所如有功改而視學文史雍容開府乘旄於
我蘇松方展經略方著勲庸奈何兩轉南北理卿奪我良
翰去我長城需次還里帝眷猶在柄用有期云胡不待
葬祭哀榮來自九天伐石樹碑庶後有傳

卷之七

卷之七

五

四百五十二

四

贈太子少保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月溪陰公神

道碑銘

萬曆十六年某月日南京兵部尚書月溪陰公卒於位公之子某某自西川來奔謀公所不朽於身後時則王鳳洲司馬李棠軒宗伯及予三人者竝領諾然於所撰著曾未明言定擬也鳳洲言公其僚長當誌銘棠軒公里人當傳而以神道碑銘屬之予予唯唯謹如司馬公言撰著如左公諱武卿字定夫月溪其號先世元萬戶天與來自湖廣之崇陽萬戶公而上管叔鮮後人名修者自周適楚爲陰大夫乃陰姓所自始而萬戶公者則內江陰氏所自始也萬戶公生應廣應廣生秩秩生秉綱秉綱生柰柰生璽公之祖璽生汝夏公之父也祖父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黃氏母洪氏竝贈淑人公生而岐嶷七歲卽能爲文年十五補邑學弟子員爲鄉先輩趙文肅公所器重嘉靖乙卯領西川解士額丙辰連第南宮成進士初授南戶部主事便歸迎養也丁內艱復除刑部陞員外郎癸亥以秩滿先贈父官如公官贈母安人甲子陞陝西提學僉事丁卯江西右叅議分守九江戊辰本省按察使之副尋督學廣西壬申福建左叅政甲戌江西憲長丙子陝西右布政尋轉左從二品且三載兩推南頓保定巡撫皆不授繼推南京兆始授己卯典試事關中轉太常卿壬午奉

秦鳳陽太集

留都稿卷七

七 四十一文

秦鳳陽太集

留都稿卷七

八 四十一文

勅巡撫保定癸未以左副都佐內臺理院事轉兵部右侍郎尋又卽轉左乙酉陞南工部尚書丁亥改兵部奉勅忝贊留樞機務戊子夏偶一疾竟不起距其生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幾娶某氏封淑人生子四人長次卽某某又次某某公由郎署至八座居官若干年事當爲未嘗不力於爲其或不當爲也亦未嘗輕於爲初爲郎刑部三尺法奉惟謹兩爲督學使者所至能得士在關中若今溫司徒李尚寶皆出公門下竝爲當代名臣分守九江也鄱湖故盜藪賴公擘畫一時稱如爭練焉在廣西暑暴則贊佐督撫股公平獨擅在閩則與叅將俞大猷平倭亂於興化兩皆受上賞繼總憲江右則黜貪墨抑豪右貞度肅僚忌者不能中傷公其歷左右轄以旬宜關陝也通民利而錢法大行屬歲稔又大著勞績於荒政因星變修省考求利弊十事一曰給戶田二曰定本折三曰謹收支四曰議儲蓄五曰虛虛糧六曰覈屯課七曰清驛傳八曰備邊餉九曰辦賢否十曰嚴吏卒議上兩臺盡措之於行又能贊佐督撫董公殄除妖賊以白蓮教惑衆者卿太常奉今上耕籍田郊天祀地謁陵享廟事事循典故行無失禮盡瘁在公前後蒙賞賚有差撫保定則勦平劇盜行劫鉅鹿新河間者叅輔賴公寧謐又以清丈田根議

厥賑恤清理河道湮塞申飭三關墩堡廣聚內附有功也
欽蒙 叙錄所 賞賚更多而權璫之籍沒惟公嚴嚴惡
黨馮佑等財產無敢一有寄匿者 上知公能奉法無私
將大用公於是內臺之命亟下矣轉兵侍則督修 慈寧
宮兼督 壽宮工程又運籌遼左有功滇南緬捷與有功
而科臣兩閱保定邊竝亦奏上公邊功蒙優叙優賞者蓋
又一歲中凡四五爲大司空於南也應 詔敷陳八事織
造則議減免拖欠則議蠲免物料則議暫免以至議寬造
器物議查復機薦議改折皮張乃若杉楠花梨等木議停
解停取種種皆爲 國爲民之言後因饋運艱儲而敷陳
妻原阿文集 留部稿卷七 九 四百五十六

屬兵部此則又有益於船政者也公故寡言過所當言每
每言言輒有益之言也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歟
方竭盡心力知無不爲以靳無負泰贊專任不謂其遽至
是可惜也奏聞 天子悼公不久於位才可用而不及究
其用也贈公 太子少保他卹典竝優厚而又遣官爲營
兆域於典制得有神道碑碑應有銘予某義不得辭既書
公歷履於石而又爲之銘 銘曰惟楚大夫肇基陰土自
陰立宗爲陰始祖惟萬戶公來自崇陽避亂西川遂家珠
江珠江陰氏代有聞人積仁累厚以及公身公生在陰少
已夷然發解登朝達且稱賢兩都爲郎兩省督學名聲播
妻原阿文集 留部稿卷七 十 四百五十七

五事也一請關防以肅漕軌一查班匠以濟工作一嚴底
船以杜推諉一慎倉選以嚴責成一清船號以便催償此
則有益於漕政者改兵部欲脩舉實政又敷奏凡六條一
補丁壯以實行伍一徵折色以買操馬一增火器以固營
壘一優撫馭以重巡遊一嚴捕盜以異都會一稽職守以
肅官常此則有益於兵政者後因快船得所以慶而欲議
及於黃船也又遵明詔陳十事一曰分大小黃船之差二
曰減太常官之差三曰減駕船之軍額四曰慶原駕之正
軍五曰會計行糧之數六曰酌量應募之直七曰議接船
之銀八曰議修理之費九曰派編應照快船十曰撥差處

聞政行起卓藩臬周遊以至開府啟歷所如所如安堵惟
功之懋孰能公過受 上賞賚孰如公多內臺本兵公皆
爲佐三品六年乃躋八座八座在南公心所安邦土兵樞
公才所堪凡公施爲種種石畫以普德施以廣忠益凡公
敷陳悉當廟謨即雖適言而亦遠圖人多矯俗公無崖岸
人或趨時公薄巧宦富貴芬華人所櫻情公心澹然如水
之清智名勇功有輒矜伐大美不居惟公之達公德則全
乃能如是勒銘在碑以詔後嗣生死哀榮 天恩至沃願
公子孫忠貞世篤爲公圖報百千萬年視此銘辭其永勿
忽

奉議大夫同知撫州府事松莊蔡公墓表

於乎是爲松莊蔡公之墓公亡今若干年矣始予爲八閩學使已知公之賢欲定交未果也旣而轉南奉常還過建則聞公客居建欣然就之快覩公有道儀刑邀遊武夷且遊且叩請遊次聞公道義語種種時不難於去聞惟去公與去茲山心實有不甘焉別去纔兩年間則聞公長逝矣其子壻泉州府學生王國輔予門人具狀請表公墓予諾之入未有以應殊歎於心今年叨起留曹而國輔來適又言及此諒不得而辭也遂書以授國輔令刻諸墓石云公諱元偉字伯瞻泉州府晉江縣人宋端明殿學士蔡公襄之後端明之孫楠與其裔孫思三世守泉有惠政思因家泉城之外十里許以述宅皆松而王梅溪守泉時嘗題爲萬松莊公自號松莊以此公之父號愛泉諱某母蘇正德丙寅九月之五日爲公生之辰公生而有悟性四歲卽能成誦孝經五歲就外傳卽能不煩口授若老成肄業然十一歲學爲文卽能有警句膾炙人之口十四歲以童子出就試蒙特獎於郡太守葛公恒取爲千百生第二人十九歲始爲邑弟子辛卯始舉于鄉時年二十六他生得此已幸在公人則謂爲晚矣辛丑偕計上春官一不第卽以親老而家貧就官羅田學諭爲祿養逾三年乙巳轉德安令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七

士

四百四十六

又六年壬子轉杭州府判又四年丁巳乃始轉撫倅以辛酉冬入覲京師聞愛泉公訃奔喪歸竟不出此公出處

大凡也以公之才登一第若取諸寄以公之政行躋臚仕若固有然皆不然也此豈非命歟雖然亦顧所自立何如爾公爲諸生時已受知郡縣其被禮遇皆超出於尋常崇陵方公濠爲憲司延致賓館教其壻徐文沔及文沔從子公遂皆成進士爲顯官在羅田則羅田生因公知有正學而科第亦多於往時大中丞淨峰張公岳每稱公爲真教諭受聘典校浙江則所取卷多與外簾合爲監臨侍御舒公汀所信從得士如金君淵徐君學詩等後皆爲名臣德安故迂僻而少過客貼差潯陽民費歲四百金繼緣湖舟阻風多陸來者致僻地爲衝衢民病供餽已不堪而潯陽差若故公則力請於上官得免豁縣所供過客夫三百名馬百匹一時過者旁午則往往困不給公定六日規通融節縮前後乘除相處補民賴以不稱疲又時讀書堂上而聽民行縣中不呵禁春月課農田間一騎一從人不知官長也則又有鳴琴單父循行鄆縣之遺風判杭而以廉且勤艱易徵解矣時適有倭患公亦適以糧完有餘暇則承委守門門曰艮山者民所由逃賊之路也他守者皆奉軍門令防奸細不放一民令入公獨時啓而時入之民賴公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七

士

四百四十六

生全者無慮千萬又承委署運司司有銀二十萬餘兩賴
公守署惟謹得不掠於倭總兵俞公大猷援寧台之急總
督梅林胡公於郡佐中難其監軍者眾遂巡莫敢承公獨
慷慨請行焉倖撫而委署樂安樂安有流劫之寇公自率
兵與戰敗走之既而賊寇撫撫時缺守也撤公還署公則
坐城門放民入如守艮山時賊旋去人以爲皆公仁者之
勇景王之國道九江在撫又難其奉迎者惟公則又請行
而所過舊治德安德安民喜公至老穉數萬人擁公車轍
甚或牽公衣裾行不得而前人以爲因公當事勇而又見
公之仁其在民久而不忘如此也公所至治官如家愛民

事屬附太集

卷七

十一

如子民視公亦真如其父母異且者得挂名循吏傳卽此
生不朽矣蓋公學有本源而踐履篤實足追配泉先哲蔡
虛齋陳紫峰爲人故能有所自立而自見孝於親友於兄
弟仁於其宗族而又廉且能於居官比家居則喪葬祭率
遵行古禮堪以表正於鄉閭人謂公有純行如此所著四
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行於世又有窮居錄北行錄
羅田德安杭撫錄居憂錄歸隱錄知非錄全歸錄總名曰
考德錄共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蓋公隨時隨事以自考鏡
於身心每自體驗而非徒自耳筆舌之書也錦泉傳公夏
器誌公墓稱其有羽翼經傳之功然則一第之不偶撫仕

之不及躋天之所以子公者其不爲更多也歟公卒於建
爲某年某月日距其生享年六十一歲娶蕭氏繼娶林氏
無子而止生一女蕭氏出壻卽國輔也嗣子孚續弟元佐
第四子娶傅氏錦泉公弟某之女卒後幾年遷葬於某處
又幾年學使蔡公國熙奉公之主入祠於鄉賢至蔡公奉
新莊乘新密運德安稔聞公古學古心古行得之德安爲
多故不待呈舉而後允行而子亦幸與蔡公相繼蔡公祠
公鄉賢於前而子表公之墓於後真可謂同心之舉使公
能不泯於將來者予二人之心非亦王生國輔之心歟因
表公墓而併表及焉亦所以表公也

事屬附太集

卷七

古

封翰林侍講友蘭韓公墓表

於乎是爲封侍講友蘭韓公之墓公南少宗伯敬堂公父
宗伯以今上登極恩封公翰林編修而侍講封則以
世穆兩朝實錄成宗伯預纂修有勞效而得加封者也
公諱宗道字元善志在潛德之芬芳若將與蘭爲友者故
自號友蘭人亦因所自號咸稱曰友蘭封公云公先世鳳
陽人勝國時避兵徙姑蘇之齊門雲和里而居者是爲思
聰公傳子守仁諱達達生廷珪諱琪琪生永椿字大卿是
爲公之父大卿生公公生子五人焉蓋韓氏累葉傳大
卿復親嗣而卜卜得兆繁且昌至公果識丈夫子果壘壘

相繼矣祖父以來惟耕讀無他業公天性純厚溫恭大卿公生而得公也不效里父之生子懸弧矢射富貴而惟其孝友之勉循是祈故公雖讀書通大義而不攻舉子業不從諸生者干進取其爲養朝夕躬親上食浣中褻不言勞兩尊人喪治棺殮卜窆窆哀而能有禮女兄三女弟一雖既嫁猶時時饋贈貧不能舉火者則爲具饘粥時嘗悉瘞賙及其子女老不衰蓋公不爲祿仕惟孝養終親身又能體親心以終其身若公者非所謂能養志者歟其教子不過苦宗伯兒時公已知其不凡每云能亢吾宗者此子也宗伯六試應天皆數奇歸輒跽而謝不孝則諭以力田不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七

五

四百五十五元

如逢年第勉旃俟桑榆之收既而果然丁卯戊辰連得舉成進士則又夫婦私相誠而曰我韓氏種德非一朝幸有今然日中月盈之異食盍相與慎防之其知足戒盈滿類如此平居不喜問生產大卿公家業中衰思所以自振時植產公云植產何如植德已或時乎植產也則必倍償售者直薄其租入曾不屑屑於取盈宗伯既貴享祿養惟恐暴殄過再沐 榮封命服一再御藏諸笥衣履惟家常自便安其厚積德薄自奉又如此性好施人以急難告無不應卽傾囊予求者猶慮其人無以濟宗伯時以官俸來貽輒計口給族衆如是以爲常撫家僕有恩未嘗任喜怒恣

訶責一門化之子若孫皆馴謹人以爲有萬石君家風受封若干年每憚於入公庭見官長曾一赴鄉飲賓之招與觀禮讓而往然而非性所好也嘗角巾杖屨獨遊西山僧寺寺僧物色公知爲韓封公也則輒悔蓋自茲不樂再往矣宗伯初奉使一嘗省覲公於家依依膝下無行意公諭以王事靡盬趣還 朝宗伯不得已還 朝其後預修會典未竣事思念公不自憚請告歸又依依膝下凡三載將草疏乞終養公知而恚曰吾兩叨 封典受 上恩方藉爾爲報修 國典未竣緒奈何以吾老人故妨棄公家職業乎吾固謂王事靡盬也又趣還 朝宗伯不得已又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七

六

四百五十六元

還 朝生平未入長安門惟宗伯官陪京曾偕太安人某就邸養再閱月而竟憊然歸卽子媳再三留曾不爲之止屢趣子還 朝已則欲身遠市朝也蓋性如此所爲詩不求工而惟取適與所居戶牖書古人格言殆遍而於世無所營養生家言時或一寓目時自靜攝內觀曰安爐立鼎煉汞烹鉛吾不能吾惟學專氣致柔而已以某年月日生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三卒之先一日舉手向空辭曰吾明日古時去至明日之未刻則又曰時至矣遂含笑而瞑浴者殮者訝其膚之潤骨柔而體輕以爲仙去然則所謂骨弱可卷肉滑若飴者公殆其人歟於乎考終如公

人子可自慰矣乃宗伯之孝子同曹稔知之初圖奉色養不之官一旦再竝格於公之言不獲遂繼欲挽留公白門又格於公歸思之決不果也無已則築斗室於衙舍時拜祝公百歲壽又無已則欲請告歸供親養爲終焉計祈子題請又不可時時慕而泣泣而病且劇居無何則公訃音陡至矣宗伯聞而伏地號不能起堅亦不欲生水漿不入口凡八日迄今已塋公聞猶毀致瘠臥苦塊未起也於平若宗伯其可謂孝子矣予惟公芬芳令德真可傳於後來又惟宗伯其孝德之芬芳真亦可與公竝傳後來無窮也故爲之表著於墓碣俾後來子孫者瞻思焉公丑子世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七

七

四百五十五

刻仁

賢世方世正世科其仲卽宗伯世能孫男十三人逢隆逢嘉逢禧逢祐逢慶逢吉逢化逢原逢時逢禎逢祥逢陽逢貴孫女曾孫女竝四人曾孫男三人長而成人多賢者幼多岐嶷皆公善慶積而然所自出及婚姻履歷備載誌銘先已納諸幽宮矣茲不詳

贈御史芝谷林公墓表

方今縮黃綬爲小吏者多不能繫已以自立致爲上人所輕上人者有成心亦往往藐忽此輩中間卽卓然能自立或稍失趨承者亦例從他小吏曾不屑加意愛養也府縣承薄已然况又其下者乎予謂小吏中人才當愛養尤

甚於科甲有司之當愛養豈以此語諸當事者諸當事例亦漫不謂然也因此屢歎之乃若芝谷林公可謂卓然能自立爲其上人者所愛養矣官止此官壽亦不享上壽也寧不亦可歎歎公名世靈芝谷其所自號以叔子尚寶君應訓貴先贈南昌令後加贈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元配葉氏贈孺人公初爲府功曹掾滿授高州府倉副使也開府錢公某委署巡篆於吳城有斬獲海寇功錢公上公功狀於朝檄行下有金幣之賜異數也繼轉林墟巡檢則又大著能聲於所至臬僉陳公崇慶暨府太守以下率署上考行嘉獎方給由待轉官天曹竟一疾不起矣年僅五十有四於乎爲小吏能卓然自立上之人又多加意愛養者乃其官與年竟止此豈非天有以限之歟雖然公身後所得於天者則不爲不厚矣公所生丈夫子四人曰詔曰試曰訓曰誥試縣學生才堪得舉而未遂訓卽尚寶君也孫男十七人詔出爲太平太寧太和太宇太階試出爲太恒太岳詔出爲太華而太初太來太乙太庚太白太玄太學太簇太瀨九兄弟則皆尚寶君出也曾孫男十五人慶元進元春元肇元昌元京元陶元乾元坤元升元起元起元養元有元順元子姓孫曾近四十人女二人女孫八人女曾孫九人所嫁娶竝出名門士族婦孺甥亦近四十人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七

十八

四百五十二

外內子姓中有賢者有顯者有賢且顯者有賢可待顯者一人之身而三傳遂如此其可稱彬彬然盛矣長婿湖州守張君邦彥公初選擇而得婿張君也赴林墟時張君於諸生中已籍甚有名聲而試若訓皆童子難挈以遠去遂屬女兄夫稟學焉居無何張君以癸卯甲辰連得舉成進士而試訓兩兄弟亦遂以能文並得選邑髦士公門之以文章行業稱里中尚寶君於庚午辛未亦聯第惟張君寔能為外氏開慶源惟公寔又能選擇而得佳婿有以借光重於門楣也公先塋鳳凰山祖塋之側後因孺人襄事啓而得蠲垆於公殮具雖未傷而尚寶君心不安終卜得今

於君之請不能辭為言天所以厚公而昌大其後人俾勒諸墓上之石庶後來子孫雲仍相繼至繁且盛者於此乎有考焉

前諫議南岡龍公墓表

今世名卿巨公其塋也於墓隧之神道有碑銘謂可昭示將來令過者得有所瞻仰而興起若其人不甚通顯則墓或有表焉表者表也表其生平而今後來人與其子孫者知有此人此墓可以識之於無窮又若生前足為偉男子烈丈夫有以位不甚顯俾其身後一抔混雜於荒丘野草之間至於泯沒而無聞者則墓尤不可不表也於乎前諫議南岡龍公非所謂其人歟公名遂字良卿別號南岡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人舉嘉靖乙未進士由行人選授刑科給事中在諫垣歲餘疏凡八九上首陳治體三要一曰慎簡補二曰復久任三曰嚴舉刺觀察後首及此款款有益於吏治次言西苑仁壽宮工役當停罷次言大臣不可不和其意頗右儀封總憲廷相而徵左滄州本兵璦皆公論又次再劾總督鎮撫臣樊繼祖等比而欺罔誤邊計又次則劾勲貴最寵幸翊國勛皆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肅皇帝是其說多允行最後論分宜乃留中我鄉人南給諫王君燁之論分宜也嚴氏父子揣知王與公同年厚善疏

旨有自授深晦公而首揆夏忠愍公之被逮公奉 上諭
恭詳公恭詳若有不盡者爲 聖心所不喜於是嚴氏得
中公目公爲夏黨恣意排擠不相容既而坐考第言官謫
授福建布政司都事終嚴氏在事沉淪矣後遇觀察則以
幕僚坐不及幕僚故無不及例蓋嚴氏欲遂罷公而總憲
熊公浹少宰張公治力持不可僅得調不遂斥以此繼自
廣西幕量移興化司理遷漳倅分空故險狡陽示寬公乃
其實猶欲尋端指摘公未已也時惟太宰李公懋力能與
嚴氏左擢公貴州臬貪飭兵於思南而御史宿應麟按貴
陰承望又以已私愾誣論公公坐還里聽勸十餘年間避
分空雲烟杜口不復申理分空敗而隆慶改元始行公原
疏下貴勘得雪然 朝廷不復能用公公倦遊亦不復思
出矣林居二十餘年生平設施竟不及一展布而卒卒之
年萬曆癸未距其生則正德丁卯也享年七十有七娶湯
氏封孺人生有丈夫子凡八人某某某某某某今來
請文表墓者希夔也先是王鳳洲司馬誌公墓爲之銘那
南臬司封爲公作傳二公名人所撰著並名作是能不朽
公矣夔以誌銘納幽宮傳載簡策人不得常常見墓須有
表則過者易於知故又以屬不佞不佞自惟亦分空父子
所膏嘆由詞林出而外臭味幸與公相似於夔之請義不

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七

主一 言二十七

所考鏡云

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七

主一

言二十七

得而辭按誌傳竝稱公先世出自漢零陵守伯高世有顯
者父必合贈如公官母某氏封太孺人又稱公年少爾居
贈公喪有禮而哀毀致瘠奉母以孝聞撫弟妹以友愛聞
待親鄰以能有施與聞居謫所能不爲遷人驕亢態理枉
申滯每竭心力有幹濟飭兵思南計縛苗酋吳黑致之理
有軍功林居久雖不獲自究生平然於鄉里人休戚每相
關吏弊民隱每言之臺司郡邑諸當事往往相聽信亟推
行惠及其閭巷里父老共纂志爲錄鐫於其身後有愛徵
以此見公寔有潤之才阮尼權要人致齋其志以歿可惜
也是空表而揭於墓道之石上俾後來人與其子孫者有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十五

留部稿 傳目錄

南泉處士傳

御史大夫剛峯海公傳

處士殷忍菴夫婦同傳

憲使廬山胡公傳

南少司馬贈御史大夫觀海顧公傳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八目錄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十五

留部稿 傳

門人閔中張、文運 校

男士麟士昌姪士交同 校

南泉處士傳

處士姓胡名嗣賢字承德南泉其號吾潤丹徒人家世安定先生後裔國朝西巖樵隱者其五世祖倅於岳即以名宦祠於岳號久菴者其曾祖而大學士謚文襄遂菴楊公則其姑之夫也處士生於宦門姻婣元公大老家而退然之氣度曾不欲以驕貴先人世居曲陽里後乃遷居潤城老而投閒東畝之陽也又自號東畝野人蓋身城居心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八

不忘故里野處故自號如此平生事父母孝待諸異母弟以恩與人交信而不欺和而能有禮托迹塵市貌朴質如鄉村人與官署爲比隣日出入往來其間未嘗因訟牒至公庭有所爭忤古謂無懷葛天澗俗而不與俗爭處士殆近之矣文襄爲太宰時處士寓其幕一藩叅求善地許數百金託以爲之所堅卻不可爲一時交游所稱尤爲楊公所器重鄉人戴姓者嚮子壑親惻然矜憫焉贖還之卽以充贖贈此二事尤今人所難能也嘗客遊雲間泛泖而歸遭颶風舟幾覆以不獲終親養顧於天旣而得無事於是遂持齋誦經更積善累行沒其齒不少衰又嘗以鄉耆一

應林巽峰郡伯鄉飲賓之招後不復赴優游林泉年登六十有四蓋無疾而考終云憶予諸生日讀書大華庄舍處士送其子蓋臣來學予於是始交識處士處士卒之後蓋臣四試應天不一遇次且充貢矣而竟亦不偶竟請乞爲儒官也謂無以及其親愧且恨乞予言發抒其志意且欲藉以顯揚處士於將來予諾之久未有以應也今年秋來白下終請焉候於門不肯去予不得辭撫處士行已之大凡爲之傳亦聊以塞其請云爾使蓋臣而能守道成身當自有所以顯揚者又何藉於予言哉又何藉於予言哉

御史大夫剛峯海公傳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八

二

四百三十一

海外有奇男子傑丈夫生來以忠君愛民爲心不避難不畏強禦不隨俗轉動真能一介不取與介然儕人中卓然於天地之間所謂特立獨行家國天下非之而不顧者今御史大夫剛峯海公其人歟公名瑞字某剛峯其別號也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以禮記魁某科鄉試上春官不中甲選授福建延平府南平縣儒學教諭陞浙江嚴州府淳安縣知縣被論改調江西贛州府興國縣陞戶部某司主事疏諫肅皇帝事玄修不臨朝逮繫刑部獄官車晏駕後穆宗皇帝登極詔釋公復其官無何陞光祿丞尚寶少卿既又轉丞大理南通政改而北提督內府

黃未幾陞倉都御史督撫我南畿既又轉副都總督糧儲於南又未幾以南糧儲革副都改屬戶部亞卿也坐是遂回籍聽用公在籍十七年今天子知公之忠因觀風使者薦詔特起用公吏部擬公通政不可詔改授左副都於南院南院故無左缺蓋爲公特設云公感上知卑躬之任途次聞轉南少宰其佐南銓也養年而轉今官初爲學諭於南平引師儒以自亢不肯用庭參禮受屈於郡公惟時督學使鎮山朱公檄取公課書院諸生於閩省得全其上下之交教養士最有恩禮士心依向之任淳安則一以民瘼爲念民之疾痛不啻加及已身時總督梅林胡公軍需有徵發公每以邑小民不堪爲言得無有苛責中臺耶公某故分宜權相姻也奉璽書經理鹽政於天下將按部淳安虞其騷擾則先期上記爭止之鄂卽素權豪能彈壓人然奪於公之議竟停車乃其心則稍稍啗公矣離臺某論劾公蓋鄙嫉之故改調興國公治興國如淳安政聲卒上聞擢戶部既受職於戶部且治事且疏諫肅皇帝其略以修興土木爲竭民膏以數數廣事例爲名爵之濫以師稱陶仲文爲非體以天賜仙桃藥丸爲怪妄甚則以二王不相見居西苑不還大內猜疑誹謗戮辱及臣下爲薄于父子夫婦君臣不但以一意玄脩不視朝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八

三

四百三十一

爲綱紀之弛而已也人所至不能堪語輒上聞上怒甚下之獄然法司擬當大辟竟留中蓋 肅皇亦自能諒公之忠故雖怒之甚猶不欲重譴公如此督撫我江南則心慕周文襄爲人最加意小民而每欲摧折士大夫小民有訟及士夫者無不付之理不時受民詞於途袖滿則納之靴中或又投之輿中亦不禁蓋謂文襄公訪民疾苦每如此故亦欲如此以倣效之也當時賢而位首揆以禮休致還其鄉如華亭相君者其家亦多被按不少貧然無成心久之則自悔後又稱徐公賢者而於士夫家受訟事果無當亦往往坐誣者抵於法由此小民雖甚德公而士大夫亦

孝風文集 留部稿卷八 四 四百四十九

相見相送禮亦竝爲之殺轉掌南憲待各臺吏禮亦不肯有加惟最加意於困窮因臺史王某疏陳民病奉 旨議革百司諸冗役冗費一不以煩之民後又查定五城問祭爲應役免役者之等差革官票革各行經紀刻行夫差冊簡可照繁冊極言軍民苦官獨利之非專以責之五城五城奉令亦兢兢謹他司者無不稟受其成焉時有言者負時名說不得伸而欲借公爲重也屢移竿牘扳附公公屹然不之應其不隨俗轉動又如此疏陳一日治安天下事謂之從政者皆是貪風俗中人而舉 聖祖剝皮囊草之說以勸 上懲貪其言不能無過又指工部之草場用料太僕之馬價光祿之上供南京兵部之馬快船當省而不省爲差之一 今天下時蠲租而貧民無田不與官女內官之衣食常積之無用而望哺嗷嗷之窮民分文無有也爲差之二國子生納粟吏員納銀授之官所得幾何而東征西討費不貲爲差之三疏上 上意不能平然終亦諒公心之忠不罪也至於一介之不取與惟商阿衡躬耕畝畝中能然其既居位也應寬大恐未嘗不寬大公則顯如其晦皆然是尤可謂難矣離臺某給舍某論公謂公不宜於地方不能謂公有損於地方學使某論公謂公盜名不能謂公盜利侍御某論公謂公有陳仲子之矯王安石

孝風文集 留部稿卷八 五 四百五十八

之偏猶可謂公欲勸 上行苛政而擬以張湯杜周則斷斷乎不可也公始待用家居觀風其地者薦屢屢起而在位有論及公者則必有薦而明公者亦屢屢故指公出雲中物充貿易資曾不能污公之廉論公有客氣論公燭且偏不立於地方於位曾亦不能貶公之高始撫我後去我也不但我江南小民思公於去後即所嘗受公挫折之士夫亦未嘗不服公於去後公之起家而再任留曹也不但舊京小民將哭公於身後即有素不滿公者將亦不能不歎惜公於身後也於乎若公者其真以忠 君愛民爲心所謂特立獨行介然傳人中卓然於天地之間家國天下非之而不顧者歟 論曰孔子不得中行而專屬意於狂狷謂狂狷可進於中行也海大夫性品超邁不少受變於俗可謂有狂者之資其操行執持能堅如金石不移又可謂有狷者之介使其得聖人爲依歸受所以裁抑而激揚中行或可幾及也惜乎其無所遇其所造止於此然狂狷二者人能一有焉已爲聖人所思況其兼而有之乎於乎公真可謂海外奇男子傑丈夫也已昔人謂滄海不斷地脉故海外生有才賢焉若公殆星精由天降而生實鍾天地間氣豈滄海地脉之不斷僅得此以挺生者歟予於公頗相許相知契特著其大節於篇倘傳之後庶幾公之名

不至於湮沒而不章是則所以識不亡於公也若其家世他行履當自有纂述爲誌銘者茲不詳

虞士殷忍菴夫婦同傳

虞士殷姓諱大經字子常以嚮慕張公藝九世同居由於能忍故自號忍菴人亦以公真能忍有容德也衆共稱忍菴公忍菴公云殷之先東漢時有諫議封公者自陳州始遷潤遂世爲丹徒人父諱曙號解橋母某氏公其第三子也生而性至孝且至厚髮已半白矣猶戀戀親之側不忍離食飲必躬進沐浴盥洗必執巾立其後父未嘗回首顧知爲公公於兄弟中素以孝能得乎親如此所居傍近地若千畝直可數百金乃族人富者所欲得公不以售也立義券讓爲統宗祠基公孝且義又如此兄某弟某貧於人不償也公竝代爲償不以告問而始知公償也人有貸於其兄者不之償責及焉致其妻墮胎死其人謂公可給不訟其兄而以訟公也坐誣擬徒公反爲之贖且曰吾兄有罪即吾有罪焉爾族弟某賣田與公也已受直而不授田顧以此田盜賣他族弟他族弟輒又以賣公公知若不聞也者而買之又有族弟某以洲田賣與公十三年所矣訟於官欲奪之亦坐誣擬徒而公亦反爲之贖也此皆公之厚道然也歲旱而饑公出穀且平石以賑饑豐年不復取

償也二舉子某若某貸公米各百石公不取償也一人者物故矣其一人仕爲邑令長致餘饒歸而一不以償不問也鄉人某某者貸於公一人償不及數而詐云已全償也其一人則一無償而詐云已辦償適既於盜公知其詐而亦不問也人有婚喪不辦貸不償再且三猶應之應又不償則焚券不取也人有賣田與公稱價不足而告增者增又告不已竟棄其田爲閑田也此又皆公之厚道然也室人者我丹陽鄭氏女鄭碩人蓋與公有同德焉事舅姑嘗竭盡其心力供旨甘襄營建用或有不則脫釵釧卸簪珥無難也公丁父母艱哀而又能有禮未除喪廬中門不

卷八

留部稿卷八

八

留部稿卷八

言曰爲人當以正心術端習尚爲本習舉業當以漸造第勿弛其功則自進蓋皆名言是公夫婦於諸子諸從子所以撫所以教其導之以厚善蓋又無弗同也公嘗視塾師某幾死之疾癘僅僕恐相染莫敢近亦莫敢入其室公獨入其室親調湯藥不避也既而塾師全公亦竟得全盜嘗劫其家梓公項加刃焉公之子今三衢教授士望者時爲邑諸生聞而匍匐往請代公謂吾老自當死兒不必死也麾兒令去兒不去盜感動兩釋之碩人病臥于牀盜乘其德脅以威庶可知室中藏行且加撻十歲幼女金姐者身蔽母堅請代母撻母亦寧撻已不忍金姐受撻也盜亦威動兩釋之方是時子惟恐傷父願代父父亦惟恐傷子也麾兒法兒竟不肯去子念死於父不能死於母惟恐傷母女念死於母不能死於父惟恐傷父也即古所稱一門爭死者然而一不死也子父父母俱全焉是固天壤間所希有事抑豈獨吾鄉所希有事哉嘗忝爲吏官適吾鄉有斯事不可使泯沒無聞也故爲之作傳而論之論曰莫難必者天莫難威化者人之盜而強者也處士躬視塾師疾不染疫疫者視疫者並得全是能必乎天之所難必矣盜刃加父項子請代而父子並得全病母將撻於盜弱女請代撻而亦並得全也是能化乎人之至難化者矣於乎其家

卷八

留部稿卷八

九

留部稿卷八

留部稿卷八

固盛德之家也其事將不又為盛德之事歟抑士望之為諸生非廉也而得充貢由今御史大夫楚侗耿公者肯為學使時因訪行訪士望欲為父死於盜又引盜入已室掠已私財緩其入兄弟室俾得聞而各避去也是其能孝而友且廉也故超取欲以風多士如此士望貢赴部部以非令甲而駁也予時承乏銀臺述耿公美意達之大宗伯南宇高公高公謬以予言為然也竟許士望非廉生而充貢士望卒業南雍也予適為南雍師以積分法留士望亦將因一二生以風多士子去位而士望竟不果積分始就教職為司訓於壽春繼轉學諭於豫章今又轉教授三衢也以孝且廉能教士而範俗能不負耿公高公及予三人者所獎薦而成就皆可紀也并紀之然則予之為斯傳也謂為孝行傳可也謂為厚道錄可也謂為殷氏一門盛德錄可也即又以賢師儒賢公鄉公心破格能薦士謂為薦士之賢書亦可也

憲使廬山胡公傳

國朝理學名公以王陽明先生為第一歐文莊公及其門見而知羅文恭公不及及其門聞而知遊兩公之門得其傳稱入室弟子者則廬山胡公其人也公名直字正甫號廬山晚以所居據衡廬二山之交自號衡廬耕雲老農學

者則稱廬山先生云其先世來自金陵詳在御史大夫楚侗耿公定向所作墓誌中由衡國斌至公之父南岡公封刑部郎天鳳凡十幾世由金陵來吉後徙於廬陵於太和於今義禾田白鶴觀下凡幾遷母蕭太安人公生而徇齊童時即無童心稍長即能通書史善題咏落筆驚人宿儒聞而退舍年十九補邑弟子員與今曾中丞手拱王廷尉渤名鼎起邑令君陳公魁愛其才為冠於學舍為娶城西蕭氏女即封安人者也生子順順娶張氏妾教氏王氏生孫男士統士紀士經士綸凡四人孫女二人歲癸巳丁刑部公艱哀過幾於毀以奉母命始強起讀書邑城癸卯舉於鄉偕計不第再且三為母老需祿養就職教諭得句容趙丙辰成進士授刑部某司主事轉員外郎尋陞湖廣倉事時耿公在御史臺疏論吳篆宰鵬連及分宜相父子于鄉里人謗于喉之也累及公公故有此轉而予亦從決館出食四川之學憲予自四川轉河南參議也公陪推而轉參議於四川既而予自河南轉八閩學使也公又陪推尋亦轉憲使之副繼予後視學於四川公寓書謂分宜去位後後來者知吾兩人同心同道合每聯其名以相表故又如此也未幾因念母疏請告得准致仕歸養未幾詔起督視楚學庚午陞廣西參政癸酉又陞廣東按察使是年令

以入 覲便道過家省母念母病堅不欲行既又因母命不敢違勉強就道至臨江則又因念母甚病不能行疏乞養病兼養母得致仕公歸日侍母側如曩時丁丑母病增劇公躬親湯藥拊摩扶持一不假之女奴既失恃則哀又過幾於毀墓在邑東牛欄丘離家四十里而餘徒跣泥淖中執紼往每一仰視輒灑然涕橫流既終喪以餘哀杜門若終焉無復外慕矣歲甲申臺臣交薦 詔又以原官起公於八閩公又堅臥不欲出因友人鄭公善羅公汝芳貽公書相勸諭再且三始至建昌即主羅公家貽書閩兩臺乞歸者又再三不可則強一至焉竟卒於閩任是年五月

美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八

主

四百五十八

二十九日也距其生正德丁丑得年六十有幾公少時頗豪而好奇尤好爲古詩文嘗喜談孔文舉郭元振李太白蘇子瞻文信國之爲人既而又慕效李北地何信陽兩公作各得其似繼以多忿慙躁態動不知檢輒者格物論駁陽明子之說爲未然既而又自覺其非於是始欲就正於文莊初猶輩行相見見文莊詞禮和平簡當一無有時俗套心服之聞其講惟仁者能好惡人謂仁者有生生心有若瘝厥躬心未嘗有作好惡心故能好惡人如此公又服其論於是始歸心北面稟學焉後訪文恭於石蓮洞問文恭語心亦有感發於是亦北面稟學焉公於文莊領其立

志訓言謂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人立志處而其功則在於致良知惟志真則於良知無蔽虧於是泠然悟始從事良知之所以致如登陽明之堂而親聞其警歎也於文恭領其主靜無欲之說又領所貴足目俱之說遂從事精神收攝知行並進之實功公初與文恭不甚喜言良知不盡信陽明學後亦竝欲登其堂誦其言亦若親聞其警歎也公既得兩公者賢師儒相啓發不自滿足又求友於其鄉於四方鄉里人如歐君昌歐君紹慶羅君鵬及潮康君恕曾君子乾蕭君隆王君有訓等相友善共切磨在京師則同部郎羅君汝芳鄒君善與光祿工部周君賢宣給

美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八

主

四百五十九

舍胡君應嘉翰編王君學顏子實與耿公共若干人結同志之會吐心發難昕夕無間者兩三年客路遭逢如趙文肅公貞古何中丞遷諱司馬綸及予師唐荆川先生順之相與論學卽稍或有異同其意氣竝雅相愛重後在維揚主師相石鹿李公家盡聞王心齋長所授受陽明者又不一而足公謂取諸人貴有以脩諸己自其爲諸生舉子時則已能遵所聞力求進遵文莊言從事於體仁遵文恭言從事於主靜從事於一介之不苟取稍稍有所得或又求之詔守陳君大倫之玄求之學正鄧君曾之禪始迷於異相而爲魔後悟矣則又以欲離世有欲忘世意迷而失諸

再末後凡三悟始不復迷而失然公志則猶未已也向學之勤其功蓋愈進而愈篤於寢室則粘壁有警語謂時時要合天心時時要志凝神王先當有事於孔子之發憤閉關有錄其自序以形骸上取滋味為非欲求有不依形之天味以世界上爭勝負為非欲求有不著世之天勝補過軒因學有日記則日書已過以自箴而自驗知過在忿怒喜名三者之未忘翊全有錄以去心中之滯絕慮忘言為翊補又著所當戒先後各六事又二事說在全歸稿務求不愧此心不忝於暗室屋漏時時有真志實修其出而仕也在京師則與子等講學於靈濟宮於細瓦廠之東門務求有實得實益而不為泛常微遂愈楚愈於湖北與同官今宗伯萬公士和稱莫逆能以學為政謹身飭屬惠愛及其民旌節孝奉祀陽明先生及與公某將公某所嘗有功於楚者至於麻陽苗內訌卒薄城能夜出奇兵襲敗之以文人能有此尤稱儒略奇特事轉參蜀藩能引黃沱泉灌邛州七里堰溉民田十數萬畝能坐使旱瘠地為沃壤雅州楊酋某以爭襲方 朝命指授屬吏黃清者揭破其巢穴白蓮教煽搆起民無從者公有以約束而化導之也轉督學則先行後文作正學心法為多士倡疏乞養病革卷母歸也日侍太安人左右無須臾離比鄉寇有竊發則以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八

古

四百五十五

鄉約所皆行兩省者屬鄉耆訂以行又請行於所司歲為社祭二學會五要以成人才厚風俗彌盜賊為先學者聞風多遠來及其門無何起視楚學也校文講學所注措悉如蜀又著志訓以勵士士翕然依歸焉來西粵之藩政則能出劈畫殲頑徭徭有疑似如盜者數千人力白之督府悉生之憲長廣東時大比而監試試錄文盡出公之手冬入 覲而以病又請告也有所陳論於執政者江陵張公謂天下大計有三一曰正聖功在信臣日誘進 冲主唐虞盛德不當顓頊以後王語二曰豫人才謂今日人心未回多由有智識者鼓動致然在政府當一以重大體正人心明學術為首務三曰培元氣謂不當以催科居上課不當以汰一官省一厨傳為得策也書上意與張公左竟得請告去有道施為其不求苟合類如此公讀書講授之所在本鄉則海智寺龍洲覺山下之求仁書社在韶則明經書院所至青衿子輻輳及門皆虛往而實歸其表表者有如鄒子元標鄒子觀光周子弘禱郭子子章蕭子元岡王子繼明曾子鳳儀等若干人皆高行雅志得於公所啓迪而造就力居多所著述格物論龍洲集之外如正學心法如志訓及前所著自箴補過等錄後所著太虛軒稿宋仁等志及衡廬藏稿若干卷稿乃公詩文集之全中所載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八

五

四百五十五

約說與衡齊一書乃其著作之大今取其尤精者列於篇
博約說有疑於先儒之言謂顏子之好學在不遷怒貳過
而未嘗修聞見之多竊意博文不以多聞見爲事又有疑
於近儒之言謂其求良知者惟事變化圓融不復知有至
當至善處竊意顏子之約禮必約諸此心之天則而未嘗
以變化圓融爲事也衡齊八篇如言末謂言爲末也理問
謂理不在物而在心也六錮謂吾儒言虛實本一而非有
二也心與天非二本也覺卽爲性爲道心也謂循序非先
儀節而後心性也謂格物爲通物通物之本末而未不可
先本也知本卽爲格物也所謂以經訓經而非若宋儒之

美鳳附文集

留部稿卷八

一六

移經以就已也博辨謂博物未可爲博學也明中謂堯舜
以惟精惟一求中而不當以不精不一求中也文王以不
識不知順帝則而不當以多聞多識求中也徵孔謂諸孔
者當肖其真而不當但得其形似也談言引証不一中可
採多有之如謂嗜尚之癖爲乖性猶枝見之能賦道也學
經而專求訓詁謂爲求聖人似之似者而非其真也謂大
人眎天下爲籠市不以欲熾矜富貴爲蜃閣不以身迷也
此則種種皆妙理精論謂漢唐有女禍有宦寺之禍宋幸
無此然不免有夷狄之禍也女禍二一內嬖二外戚宦寺
之禍專在授以政權而夷狄之禍所以致之則有三一儒

敗在銷兵其失策由趙普二議敗在論多而不斷卒釀成
秦檜之奸三恩敗在歲幣增郊恩太濫卒至於財匱而國
弱也此則種種皆深識遠猷至謂樂戎上策在得賢相修
內治如周公之相成王休休之大臣無一技然後能用天
下之技有坐而論道者之道而下兼乎技則未始不可以
作事有起而作事者之技而上學乎道則未始不可以論
道也末著續問申言大都前肯續爲問申言之謂性
相近性善非二語也謂易占不盡在著策間也謂聖人之
前知以本然無爲之體而洗心藏密至於知識不作聲臭
俱無受則自靈自靈而自能知來也謂中庸之修道專當

美鳳附文集

留部稿卷八

一七

屬人而亦以屬之物者非也謂致中和者不能離中爲和
亦不能離和以爲中也謂天地以不二而生卽聖人之致
一而貫也謂曾子臨終而憂憂性不全爾命門人啓手足
以便與居乃常事不爲異而非以全其支體爲得免也謂
佛氏以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知心中物知心中物而
不肯盡心於天地萬物也則其出死生之爲痺是其學之
偏非其心之本然也謂佛氏之學止於明心而未逮盡心
止於見性而未逮盡性是知有覺而未能爲德行也若以
詩人有覺德行語責佛氏固可坐而誦也謂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則固有不容存不亡亡者焉死生不得而囿之以

此知聖人未嘗言出離生死然卒亦未嘗不出離生死也
謂靈萬物心天地者固不在七尺軀而以宰七尺軀者即
以宰天地萬物謂揚慈湖已易之不可廢也此則又種種
皆名言也人謂公準王充氏論之衡莊周氏物論之齊而
作衡齊予按論衡謂世無孔子則七十子今之儒生爾又
謂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猶文武周公併出於一時
則衡固未可爲衡也物論之不齊乃物之情莊子者因是
因非因非因是一切論欲強而齊之徒逞雄心恣高論而
漫無要約於其間殆亦非也殆非公所以命名之意也近
時王司馬世貞作衡齊序謂衡者平也將以平不平也齊
者和也將以和不和也其說爲得之蓋公嘗由性命談經
濟今經濟不大顯言則由性命而發也公此書其可傳身
後無疑矣予昔與公爲友也公方求工於詩文即談道未
有微亦未有當於予心也別去十數年文益進道亦日益
徹每得公手書即書法能擅有鍾王筆意知公之技且日
亦進乎道矣故嘗統論公前所著閑關錄困學記等書公
學道之書也晚所著博約說衡齊等書公明道之書也公
文士以史漢古格調發明宋儒之理可謂能因文以見道
其後固論道然所著輒能發儒先所未發其爲文又能鑄
漢宋於一冶又未嘗不蔚然文於乎若公者其文士而有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八

十八

四百五十二

道論道而又能文者歟公即不大用於世其有可以
傳世如此聞督學使不待勅推爲鄉先賢直行下祠公於
學宮公自有不亡而存者則吾黨於公均可無憾於公之
亡矣書此貽公之子順刻以行於世或藏諸家庶可爲公
不朽云

南少司馬贈御史大夫觀海顧公傳

公名章志字行之觀海其別號也先世出自吳丞相雍其
子孫自吳徙滁陽徙崇明又徙太倉始居太倉者諱伯善
伯善生榮二榮二生觀觀爲胡元市舶司正五傳而至耕
雲公珩珩生默巷公鑑即公之祖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
公父思軒公濟登某入榜進士任行人陞刑科給事中即
嘗以公貴贈中憲大夫者也母陸氏累封太恭人公止兩
兄弟伯名機國子生其仲即公公生甫三歲而喪父養於
母稍長則教於兄年十九補州學生逾五年爲嘉靖丙午
舉於鄉又七年癸丑登陳謹榜進士就選銓曹得其先黃
門所初仕之故官官行人公爲行人凡幾年以不附權相
分宐父子量移司副正陞刑部湖廣司郎中其元配贈淑
人王同嫂氏周竝係太恭人在邸相繼以疾卒太恭人哭
兩總哀公亦以此每壽壽不得意遂請告奉母歸歸三歲
而分宐敗乃還原任又逾幾年而陞江西饒州知府公治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八

九

四百五十五

劉仕

饒凡幾年陞湖廣按察使之副治辰沅公念母八十矣遠恐不能任板輿則謀乞養太恭人堅不許且踴躍爲公先公於是罷勉就道及九江風濤大作竊自歎奉老母涉長途大非人子所宜乃審具乞疏既發使始以聞得請如志凡三年在膝下比失恃已免喪意不樂於出而親黨多從公勸駕者於是強起補廣西未幾以齋捧便道歸聞轉貴州叅政報於家又轉廣西按察使時爲萬曆丁丑適長君紹芳成進士選中秘疏稱病不能行從是遂堅臥而不出蓋徜徉泉石者又七年會江陵權相敗 聖天子側席求舊賢公卿又每推轂公起公於山東仍憲使未期年轉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八 四百五十三

卿光祿於南畿兩月又轉南京北京兆蓋年餘而陞南少司馬某年月日以疾卒於官距其生某年月日也得年僅六十有四按公少孤而丁門戶之衰役侮狎至賴伯凡身百責之艱以寬公於學公於是痛自勵有志於元宗以是學早成亦早得舉既得舉而學又益勵時則以伯兄早喪母漸老無他子爲養也欲罷禮部試又以母訓嚴堅不可而止既舉進士官行人奉使粵所饋遺一不受還居京邸閉戶讀書如儒生遷行人司副正爲郎刑部也奉三尺謹名爲最精法比每獄詞出公手吏不能贊一詞又持法恕多所平反而全活囚被訊服且感人人稱不寬公時譽

望隆起名公卿多有知公者大宗伯高安吳公某稱公能文章非但法吏才嘗有意徙爲其曹郎又嘗當以已未科會試分考竝格於相嵩父子遂皆不果蓋宗伯公素介特頗能與嚴氏左公亦雅不依附嘗爲所不喜也其後安陽郭相君某爲太宰又將改用公公不欲請外補而得饒饒故劇郡號難治公初治饒也水爲災民病饑公百方賑賴以活者數萬計俗諺清明夜雨無麥公以爲憂至罷公宴不赴既而歲大旱以禁屠爲虛文惟齋戒極誠從事於露禱樹雨隨降適又匪饒境而止公於饒民賑其饑又憂其無麥秋誠能動天禱輒應如此饒俗健訟吏弊最難革獄亦最難於清公初至則訟牒填委山積拳拑充庭吏故窟穴其中以爲奸公於是窮日夜之力目披覽而心裁決居無何卒就理後來訟者至惟出其明與斷隨來隨剖未嘗一借耳目說詞於左右獄亦未嘗有信宿留不法吏斥去一二尤甚者由是此曹兢兢畏日歛手坐廳舍不敢私受人一錢前時訟者從下邑來裹旬月根根已盡未得歸至是不裹根而訟以爲常邑民訟不樂於屬邑而願屬府他郡民訟不樂屬其郡而願屬饒是時直指使知公能辦饒事將刃常有餘不一以文法加於饒饒淮王故稱悍公束惟法王以公直指所嚴重敢其下毋輕犯顧使君然公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八 四百五十三

能求王國人疾苦宗儀歲祿以時給王國人咸謂顧使君能生我又未嘗不心感公士大夫時或有造請不可以私徇然亦多感公能輸寫無間然饒故多才公於所屬諸生者能教之教又能甄拔之凡所甄拔之生率以次盡得爲稱盛於往時人以此又謂公能教士而得士饒之景德鎮主治陶而爲浮梁屬其器用流被天下奸民往往有竄匿於陶者易煽構爲亂地與安仁壤相錯兩縣之民爭而鬪揭竿嘯呼幾乎成大變他有司司陶者曾不敢一呵問公行視上供器適至焉就與中口占榜文諭以毋輕動輕動則良民亦亂民也於是爭者悟解散去一境遂賴以安

大要公爲治在崇體要不令與臺隸卑溷縣庭不以瑣屑事累及令長者然每又諭諸令長者毋急事能先教化而後誅罰卽歷年未決之獄可不煩筆楚而直諸註誤多所縱舍然又每痛懲豪右巨奸之敢於犯者其爲饒一惟潔已以先民爲饒且四年不持一錢入私橐比遷去載中報積俸僅四金餘悉推佐公費矣饒人有但飲饒城水之謠當是時人旣稱公之廉又咸服公如神明謂公可與頌管國范文正兩公者二而三相與謀建祠尸祝公公嚴令以禁乃始已公去後不使公聞竟爲之廣西俗朴而事簡公職清軍而清軍御史李公某奉差來廣也李主嚴公主寬

惟是爲能相濟增江王故亦悍王也公亦東惟法革其所自名馳驛者遠所籍侵民地於屯地王大懸阻而卒亦無逆言惟是亦足以匡救而相成自廣歸後以原官召起東省也東省時當慮因計大辟者數千人公日夜治爰書手自叅駁語語得情賴公生全甚多直指公且得代屬公所當舉刺公又日夜咨訪所評騰咸曲當使者稱公不但德望優卽吏才亦難及其推許與宗伯吳公同蓋公通才故隨試輒效見稱仰於名人每如此應天三輔浩穰亦稱難治公治應天則尤爲能得體民苦凋敝也公則鎮撫之以寬靜兩赤縣徭賦百出難支也公則裁其浮冗不經者錢穀出入吏胥故有所逗撓每乾浚其中也公親與民期約悉省除其冗耗會同館驛馬役且乘於橐有力橐有力謬稱故事當然公不顧悉奪而還之大比當有徵聘典分校也公以鄉里嫌陽避其主名陰指授同事者蘆葦防範種種中肯綮公雖遷去是年科場事賴公擘畫弊盡祛當時政聲流聞人言前京兆不能及公猶自謂不如向者治饒之快于則謂公治饒之快更不如佐本兵所建白其及於人惠至渥迄今數十萬人者感而頌公尤快也公佐本兵未嘗專決堂事考選軍政尚書郭公某倚辦公公謙讓時有所自效亦不敢當其名武舉鄉試委司屬分典校而惟

與郭公總其成故人子有開請亦堅拒不許也留都編戶
軍強半於民快船小甲苦於奸豪積猾規免而偏累尤苦
於管運內使抑勒而誅求累極則告梁甲梁甲加以幫甲
又加以派及於餘丁猶不免亡身破家也總計各船受害
者蓋不止六七萬家矣公署部時因旱蠶得應 詔言民
病乃疏陳快船審甲之弊害請如馬船例其篙師改食充
為雇募稍優其直減船額以就之除見支船米二萬石軍
自樂輸銀萬五千兩外國家誠額外捐銀萬兩米萬石即
可出此六七萬家於水火之中輩留都磐石之固本部諸
司惟船務為最劇軍人疾苦惟船甲為最深地方隱憂亦
委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八 五 四百五十三位

嘗得公為人行已質直歷少長無所苟孝悌忠信蓋性之
於天幼失怙愛養於封公五歲時置之膝語以張公藝輒
應聲欲與兄同居問以為官否為官要錢否輒又應聲欲
為官且欲為廉官也方童穉已不凡終公之身蓋未嘗食
此兩言也母夫人慈又未嘗不嚴公時時念母慈抑又時
時嚴事母奉母訓惟謹也王氏姑家日消子亦日不肖則
迎養終其身塋以禮曰父同產惟姑養姑所以養父也陸
氏舅老且貧延致於家養甚豐如是數年死而厚殯之曰
母同產惟舅養舅亦所以養母也孝能錫類如此事伯兄
猶嚴父已嘗為公車士猶然未舉時兄亡而事嫂猶母也
委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八 五 四百五十三位

惟軍窮為最大津德意召天和計無有出此者疏上 上
嘉納亟下所司議行矣部議上諸者為令具如公所言公
又念事不慮卒或不可以久又謀之尚書傅公某上四事
重事權明激勸嚴恭爵豫會計大要在杜浮言廢糧餉而
專委始事即官倪陳者貴以有成效疏下所司亦各為議
覆如指留都數十萬人莫不舉手加額歸德公比公喪出
國門也諸為船甲者祖祭道左哭聲聞於野且肖公像將
立祠以報公是役也事涉中貴人無敢犯者公獨毅然為
不少避忌蓋疏出而中朝士大夫皆推讓公饒經濟不憚
難旦夕且當大用矣不謂其竟不果也於乎惜哉惜哉又

教族子姓之貧者欲其且讀書明理強爲善以無玷門閥也居常杜門手一編簡出入寡交游而時或徇人之急白入之有冤狀者又時或向所司一深言桑梓利病也皆公之仁也有白晝剽奪殺人者獲於官公請必真大辟毋俾亂民者濫爲亂此則又公之義也公善行種種其可紀又如此生平不喜講學尤不喜講陽明之學曰吾見能講良知不能爲恕者多矣講良知不若講一恕字爲要也歲大祲而遺大司農書謂當蠲然蠲舊逋以惠奸宄不若蠲見年在甦良民也蠲存留以示洵沫不若蠲起運以弘大節也在官每用私錢去官又每籍還官物曰居官儉故能廉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八 三六 四百五十一位

不妄費當不妄取也終身無狎邪之遊亦終身無賂侍之蓄僅以一椽爲書齋偃休其中而處之怡然曰吾以爲心寬愈於身寬也種種皆公名言也不講學真能講學之言也 論曰顧司馬今之名卿官未滿京三品三年考無以酬母言貶恩及祖報答其封公行最純備其亡也得卹得贈矣猶未得 謚嘗爲公有不滿於其身後然又嘗思之古人以三立爲不朽公歷官隨所至有賢能聲可謂有立功善行種種可紀可謂有立德若其不講學而所言乃真能講學之言即謂之有立言亦可也公三子長即紹芳以文學侍從方茂著行業於 清時仲紹芬叔紹希亦蔚然

文有高志竝可步趨父兄者之後塵以公之三立傳之於將來又以公三子者所有事俟之於將來前光後裕真可稱公不朽矣矧易名之典尚有待封公之加贈亦尚於諸孫者有待也第需之爾又何必爲公有不滿也歟予與公生同鄉業同經鄉會同舉後又同官留曹忝公同志公繼室孫恭人其家與寒氏世姻連有葭莩之契嘗從史氏後執簡記事子職也又自謂能知公故爲公作傳并論之情至而言非私情也然則予所言亦非私言也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十六

留部稿

像贊

祭文目錄

松谿先生像贊

侍御李龍潭像贊

陸阜南小像贊

贈大理少卿傅慎所公像贊

杞山鄭公像贊

祭眉山張翁

祭石鹿李老先生

祭嚴養齋相國

祭王少治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九目錄

祭王嶼南

祭顧觀海年丈

祭石城許公

祭水南荆封君

祭建安令白川荆君

祭陸阜南

祭張嵎峽

與陸五臺方采山李紫軒同

祭胡廬山

會中祭韓太翁

同鄉祭韓太翁

祭蜃川孫公

祭履菴萬公

祭孫太夫人楊氏師母

祭黃司成內子

祭一品郭老師母

與袁裕春李岷山同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九目錄

二

門人閻中張 文運 校

男士麟士昌姪士交同 校

松谿先生像贊

惟先生章美之內含也英華之吐露由和順之積充其著述可得而稱者蓋發言由性命而亦煥乎其能工曾不尚小技於雕蟲惟先生敬德之中存也本之爲寅畏斯出之爲和衷其周旋可得而象者蓋中禮以自然而又穆乎其若冲曾不事飾貌與修容儀形餘廿載其永違追思欲一見而無從茲遇郎君授像得於縑素相逢宛然在玉堂之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九

一

留部稿

上瀛洲亭之中就卿雲而被祥風於乎斯其所以爲文恭雖亡猶存可傳於千百世而無窮者歟

侍御李龍潭像贊

惟公始焉釋褐拜官理刑於楚旣而擢檄入臺在浙持斧明且斷皎日清霜煦且濡祥風甘雨外有威稜內無城府口雖訥然少言言必於事有補瞻公遺像於身後恍如生平之誦詡追公安諒於身前恍如裏赤相對於乎公乎最堪比數體柔而志剛貌今而心古在同榜中其不允爲可取也歟

陸阜南小像贊

大中丞阜南陸公歲丁亥十二月有二日卒於家公于嘉

靖丙午鄉舉同年也先是予以是科叙齒錄歷履之不詳

謀所以增定而翻刻欲及於子之孫永傳示而雲間諸丈

之蒐取專以屬之公比作書遣倅齋而至則公已先期蓋

棺矣於乎公巍然之望方待 召奈何奄忽有此也既而

公之子彥楨訃音來且以伯父平泉大宗伯所爲狀并奉

宗伯公命附所自具逸事畫公小像於卷請爲贊予惟別

公久世路間闊數十年與公聚首之日少然仰公行義則

最深陡瞻公像歎公不可作也則黯然傷神焉久爲閣筆

比再接書見趣乃始勉就一詞書諸卷歸彥楨云 惟公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九

二

留部稿

家承世伐德比難兄卓爾令望展也名卿語訥如不出

口然而按垣有草不愧論思止戒理勅權璫請還 摩臺

考於 世廟也所言皆人所絕不敢言公之論足以定千

古之是非氣恂恂如不勝衣然而宦蹟之經陽春隨之便

苦運洗苛政勒奪白雲湖於 藩封也所爲皆人所一不

能爲公之力足以任四海之安危司理之廉介人以比嚴

灘江水之清公惟恐類濁流之難澄諫議之諫言人以比

朝陽儀鳳之鳴公惟恐與犬吠而同聲覲求公悃悃無華

者擬公山澤之癯予嘗窺見公中藏充然飽仁義之腴跡

泥公簡靜寡營者意公粥若無能予每側聞公所至諱然

有游刃之餘心坦蕩色莊嚴卽之溫望儼然蓋公器度之朴茂行履之純全雖曰脩持自己切劘自家園而多亦性之於天於乎吾丙午榜中如公者豈非成進士獨後而名實之孚則獨稱先者歟

贈大理少卿傅慎所公像贊

傅慎所公昔從御史臺論事權相權璫嗔其指摘已也聳上聽謂疏中語涉謗訕逮詔獄杖闕下謫戍浙之定海衛凡幾年相璫敗後得召還復原官尋陟南大理丞以疾請告未幾尋又召還原官時子寶亦從山中起再轉南司寇公子所夙仰又刑部大理法司同僚也寶既仰公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九

三 四百九十九

久一旦得爲同僚又與善寺之會爲同志自謂有前緣兩相得驩甚寶改儀部而南曾幾何時則公一疾不起矣子既哭之撫其孤又首倡諸公者賙卹之喪歸而舊屬念虛吳君爲其家留公遺像請爲贊予方訪求故事將爲公讀於朝與如前寺丞黃公例請贈卹未暇也乃今年春疏上而得旨果贈公大理少卿與黃公同予心始稍稍慰始爲贊詞貽吳君轉貽其家云惟公溫溫乎其恭耿耿乎其忠諤諤乎其持論蹇蹇乎其匪躬權相權璫之相與比也國是日爲之紅公獨抗疏九重將以逆權其鋒彼兩人者陰狼猜雄坐公以訕上之譴戍公於甬東

之東無何而奸輟覆皇路通公心得白於當寧還公以昔日之乘驄旣而公大理予司寇共守三尺於南中十餘年海濱向慕一日者比隣相從方忻聚首方吐由衷奈何天不佑善竟以一疾而終公家留像徵言予也未遂推崇今始得請於朝贈公官如前此之黃公身後有承燁燁乎其誥封君恩所加顯顯乎其優隆此可謂不世之遭逢雖然公稟浩然正氣以生其英靈當與天壤俱存殛食邪保正人陰有匡扶社稷之功當亦與天壤俱無窮豈在此一時肖象貌與夫後人者瞻儀容然後爲見公於如在得拜乎其下風也歟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九

四 四百九十九

杞山鄭公像贊

憶昔嘉靖癸丑予釋褐而觀部政有事於考功乘欸民之馬望天曹而趨幸與公同惟公侃侃之直溫溫之恭今人與居而有古人之風世途間關彼此飄蓬三十年以來曾不獲接高標追清歡相與再傾吐其心胸予謂公才當起自山中倘窅所施必有不世出之勲庸云胡棄我人間世騎箕尾遽返乎太空耶君持狀請銘也旣爲之撰叙生平納諸幽宮忽又出公之小像屬我以辭而請不已哀無窮啓而一展對則別公雖久恍若於縉素相逢乃不覺思勃心忡忡述公之行於以擬公之形容庶幾得公之似

我手數語之由衷今其別去持之而東時紹庭而經史是業賢聖是宗尚其承公之家學繼公之志有以接武乎遺蹤也歟

祭眉山張翁

惟翁鍾中條盤礴之氣生相君惟嶽降之英竝駕南車卓然以德業稱惟翁統大河濟瀾之秀生相君惟列宿之精追蹤史漢蔚然以文章鳴爰立應求謀猷入告而內豎外孽竝見剪平大奸如距斯脫君側爲之一清人知相君爲社稷之衛爲邦家之禎抑孰知皆翁善慶之所積皆翁庭訓之所成人之因相君而仰翁也方願翁以康寧之遐福人之爲相君而祝翁也方願翁以期頤之上齡云胡一疾大命遽傾致相君罔請而去位嚙恤而輒輟也必終守新都之制必不奪南陽之情凡爲士類列在簪纓惜相君之去者則萬人同詞爲相君哭翁者則萬口同聲寶也昔以相君同年館末誼於翁既忝爲通家子行嗣緣兒昌附賢孫驥尾於翁家又叨有奕世之光自遠聞翁訃音悲悼實切中藏山林道路阻修微念愧莫能償茲焉起補留曹可借一羽之翔緘辭千里爲奠庶似生前捧觴時雖久而不以自燃禮雖薄而猶用爲將恃有寸虔可以自表惟翁有知鑒其微眇而已 尚享

祭石鹿李老先生

惟公大魁元輔其名位則履天下之至崇三公具慶其出處則享天下之至豐生年雖不滿百而謝政以來其優游林泉既逾七而望八也不可謂不壽考而今終家世雖科名有待而子孫之衆多又皆蘭茁而玉立取一第爲無難也不可謂澤慶之不綿重公之身後其異數來自九天者賜祭塋賜贈賜謚而又賜蔭未已也恩寵之既渥而既隆將海內無兩逢矣乃今士大夫悼公之亡久猶不真其泰山梁木之恫惻蓋公爲人邇求道源以先哲大賢爲的招延白屋有吐哺握髮之風以心則王道之蕩平而無偏無黨以量則大海之汪洋而能受能容又能普蒼赤以涵煦抑且協僚庶以實恭未嘗以顯諫廷諍爲忠而每每得回天之力於手疏密陳之中未嘗以煩苛操切爲尚而每每本無我之一念於以成和平安靜之功公宅揆十餘年天下因始焉首公爲相者清世紛表士行與公心道皆同因思公之淵乎其冲能以規隨相從又因後公者竊威權逞臆胸忘父大戚而奪情私子上第於南宮又思公坦乎其懷惕乎其衷能守雖於知雄能以禮而爲躬士大夫因數公之相先後也固嘗爲時事而興慨爲時事而興慨能不益思公於無窮也歟某也詞林後進蓋

嘗謬辱公知東閣承承又每忝受公施南雍六事由飭條
規蒙公報可行而不遺嗣爲權奸中以幾危公救不能蒙
爲之嘆息而差容昌與賢孫寔同門楣往來交遊情比連
枝昔歲之春一暈相隨操舟登堂拜公起居公談玄理上
德無爲方學長生方茹紫芝方從美門方求子期奈何一
疾永與世辭白下彭城兩地睽離遺與之晚惟公鑒之尚
享

祭嚴養齋相國

惟公文章名海內而視有若無才德出人右而守智若愚
磬折珮委公之禮傲者或謂爲拘施舍已責公之仁者有
妻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九 七 四百五十四
或謂爲迂待家衆素寬大比掌銓曹則遂謹門庭鎖鑰之
禁享日用頗豐腴比居政府則遂減坐中聲樂之娛身退
矣而德彌進猶出處繫蒼生之望位尊矣而禮愈恭猶吐
哺下白屋之儒豈但早辭榮階兩疏之高豈但身處厚執
萬石之虛抑且翩翩衮衣舞老萊之綵抑且凡凡赤烏遜
姬公之肅公於衆寡小大所謂無微而或敢忽公於事業
勲名所謂有美而不自居者歟華亭與化實惟同鄉同領
麻拜謨謀一堂一時之盛百世之芳一兩年間相繼而亡
箕尾同乘九霄翺翔一方之戚四國之傷某也中秘授官
組歸棠公推較爲重詞林路當引避蒙公諭且從衆臬公

外補遠去蒙公惜以垂用奉常起家未出蒙公命駕相送
前歲之冬謁公於里知偶違和臥而未起歸卽遣麟湯藥
是視公自來言恙今可已毘陵舟中方共譙喜方候台安
方奉教旨云胡計聞遽長已矣於平未周兩載并哭三公
不獨爲鄉人共歎共悼兼爲某愚父子私怨私痛實以哲
人之萎大老之凋謝情之所鍾乃天下之攸同

祭王少冶

於乎兄之先公直言諫死身後所留清白而已兄也承之
聞詩與禮兼有文名烝烝焉起晚始遭逢釋褐而仕白雲
之司是司法比三尺是遵一誠終始久乃外補作守台城
妻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九 八 四百五十五
倭奴入寇謀所以平吏農門皂亦練爲兵兵又不足及於
家丁功未之酬遽因察左倅州倅郡不勝坎珂兄猶奮然
云當在我蹶且復振何敢頽墮數載而後始復郡衙閭未
及赴於瓊於廡一在海中一在海邊嗟兄所遇胡爲其然
蓋由權相不喜兄守幽貞督撫相忤兩不相能於乎權相
不足稱矣督撫兩公皆兄鄉人也而亦忍於相傾無乃有
宰之於冥冥者歟兄有著述可以傳久兄有燕貽可以昌
後彼人者能加兄以所不堪而不能奪兄之所自有是當
爲兄頌開不當爲兄心疚也志也後先秋曹是有僚誼實
也伯兄於鄉講又忝世矧茲癸丑晨星多墜兄今永遠旦

夕遷次吾兩人者適逢其會絮酒隻鷄禮殊不備倘以燕詞聊引微意

祭王嶼南

兄嘗言善無人知世多肉眼執締心期惟善不受知也乃見兄之善真可謂心能自信而不求合於時兄嘗言善被人欺鄉無仁人孰與怨施惟善被欺也乃見兄之善真可謂分能自守而不詭於隨居官居鄉未嘗少異人得而侮兄安能指兄爲不類處已處人未嘗少肆人得而忽兄又安能加兄以非議無懷葛天兄則似焉不忤不求惟兄能然世方呶呶孰如兄若金人之緘其口而無言世方營營孰如兄若素琴之無心而無絃世方爭先孰如兄其瓦礫之後而不爲糠粃之前世方趨於羶孰如兄安素生之臥而草子雲之玄人謂兄焉能有無不足輕軒若使求兄於古人之遺編其不爲物無忤醜夷不爭之賢也歟傭等五人氣味偶同結爲斯社時相過從不敢比睢陽五老聊以繼朴質之蹤不敢方洛下諸賢聊以追真率之風實叨起家初非負心每乞還山猶希盡簪竟踈方訊而聞訃音豈其一別俄成古今於平兄今已矣不可復面我四人者合辭爲奠惟酒與肴生爲死薦感念交情淚欲如霰

祭顧觀海年丈

墓前文集

留都稿卷九

九

七

墓前文集

留都稿卷九

十

七

惟兄鄉之老成邦之司直道足匡時心能自克清白家聲義方世則承傳可又操持不忒人多悻悻逞雄心於一時兄則退然守老氏之雌世方碌碌類羣蟻之趨羶兄獨閉戶草楊子之玄兄官行人不居華要兄綰郡符久始得調告終養歸日奉慈帏失恃乃出事與心違竟求去位終焉休致一經之托樂而忘世今也逢辰 聖明求舊昔奸所擯用如輻輳強起兄於山中將大用之是寃自廉訪轉光祿由京兆陟兵右方陳訐謖方建宏議方軫時艱方釐積弊柰何一疾倏爾奄逝哲人之萎衆皆雪涕某也與兄同郡同歌鹿鳴後先同起同官陪京某也兩榜皆同適又同經兩同座主同締姻盟吾三人者誠猶同胞同忝九列同稱晚遭同心之言忘形而吐同社之會折簡而招風日清和之候花卉開發之朝或並輿而出郭或聯轡而揚鉞非圖酒食徵逐非恣山水遊遨適相爲主賓也方以敦高情而期久要更相爲籌畫也方以翊 虞舜而襄 唐堯兄年實少予兩人乃竟不享遐齡兄才實過予兩人乃竟不爲上卿則予兩人之送兄而哭兄也又豈但他人者之首疾而心驚也耶雖然兄既有子承兄之後繼述綿綿兄亦可謂不朽矣尚 享

祭石城許公

鍾山有峯巍乎其崇惟公之德望與之俱隆石城岩巖上
干霄惟公之文名與之俱高秦淮一泓水止波澄惟公
之心神與之俱清大江汪洋其流湯湯惟公之慶源與之
俱長試南宮魁海內五百英雄孰能與公爲對司銓衡秉
文鐸一時才賢孰能外公有作於乎若公者非所謂人之
秀士之英其典選而視學也又非所謂衡之平鑑之明歟
廿年通籍一旦抽簪雖居城市猶然山林家庭唱和如鶴
在陰俗不能涸塵不能侵人方稱公能解玄理人方期公
長生久視未聞有恙遽爾已矣豈其蟬蛻故致如此其等
均忝江左鄉邦或叨葭莩末詎或以奕世同歌鹿鳴或以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九

十一

四百三十四

知仁

祭水南荆封君

惟公宅心無愧樹德有聞爲厚爲質曰儉曰勤教兒曹詩
書苦攻每嘖臥窓間紅日課農人畝畝力穡每觀耕壠上
白雲以後先振起則一經之托是從以家世淳謹則萬石
之風是同父母竝以嚴教稱足追申國庭訓夫婦竝以敬
德著不忝襄陽龐公早歲仲君致身廊廟公沐榮封鸞章
鳳誥伯亦拜官作宰雲夢分俸遺歸公享其奉叔季以文
聲聲太學孫曾繼承崢嶸頭角公也撫之方以爲樂人謂

公仁壽方百年人謂公善慶方綿延奈何一疾倏與世辭
鄉失長者何人不悲某也承公不鄙締我婚姻三子及門
道義尤親昔叨起官辱公携尊餞我最我勿負主恩今
聞公訃愧尚袍繫不獲哭公於公喪次敬撰蕪文聊引片
意雖公福壽人已難及願予爲親者哀則胡以解憂而啜
其泣尚 享

祭建安令白川荆君

於乎世有有文而試不獲售有才而施不獲究有仁心而
年不獲上壽如君者能不爲我相知相厚所首疾而心疚
也歟君少與予早爲莫逆稍長能文便稱奇特利若在匣
太阿光若媚川良璧清若水之澄潭精若金之純色惟予
獨能知君人胡不竝賞識君之懷才茹華含英始若玉之
韞石繼若刃之發劍君之任官勞心疲形美在中而業在
事實正大而聲正宏臺察多已薦揚天胡不遂相成憶初
北上同試南宮于幸已遇君偶未逢不自生嗟願爲予喜
國子被誣于歸聽理讒言訛與君每切齒予自戚休何以
逾此兒庶之亡時訂約言久未獲諸於君身所幸有良緣
茲已得逮君如返生子可無愧裏事伊邇俾來告期既作
誌銘併陳此辭一陌之將用哭吾私遠莫躬送惟君其鑒
之尚 享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九

三

四百

知仁

嗟嗟中丞胡遽至然方待
召起俄驚訃傳天實縱公之

才崇何不寃公世用天實畀公以德奈何不令公壽延勤學勵行實堪稱難弟難兄於家仲累仁養志實堪稱是父是子於家嚴始成進士不樂就中秘儲才之選尋爲司理輒口碑神明父母之賢徇郡邑行李止一青氊卻餽贊苞苴莫敢取前或以比楊氏之四知或以比劉寵之一錢繼從比部改司掖垣耻隨聲爲直旣持論之侃侃務律已於正亦節禁之翩翩議兵食語侵總督而總督服器重公及相推轂遂內庫欲論中貴而中貴戢諸積弊亦爲改弦疏

留部稿卷九

— 4111 —

恒河肝真毒

請慎藥餌時保護謂輔臣之忠益可以引年疏請遂聲色
忌旨酒謂帝王之治道罔非福田此皆真諫議之建白可
爲養君德之名言因論大璫官久不遷由都諫卿尚寶丞
京兆抑且歲月滯淹公曾不謂仕路之迤邐由京兆改奉
常陟南岡抑且文網拘牽公曾不厭簿書之委填以府丞
而署國子以奉常而署翰林皆前此之所未有在清曹則
清曹重在劇司則劇司理乃凡才之所難兼東省開府輟
鉅是肩軫困窮有如傷之視示表儀以如水之庶裁兵銀
甦里甲充盜多所全活寬積穀禁濫罰苛政悉爲之蠲民
方戚公仰公如天豈其請告未久倏爾竟歸重泉愈等因

午鄉舉同歌鹿鳴方依名哲相應同聲忽聞凶計能不傷
情撫棺末由僅將一陌侑以蕪詞酒絮鷄黍迷公平王寫
我衷臆尚餐

與陸五臺方采山李棠軒同

惟公以一代超卓人物拓千古濶大心胸既優文事亦著武功方弱冠之年已能對天人陳治安取上第於南宮爲令長之時已能運奇計擒劇賊起萬夫以爭雄前撫直後撫浙則勘亂於危疑定難於倥傯旣掌驅夷狄以作使真能由談笑而折衝擁旄遶剡遶境賴公廓清召長司馬方隅賴公底寧惟清神之肅敏公功可方駕與齊名惟蜀都

留部稿卷九

蓄

四百三十七

之相如公文可接武與同聲西川人豪非公誰稱嚴郾桂
石非公誰能盛時需才方待公盡用其膽智以抒籌策
聖主望治方倚公盡出其謀猷以佐太平奈何秋風動念
尊鑪是思屢疏叩 閣竟決歸期公之歸也開徑方招三
益方採黃花於東籬築室方就青山方以白雲而自怡奈
何懸車之後命數多奇一疾不起竟與世辭於乎公不在
位已多扼腕公不在世尤難解頤蓋以公有大才而不究
所施公實仁者而壽止於斯於人事已屬難明於天道尤
不可知凡人聞公有此能不歎息嗟咨實也權相排擠之
日既蒙出格相薦隔省撫治之初尤荷越俎見推祖也早

歲鳴琴魏博幸為僚友同志晚年聯袂陪京更被顧盼恩私靖也以釋褐則彼此同年欵洽以開府則先後同官夾持春也以世講則先君叨附榜末以鄉曲則後先寧荷提携我四人者非比泛常交誼情同骨肉親契聞訃縮地末由惟有潛然出涕一陌遠將微展庶其與川俱至雖云永隔幽明矢以此衷不二尚 饗

祭胡廬山

於乎凡為詩文始效何李班馬歐曾鐫為一軌務求成家庶稱專美嘔出心肝不文不止繼欲聞道肆力於學文莊文恭寔惟先覺近推陽明遠宗濂洛天則在心見聞非博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九

五

言五十五

孰能兼有道學文章惟兄似之能總其長世路間關身名顯揚用不夫究傳世則光憶昔與兄以暨少潛我三人者曰惟比肩臺中彈文何與知焉乃竝外補為憲之貪王粲于州虎在楚中派參隔絕河梁難逢即有心曲何因吐衷即有牢牘何因常通誰則為此由我諸人交肆蜚毒致劇虎唇王竟長逝于廣兄亦溘殞在閩作兩傳以寫臆為二兄而傳神茲幸予在子然此身何能終辭不為一申於乎兄始起家予也馳詞為兄勸駕勿違 明時兄命已矣如何不悲微展遠將兄其鑒之尚 享

會中祭韓太翁

惟翁之泮德若玉之在石而歲惟宗伯公舉翁庭訓之琢磨成之為廊廟之珪璋惟翁之高行若蘭之在幽而香惟宗伯公肖翁幽貞之清操者之為名實之芬芳惟翁適志於丘園時而曳鵠杖狎鷗羣山水乎徜徉惟宗伯公得安其身於坊局委蛇容與歷金門而上玉堂惟翁寄聲於京邸勉以寢家念矢國謀職業乎動勤惟宗伯公心乎歸養因翁之有嚴命日從事於獻納論思而不敢上請告之章禮卿之貳宜北而請南也以庭幃之在望時可通音問於家鄉其來任自北而將省親於家翁先來就未幾而旋即言去也實異時來時去父子相見之期歲可以為常詎意去而未來遽罹天殃莊椿之壽而亦見萎於秋霜某等與善之會宗伯公實為我主盟其言論之壘壘一皆受之於家庭其行履之慥慥一皆得之翁身教之勤誠若翁者真我等通家子之儀刑今於宗伯公聞訃而號奔也備蜀之恤寧若他人者之為情而已耶無詞告哀托之乎悲風一陌之私與江水兮俱東尚 饗

同鄉祭韓太翁

惟翁淵乎其度如海之涵溫乎其氣如春之煦杜門而簡出日長庶比小年謝事而寡營神閑可遊太古暗室亦所不欺童孺亦所不侮三族賴翁用恩一鄉稱翁挈矩人多

取妍翁每不喜尚容人多求勝翁每不欲爭雄人誰不羨
簪紳翁則有章服不被乎其躬人誰不尚紛華翁則甘朴
素不改乎其冲惟我有湖翁得其清澗之秀篤生賢哲是
宜其獨有後惟我有山翁得其艮止之厚年登大耋是宜
其獨有壽胡然一疾遽隕我南極之宿遲嗣君以三年作
相又胡人事之或謬也耶某等忝翁同鄉又忝嗣君同朝
忍聞乎翁之凶訃忍聞乎嗣君之哀號抑又有言自古皆
然百年同盡誰也不歸乎重泉如翁之富貴與壽考則固
今人之所希有其又何恨於天一陌之將貽自金陵陳詞
以告表吾黨鄉曲之情而已尚 享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六

七

祭歷川孫公

惟公清時碩輔上國耆英 三朝舊德一代名卿以和厚
則薰風竝煦以廉潔則止水同清以謙約則時常禮下白
星以才猷則久矣望繫蒼生領秋曹兢兢乎奉三尺以惟
謹起司空望望然視八座而若輕於乎生今之世孰有如
公知雄而寧守雌德盛故自禮恭貽子孫以安有龐德公
之高蹈龐家庭以睦有萬石君之流風太和在公之門遐
福在公之躬方 召命不赴堅臥山中將謂謝事靜修壽
比乎喬松詎意杜門未久無疾而長終豈其得道而羽化
有以追躡乎仙蹤抑或厭世而爲逍遙之遊返星精於太

空也歟某也執贄華亭後先同志承乏南雍大小卿寺法
比相牽遭讒而同時去國權要相猜受枉而同時失位惟
公聽勘而歸由某被論爲累某後叨起來南異議一明往
事既而公亦起家竟日上章求退官既不拜而辭世又何
遽永棄天道之於善人殊錫云胡不備 朝廷恤典予公
莖祭表行易名謂當有謚遺書代言且及三四人尚未果
應需後議一陌之稽緣此濡滯茲致蕪詞聊引芹意尚
饗

祭履菴萬公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九

六

惟公學耻名勝道率性真言行慥慥氣貌恂恂涉世每退
以爲進居已常屈而後伸能文而雅尚質實生今而欲爲
古人成進士初儲中秘授官職應司掖垣時則分宜當國
公實畏其奸貪既嘗辭科就部抑又由北改南不但遠害
全身本自好冷惡喧江陵秉政之日公時正位秩宗每與
方圓相左不甘俯仰取容飄然上章去國終焉授老明農
黑甜方甘一枕 丹詔忽來 九重起補留曹仍掌邦禮
再疏得休知足知止解組抽簪方如脫屣巖居川觀方遂
心喜壽躋古稀方綏福履俄傳訃音遽長已矣實也與公
同師荆川先生趙吳四友結社同盟同教習子後先司成
同典禮樂南北春卿同聲而和惟鶴之鳴同心而言惟

之榮公今云亡邦家失重 贈謚寵膺朝紳欽頌老尚在
列愧羈塵閑送堊末由使我心慟尚 享

祭孫太夫人楊氏師母

於手母備四德之全氣之靈秀所鍾母知羣籍之大心之
神明所通惟忠烈翁成仁取義墮其躬姑悲所天迄身終
母永孝思與之同惟文恪公文章道德人推崇慕親至孝
爲 國忠母優婦順能夫從惟嗣君相頡頏遵內訓以雍
容伯欲叩 天閣效鳴陽之鳳叔又陟霜臺乘避路之驄
季佐奉常仲貳秩宗一嘗領解北闕一嘗大魁南宮兼以
孫枝毓秀且取科第無窮似茲一門賢達殆於四海罕逢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九 九 四四二 列仕
母均愛之又均有以成之也是謂能行孟母之教是謂能
追申國之蹤法席爲童婦童女而設儼奉慈親爲師保大
篇由一唱一和而傳蔚稱詞翰之宗工謁先祠率子婦無
怠朝亦無違禮也庶幾廟肅肅而官離離別男女正內外
每同食而不同席也又庶幾有江州陳蒲江鄭兩義門之
遺風賢哉之母盛哉之德非所謂女中之丈夫又非所謂
閨閣之麟鳳龜龍也歟今也則亡孰主家庭依恃今也則
亡孰爲鄉閭典刑今也則亡孰究生平之著述今也則亡
孰慰諸子諸婦之銜恤而氣實也始荷先公收錄叨聞
丙午鹿鳴繼辱昆季交遊亦爲通家弟兄曩以跼於田里

當上壽之期每恨不能登堂而致祝頃緣僻處鄉村於遠
觀之日又愧不及操舟以相迎驪酒陳詞遠將千里之奠
辦香束帛聊引一陌之情而已尚 享

祭黃司成內子

惟靈幼究之賢淑貞之性溫惠之姿恒一之行無非無儀
必戒必敬四德是兼柔順爲正勤成夫志綽有雞鳴之風
徽嗣姑音堪續思齋之詠溥分甘之愛所生仰慈均逮下
之仁有家稱慶惟夫子鼎甲臚傳以元配方膺 寵命惟
夫子施教南雍以內助方裨學政方沐重封方享榮盛方
期百年偕老是訂奈何一旦終於無病豈其厭棄塵世所
謂麗而得正者歟昔來都門簫鼓闌闌今以觀歸靈旆翩
翩生死永離胡其倏焉古今之隔成於目前宗師失賢閭
範同鄉當竝涕漣 朝廷失賢命婦儒紳亦爲潸然豈但
諸子如有靡依何恃之悲豈但賢夫君有月冷房空之感
豈但尊章有家事孰傳之傷又豈但減獲僮婢有主母云
亡之惜某等因官留曹謫難陌路薄奠敬陳聊表情素
祭一品郭老師母 與袁裕春李岷山同
古來伉儷難竝稱賢尤所稱難眉壽比肩貴顯極品兒孫
滿前求之當世誰則能若我師母與我師翁東野相公
真所謂得天之厚享福之全者歟惟母外內之位正則坤

順以承乾倡隨之道得刻恒亨以致咸效幸勤於來嬪助
翁少年文學兼靜貞於中饋相翁史館摩編翁在天曹握
銓衡之柄母則戢家衆門庭肅然翁居政府典審勿之司
母則佐饗調壹範端焉翁再疏堅求休致母一意力贊歸
田憶在故園優游今且餘二十年方與翁乘青春而稱家
慶方爲翁係綠野而列簷庭方爰小星樛木之沾被方喜
螽斯麟趾之綿延方領起居不數汾陽公子婿衆多方歡
膝下日有老萊子舞衣蹁躑方待翁八表賜存同膺 能
休於來日方偕翁百歲以老竝延佇爲地行之仙奈何一
疾遽歸重泉奈何末路遽相棄捐雖 祭率隆典錫自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九

九天雖人生榮盛無能或先乃翁與其諸子若孫者心哀
哀而涕漣漣豈諸福雖云極備而情之所鍾不能不爲繫
牽也耶愈等丙午鄉舉竝蒙翁收錄於文場江也壬子京
闈亦賴翁列名於言揚感師門之造就念母恩之難忘俄
傳凶訃均切傍徨無詞同上芹私用將跡偶羈於南服望
則窮乎北邙母其鑒之歎舉茲觴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十七

留部稿

青東上

目錄

與申瑤泉閣老

與申瑤泉閣老二

與申瑤泉閣老三

與申瑤泉閣老四

賀申瑤泉閣老以雲南養夷平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

中樞殿大學士蔭一子尚寶司丞

賀申瑤泉閣老一品六年考滿加恩

奉許穎陽閣老

奉慰許穎陽閣老

與王荊石閣老一

與王荊石閣老二

與王荊石閣老三

與王荊石閣老四

與王荊石閣老五

與王荊石閣老六

爲請 冊立奉政府三公

與王對南閣老

與吳悟齋一

與吳悟齋二

與吳悟齋少宰三

與吳悟齋少宰四

與吳悟齋少宰五

與魏敬吾

與魏敬吾二

與耿楚侗

與耿楚侗二

與楊二山太宰

奉畢松坡座主

與舒繼峰

與陳雨亭

與張嵒嵒

與趙麟陽

與王忠銘

與陳我渡

與萬履菴

與王鳳洲

與汪南明

與周志齋撫臺

與周章南

姜厚阿文集

留都稿卷十目錄

二

與范龍南太府

姜厚阿文集

留都稿卷十目錄

三

門人閻中張 文運



男士麟士昌姪士交同 校

與申瑤泉閣老

謹啓實心跡所當辨明者在楊掌科論本堂陳司寇疏中
司寇相與以來事事商量契合南中無不知者不知科疏
矛盾抵觸之說何所自來此不但於陳無當於生亦甚無
益也事關切已不得不一辨明伏惟崇照至荷

與申瑤泉閣老二

齋奏吏還謬承獎借逾涯分何敢當何敢當某也前此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一

一 三頁半元

刑貳備員咨詢正長惟政學半尚恐不免於愆違乃今則
濫叨正長矣未嘗諳練之人而冒然奉三尺從事司民命
之重掌邦禁之大者願淺劣何以勝之惟公與人爲善忘
某之固陋時有以開其愚海內多災南中多水患公以爲
慮至慮也某以爲積邇之蠲每蠲及於頑民甚至富家大
戶亦往往以多逋受蠲而蠲及於當年者卽富家大戶不
問奸良其沾被也以田多而受蠲亦多恐非 朝廷所以
哀此輒獨之德意至於議賑本爲窮民乃窮民之柔善者
往往不及焉此則良有司之事而議蠲則惟廟堂之上更
當有以主張之爾承採及薦堯敢以一得之愚上獻諸所

未悉容嗣有以請也不宣

與申瑤泉閣老三

客冬科疏請甄別諸老年人可否爲去留某固首當退休
者也今不覺侵尋又改歲矣歲愈增則愧愈積懼蹈海老
之與襁而羨慕耒太宰之抽簪所以又叩 閣哀請不能
不仰冀公之 念而成全也千萬至懇千萬至懇科場八
事儲有條列蒙公謬賜許可既見之施行矣今復不自揣
量於乞休之先別具三款 實陳一爲荆川先師祠額一
爲舒梓溪傳慎所 謚贈一爲陸平泉 存問事情具揚
中舒傳陸三公有羅一峰黃廷尉章楓山可以比例猶人
所共知惟判師出處一節人有不知而議及者某知之獨
詳且真敢乘某未先朝露一白之 明主之前冀公能信
之於其身後力主張而表揚焉夫淆亂衆言尚賴賢者折
衷而定况先師文學行義海內士無不推崇信向已自有
一定不可易之公論至於出處之際因薦者當事者非其
人容有泥其迹而不滿之者不知其出也自爲趨 君召
徇時艱當時用事之人適相借而相值在先師則何等有
求於其人哉據小疏其心本自易明今所請止於祠額而
不及其他照蔡虛齋例似亦無有過望也伏惟 持獨見
破羣疑決斷而許之不任慙慙

與瑤泉閣老四

寶也無可比數起自山林峻躋九列自顧衰庸無能稱衆言之可爲愧心茲幸二品滿考竊不自量欲照例免我老年入強顏入都門僭嘗以此懇之門下蒙賜荅似有憐而許之之意寶不任心感心喜比束裝且就道則陡然疾作舟泊維揚就醫兩足蹣跚舉步亦甚艱難矣 總憲吳丈別諭道公尚有相留意萬萬不能仰承也以此冒干 鴻慈欲比照王兵侍前例伏惟門下惻然憫而終許之焉寶不勝惓惓懇祈之至副啓少年新進議論稍異者可容仍望容之以成太山滄海之高大深萬萬南司成意見雖不無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三 三百七十八中

同異然乃有用之實才公允宐有以優容之善用之史何王沈四子既受知於門下卽還轉稍遲無傷南中軍情爲關米一時忿而致激蓋振武營故態尚在在營主得其人而已此本兵之事也承下問菊堯之言如此

賀中瑤泉閣老以雲南莽夷平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大學士蔭一子尚寶司丞啓

與南部諸公同

伏以南滇獻捷要荒萬里靖邊塵 北闕覃恩文武一時蒙大賚惟首揆尤效憂勤機略故 當宁特允寵異褒崇推及後昆被沾餘澤凡在叅承之列孰無慶羨之詞恭惟閣下嶽降生賢天符夢弼 朱舜奏對褒然擅重賈之宗

黃閣談謀九矣接獲龍之武頃者莽夷爲亂遠煩王旅底平一戰成功萬全取勝蓋由元公竭誠以籌帷幄能折衝尊組之間是以將帥用命於聽鼓擊若過師衽席之上功之尤懋賞必獨隆以 帝師兼 官師官秩光膺少太由建極進中極 殿階洊陟崇高先保傳而贊 廟謨既弘開地天之交泰蔭即君以掌 帝璽又世依日月之光華辭至再與至三雖謙鳴冲志未已錫既蕃而既庶顧晉加成命莫回某等竝列留曹均蒙推轂 鴻慈之渙汗忽自 九天來聞雀竹以颺言同向五雲奏記拘職司無因而舛造憑使介有托以心馳仰體清嚴不敢寸絲爲敬俯循涯分惟空尺牘上陳倘賜鑒原不勝榮荷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四

四百五十五

賀中瑤泉閣老一品六年考滿加恩啓

亦與南部諸公同

伏以 黃閣調元當泰交之盛際 彤庭奏最沐晉錫之殊恩海內懽騰朝瑞慶洽恭惟閣下三吳人傑一代名賢 臚唱爲鼎元雲物占乎天象 麻宣正揆席夢卜協於人情休休吐握忘疲疊疊燮調著績茲適六年再考之日光膺 九重獨眷之庥忠清積久愈彰沃承 帝獎恪恭歷年匪懈深結 主知晉柱國而部俸兼支廕郎君而恩綸游及以時艱得辭 賜宴具見勞謙緣功懋仍荷寵褒足稱田豫惟 君相一德咸有乃 明良千載奇逢

某等職列南瀛心懸北斗隔千里擬申燕賀望五雲敢叩
鴻慈仰體清嚴不敢以幣帛為禮共抒悃素惟憑此
尺一是將尚冀敷滿 天朝書 上公二十四考名登雲
閣壽山王國億萬斯年集等不勝忻忭祈願之至不宣
奉許穎陽閣老

初秋兩接台教誨誦再三仰知慈念惓惓為公方主張
國是任用老成如負之不才亦蒙齒及與南北兩太宰及
北之少司寇及京官及南總憲糧儲比數而並稱顧陋劣
何以當此至謂實一法則諸老皆無固志一人之去一政
之失於事體頗有關此則尤所不敢當也惟實犬馬齒獨

姜夬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五 四百五十五林

長於諸公實之求去亦以年獨長去當先當先而不先求
去覺無顏向故復敢披瀝以請亦冀公之有以見恕而相
成爾改部之初已有此念而以既列名 萬壽表中當屆
期一隨班行禮乃敢言去是以因循至此今始陳乞已晚
矣公後書謂實改禮欲明所職去刑猶舉所知一為事
君以禮一為事 君以人夫小小舉措曾未能稱塞一二
而過承獎與如此抑又何以當之公即借此以寓勉留厚
意實則慙愧無地矣今不敢稱病不敢稱不職專以年老
懇求致仕竊謂假以 恩禮得全其身名是公莫大之賜
而實所為整竭其私衷以叩懇於門下也冒干不勝悚息

伏惟台亮

奉慰許穎陽閣老啓 與南部諸公同

伏以家聲振起方羨慕德門有賢郎邸報騰來忽疑傳相
公失愛子蓋子疾而父請告禮未宜然惟 君在故臣諸
言事當如此凡交游無不與悼矧慈父安能抑情恭聞震
器公辭 恩蔭攻詩書不屑屑與凡近為伍務謙冲敦朴
素每翩翩以遠大自期有幽閑公子之風無裙屐少年之
氣似茲偉識詎意蚤亡玉樹折瓊枝未遂收蘇州刺史之
淚白壁埋黃壤難即遂延陵季子之高願為國之心本當
後私情而先公義若大臣之道尤宜緩子戚而急 主知

姜夬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六 四百五十五林

徒比王荆國之溺志勞哀未為徇主必如富鄭公之專心
使事方能效忠毋因酷沒而致傷且請強排以延佇某等
列南豐懷北剴身趨賓席以無由就 五雲望三台心戀
相門而徒切蕪詞奉慰芹意攸同願勿為西河公無益之
悲幸且擬東門氏忘情之達伏惟俯聽不任仰祈不宣

與王荊石閣老一

孫登川司寇其平生清德謙德朝野所共稱仰公所習聞
茲請卹典祭葬其所固有也至於 贈謚查南中前此
公有之近日丘冢宰亦可得而孫之品格不讓其為人望
公轉達之首揆公與其如海剛老疏中語勸 上用重典

以恣貪執若表揚此公於身後能使庶者有所勸乎萬萬留意

又

前所云孫盛川 贈謚公出場後曾見手啓否丘已得謚聞漸雲爲盛川疏請亦上矣此舉真可以警動貪夫薄子生爲之言非但以同時去國而已也至囑

與荆石閣老二

惟公文章大儒總校南宮榜出見所取多老成績學之士並重後兩場苦志生其懷璞經三殿而獲授所以如此實見邇來少年惟點綴初場以清空凌駕爲佳了無實得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三十七

卽推之吏治亦多循襲格套無本領可以發揮於事業私心每歎之茲幸宗工所取先秋實而後春華從此士務實學卽政事亦當漸有實效矣然否實在刑曹久漸諳法比方幸僚屬相安而忽改銓佐豈公念及故人思以事體稍優崇之耶雖然旣叨改則有一說敢請之門下實農家子祖父皆布衣曩在銀臺雖管贈及先子然中憲階也實今三品俸積將二年倘容滿考得以少遂其私心卽恩施及我世世矣自今倘有論斥所不敢避若念科第已深而欲更進之則惟少需爲左爾首揆公前望爲轉道下情恃愛輒此附懇伏惟台亮

與荆石閣老三

齋奏吏還捧誦手教示以天災國耗政急民流爲慮誠至慮也某何能處此竊以爲今六部惟戶爲難戶於今歉歲尤難時詘矣而舉或不免羸民窮矣而賦或不可少當此最難處之時惟有古人會計錄可倣而爲明開歲儲所入與國用所需之數獻納 當寧時以備 唐寬於乙夜

上果知所入不足供所出又知今歉歲當獨所徵輸不足充所入 上聖主也其愛民之心每筆不減於自愛工有所當停自不容不停財有所當節亦自不容不節矣至於議獨議賑皆今日之急務獨已往積逋不免濫及於奸頑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八 四百六

素有虧負者甚至富家大戶亦或以多逋而受獨獨及當年是矣然富家大戶不問奸良其當年沾被也以田多而受獨亦多恐非 朝廷所以哀此軋獨之德意又若議賑本爲窮民乃窮民之柔懦者亦往往不及焉此則或有司者之過也計錄上自計部其開廣 上心惟政府議獨議賑奉行於所司其主張則亦惟政府爾謬承採及獨義其一得之愚僅止此殊可愧秋審齋奏吏來附此一布仰私

外啓來教謂三進士一朝廷其新進妄言故黜之非關政府驅逐何名收拾爲也竊以爲正使一朝廷黜之而公

等乘機會之便從更其間使三人終有進步既黜而用在門下豈不是收拾豈不更爲相業之光幸萬萬留意勿罪寶所言之迂翹也至荷

與王荊石閣老四

頃齋奏吏還捧接手教知公與大司徒言令專撰一疏備開歲計見存與應蠲應發之數庶上盡知國虧歲儉民窮事窘之詳或亦感發一機此最高見遠慮而藹蕤之論適亦有合焉何幸何幸實又竊謂疏恐漫不深省不如古人會計錄近時奏進揭帖著之簡帙歲以爲常庶幾有所省悟而裨益也差官給賑欲使實惠及於貧民公謬許愚

美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九

三百八十八

論亦適有合焉何敢當往見部使者事權不能行於所司今雖奉旨而出恐終不能協心以圖實濟且所齋每省萬餘金恐亦惠難於徧而積穀令行人矣須帑發與倉積相兼其給散又須得法方可奉差諸君想俱選擇而使有治人固不患無治法也公又云方今上極明朝極弊而元氣反是極索此尤高見遠慮之至言醫家云急治標緩治本今年當急則治標之時且蠲且發隨時隨宜了此然後務爲元氣之調養此則廟堂事而寶所注望於同道三公者也不宣

與王荊石閣老五

初秋兩接手翰捧誦再三仰知垂念惓惓焉公但知寶璫昔侍教時亦嘗留心於世務遂忘其陋劣而過許之乃今則年愈老精力愈衰志向亦愈頽墮非復前此故吾矣老猶在列是士人所深耻公奈何以留爲愛即貽以所深耻不顧歟是以又冒昧一披瀝而陳請萬惟知我者有以成就我也改部之初實有此心而以既列名萬壽表中臣子大義不可不隨班行禮而去因循至今蓋爲此爾今之相知者謂公方主張國是任用老成實不當隨人口吻堅意求歸不知諸公有年及者不若寶之尤老精力有強健者亦不若寶之尤衰其他年未及而亦乞休在南中如王司徒陸司寇王少司馬諸公其才望自當留而實則決不當留者也黑甜一枕非山中不空維摩果能證不二法門則在山中尤可萬惟垂慈至懇

美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十

四百五十五

與王荊石閣老六

公子孫開千億之祥今且繩繩相繼矣忻賀忻賀荆師事另有當聞於公者謹錄如左蓋其與趙浚谷等夙講韜鈴爲經濟學術而趙甬江督察時欲薦之蓋借以爲重而先師不欲也時嘗避居金壇不與相見後聞薦不可已則又避地武夷以示終焉之意薦而聞不欲出也分空則寄聲恐之云聞唐荆川欲學吳康齋視吾輩薦用者爲石武清

已難堪至此 今上爲 英廟非宜矣其脅之如此先師聞此言也則往吉安與羅念菴先生議可否念菴以爲詞臣起兵事不當避難部屬官不當疏辭勸之且一出而即求歸是以單車就道到京不久即求得齋 誥命差異遂所圖時聞陸錦衣對分宜言此差非所以處此君遂改差鎮閱兵遂接差舟山視師此後遂從事海上不得脫離塵網矣其到京初見分宜與之分庭抗禮後從薊鎮還京而置酒相款也則請先師正客席而虛嚴老主席在下其子實坐於傍渠父子實不喜其人而待以虛禮如此蓋用之而效則是其用人之功用之而不效則徒負虛名者用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一

士

三

爲請 冊立奉政府三公

寶前此與南九列諸公同上連名一疏久未奉 旨茲復爲 冊立 東宮事惜有瀆陳蓋此中大小卿寺諸君者心所同然而寶忝禮官職分故當倡首是以又冒昧爲之見北來科疏則已有先之者倘機括已動而言是乃 宗

社之慶世道之幸也如其猶未則亦當合詞力請以求必濟而已疏中語請 皇上自降詔旨自主張大事而謂臣下惟當將順此意前副啓已及之惟門下力能回天又心欲回天者謹沐浴齋戒以請伏惟至誠感動盡力斡旋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以副四海九州之望寶不勝惓惓祈懇之至不宣

與王對南閣老

恭惟大賢還 朝具瞻繫望合海內賢愚小大無不快大之人之觀而慶忭焉寶也忝在館末素辱深知其慶忭尤在他士人先第給由齋文在途偶櫻末恙未能超造宮牆爲耿耿爾鄙情具揭中伏望鴻慈憫念俯賜成全寶不勝惓惓懇祈之至不宜副啓惟門下復還政府之初本不當以私情奉干然進退之事門下實主張之老病之人嘗忝館末非公之訴而誰訴乎揭中所云乃實情非托詞也萬惟台慈憫念許以生還至懇至荷

與吳悟齋一

弟之叨起疏辭而不得請也自惟蜚翁與丈皆由弟連及而去况大年方盛而弟已衰遲心切有不安焉撰成一疏稿不可復以國子街上欲借太常新街上之於六月中旬方疾以赴則聞再轉報比趨至謀之畢松坡座師云屬老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一

士

三

已起只悟齋易處也不必以此爲名且已陞部無又上寺
任理矣不得已而止且上今任且以全去冬之約催之陞
臺丈初云已有機括再催之則云已有定議矣今果然知
不久留滯外僚也陳兩亭初以雜職起既而轉擢南儀部
乃之任丈在憲司不同恐當且一赴以待後命弟初然去
意甚堅諸公皆不以爲然今見丈起則此念且寢矣倘有
合併之時猶是暮年一適也不宜

與吳悟齋二

前差舍來借船於新揀院接大手書知時事甚悉丈崇望
自坐超擢相補弟何能爲力也以此齒及焉過矣過矣楊
妻鳳阿文集 卷十 三
掌科何如人其論陳我老何故事無形影人人能知之至
疏尾及弟一節意又何爲弟與陳公日來相得甚離渠應
知弟家行宗約開義塾買義田給義米教子弟禁戢家衆
等事與山中纂註經史有一得之思時借抄錄時加敬禮
弟亦知此公事事精明練達揀持充勵時時資藉而感之
奈何有矛盾抵觸語語無當在南中亦人人能知之此亦
丈所稔知人前煩爲一致辨千萬

與吳悞齋少宰三

家丁回接手教皆肝膈之言也弟老年叨轉疏請不遂所
圖今已到任了却五年熟審并馮璫事疏上矣畢老師行

歸是其好結縭壽文第寫吾輩心中事而丈乃過許焉何
以當何以當條陳小疏承刪去豈條足見丈愛我家鄉二
條刪之是矣賢否最實一條弟則猶謂當言蓋止最其實
甚者僅一劣廢而未必遂去其官南曹庶官不多丈想爲
北部恐難於處爾然否聞臺丈自對溫一齋云薦疏若上
當絕交其豈將如此然終當爲之並可也履川公請謚終
不可罷與與焉當留意遠之貴省兩臺成就之此亦世
風所關弟亦當告陸丈煩轉告兩臺爾海老品格終是高
心亦亦無他第貴部覆奉謂任事非其所長而房學院力
醜詆故第得堅求去爾於來疏也 廟堂必自有處也
妻鳳阿文集 卷十 四
兒君不識事體前所言立儲事也有 明旨無改更之理
不當再激新論即填價當減則其職掌然也時煩有以提
命之前所有趙文肅公次郎不但重文肅公當推愛乃其
人亦頗雅志清修爲將母以中舍改而南亦其爲人爲子
可取處例轉宗人宗人府無衙舍無隸從寄居荒野地致
母氏夜不安寢爲告之司空公求爲墻屋計應之漫然又
爲轉借貢院前供給所暫移居而大水滄上二尺許家人
皆在水中行大賢之于致令不得所如此前以告丈謂丈
與文肅公厚且嘗受其出格之知知夫非負心人故丈
人馬鍾陽長郎名煥者此則才守學識俱非他胥子可此

數謂當有以超異之而夫亦或能知之也故亦不嫌相薦
皆不蒙一字見答豈未有以處故難於言耶抑偶忘故不
及耶何君以尚往救海剛老廷杖百後起陞小京堂又以
論新鄭去官今既起用奈何尚淹屈南戶郎人不爲留念
也此亦貴部事其踪跡略亦與丈同謂當有以處之非丈
莫可與言故併言及勿謂弟徇私與侵官市恩也萬萬

與吳悟齋少宰四

承示欲弟北來非妄矣於察典得乞休歸亦是弟一結局
處丈愛我幸有以成就之條陳首欵因論事體偶言及以
任怨爲非妄出自昌乃兒曹識見非真能爲乃翁者也今
其請告老年伯欲俾讀書練事於後來則所以愛此兒并
愛及弟者大矣大矣陶子已得進步得保全念齋丈有知
當亦能感丈於地下也奏最入都說已具前書中面時幸
更有以訓迪之擇親交慎言動是此君對証之劑善後之
策也南僕丞今有缺想以處何君是天部所當然非弟私
卽馬君亦只論胷子中有賢者不當以常例處爾未得便
且待後亦可弟不爲此君汲汲于進也不宣

與吳悟齋少宰五

頃齋奏吏還兩接手書捧誦再三知丈言與弟所言大有
合甚幸後生輩言事須別白其人與其言人是賢者卽所

言偶註誤當旋從超處而不可一例棄置人非大不賢而
所言果是當亦旋有以處之而亦不可一例棄置也一時
被譴謫者卽不能無疑今亦惟應之以無我而明勸皇
上處之勿過應驟遷者間亦一驟遷而直陳以揚于庭庶
羣疑亡而衆喙亦自息矣求去之人而爲此言因丈前書
論及故弟偶有以覆及而云然爾萬萬留意

與魏敬吾

頃與善之會與者何心泉李岷山方新渠滕少松趙激陽
周衛陽周三泉周毅軒等來者漸多丈云不來者且勿強
是也心泉來而暫去漸菴太宰欲來而未果並爲來春計
典也羅近老近來主會三四番衆心頗有與動今又去僕
拙直人爾何能有所倡導而激發第每舉身心朴質語一
相與印證而與會終勝不會只忘言而默坐亦自有不語
之箴規在將來會中人終當有成就者多丈謂然否風便
望有以指示之兒昌欲請告責其歸而且就問學僕意也
以義止之者恐未是併望有以成就之不宣

與魏敬吾二

頃齋奏吏還兩接手翰捧誦再三知丈爲僕出處計意良
厚弟以此爲相愛猶可謂之能相知而有以相成則未也
七十而不告致仕已非矧七十有四而猶可覲顏在列乎

情具揭中覽當自知丈夫幸與吳悟大爲弟力懇之政府早遂其去志乃真所以相愛而相成也得改禮卿而遽圖謝事夫以人言見諭而見阻僕原非爲此卽人言又何傷大謂聖賢不遠於人情又謂時務當與繁處應補救者補救人心不正處應銷弭者銷弭務挽太和還之宇宙不可自小其分量自卑其學術此則夫之名言當佩以沒齒而不敢忘至欲僕倡導提撕與諸丈各無負有道青春不能矣不能矣且如別論令僕達之政府勿遽推陞奈何人已二視已不欲陞而於僕則欲其不去丈夫心欲有餘安而於僕則不念其有餘愧抑何不以恕施如此也風便附此代懇

葉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十七

三百九十一辛

并請益更祈有以教之不宜

與耿楚侗

夫以道望起自山中還之於法紀之司而林泉尚有遺賢如陸平泉何古林二先生吳悟齋胡廬山二丈當早令出以爲士林矜式爲國家積幹惜弟在遠未可冒有陳瀆向嘗爲少宰陸丈言之不知夫肯併爲留意否也弟乞休未能姑且一履南中新任欲圖所以自便而以奉 旨未敢風便幸惟有以教之

與耿楚侗二

惟丈三年奏最已得遂人子人孫大願忻羨崇望當

轉八座已久而故請遲遲以需此 恩榮尤徵孝情迥出於尋常也僕叨起時已當致仕之年屢疏而不得請因循至今時自慙愧聞丈尚欲吹噓之轉而北夫南已醜類甚矣况又可比乎此可謂相愛而非相知此疏之上望借昌言之重務有以成就之千萬千萬貴門人何生材奉寄一書轉上幸惟檢入

與楊二山太宰

實久不通聞問於門下以天部事體崇嚴不敢輒有陳瀆是以此心雖日在左右而形跡有所當避不容不稍踈蓋爲公亦所以自爲非敢自外於有道之門也至於桃花嶺小作承命久與渡老相約有不敢先長之意故少稽遲然不謂渠已先作寄上矣兒昌得代還附此上候起居并題四詩以覆草草伏惟台亮

奉畢松坡座主

某此出以門下掌南銓擬一趨侍左右而卽請還山不謂不果師翁尋改而北既又尋得請歸有此高尚可謂人生好結局也某尚碌碌他日者恐有玷師門則奈何上河一別忽忽逾秋今且冬杪矣昕夕懷仰未緣再叩函丈吐此心徒有一念耿耿爾惟大望在朝居鄉隨在稱重又玄養精純可冀長生不老也此尤是人間世所難能某亦知從

葉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十八

三百九十三辛

事此門第塵根未斷東方生陸沉終不如掛冠爲空來春
大計倘得遂去志尚容躬造門牆一相與印證可否也小
集及春秋考二種頃爲友人入梓差俾代候起居之便各
附上一部幸惟覽而有以教之觀海可傷此人也肯應卽
有此哉某比來如失右手知師翁必亦悼惜之未已也此
君出處進退從來一不肯苟近處船甲疏頗有造於南中
南中人甚德之爲言政府求謚未蒙見許蓋同鄉親厚避
嫌爾想欲聞謹附知命作十景詩容續上適微恙伏枕不
及悉所欲言伏惟台亮正寒更祈爲道自愛以慰懸慕外
兩世丈不及另柬幸轉道仰私不宣

妻屬阿大集

留部稿卷十

十九

留部稿

與舒繼峰

頃齋奏吏還擇接教翰開緘三復荷雅意惓惓焉第獎許
大過自省殊不敢當爾某在史館日少旣而外轉林居又
惟是人情世務未諳曉是懼忝列刑曹仗門下時時有訓
迪所謂學入深微惟公可以當此若某則何以承之南此
事同一體尤感公與進盛心感佩何能忘承諭京師五城
所行如故不審因何循習不改如此此間原不取供罰贖
第因避嫌一詞不理致小民在法司守候艱難生故條陳
及之今則已受呈揭事當叅送者仍叅送手本每開不許
兵馬司考訊可見事體本同而承行者自不同如此爾頃

一禁冒越杜請託事干別衙門當發還歸結者遵奉題
准例悉發還事遂日少所謂訟簡刑清可稱清朝勝事當
同一慶賞者叨庇更多不敢不以爲謝也不宣

與陳雨亭

頃齋奏吏還接手教承述裕老言獎借之大過而謂八九
月間舉動當且已此何可已也蓋七十四歲老人猶覲顏
在列而不堅求去不知進退甚矣丈夫素以德爲愛奈何亦
隨人口語謬相推許如此歟感愧感愧政府乃丈相知疏
上幸借鼎言放之歸庶爲道義相成矣兒昌請告以南中
有拘牽未得時時來殊未遂融融之樂老年伯念及此足
知愛我愚父子之至情乃此兒敬服老年伯之爲高品不
隨俗轉動則不啻口出而已風便致懇併一道仰私草草
乞台亮

妻屬阿大集

留部稿卷十

二十

留部稿

與張嵒嵒

兒昌北上時曾具尺一上起居久不奉德音知偶杜門無
便爾公何等才略何等熱猷而不知者復致離黃焉誰謂
清時而當有此也卽如陸臺文避武惠告南反謂依附武
惠而得吏部買湖放生反謂占湖寬利悠悠之論可奈何
可奈何雖然士君子知有此心而已此心果能自信屋漏
不愧質之神明不愧千百世之下當有能信我者何足與

時俗人較長挈短哉以此知人不能損公後當有因公而
自生愧者矣姑俟之姑俟之實老矣尚有此逾分之擢伏
公犯權相之怒違衆特薦之於前今又與諸公持論公薦
之於後佐銓之改曾幾何時而即叨此轉不可謂無所自
報 明主與知已其時矣願時則已過展布終難揣已量
力惟去爲生爾小疏具陳諒亦有道者所不深非也惟有
以教之不宜

與趙麟陽

惟公以道義振揚風紀兩年來 國是與輿情惟一代大
賢是賴如公者何可一日離 朝廷去樞要也仰切仰切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十

主

三言分集

久未能通尺一奉候起居茲於何正郎還便附布仰私無
補申一陌之敬於太夫人靈几前幸恕菲褻及遲遲之罪
千萬外寄新刻三種一爲拙集二爲易補疑春秋全考乃
十五年山中課程恃愛而忘其陋敢以就正於有道者幸
覽而有以教之非敢言著述初寔以此爲終焉計不謂叨
起屢求去而不遂今又不理人口如此也乞休疏已上倘
得請尚冀放舟武林奉扳道從於天真書院中一相與印
證其生平爾不宜

與王忠銘

頃齋奏吏還捧接手教知門下賜問雖稍疎乃垂情則獨

殷殷厚矣感謝感謝南都 陵禮 朝儀冒爾陳瀆過承
謬擇藹莛至謂 萬壽節當如北例遣官而不必同朝偕
往尤創聞之高論惜乎一時思不及此姑俟將來可也天
不佑正人海剛老可傷同志者爲之奪氣此公特立獨行
自成一家 卹典謂當從厚祭塋外贈與謚尤不可不竝
優隆王麟臬已代爲疏 請事屬貴衙門 題覆伏門下
在諒能爲天地間正氣深注念不獨以同鄉之故而已也
幸轉致意沈龍老同有以贊成之不宜

與陳我渡

竇獲侍公於南曹殆是生前有緣幸兩年間領教益種種
且實之生平亦緣此受知於公方自慶得所依向客歲青
蠅之點無損於白璧乃不謂公歸志浩然竟不可挽留矣
別來殊失倚仗時時不能爲情春初叨改佐銓無何卽補
雲澤公缺繼公之後覩顏就列未知所以自慶每升堂入
戶則思公陟降之周旋折獄審詞則思公聽斷之明決公
雖去我蓋於我有餘師焉是則實於日來所尤戀慕而不
能忘者也吳上舍還便附此一道仰私鵬峯公家門之盛
美非泉父母詩文之流傳皆實所感佩故各附蕪言於其
簡冊今附上幸覽而有以教之不宜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十

主

三言分集

與萬履庵

昨獲追隨杖屨者累旬日浮氣妄念爲之消且感且慰弟
陸氏之會不偶中途陡然分袂有言未盡迄今爲耿耿爾
惟大道高見定堅持東山一念竟不肯爲世道強出始焉
猶以勸駕不從不無致憾於弟之子然而無與今觀物懷
紛紜又自悔我不才者之欲去而未罷矣以此又服丈得
好結局於令器尊兄之便附此一道仰私令器朴而且淳
此間酬應簡省丈可不必懸繫也孚齋丈暨希菴恒菴在
菴諸令姪統煩轉達意

與王鳳洲

拙稿賴大作光重蕪陋藉以生色多矣第如飾玉冠首承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三

四百二十二卷

之雜石爲珮欲求雅稱恐被識者指摘則瑕瑜自不相掩
也如何如何惟門下天生異才少年早從先泰兩漢入門
昔嘗誦覽一二句句字欲學太史公音響節奏頃來則
於敘事中時見議論卽不經意語亦時時吐出胸中之奇
蓋日富而日精未已也弁州之文愈讀愈見姿態之橫生
真可謂超越千古矣乃佳序有取於宋儒則鄙見亦適有
合竊嘗以爲文有才有法又當有本門下才與法能兼昔
人所長而宋儒精處亦有之宋儒精處非所謂文之本歟
竊又嘗謂諸大家惟昌黎有立言門下今且有文之本又
進而如韓子有立言矣名世之作可不磨後來而僕亦謬

承齒及焉其心感當何如久未一鳴謝私適宋文學之珎
從豫章來欲有所叩請於門下此兄陽山公令子陽山生
舉主門下相契厚同年也竝係通家故敢附以上訊併以
高文弁首拙作再呈覽教奉常公想來白門伊邇矣諸未
悉容嗣後翔續布也不宜

與汪南明

秋中賢從子來白下彼此一通聞問後杳然矣方懷仰而
客自新安至者述蕪稿授梓祁門丈許爲序蓋令君以直
指聲嘶請爾竊訝之昔大方論文不同調卽斷請寧肯忻
然許我哉旣而致自令君所弁諸首果雄文也譬則晚近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三

四百二十六卷

代瓦缶器藉商彝周鼎光重矣且讀且喜且喜又且愧獎
借語旣多不敢當乃用昆陵相形道及其出處與弟生平
相較量則惕然不敢自安不覺芒刺之在背也緣是專遣
一倅代叩兼亦代有懇焉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此世俗人
所謂弟子賢於師者以之論文猶可以之論其人并及其
出處之大凡恐不可此在丈猶可在弟則斷斷乎不可也
昆陵晉江宗歐曾門下宗左氏司馬則嘗聞命矣弟僅僅
能守師說卽文藝於昆陵何加焉矧出處間敢以智行圓
方與師門相較量其可否乎刻在祁門刷行亦卽在祁門
可矣今刻旣來歸弟輒恣刷以師短形已長其何敢雖然

來作種種古調亦種種名言至不易得之文亦最不可磨滅之文也避此嫌而真之於不用又何敢倘念鄙愚於辭僭擬而傍注俯從其一二於弟子事先師分義獲稍稍存則元公偉度通我以情又愛我以德可謂能相體而相成矣弟冒昧干請不任悚惶惟門下不深罪有以諒原之

與周志齋撫臺

寶叨寅末領 渥愛蓋倍徒什伯尋常也別來未及一上起居緣真誼懷諸心他寒暄語非所施於 有道相知爾肯諒之否頃聞 開府借重東南喜不能定者良久知

門下大經濟大設施足與周文襄王三原諸名公相輝映矣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壬五 四百五十一

於後先我民受福利永無量是以喜非敢以其私有所希觀於 門下也茲有地方大利弊至不平事謹陳列如左幸 門下詳察而究寢之惟禹貢三等九則以成賦中邦蓋因土壤上下為賦役之上下自古而已然矣我鎮江三縣丹陽地最瘠故賦最下地當南北之衝較丹徒多南京陸路供應故民最貧苦民田糧額視丹徒全壘之有多寡輕重自 國初來已然矣嘉靖丁酉前巡撫歐陽公欲均攤三縣田糧升則之繁多以節繁省擾蓋令各縣自均而非欲均之於一府也時有府總書卜欽縣總書宦澍史驥乘機比而為奸私受丹徒人賄囑混將彼縣糧米一萬一

百石有零暗加丹陽料草鈔絲等項折米之內愚民被其欺弄歷丁戊巳庚辛五年始覺而訴諸官賴 撫臺夏公

按院趙公 舒公委官查覈而始蒙除豁我丹民深德

三公及勘白諸公者建為生祠以報詳具 徐文貞公所

著祠記及刊行前後案牘中自辛丑迄今已經三十餘年

矣近聞彼縣奸民誑告 兩臺欲相混賴利已而不顧損

人蓋有陰主之者事寢不行也而江楠蕭璧等頃又具呈

按臺茲想又呈 臺下矣竊惟丹徒糧之加我丹陽也為

作弊加來原糧之覆還丹徒也為改正事理曉然所不必

深辨至稱丹徒田少而糧多丹陽田多而糧少此則更有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壬五 四百五十一

說焉丹徒之田多由江漲成洲洲田至為沃壤士大夫往

往以請佃得之田肥又白佃而得故根額重丹陽則平田

而多瘠土故根額輕丹徒前後丈量地二畝而折田一畝

山灘塘蕩率十畝而折一畝所謂有餘而示不足故田少

丹陽前後丈量地准田抵畝而起稅山灘塘蕩每三畝准

田一畝而起稅所謂不足而示有餘故田多方丈量之時

其民蓋已懷爭心或其為父母者亦容有此心故聽其少

多如此而前任郡公者亦不察而容令其如此致有今日

之紛紛也 祖宗尺籍已定二百餘年無敢有紛更者而

江楠蕭璧等乃輒欲欺誑 明臺為損人利己之事乎惟

公祖興 按院公祖爲吾民興利除害於地方同仁一視知必不爲所欺仰承 清德不敢有所將以溷襲尊嚴更祈 台亮不宣

與周章南

人戀慕乍得瞻承喜不可言倏別去數日間踈慢多而晤語時少歉更不可言昨志烈姪孫還曾具手東奉謝賈達否忝來接 昂翰蒙以開運河下問生最叨愛何敢不吐其愚惟此河之不當開載在拙集漕河議中備矣丹徒丹陽地形之高於常州以下卽開土亦不能俱平水終不免走洩於粮運終難望濟惟是蓄湖水增添河閘則湖有蓄水可放河每二十里卽有閘可以開閉而河水亦不至盡洩冬月倘有阻滯不過陵口青楊猪婆灘等處爲之挑淺而已此前任 郭撫臺奏允 該部覆奉 欽依已載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七

劉生

在令甲所以欲建亭堅碑垂之永遠者正恐後人輒又有更張致勞民爲無益之事也今聞湖水因旱放乾恐河流淺涸於歲運或不免有妨兩臺之催開爲此但欲通開則深處有車戽之苦難於水之去淺處有通長挑濬之苦卽通開上下高低隔絕又難於水之來是則徒勞無益且觀期伊邇督理無暇運舟踵至一時河不得通勢必聊開以塞責如往年故事恐終成畫餅爾爲今之計惟有速具

申文明言深處不必樂開淺處自當量濬二十里一閘如陵口閘尹公橋閘黃泥壩大獨山閘作速關閉公私船隻俱由武進孟瀆河出港收港請發 憲諭揭示於河汴庶來往官舟無或敢有撓阻則水亦不必通車河亦不必通開計入 觀之前卽可望事半而功倍河夫除上戶論田派起外其中下貧民頃承 教上司發銀八百餘兩欲准錢糧者并河工銀量支以湊給用其力而不費其財亦是興工作聚失業之遺意也事當獨斷似不宜搖惑於道傍之舍菑薨鄙見惟 高明裁擇焉不然者郭撫公 吳文臺公祖前此奏奉 欽依美意將委之於草莽則建亭堅碑事當停寢而記文實亦不必作矣不宣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七

劉生

與范龍南太府

別後聞丹徒縣欲均糧二縣告撫臺行臺下此說殊爲不通昔年丹徒猾胥作弊暗裁丹徒之糧于我丹陽後經夏公題請改正始正其罪成案碑記具存可攷也數年前復欲爲此時徐賓吾選君作宰而郡公則林豫齋公祖也僕時踰伏田間久不入城市以敝邑士民之公憤不得已遣郭門再三申辯理屈而止今復欲爲此何耶糧額輕重定于 國初不獨三縣不齊天下皆不齊也不論肥瘠必欲比而同之有是理乎民間析產代更卽不得有所爭論况

冊籍自祖宗二百年來相沿已久此而可更即禹貢一書其則壤亦可更乎民田勘米多少從官糧耗額之輕重而然彼言冊徒里多而田少冊陽里少而田多謂當均里而均糧此則更爲悖謬矣查本府有一舊冊底冊徒之田本多于我冊陽後來不知何故遂少以今夫量折贈觀之冊徒地二畝折一畝山灘塘蕩十畝折一畝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冊陽田地一樣起科山灘塘蕩三畝折一畝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諸多類此今欲輕冊徒之糧而以憐國爲整何其舛也聞告詞內謂因二縣豪強致冊徒獨累夫抑豪強以惠小民此善政也而田糧一事則實有不然者

美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
三十九

且二縣之田非一人所有豈冊徒之民盡柔弱而二縣之民盡豪強乎謂豪強在一國初則法制方嚴之時安得有此以爲在今日耶糧額非今日始定也彼其藉口豪強又託名剛峰公祖會欲行此不過冀以聳動諸當道之聽而預折二縣縉紳之口又豈二縣縉紳之士盡豪強乎均糧非一人之累乃閩邑萬民之累非一日之害乃將來無窮之害此而緘口結舌不爲閩邑士民一紓其憤懣則縉紳之士可謂無人心矣僕老矣當閩邑不平萬口嗷嗷之際衆論人情並以望僕僕安所辭責倘必欲行此老臣當具疏力辯于明天子之前惟老公祖備察始末預折其萌

庶將來紛紛爭辯可已而臺下至公至明形于傳誦記載間者當不在林巽峰公祖下矣兒昌上謁之便今持此啓一佈其愚草草伏惟台亮

姜鳳阿文集卷之三十八

留部稿 書東下目錄

與鄧南阜

與西亭宗正

與邵養齋

與趙定宇

與徐孺東

與孫月峯

與王麟洲

與陶雲谷

與劉熙臺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十八目錄

一

覆翟震山

與戴鳳巖

與李霖霖

與葉綱齋

與郡伯曹冲宇

與徐明宇

與韓念癯

與楊惺泉

覆顧學海翰檢

與劉見嵩

與古見吾

與羅鍾石

與吳縣黎簿

覆林天迪

荅副總兵張奇峯

覆邵梅墩

覆李養愚

覆古見吾

與耿叔臺

與曾魯源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三十八目錄

二

荅劉仁村

與殷教授敬所

與潘令君見所

與王亦泉州判

與周章南

與陸平泉先生

與潘令君見所

門人閻中張文運校

男士麟士昌姪士交同校

與鄒南皋

生平叨有緣分於晚年一出幸遇海內賢者為知己雖未獲日相過從一聚晤輒有吐心語非經綸即道義種種為身世並受實益感藏在心未能忘奉違以來方懷馳慕茲忽接手書開緘三復恍然如領面教第獎借逾越分涯愧不敢當爾惟大才能擔當世道亦實有擔當世道之心所謂誠與才合者非公其誰今三君者雖與政府矛盾僕以美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一 三十三 為猶當用之於將來蓋三君過處誠不能無其有功處亦誠不可泯也僕老矣無能為也且晚間且乞休去世事惟公留意焉至懇陳老先生被論事既無端疏尾及僕所云尤無謂欲具疏自明似非所宜容嗣布有後便幸不吝教言如何道從過徐兒昌應尚未代倘微惠令得聞道義訓言尤通家世世之愛也不宣

與西亭宗正

楊武選所寄鼎輪開緘三復荷獎借甚憊憊緬惟高情蓋數十年猶一日也嗣有衛司訓名心者洛中故知從汴來知以宗學職事受役於門下且聞門下動定為詳而敘行

道行有種種作用處亦大賢施於有政之明效也無怪旅慰留兩日擬作書附致訊私再訪之則行矣歎悵不可云喻承示春秋二義生讀之久終業竊賢者餘緒於所著全考中今已梓行自謂藉以光重取信後來良多序文似不必另撰也楊丈行便附此一道謝并布仰私嗣有教音幸即時時寄及之蓋晤語既難接劄子庶可時代面談爾不宣

與邵養齋

昨小僕還承手書裁答蕪嘉幣之貺何以當何以當惟賢者典選心與門皆如水而一缺不留使選人萬口稱便可美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一 四十三 稱卓絕不羣矣乃猶謙虛自牧聞以望當起用者生可無以覆乎今大老有德望者如陸平泉何古林二公推用而不肯出則當照章楓山事例以風示海內可也胡廬山已起吳悟齋聞亦有定議矣此外在貴省如陳寅齋惟直以劉畏所知已被論改調而歸湖廣如憲副顧桂巖關新州人以不通江陵書問而不得起江西如鄒穎泉善如王塘南時槐散鄉如鴻臚王方麓樵少參汪蒙泉汝達兵部副郎趙小峯與治皆不求聞達令之所謂賢者此外若海剛峯瑞有嫌其過於峭直者然終是奇品公來年三月間榮轉矣乘此時留意於此十數公是逾越尋常事可早而

不可遲者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所聞奉告幸惟亮原不宜

與趙定宇

白沙先生稱羅一峯學士萬古綱常在其一疏中士林蓋無不傳之方江陵謀奪情請留京守制也忘父子一倫則於君臣又何有其固權寵悖天經比南陽尤甚一時威稜氣焰能軒輊榮辱生死人視南陽不啻倍蓰而丈與一二同志抗疏言其非甘受杖闕下罷官去真忠直節不但能追一峯與之並殆過之矣僕居田間每私心懷仰斗山以未由一布衷欸爲歉前冬曾過仙里則文從賜環矣未由一登堂又歉之兒昌在彭城曾寄言執事者寔嘗齒及不佞茲又於鄒給諫所獲捧接手書開緘三復荷雅意又甚盛顧迂陋何以當刻感刻感惟高志冲襟視已至爲未至於言行道行後更求靜養深造蓋亦得諸給諫君言益用仰且服今新相君當應召又昔時同心同道者第聞中間一二持論稍似未合不能不待大賢還朝有以合君子之交於上下間爾請告之舉幸愔然改圖之實雖老且歸而親賢就有道一念猶未已因通候輒冒昧有所陳請草草伏惟台亮

與徐孺東

某以叨轉不堪求去未能爲歉乃丈則有不滿焉豈其愛

而不知以盛年人所能欲望之於老年人而不謂其實有不能也歟感愧感愧北方水田之成其所收不減江南江南人願受田而北者乃國家無窮之利而北人不習胼胝從事輒有流言稱不便致阻成議而隳遠功真可爲扼腕而歎痛哭而流涕蓋有識者皆然不獨丈一人爲然也條陳疏尋常爾謬蒙許可兒昌世務未全諳亦蒙獎借逾越其涯分似非所謂愛以德也更祈推及通家子時爲耳面之提命厚幸矣厚幸矣初秋之舉幸萬萬已念君命有不從而卽爲引身計臣子分諛恐不允遽如此也不宣

與孫月峯

自丈之大魁南宮也實以山中人久不通書都門遂致失禮第惟有心喜而已老師母前坐此亦久不能將門下生一帕之敬積爲罪歉不可言惟丈持衡秉公在考功文選一兩年進賢退不肖海內人士無不感服實乏不才亦荷起用於十五年久廢棄之餘知年已及而當有一疏也舍親疑菴丈寄聲道雅意慙慙焉其以德相愛真非世俗交情可比數感刻在心無能爲謝乃於老師母之捐背又關焉未能用情迄今此其爲罪歉殆難以筆舌自解也情具真章中謹此專代荆請惟大品格事功真稱世濟實衰頹潦倒豈應又在仕途昨有論及者所指摘雖不相蒙以爲

老而當去則切中膏肓之藥石也方杜門乞休倘得請為
幸多矣草草尚容嗣布伏惟台亮不宜

與王麟洲

憶往歲留都板附後迄今且廿年矣何人生間闊乃爾客
冬曾一造貴州叩謁門下時則從者出弔嘉定不遇悵然
者久之既而借乘文鐸於八閩八閩僕舊遊地也猿猱往
前幸賴繼之者為黃茂嘉種愧好醜難辨矣拙稿為張洞
齋侍御刻於新安之祁門又幸賴長公先生惠我以珠玉
冠篇端汪司馬謬齒不佞而微有不滿於毘陵公毘陵公
先師也惟長公以大方裁定因取冰儒及紫陽又若謬有
妻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十一 五 晉九
采焉此其為論甚博大而實也仗以心稍安當銜佩以沒
齒第蕪陋不敢當過獎爾又春秋肄業以來私有疑於文
定公傳旨竊亦彙纂者一編又為李復吾侍御刻於白下
行司將經閣來便各附去一部幸門下略其陋俯賜覽正
焉不宣

與陶雲谷

憶昔從令弟念公於史局也道忝合志諒若同胞因懷山
斗之仰於門下既而念公旋陟華要某業已歸休田間乃
荷念我不實嘗欲追理其陳迹登進之即事多不偶顧其
意蓋殷殷厚矣時門下已登朝我山中人每動向往來

緣通竿牘道仰私然此心則未嘗不時在左右也晚猶
叨起而令弟已為古人門下又暫借閩藩未獲即奉顏色
一對吐胸中積悃也悼且歎當如何雖然往者不可作矣
門下倘肯俯就開府我江南某得乞休而歸他日者叩謁
吳門一傾倒通家至誼是猶平生願幸也俟之俟之令從
子在部過承愛雅今雖已轉兵曹乃彼此交情則日厚一
日也想欲聞附知之行司蔣經閩人便附此代上起居恐
涸清嚴不敢以幣帛為禮新刻二種一為家居以前拙稿
一為春秋全考忘其陋輒以呈之掌記者幸惟覽而有以
斧正之不宣

妻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十一

六

晉九

與劉熙臺

憶昔承乏八閩辱門下提挈教愛蓋真道義骨肉也別來
年所多歷矣而彼此聞問不通僕緣入山以後自甘淪棄
與朝紳若睽隔人世而丈亦間關世途是以間澗乃爾然
此心則無日不在左右也晚年叨此一出獲與賢郎同事
時一訊起居知有林泉之適方圖乘便修候於門下乃不
謂其奄忽有此蘭焚玉毀僕且痛心矧丈為慈父其何以
堪之哉僕素不信堪輿家言數年前偶遇一人何姓者謂
先墓損丁口談往事歷歷有徵試相從一敗卜焉今果獲
安全驗矣驗矣陳我渡老先生素精於此禮其人與之談

最信之而賢郎在時亦嘗疑先隴有未善恐夫不信未敢
深言也茲得之司屬諸君咸以其遺言轉相告爲託僕且
悼且憫不敢不聞之執事者倘用其人當爲夫招致於西
江是所以慰夫之大者也欲抑哀情莫若從其言於身後
上以祝老親萬壽於無疆下兼爲子若孫引之於勿替是
其一念之孝思既遠養猶未泯者伏惟垂聽之

覆翟震川

某年老求去未能覩顏甚矣時以萬壽節已拜表既同
衆列銜未敢卽有陳瀆俟高呼致祝後九十月間當圖所
以自便接來教若有不滿於此舉何也士君子立身名檢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上

七

四百年

爲先年逾七十有四尚冒然在列名檢謂何今世講學者
務高虛涉玄遠託名聖賢溺志異端而無裨於真修實用
夫不以爲然當矣至於舍名檢而求所以學亦安得謂之
學哉興善之會某與諸丈言不離倫理日用不外居官所
事而學卽在焉講卽講乎此而已矣丈高明素精於講者
某之臆見臆說適亦有合於來教抑又何幸也古人云子
弟從之則孝悌忠信屈丈林居誠非清時所宜然果倡
明此學有及於鄉人之子弟則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之學者當亦卽此而在山中課程豈小補云乎哉願丈日
以此爲樂事亦日以此忘世如何某得乞休尚當從事乎

此與鄉人之子弟共勉之時當寄聲以求就正有道固不
敢以老而自棄望丈亦不以老而棄我爲愛也毅軒善信
人誠如來諭會中仗其提挈多矣賢郎遂附此道謝并以
新刻一種呈覽教外詩扇二柄引微意笑存之

與戴鳳巖

兩番枉過俱未盡請教之私歎甚丈行後弟緣顧丈可傷
爲之條怛不堪致有小疾猛省急調者久之漸愈矣仰聞
接手書開緘三復荷雅意甚惓惓至於拙稿呈覽異領芥
正之益於大方乃獎許之太過則非淺劣所宜蒙也竊惟
士君子立身天壤當有所以用世有所以傳世鄉榜幸而

妻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上

八

四百年

聯名每見丰神迥異心甚佛之癸丑歲於京邸再一過從
時亦聞高論種種繼又聞爲國家任事熾然不避謂丈
固用世奇品乃竟以道不苟徇至於沉淪不偶不究其所
施每爲丈深歎之又謂少年投閑山中日頗長以丈高志
高才必不肯坐虛歲月必有可傳身後者知丈胸中有無
限寶藏與振挽探囊盡得之恨猶緣淺未遂也茲讀書中
諸品評俱逾溢涯分不可當然因此以窺丈則丈之富而
且精更自妙絕今古矣用世傳世丈真其人惜勲名不大
就二十年來山中課程幸不吝有以教我容相與一印證
如何南明序弟文乃洞齋直指與張祁門求而得中所不

滿於先師似未可藉以信後鳳洲之說得之其過獎廢亦類大均亦非淺劣所宜衆然論文由秦漢及宋儒均有取其來書謂先師之文體歐而用蘇能暢其意在當今何可廢大與念翁書謂登高爲第二義能發明先師心事皆千古名言定論也夫肯爲弟文作一序與弇州公之作竝列卷首以傳庶可以破司馬公之偏見而愚師弟亦賴以有辭永世矣承謬齒敢附以代請文幸許我尚容九頃致叩也不宜

與李霖案

僕知慕清才有年矣頃於留都時接光儀時亦佩領教言殊慰夙昔之仰乃奏最北上碌碌無能爲禮方用悵歎倅來辱以尺一遠存自惟未嘗同曹也而所執太過詞謙而情厚令人殊不敢當愧感愧感惟中州爲伊洛故鄉今經大賢過化後他日以文學行義毅然舉首者必門牆所陶鑄士也不佞昔守周南時有九西川先生者嘗相與討求其遺緒而劉生慎庵亦嘗左右其間第聞發解以來每稱疾杜門未審能究其志否校士之便試一訪之倘於文詞之外更一闡揚儒先道脉是尤學政之大者也唯門下其圖之不宣

與葉綱齋

卷之二

三

三

卷之二

三

三

公欲爲今之古人與今人每多齟齬而不相契合是以遂棄官而歸頃見言官有借爲薦剡重者公尚有意於人間世乎寶迂拙不能諧俗屏居山中十五年叨起叨轉三疏皆不奉 俞旨覲顏就列殊非所宜比又叨轉則益爲非矣疏上久未得報進退未知所以處以此見高明離人而立於獨超然於埃壘之表真所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者歟羨之美之兩張生來接手書又承惠教我以所著作此公一班爾固知羅浮石洞中自有可以出世而傳世少選當一流傳人間也生於山中稍亦有課程其一種名春秋考爲同鄉李復吾侍御梓行於白下并拙稿門人張洞齋直指梓行祁門者今各封上呈覽教尚有周易補疑梓未就就則容併以上也知我者幸有以斧正之吐納之說自是養生家言昔儒所嘗從事亦非是有所托而逃也兩張生有高志今卽鷓鴣路退飛終當奮六翮而起於家翁及外翁授受兩能無負少需之天遠幸兩生在更惠我一音不宣

與郡伯曹冲宇

惟門下貞操惠政與京江同清其恩波又與此江並稱深長也門下上計去久未還闔郡賢愚小大蓋仰如斗山望如雲雨焉今聞旋旆則無不歡忻鼓舞而生居士民先視

恒情又不啻倍蓰且什伯矣頃以塵纒奉一旨條陳曾謬及家鄉二款相知者以爲此地方臺司府縣事爲刪去而上之今稿具在敢附上掌記者倘蒙採及葑菲俯賜施行則前公祖文臺吳公其所已行之令緒與欲爲而未爲者大都具在稿中在賢者一加意而已操臺少松騰公水院禎宇田公兵道王對滄公祖俱有相成盛念惟公力主持爲我民造百年之安是則某一念之惓惓然非以私相干也萬惟台亮專遣家丁代候不敢用幣帛爲禮以冒褻渎嚴新刻律例呈覽其拙集及春秋考二種則仰祈大方斧正更惟有以教之不宜

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一

十一

四百五

劉仕

與徐明宇

久失通候恐借冒者緣此遂生欺弊欲杜事端以便彼此非相疎也肯諒之否根役之編審聞甚公亦甚當生之願當自運恐累該圖里長爾庄僕寄言臺下一例令與糧長書畫卯酉意其出於誤傳敢以請之門下昔年宋陽山撫臺欲行圖運法於蘇松常三府士夫家免其白糧京解猶以衆共阻撓而寢今果一例差使則年年自運若年年當糧長然恐無以勸來者望責令完糧而於此項卯酉特從寬免卽他士夫家有當自運者亦一例免之生以爲但使士夫家皆喜於自運而肯完糧不虧公而損民則惟賢父

母稍優之以示勸不獨生一人爲當然也草草容嗣叩伏惟台亮

與韓念瘞

張幼于來未過從先遣倅致專翰方詢道履未及詳適索宗伯至亟問之則知丈閉門讀書有古人高志高行僕輩求友四方乃衣帶水鄉邦咫尺問不能早知丈煩丈先施齒及也旣而開緘三復中多過獎語無謬取所纂著春秋考何以當何以當少從事舉子業是經讀文定先生傳且讀且疑聖人宗旨似未爲能覩其全殆勸宋帝以攘夷復讐與有所開悟故爲書進覽爾 本朝主此列之學宮以姜鳳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一 十一 三百九十六 劉仕 造士無有議其未盡者僕罷官家居十餘年用爲深山長日課程惜自許於是經有一得之愚蒐獵諸家積成卷帙偶携來白下爲相知者所校刻方虞管窺臆說如昔人譬之覆射家無能中肯綮乃學古好修如丈者輒許我以兼收擅場焉又何以當又何以當幼于還併拙集各附上一部求斧正於大方倘覽而有以教我則更有讀易補疑一書方亦在新安校刻刻成容併請教如何前在山中與武進周王陸金四兄者結爲社乃同心同道之交丈如不棄俟僕乞休後更擬扳屈高賢爲我社中光重也不宣

與楊惺泉

惟丈爲郡中領袖屬諸同鄉宦遊京邸者時相砥磨益無不依歸信向而兒昌荷教愛每有耳面之提命其受益尤在他君先茲者榮補吉安安士民方賴藉賢公祖有緣幸而吾鄉則失良師友昌更倏然莫知所適從矣聞錦旋正擬遣候而翰使儼然臨之又將以禮幣之隆腆鳴謙而生賁不自覺其獎借之過情也顧迂陋何以當此感愧感愧惟吉道鄉自念菴先生以來時有賢哲相繼挺生焉胡廬山生之契厚友實稱羅氏入室今亡矣鄉賴泉鄉南阜王塘南曾曾源諸公方鄉居並一時表表人物文章幸時有以親就之而羅胡兩家子更祈時加意以優崇道義

妻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十一

三十四百三十五

覆顧學海翰檢

惟尊公老年文筆仕迄今未嘗一時一事不在規矩準繩中其用世才與志尤卓然足表流俗出儔伍某也同年同門兼以腹草末諒始猶泛常交將爾比叨起以來日相親亦日相契蓋無事不相與籌畫無言不相與傾吐卽同胞亦何以加每竊自念老當先掛冠去第於山中佇觀聽其勲名之大成而遠到乃不謂先棄我長逝也今某何能爲情哉日來每經過尚書巷每泫然欲廢此路之來往而不

能然亦時爲之迂避以自寬至與表宗伯兩人者鄉會亦竟從寢閣而不舉今宗伯以奏最北行某子然一身在又方不理人口則惟決於求去而已矣手書遠來開緘三復情真語溢滿紙又爲惻然憐阻良久承命掄觚傳述先公生平忝在相知何敢以不文辭且復以賤姓名托大賢之歷履倘並有傳厚幸矣厚幸矣方杜門乞休脫棄當於還家後少寬假七八月之間如何腆幣不敢拜賜其二帛則敬領矣草草伏惟台亮更祈節哀自重承奉慈惟率先仲叔共勉其成身之大者是我通家一念之惓惓也

與劉見嵩

妻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十一

十四

四百三十五

蕭懷吾太博來接到手書開緘爛然雲錦奪目又一衷情真語溢滿紙而別東則種種心中語也一一展翫知公愛我良厚期望我殊越涯分顧迂陋何以當老筆人醜顏在列惟是早得歸休方爲好結局方始心安爾來春大計日陳其期也倘遂所圖便當老此生於窓間之紅日嶺上之白雲而從事玄門家言得少延佇亦或吐故納新者所可能惜不獲與我相知故人一對吐之也別東中心事僕一一能諒之其故在浙而不在滇誠然四明人不足道時撫君爲徐鳳竹同年渠在滇頗嘗受知於公乃不能稍盡其心此則殊可恨也公云今爲陳迹以此見公之高能超出

塵俗之外不以世情動念而新鄭四明兩公皆曾排我者僕所遭蓋幸與公同安可以爲公玷我也今弟才志更當有進步處幼川方伯在彼必能有以成全之嗣便容令以聲聞問爾附上拙集呈覽教愧無可以荅來貺也不宣

與古見吾

仆來捧誦專作如遊山陰道上種種色相照映逼人而詞華中發出玄理足稱妙絕蕪穢著藉以增貴多矣第獎借逾越涯分至謂今之學者僅僅守章句誦師說而謬推僕爲能得易之體用又能得其學之精華至謂美里所行韋編所繫之辭不是過於乎僕何人斯敢當公之過獎如

姜鳳南文集

留部稿卷十一

五十四百三十六詩

此乎古人謂言有大而非誇公今許僕言大而誇矣何敢當何敢當公又謂讀是編如捧河西篋自附侯範於子雲之太玄則居已於謙所推遜亦稍稍過矣仰又何敢當何敢當僕名此編曰補疑蓋因讀傳義三書有疑於心而思爲程朱兩先生一補之如師門互相質難不嫌於訂正而非謂兩先生之說真亦有可疑也念及學使時相與一段情素恍然如昨公可謂篤於故舊能不忘推及龍蟄之機發蒙之心似略得影響然許子竟亦不免過至以年老在列旦晚求去之人而期之以交泰之深義則更迂遠而不切矣兒昌請告亦荷通家老丈挂之蘭煩間而托名此中

焉尤爲擬非其倫若以鞭策其將來俾得從公之後其出處去就稍亦有合於易也則公所以教之者深愛之者至而施及愚父子均非百朋可比數矣若謂補疑以徵信可使幻妄世界與沉溺世情者均不得偏售其說謂僕所以補程朱之疑意蓋在此此則公之名言自可以傳而無陋纂著或亦可藉以傳者也敢不致九頃稱謝覬遠來當拜領然以節禮言則不能遂破例矣問來使當自知草草萬惟台亮

與羅鍾石

方上疏杜門求歸一刺不通一客不敢相見也而尊伴持手柬至開緘讀之則叙述學使司成兩番相知歌鹿鳴一番世講誼殷殷焉厚令人感且慰不可言公作書時謂僕猶然故吾可望以人間世一切事不謂其大不然也老年人爲世道一強起友朋間相與慰藉而勞勉第自顧衰齡晚節之不宜時興挂冠念未能休而來諭無當萬非淺劣之所宜蒙也公此就未愜我心然南宮一奏名豈若龔黃卓曾垂之史傳中久而不可磨滅此乃執事者所優爲僕亦何庸喋喋第上人當亦有知己者方能盡見所長以展布其四體爾今世肉眼多於法眼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似亦當兼施而並用方可宜於高品者而亦得免於流俗人

姜鳳南文集

留部稿卷十一

六十四百三十六詩

嫌且忌也實心實政更望持之久而愈堅爲上下所孚感地是僕數千里所致囑之一念洞齋直指見邸報後或有翰使見存并長山撫臺並容乘便風專致託託則另有以覆如何來儀附璧幸原亮

與吳縣黎簿

讀來東知所處甚難爲之扼腕久之今惟有自立自守與慶囊脫穎以待相知而已上司考察多我有可以考也則惟恐考察之不多鄉宜易於取尤我無可以尤也則無患公卿之人衆至於地方疲敝行頭盡革古人云澹泊可以明志又何畏乎交易之多取而百姓狡猾則豈以嚴明待

奏屬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一

七

胥皂以仁慈待小民卽夷狄可作使而委用之類仍又公慶盤錯別利器之時也前所云清慎勤當努力刻與傲當戒已盡吐露於公矣公云持已不敢苟聽斷不敢偏事上必謹使下必順公已自得其要領又云上司信之卿官與之百姓感之下人服之公又自有徵應於所如矣循此便可奮六翮而起便是將來遠到之階第更勉之可也南差各院見間自當留意吹噓不煩諄囑賀儀并弒禍俱不敢領此後萬萬已之只空東來更爲能相體而相愛矣不宜

覆林天迪

接來書開緘三復則雲錦之章爛然滿紙而新刻又種種

清佳固知天生異才終當有九方臯能識之於牝牡驪黃之外一時之留滯殆不能限公將來也第惟抑志舉子業更攻此以逢時好待扶搖直上之後始盡發其奇爲古詩文成一家言傳之於不朽則名門妙選餘事爾然否然否僕已頽老旦晚卽圖歸來諭一無可以仰承也附選事告之大司徒復齋王公初以爲難托少司寇岷山李公爲轉言始得允若選君李對庭則念我舊誼已唯唯如命矣公當大發於將來終亦無庸此爲也承嘉貺過腆遠來不敢以例辭茲薄將引一念爾其新刻二部則以呈大方祈斧正幸覽而有以教之不宣

奏屬阿文集

留部稿卷十一

十八

荅副總兵張奇峯

憶昔叨校武闈於八閩也閩士從前少舉武會箭不勝文爾曾言於直指海山陳公以文之相等開而箭中多者輒取之來年中會榜兩人焉此後繩繩不絕矣而閩武生遂於海濱稱燕趙果如子序之言執事今日之將大用非亦不佞所願幸歎深慰深慰別來二十餘年自山中起而出人間世似已隔越矣執事者猶然記存我書問來自貴陽開緘則意念殊殷殷厚承齒及起傳載呂當軸履樞自願衰老之人何足以當此呂卽老而始過然乃古之人非今之人光岳之氣今人不似古人之得其全僕固今之人也

何敢望古人哉已具疏乞休還山且有日矣僕文舉門人登九列位三事翱翔天衢漸有其人矣而大將之策勲立名能不負清時者則方於執事有厚望焉幸勉之勉之承消貺遠來不敢不破例登領今附去二補一麟一獅者香千枝蓋望執事服此章服流芳於千百世也更勉之勉之不宜

覆邵梅墩

惟門下經濟大才需次家食過期而後出我輩相知猶以爲晚乃來教退然有美而不居一何搗謙如此也見昌稗齒卽受知門牆常恐有負一師窮倦倦與進盛念春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下

七

四四三

仲備領教言頗知佩服然澹泊寧靜則尚似有志未逮更祈專慈有以訓迪而鞭策之乃爲相成爾實老年在列殊覺視顏九疏未遂歸休尚當圖所自便衛社稷而福蒼生自是公卽日事乃以遷及於寶非寶衰劣者所宜蒙也三復來諭第感與愧并而已天下機荒不獨楚中爲然仗有一公一路福星必多蒙濟至云過羅則適明旨厚隣則傷同室詳味來意猶以過羅爲當然第奉旨不敢爾實以爲通商恤民原非二事商得通諸該省卽恤及該省之民故通商亦所以恤民卽他省禁告羅亦似未是蓋自有明通公濟之道所當酌量而行正不必拘拘爲

此也先時政府下問蠲賑孰宜實對以賑須分省遣官而借重其事權於該省之兩臺方可通行於所司不爲梗不然權輕則易玩而難於集事內帑齊發有限又須兩臺與部使者議有所以接濟方可以遍及蠲宜當年不宜速年逋欠又如直浙等處以田多被蠲富戶可量行勸借以充賑不然則無田與田少者反不蒙惠首揆採及前一說而於蠲議不盡以爲然又如敝縣煮粥設賑聞飢民粥下咽輒就斃蓋腹久空虛不勝粥致然又或烹治失饪致然也實農家子知牟麥之性最與肌腸相宜捐貲百金送縣請買麥磨粉和粥中庶有益無患父母官賢者也拘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下

三

四四六

貴治俟各省米價漸平而貴治自可通商行似不必遇
糴爲也蓋聞前此貴治有彼此不許相通者故云爾此
或出自臆見臆說不足採則置之勿謂書生迂腐談致見
哂爲愛俾旋附此以覆草容嗣布伏惟台亮

覆李養愚

賢老年人濫列南曹九疏未遂歸休時懷愧赧是以於賢
公祖臺下切切斗仰在心而久踈訊候自知罪歎莫原笑
然亦恐有冒干之嫌故致濶踈乃爾非敢踈外有道門嚙
也茲幸給由北上於五月初八日渡江而來陡然疾作度
衰頹不能前進遂停泊瓜洲鎮具疏乞休杜門候旨於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十一

主

四百三十三

此枕上接得昂翰開緘三復滿紙皆愛國憂民之言仁人
長者其軫念民瘼如此戚佩感佩別論乃我鎮一府三縣
事某丹陽人何敢自爲臆說第其間前作弊而後改正載
之報功生祠記中及我丹陽所刊刻書冊在於歐陽公祖
書冊之後者說已了然第丹徒父母官有見在要津者故
彼人欲相扳附以利己損人而不自知其不可也在北及
請告二公卽難面控某曾質之龍灣給舍及復吾侍御於
南中二公皆斷然以爲不可某亦曾具一書達之撫翁志
齋老公祖未嘗賜答以爲事當得寢矣不謂丹徒尚有條
議紛紛然言於門下未已也門下當今有道大賢也使弊

在丹陽知門下必不相容若果弊在彼而久始改正也則
改正爲是知門下必無有偏徇於其間無容我病夫臥在
枕榻間猶喋喋爲矣蘇州經賦其說發自趙定宇司成後
賴老進士了凡之力而略得其端倪然非得賢公祖力主
持以達之兩臺公祖則亦何由以著爲不刊之典寬一分
使民受一分之賜於永永乎吳縣尹周君敝邑賢父母也
某每稱其賢聞之於京師致爲有力者奪去迄今我士我
民追慕不能忘今在屬請就而取報功祠記及本縣所重
定書冊一覽焉當自知某所言之不敢相誑也上撫臺公
祖書稿亦錄上并覽之不宣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十一

主

四百三十四

覆古見吾

仔來遠承手教如奉面談及讀賢郎古今文令人歎賞
不已年少爾而能有此則他日所就豈多讓司馬相如李
太白其人哉以此知古來多才之地仍每每生此異才且
慶公家有此千里名駒也非佞非佞公如不欲其操觚應
制舉直令工古文辭上窺先秦兩漢登作者之堂奧以成
一家言傳諸後則縱令汪洋自恣盡其才之性諸天者無
不可也倘尚從事舉子業先欲策名天朝而後從事姓
爲今之古人與古文則今制舉業方奉旨選成弘間時
義之雅淳恐且俯就銜勒稍自貶損勉相徇以遵平康大

道爲空也然否恃契愛輒吐其愚幸勿以爲迂腐之
談而笑之如何告羅於南大司農自是公出格救時盛舉
當時尚恨齋來銀數之少惜無有同聲而讀者徐給諫疏
請出陳普濟以報南儲數不合惜二三萬石亦並不許平
羅於白門司計者知 留都根本地倉儲不空輕動不知
此舉一轉移於將來之易新大有利益於民而寔無分毫
虧損於 國家也謂之何謂之何雖然有公在新安固此
間一路福星也惟勉爲百姓竭心力如昔賢所謂存心愛
物於人必有濟者是則在公而已矣恃愛輒忘潦倒幸勿
笑以爲迂也不宣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十一

三

四

與耿叔臺

寶俠令兄老先生契末侍通家道義懷仰斗山有年矣茲
屈大賢之重秉文鐸於八閩實也亦嘗濫叨茲任抑何緣
幸相承繼有此第惟我糠粃在前爲愧爾此中士子頗勤
讀然所讀類多時套實取古人大文字數十篇與之讀而
禁戒文字中用套者從此後兩場遂有古格調其援引往
往有根據而可觀又此中士子多貧者如會城四學共有
二千餘生過多年節每屈身所司以求助實陋之通訪極
貧有守次貧有守者百餘生面給以學租貯庫之餘銀而
嚴禁其苟求者未逾年士風遂丕變無有屈身求助者矣

撫院南明汪公每欲舉以爲賀寶不敢當卽此也由此而
言士人文與行未嘗不可化誨而轉移是在司風教者加
之意而已恃通家道義一脉及前後相承繼故敢冒以此
言進蓋在楚丈老公祖亦嘗行之敝地而效是固公家已
試驗之良方也萬勿以爲迂闊而笑之鄉先生如林退齋
鄭環浦及省城王雲竹泉南蔡松莊建安楊天游皆先達
有道而家居曾移檄令諸生年少有志者及其門並受其
益今亦似可舉行也雲竹公尚在諸生在門者多望留意
併訪後來有道家居者時舉行又泉州府學一生洪猷者
文與行並優者也實許此學四生可大就首爲蕭常德騰
鳳次爲張侍御治具四爲黃生一龍亦甲科三卽猷也猷
文行爲泉漳諸後生師而年來甚淪落不偶試前道幾黜
矣陸海熊君代署訪知而復還其衣巾然或未還廩亦或
當貢而未予貢也堊門下亦留意如欲造士以修行請先
從此生始則閩生興於行庶並蒸蒸起矣頃晤楚丈曾面
道此煩轉寄聲楚丈寄聲或未達而貴幕候檢校行便敢
先附及之更祈原亮勿以爲冒突而凡嘆也不宣

與曾魯源書

周章南父母人便久始具尺牘上掌記報所以賜存厚雅
方自歎濶疎乃爾乃再翰則又從通家歐兄所來長篇大

姜鳳阿文集

留都稿卷十一

三

四

幅展誦之則慈旨竝殷殷厚矣厚矣書中意大都以寶作
南野老師祠記謬許可謂當火韓蘇兩公平淮西碑誅六
一文之後嗟嗟寶之陋劣即嘗有志學爲文寄兩公籬下
且不敢況敢望其堂與乎惟貴鄉道鄉也道鄉人氣脉每
聯貫爲一爾我初不分如疏請舒梓溪先生傳慎所丈兩
公謚贈本出寶高山景行一念僭欲依附有道末光爾而
見臺司空書來置牙頰不少置今者弟子尊師方愧掄揚
未盡承大教謬許可逾越涯分而不知其一無當也愧且
感不可言別稿荅友人書謂不喜入講學會中擬陶靖節
之號飲每攢眉於遠公之招此尤是公之真處公以今之

姜鳳阿之集

留都稿卷七

主

四百一

卷

講學者三三兩兩閉目附耳高立門戶以妄相標榜爲犯
宋賢之誚又以陽明公一代真儒爲之徒者每自欺以欺
人遂致言者紛紛從祀議久而始得定皆名言也祠記中
寶竊比公亦嘗有是言公先得我同然矣以此知公不喜
講學然真能講學者其立論固當然又謂謂忠孝爲難盡
是真實語爲人惟在盡此二者學亦惟當盡此二者又云
不敢失陋巷初心以堅守單瓢晚節是種種真實語亦是
種種真實行公不講學固真能講學者也留曹諸君頃相
與爲興善之會敬吾中丞行後每訂實爲諸君倡寶荅以
素不能爲講師頃惟求之日用倫理或居官職業所當脩

舉或讀書分程以所掌從事互相與質難其一二求有實
益於身心又或默不語坐入之而散去爲收攝身心之一
助於中丞作用稍稍別自愚見言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
學柳下之可也中丞覆東乃亦謬許以爲然迄今第如是
而已不能似他君者焉高遠架空虛以立論茲承台教不
謂淺劣之人其議論復與高明雅相合乃如此何幸何幸
歐兄還附此一道仰私拙稿刻在新安者頃附章南公呈
覽矣茲附去周易補疑稽古編各一部寶昔山中課程也
又有春秋事義全考偶無有副本容續上寶固當爲終焉
計不自揣量欲以所聞知見之爲身後之一班而不自知
其不可惟高明覽而有以教之不宜

姜鳳阿之集

留都稿卷十一

主

四百一

卷

荅劉仁村

憶達丰範三十年來矣何人生間濶乃爾賢郎年姪來接
手書開緘三復恍然同門聆警秋時也澆慰澆慰惟大累
天地正直之氣而生所如不合是以遂間關世途今者從
虛靜中窺見老氏宗旨透徹玄關要妙豈非天欲成就異
人作陸地真仙故不屑塵世功名事業歟忻羨忻羨弟自
南雍罷歸亦嘗求諸此門似亦得其作用之一二然仙則
未敢必也自謂深深之息漸能吐故納新於卻疾延年家
亦未必一無所助閑中曾刪定叅同契爲之摘解今附以

祈斧正於大方惜叨起以來求歸未遂恐於此終致妨廢
昨又叩閣懇請矣倘得歸休是尚有緣幸於此門也老
氏真是丹家之祖其道德經可以治身亦可以治天下其
訣竅實開示鉛汞之說於其本傳而五千言中尚秘而未
爲宣洩莊生南華經及魏伯陽以來諸仙侶大要皆宗祖
乎此爾然僅以丹家目之則未爲深得此老正傳者弟於
趙文肅公文集序亦間一發明之此老與吾師孔子及釋
氏予真可與天地並立而三第未宜與俗子言爾序併呈
覽未審高明以爲何如也賢郎告行適又有公事當出門
僅草草若此亮原之翔便并祈有以教我不宜

李鳳阿文集

卷十二

書

四百三十二

與殷教授敬所

久不通問殊懸念賢郎之變密邇地不之聞今始聞殊
爲執事者生痛念也此苦情僕備嘗徒悲無益惟有道者
以東門吳往事有以自寬而已來書援部劄謂學校人才
爲風俗理亂所關欲身爲行道之官不屑爲爲貧之官且
云欲正人心端士習俾人人回心向道必得真儒以成善
治名言也在公則非徒言之所謂實允蹈之者歟是以於
令先公傳因忤人之便即奮然爲作上末尾及論中道及
執事者爲父欲死於盜及緩盜之入兄弟室也又及我南
雍之欲以積分法相留而不果也即此一文雖不足爲文

公家一門父子母女之厚善備載焉刊給貴門生人一
帙倘人人能學老師轉論其家人又能使諸生告之家人
人人能學老師家也即此便是回心向道之機由公一人
能教士使天下教職亦能人人如公也便可望親親長長
而天下平所謂得真儒以成善治實亦由公一人可坐而
致矣不爲爲貧之官直欲爲行道之官豈徒能言非又所
謂能實踐者歟公三任皆此官於三任風教必有補然未
聞有薦揚公者殆公每以師儒職自引重不肯下所司所
司者未必喜未必肯以公賢名上聞是以如此然聞遊於
公門者則劫蒸蒸起劫亦忻忻興動矣他日者倘借公之
重推爲國學堂師即國學之風教必更有補矣惟公濡忍
以待之不宣

李鳳阿文集

卷十二

書

四百三十三

與潘令君見所

昨荷書儀遠賜存情文備極隆腴顧迂陋何以當感謝感
謝賦役之減定也可爲千百年之良法來請者初欲以善
政名知高雅嫌見任不欲也故爲改今名乃亦蒙門下賜
許可是用忘其陋僭成一稿錄以求斧正於大方萬惟潤
色而登之石古人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茲欲行遠似不
宜草草貼笑於後之人且以文不佳被指摘而後來者輒
或有所更改則以蕪詞玷門下法之良不獲永永行僕且

與有歎愧矣昔禹鑄鼎九州貢賦額於其上永以傳
之後人所謂有典有則以貽子孫者此其一事也此法即
畫一不可更然亦須文之佳寫刻之俱精勒之堅珉永不
磨滅其追鼎重於萬一可比典則之永貽矣乎所以必待
門下之筆削尤必待門下屬高手之善書善鑄者而後可
蘇人強存仁頗得周天球筆意刻手沈姓者與之俱今敝
邑寫鑄河間碑記倘未即訖工而門下以入 觀行煩將
拙稿託之署事者招至兩人專托之鑄訖仍揭百餘幅發
來庶播揚門下仁風可廣也不宜

與王亦泉州判

東原府志卷之五

卷之五

計別來且廿年餘矣何人生遽濶乃爾往在南雅接手書
聞人有鄙我語輒數千里寄以聲非緣至愛厚孰能有此
嗣此罷歸山中日望相知如公者奮六翮而翔九霄不謂
屢淪落不偶也賴上量移以密邇與時通聞問坐聽好音
超處以相補於後來今翰使至則聞已決計抽簪矣甚恨
甚恨高賢欲脫離塵網自非末路可得而羈留第才與行
竝迫出流品而不獲一遭過竟自校効而歸殊可爲世道
增慨爾僕九疏未遂歸休越此便當以二品考三年滿矣
倘先祖考得叨 恩榮亦是人孫人子此生一事了此則
萬無可再出理也別論一無可以仰承惟有中心愧佩爾

泥元衣於我道門人最相宜壽字工緻甚縷縷繫在心知
執事愛我非他人比辱契厚不敢不破例登領也別具家
牘稿及稽古編二刻伴以羅舊絲補呈上全集并春秋全
考周易補疑並是十五年山中課程適未有刻本俟來春
天稍和爲書所寄絹或再書扇一二附翔便以上如何還
會雲竹公煩道仰私冗次未作書容嗣布閑中時一過從
印證生平學術庶不枉此生以無負高志大養也不宜

與周章甫

久不通問問殊牽繫殊懸仰改開移驛自是邑中第一事
不喜者十之六七誠如台論蓋邑人見小而近利不知地
方大計故瑣瑣有此卽士大夫不免焉矧爲市井小人者
乎往時格奪乎此每欲舉每不果識者每歎之幸賴天生
賢者破羣疑決石畫毅然爲此甚盛舉也黃泥壩豎碑非
私文蓋一人蓋此舉創議者不佞行司府勘報者郭龍渠
撫臺行道道爲李及泉公祖轉行府府覆議得報可乃文
臺公 題請九行者郭也此一番議論出自數公公心爲
地方千百年仁政郵意欲垂久遠以堅守闢規故饒舌如
此且此事已奉 欽依卽不碑孰敢有所可否更革第房
吏老人謀開挑爲已利或有資惑其間爾賢父母自能洞
燭其奸無俟不佞喋喋也文臺公頃以大計遷左自緣

東原府志卷之五

卷之五

理蘆政時與一君不相能司察者入其言遂有此不佞曾與之力辨吾郡中方有去思不佞方承執筆之役事終不可已太宰公不覺慨然於事後蓋心知其枉如此也今若不終此諾生當自撰一記刻諸留部稿中倘可傳亦足一明此公矣雖然遽伯玉耻獨爲君子惟賢父母謀諸丹徒君共成之終成之不宜

與陸平泉先生

鍾給舍行後未獲再奉起居以重刻丙午齒錄查取履歷也一書通候令弟年兄時方以公道德之高厚僭聞於

朝與爲 今天子 聖治之光然未敢聞於公也乃不謂

奉恩南太集

留部稿卷三

圭

四

阜丈時已捐館矣痛悼殊不可言惟斗山崇望在當今誠難一二比數而令弟行履誠亦不忝難兄奈何天奪之速如此小疏初借五公之重既聞海剛老已先有優卹之典矣是以止列三款又不謂荆川老師出處之際微有不滿於後來人而某亦誤引蔡虛齋爲証初未知虛齋祠額之不允也悔恨何極若門下與楓山先生無不脗合而猶待於撫按之再 題此則深所未解爾惟公之高自有可傳於百世固無待此爲也某之衰庸分當知止茲且九叩聞矣得 請而歸踵門尚或有期俾旋先此布謝草草容詞音伏惟 台亮不宣

與潘令君見所

頃冗次多慢方不自安忝來乃荷內翰環貺游及焉何以當某也無可比數惟是親賢就有道一念不敢自後庸衆人至於得賢父母爲依歸波及我民甚汪濊乃此中切切而除奸革弊之政尤生平所深異也往者敝邑嘗刻有便民易知一單小民無不感亦無不忻然奉行者逾年則遂改易矣蓋以歲派例有增減不可得而定擬也不意今者乃有大賢如公則超然遠見斷然決於行小民從此知奉畫一法不致受欺蔽貽累害而奸胥猾吏無能肆蠱惑於其間誠千百年以來絕無而僅有之善政也某緣祖墓之經理無有專任其事者買田山數百畝於墓前墓後與保遠世松楸不墜已得請立藉於貴治受屢爲民之願遂矣乃又聞有此善政將勒石以永之於將來錢師述邑人意來請記亦適與鄙見有合焉某亦從此當受恩賜於無窮是又我客戶人之願幸也卽不文何敢辭矧重之以手教將之以腆幣其又何敢辭謹領諸心容有以覆父母之賜不敢不登領亦容有以申敬也不宣

奉恩南太集

留部稿卷三

圭

要鳳阿文集三十八卷

江西進本

明姜寶撰寶有周易傳義補疑已著錄是集分十
藥初藥一卷中秘藥一卷讀禮藥一卷史館藥三
卷西川藥二卷周南藥一卷八閩藥二卷銀臺藥
二卷南雍藥二卷家居藥十一卷留都藥十一卷
寶少從學於唐順之其行文步驟開闔頗得力於
師說而學力根柢不及順之之深厚故論明代之
文者不及馮王世貞序謂宏正而後士大夫禍櫃
左而鼎先秦乃其流弊而爲似龍出之無所自施
之無所當六季之習巧者猴棘端侈者繡土木而
極推寶之學爲能深造自得蓋世貞晚年亦深厭
字剽句竊之病而折服於歸有光諸人故其說如
此也

劉堯誨先生全集十六卷

(存七卷)

〔明〕劉堯誨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虛籟集十

四卷》提要

大司馬淑齋劉公疏藁序

士君子讀書致用而以文章經術顯名於當時者
稱於奕世者蓋莫不有過人之才後學同身負斯
世斯道而能一略公區之隆建節分旌修源盛
車已也吾衡先輩大司馬淑齋劉公功名事業與
權震區區其文章則六經三史之膏髓其經濟則文
經玉珥之寶璫虛籟一集澹然陳公暨趙居序
之謬傳之久矣今裔孫一斯民後蒐其疏藁若干
篇特授之梓而南垣先稷外而控制閩粵坐言
起行其先端天陳許漢以保治安不殊郭忠介之
朝也蕭遘防以盡忠志不殊韓魏公之憂國也但
總於海氣橫擢之秋奠八閩於稚房筆墨於潭
湖山海之興華百粵於遼海不殊范文正之胸羅
甲兵也其剴切指陳皆經緯重計宗社憂獻此
豈為章摘句此所能望亦豈雕龍補盾此所能
及於以徽皇治術嘉嘉外學也當不在虛籟集
下余不才僅閱二十載父老於公遠矣其疏藁
後一鈔只題堂其生後其疏藁然而身望其後

公之目擊手履而又款項財致主之弊為不保然
 此因枉手而跋以反皆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夏上海之去
 經進士出身福建侯官縣人
 同里後學劉良璧報昔好傑

奏疏卷之一目錄

楚南臨武劉堯誨著

六代孫心忠薦輯

南垣疏

用忠言

保治安

治安要務

請改曆法

治性正家

風霾上言

考功課吏

倭寇深入

盜越郡城

疏冗濟用

節費核實

懇恩給假

謝光祿疏

南嶺疏稿卷之一

臨武劉克誨著

六代孫心忠

正忠 八卷

七代孫

永存 策存 全較
今存 恪存

八代孫必超 必位

用忠言疏

臣聞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于用而難於言寬仁之主其諫也不難於言而難於用何則上有雷霆之威則下有摧折之慮自非忠如龍逢勇如黃龍孰敢以言博死者然而一有所中若觸其機戶按其樞未有不沒者矣寬仁之主上以嚴防納垢為心下以批鱗捋鬚為志非特紆青拖紫者後有所建白以無負於明時雖巖穴之夫蔡壑之士亦莫不揚眉吐氣東帶結髮稽首於闕廷而願進其辭說然而言者衆則疏牘日繁聽者久則情恩日厭寬大則從義常緩仁厚則不忍有所拂抑以日厭之情而應於日繁之牘以不憲之義而乘乎不忍之心則天下之言有所壅

滯於闕而不用嗚呼盡忠竭節臣之分也固不以難言而卷舌後事轉國君之威也亦何可使有不用之言哉益自觀於往古言之不用其弊有五而強復悍拒者不與焉上陳五帝下述三王以為是即則安於習而不能變以為非耶又聖人之道也故優詔答之而實以為迂遠不用其策其弊為弱率循常式下詔求言短刻長幅祇以飽蠹其弊為故論說齟齬以為大謬笑而置之其弊為輕意有所樂愛有所鍾注家拂士持舌而爭之糾纏而不可解陽聽其言陰蹈其失其弊為溺促：諤：逆耳橫胸款款之則不可也亦且容之其弊為忍五弊交集是以雖無強復悍拒之示而有其患今天江河之所以為天下利者以其注而不息也其來混：其去浩浩大而蛟龍小而魚鼈順流奔走奮迅悅懌而各得其性苟壅而捍之停閉滯蓄則大者傷小者死騰躍漂蕩而不可止世：徒見三門之間咆哮憤怒有折屠虎其之苗則以為傳諸者之可以無事而不知其害不在於一時而將見於他日是以古之聖人開導以求諫虛己而用之

已舍其非而播布其善若江河之赴大壑沛乎其莫
之禦故君位並受其福而利澤無窮也英武之君一
或不中國不免於震動噴怒而傳諸者亦必至於決
潰則天下之言要不可不疏通宣洩以順適其意矣
陛下有英武之資寬仁之量昔在潛邸犯顏之士常
保而全之掌登大寶故顯忠良樂聞誠諫此天下所
以摧心拔肝感激而思報也又何懼乎人之不言言
之不用然而不為宣洩疏通臣恐未免於決潰也惟
陛下圖之

遵祖制酌時宜以永保治安疏

臣聞緣法而治者要在識大體持法而議者要在息
先務法以一天下故先王創法後人循禮雖百世不
變者大體也守祖宗之法相時度勢變而通之擇今
可施行者而從事焉先務也我太祖高皇帝甫定天
下即明約束修制度其所為章程功令至末年以始
定繼世而後因故業蒙遺策而莫敢易制為萬世開
業如此此非至善亡弊者哉願天下承平日久法漸
壞於因循弊漸生於玩愒及今不為申飭則頽廢不
振必至於極重而不可反天下亦且安常習故抗弊
巧法而莫之誰何如此則失所以立法之意矣臣竊
以為宜勵精祛弊定畫一之規復祖宗之舊而勿使
弊生其間今上之詔下如懸衡石輕重較然而天下
亦且競奉法不失尺寸則上下無異意此安寧之
術也謹開款上陳惟陛下留神采納焉一明官守夫
明王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載在諸司職掌者可考覈
也如監司職在激揚糾察激揚則寧折勿缺守令職
在撫循守法循禮則寧寬勿猛此祖制也今有聞弊

進多英敏而乏渾厚監司老成多持重而少風裁甚者下官可否專與上意相左而監司反溫其容柔其言以釣謙和之譽職事不修名實相紊亡過此者臣以為監司以守己端潔維持憲度者為最守令以清心省事安靜不擾者為最若容容持祿及尚一切武斷者雖有賢聲悉置下考其賢不肖必以功實為準撫按不以實聞者必罪之蓋賞罰其舉劾之人則舉劾不敢不公舉劾公則是非定而官守所由辨也一掌律令蓋洪武元年初頒布大明令其六年乃裁定大明律以示天下其後臣僚所謂一時便宜復者為例例所以濟律所不及而與時宜之也然律例繁則祈請託比日以益滋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何以匡元元之不逮謂宜簡明習吏事之臣更定其繁復細加發明律與例不合者並有所取裁而要之以律為準則官不得以意為法而吏不得以法為奸此治體也再照祖宗時刑獄並無淹禁歲時者今有司不詳推鞠案沒延緩有罪者不以時伏法而無罪者久繫待獄甚有積實以明之鍛鍊以周內之即駁再鞠率

以累獄既成相視唯諾此並屬通制而不可不議也華者也一議宗藩宗藩仰食縣官歲優祿而逸之然國初親王祿米五萬石數歲而裁為萬石或千石蓋遞減之法也祖宗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宗人府俱以名聞蓋變通之意也今嫡長世及支庶遞降名在玉牒者三萬有奇即蠲天下租稅之半不能贍也謂宜自將軍而下才且賢一體敘用準以王親事例不許任京官握重符其他有虛名而無食祿者盡弛諸禁農工商賈從便為之臣讀廣陵豐林之奏或欲開選舉以為仕進之階或欲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則為宗室者曷嘗不欲變通哉今誠按而行之則國賦必省而於祖制又不謬也此計之便者也一飭學政臣常讀外碑而見廣勵學宮之意當是時督學諸臣必簡經明行脩孝弟有聞之士不稱則舉他授而為是官亦多以道自重人莫敢干以私至於今而督學之官少輕矣虛聲譽高坐待選倖竇一聞人懷競進故通東士習頗稱利鈍且督學歲一試諸生與諸生一再見耳數條之外無訓詞校藝之外無他說何

以收其放心而改其政步武宜簡學行兼優者為士
師表飭躬勵行不為私交勅內事宜並宜著實舉行
不得以虛文應令而又尚貞靜以消天下躁進之心
則士風可正而吏治未必無補也一同風俗祖宗時
居舍章服各有差等大夫士民不相干也故仕者各
隨其秩無秩者雖富無所芬華要以別上下之等杜
侈靡之源今選食之民無斗食之儲而媮衣甘食以
苟旦夕之適富人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以其富厚冠
簪交遊夫俗慕其所不如而相率而靡耳近嘗雖嘗
禁之而法有行有不行則人皆冀其不行久之則行者
亦不行矣謂宜特下明詔令士大夫敦樸崇儉以為天
下先而民有因仍舊習者並違於理而尤嚴於富厚之家
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則風俗正而教化可興也此五者
非巨臆說也不過守祖宗之法不失其舊酌以時政令可
施行而已譬之於樂笙磬簫簫樂之制也徐疾高下音之
節也天下未有制不備而可以言樂亦未有不察其宜而可以
稱備樂者此化理之喻也臣伏見陛下勵精圖治嘉興天
下共臻蕩平之路故臣敢布其愚惟陛下采擇

治安要務疏

臣聞哲后不以世平而廢傳業蓋臣不以主聖而忘
風規故能保世滋大功垂國極陛下銳精求治過來
愈益宏宣仁德惠浚元元宇內歡躍庶幾復見太平
之盛然而臣猶有獻說焉者臣誠不以今日之治為
陛下足也陛下自度今日之治於漢文何如哉賈生
抗疏文帝時猶且稱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可為長太息者六則臣安得而嘿嘿也臣不敢侈為
高論又不敢以艱事嘗試於陛下之前謹擇時所宜
效所必者五事試為敷陳其樂而陛下試垂聽焉其
一曰清治源夫天下之本在於君心君心之鑑天下
譬則水之鑑物也渾水澄瑩瞭然可以燭鬚眉一芥
投之方圓莫辨矣臣竊見女謁漸盛遊幸漸多工築
漸煩玩好漸數獵弋漸勤五者遞入而為心鑑之懼
其難以鑑天下也昔者夏禹範百於儀狄晉文遠寵
於南威楚莊盟禁於蘭臺皆曰後世必有以此亡其
國者故欲祚國於磐石則胡不屏其五者而澄其心
心澄則屬智日啟化理日新此臣之所以為陛下願

也其二曰勤晉接古之帝王其周知天下之務也猶以親大臣而咨諏之廢幾甚無違斷益都俞吁咈見於典謨者可徵也今陛下臨朝羣臣執牘而誦章奏不得以獻納進也其御經筵羣臣執經而陳理道不得以時政白也陛下雖天縱安所得聞天下之機務而習理之謂宜訪先朝平臺之儀時御便殿親與大臣裁決章奏諸講讀諫諍之臣以次輪對陛下即有親得親咨也羣臣即有所建白得親奏也陛下益明習國家事羣臣益務熟於掌故以待對如是而不致治於暴隆則臣不信也其三曰惜民財夫財者百姓之大命也今天下民財竭矣上又從而滿繇之臣竊懼焉比者困於水旱之家累巨萬陛下雖憐而寬之曾不得重蠲而厚賑者以為國不可缺也然乃舉百萬而委於不可詰之橐何也夫俸寵而獲得之者即厚不為陛下德也陛下誠哉之於此以振百姓之急百姓之德陛下也深於骨髓縮橫溢無名之虛費可以結民心而固國政則陛下何靳焉且今之輻輳而脩責者其輸於公府與費於私門者相半也何不一

籍之有司令無得以貢為市者此無異於減租之半倘亦可以為民財計乎其四曰端士尚夫士者所為鮮次而操天下之柄者也士習之污隆則世運興焉此者罷去介親指魁之後進忠貞而顯之士既稍稍知向風矣然猶未有以大易天下之尚也突梯脂韋容悅之階也而世見以為通於務左繩右規鎮肅之具也而世見以為局於方雕龍炙轂巧佞之媒也而世見以為諧於用端靜寡言骨鯁之胚也而世見以為嫌於才此最天下之隱憂也今不有以易其尚待其暴露而後懲之臣竊以為後矣謂宜詔論士者先定其品而後程材焉使天下卑然而斯於斯之辨此亦燭輝者之明其火也其五曰禁奢肅厲富民倚其富積僭踰無度黷廢而羞公卿之饌華妾而後帝后之飾貧民以膏為恥賈貸相效臣不知其何以贍之語曰雖有江河不實漏卮今民儲積幾何而泰用若是夫一殮之味當丁男半月之食一襲之費當丁男終歲之衣歎民之無飢寒不可得也今甲國令庶民不得衣錦繡飾珠翠乃犯令者踵接而莫之問

臣甚感之。豈如今甲定經制廣及官室器皿飲宴之類一切著之等差使民貧富不相雜以和其心。此令已積俗淳一舉而兩利者也。凡所為舊於陛下者臣知其不盡遵於陛下之心也。然而臣不敢諱也。今夫彈瘃者非不痛也。飲藥者非不苦也。然不聞為痛苦之故不彈瘃飲藥者以為不如是則身不活痛不已也。臣欲新國家萬年之固故不憚以其苦言進願陛下之無以瞑眩吐也。

請修改曆法疏

臣惟帝王若天授民歷工熙績則惟曆法實重陶唐命羲和曆象而其仲若叔分職四時持籌而算萬不失一矣。有虞氏歷之七十載間猶然在璣衡而齊政。今者陛下欽崇天道孚唐育虞此亦萬世敬授齊政之會已。臣見此者日月之交保章氏所報既而驗之刻漏分秒稍不相應。若是毋乃曆象未明而璣衡之象猶有所闕也。臣請修曆法。臣見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嘗請修改矣。嘉靖中欽天監華湘又請修改矣。迄今一百餘年而脩改未聞何也。意者以為非所急耶。以為可沿無動耶。以為天行微渺未易測耶。以為無可使者耶。臣謂順時興事曆象是稽推驗不時度數或乘積秒成分積分成度積度成日年過數多乖舛愈甚。意非所以答天前民明昭信盡制垂憲來模也不得謂非所急也。臣觀歷代迭興曆法屢改漢四百餘年耳三改曆唐三百餘年耳七改曆宋三百餘年耳十八改曆自漢迄元四十餘曆矣。蓋曆之不得不改也因歲差晉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則五

十年當改也何承天謂百年而差則百年當一改也
隋劉焯謂七十五年而差則七十五年當一改也唐
僧一行謂八十三年而差則八十二年當一改也元
郭守敬謂六十六年而差則六十六年當一改也自
元阜已至洪武元統上言時一百四十四年至華湘
時二百四十餘年今又若干年計以授時曆歲差之
法差當三度有奇矣如之何可沿無動耶夫天行數
度以日月為驗誠晝夜於觀象臺詳測日影黃道亦
道中星等日計月書至來歲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七
十二候日月交會日離月離之類視元阜已以來究
所錯謬則歲差可定日元可更時分刻刻分秒務期
精密願用回回曆法參計之即細至半秒亦加酌量
又何患微渺難測也夫明理達數代不乏人區區勝
國猶有許衡王恂郭守敬輩興起其間孰謂熙朝而
須借才異代乎今保章五官之屬四海之內安知無
究心天文精通理數如虞喜何承天之傳誠稍寬私
習之條廣地訪之令得所謂其人者俾盡觀和書
以歲月必能有兩更定又何患乎無可使者也

易之革曰君子以治曆明時革之為言改也曆不厭
改改以革繫治曆焉夫歲漸久差漸多改漸難矣今
不一修改益不易為己且願陛下詳革象之義憲唐
虞之典倣歲差之數刊一代之法為先朝所未及為
使天下知聖天子補偏救弊咸正無缺傳之萬禩永
永無極

治性正家疏

臣聞帝王興道致治本乎性宣德流化始于家性不治者難以綏猷家不治者難以孚遠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易曰家正而天下定矣夫使其性有偏陂之異家無雍肅之風而欲以底太平興雅頌獨卻行而求及前人自古及今未嘗有也在昔成王能治性則卷阿載之曰豈弟君子俾爾純嘏文王能正家則思齊美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此言之治性之功平均之上務也正家之道廣厲之至術也世主不察乎此往往任性而不治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乎屏華性安而事治者久之必且矯揉戾抑違其所使而強其所不能吾不樂為也至於深宮之中閨闈之內又見以為嚴而可嚴密而莫知乃弛禮去坊弗加慎密是政政用頗離民無所則傲而治以也夫理亂之變興替之機其要在是矣臣願陛下加聖心焉臣聞質樸之謂性性所賦解能不偏有柔有剛有緩有急有翁有張有嚴有慈性之所偏治之則化故治剛莫如柔克治柔莫如剛克

治緩莫如敬治急莫如紓翁者利用宣張者利用翁微則和悍之慈則斷割之要以斟酌調劑陶鑄變化歸之大中而已臣聞治國易治家難親疎之辨也疎者易處親者難裁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鳴鵲所由作也故明王獨行之深宮起教於閨闈居處必飭聲笑必愛所以肅軌也心在得賢不淫其色所以慎舉也廢不匹嫡卑不踰尊所以明分也女史授環彤管記過所以防佚也官無鐵飾物有污潑所以崇儉也行違璧幸不貺貂璫所以遏萌也夫是故嚆之之吝休而牀第之禍止也蓋明主之治性也如玉人之治寶也珣瑜之磨礪之務令疵瑕去而而文采見也明主之正家如匠人之治木也左引繩墨右操規矩割其邪而矯其枉也此所以名實純粹教化翔洽六合同氣九州共貫者也臣願陛下鏡易書之炯戒尋周后之遺跡法詩人之所美鑒世主之所失留神於治性正家母為玉人匠石所營臣愚幸逢天下幸甚

風靈上言疏

臣聞天意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更改
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
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
之威於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自古聖
帝明王靡不克謹天戒樂聞災異故臣敢極陳其愚
惟陛下留神察焉臣聞風萌也養物成功黃帝風經
云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摧折奔厲天之怒風也怒
則飛砂揚礫發屋拔樹喜則葉搖枝動草順物布風
順則歲美風暴則歲惡故曰風氣者禮樂之根萬物
之首也靡物不以風成熟也古稱太平之世五日一
風十日一雨風不搖條雨不破塊方今天下號為太
平然臣見及春以來以時言之正條風明庶謂中太
萌之候而風靈日降砂礫飛揚埃塵漲起與歲中雨
而天獨陰雲方合厲曉乘之旋復解散農有妨礙
之憂旅有滯行之歎詩譏終風且霾春秋書六鷁退
飛聖人所戒乃今有焉臣謹按尚書大傳曰王者德
及皇天則祥風起授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禮

曰人君政訟平則祥風至臣睹陛下東至望之德
尊天敬地畏命重民布德施惠矜刑罰蠲通負哀鰥
寡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固已及皇天至八方
其政訟平其號令合人心視書傳所稱不當過之而
景風之祥未臻終風之異未息臣愚不得其故臣又
按尚書洪範曰蒙恒風若禮記月令曰春行秋令則
飄風暴雨忽至春秋繁露曰王者與臣無禮身不肅
敬則木不由直而多暴風淮南子曰人主誅暴則多
飄風六韜曰人主好田獵畢弋則歲多大風五穀不
實由此言之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上天聰
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自古記之矣陛下德盛治隆
諸如前失萬萬無之然臣愚以為人君事天如子事
父母父母不怡有所敬易為子者惟有負罪引惡備
而思難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所以求其故
甚深而所以自責甚備也竊過詳母過略鮮無焉而
過求母有焉而姑息臣願陛下以事親之道事天展
轉紉繹永惟厥咎臣聞野雉鳴鼎高宗不以貶王大
風拔木成王不以損聖惟其極精致誠省躬正事幸

延百年之福見反風之報神明之應：若景響故書
曰至誠感神又曰天棐忱辭言誠則天神輔之也較
然甚明無可疑惑惟陛下留意尚書之文修高宗成
王謝過之實勅躬自約總正萬事數行無保以應天
塞異銷禍興福臣愚不勝犬願

擬京房奏考功課吏法疏

臣聞鏡化原而回窮瀨者上聖之過恩也祖積習而
忽天戒者中庸之濶論也臣幸遇上聖之明眎仁愛
之徵蒙危言之策大要謂古帝王以功舉賢則禍應
著以毀譽取人則災異臻願百官各視其功求天心
逆得失陛下有當於心超然降隆旨令臣房任其事
臣謹具如法以聞臣少嘗受易遊心盤虛之指洞察
天人之應罔若淑而不昌曉過天而能存故陽勝則
震地陰勝則食日魄失則恒雨視闕則疾痛其救也
正上下抑陰尊陽而後即安內無禮法外行傷易則
發惑失度其救也爵賢位能命樂師起鼓鼓而後即
安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德星失度其救也近方直
之人治社稷修明堂而後即安由此觀之抑陰尊陽
爵賢能近方直通上聖弭天變之要術也故孔子弗
遠則冀災不可期於庭元惡弗誅則違禍醜泉
不可期於郊書不云乎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
日夫自主卿士逮及師尹其得失休咎靡不應若左
券它譴庸位樂不賄矣故臣以為弭災莫如善政善

政莫先擇人詩曰彼日而食于何不臧國無政不用
善之謂也臣聞天不惟和風甘雨瑞雲慶雲而霜電
降焉地不惟五穀桑麻而菑稗稼莠生焉山林河海
不惟龜龍麟鳳而鵲巢豺狼鯨鯢出焉係采百官不
能盡為君子而穿窬鄙細交集焉故和風甘雨五穀
桑麻龜龍麟鳳君子之象也霜電菑稗鵲巢鯨鯢小
人之象也君子在位則君子之象應而為祥小人在
位則小人之象應而為妖理有固然不可易也在易
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泰之機
即災祥之應可不慎歟陛下躬上聖之資稟溫和之
惠湛藏龐鴻湯清曼蕞然而自即位以來西羌背叛
日蝕亡光陰霧不清山崩泉湧螟蝗滿野致諸易象
參以事應此皆小夫悞臣蒞華佗位奉職無狀之所
致也聖漢初興吏治情嚴迨至孝宣一起而飭頗之
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欺慳者禁避諱者誅上計簿具
文者責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神爵五鳳用以紀
年而休徵海至誠得其道也臣願陛下審易象之泰
交迫先帝之乾斷少加意念果決之心於臣房言不

厭煩瑣用以被濯度位俾部刺史以及令丞尉上下
相同無苟且之患如是而膏澤不涸災眚不銷古未
有也臣聞版築舉而雉雉不能禍商六卿賢而石言
不能災晉故帷幄之臣尤百官之表也帷幄弗端則
好憎異趣好憎異趣則賢愚易伍霍顯之謀將行于
杯杓荆軻之變必形於象緯臣竊有所憂勿言之則
漸日長為禍不細言及之則發奸在臣割斷在陛下
不然徒以臣身膏斧鉞誰則憫之然臣不敢避死而
隨意養漸而滋災惟陛下自察

倭寇深入為害懇乞軫念留都根本運道喉舌

申飭臣工務盡忠赤以圖實效疏

本年五月初七日據龍潭等處巡邏哨總指揮報稱倭寇五月初六日申時據應天府六合縣打手取江都縣批迴報稱倭寇於本月初四日沒高郵地方而車浴放火過湖劫掠賊既過湖必趨天長縣與本衛唇齒相倚賊若乘勢而來時刻可到又瓜埠巡檢報稱五月初六日午時倭寇不知其數在於揚州灣頭創營又有新到倭船一十三隻俱到揚州灣頭又據新江口把總報稱揚州府三汊河五里墩蔣王廟等處俱係倭寇屯住是倭寇先至者已攻掠揚州高郵州等處而將侵及天長六合等縣矣先據通州海門縣報稱搜獲沒賊之金銀據供稱今年三月二十八日有倭船二百五十隻倭寇不知其數四散開來至四月十四日倭船一十一隻各有火器銃箭被風打泊呂四場上岬該人放火又據協守浙直副總兵官稱倭船自四月以來連檣而至俱在通泰北海上岬已到者約有三四千餘在海者尚不可以數計萬一

結成大勢水陸並突未免驚動留都等情是倭寇未至者盤居海濱觀變而動其向往又不可測也臣等竊照六合去留都六七十餘里賊犯天長必不難於窺六合既至六合則長江一衣帶之水險不足恃也留都垣城疎濶兵力單弱其意外之虞臣不敢論獨念孝陵營奠城東乃聖祖英靈萬年之所宅也其鎮守兵卒止可禁捕獠牧而已萬一乘風突至外據鍾山之險以俯瞰留都而屯重結聚驚犯陵寢何以禦之且儀揚乃運河之喉舌南北要地也居民編錯百餘里而富商大賈多集焉交易之利實盡東南其已經劫掠燒燬者亦不復論而未至者聞風亦勝擁衆而來固我糧餉用我鄉導久據儀揚之間而不解則今歲東南一應見運常運將無升合可達於京師若復狂逞恣虐掘毀關垠則南北之路將遂梗塞矣及再照守備儀真署都指揮僉事報稱倭寇勢甚各軍兵素未經訓練脆弱不可用乞要請兵堵截等情臣愚以倭夷入寇五六年於茲浙江蘇松等處被攻劫屠戮者屢矣淮揚鎮江亦再犯矣雖留都亦被圍

因矣凡任事諸臣畫策獻計邀功奏捷因而得美官
獲厚賞者不知凡幾人徵兵養士因而糜費財用者
不知凡幾千萬兩乃曰軍兵尚未及訓練然則數年
之間凡在軍務諸臣及地方官實何事耶即人使
寇之來也往之以春夏而去以秋冬方其來時則
擁兵觀望或少試一戰則先奔靡焉及其剽掠既富
飽欲而歸我兵浸而尾其後拾取殘寇數名或遺棄
所擄人民即為擒斬以奏捷功曰寇已剿滅又曰餘
者沈溺海中數年之間諸臣禦寇之策如此而已矣
夫勝敗兵家之常而臨敵易將又在兵法所忌見今
淮揚等處失事官員等不敢輕有所指斥以快一
時而誤軍機但念邇來臣下欺罔成風稍熟便惟
懷自固之策畧無謀國之忠是以釀成以至今日則
寇之驕橫益艷而我則財竭民罷漸不能支若復仍
前彌縫姑待惟計日而幸秋冬之至在我無先勝之
謀而在寇得制人之術貽勢既成合謀迅發則留都
危矣伏惟陛下俯納愚忠勅下兵部轉行南京兵部
及總督軍務大臣及巡撫操江文武諸臣繼今務盡

忠協和亟圖剿捕一應徵調軍兵請用糧賞期以實
心臻實效毋得舞弄舊套專於欺蔽以違責希寵使
東南之患將日深焉以後地方有失軍士有損許臣
等指名參奏並擬以失機重刑仍乞勅下吏部凡在
兵務及督撫臣工寇雖暫息然必期以五年之後勿
復再犯方許陞擢別用以寢其規避之私亦不許輒
以衰老疾病妄自乞請其以前欺罔諸臣待後蹤跡
敗露採訪得實並許臣等一體參奏以嚴於法庶幾
國法申而人心改圖國家萬年之業可漸培復矣

盜越都城刳獄懇恩治官員疏

本年七月二十五夜有盜一夥擁入南京中城上元縣鳴鑼放火驚散官吏人等殺傷守監禁子將原監強盜犯八某等二十餘人各用兇器劈去枷紐刳出獄與後石城門越城去訖迄今半月未聞追獲竊賊上元縣知縣居常無備則急棄可知臨變周章而寸籌莫展雖勢力之莫敵亦與守之難辭也中城兵馬該縣與之為鄰乃坐視不救火盜是其專職而縱寇不擒巧為逃避以自全幸者也然臣之所慮尚出於此焉夫賊可以刳官獄則亦可以刳官庫也可以刳官庫則亦可以刳六部暨內府庫也能踰都城而出則亦能踰之而入也履霜堅冰漸不可長伏念我成祖徙都於北軫念留都根本特命中軍都督府守備南京洪熙以後復除設守備內臣及參贊機務大臣專以欽勅內外參轄之益其慎也今繼賊入城無所遷忌則守備內臣守備撫寧侯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均以城池為責者也而所以守備參贊者安在耶且羣盜半係教坊司人民堂與之賊也今夏五月

間倭入天長逼近留都咸勸南京兵部調兵往援乃曰各有巡撫我軍能守都城足也今都城亦且不守矣該部領衛五十帶甲十萬不能折衝遠人又不能慎固內地將焉用之臣待罪該科採訪頗實不能隱默以負陛下而貽他日憂况今出矣未靖屢勤宵旰而諸臣池：若此恐非所以仰承德意也

疏冗節以濟國用疏

臣以年例巡視南京內府九庫自本年二月接管以來凡甲乙等庫及各監局衙門及光祿寺戶工二部一應出納會計不係冒破侵隱者不敢輒自塵瀆外本年七月內據南京內織染局染匠某狀首為積惡隱弊重復冒濫錢糧事內稱本局庫貯金箔約有二十四萬紅花二十餘萬是數十年支用今又重復行取金箔紅花希圖財利等情到科臣即行南京東城兵馬司重復查報節據兵馬某取具該局歷年傳奉織造上用等用紵絲紗羅等項數目及各年上納金箔紅花等料備造印信手冊送科查驗間為照前項金花自嘉靖十六年起至三十五年節奉欽依傳行織造上用等用紗羅紵絲等件共計四十九起內總計各色紵絲紗羅及染造絹布共該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及條該局前後止完進過二十九萬四百五十足條其餘六萬四千三百五十足條俱係絲羅等件一向隱匿未行完造以致積有前項金箔紅花等料據此又簿查得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內該南京

戶科給事中某巡視九庫節行東城兵馬司查驗過該局庫貯共積有合羅串絲六萬九千六百三十餘斤紅花二十一萬七千八百餘斤金條三百七十三萬六千二百餘根其餘烏梅梔皂等料視此臣照時估每合羅串絲一斤該價銀九錢五分六萬九千六百三十餘斤則共該價銀六萬六千一百餘兩矣每紅花百斤該價銀一十二兩每金箔一貼該價銀六分二厘總計所積料價除烏梅等件不計外即此三項亦近十萬金矣孰非國家之財用也即內據該局回稱前項花料積久不無朽壞為因各起傳奉織造不敢那移借支臣竊照今嘉靖十六年迄今二十餘年矣那以別用固不敢然以補造前四十九起之數此正項下原料也而何嫌於借支耶且自今不支用惟有日壞而已數萬金之費亦可惜也該局利於上納以規常例而罔念國儲民力固此輩之庸態獨以時方多艱上下艱於財力豈宜容此浮冗伏乞俯納臣言將該局近年所積串絲花金等料覈實見在若干除先傳四十九起數內未完紵絲紗羅等件免令

補造外自嘉靖三十三年起凡前後織造上用龍袍等用共計一十五起俱許於前項串絲花金等料內支用務刻期製造照限完運毋得改為支調以滋侵隱而蠹國計也約取至五分之四方許行各商上納於一時之浮費庶亦稍節焉然此猶以該局在臣等巡視之內故得有所稽核而祛此積弊也乃若南京外供應機房則專於內使奉欽勅以行事非臣等所能巡視者其費又豈直浮於此而已耶臣姑以二事言之絲料紅花均係南京舖行上納則宜均此價值也況外機房所用絲料係西塘小路等絲絲之粗雜者也此之內織染局合羅串絲料大不相同而所償之價則頗高於內局焉局中每合羅絲百斤定時價九十餘兩而機房則增為一百二十餘兩是每絲一担而增償三十金矣百擔則增償三千金歲用絲千擔不免冒破該部三萬金之費也局中所用紅花每百斤定價銀一十二兩而機房則增為一十四兩六錢是每花一担而增償二兩六錢用花千担則亦冒破該部二千餘金矣其餘金箔梘皂等件如此者又

可盡數然此亦以價值言之也獨不聞一紬而冒五紬之料價即又不聞納料五担而號為十担以取價耶此無他稽察之未行也夫以南京戶工二部堂上官已儼然在大臣之列矣近復言官之請凡二部貯支獨以臣等監視之奈何以數萬金之出納而聽於內使也伏乞軫念時詘自今南京供應機房凡奉到欽依織造料計既定仍行巡視凡庫科道官轉行應天府責令商人上納如數定日公同議估價值比照內局則例一體給發歲終則計其所入之料而課其所完造者以時進運焉亦能歲為國儲省萬餘金之費且於上用又速濟也

財用詘乏乞節費核實以圖永久疏

臣聞食貨乃王政之先貯積厚而後可以定計舉事也適者國用浩繁正供不繼太倉存積支取殆盡矣乃沿遵常餉動稱急缺司國計者百計支吾曾不足以緩目前之急向者皆取諸開餉例銀也而今之應例者罕矣數年之內又稱貸於富商以濟急也而今富商殆盡矣是以不得已將各省三十六等年分均徭銀兩提解部應用近又該總督都御史某題為海防事內稱提編嘉靖三十七三十八年分均徭里甲並各項銀兩百十萬兩以備海防之費夫提編之說實加派之別名也蓋凡各處州縣戶以十排年分為十甲每年輪甲應充里徭等役有定序也如提編二年則異日輪及九甲以後無人應役又不免均派於各甲提編三年則異日輪及八甲以後無人應役又不免均派於各甲當事諸臣見各處民財匱竭不敢為加派之議而以提編名目巧取之亦一時權宜應患之方然所取有限而將來額外之費無窮況今在京各衙門如工部則料價之支用不敷太僕寺

則馬價之羨餘將罄光祿寺一應廚料各處解到者十欠七八餘皆仰給於商人沿邊撫臣各以邊務重大而違恤內帑之虛實一有修造及徵調客兵之費不及酌量裁抑動輒馳疏乞宸立等還報國無三年之蓄人吏久大之圖及今不亟救之將不知其所終矣臣待罪言官不容終默謹以所得於民間者敢為陛下陳之夫工於取民孰若拙於省費而省費之方莫先於罷不急之務古先哲王所以重工作者誠卹民力念邦本也而況時詘又舉贏也耶蓋凡朝廷一有興作則無賴遊民毀畫庸技皆得食力於公家而規其所得者以給養其私屬諸董事課工等臣秉公勵節者固有而藉此以豐囊橐焉者亦不謂無人況委用一官則興隸書辦者多至二三十人少亦不下十人孰無身家之計是以冒破物料則以一作三偽增夫役則指五為十其勢使之然也此何時也括民間之膏血而填姦貪者之豁壑也耶繼今凡土木興作不係於軍國城池一切暫行罷報俟後財用充裕方徐議之如有見役不得已大工仍乞命嚴明大

臣一員提督凡監視科道等官務令先精明自治以治人毋得上下需同自取欺罔沿邊城堡有類敵應修理者亦沒實估勘工完備造文冊仍每年終勅差科道官一員沿邊查勘凡一應修理有冒破偽增等弊及備案不如法者據實奏究仍比照近日凡遼東宣大等處叅總等官有科斂扣減贓私事例沒重問擬事關巡撫等官一體叅論廣人心警畏而冒濫之費省矣其次莫要於稽運解之弊凡兩直隸及各省州縣每年奉到部降勘合並年例坐派一應過京錢糧輪年輸納解赴各布政司及各直隸等府收貯轉解自有定規然名目浩繁該司府之出納也無算凡各省布政等官其精明濟屬者固多而所請節疎於老至志怠於官成者亦不可謂無人各當撫按等官往以該司官職尊崇不敢盡法查理且終歲之間遞代數易凡一應收除悉付之吏胥之手或公私少有那移彼即乘之以肆其姦致有公堂上銀而私室貯庫者而侵用上年額課則以今年納解者抵補使用今年額課則以下年解納者抵補又有發解出外

通同分用仍與隱捏批迴不行追并申出入互相授受下民有實狀而國家未蒙實用也乞差廉能科道官員會同彼處巡按除貴州廣西等省免查外其餘各布政司並應天等府庫自嘉靖二十一年起至今止不問起存先以每年部降勘合及年例規則查對各州縣每年分徵派數若何次以各州縣每年分完解過各項數目查對各布政司每年分新水開降數目多寡若何而各州縣已行完解而布政司不開進實收者此是何侵隱也已開載實收而未經轉解開降者此是何文銷也已終轉解開降者有無批迴如有卑情急務暫那應用果否行派各州縣違補耶如有侵盜等弊不分遠近即窮究縣因而與叅論之仍盡法嚴追勿以姑寬又乞勅下該部通行天下今後州縣追徵糧課按月將完過條款數目中報各處撫按應該起解者每兩月一次責差有職人員解赴各該州司府處轉解仍以起解過月日先通申各處撫按存照如報完三月以外不行起解者即係庫子取頭人等侵用該撫按即行奏提掌印官問究

如起解申文已到而領解人員遠限一月以上不赴撫按處掛號者卽係解官侵費卽飛提各縣家馬監併至於巡撫每季終將各州縣完解過各布政司府銀兩數目類咨兩京戶工部知會如咨內報完錢糧應該轉解過京者牛年以上不行發解及解來數目短少者卽係各布政司使守官吏侵費該部仍指實奏奏如拘情容待者許科道官一併奏劾治罪如此則綜核最明而欺隱之弊自無所容也若節省財流莫要於裁取冗兵今內自兩京外及各府州縣無處無兵無食夫養之於無事之時正以備有事之用也今無事聚食則尺伍皆盈一有他警則又遠徵廣募而平日所養者置而不問兵外募兵糧外加餉奈何國用之不匱也若曰官兵罷弱不可用亦奚以養耶且彼亦知當事者之不復調用乃甘心焉執籌支粟之外以其餘力而侵枉工商之利一餉懲期遂脫巾而狂呼矣如蒙勅下該部凡內外各衛所務令按軍籍揀閱人數盡法汰汰如係老弱卽爲革除應得糧餉其在伍食糧者務人人精勇可用一有徵發

卽可驅之行陣如有敗衄查照正統十四年行軍事例凡軍士不勇不進致頭目失陷者斬其全隊頭目不勇不進致軍士失陷十人以上斬首二十人斬首不與承襲三十人者斬首籍沒其家又乞申明此例使中外聞知明示以後凡有警發止於官軍中調遣各處民兵亦如法揀閱專貴府縣佐貳官一員督領訓練編爲行伍專以脩城守徵調之用而得以軍法行之至於沿邊如宣大等處其各衛堡原額之兵本皆可用乃以糧餉不時數困於饑寒而彫耗殆漸矣一有秋警則又徵調各處客兵以重行糧之費夫以客兵所費者而充原額土著之兵豈非兩濟之道也抑且客兵之調其弊愈滋兵未遣也而先作月日兵已徵也而猶支糧餉徒爲姦貪將領開騙局耳如蒙勅各邊撫臣務將各衛堡原額兵數核實時其衣糧作其勇氣一應客兵酌量裁革如不得已徵調亦照各鎮堡地里相因及疾穡人數去留如有徇增侵匿比照邊海倉庫監盜糧革事例從重治罪如此則不惟冗費可節而數年之後我兵皆可用也

光祿疏附

議處商人錢法以蘇民困疏

臣竊照祖宗定制凡本寺買辦物品按月估計價值者正以歲有豐歉物品有登耗商賈有流滯而價值因而高下焉故以月估之欲其因時平價以惠商也後來奉行者往往遠避嫌疑憚於增損乃校每歲市價之中以爲庶品之則其後雖有月估之名而皆沿襲舊套故當物品缺以而價高也則亦不敢多與之以遠嫌物品稍滯而價賤也則亦不敢過抑之以遠怨夫操寸物而得尺錢雖良民亦不免於妄費探私囊以充公用雖義士亦不免有怨言在議法之臣則以爲於定價之中而寓哀益之意而在小民也孰能節有餘以補不足哉忘其前日之所爲蓋我者而惟以今日之損我者爲言此固民情之不忍而實制法之未平也今後合無遵照祖宗月估之例每月查照市價而因時高下無拘於一定之則雖前後所估相去數倍而亦不以嫌如雜糧小米無石舊則不蠲去錢今市價增爲九錢餘矣磨菇原產於徽甸水濱

今其地半就湮沒而生之者寡矣榛松木耳遠自遼左販至京師以歲時之不熟而商賈者稀矣凡此皆其價三倍於往昔也而時估者尚欲守舊不變其將能乎至於余報商人舊例每年終審換蓋以家道消長亦人事往復之常不必盡係爲於商也唯歲與更之則人樂於息肩之易一旦失業則怨不在上也迨來奉法諸臣亦往往遠嫌避怨彼此互相推諉遂至終年不易而各行充當迨至十年之外者夫既明知其力乏矣乃不援一手與亟易之必至於困路而後已此豈人情天理況明例然乃以因循至寢良法則亦自爲甚矣今後合無照例各行商人每年終本寺會同巡視科道當堂審除各行商人服役已便不願求退者看令照舊充當外其餘委係貧乏及老年病廢之人卽與審放又會同五城御史將各該城屬人戶審係殷實有力之家公同食項報補夫食舉既集于多官則家論自協雖有請託其勢將不能通而亦何嫌之可避其有怨焉者寡矣惟是一年之內編派既定其人苟非亡故各衙門不得偶以貧難而有

所出免亦不俯從幫貼而延及平民也再照本寺凡
各行商人上納物品堂官除正卿外每月輪一員在
閤收受其秤較牌子及書算人等俱係本寺厨役所
有需求各商常例雖屢經各官審訪痛革而法外遺
情恐亦不免然需求之端以各役能秤驗之權而
有磨美之責也今後各將門上一應所上牲口果品
等物俱令各行商人自執衡斗稱報錄兩合勾本官
親與登註格簿不得復之於牌子諸人以上下其手
物有美惡新陳者亦本官自行辨驗嘗試不得復假
藉於左右仍令各商將所納物品及應得時值逐日
私記券內月終合券比對如此則門後需求之弊亦
自無所容矣但臣等位分之所能及者止於門署其
法力之所能行者亦止於吏胥厨役耳祖宗原設科
道官巡視本寺正以凡內外大小臣僚後皆得而索
之皆得而言之非臣等之所敢議也

楚南臨武劉堯誨著

撫閩疏

六代孫心忠蒐輯

附撫閩勅

恭謝天恩

兩議兵食

請給關防

保留方面

調兵原議

急誤軍餉

剋期夾剿

善後之策

建言民情

乞還舊貸

諮訪將材

餘賊未殄

恭謝天恩

議處朝覲

審編驛傳

疏通嚴法
恭謝天恩
獎優交代
甄別將材
附跋

勅命

撫閩勅 萬曆元年

詔曰福建倭奴擾犯加以山賊乘機詐將命爾前去提督軍務著授剿殺山海諸寇以時巡歷龍邑團鎮保甲備辦城池不許山海勾引毋容倭奴登岸事干軍機預防各項兵馬錢糧悉從宜便應該總兵官并副總兵遊參守把各府州縣衛所等官俱聽節制照例舉核考察施行敢有抗違阻撓者文官五品以下貳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其各衙門衙到軍民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留不進首悉許軍法從重究問廣潮福漳二府事宜有與商請軍門相閱會同若寇多兵少于南贛軍門 湖江地方海道相通若賊勢蔓延務布同心共濟不許久分彼此勅內開列未盡宜查兵馬司即次題奏施行待倭息民安斯副委任如或措處乖方責有所歸爾其欽之

撫閣疏稿

臨武劉堯誨著

六代孫心忠夏

正忠 八孝

七代孫 永孝 策孝

令孝 恪孝

八代孫 必超 必位

恭謝天恩疏 萬曆元年八月

伏念臣猥以愚庸誤蒙簡任自奉命以來日夕兢惕寢處不遑恒懼受命重寄無能為後有責任使而遭時不遇閭閻多艰民力困於誅求官司罷於奔命即今欲攘除外寇則兵食不足而既敵之道民可憂欲拊循瘡痍則賊勢方張而將來之滋蔓足慮數困於心罔知攸措乃勉率文武臣僚咨求前人方畧務期通變以濟艱危緣臣樸忠雖切見事則遲伏望寬臣斧戕之誅不責臣旦夕之效庶其成功於不驟則元氣可全解難而不勞則內箚自勝也

據時酌議兵食以保固海防疏

臣竊照閩省自有倭患以來節該督撫時以徵兵請糧無慮歲本年八月臣到任接管行事有得海賊突犯閩省盤踞彭湖外洋前後攻破鐵江塘頭等堡及把總某官兵員後損折數多見今各賊俱未殄滅秋汛又將及期萬丁連動倭夷分道入犯該省鎮城內外無一客兵其餘各據一路備多力分緩急不相援應則其憂不在沿海寨堡而在於門庭也遵照戶部原題事理即將本省丁二米四銀兩仍行布政司分派各屬照前徵解其放班客兵三營原題於土兵內募補即行監軍道副使某會同總兵官某議得今歲海賊入寇止調發客兵勦捕土兵俱不敢用其勇怯可知隨將調用客兵緣由脩行都司某齎領咨文前去浙江地方遵照近地題事例會同彼處撫按衙門轉行該道選募押發前來以俟分布戢守外緣兵食相須前任都御史某題稱本省兵餉歲該一十五萬六百餘兩者以放去客三營半據見在營伍者而約言之也今既募補前兵則亦當議足原餉况原標一

十五萬六千兩實有種刻寺租等銀一十二萬五千
五百兩其餘以直省贖回輸送今該戶部議度賊罰
解歸濟則一十五萬六千之數尚以銀二萬五千
一百兩內有弓兵工食銀三萬餘兩又該本官議將
沿海一帶弓兵查復舊額免徵工食充餉又減去銀
一萬八千餘兩即使丁米銀兩如數徵完通計寺租
等銀亦止該銀一十四萬餘兩每歲仍欠餉銀四萬
餘兩將取之於民耶民力稱匱竭而不放加也取之
於官耶各府縣庫內除正額起存之外秋毫無可取
也臣無煮石化金之術亦安能使三軍之士枵腹而
操戈耶臣竊思之費民之財將以衛之也損上之供
將以益之也臣不能即遠姑以近事驗之向者倭賊
攻破興化城閩中大亂朝廷捐內帑四十萬金以助
兵費當時閩省奏留并加派餉銀歲三十二萬而民
弗病也使當倭夷未作之前興化金城之日有人議
以內帑四十萬金為閩中拒兵貯糧者眾必駭之以
為怪既而內帑已捐仍無救於興化之破何哉天下
之事當其可為也則人不見信及其既信也而勢又

不可為故天下事嘗至於不可為也臣查得嘉靖四
十一年該路事中某見得本省兵費浩穰除常餉外
奏留鹽折銀二萬二千餘兩嘉靖四十二年又該御
史某奏留稅契銀一萬兩嘉靖四十四年該都御史
某奏留屯糧事例科舉并四司料價銀四萬八千八
百餘兩又禮部葉味銀五百餘兩以後都御史某人
奏留甲丁二庫折料銀四萬兩此皆常餉之外逐年
因事的議請乞者今幸當十年稅契之時前項銀兩
見在徵解乞勅下部准議留用又查得萬曆二年分
鹽折銀兩萬二千二百兩此係濟遠常餉臣不敢奏
留乞借用一年待徵完丁米銀兩仍補前額解部極
知內帑詘乏邊費不支然陛下以四海為家成賦在
各省者可以通融酌處閩地負山阻海舟車不通於
上國萬一有警則四方之轉輸不能及也今賊人林
鳳興其徒黨竄居東番逼近琉球^{琉球}君長頗有戒心其
勢不能久處朱良寶竊據南澳與漳為隣時下廣
兵圍急必將東潰潰而入於閩閩地介在廣浙二省
皆大藩也且又廟堂注念所為兵防之計甚周故今

日海上羣賊效苟沽草間拾閱中無復之矣昔熙化有變朝廷議以三萬金存恤其中今乞此三萬金於無事之時而潛弭其憂上下之受惠更多至於徵調客兵除放班三營見在募補外不足者容臣酌量時勢緩急行事大率務足萬名之數乃有濟也若南日等伍水寨船隻每寨額設戰船大小四十隻今裁抑至三十二隻每福建船定價二百五十八隻今裁抑至二百二十兩在當事者以為我能為各寨省入船而併此三十餘二船皆為利物也我能為各船省二三千金而併此二百艘皆為冗費也蓋船寡則餉費減則器備徒有損於民而無益於用田舍翁之見往往如是耶今有行各該兵備巡海道官查議說待後糧餉稍寬裕客臣舉照額數一應船隻及兵目器具悉與查復不敢一一瑣瀆尤望寬假文法俾臣得以少竭愚忠也

請給關防駐劄信地以重責成以杜姦弊疏
擬巡視海道副使某呈稱照得漳州山海地方接壤廣潮係盜賊出沒淵藪原專設該府海防同知一員經理海防事務凡給散水陸官兵糧食修造船隻器械工料俱干錢糧重務至於稽覈將卒功罪勘盜賊重情皆其職事關係亦為不小一應文移簿籍若無欽給關防鈐蓋中間或生他弊似應請給以便責成及照營寨官兵按月給糧俱該海防官親詣覈其虛實今該州漳府城至銅山玄隴六營南詔等處若由大路直趨計程每至三四日汎水陸官兵各分信地勢必至此而後及後行從海岸中間多有河港阻隔潮汛不時難便徑行若迂迴從陸愈為遼遠往返動經二旬將見奔走不暇勢必轉委生姦而待餉之士又有久候之苦俱屬未便應移就近駐劄查得雲霄鎮乃山海咽喉之區各縣交界之會民稠居密相離鎮海六營銅山玄隴詔安各止一日程途及訪本地係各縣人戶雜處凡錢糧之逋負詞訟之勾攝姦宄之逃匿每有追呼輒以異屬影匿甚至聚眾辱犯

雖見委千戶某在役守把人以軍職不便行事若將該府海防官移駐鎮城一則便於出給兵糧料理海防一則可以兼攝鎮事強壓人心其衙門查有鎮城內空閑沒官房屋一所堪以就買修建永為常駐之所估計工價另詳合無俯賜請給關防一顆行令海防同知卽往該鎮駐劄就近往來營寨督勵給散兵糧兼理鎮事庶地方有賴等因脩呈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某議得漳州水陸密迩廣潮誠寇盜出沒之區姦執易生之所該府原設同知一員經理海防事務責任既專閱依誠重況漳城隔越關山玄鍾等處營寨信地道路修阻往復稽程而給散兵食造船制器凡錢糧出入一應文移冊籍必登記封識方免姦弊今議將海防同知移駐雲霄鎮城請乞欽給海防同知關防便蓋行事誠得處設要防詐偽便蓋兵民保固封隅之意除該衙門行令買座估勘工料一面改建外伏望軫念漳境多事防備責關頒給該府海防同知關防一顆前來交與本官祇領遵照行事庶海防之責成盡專而地方之利賴有期矣

保留給由方面官員疏

臣查吏部咨該本部題為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治事內開在外官員除方面府佐照舊赴京有事地方照舊保留等因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某議得會事某積有年勞素優戎務聯舟師以控南澳之一路稱雄練土著以省東募之兵三農就緒守堅水寨行屬風稜壯志方急於進修通才足惟手命使茲當給由例該起送但該道原係領勅專官而與泉寶為閩海重地所據本官相應保留免其赴部仍將任內行過事蹟牌冊差人繳部查覈庶務政不至乏人而地方官所倚賴矣且本官久於閩地諳熟海防今廣潮羣盜連結未解而該道水陸兵防方就經畧一旦循資他轉不惟在任者遽奪其成恐將來者難予為繼也伏乞陛下俯念閩徽多事春汛及期勅下吏部查議將本官比照近日易州兵備某事例量擬加陞俸級仍在地方照舊行事以盡本官之忠猷以慰士民之倚藉則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臣等承委受賄乞賜罷斥并申調兵原職以祛
風弊疏

臣查照前院議將放班浙兵三營半遵奉欽依事理
差委都司某前去浙江軍門選閱調募而都司某在
浙索受各兵常例與各哨官覲送照得調募客兵其
承委人員所有贊見常儀係歷年風弊在各則直受
之而不疑在各兵則安心出辦而不以為苛也然
前此往募人員多係各衛千百戶指揮及各營把總
其間不自愛而以賄聞者猶可言也今某官已至於
都司矣方初議承委之時臣已疾行監軍道會同總
兵衙門公同推選務在得人以前委托今若此豈惟都
司不肖併所選舉者亦失之不知人甚矣除把總
某徑行外恭照得都司某以一介武夫立躋通顯乃
不能秉忠竭節以報殊恩而顧受賄敗常以干明憲
即其貪昧苟得之心豈有策身遠大之志矧既見許
於所屬自難覲顏於在官伏乞軫念海邦都司重職
非貪冒者所宜居勅下該部查議果臣言不謬將都
司某革職回籍所犯該賄迹從實勘明以彰國法以

為武臣受賄不職者之戒及再照調募客兵一節該
前院都御史某議得浙兵越省從征勞難久住而萬
衆聚食坐費餉金乃從公詢審去留分為上下二班
每班務足九千名上班自今年七月初起至十月終
汎畢放回下班自十一月起至明年六月終汎畢放
回俱聽各把總統領上下每年視此該法之便者續
據該部議覆遵行外乃今日久漸失此意其在募者
不以時放而既放者不得復取一遇招募則承委人
員得以操揀閱進退之权而索受常例也今該臣查
復原議將見募浙兵有駐閩三年以外者悉照例放
班回籍又行令監軍道監同各營把總將所放兵人
從公選閱其中選者即登記冊籍一樣二本一本付
把總官帶至浙江軍門驗收一本存留本院備照仍
將選中兵人各給與印信腰牌一面待明年春汎照
冊收用不必另差官調募以恣他獎伏乞勅下兵部
議將前例申明仍行浙江軍門以後凡遇福建兵人
放班回籍者當明歲上班之時即照原來冊籍姓名
人數聽原營把總官督領前來應募該道官驗發不

必再行選舉歲以為常如此則事體歸一而各官夙
樂自無所容矣

查恭急議軍餉有司以彰法典疏

臣查得福建八府一州五十八縣近派軍餉止每人
一丁二分每米一石四分此謂加派之數總不過四
萬兩耳其餘若糧剩料剩魚課商稅倉折弓兵寺租
寺項共銀一十二萬餘兩俱係該省舊有賦額去年
或解部或存留原不必海上有事而後加派者也前
此當地方平寧之時則此數項賦額尚每年徵完以
脩起存常供之數近移以充餉額乃藉口以為此餉
也而聽受各府縣官故延縱不納以為市恩要譽之
具即除已經陞調改教丁憂事故及新任未久交代
不一勿論免究如某某等假安靜之行以遂其怠荒
之便事不敢於任怨志惟在於全名亦有受民之餌
者則信令不行應上以文者而實政鮮效或牽情於
近習或屈法於勢豪以致常賦愆期明例有犯科法
擬以降黜亦復何解但念閩省年來上下俱安祿養
望以為常間有精神寸幹者則移以別用或因上之
所好不存也故乃矯情於節省脫志於變更惟崇無
益之言以纖不察之好而當事者亦徃徃因其幻影

虛聲搖惑視聽乃從而嘉賞取薦焉其間民事國課
置之不同法紀因循有自米矣今將各該怠誤官員
此照近例緊從降黜以為大驟若乃聽其因循自便
不稍操切則積習之弊將何所終也及查各官多係
赴京應朝中間積有年俸者未免循資序轉各該任
內經手錢糧一以遺之於後官則視為歷年積逋矣
且既無所懲於前久又安可勉以後効該省軍需計
將安出臣恐地方之憂不在海上而在於軍兵之內
也再照邊海衛所祖宗以來設倉嚴令民間運納本
邑歲有常餉近因各官輕從士民之請緊議改折以
致各倉懸罄官攢斗級徒寄空名於數內且一經折
價便落市門各該左右經收人員恣其乾沒略不
關心為之查比近據永寧衛軍人某等告稱該衛所
自去年八月以來經今十有三月曾無夥粒支給福
州府常豐倉舊額存留本色米八萬餘石今總計之
不滿萬石曾不足以備各軍兩月之餉一旦有警則
閩中可以坐困竊恐變自內作言之殊足寒心除臣
有行各道查沿海倉廩近議改折者悉復本色徵

納及將庫貯剩銀買穀預備外其各該府縣以前拖
欠款多均當徵完補額以救目前刻需之次省比之
新餉尤為迫切臣不意閩中之廢墮一至於此極也
伏乞軫念邊海危急之時勅下該部將各官查議上請
其既經考察出缺者不論外其餘姑免降調亦暫止
推用於大朝事畢即發給程限責令星馳回任將各
該未完糧餉分數設法催徵俟完及八九分以上方
准開復原俸聽臣等咨部另行推選不許順途及枉
道回籍稽延時月致誤軍需違者察究等因仍乞行
臣并巡按御史自萬曆元年以後課殿未完軍餉錢
糧悉照新例奏題永為定規庶法典昭明人心警惕
而地方可恃以無恐矣

通寇復猖獗期夾剿以安地方疏

臣竊照林賊招集亡命四千餘人頻年行劫海上自舊歲十月間入廣屯結於潮州河渡門迄今半年矣陽為聽招陰肆屠掠及兩省舟師既集則又揚帆遠颺此為一時避兵逃生之計豈有遑遽悔禍之心耶所幸閩省海防復舊兵力漸充賊人時下斂避有足慰者第廣寇一日不滅則閩省一日不敢撤脩不唯師老而財匱亦恐兵久而變生今奉命夾剿臣等義不返戈竊計此賊可無追也秋冬之間必反於故所因其陳未定而薄之此時一哨官之力耳

謹陳善之後之策以戢兵端疏

萬曆二年正月內臣移鎮漳州府料理銅山一帶海上兵事因調到水陸土客官兵一十二營分佈隘要仍咨會兩廣軍門密約師期舉事三月十一日准兵部為通寇復猖獗勅派督重臣赴期夾剿以安地方事咨到臣隨督押各恭總水兵即日開駕過廣四月初二日直抵廣廣潮州府馬耳澳海賊林鳳驚避外洋不知向往時已入夏恐賊乘虛犯閩干係匪輕臣將各營水兵暫掣回南澳及玄鍾等處聽候進止臣為照海上兵連不解賊人叛服來去不當欲追之則勢不可窮縱之則勢將復反聚兵以拒則師老而財匱且各賊乘虛則入避實而去以此勞敵而省有足慮者然臣竊思之今日海上之賊非外番島夷也乃該省土著之民也所乘者舟楫所食者穀粟所利用者火器三者皆不產於海而賊人不能缺一以為生每行於海內兩年必散散而改作兩月而後成且一船之內百工為備今廣中欲造福船三十必先關白於福及其專官而至於漳泉之間市材鳩工民已不

勝其煩也乃賊人所駕動輒百十艘率皆堅好近我者而從其不開其有市材鳩工之擾豈其使死者耶盡一舟之量以愛多賊而輜重子女俱實於內其貯及食粟攻具者則舟之餘也然窮年海上從不開其有匱乏者豈其以術化之耶此不待智者而可解也漳潮之間以海為限其海洋之南澳柘林地險而沃百穀之所生也百貨之所聚也惟以地非分土事在兩鄉故往往為賊人逋逃藪而修船制器市藥裹糧百無所忌又操其奇贏以奔走商民而姦商之射利者如徵會然販木筏者輪材販麻鐵者輪器販硝磺者輪藥有谷米者輪餉至於燕民林奇材魏朝義等其酋長則勉為撫順而其徒眾則皆出入於賊中諸凡供饋惟賊人之所求焉而彼亦無不利故一為居者一為行者居者專積蓄行者工虜掠臣以為賊人得勝矣今既不能禁林魏之不從賊而又不敵顯棄之以速其叛竊縻之術其情已見不能愚賊人而反為賊人所愚也故今欲為兩省久安計必先治南澳以清內地欲治南澳必先總事賊人曾

一本據亂連動閩廣當時總兵官戚繼稱欲於南澳東西福建廣東各設兵船一百隻選委紀總一員統領仍設水路參將一員駐劄大城所而統督防禦之續該福建軍門都御史奎題稱亦欲添設水路參將統領銅山柘林等寨常川於南澳防守時已議慶乃今潮州設有總兵而柘林玄隍各設有參將守備然勢相頡頏且彼此各居漳潮以封守自限而前地仍虛以資賊人也臣愚以為今宜得一總兵領水兵三千人專守南澳而兼領漳潮二府兵事如賊從海外來將復尋回巢也方其樓泊未定食既匱矣舟與器散矣藥亦罄矣總脫於風濤而指顧未有所屬也我兵起而薄之此所謂掩其所不備可以得志不然方兩省兵聚也而彼散及兩省兵罷也而彼復聚當其聚也我兵不能卒然應之致令有暇日以審勢厲兵而逸其操掠之技及其散也乃以斷橋殘櫓及所虜老稚遺教船以償追者苟有以藉手矣即據旅而遂是以常年奏捷而常年報警兩省兵端終無可戢也且南澳中有石城乃近時賊人許朝光所造雉堞濠

聖屹然雄鎮可以處也澳中土田不下千頃盤踞溪
山土膏水暖可以屯也商民貿遷類多奇貨凡閩船
入廣之船過閩皆不能外南澳而他有往所即令該
鎮批驗之仍委文職一員兼同抽掣如近日南贛事
例每貨直銀一兩該稅若干歲計所得亦不減於南
贛即以供該鎮兵費此又可以稅也一應姦民偽造
與賊為市者其與不待禁而自絕矣乃以撫定羣賊
即籍之以為民其酋首即用之以為長仍令隨我兵
調用而得以軍法行之彼能聽我之行法也則必為
我用命如不聽我行法則賊在彼矣是不惟可以伐
賊人之謀實可以攜賊人之虎久之乃可以安賊人
之心計無有便於此者伏望陛下未納勅下兵部覆
議臣不敢自謂其說之必可行也竊念今日閩廣之
民力竭矣舍此而必欲增兵加餉一切行之以為持
久之計廣則不敢知若閩人虞有他憂臣不敢雷同
言事以誤國家尤望陛下察臣不得已之忠臣無任
隕越待罪之至

奉旨建言民情疏

臣為照福建常關同簿頃以海上兵事徵發煩費議
事之臣不敢類索內帑計將該省歲額起存糧課通
融措注以給無乏及山海中鎮船商等稅一向通行
者俱勒為餉額亦取僅足而止既外急稍寧路經前
院裁約乃臣履任之初屬外寇壓境一時招兵除害
帑藏不支又議將該省萬曆二年分鹽折銀二萬餘
兩借用續蒙部議請允俾臣得以定計舉事所以保
全閩人者皆厠堂之餘也亦幸戎政修復歷年積欠
稍稍完及可備時下兵需矣今奉詔旨建言民情有
得福建今在百粵而貨貝直於上國民間有無貿計
及山海生殖亦自然之利也顧向屬之於民重因如
餉各府縣從而征之者又未終題請原非常課計
往二度吾所能取者而以意盈縮之其或乾沒於主
守阻撓於豪方而得在官歲計者三之二耳至
力者既久專利厲弊假公家之急此臣之所以日
夜為念也行據布政司某及分巡福寧道某處河
鹽等處查勘過通省山海市鎮其楮物之多取息

之厚者若干所與歷年笑扣而未終其題亦或舊日
有行而偶今廢格者乃添為款事開列上請伏乞勅
下該部議議如其可行即著為令准作該省餉額每
年存積司庫免其起解過京以後海上有事於此取
之不得借言誑之而妄自乞請如以為弊端也可無
開亦即議罷以聽民間自便焉至於支用歷年俱司
府徑自支發各該水陸軍兵月餉或修船造器等費
節經撫院查覈卷冊尚存不能隱也

乞還舊實餉銀以濟軍需疏

臣准戶部咨稱廣東地方倭寇土賊見肆倡亂兵費
不貲乞將福建先年借過稅銀四萬兩解還廣東布
政司交收濟用等因咨到臣查閩中兵餉分毫皆出
諸民非若廣東正賦之外尚有番舶等稅可以取盈
也況閩廣比隣互相聲援難分彼此除將本省丁米
餉銀內支一萬兩解赴廣東布政司交收外且會同
巡按福建御史某議照福建餉額原數又經前任撫
臣節年裁抑又復還戶工部各年例銀兩外其得在
存留充餉每年止一十五萬六百餘兩總計一省水
陸軍兵食餉者不下一萬四千名及各兵行糧每
年實該餉銀一十八萬餘兩而修船造器犒賞之費
不與焉廣東雖歷年用兵緣該省賦額視閩將倍之
前此閩中以倭難告急所取用過該省稅銀四萬兩
雖名之為餉而極末商稅則亦起運內帑之物也以
後該省軍興缺乏而捐內帑以給之者何啻數十萬
況廣寇吳平曾一本等相繼扇亂朝廷以兩省兵力
共討之而閩財之費於廣者又何啻七八十萬顧安

所取債即今廣事幸以兵力定而閩財正絀因奉部
議已割一萬金以酬廣不足為報矣縣銀三萬臣等敢
告不辨望廟堂姑與免之所與原行章奏俯聽銷繳
日後廣人事急閩中自當助恤以申前好第不可以
借貸為名而責券取盈也蓋以省會言則有閩廣之
分以國家視之則皆公帑也況海上商舶之利原非
分土所出者可以屬之廣亦可以屬之閩又何惜焉
伏乞軫念敕閩勅下戶部覆議施行

諮訪將材以脩厥疏

臣查訪得閩省大小武職自恭遊以及千百戶守官
無論在位在野而才猷年力可以應明詔而脩舊使
者共得一十九人內延平衛指揮同知王繼高福州
右衛指揮使鄭世熙泉州衛中所正千戶聊登高先
為急缺將材臣會同前任巡按御史某舉薦外今查
訪得福建軍門標下把總楊文通丰姿英傑志氣發
揚長技爭能超距每前手成列短兵接戰喪瘡尤奮
於追奔蓋名隸戎籍者十餘年而身經野戰者數十
合治師有律受令唯行福建總兵標下把總陳道謀
猷沈毅技藝優閑夙明常著於守江忠勇尤徵於航
海總理營務具見安詳結附士心更多惠愛福建北
路守備方伯處已剛方賦才精悍聯山谿而守險四
境俱有戾閩練士著以成兵兩營俱無鈍足素諳方
略旁及藝能以上三臣久在兵間效有勞績堪列上
等可以備恭遊之選內楊文通年力正懋一時戰將
似無出其右也汀州衛指揮使王贊勇敢不羣妙英
有志習知地利而臨越之險要舉陟其方專業射能

而馬步之縱橫曲臻其妙將衆千戶所云千戶唐煥
丰儀魁傑才幹疏直管之不受一錢而人感尸祝當
官不枉尺法而家守章程總兵標下協理把總戴綱
銳志功名許身忠義從征南北而薊門越海俱有成
勞究業舟車而關隘臨衝頗期古法管線標兵名色
把總龔子敬年力英茂膽畧粗豪馬上橫戈叱咤有
武人之氣兵前揮臂審騰出羣力之行潯嶼水寨協
總劉鸞結髮從戎天心報國藝兼舟馬而追風橫海
之威宜陵歷朔南而狼野鯨波之畢北小堀水寨協
總王漢鋒稜自厲跡馳不羈協守要津而列戟連橋
勢自成乎首尾顧徇巨寇而揚帆鼓棹義不顧乎髮
膚管線土兵名色把總而國戎赤忠乃其許自警敏
由於性成馭衆而分敗明人皆便其約束當場而揮
權定事每合乎韜鈴軍門中門管兵共化衛前所百
戶盧肇軀儀獨偉顧盼有威當車騎以截島寇之圖
餘勇可賁既長鉞而遊門下之士壯志未酬漳州衛
右所署所鎮撫蔡春及妙年而技力俱全初仕而猷
為稍見究心古籍而五兵百將頗涉獵其緒餘是

武關而聘馬鞍強可先驅乎時輩龍巖千戶所百戶
石珍守己端恭承家孝友謝去世祿之習而淬身邁
迹矚然表見羣流恒存國恥之心而執銳挽強卓尔
克當乎一隊福州左衛鎮撫翟世澤親偉而膽氣亦
克藝精而方畧亦定督造軍火戰具而能仰帝例以
肅屏工練習弓馬戎行而能遵紀律以明古法方期
樹立不厭貧難泉州衛中所鎮撫趙有開技略兼
長兵符潛穴喝弦而貫正的業已揆策於武關破浪
而押南溟將能樹立於絕島且操持不易而膽氣更
充龍巖千戶所納級副千戶陳九禮年逾五歲勇出
羣屢試風濤而飛炮收鏢將呈能於百中久在戎幕
而陳師布壘乃施令於五申以上十三區堪堪列中
等可以充守備把總之選者也除另造冊送部外伏
乞勅下該部遇有相應員缺酌量推用庶幾將領人
選海校賴矣

餘賊未殄之行專剿年乞獎勛功級以昭勸懲

疏

海賊林鳳扇亂有年節該部科題開闢廣東剿如有
這道觀望玩愒殃民襲招撫之套而自貽後悔故遠
明旨而有所歸覆奉欽依在案近者海賊林鳳黨眾
回潮該臣牌行監軍道某會行總兵官某即於本年
九月二十二日前往泉州府浯嶼寨等處調度行事
又牌行巡海興泉兵備二道各整頓所屬銅山浯嶼
二寨船兵及轉行漳泉海防二同知處辦行糧器具
專備遏廣剿賊應用仍牌行南路恭將某標營把總
某等俱赴浯嶼寨聽候調總兵分布前進隨於十月
初一日該總兵官某祭海誓師初三日即率領恭將
某等督發各總船兵一百餘號分哨入廣又以營兵
把總某等督兵二營由陸路入廣十月初七日胡總
兵及各泰總船兵齊至潮州海門所與廣潮恭將某
等合哨初九日進賊至碣石衛由尾澳十二日進賊
至淡水外洋前後共焚掣衝沉大小賊船共二十三
隻生擒斬首併奪獲賊屬及被虜男婦共一百一十

五名類據總兵某恭將某等各報到臣已具本題知
外常有賊人馬志善等以兵勢將及已即回船奔入
潮陽告降該潮州府海防知回某各給與撫票以散
之胡總兵仍督把總某分統船兵於本月二十一日
哨至廣澳海洋又掣沉賊船八隻生擒斬首併奪獲
賊屬及被虜男婦共一百二名類據周孝等二十
船各奔還海港將以次剿滅矣通廣東惠潮道恭政
某本月十六日自外府南雄致書胡總兵令其且緩
進攻聽該道招撫以招致林鳳及回潮入於二十六
日聞其手本內稱周孝等畏兵不敢就撫煩將閩省
兵船掣回以便撫處希其過閩日期見報具書查其
總兵謂該寇可以不煩閩兵也隨該道總兵於本月
三十日由陸路退回福建玄鍾界上仍留恭將某等
船兵在廣協守且以待臣掣兵今下也節據總兵官
某備報到臣該臣牌行福建巡海兵某二道轉聞惠
潮兵備道取其招撫緣由以見回奏入督行恭將某
等加防守不許因而驕怠致賊脫逃必待廣中撫
處有報而後回兵也至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准總

兵官某于本批廣潮道金泰改于本內林鳳巡
西番關各應照新奉依事理往番擒解以復明命
其餘党回潮水撫聽廣中相機剿撫關兵不宜擾越
誤事煩將各哨關船盡數掣回免得阻礙海道致有
阻礙机宜等因前來隨該總兵察看該道不容
閩船在廣一意主撫無非欲以殺敗殘寇為師手之
功耳若將閩船再留在廣似有競功之念情乞如詳
施行等因到臣除遣牌令恭將某等即掣兵回鎮外
本日又批金泰將呈內稱閩兵往來潮海二十餘日
並未與賊交鋒且賊船回潮者原不過三十餘隻及
唐添漁船共止四十餘隻若果焚掣過半當去二十
餘隻矣楊同知已撫散一十八隻何為又有遊去者
二十餘隻乎各將官欺罔冒功擢人利己甚非聖明
任將之初心內又引賊魁宿脅之文謂閩中文武當
遵照新奉欽此率眾往西番擒賊渠林鳳其脅從餘
党聽廣中文武自處又稱閩中亦欲以貪兵擾我我
廣本道願乞骸骨以歸其中忿疾之言不盡陳諸又
批巡海具奏二道呈准金泰改閱稱某兵船十月十

七日回襲海門廣與各党俱已驚逃二十日等何由
聲沉其船是皆妄託冒功等因臣讀之不勝驚愕竊
意賊人自九月二十四日入潮金泰改已外出至十
月二十五日方回當時賊眾殄平殆盡矣該道既不
目擊其事而該省恭遊守把等官又不明言賊眾回
潮劫奪之狀與閩師擊剿之由以致該道仍守招撫
故知也及兩廣軍門某劉任後即牌督各鎮道天剿
及廣東巡按御史某牌行該道失事將無以自解是
以迂怒於閩而發之暴如此至謂閩與並未與賊交
鋒查得原報閩兵擊沉賊船二十餘隻查廣東恭將
某也繼而審勘所獲賊家明明實者惠州府同知某
也即金泰改議撫原文亦有被閩廣大兵攻擊賊逃
之語尤為可批今乃計所撫所獲及所逃之船多於
初至之數而不知賊人虜船日增該省吳恭將原報
撫散馬志善等二百人耳止當計人何當計船賊人
入潮凡潮海軍民之船彼皆得而有之其所撫之船
乃其餘棄之虛舟也安得執此以比對原數耶若廣
與之再提當馬志善等就撫賊人周孝等即出掠後

表南港地方改為某所學獲今廣中前後各報與審冊見在並賊眾亦在誰得而掩之為照林鳳係廣湖賊人其所盤據與其所劫掠亦皆在廣湖信地也據廣東巡按御史某題奉旨兩廣軍門夾剿是欲閩助廣也今安得以賊魁渠之難者責之閩而以有費從之易者自處耶謂臣當遵新奉欽依往七番剿賊似也初奉欽依局嘗中覆沉明旨主於滅賊惟賊之所在而期於必滅耳向者賊在番臣故遣諭番人以剿之於番若賊在廣臣又遣兵以剿之於廣是臣於討賊鋒之表終事不息而於前後明旨未敢違也在閩安得扭於信地而不為夾剿在廣亦安得聽賊劫奪而不能主剿耶今秋到廣東巡按御史憲牌內稱廣東把總某報據被虜許三供稱林鳳過番攻打呂宋後被呂宋番人盡將賊船燒燬六月內林鳳再造船三十三隻逃走今至海門約賊尚有一千餘人只要擊添船隻等情備行廣東按察司通行查督又據福建巡海等道呈准廣東總兵官某手本報稱潮州府楊同知盤獲被虜鄭洪僑供稱林鳳逃往呂宋被番人打

死賊徒千餘人今欲來騙官府招撫圖緩官兵以便造船劫掠等情是賊人為呂宋番人攻破而逃而鳳與眾賊同走回潮也該道果以今者回潮之賊為脅從完餘耶且諸禁言之鳳黨賊眾於本年九月二十四日回潮即分其黨為二一往攻潮之河渡門既而登岸焚劫踏頭捕等處鄉村虜去大烏船七隻燒毀五艘一直衝各港記守軍兵而奪其船若干隻又與把總某相距於石橋城下傷其兵若干名又突入南沙港內攻下圍寨若干此皆閩兵未入廣之前潮陽縣海門所與該省哨探兵壯所報而在廣東巡按御史有行及恭將某某咨報閩中將顧者可批也近又據該道閩行福建各道謂同季等果外林鳳埋名其中而為之主亦未可知今固不必問林鳳之在賊與否即其一回潮而焚劫村堡敵殺軍兵則知其必非脅從之後必無求撫之情其為明旨所必剿而不以聽亦明矣臣又念之方賊人之入潮而閩兵未至也攻劫焚戮恣其所欲為及閩兵至而後以剿則勝以撫則成是閩人亦有功於潮也今不以為總而

又謂臣之兵為貪兵可耶臣於遠事不暇論萬曆元年十月內林鳳等叛自外番回潮占據馬耳澳潮惠之間村堡為墟所殺戮男婦何啻千百以後又攻破清瀾所此豈林鳳一手一足之力也既該道差官牛指揮及馮哨官等往外番招鳳鳳乃立殺牛指揮及馮哨官其餘船兵皆同時遇害此豈林鳳一手一足之毒也如此則鳳等賊人已絕意於不聽招雖該道關會福建各道亦以為賊惡深重不可再招也今乃藉口於招致林鳳而釋賊罔治何耶夫招撫者特力不能勝計不能剿耳誠能何故撫之連營數十里顧艦數百艘將惟賊是求及賊至日從撫亦奚以養兵為也如以為賊人求撫當閩兵未至之前賊人入潮半月矣何各於不撫及閩兵既回之後賊已復聚兩月矣又何各於不招今周孝等逝去初報賊二十餘船未數日报四十船未數日又報五十船賊愈厚而其心愈長既欲得把總李元和為質又欲得撫民魏朝義等為質將俱聽之矣又求得林道乾之舊巢而處之方赴招如此則賊人明係扶求而其志尚亦爾

待也且潮之撫賊相繼且多矣既不聽有司之追呼又不受將領之約束此之勢恐難久安徒使元惡大盜操輕重之權以驅制官民而里巷殘民竭餘力以奉兵士賊既不除兵將不解以此相持竊有為漁人乘敵以起者是不可不思其漸也伏乞皇上軫念民艱勅下兵部議行兩廣軍門督令該鎮道及時剿捕餘賊以永絕惡本仍將造列功級文冊飛行福建巡按御史袁公勘審與擒獲見在賊眾及侵虐人口是否存鳳光賊中是否海中交臂擊獲者如有虛冒妄報等情乞將總兵官某參將某等明正典刑以為人臣欺君者之戒而且亦請從法吏之首議以聽命焉如或功級明實委係各兵將血戰所得者各該道鎮守官某謀國之忠任事之勇有足多者亦當查照明例敘錄上請以為人臣報國者之勛蓋爵賞所以勵士而名者尤士之所急也若以無稽忌言而令壯士之名不彰則懷忠者懼矣

恭謝天恩疏 萬曆四年正月

竊惟明主必慎予以崇恩人臣不蒙成而希旨故賞
稽其緒民乃功而作忠祿惟其時士有常而輸力臣
以愚昧幸際高明自隨牒行間攝官遠鎮不能暢猷
經武以威不庭而惟按職陳常以微無罰詎亦島孽
馮恃海氛單健方以坐食有年而快心於一逞將顧
亦以擁兵不試而藉手於小煩乘其未列之行以收
姑剪之捷此在多士亦惟幸之常而於愚臣其何力
之有謬承叙叙首被恩綸常祿詔於司勲金幣頒之
內帑功非盡敵豈當異數之酌事以人成乃留挂名
之顯感深挾續愧切賜金敢不愈勵中堅策揚末緒
奠金湯於窮裔以永固夏防永升服於遠人而同歸
禹貢

議處朝覲官員以保安地方疏

我國家三年一大朝天下因而式序之即荒服守令
之臣俱以職來會闕地雖遠向得隨例入朝近因海
上祲警每及期則酌量緩急以請歷年俱有行也今
批該司會呈前因亦為地方意外之慮切甚伏乞勅
下吏部覆議如果以海濱郡邑有足念者乞將某府
州縣等官依客留任上請仍以各府縣佐貳皆首領
官吏行其他常朝府縣正官不得驟免展於全典不
違而海邦亦恃賴為多

審編驛傳疏

照得驛站乃祖宗舊制原係查照各州縣丁糧編食人役夫頭馬驢給發各驛逋自行應當近年以來議革夫役名目一槩徵銀在官已非舊制其間拖負不納更有官吏侵挪給發極滯因而浚及鄉民市恩豪勢弊孔甚多以致驛官稱貸傳舍疲敝議行驛傳道通行各府州縣每驛逋仍照舊規編食夫役若干名每名編工食銀若干兩每丁石若干編夫一名各名有頭戶每年止令頭戶赴縣上納工食官與收受在庫按季給各驛逋應用如頭戶恃頑不納者則坐名拘究解發該驛應當如散戶恃頑不納者聽頭戶赴縣告究一體拘解如大戶丁糧五七十石以上者照數全編夫役一名或二名免編貼戶尚有餘者則割於頭戶之下此法既行民可免於自當而官亦不與受累查催有據而拖騙者無所容其奸罪責既分而善良者不得蒙其害其站額銀兩止照各驛夫廩常費編派一應雇買馬匹製造鋪陳船隻與夫薪會料等費亦明白開造銀兩數目編於各夫之內此外

不許審派分毫剝蝕致生奸負等因督行外今照部咨來文題奉明旨所裁尚循舊制施行良為此便正與臣前議編立頭戶散戶事体相宜又條案行催今批該道類造文冊備由呈徵到臣覆覈無異為照驛傳所編頭戶俱係田糧居上段實豪富之家食充是役所派銀兩止照各驛地方銜僻合用夫廩常費徵給支應及預為閏月朔會科舉修船製餉買馬等用況近奉新例查革汎濫凡内外公差各該使客人員夫馬應付並從省約而前項開派給驛銀兩數惟僅足不容分毫拖欠者也伏乞皇上聖鑒勅下兵部覆議行臣并巡按御史各責成驛傳該道遵照近例督行各府州縣掌印官及時追徵給驛夫廩每歲終仍照原行將各省驛逋站銀及協濟銀兩逐一查明徵完解給拖欠各數目明白冊報其拖欠者容臣等比照京邊驛糧事例將各該有司掌印及經管佐貳寺官分別所欠分數恭奏展限與衆明給發無滯而驛傳之宿弊盡清矣

疏通法錢以裕終用疏

萬曆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准戶部咨前事該本部覆議奉聖旨疏通錢幣乃足民良法依擬通行天下着各撫按官設法經理一体開鑄與本地方舊錢相兼行使務在便民毋致勞擾私鑄的流行禁治工部逐各降以式鑄成之日著呈樣來看并有無通行緣由查寔奉報欽此備咨到臣隨案行福建布政司轉行右布政使某等量其事仍行各府於存留四分官銀內動支買銅解司擇省會空地建設錢局委員專管督造發黃銅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五斤於內先取一百一十斤價值銀六兩六錢其餘錫鉛質索銅竭松光木炭等料共該值銀一兩三錢四分二厘五毫及各匠工食共計該銀一兩四錢八分四厘五毫共用銀九兩四錢二分六厘五毫鑄出錢一萬四百文該值銀一十兩四錢除還本銀外尚多出錢九百七十三文零值銀九錢七分三釐續鑄出錢一十萬四千文今據該司監督鑄完錢樣一萬文見在合先差官贖進其一應頒行給發及民間貿易與夫折納常課

遵成議舉行期不致於廢格以負陛下裕國便民之意至於積出羨餘如每銅一百一十斤鑄一萬四百文除本料工食通共銀九兩四錢二分外尚積出錢九百七十三文每錢十文准銀一分則該銀九錢七分也積而至於十萬四千文則餘銀九兩七錢也又積而至於一百萬則餘銀九十七兩也即其所餘之銀以為息又以之作正而為本源已不已此亦為利矣況其流行上下子母相生而圓轉無窮者乎初即降錢式每錢重一錢四分或一錢一二分者今該司所鑄每錢重一錢五分亦不分下一錢三分雖與部降輕重少殊然其肉好周郭無異雖失之重亦可也況錢本既重則取利薄而私造者自心矣

恭謝天恩疏 萬曆四年十二月

竊念臣文墨下吏待罪陳行忌時國威勉崇政務惟以追逐有餘足揚屬有虎臣豈臣之明所能獨運既上功級乃竊偏蒙職進內臺賞隆金幣獲非其力固尸素之可憂福過於平寔高明之所忌方承恩諭果玷彈章既垂振主之心亦有獨行之悔敢不矢堅臣節述聽官評即沒齒於編氓亦能自老雖挺身於湯鎮有以為榮

春汎將臨恩恩獎從撫臣交代疏

近得仰報該南京刑科給事中某論臣貪肆不職已蒙部議奉旨回籍例該候代緣海上二月初即為汎期各寨船兵出汎者其兵食番具船楫等務俱當先事經理今按察司監軍副使既故而繼之者尚未任其餘各司道或以入賀去任或病故改調而臣入以被論行諸凡薦獎糾戒之典俱不得舉所為威功諸臣者已無具矣乃以空銜羈寓於此法之不行以集事有如不偶而山海乘虛則元年烽火寨之事可鑑而臣罪益大也伏乞軫念地方勅下該部咨行新任撫臣兼程前來交代到任督理海上兵事庶臣不致久掛危險而地方亦賴以永寧也

甄別將材以脩經用記

臣謬寄督撫四載於閩矣今既以戴罪解任除吏治
降汙人材遠逸遵例不敢論薦外緣臣職專軍務乃
於武人將領相同與事行間頗久其間較畧之凡敏
才氣之克壯顧得之聞見而能評之也方今四夷款
服邊海晏然將焉用此有為憂治世之說者謂不可
忘戰臣雖卒老巖穴所願於廟堂兼用五材以脩神
益雍熙者寔有厚幸焉謹為陛下陳之如願守福建
總兵官胡守仁結髮從軍以身當敵法明乎奇正分
合而戎軒之指顧足憑藝兼乎騎步舟車而武庫之
技能悉完忠能使勇駕海若泛安流敏足行杖應敵
如奔脫免議車營方銳暗合手偏箱鹿角之道謀談
薊鎮阻夷頗識乎左輔大牙之改制血衣尚在不忘
橫草於朱殷馬革方堅安可守株於黑子此一臣者
可以大將而用之於東北者也福建南路恭將呼良
朋生長海濱習知水戰力輕膽冒而將噬矯之之狀
允稱虎臣膽狎風濤而凝定後之威足橫鯨海將
師中之威律能同甘苦於諸軍識海外之夷情能辨

叛馴於各島銅山賈勇批賊勢之方張碣石追奔取
凶殘之既亂勤勞之者威望漸馳此一臣者可以脩
副將之任而用之於東南者也福建都司署都指揮
食事魏亮相軀材精悍知畧圓融究心於營壘陳行
而訓練悉遵乎軍志効力於畿閩江海而馳驅遍歷
乎方隅按部檄以勾銷不煩尺籍憑公移而戍邊罔
滯計曹鎬百年朽鈍之戈矛化為利害汰三衛匪羸
之士卒易以健兒年力方將而徹札穿楊頗稱絕技
机室不滯而涉書見事亦裕壯猷銅山水寨把總秦
經國久在兵間屢經戰陣英姿駿發臨急難而技不
窮膂力彪雄履危涉而氣愈定乘濤以折倭火之脫
人避鋒稜擊楫而濟潮海之師眾推敢決閩山川之
既塞如示諸掌中指海島之方隅不出於戶外国衡
既久而知慮益生踏仆方伸而丰神不挫此二臣者
可以脩恭遊之選而用之於東南者也

關後

余幼時捧讀 司馬公三疏稿而知公之正色立
朝功存社稷澤及蒼生經濟何偉也詎期世遠年
湮積蠹散佚有殘闕之恨不勝感慕庚申夏臨武

一翁壽梓為公嫡裔曾歸宗謁祖省墓行賓主
禮畢而遂問及奏疏余即以有應維時未詳其顛
末而止有數道呈覽因而又得數十道共有七十
餘幸矣先生父子言旋入廬致書囑余覓尋旁搜
而於門下士又得數道以成完璧噫非司馬公不
能有此仁孝之子孫非仁孝易足以述述此奏疏
也嗣是而梓行永垂不朽矣

乾隆六年春王月元旦飯廬族孫頤祥盥手謹跋

歲在庚申子年己七十矣方借兒通孝曾諸集詣

西昌謁祖省墓訪先人道事得疏稿一帙于肇元
叔處即役草出又得兩帙於有恆處携歸楷錄以
授諸姪弟各抄出錢完次第俱照原本辛酉歲
肇元叔又從別處抄寄一帙今幸付梓用紀其由
八十七朽心忠謹識

乾隆二十二年歲在丁丑仲夏七代孫適孝校梓

六代孫赤忠 壹忠 廣忠 寅忠

七代孫企孝 介孝 廷孝 芳孝 善孝 本孝

八代孫必成 必開 必超 必隆 必先 必光 必亮 必榮 必祥

舅父劉公竹園先生輯梓先世遺文書後

述先與繼先均難也而述先尤難繼先^者殫思象賢日
競亡不克是惧然其為事取必於一身可自主也述
先者以一身憲章先代即以先代之德業文章會萃
於一身宣昭於來許其間世異代殊人往風微其事
其毀於兵燹散於流寓傳與存者十一其不傳不存
者未可無稽以為據意揣以有得焉嗚呼難哉時使
之勢使之也我舅父劉公竹園先生志遠神閑淡於
營求畢生精神惟述先是務自外大父懷齋公授以
虛籟集成本珍若拱壁手錄十八冊以其四郵寄滄
洲陳公晉陵趙公乞言弁首歲癸卯趣長君通孝受
諸梓曰予弗能何以仰答先子託也虛籟集其先六
世祖大司馬懷齋公先生著也原有奏疏散缺無完
由司馬而上下推之奕葉十傳漢翰琳瑯代有著述
每散失無繇本爰勤訪輯於誌於學於街衢於江之
濟於臨陽之家乘得其為詩為碑為記為傳論並懷
齋公居山雜咏都為一集末附復附以誥勅墓表諸
坊及其從兄文止改莖贈言長君適孝手纂司馬公

年譜名曰世澤錄夫熟歆文章造物藉之以立亦卽
泄造物之奇秘造物恒祕惜不輕以畀人矧其萃於
一姓耶縱鍾靈毓秀山川發其間氣宏儒因之崛起
然或不再得焉則已豈卽傳焉孰是其一脉相行至
十餘世猶方且而未既乎手卷披覽竹園公其亦有
樂於此者奚苦難噫嘻盛矣其勤矣今年春舅父年
登大耋德祝拜於其庭寶燕之餘語德曰先司馬公
骨節熟歆其見於奏疏向刻文集時遍訪莫獲予懷
耿耿既念豫章秦和縣之減飯廩先世發迹地又司
馬所受節撫廵地也遺愛在宗黨於公奏疏必有寶
而藏之者歲庚申携手纂臨陽宗譜一姓宗人果出
所寶四十疏慰於素願後還楚復代予覓寄之疏予
手錄六冊珍之何忽已十餘年猶未然諸梓叩昨正
月朔四集諸昆弟姪於祠而祠堂正告之曰予日暮
矣勿使予若伯祖二無公年八十歛歆泣下以不及
改塋曾大父太守震陽公爲終天痛諸姪咸感泣應
聲曰虛籟集缺奏疏難稱全書當急壽諸梓而予集
直斯尤踴躍肩其任予且拭老眼以俟德請曰歟

陽子云物莫不聚於所好常得於有力之強子思子
曰誠者物之終始舅父述先昭來搜求無不遠不到
暮年抗勦舉十葉斯文遠傳之諸勢無有現時不能隔
萃其渙而燦若日星者皆其積精誠深篤好之所感
召而自至者神實佑之矣司馬公之氣宏遠哉何今
之急裕後忽述先德也詎知祖先往矣祖先之德
業文章其神已不能有爲表彰之任責在後嗣豈
若後嗣之田庠利賴後嗣自有定分非爲其祖父者
所能周知而力持之也昔凝齋先生節制西粵獲羨
金數億貯藩庫中待朝廷不時之須苟藉以買田
宅長子孫寧有制數寧有數極歟先生不之計也今
竹園公萃畢生精勤急德焉惟述先是圖視凝齋先
生一則公忠爲國一則篤孝其親何遠德世更祖孫
相承同一內不負性外不負學完其爲人臣爲人子
無忝所生之如此也哉他如建祠纂譜記事匪懈雖
時絀力艱成以身先是又惟述先之意與咸爲咸周
也詩云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德故稽首拜手以爲舅
父頌

皆

今上御極之十五年歲次庚午仲春月下浣

愚甥郡學生唐德沐手謹識

從來有真經濟者必有真學問有真學問者乃有真經濟是二者相為表裏沿枝而討根楮源以達流理固然也先大司馬凝齋公讀書破萬卷于天文地理邊牧河防以及人官物曲草木禽魚之細靡不淹貫故其出而終世也以邑令起家而南垣而光祿而撫江右撫閩中專制兩粵旋晉夏卿公之撫閩也倭寇方張公運策籌兵任材措餉而入閩以寧閩寧而瀕海之邦胥安枕焉及制粵之時八寨餘孽煽連諸洞經韓都堂新建設司徒所未盡撲滅者公廓而清之手握全筭以舒南顧之憂迄今讀平蠻碑猶可想見其事至墓坊有威震華彛功存社稷之褒抑亦偉矣乃明史韓王之功而集其成者顧闕軼焉為殊可怪也夫學問則蔚為文章而經濟必形諸章奏公之文章萃於虛籟一集諸休具備陳公景元為之序當時已行於世散遺之後家五伯竹園復編次壽梓以公諸海內觀滄州陳公及趙邑侯之序亦可想見其欽佩之意矣若經濟之形於章奏者家無片楮四顧茫然幸吾族原籍西江公解組時首建先祠

家五伯家年已七十躬遺祠下訪諸老成果得撫開
奏疏梓稿一卷紐人郵寄南垣疏若干篇几成完璧
獨惜制身時建樹尤偉勛績更懋一時之推遠而而
啓宸聰者若于蒐輯之無從也今就其所已得者家
五伯嘗手錄數過其間循例振事諸疏姑闕而藏之
凡有闕君德治道固是民瘼之篇攢費殺梓與虛籟
集相輔以行而尤嘆五嶺以南必有什襲而珍藏之
者之不得裒集而並登東粵也榮與學校之末衆觀
厥成後之能讀是書者見公之學問經濟思蘊家修
以資廷獻使勿墜厥声而綿其緒焉非先人之厚望者歟

音

乾隆二十有二年歲次丁丑季秋月

七代孫榮孝薰沐書後

勝國劉大司馬駿齋先生吾楚南之偉人也有奏
議若干卷行世公孫際炎復襲其詩文遺稿連綴
成集名之曰虛籟其裔孫心忠錄以示余余讀之
而知先生之學有原本非雕蟲篆刻僅厯為虛車
之飾者比也夫文章經濟原不相異故楊馬之傳
辭賦凌雲而功德不紀蕭曹邴魏勛猷爛焉而文
采蔑如此無異故過有不齊美難獨擅從古然也
先生之學充於中而溢於外為能兼華實而有之
歟其功名事業彪炳人間數歷中外屢東歸鐵直
聲震乎朝廷威惠行乎嶺海凡其制兵籌餉動中
機宜非具宏濟大略將焉能之故其發為文章類
皆準今酌古蔚然為有體有用之言而造典道情
之作亦復格律精嚴神致超越蓋其取材富而用
物博又能運之以神鼓之以氣是以聲振懸間韻
流絃外大塊噫氣不知其所自來亦不知其所自
止名之曰虛籟良有以也夫登高能賦可以為大
夫昌黎亦嘗文章言語與政相符是知有真學問
者乃有真經濟有真經濟者乃有真文章言乎先

生之學問則六經三史以及諸子百家無不貫穿

也言乎先生之經濟則文經武緯以及邊牧河防

無不嫺習也如是而施之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其

有不汗漫而輝煌者哉昔張子壽文如輕鯨素鯨

實濟時用而窘邊幅以先生文視之殆有其長而

無其短矣抑當年有誤指先生為江陵姻黨者致

有朋比之疑夫事久論定天下後世以江陵為何

如人固無庸深辯然吾考先生之言曰學貴純陽

一累情慾斯墮陰翳以是推之則先生平生之磊

落光明不問可知毋論寔非姻黨又豈肯媿姻隨

人以為膺仕地哉古人云言者心之聲也今以其

集觀之猶信哉在

康熙乙未清明後二日湘潭後學陳鵬年頓首拜

題於

武英殿之直廡

序

徵既冠受知

仁皇帝入書館職纂輯之役時滄洲陳先生仕我南

邦不得於上憲蒙

先帝睿鑒亦命入書館數得同事者三年先生作而

復蹶蹶而終任數則困於棘闥幾得而失者至

再至三莅再二十年而大父長逝吾父焦勞痛

毀隨從侍泉下念世受

國恩不忍自棄服闋謁選得粵之河源及引見今

上特命令臨武益以先祖遺澤所存一責絕武一慰

民望也

聖明之思深哉予小臣受命之下戰兢惕厲思所以

無負

皇恩不忝先人者竊謂有司官固在操守清勤而所

施設必相其風土而為之振刷故甫下車即求

邑誌考之於藝文志得前朝大司馬擬齋劉公

治河三議不禁穆然曰公非治河者而於河道

源流疏洩便宜井井若此又於人物志得公傳

見公生平大節不禁恍然曰公固一代偉人也
公予告後遷居邵城後嗣世家焉公臨五百里
繼得見公裔孫適考忠以全集且曰願有弁言
發而觀之則滄洲先生已有序盡手莊誦終卷
又不禁喟然曰公固得濂洛真傳功業原於道
德者也其學問經濟見諸政事而發為文可不
朽於天壤滄洲先生已詳之而獨當年以江陵
姻黨誣公俾公長往以遂初志在公無損毫末
而明季之壞類由於此此可為長太息也自古
到今天下安得有君子而無小人君子道長則
小人亦自檢以全其名小人氣勝則君子道有
避之以完其節盛衰往復之勢主之者君而輔
之者相也勝朝中葉相權既重而又旁落於中
涓江陵之為輔也有相才而少相度才足以負
荷故能守天下於太平度不足以包容故不免
貽敗於身後然自今日而論則前有分宜後有
南樂惟以猜忌排擠空人之國而江陵者猶知
人善任即不疎公而遠之是固其相業之有足

多者嗚呼以吾祖之在楚南也噬之者非一人
也滄洲公之在江左也尼之者一而再也厥後
吾祖得小補於楚南至今人猶思之而滄洲不
得溥澤於江左為吾鄉人缺望藉非遭逢

聖明堯舜相繼其得以功名終也幾希矣夫劉先生
之學問經濟必不取容於江陵如謂與江陵同
朝而即黨江陵則是宣聖必不可仕於高季亞
聖又何事僕僕於齊梁乎試思公於世宗時嚴
黨勢成炙手乃立朝侃侃不稍抑默以至觸權
貴甘投劾而不悔其剛方之性何如顧肯依阿
苟合以取榮名哉且人之重榮名者其中無可
重也先生道德足於己出其緒餘撫閭而閭安
制粵而粵靖退而家居猶能禦劇寇於倉卒宏
覆庇於桑梓才畧如許所謂非我求人實求
我者而胡自貶損耶方今

聖主在上宵旰勤勞四海清和威理猶兢兢業業欲
得賢者而與之廣教化美風俗視夫嘉隆以後
難易何如而循分稱職克副委任之意者幾人

如劉公者可一二數乎甚矣聖賢理道講求而躬行之不可須臾離也當先生之未通籍也讀書白雲山中印證心學及忤權貴而歸也與海內名宿商確淵源殆無虛日其兼綜六經子史別有會心故相機應變隨所指注而弗窮究其中則虛而無所滯故曰君子可盡者道而不可為者時因時以從道而不取道以徇時其贈徐存齋也曰願吾師以道術養身心以外物應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君道也亦臣道也其大方說則曰聖人不制於數達者不役於世動之便者滑其和殉於氣者喪其靈忘其身而不以其身享天下故天下莫之能悅非有心得者能為是言歟亦見自來文人行不逮言者多矣若先生功在閩粵既卓卓可銘彝鼎即可積羨金及節貯滿庫數億沒後猶藉以給餉安軍如以苟富貴者當之是皆買田宅長子孫資耳公忠為國忘其身而不累於愁有幾微不符所言者乎此帝臣王佐本領彼江陵者無能為役惜乎不

理於口不得進居相位遽賦歸來耳倘處立端揆其勲猷當不在韓魏公范文正公下也吾益反從先生之集而知先生品地與謙洛諸子相伯仲若以唐宋文人目之則無知人論世之識而要其得力尤在皇極經世一書邵子因數以貫理故曰能知此事則事無不知先生會天根之妙在一動一靜之間故為其事而心不滯於事就其歸田之日題堂聯云經世只從躬灑掃傳心自許見庖犧又云歸來仍白屋過去總浮雲宛然擊壤集中偶句所云出入必笈之先生固自道之矣鳳凰翔於千仞而獵者尚視數澤人言又奚足怪哉然是集也何名為虛籟也此又可以見先生之心蓋先生學問既與謙洛為友豈肯以詩文鳴世其志幾幾欲以人合天不得已而見諸言若虛籟云爾先生以為虛籟先生集者必求其實則孔顏樂地可學而至非虛也為之後者勉乎哉吾於劉子厚望云

雍正戊申秋八月望日晉陵後學趙嗣敷廣西

序

澤國皆水也其靈秀迫於欲盡而乃為山衡山綱紀
南條其為氣磅礴嵯峨其為土風道曠雄奇而其為
丹砂紫芝螺文鳥篆干霄瘞虹之寶往往穴孕於中
顧其含毫擢穎麝蘭風憂郢雪自羅君章曹校書而
後何莖莖也語云豐玉荒殺又云春華秋實貴與用
文與質兼之難哉明興代有作者劉侍御輔劉同卿
穩伍大參讓咸霞沅雲幻驥逐隼摩蓬蓬然土壤之
決其口而揚露矣評者猶以為貴矣不必盡用華矣
不必盡實兼總條貫而雷雲敷而金石宣則惟曾宗
伯司馬兩君子宗伯吾師也別有集予小子請窺
測司馬授簡焉先生天挺人豪早擢第起家令新喻
用異等徵南諫議聲隆隆起數上章論事指斥權奸
不少遜落職歸而掃軌杜門窮愁著書書自六代二
京以迄今隆萬之際揚乾繡政又身置其間而求之
評左評史評莊即起諸子而今日慮無不功臣先生
也國典廟藝比詳水土平準之策以及曆師星官風
角小術人竭五官無剝畧而先生饒辨之既數用薦

頓起撫仕取辦囊中如寄也累階拾級總留憲覽留
綸歸然榮問休暢哉先生不自以為今日之遇而益
守昔日之窮即天下高今日勒鼎之熱而益壯昔日
鋤奸之氣嗟嗟氣猶水也人游於氣魚游於水得其
厚而磅礴于以潛躍隱見無之非是也蹄涔而置尺
鯉噲喁而枯水氣薄也唐文推韓子而同時有樊宗
師文至七八十卷今學士家不能道隻字亦莫克舉
其名而噉矢藝苑獨北斗四門則佛骨一表留於氣
者厚哉先生之文發以天倪右以物變沛然氣慙溢
而動也無所不極大都似韓而論說似克碑誅出東
京五言出入沈謝七言歌行出樂府近體出景龍雜
以大曆韓韓翩翩貴敦藁而太阿用也華穠桃而菽
果飽也可以傳矣公孫興芝君常言朱明南位也勝
國信望氣言斬洩之以水起先生總總然計根本之
是慮也累石為梁蜿蜒千尺以則百今上而又絕不
以語人噫大臣有勁氣其諍國也每於人所知國家
有死氣其胙脉也每於人所不知即其事儒家不欲
道要亦蓋臣用力隱致精微歟興芝多識嫻詞纔逾

強便以九泥封白雲司儵如也曾孫孟春與予遊恂
恂儒者而下筆大矯巖然露頭角修士哉昔中壘校
天祿盛矣而厄於國師公幾遂殉漸臺也乃今東南
之寶盡屬君家祖孫司馬之氣弘遠哉

衡砮後學陳宗契謀生父頓首撰

虛齋集總目錄

楚衡臨武劉堯誨凝齋父著

六代孫心忠編次

卷一

議

卷二

序

卷三

記

卷四

論

卷五

啟

卷六

書

卷七

說

卷八

祭文

卷九

雜著引微文問題說

卷十

五言古

七言古

歌

卷十一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卷十二

七言律詩

卷十三

五言絕句

六言絕句

七言絕句

卷十四

詞調

聯 倡

虛籟集卷之一目錄

楚衡臨武劉堯誨凝齋父著

六代孫心忠編次

議

治河議上

治河議中

治河議下

虛齋集卷之一

楚衡臨武劉堯海擬齋父著

六代孫心忠錄

議

治河議上

國初宋公禮開會通河沿元人舊渠自安山以北入於天津渠道尚可循所有功力不費禮之功在清河者唯南旺湖及濟寧天井關以南而達於淮其利益國家而功倍於故元者初元人止導汶水而障堰之西南行耳禮引沂水洗水入於泗以會於漕又引鄒縣之淵源泉九引泗水之下莊泉三十入於泗引蒙陰之官橋泉四引曲阜之柳清泉十八入於沂達於泗同匯天井關以成漕渠又開濟南南旺湖周迴百五十里匯平陰泰安東平等泉百而設南北閘以分流之北入安山舊道南過濟寧會天井關諸水下徐呂同為淮河入於海故我朝漕運止藉山東諸泉而不敢引大河以為利也山東諸泉亦自足以潤徐呂而成漕渠可以不求濟於河也至正統戊辰黃河決張

秋官及運道以後漸引河入徐沛弘治六年河徙黃陵岡決張秋奪汶泗之水東行而運道阻絕當時議者主於上流分殺河勢既鑿孫家渡口導河南入於淮又開趙皮寨口導河入亳泗歸宿以會於淮又疏賈魯舊河由曹縣梁靖口出徐沛入運河過二洪以會於淮於是二洪藉河勢而為厲也第上流既分大勢自弱徐沛之間雖有河患不甚以後治運河者漸失國初作者之意導口既塞而支流未分會全河之水以入於徐泗而議者乃曰治運河亦過矣夫運河何憂不治也我成祖亦未嘗以其憂貽後人也導河入徐呂而數逢其害此是後人失策今唯求其所以害運河者而遠之固所以全運河也又何治焉近者工部朱尚書以黃河侵嚙沛縣切近運河乃徙運河而東五十里以上接於濟而不通於徐其意主於遠黃河也可不謂知耶然愚以為當以黃河遠運河不當以運河遠黃河以運河遠黃河則凡黃河之所能至者皆當遠而避之此不東走海南走山耳故以起膠萊之議而有泃口之役也矧所避者止沛縣數十

里耳而徐邳四百里之河患固在也以黃河遠運河則上流歸德蘭陽趙皮寨口原係河流入渦淮故道去其淤積排決之耳無有淤口之斬山焚石也順其公勢利導之耳無有膠之穿渠亂海也計不出此而亟亟壘隄以障河愚以為黃河至於徐邳如大軍既敗而潰雖有善將勢不能制約雖有鉅鋒卒亦勢不能使之就行伍也故今之築堤以防河無以異於街木以填海盡南山之木無益於海則盡徐淮之土亦無益於河且所築之隄基廣二丈崇七尺勢不能加矣徐邳每至伏秋之時白虹如山拔地數仞非介雷倒海不足以喻之矣似懸水流沫而已則丈許以土實以決其怒而忘其暴也昔師丹有言按經黃河水有決河濊川而無隄防重塞之文是得禹貢遺意而於今尤為對病要語

治河議中

今議開趙皮寨口將尋亳泗歸宿故道以分段河勢難之者曰河入趙皮寨經歸宿出宿遷會於淮而同入於海恐河勢趨南之便而東流入徐濟之路艱將來二洪淺涸則運道為梗又曰將不免為鳳泗諸陵寢憂此皆臆說也夫鳳陽即古塗山荆山地形勢最高而府北鳳凰山一帶皆阻山為險自有淮水以來所歷經鳳陽境至今陵谷不稍變遷此其彰彰者也况皇陵在府城南又二十里當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孫家渡由中牟項城入鳳陽界過潁州潁上至壽州合淮水歷懷遠以達於泗是以全河灌鳳陽背城而下當時未聞波及為害以危動陵寢矧今分流入歸德過宿州符離集出宿遷口遠者二百里近亦不下百餘里此事之必無恙者而以勘當事者之憂豈我聖祖之念皇陵也不若後人之異甚耶乃若泗州去宿遷止四十里黃河由淮以入泗與夫由泗水以會淮一也所慮寨口既開大河南下歸宿遷有二洪淺闊之虞是以二洪待河而轉漕故愚以為失作者之

意也先時總理河道劉公天和有云漕河本不用黃河之水自淮達濟一路隄防正恐黃河衝入為害今徐呂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來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如欲斃矣此則切善喻是究極宋公本意者豈近時治河諸公未之聞耶乃若所以為二洪盈竭者責在山左諸泉而宣節泉派者又責在理漕諸吏國初浚會通河而開拓南旺馬場諸湖正欲廣受潏資以待旱乾不時之變故南旺湖周迴一百五十里潏潏者丈餘深亦不下五七尺內築長隄者三漕渠貫其中西隄開斗門以時蓄洩號曰水櫃每二年一大浚役夫萬餘名而以為常此不特為汴竭之備雖伏秋淫潦諸泉暴發得湖以為壑則不溢溢四出以為東土之灾厚積而徐出之又自足以平二洪之勢計亦周矣百年以來既浚不時湖勢日變高者為坡卑下者為長洲者不復有所謂昔日之全湖矣抑且沮洳諸山屬禁漸弛各泉溝道率皆填壅不治

每遇水潦則平地盡湖而無專受之壑稍亢陽愆期則湖底飛黃埃也議者不原其始而遽以山東諸泉謂不足以潤二洪而必藉黃河以為利人之識度豈不大相遠哉且運河設開填各有淺夫若干名以淺名夫何也近時有事漕河者皆利於築隄而不利於浚淺蓋高可以備增而濬不可以備及故隄日高則湖日淺水無所受勢必潰隄而出隄潰而委之於湖則築隄固所以填湖也且非獨此也凡漕渠皆然今高郵寶應諸湖隄內高於水者不滿五尺而外高於平田者則八九尺三百里大湖如夫閘在地上稍一搖澆則崩潰而不可禦所以淮揚多水患而說者以為天數豈非妄哉愚嘗周歷於徐淮梁宋之間而以中原之地勢測之夫抵河之南岸高於北岸歸德蘭陽之間又曹單徐沛之上遊也弘治間河決張秋奪汶泗以東行當時諸臣議塞唯荊隆口隨築隨潰於是開孫家渡口開趙皮寨口又鑿費曹河皆導河使東南行也如此則河勢分數而安流矣明年秋水漲發河仍趨北而勢將復犯張秋故都御史徐恪以

為言乃從荊隆口至黃陵岡之北築隄二重各長二
百里以護決口而劉公大夏等得以成安平鎮河功
而全運道豈非河地南高之驗耶嘉靖甲午年間苗
河徙蘭陽寨口直趨亳泗歸宿不復入於徐以致二
洪淺涸不可漕後之理漕諸臣乃一意開梁靖等口
導河而東并出於徐沛之間又錫廣二洪隘石而平
之以便漕故河勢東下之利合流傾注於徐沛而趙
皮寨等口以漸涇塞河不分流而亳泗歸宿之故道
決為諸壚子間都御史詹翰復請開趙皮寨口不
果行明年又申前請遣使視河上而以工費鉅大為
辭陵喪至於今日其計無復之矣夫河性至端悍必
有以瀦之則緩其性而不為暴有以分之則殺其勢
而不為暴古今治河無出此二者故漢人有言河南
岸強則攻北岸北岸強則攻南岸南北俱強則下流
受傷今日之治河正犯此戒弘治間以黃河之北犯
張秋也故強北岸而障河使南嘉靖間以黃河之南
徙歸宿也故塞南岸而障河使東今南北俱強矣所
以淮邱上下毒遭全河之害而為運道憂也夫漕單

邳濟之間如鉅野梁山泊等處汙澤窪下昔人於此
以瀦河也自荊隆等口重隄以障之則河水不得上
溢於鉅野梁山之間而有所瀦矣孫家渡及蘭陽趙
皮寨昔人於此以分河也自決口填闕棄而不治則
河水不得南入於渦淮而有所分矣既無以瀦又無
所分洪河萬里大會番漢川澤之流而迫束於二洪
之間以激其怒此不盡吞邳淮化而為溟渤者未已
也故今日議治河不開趙皮寨口不濬亳泗歸宿舊
渠雖使大禹臨河亦不能救徐邳之害而賈讓谷永
諸公但崇空語耳亦何為耶

治河議下

夫河北數十水而沁為最大河之南數十水而汴為最大汴水出大周山會須水索水京水鄭水入祥符東南會蔡河以入於人於此開渠以通淮泗曰通津渠亦曰會民河是宋以前河東北流而不受汴水也沁水出綿山合大原蘭水丹水白水蘆水出懷慶濟源元人郭守敬於此開渠引沁過新鄉歷胙城至汲縣入衛河以達於臨清曰御河是元以前黃河東南流而不受沁水也今汴沁皆入河矣宋自熙寧河始分為二其南入淮水者受少半耳今考黃河入淮之路一自中牟過項城入鳳陽而下即洪武間河決孫家渡口之路也一自開封蘭陽至虞城經徐州而下即今河出徐沛間之路也一自歸德過宿州符離集出宿遷而下即今趙皮寨上下之路也自宋以來五百年黃河入淮雖轉徙不常總之不出此三路而欲分殺河勢者亦不出此三路乃若合全河之水又會山東諸泉而盡輸於徐呂以會於淮此則從古未有事也孫家渡口自正統以來凡十餘浚矣隨復

淤塞故今議分導河流計無便於開趙皮寨而寨口所從之路唯宿州符離集為正道且自宿遷出口入海不復過鳳陽泗州矣汴沁故道可以講求而復汴沁復故道是斷黃河之內應也而沁水公河止四五十里萬一徐邳道梗則由江之淮由淮之汴由汴入河過沁放流而下達於衛會於臨清此亦轉漕一奇策也淮水由泗州導之南過盱眙經天長界至六合出瓜步口會大江尤徑易在昔隋開皇間引汴入淮通邦溝入魏景倩開直河引淮至黃土岡通揚州今埭岸道里皆可訪求得淮入江則中原徐鳳千里之間永無水患而因山川自然之勢於運道尤可久也且省淮揚高郵寶應一切開闢湖坊官民之費而以二湖給民田多穿渠道南北分流之則淮揚亦永無水患也此皆按地形指畫據所嘗陟歷以考證今古豈以窳冥決事亦豈以疑事嘗國家也耶然愚又有慮焉國事以民為本今所治在運河是不免以中原徐淮之地為壑而諸臣之有事於漕運者一隄之外皆鄰國矣此非唯不足以慰民志尤非所以上

答天心水之為災也固宜昔漢武塞宣防躬自沉壁而諸臣親負薪者凡以為民也今即使運道通利而徐淮萬姓之墊溺中州千里之汙萊將聽之也况運道原不煩治能疏導河流使民得宅土處業則運道自安流也第緣近者膠萊河之議海口之役初或未審諦言出而竟阻抑不行恐後之抒謀任事者不敢自必也蓋土著之民多不利於其鄉有此功而守土之官尤憚以其身而受此役其餘徵天幸以待遷者繫今之人而不隣視國家者幾希孟氏有言及是時修其刑政夫政之大者孰有過於漕事乃若其時則無復有暇於此者失今不亟圖之一旦不偶則轉餉艱危徵發苟午當此之時雖欲定計舉事可得耶

虛齋集卷之二目錄

楚衡臨武劉堯誨凝齋父著

六代孫心忠編次

序

賀費望湖父母受都臺獎序

望湖謾稿序

贈太府游行野翁入觀序

送邑侯周華泉入觀序

送邑侯孫濟齋入觀序

送費侯望湖公入觀序

賀郡伯游行野翁榮陟憲副序

賀萬令泉受臺獎序

安定胡氏族譜序

賀郡侯張襄野翁受獎序

賀邑佐汪白石受獎序

贈州牧趙峰入觀序

贈邑侯劉見津入觀序

贈州牧黃雲川公入觀序

贈郡祖張襄野公入覲序

送學訓詠衆榮復桂陽序

贈別駕秦東池之處州序

重刻皇極經世全書序

福建鄉試錄後序

復慶繼先堂序

邑營建志小序

邑食貨志小序

邑學校志小序

邑城池志

邑土兵志

臨陽邑乘序

虛籟集卷之二

楚衡臨武劉堯誨凝齋父著

六代孫心忠編次

序

賀費望湖父母受都臺獎序

楚之郡以什數衡永最遠衡屬有八邑而臨武最遠
武固楚徼之巖邑也往陳希齋公以廉訪副分視衡
道曾再至於邑至今武之士民猶能言之可知已前
後藩臬諸公或至或不至固將遠我邑也而以吏斯
邑者概遠視之久則吏亦或自遠焉曰吾何待故誨
自有知識來見我邑長吏以好忤者不一二數艱哉
豈非天耶費望湖公以治尚書起家來宰吾邑念邑
之敝甚不救則汨汨而不知所終吾亦與俱溺矣吾
家世席國恩豈以一命之行而辱吾君親迺亟易之
易寬以嚴易廢以敏易曠以察易齷齪以佃僕易煩
苛以易直初之存右不便曰必若而翁所為吾儕餒
矣矧可以逞鄉豪睚眦者亦不便公顧左右無足與
治民與慮始則難迺徐察左右之情而出其魁桀桀

張者數人悉置以汰豪民有犯則窮極其所云而剗執之必以汰民之久格於左右而困於豪猾者出然漸蘓矣宿獄豐滋則以曾在官者多誘民而撓汰公聽訟乃大明服未一年民無辭以後凡遇告期臺隸人循故事抱尺板以出曰爾告民皆掉臂而不顧也公乃喜曰吾政行矣當路者猶或難之公於上有行如大木採辦有偏累隅邑及徭賦有所徇而偏重者輒抗言以請不即繼之必可乃已小大之獄不忌臺司之成牘而失情者則必以白焉故諸路咸曰是邑安得有是令豈名家之後而不相能於下邑耶及別詢公所為政無一不中律且宜民也賢之不絕口公政先大體接士大夫最有文尤加意於崇報之典凡在族神祇待公而孔安者數祠諸堂屏譙櫓之屬相襲不治待公而起敵者四境之內楚楚然蓋至是而武邑為通衢近甸矣陳希齋公適以御史大夫奉命巡撫吾楚尋即罷公遵例獎飭百有司而公首在所禮考曰能愛民擒賊夫愛則愛矣擒賊則政緒也檄下之日邑之薦紳小子翕然為公榮而榮以予言

某曰是奚足多也陳希齋公往巡吾邑猶能記昔日之吏態故聞公之賢績滿十而信之不七八是尚欲遠我邑也薦剡上而識者嘆有遺良焉乃今公之治行揚擢於諸司者藉甚日姜思毅公來按衛察吏治固已為公別目儼然納諸循良之上方疏名以聞倘召得從召則亦曰舊臨武長也單父中年不以官者顯耶

望湖謾稿序

詩所以陶性靈也性靈與景會而吟咏生焉發之希
眇而究之則充滿天地詩固不易言也孔子曰詩可
以觀周召鄭衛岐豐商景之詩為文不殊李札入觀
而列國之音歷歷可辨於其人可指而從也漢魏以
還作者人自為家而品格聲響與時隆殺至唐室之
運則聲律為之初末焉間雖工於緣飭而真骨時時
自露蓋氣化移人作者不自知也後來具眼者固能
辨之吾友鄧子梅坡一日手錄一冊往以示予凡為
絕句與古近律若干篇不告以姓名而公徐展閱之
如鄉人見夜光照乘之寶不敢口議而亦不能償所
值也退而玩味時托以吟哦乃嘆曰此盛世之音也
婉而中疏達而整閒適而不比於近放而馴確而辨
不襲精細微亦不徒調利口吻已也劉夢得曰三光
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全故必混一而後大振愚以是
知其為盛世之音也又聞之西漢吟咏自李都尉迄
班婕妤將百年間得二人焉蓋李為隴右名家子班
氏之族望於東西京再世又得孟堅崛起遂能收兩

漢之全聲而禁溢今古豈以盛世之氣有所私於一
家故能擅其盛耶趨而訪鄧子求其人則知為武昌
侯望湖公筆也記有之樂不可以偽為故聞其聲者
於以考世辨德不與焉惟昔文獻公以文章相業顯
於治朝仲氏鍾石公同時讀中秘書繼位端揆一時
貴氏族林鬱為文棟時則有若漸齋諸公若布朝著
咸能樹聲濟美固今之班李孫也公夙抱奇志趨庭
賜接吟咏伊吾者有年早與計偕遵養不試宜其聲
之大振也夫披沙簡金幸有以辨之秘焉而不傳以
公於人可乎鄧子梅坡曰乃吾志也遂校而梓之梓
成屬序於予某不佞因論次其所得於公者并以告
梅坡諸子觀公之文當先論其世也

贈太府游行野翁入覲序

行野公守衛郡且三年矣辛酉冬十一月當考績其明年春天子會朝六服之臣郡邑各修歲事入見衛在南楚之表公京邑五千里先期以冬十月之吉戒與人郡之士大夫羣往謁公問祖道所從咸以別遽為念在昔沈約守東陽將別士民有下車如昨日及寧望後相思之句公在衛三年固昨日事耳茲行既以最聞則所陟日崇將與衛遠乃惟衛人之思則有懷於約者望日諸士大夫咸帳具於郡里之北酒半顧某而語曰南方之郡什數衛為大年來水旱癘疫之不時唯公抱哺故免民於難且就蘇復而行矣能無念耶子年最後其為吾人志思吾聞公素抱瓌偉乃守吾土也則韜括廉利不少脫露茲惟親民之體而內守真白皎若常照故事至而渙釋不挫殆所謂社稷之具也昔王介甫以為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豈知良大夫也哉蓋晦於養者貞於遇古者斷思良二千石誠不以一罷數邑之故余將以為公壽或曰公博雅追古擅家諸所鑑別入毛髮是秋微

鄉書取解衛士乃公所篤而亟與之者推以廣錫序賢而效之時維公之志或曰自兩越連結而諸人乘隙以病我四鄰四境唯公有金湯焉往握鈴符去以靜勝也將唯公能夫我國家圖治率先共理蓋惟六載計內吏也近以天心加愛之數故應之者不得俟常期其在外則以島夷未格曰守令使然故部臺課列郡再詳於昔公數歷中外屢試益明兩臺薦治行俱首公夫既再奉上俞矣語有之文武不備良民懼茲行將唯天子使其不能專而成之也明矣敢以慰邦人士之思或又曰朝廷建宗南土將弛山澤之禁以展觀而詭鄙縣公方持議未報如公將孰贊之而不知公之信於上下者不以公住也遂以為公別

送衡陽邑侯周華泉入覲序

今上臨御天下凡遠邇羣邑奉朝貢以時唯謹四十年部臣以請曰令甲三年一朝羣職其在南北佳胡島之與鄰不時發動其免明年來朝餘各率行如舊制曰可於是以前年夏來徵會且諭來朝之臣毋以行事勤我民衡邑侯華泉先生既蒞政三載例得朝是秋北士於鄉當道檄往棘院司簾以外事九月既望至自楚十月即以行來告郡之士大夫諸當德於侯者來徵予言為贈予為衡之臨武人舊常識華泉於甯監中茲以在告往來衡罷又得華泉之政之悉者矧是行將應天子右序之典而別有日矣豈容無言按衡邑封壤百里在昔生齒繁地力足諸有無貿遷羣四方之民而寓於市固楚表之樂地也乃今則非舊矣附在罷城監司分視建節於茲每歲兩重行部及則湖以南之罷邑畢來會凡部使獄憲臣較藝則以衡為外署至則劬微列罷邑而旬月臨之又當楚粵之交故民之勞費十倍於他邑即東西三輔不能過也予往見衡邑之長吏才守未盡劣而上之

求也常過豈非過哉昔虞翔補朝歌令諸相識者皆往吊可知矣衡繁之邑在古所共憚華泉之治衡陽得無有所苦耶蓋民可使之安而不能必庶事之皆順上可使之信而不能必羣情之盡同事集而不遽浚便而不疏志通而不隨此豈意為之哉吾觀華泉沈毅且富於詩書六藝之文早以尚書取解於鄉而退養者又幾十餘稔其豫備有如此者是故單父之不勞其任入之已聞也豐今之政行其茂材之有異也乃若華泉則猶以為未盡其所求之成也唯我楚地年來多外賦又屢不獲於歲每部司來徵民錢倍經數則慙然以吁然皆國事之急者雖有憂民之心其將能乎夫守令誠近民第不得專於行所謂責善書者而引其肘亦不敢言也華泉既以循良之績屢入臺薦稿天子下其事議召取固將資之言也臨岐濡筆敢以私於下執事

送邑候孫汾齋入覲序

來遊衡山遍歷諸名勝得賢地主汾齋先生與之語
治甚晉連旬日將理舟而歸汾齋以入覲北行有日
遂與訂後約不知果可繼否也按輿地衡山為南方
諸山之宗拔地萬仞通岡十里而敦龐博大之勢足
以鎮壓南荒而紀綱天下故登斯山者不但有蟬脫
塵穢超然世外之意而窮宇宙之大觀辨兩儀之清
濁覽形勝則思會觀風氣則思齊指扼塞則思守察
繼政則思教別土境則思則為政大端備矣古者五
岳視三公方岳之臣奉命喻令汾齋以一縣令而
作對茲山歲時登禮其能思之否耶予入衡山之境
見其田野釋然過其市則井巷鱗鱗然造其庭則
左右戢戢然堂隅之限言言然詢及民瘼則蹙然以
悲與之辦治理則津津然不恤也庶幾乎其能思矣
觀風者入其國而教可知予於汾齋槩之矣然吾聞
汾齋之治衡山也尚嚴嚴蓋衡邑主客雜處民狡而
悍俗化相沿汾將不競所謂言道德者溺其職矣變
民更始孰能外嚴固特達我思也汾行矣將唯思是

求而何嚴察之樂予固知汾齋之有所需也予與孫
淮海君同舉進士賓汾齋之猶子也竊有年家之好
汾齋政聲藉甚既入臺薦茲又以最閑將從天子召
而置之內地矣初淮海君以讀中秘書改議郎乃李
弟慮吾君又嘗為內臺侍郎則臺省之職乃所世修
者其於寬嚴撫察之論蓋詳之矣後約無期於其行
也與之申世好而贈之以言

送費望湖入覲序

四十年我邑侯望湖公將入覲是秋八月乃得克年以尚書舉於鄉來報適予移病就藥衡山中道遇使者得有鄉書以遺之廳中諸士夫咸噴噴稱異以名家之後代有顯者固傳世底汰亦必有默而篤之慶也比予往廳中客來枉予者咸問候之治邑善狀予雖治於侯但家臥無能奉起居豈能知侯且侯之善政雖更僕未易一一也客曰雖然第言之吾以徵世焉侯曰自侯之來尹吾土諸為民之頑順家之貧富舉則知之且悉故開以事而鞠對於民則曰爾為某某事爾頑今所為故雖輕惟重其順者反是加役於民則曰某則富富賦役抵中則宜從上其貧而浮於額者反是於是邑中皆勉而為順而不益貧矣客曰美哉政之平也曰未也祭器未備不甘持齏祠宇未輯不安寢處蓮豆在上登壇在左旁列樽彝門廡基寢弗敢加也必以信客曰美哉敬之徵也曰未也見積有餘帑則思士之不足於食者見廨有完室則思士之不安於業者故常廩之外士皆食公東西序舍

麟麟此大客曰美哉仁之周也曰未也巖邑無大木以焚之故求求業已微民之值而沒於官又徵其木侯則發上官之私而民不加木難乎其為上也客曰壯哉任之勇也曰未也金山之南桂嶺之北連阻隘道劣崗峻層來者息馬負者分任乃鑿高壙坎伐石穿磴中構危亭翼翼然旁引流泉泠泠然勞者休渴者飲且息且歌而不知誰為之利客曰普哉烈之徵也夫平以立政敬以依神仁以章教勇以任怨烈以廣施而行之以時出之由中雖以之臺省司部可也何有於小邑是宜有子而發祥之長某曰猶未也費氏在大江之西以宦為族自文憲公以至於令府君清湖公前後諸所通籍於朝及有運於名世家或先公所嘗造而德之者往往有在通要其力足以庇焉而可依也侯入仕既不取美職而臨武之僻壤萬不宜使我侯得之此其無所利於土及希遇於時之心較然矣宜其為德之周而厚下之深也今者將行矣邑之生徒咸願建祠而世享之客曰大哉恭之傳也其永有譽於後世哉吾聞侯入覲將與令子會而仲

子幼即又俱英穎不凡蓋書以遺之俾世其守遂昌之

賀郡伯游行野翁榮降憲副序

四十一年大朝天下我行野游大夫修歲事入見奏課為天下治行最天子錫以鉉寶重書褒勉而遣之既在道家宰氏以請曰諸道藩臬缺人當序陟諸最者制曰可於是游大夫以衡龍守晉秩按察副使仍治於楚專備辰沅等路將入潭龍二伍平川公厚吏民往御之而命下矣乃走使來徵予言為賀按辰沅介在巴黔貴竹密通溪尚所控邊面千里而廣舊以憲臣提兵往按非才明忠義風望之士不可邇者臘軍之役不戒於兵遂連結者十餘稔勞散中土天子從廷臣議置幕府領以內臺亦治於黔參轄蜀貴益南荒重寄所與併力樹聲者實在本路兵憲使其寄重則任之愈難具人也游大夫守我衡三年前後從臺臣薦數四上當宁已議有超格需其來朝也舉而卑之上下數能之公如此故將入朝予已心識之舉酒為壽而私馬券既信吾言於行者矣然吾聞游大夫在郡時有所期於諸邑不再續而集馬指所好而勸民以趨則趨有所欲罷左右則倒案以應之故無

爬梳之跡而盡除無提注之煩而澤廣無察察之勞而明著無揭推之聲而志行所謂才明忠義者非耶今所位者監司也所事者則廉察也所仕者刑也所覓閱而簡教者戎馬之士也所利用者威武也所克者愛也臘巷杜望白崖烏引非我之族教也壹顯運倡溪山遮絕四方偽遊之徒遁藏為幻非我之子弟也擊銅刻木非我之行書也游大夫固將率其業而求之耶抑別有運也有所期於民不能以直達先以牒之府府行之州邑而後及於民其在衙伍也亦然慰撫土酋則又後矣故縣所不得其人則軍民之情不能往達於府衙衙不得其人則軍民之情不能往達於憲司不達則壅壅則蘊蘊則臆臆臆房臆房則債起債起而潰焉所傷必多此臘算之役所由也故憲司之職在於公壘公壘在任人有終事之美而無其勞者則任人之故游大夫行矣敢以是復平川公而走以貽之

賀萬冷泉受臺獎序

百里之地令長承佐而下皆有常秩則有常事地有大小淳樸要僻事有簡繁或相什伯千萬者而祿之也唯秩是均不以事承佐而下或倘或不倘亦唯地是視然而不倘者未見其有廢事也則官之浮於事也恒多臨武僻小曰中上俗且近淳自承佐簿尉幕曹皆備職職備而事分雖有剽繁理劇之才吾見其限於事也則亦循理因俗約法而公其甚斯已矣何以知之自吾之及見吏君土者有咄咄而訥者雖不良於折而民不盡誣也有陳陳而循者雖不奇於斷而民不盡擾也有恫疑而審儉而壹者雖不殫於施而民不盡狎也豈非以僻小者宜其簡俗近淳而不求之上也故泰其身而民愈危廣其志而民愈勞窮其數而民愈怒張其度而民愈遠是則遠民而惑之者之過也民也與哉近令我武實費侯望湖公以費侯之為令又得冷泉君之為幕僚皆出自江右名家費侯之政足以善冷泉冷泉君之賢又足以成費侯三年之間無他承簿以得於其中故二君得以崇其

循理約法之功而大之也迺侍衛姜思毅公按部至
二君並得從上考既檄來獎勸之受優禮視此時方
奉廷議下臺臣煥重獎予吾既喜冷泉君之政成而
又嘉思毅公之繼而不遺也於是乎書以賀之

安定胡氏族譜序

胡氏在我臨武為大姓其上世不可考趙宋紹興間
鼻祖胡復初公以吉州人來守我桂陽因家焉五傳
至念十四郎始卜遷於臨武之芹菜里至我明而族
益大乃今凡城南東外及壽塘芹菜凡以胡為姓者
皆其後休哉始惟一人四百年傳衍至有今日衣冠
焚如絃誦鏗如里巷鱗如困廩丘如脰畝錯如故吾
邑數大姓之後者不得外胡氏胡氏亦僉曰予舊族
也夫族誠大矣子姓誠多矣大而不有以聯屬之則
渙多而不有以序別之則淆渙則情不通淆則分不
明此譜之所由作也譜之泐詳於歐蘇而非自歐蘇
始古有譜記史遷因而作世表班固作歷年表皆譜
之中也彼為史臣之職乃爾仁人孝子所以事其親
者而固於其身所從出之地不加於意可謂存乎吾
友胡子應時修其族譜成而以視予請序之予以為
此舉也有五至焉至思至哀至慕至鑒至業始惟念
十四郎子然遠遊肩蒙廬旅綿谷跨谿斬刈蓬蘢考
卜相方以啟後代長有子孫衣冠之盛誰能作之而

實以觴七是故君子思之則思至矣時更姓易民亂
草間鼠竄星流疆仆道路勢所不免而遠宗之嗣錫
歿具存是故君子哀之則哀至矣胡自卜遷以來或
以事舉或以言揚慎行遵養丘園之兆其人在諸其
澤未忘是故君子慕至矣慕至矣發羽椒實同出異
分凝和豫粹篤慶培仁孰為本始亦有象賢先與辛
贊中葉後昌得失之林侯薪侯蒸是故君子鑑之而
鑑至矣胡氏在今補弟子員者克於庠序望於澤宮
朝夕考業爭相濯磨同氣之求奚啻同道觀而不責
愛而不隨進而不忘處而不忘是故君子業之而業
至矣予於胡氏為外曾孫應時於予少同學舉之業
於其請也不辭而為之書

賀即休張襄野翁受獎序

襄野公出守吾衡之月而巡撫徐華園公已聞訃侯
代至明年乃為獎語檄府以札公於庭而公既巡道
張總源公遷公亦獎札視之此藍山於衡為屬邑邑
令劉君某最知公且能言其事乃以書來山中語某
曰自我襄野公之來守也吾藍邑之公庭不復有府
史公胥之驚也藍邑之民不復有挾於上以講而以
其不直之言逞也其歲輸之都省邊圉者達於府執
其文以入直立堂下不踰時而駢報畢既撤其文曰
公不復知有左右吏也其以事聞於府則據案而答
之不我苛也其再可者則吾之私於民而以微公之
惠者也其得公而興者皆民之急也昔皆疑於其上
而不敢以請者也故自公之來守也吾不復臨丈而
諫也吾惟懼吾政之不修不復問其上之所好而求
以遇之也昔嘗鞭其民以歲入今不待所期會而轉
輸之恐後也昔嘗任智以窮民之辭今且各早之而
不以聽之府司也初洽之行也雖下吏有善有不善
公皆泯之以速其自改若不知其為我也故自公之

來乎也不惟其僚屬之良者得於勉強之利而否者亦恥以其不肖之身溷我公而恩益之也今院道交獎之為最真子鄙人士也宜有言為頌願因以敘之公餘無能為役某曰蓋邑令之言褒野公者善也抑吏事也不若吾士民之善蓋自吾襄野公之來守吾衡也念民之窮也而自損以倡於屬邑而厚之民念士之浮也而自行以表於屬邑而實之士故今士多習於實而不敢以其實而長於民民既安於上之不求而得悼其事也將亦惟實是務間以百十克監哨於其鄉隨撲滅之唯盡故民行數百里不復顧其外戶而和氣蒸熱天亦且明賜之乃今三楚告急而唯吾衡之哺之也則將溢其及於鄰矣數楚之治行宜以我公為第一予他日得讀之薦剡而以觀我公之成也別君往矣將拜公於堂其以予言為壽而以君之言致私慶焉遂合書之

賀邑佐汪白石受獎序

楚莊今為南服其介在兩粵者盡五嶺之微其東制於虔臺撫屬千里而達其北隸行省二千里而近撫院之巡及吾衡者四十年曾一見之按院歲每間至此至則微柳衣而會於衡鄙之也吾邑又踰柳而南又二百里聞其至也有之而已其間民事之完缺吏治之歸污案獄之流滯帑庫之克乏雖按院不及問而以屬之巡守二道二道曰得按院即領之不敢苛也置雖以其地之阻勢之渙而情之遲而易清耶政湖之南惟兩道與縣守邑令為最近其於民得專轄之民之不便乎吏者小則置制之大則以於請兩院雖兩院亦委心焉而聽其考覈以為殿謀甚焉則以聞兩道每考邑吏秘以函之兩院罷邑不得觀而以為勸阻也往往於陟公則有行而獎其屬吏之良者一二以別之然多極其深資長吏其倖或之得蒙焉者寡甚邑簿汪君白石治吾臨武甫三歲半在臺司委署之化境如衡鄧安三剴邑也在吾楚號稱難治蓋通嘗試之而以治聞兩道固已心識之而上其

考於臺吏矣今歲春末分守周少恭廉肅公以陞憲副之陟於其行也乃爲獎語檄縣以禮王已於公堂是夏分巡張憲副繼源公行亦獎待之如守禮二公之獎不謀同辭吾邑之士人或以倖或之得蒙是典非其行能卓異不可擬所以賀之而屬予序其事吾觀汪君之治吾臨也無他異能亦唯不以其地自阻於臺司而近之也不以其勢自渙於臺司而會之也不以其情自匿於臺司而滌以薦之也近則飭行會剿盜守藩則率志夫上之所尚者行也而所司者法所與者志而飭之則行可近而予之則法可會而率之則志可薦汪君之合與臺司共有異能無異能不可知然亦無欲於其能之異也故曰在彼不在此吾邑久乏良吏近得東衡公爲之令而佐以汪君東衡公甚善於汪君汪君亦心事東衡公不敢阻而匿也甚於兩道使二公之行成而吾邑之民求休矣然吾聞時方破格以起拔在下雋茂之吏若二公者非耶吾又將以爲吾民念也予往賀汪君遂造東衡公爲壽而頌焉吾民志思焉

贈州牧魏峰入覲序

桂陽漢古麗也治沿自唐隸郴境始置監掌特發曰桂陽監即今州治我朝始隸於衛領縣二臨武藍山旁鄰兩粵間則古五嶺之地谿山遮絕中藏族類往往負力竊發以病兩邑自天順初苗民襲攻州治迄今百年矣士民不復議兵亦近以甌越連兵各相蠢動嘉靖四十一年我魏峰公來守是州先是臨武被寇國方解旣桂陽來陽二邑相繼以變聞公曰諸邑耶我乃吾先事之防曷以蒞政初即罷一切浮冗專意修攻守之具浚塹增陴省飭戎士民乃安公曰若所以固民不在是桂陽古稱勁兵之地且據足上游使政平民足姦宄不生雖有外寇無能爲虐乃閱賦書計州之丁壯租石若干萬以里除之里得若干一里十戶戶承一甲以甲除之甲得若干上甲餘則損之以益下不即割下甲以益之其次損益之視此上戶租石倍於下戶者折其戶爲二餘則再折之不足者附於各戶之下其徭里皆役歲秋計簿以次承代無毛髮盈縮雖豪猾不得窺尋其間貧民各以升斗

受役無所苦其避重外徙者亦皆來復三年境內庶足寇盜息四十四年副當朝廷下羣吏公以職事入覲行有日矣乃走使山中爲別果病且廢不敢出而贈以言曰公行其有以慰答天子者在召虎平淮遠徹土田以至南海孟子當天下分裂連合之時首務經界彼豈不急而爲之時利利於厚下與亂民則先宅邑聖賢救世經術非時俗吏所能辦我公之意遠矣遠矣固數世之仁也予嘗讀平先生集以爲君子任事不可有避諉之心公初更嚴彼羣譁之以爲不便已公不問卒以成事則公之持心任事者其受諸家庭心法者耶方今數南湖之治者必首公則時必不負公矣或者曰公守桂三年崇本事便農末祛宿蠹振冤抑省訟牒絕幸門作士類其諸善政彰彰在人向者兩邑有不平來質及其庭而服而予特志其能足民已耶則概而不脩夫儀休之於魯史唯傳其通利於民二字其傳李離石碣也則取其不枉國法數公之得到焉循吏也豈僅僅如是夫亦信其大者焉耳若論賈霸實尚序功能則臺司府道課之明甚

行將論治行張最予又因以觀諸時

贈邑侯劉允津入剡序

明興以儒術任吏治其道有中外之殊其在山輔翼贊說之臣陳常率雉務靜一以慰順民心所以勤百職也臺司受成宣達則懼靜一不足舉遠而備裝將至於漶漫故時時有所申益而揚掖之提挈柄馭張施憲綱以坊天下漸而不舉之患蓋陽開陰開一張一弛之道宜然乃今則上下之意所求或非其所便中外之政不能相承則曲以相濟總之在內者吐欲百司廢職之有事而不欲天下之有事臺司之臣唯樂聞有司之過而不欲聞百姓之過然而不任其過而得為良有司者否矣是故有司之難為也劉君允津世為湖之宦族早舉於鄉嘉靖四十一年來戶藍邑藍邑故俗民樸重而黠其閭里無小大舉頌習洽令長吏有行竊微之於書曰可不可以是為課而鄰諸尚族類蕃殊羸力乘勢間有聞矣往吏茲土者以為難治見津君以其姓聞敏達之具而自信其心以行之於其邑教治藍三年事有便於民不便於逆習唯民之便有便於弱小不便於豪右者唯弱小之

便有便於久遠不便於目前者唯久遠之便始而小民于于然悅之左右進習旁睨間向終日無毛髮得乃皆抑服久則即劇里任使還知亦皆以劉侯政便便民無敢微議吾壤按鄰聞諸民咸曰安得有藍邑令賢臺史按部再及轡輒見旌別方疏名以請備召益有其難而能裕為之者豈所謂曲以相濟耶四十二年九月劉見津君將修歲事入覲計治行當以最聞藍邑士民來索言為贈予喜而謂之曰當今之世常使內重則有司不敢辭難使有司難則為爾民者易矣陟賢登傳臺省之志予不敢知曰不同且聞之時已降心而通其慮矣矧惟明天子業業不已耶

贈黃雲川公入覲序

黃雲川公爲滇南人嘉靖己卯以鄉貢士起家教蜀之黔江學士成擢令陝洵陽皆古梁州之域於星躔鶡首東井輿鬼主之雍梁之俗大率敦重質朴務農力耨考之舊志雖二方之民風氣相習金洵在戰國爲楚北境已黔其人半楚今之柳古之桂陽罷也於楚南徽介在五嶺而風氣民俗視已漢則輕重巧朴殆異雲川初教黔移其教黔者以令洵宜無不同而洵民之從訓順志亦猶黔士之相率也故前後俱以善政教稱於川陝間其得旨今命守柳唯朝守之序賢論最昭大公也已夫民習之異尚關之風土之不外輕重巧朴二者民輕鮮慮巧黠善幻以此勞官上固難而關楚之淳漓往往操割者不能平視之然也其亦有二術耶夫難以開下則離明以示下則暗使民可望而知其不可使承而合也本源之術要在自覲於以覲民耳果以俗易教哉雲川公蒞柳日淺茲以職事入覲其於述柳事罕矣若乃洵政則既籍籍在諸司紀別治行異等宜應重書重復柳固有

日矣予唯侯公之再來而覲其成吾已柳民之馴馴乎古洵矣唯朝廷之嚴柳守固如昔之固合也吾又聞明天子初鄉政朝堂之間日夕講求四方民事地利唯柳事有可講者在昔盛漢年楚而罷黔之南方三大罷長沙桂陽零陵而桂陽爲最大東接廣嶺南盡於始興英連而內有柳便武藍之勝自漢以來置析稍異而代爲罷路內擁重兵據上游外拊諸尚固形勝之國也至我朝懲前代謂桂陽地險兵勁代興逆節降而爲州乃割其地分隸兩省名爲錯制實携弱之也通者海上之役連結諸尚守土之臣試畫地拱疆幸其自免節度不專則救恤不力雖皮橋二幕府已不能一體視之矧楚藩臺總則既副我也已予武邑世隸柳百里而近自今割隸衡府乃踰柳五百里民之不便衡猶患柳也舊設憲臣飭兵征柳今既攝視衡求乃移案署於衡地而往受皮臺約束亦千里外公楚臺幾二千里由此言之則官亦未便也宜得從古制復置廳諸所隸屬如舊乃專節制於皮臺固便便民也予爲臨武人舊柳支屬也宜章自尚未

始到我邑之半與柳源析置故於柳守雲川公之行
從宜章戶黃君之請而爲之書上國果詢及南方事
幸以爲言亦庶乎古之人贈言之意也

贈麗祖張襄野翁入覲序

今正改元之明年大朝天下羣吏先是部臺奏明詔
式書中外臣工簡其不若者若干人以聞竊以制期
徵各路藩臬之臣及麗邑守令入會聽明試中之令
甲茲其與也時在外奉洽脩理之臣其行者舉欣欣
然載道而居者亦有以自信無敢外顧越志德化之
易人如此我麗祖襄野公以嘉靖甲子冬來守衛麗
將三載報政而通與行會八邑士民方被公之膏沐
未洽也乃不能釋然於遽行襄野公則有意於時方
更化必且復古漢久任之制茲以吏事上最而優於
衛宜有日盛亦欣欣然別矣在昔成王訪落周臣曰
陟降厥士日盛在茲誠以人君繼序承天厥其在公
用人士哉明天子初政賢師保相先後之臺省樞密
之臣率遵用舊德百職司既治公其比周矣餘咸承
燕萍欽以承休德海內一時偃然歸嚮風旨生士斯
時其遇也已然予竊以爲今之時與漢異然也漢制
麗守得親見問軍國大計誠有所建明不以其位也
故冀遂而引於王生杜詩疏薦於伏港季布以河東

召言郭俊以并州奉對此特一守耳士在行志其易
以中外疏戚計哉上體其誠故官安其業其能長有
子孫固宜及治理效者則處闕於公卿之間若更有
章勅事輒留中不下漢始渾厚其前後得人也以此
今之守一罷如農人之田焉終日持鉤鋌而不敢出
其畝也有所關白先於監司監司不揚摧其事則兩
臺不聞也况敢言及廟堂而以聞耶故士有幹時濟
理之具聞上輔主之忠其不鬱鬱於一郡也明矣而
奮節之聞之也往往聞其賢則急援之以為功其能
天下之而需其成耶勢不行也今以襄野公之清約
雅操和惠之政及於民不驟服習既久則民俗其成
雖古之循良無以易也第不識上之體量之也得如
漢不却臺之進拔之欲以為己功也明知其不古也
矧其為聖明陟仕之初也耶故予於襄野公之行也
因暇邑戶茲君某等相率來請言既道公願漢治之
意以慰吾莊君而又以今時用賢之急預為襄野公
甄別意也

送學訓詠泉榮復桂陽序

陳涿泉司教桂陽廩學越三年適臨武乏官主學事
乃被委來教期年而復任桂陽邑之生徒於其行也
微予言焉嗚涿泉家連州固古之桂陽支邑也山川
封域越百里而近其士民俗化大較相埒也夫修教
者不易俗矧俗又同耶予見涿泉之於教易易也第
所謂同而不異者同於風也同於道同道為朋同風
則治我同於道矣而人之不同我者我將以其道約
而同之以歸於治若我之於道未同也而欲人同我
不可欲以我同人亦不可故教人者期於同道而不
期於同俗吾又見涿泉之難於教也夫教學半古之
教人者於吾身學之而已是故學已所以示民我求
於道而豈求諸人耶然未有外人而學者則又非二
道也宋以前不置學官守令得攝青韓昌黎公令陽
山為異其民以為不可與言是不能以己之道而同
人而唯見人之不同己是謂失人林樵知連州則又
籍部蠻為民而同之而不知己之於道未同也是謂
失己二公於道其能同之否也然皆遊於連而以賢

名者今皆鼠豆之矣故吾於沐泉君之行也而書以問之

贈別駕秦東池之靈州序

先皇帝二十年東池召領賓貢上春官予亦與計焉上則業南甯監中所頒旨於曾子九德之教益相切切而期以行之也三十二年予舉進士服官南方雖令尋轉給諫在告歸鋤茅鑿水以爲必老計東池家在衡山麓三十里出往多與俱間語及仕路艱危難與山水間之樂有所托也東池君則以予言爲不佞相與對五峰之下則曰茲不我負又何爲乎一官如此往來衡山中十年皆主於東池家不以東池爲不我厭也諸山祝融紫蓋石原雷池乃及黃庭朱陵方廣之秘凡飛猿之所不能度高鳥之所不能翔者咸窮其奧而躡其巔秋予既辭衡入太和山中乃涉沅湘訪武陵弟湘纍而南也縱觀匡廬九華之勝而東池君不能從然必以衡山爲歸而以東池爲主謂東池曰予嘗官今歸山固宜乃爾卒者老不仕若之何曰吾盟心矣必以時今上登極三年予被命起充祿丞過衡山觀東池君高無出意明年東池來京持牒謁銓曹曹吏受牒與義銓序則已後期十有三年咸

異之既部試列前等除浙處州府判判固美官也矧
茲古處介在既越負山海之利以雄於東南非其人
不守別駕佐守理一罷當路類能之意豈其薄耶東
池君自卒業曾盛二十有餘年不謁銓曹茲其出也
當昌明純泰之時遇矣因將行之也向所聞於九德
之教果能遵之以往耶夫寬簡足以宜民而不峻其
隅則外誘之攻吾也便矣和順利於事上而不定其
命則僞勢之踳我也力矣二十年所蘊之珍美順途
而投之即使抱筆樞而返人其謂我何是故君子之
待時以有待也而非以時市也衡山之虛尚枉也饒
虛而泉者泠泠然可以浴神也環虛而山者簇簇然
可以葆和也溪之毛可茹水之鮮可釣則我之所需
於物者寡矣故不貳其身則以身顯而不謂其顯於
遇不戕其性則以其性全而不謂其全於養子亦將
老以尚與東池君訂衡山之約以終所謂胃子之教

重刻皇極經世全書序

按宋藝文志印羅皇極經世十二卷又序篇系述二
卷觀物外篇六卷觀物內篇解二卷往在太和中
檢藏獲見經世全書歎曰儒學之大者何故不在膠
庠顧類入泐藏而附於道家者流此出山有談太乙
數學者謂以皇極經世為准因求全書不得過衡即
里偶購得善本與藏文無異喜之若神授然籍中載
皇極經世十卷又外篇九卷則臨叩張行成之行義
也蒙漢撫對問懷古賦無名公傳學壞集序勸學誠
子太玄論文中子贊為一卷總二十卷題曰皇極經
世全書每出入則笈之以俱來與見者有刻皇極經
世書傳八卷若內外篇傳義始不論獨元會運世經
洽及聲音律呂唱和間閉既不載全書本文而意見
附六十四卦亂之於式中將書全無別也故出原本
命工翻刻之併刻觀物內外九卷使天下見全書原
本以畢予山中之志竊惟先生之學在內外篇者可
論而知之也有能通於內外之旨而按圖於皇極經
世要也或者以先天圖說皇極經世書謂得之異人

而迺其傳於陳希夷子用以考古占世代定天下之吉
凶是不可知然先生圖說曰吾終日言而下辭半是
是知先生之學易學也其道易簡雖謂得之於義文
周孔亦無不可獨希夷也與且千聖來無有言而離
是者昔者孔子自謂無知及子張考十世則曰雖百
世可知也無知也而知百世是故不得易簡之理而
觀物焉以來元會運世聲音律呂之事此與以藝執
無異或者又曰先生數學也夫孔子繫易亦曰易逆
數也帝以六律五聲八音察治忽蓋象數音聲通乎
天運人事數一也故天道之盈虛消息時之興衰人
事之成敗動之吉凶物物具有其理是不必龍馬洛
龜也凡可見斯可象可象斯可名可名斯可行可行
斯可占凡可聞斯可聲可聲斯可文可文斯可音可
音斯可律因律求數觀變玩占天下之道管於是矣
易道易簡而潔淨精微莫辨乎數不習其數但曰易
簡易簡則詳說之謂何而可謂聖學不數耶先生亦
有言能知此事則事無不知蓋言天根也有妙在一
動一靜之間時有自負才氣而從先生學數期相與

林下十年得之而不之許數固不易言自全書成而
其子伯溫則有解問人王天悅張子望則受而卒業
焉以後張行成祝泌牛無和廖應進朱隱老各家亦
皆有所發明而獨許祝氏鈴為具眼欲會其傳則見
天根焉故至之終之祇以此事耳存久則著無所取
證亦奚必期於將來之年

福建鄉試錄後序

萬曆庚午秋八月福建鄉試事竣此撒棘將闈諸生而省之某竊惟諸生挾策而來業售之有司行且詣公車往奉清問或隨暎受事顯之朝廷間其亦有意乎今上英明學學問學日御講筵及儒臣辨析經義其考古興衰必徵諸事有以當之乃今月視大學鼓徵文士命有司興秩節發篋陳經諸國橋門而親聽者林林藹藹屬時大比各舉士以姓名上休哉聖人御世愛有同德不二心之臣左右之故貞曜四塞於被諸產無不同意聞地雖遠其名世元勳代有聞者所為喁喁嚮慕豈亦後於畿甸而諸生又聲氣之同乎是宜得恭獻以應期者而但與計偕更耳雖然其蕪念之國家設科目取士監於近代士習浮薄故專微得經明行修名實相稱者三代上矣至秦而經學缺漢興始立博士開弟子貢請著功令而後之傳經業寢盛以及於東都文物則彬彬矣然當時高等則難於陰陽數算或墨辟為碩其次則訓詁與大義耳有求本諸六經而以綴緝遺書為教其於漢以來疏

義註釋力為修正或一家言而義多所臆決總之不離古傳註矧能離經耶故或謂之為揣量摹寫乃今諸生所明則又漢宋人之末緒也即勿論異日者行違其言第藉令守今說不變而抑為議猶指之行業其亦足以發六經之旨耶果裨論說而足當人主之求即將終公詞賦而所為浮薄尚在耶必并考其素行而後收之則據尺幅者是有遺知矣自夫人不易知而經術用之鮮效所謂通經者當兼學世務以易貴天禮樂與神兵律民用授時占事辨論官材彙理天下道無實於此者倘之經矣經明則天下之事可坐而策顧其間多微言不可為見解古之學者大能離經辨志矣要其成必知數通達強立不迂乃大今諸生將出而行所學惠以為諸生始學矣

復慶繼先堂序

而昌穆溪劉氏實吾宗世家也先世自始祖楚孝王
驚之後代以侯爵襲封顯耀當時既而狀元兩第金
紫光祿代不乏人紹興進士繼先祖而下又以文章
節義表見於世龜紫聯襲姑不暇述然荷蒙恩廕
類可并據其實而稱焉予世祖與可公生祖四人淑
連淑遠淑近淑近連連二祖仍居減飯嶺穆溪而予
祖遠近則附籍楚之臨陽詩礼衣冠踵踵相繼蓋為
吳楚所共稱焉者也予以昔年承祖父一經之訓補
邑庠既登甲第由即署歷諫垣以晉今官凡三十餘
年於茲矣兢兢業業惟恐墜落人下以辱先世且不
敢自私其身而為子孫作馬牛計也此念足盟庶幾
無負先志戊寅之春予叨奉命巡撫江右但通故土
每念及宗祖輒寢食皇皇不自安遂檄有司稽覈甚
切然尤懼其私而未實也未幾又叨總憲南都晉官
戶部得與西昌縉紳士大夫同仕於金陵者談及故
事備知其詳予則私自喜曰抑惟世祖本泰和也自
與可公至今昭穆派衍彼此相同吾輩以斗粟之祿

獨附朝中竟不得歸鄉一展省而致睦是何其薄也
正微後文當道表揚先德而族彥京師兄弟持宗長
遠書愧愧下問予則又私自慶曰昔得聞同鄉諸公
之教今又幸得宗氏所詳世系此非予一人之卓竇
為吾同宗子姓昌大之福也乃焚香於金陵之地官
署思補堂而遙告於吾宗祖靈曰克誨也何幸於
今得以備聞先世慶澤其慰生平之願足矣祝已敬
拜書之附二三子持歸而揭之繼先公廛以為吾宗
黨復庶知先世積德累仁致吾輩以有今日願吾宗
氏子姓共相勉勉其義相承克昌其後則劉氏之裔
不亦允遠而自他有攸乎

邑志序

邑自置樂安投撤而徵山林也則其民之於
草間之餘卒能奮發其所欲為建署則其遠簞屨等
事雖未備而濯濯然亦既底洽而有作者之規矣夫
以自巧之室則有與昨百里之地安撫焉馬度堂間
以尊臨馭分曹牘以嚴簿領廣帑廩以豐積儲聯置
侯以達文告謹闕析以察偽游正表景以授民時有
一不度不可以邑也而況於有賓旅則於我館有顧
連則於我歸義里而承休光畫地而禁姦惡夷險而
濟不通事雖渙而舉切於民政則均而屬之民是故
過彭城因見郵梁不修者知其子之不能阻車渡於
橋乃曰刺史過也通因例諭過嚴當官者樂承襲而
憚修豈故列邑官所在在顧敵夫避嫌以自潔舍其
神人而惟身焉是求將焉用之彼不辨羸誦而輒有
所舉於以屬民自封非也時可矣乃曰不違則後之
人必有任是夫可謂仁乎房瑄賢相也初仕歷三縣
所在多緒治縣舍而署能名衡公岷非我桂陽舊尉
公耶鑿山通道廣列亭舍而民不告勞苟以求寧之

心行之其有怨焉者寡矣不然則取諸民固有在也

邑食貨志小序

邑治雖偏小民之養生送死取諸百里之內而足故
人多懷土不習商賈豈天性然哉觀土物黍稷菽
粟以穀則嘉也梗梓豫章以材則良也羽毛骨革以
用則利也諸壘白垺以采則章也錫碧昆吾以物則
華也蘅蘭蕙若以芳則時也江嶺之間亦稱樂土但
阻山壑谷不能貿遷以化居有則付之他方游民轉
市四遠土著編氓不得少與刀錐之末終歲勤動僅
能償息即負奇能故丁壯渴市而非版籍之民貨貝
藏藏乃無正供之賦計口而徵者皆窮民也履畝而
稅者皆餘土也山澤之利既不在民亦不在官流以
資盜逃亡而豐其聚落皆為樂土今為運數矣由今
之道不藉游民不均土賦欲民之無耗也得乎邑事
又有不可解者三無軍而有屯田有田而無屯稅河
泊既除網戶如故賦有虛額而野無汙萊積久因將
安焉誰能漏舊而不以漸哉國家則壞經賦卓有明
議者之令甲何可易也適因兵役苟午會飲漸繁踴
催屢變廟堂制法務在平施定域解紛固宜起拘寧

之見要非以愚民益上也夫承流無壅蔽之政則吏
胥絕滌外之奸公庭啟便民之望則田野無歛怨之
富慎斯道也終其良譽哉

邑志學校後小序

明倫造士三代尚矣後有作者卒能繼取學名以淑
薄效俊乂之士必有出乎庠序而後謂之正唯邑介
在楚表昔在趙宋以文章勲業表見上國者庶幾乎
養士之報也惟時元公崛起營造道若此其近撫趙隅
左將有隨量自足者未風不競流染漸非益至於季
元極矣國家陳常廣孝無間遐邇尚有托風氣以自
勉果孰詎即瞻廟貌而思敬習俎豆以進文挾疾序
賢歟陳德此為實學也是在不自若操觚覘畢役
役然以徵於一遇則人各有能不能也而况順非徒
業以自縱敗者乃以歸之風氣可乎列公作邑雅先
風教於學政多所修舉至今尹為大備庠掌古石琬
琰紛敷天語名言典刑俱在而士也尚奚以遠慕為
哉

邑城池志

邑在漢時治武水今治則非漢矣而所臨則舊也自
馬氏廢縣省入平隄舉漢魏故基而濬堯不復詳宋
室南渡始復今治然城保無百年之計聚后結諸事
亦累矣故元代擴有藝夏地廣則不必盡治楚粵之
間已為絕域但嵯峨之苗羈縻馴擾故亦難搖蕩患
末運陵蕪坑承交道邑之為墟者屢矣聖人御曆薄
海皆金湯也吳廟時隣寇為患患臣沈公慶既提兵
追逐具以聞事下議城墮公實主之相土畧其舉由
嘉奠當時身平板幹稱春築者則籌藩之力有足多
也繼有作者循率貽謀時加塗墍至莫桂林則業蓋
而漸矣百年生齒既庶且豐計口賦田伐山填土功
加於昔而舉之則不勞也又得路橫植為之後增其
障堞煥加樓櫓或承前人已壞之緒或受作者者乘成
之功二公吾有遐思焉三面為濠武溪首繞沿溪隄
石于園內障外至今水不為患正德七年知縣路寬
命義民王恩顏鄭翁
等築石隄嘉靖二十
四年學憲阮憲重修則亦公之為下預防之周也夫
費民以衛其財勞民以休其力以是為役民恐後焉

況邑當兩粵之交外撫諸尚偏陽小同猶竅敵謀數
十年感受民物而無他虞者則前烈焉可忘也有長
人之大德雖折柳而可樊無已則以時繕浚慎固不
懈焉亦一方良翰也

邑土兵志

寓兵於農則亦當寓偏裨於守令也守令不能偏裨
則農亦不可以行伍也欲復兵農之舊當盡天下之
地而井之盡天下之民而比閭之也古今制同不同
各以時總之無治法也民兵似矣保甲尤為近古映
一甲之人而令之曰各衛爾家申爾爾里嚴爾出入
則一甲之人歸而織籬塞垣轉相告語其鄰固甚易
也又令之曰修尔矛淬爾刃聖爾函胄則將歸而銷
鋒鐔毀并裂裳以應之漸有難色章而如令則亦戲
具爾民之可兵亦猶兵之可民所難者其長也有十
夫之長而後能用十夫不然則十一夫爾雖強不可
用也今之議兵者曰練民兵孰能練之練以何法則
犀截水之必弱夫執之固鉛口也肅慎之矢非其人
則亦董澤之蒲也耳不聞韜鈴之語口不習鉤警之
言而曰吾練兵亦惑矣故今之以民兵者猶介憤而
軋也今之練兵者猶求人之為楮也聯其什伍而相
收司連坐行保甲之善者止是爾食力于公其賦亦
僅能辟人除道也甚則登陴而守鼓斫而號負弩矢

而前驅幸以無事則可矣名之曰兵則豈敢其父以
戎事承家乃子雖不類猶習見其微而鉅也彼既
以此世其家朝廷以此世其爵部曲世相係也號令
世相及也運籌控絃家庭嘗試之也乃曰此輩不可
使軍則可使者將在儒生矣又曰官軍弱則孰能強
夫有責育焉獲之勇使禁抑之而不用顧安所施強
哉其勉而就弱固自全之知亦從上之忠也或曰敗
軍之律嚴故不敢用於乎使敗軍之律恕雖用之奚
益哉

臨陽邑乘序

縣志成總之得志九卷內表七列傳九卷外紀四卷
類分為一十四帖乃函以遺於我邑侯賈望湖侯曰
可固將勸梓人且屬予引其端邑舊有志凡三繼修
矣有善有不善予不敢知夫志者何志其國事之大
者通於政事謂可以備省觀患在失實而非能文之
難也古者閭閻亦有史生齒咸得書之況大於此者
耶邇雖日錄據其事則可矣歟一文諸固難予閭
閻人故為患在傳實人亦曰不文則不行予實不能
文而文之將以病實又焉能行乃勉遵義公唯與論
次其實竊謂疑於文也而可乎哉乃若其實則有之
往稽邑興綜於列史旁采諸家集所紀咏其在人則
今彰彰其蹟記者蓋其慎也碑之紀二十五家事果
能詳也與哉不行非所計矣侯世為鉛山之賈氏治
邑多善狀志可概見云

楚嶺集卷之三目錄

楚嶺臨武劉克誨詩集序

記

臨武縣儒學田記

止習草堂記

韓張亭記

重修臨武縣城記

重建通濟橋記

臨武縣儒學修造記

重修濂溪先生祠記

梧鎮閣武場記

六代孫心忠

虛籟集卷之三

楚嶺臨武劉克誨詩集序

記

臨武縣儒學田記

六代孫心忠

費望湖公宰臨武之明年以所購民田拾玖畝來給
儒學諸弟子員田在邑之平田鄉四都灘頭田拾畝
一在文二都古車洞玖畝總之值金四拾較租可四
十石有奇先是邑有惡少杜姓者早孤投募於西粵
海上之役來徵兵又以象應海上募不利退而抹於
江所過無不殘毒臺臣以閩下兩廣募府按其事將
入廣道出臨武故鄉也乃展囊資問舍求田以張得
意不旬日捕繫并籍其所有而前田與馬府道議以
田給原主追奪其值入官公曰民病不獲已售田又
安得原值起視俸餘僅僅如數喜曰義士素志也矧
可以緩民願以易之還白於府道咸報曰可於是
今年九月來輸租於學宮學官某君明珪進諸生而
語之曰若非望湖公之祿餘即自吾之來宦斯土歟

甚期年之間疫者強立槁者暢遂渙者紓紳有與
棲士有業次維公之故訓茲惠於無疆焉可以弗識
也乃以庠生士奇等求徵予言且曰予亦邑人士也
誨惟公之養士非敢盡多士而餼之也古之抱德
以需於時者上下與所養稱古之人君亦養其所可
用者也我國初制養生徒於鄉校郡邑有員限其後
員額漸廣而廩石不加益誠懼民力且以考其慎而
用之今之通名學宮者數五倍於初創得復其身不
與齊民役選俊升康業已享有民力矣予不敢知曰
果盡用也夫農人以股肱抗暑雨而三時親土者凡
以為數粒也及就穎粟則四民咸賴焉一恡於力或
歎於歲張口四望為士子者手作數行墨以畀之顧
將弗賴也國家養士二百年往往有藉其力而保大
定遠士之庇民宜其食也公試廣德意以遍康多士
豈亦以數行墨相勗夫亦曰能庇民也予嘗舊為令
知令俸之薄公忘其口約於家人而念多士多士其
念之哉雖分一七焉亦足以實腹而強骨矣乃今胡
島交構警諸藩常餉之外歲輸數百萬石以募客士

民力竭矣而三軍之中未有超乘賈勇及掉舌為聞
以谷所養甚則及焉以煥處而徵刑書如杜姓者安
在乎博養之獲報所謂費盜糧者非耶夫士之屈首
授書曰吾以言揚也昔子建文名稱首於建安及其
求自試則愿獨當一隊古今人宜無不同諸子毋亦
禮樂千戚是務乎農人亦將忘其暑雨他日以一隊
報捷時則畝田之錫乃亦投簞膠於洪河也士奇等
曰諾吾儕朝夕於公之色笑茲又嘗公之遺矣請以
子言書之山石公將錫類來許所不為公德者視此
石公名懋文字民煥信之鉛山人也

止習草堂記

官山之麓曰澤宮其迤而而下者列以城治扶以闌
闌民居其間錯如也置也也吾友鄧子梅坡居之旁
築一土室朝夕學焉又以課其子鄧子之言曰夫架
岷野野夷然寥廓可以遠觀也綠縹杳靄障碧團寒
兀然棲息可以養高也非君子中正之學吾所不取
是故君子之學修其教不出其家成其身不遺其子
吾以正家而式子也遠觀云乎哉養高云乎哉劉子
聞其言而往問之曰子之不遠觀而適情似矣獨不
可以遠遊而司人乎子之不養高以遺世似矣獨不
可以上行而錫類乎乃獨處土室雜於里巷與俗為
隣與牆而面家人貼之於其內兒重嬉然而錯近於
以混世而取容茲吾之所不與也鄧子曰非也吾家
世學尚書吾父學焉而未成吾兄學焉而未成吾與
子又學焉吾雖以占一經而通於仕版然未嘗顯也
幸得卒業雍序歸省之暇修舉舊業以借一於再試
督課兒曹共圖薄發既無良田亦鮮華宇遠遊則資
斧之無從廣交而嚶鳴之不和茲固貧者為學之常

而子何過之緩也劉子曰子學尚書乎吾得一人焉
為為爾師古有倪寬者治尚書既應罷舉受業於博
士貧無資乃出為人傭賃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
今子亦為博士弟子矣雖貧幸不至於傭也行可免
帶經而誦習矣又有士至矣獨不知能專精如倪否
能勵節如倪否他日付以天下大疑事能決之如倪
否既位三公能如倪之廉知自持否鄧子曰未也吾
得其人未聞其學劉子曰請止習焉蓋習不專則
精神不固精神不同則性源不澄性源不澄則機應
不裕故曰窮經非難離經為難讀書非難論書為難
今子之學口其誦而文具說耳安在其能正家而式
子也而况達之於治也鄧子曰善哉吾得聞其學矣
顧何以名我劉子曰請名之止習堂何以益我遂為
之記

韓張亭記

韓張亭為臨武舊令張公署及陽山令韓公愈構也
二公在唐德宗朝俱歷官監察御史同早上封事語
侵執政者惡之相誦出為縣令南方二公舊同官且
同志其言事也同而左遷之地同於一隅方具出都
門偕作而南也指朱明於五千里之外念江嶺之氛
穢雖二公毅然自任素不作兒子態而迴望春明登
陟畏途一時感慨宜亦無不同也陽山道出武邑張
公之任韓公與俱瀕死投荒得遂官所韓亦望陽山
於境上矣且將為三秋之別則於故舊梓里之間情
有所不能遽然者而況患難與同為道義莫逆者乎
故執袂雷連登高遠勝於以抒鬱悶之懷寄關河之
想則溪山明秀如官山者宜為二公之所也二公當
日振衣濯足酌酒賦詩豈惟士民記之往來傳之雖
山靈亦竊觀而記之也後人既以二公名其山又因
山以建亭亭久而敝敝而更為至再至三由唐至宋
而及於今未已也王公何所矜於千里世之人而要
之固耶按唐書二公以貞元十九年冬公國又明年

春順宗即位大赦遷謫人而追之還韓公出陽山與
張公俱歿命於柳下是年憲宗即位二公乃葬於江
陵張公功曹韓公法曹如此者又後一年而張公始
以邕嘗表奏公江陵與韓公別以後張公入內韓既
外補韓得內張又改外疑若參商然則二公生平相
與旅遊最久且親洽者惟柳地又魚見招邀月相屬
柳為山水奧區泊沙倚石於二公必有合也乃今柳
地不為二公亭豈非以張公父母我士遺愛之懷因
以波及韓公彼為遷客柳下者殊矣在江陵則周同
有事於境內也二公理政之暇出遊憶昨尚有誇於
蓋底之凌筆鋒之勁則興亦不減於柳也而習池宋
宅勝概所存雖為二公標一亭於上以為荆志亦無
不可豈以曹官縣主所德於民自有淺深久近耶載
現二公在縣時情況顯不豫然踐蛇茹蠱畏蟄苦
炎鳥音懷我而煩其鉤輒海氣舒空而惡其腥臊羣
飛得所而厭其蟲蟲雷電常威而說其光怪雖再期
界上枕石歇眠然微黃泥禱情亦急矣一出柳口便
以生還自慶乃今咏張公終日思歸之句則二公之

於我邑惟恐公之不速豈知千載下尚為斯民壽而
永其跡耶官山之麓武漢之涓嶺蒙溫溪今昔所同
也於以羞二公而薦歲事其亦歆而嘗之耶曲檻華
軒水行之區其亦俯而臨之耶或曰二公懷國之恩
與憂民之政并存故一時情景所遭因以摭發其所
為播遷者若大不然乃於其土實無不安也張公雖
終日思歸亦豈能遽舍民哉且公之忠愛見於憂旱
陳書者且見恒切則所以子民者可知公之日斯士
民踵道攀泣恐韓公亦當為之遲遲也然則二公所
以感召於千百世之後者有道哉往矣吾固知其尚
能並臨我亭而歆我祀事也考舊亭在官山巔繼遷
於牛山俱地歎隘今且就傾圮我邑侯望湖公力追
先執聞二公之風而以其忱惓惓與交者屢矣適因廟
學考成徒步官山撫然於名勝之及湮也乃改卜山
麓之吉特為二公續舊亭經度甫三月而突然在望
楊工市材取諸節冗民不知役

重修臨武縣城記

楚之邑百有奇環封而居者江黃以東接舒皖襄鄧
以北接中原荆接巴蜀長沙而下界平豫章皆中州
善地恤鄰修睦鮮有外變自我國家疆理以來諸藩
錯制維謹永以南接西粵衛以南接東粵我邑屬之
衡公東粵百里而近公西粵五百里而遠其地東南
若始興若曲江若念涯英連皆古麗邑同風於上國
而始安蒙賀運乳即所謂五嶺之間也山谿逶迤中
藏有異族入百十種曰獠曰獠曰獠而獠人最甚自
漢以來惟以渝制羈縻取馴擾而止不敢苛也然叛
服不常因險設防其備在我臨武在漢為桂陽郡友
邑自石晉省入桂陽監周宋因之南渡後始復今治
我朝正統間前尹陳公鑣新作土城正德間桂林莫
公潛始用磚石橫槎路公寬竇終其事迄今五十餘
年矣狐狸之所穴蛇蝎之所踣葦茨編棘叢惡惡蔓
之所虧蔽山漲積溜之所洶洶洗危者剝原者蓄塞者
窪渾者凸嘉靖己未冬費侯望湖公始蒞任行城嗟
曰惡甚其何以樊吾民也顧以近例初任不得動大

役辛酉入覲壬戌秋七月有賊自廣運來曰苗而強人撞人偕來其族類不下千人遊民通卒亂之於其中助虐號乃踰嶺入不戰及我城下凡三四晝夜運所攻具不克而我望湖公捧檄將入境矣賊遁公侯至曰幸哉尚藉數坂之力以免民於與同顧今求所以修藩者值時匱竭計將安出乃謀於鄉士大夫及邑人得舊堡館於城南五里外且散矣餘有垣磚可二十餘萬西北有官道二里許偏甃以山石侯曰因磚於舊館貸不於近道計無便於此者即具白於臺省臬府不待報而倡諸民曰我得良民有力者與董此役則勞民非所憂也於是邑中好義者咸投袂而起惟恐後侯約之得三十人計所修城廣圍幾百丈人得幾大尺程其工匠土物藉邑中之民得若干而屬役之八月某甲子始度工越九月而厥之西北隅成十月而迤東成厚加於舊牆三尺增其高得五尺總之為二丈五尺有奇厚一丈五尺有奇其廬堞樓櫓楹此下有塹斬山而北東以合於武漢伐石坊溪為堤而南以合於塹既訖工而謀報至寇復來且

衆四隣皆震我聽民則曰嘻來亦何能為吾且援之以梯蓋恃城之固也侯曰如四境何乃請於部臺募得鄉勇若干人屯重於外而諸崗苗民避跡遠遁不敢緣嶺而穴楚南平克誨曰是大役也又當殘搶烈燼之後外兵壓境而內備未除此正智者屈謀勇者屈力之時也不三月而城此敵邑且固將使民不及勞上不及議不有目覩後雖得辦士百口以傳其盛同弗信也或曰侯德及民而信於民民信則政和和則達達固於事也易舉由此言之在德不在智力然予又有說焉夫從民所好而先之雖捷而求民之後繫其足則民之趨也益乃民之所好獨安全云乎哉好富好朋好合好和睦侯皆從之尤有裨於此者則於城民固國何有維時藩臺張水菴公來行縣覈功罪太府金惺菴公初蒞任聞變亦即來諸所存慰士民為至又從民間請得所毀浮屠碑若干萬來助之費侯名某字某別號望湖世出信之鉛山黃氏厥子先年以是年登進士第或以為得為善之報董役三十人有成例得錫名於碑之陰

重運通濟橋記

縣治臨武水故以名跨水有橋一舊當城南門正德丁卯歲水決橋徙置下流二百餘步壘石為墩五梁以木屋其上為間若干橋成不戒於火衆議修復再火修之如初嘉靖壬戌秋七月兩身尚運結二十人來寇焚掠郊關環於城下五日橋盡燬僅餘五石堆水中齒齒然寇退諸往來病之色之域內外之人相聚而謀曰茲要津也宜旬月前制以木便有倡於衆曰橋凡三易修矣今燬於寇木之不能為久具也明甚請易以石或曰兵荒之後朝不謀夕其誰能為久後計哉且內外之人訐而需濟石之將何時或曰速成而速毀之何益於成時雖詘於財以衆則力分計三易修之資以當一舉無乃為益耶勞成而永有終其不可與旬月爭久近也已必以石於是邑之好義者某某各出分金若干以倡於衆募衆得資若干往召工人斬山伐石易舊石為堯門五以通水通覆以石勒結石為幹而梯其上下橋既成當縣治東南中通武溪夾引市肆以連郭郭而南竟於山之麓其雄

跨持據飛臨而弘濟者固千百世之基也夫世之不便於民者將易之固久安其不能愛其財力也已第舉事重大者常人懼焉而圖始之惟此其大凡也君子欲成天下之事通民之志也而不能使其私從民之望也而不能徇其習民習於承襲而便於暫安則其危將至也是故君子臨之憂也故古之人計功於百世者必不爭利於一時未譽於將來者必不計怨於旦夕則諸君此役亦壯矣初橋徙於丁卯歲六十年復當丁卯之歲期而橋再成若有合焉謹記之以為後來好義者考焉

臨武縣儒學修造記

高學教諭羅尚書司訓徐公麟一日率其同堂生徒
來再拜致克辭以簡曰是所錄金縣尹玄修造學宮
事請論次之而以勅之石按金尹以萬曆二年來知
臨武事明年修儒學大堂又明年修先師廟作櫺星
門鑿廣外泮池而堤以石堤南故有屏屏外通道循
泮而北以道於門道立騰蛟起鳳二碑揆東西而增
建廡舍設兩翼門於左右齋燕門亦東西嚮先是敕
聖名宦鄉賢三祠在學堂之北敕一碑亭在堂下乃
升碑於學宮左隙地仍覆以亭徙建三祠而右之以
其地攝官廨二蓋三年而後訖工也噫哉殆良有
司不能辨者乎往賦風紀得現今之為令者至於能
守曰我能是即他事不稱竊自恕而人亦不爾苛也
乃更於庶政無後則最之矣語以興學勸業崇祠廣
教則曰諾其實無意舉也以為不通而且無當於殷
最於乎世道之不古若固宜金侯以西粵名士起家
尹我邑邑故鄉東粵自粵尚人貪禍我邑連不戒於
兵焚故郊閭屢闕及於垣墉樓櫓壇廟廨舍諸凡缺

落殆漸俟來百政修舉而尤急學校此其意亦猶是
古耳邑舊俗近野人多負氣而少文乃今無詩賦
雅俗已卽里巷亦稍稍貢飾可現諸掾觚濡翰之士
得詣公車而對大廷者不乏人豈非其左驗耶雖然
學豈止是而已也語有之文武不備良民懼國家運
學養士二百年內之陳談論說外奉節鉞顧封疆之
寄諸隨牒受直者雖休米珠服總屬之儒生故士不
由庠序進者曰異途其待士尚且重如此而士不自
待之謂何嘗讀王陽明公京兆學記以為拓輯殿廡
堂舍而次續康廩是有司修學也果廣居安宅以修
其身此為師與弟子之修學有味乎其言之也夫安
宅廣居身有之而文武之道倘辭不佞敢神前說為
學宮諸子弟勸毋俾有司徒舉其職而諸生則職宅
離居惟觚翰之求以微一遇若金尹之尚康潔而任
事固良有司之能者教之矣亦豈惟數廡堂舍之修

重修濂溪先生祠記

先生在宋康定間以洪州分寧簿被臺檄來攝盧溪鎮市故表人世祀先生祠在盧溪道旁雜於閭閻間而垣堵不備地且湫隘又當江楚孔道也驛吏往往因之以館上官使客其或盡宦行者則假寢處焉殊不稱尊安萬曆丁丑春予自閩罷歸而道於袁驛吏具午食祠中往謁先生遺像則若厭若此為然有所傷者嘆曰予力不能為先生更諸典墳而衡以垣堵也且終不忍以先生遺像而代館人惡嘉客數月有命撫江西再遇先生祠竊自許事下袁州守鄭君與議徙建乃卜地得盧溪市北曰聖因山麓故土人因氏廢宅也報可將擇日舉事予出公帑贖錢若干金委佐費屬同知陶之肖嵩董其事自戊寅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而祠成適兩廣令命下明年己卯春正月予得代過袁渡盧溪敬謁先生祠命有司具牲帛而告落成於先生時在同有事者則按察司副使吳從憲袁州府知府鄭惇典同知陶之肖萍鄉縣知縣常自新暨學官諸弟子員若干人祭畢而飲落於寢

懷甚按先生以宋淳祐元年詔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廷迄今廟堂遍宇內而宦遊如楚蜀江粵每專祠祀之益地以先生重而後人不能忘如是夫定崇尚以表俗顯聖哲以章志而祀事扶焉路典修焉良二千石所由以導民率屬而能其官固非所以為先生重而予固是藉手報先生此自為職亦豈能重先生耶乃先生之學載在圖書者夫固人人言之也而得於言外者固難自手圖按二程造詣各從所契在傳而南而又遠也然尊先生者無賢愚而皆屬之孟軻之後予亦楚人也後先生五百餘年往習靜山中從山中人究反終之旨而現於無極謬謂得見先生竊意先生逝矣其必有不與之俱逝者故像而祠之期尸祝於世世將使永見先生豈與彼桑榆楚同慮耶

梧鎮閱武場記

閱武場在鎮城南西郭五里許跨三江中州環以岡阜其地平衍而三面阻水中可屯數萬人乃卽地為塲以教戰士中設將臺三楹前結軒後堂三楹左右廡各庖一臺下東西五十步外設廳署四各三楹大神廟一門廡各三楹凡閱武先以牲幣告火神而後行事周緣以垣凡一千五百步有奇垣外西偏練軍營四以居土漢戌卒營房各一百間戊戌年閏閏提督軍門應公檄總兵官平鄉伯陳謨創見嘉靖閱提督軍門應公檄吳公桂芳前後修輯顧年久而盡且暨矣予初履鎮故事閱武見臺軒欹倚各堂署俱不避晴雨垣址蕪沒不可覆識四營室惟斷甃殘礎錯於叢莽中間之則曰各戌卒旅食民間或泥城堞為廬苦甚時守道參政林舜道在坐語之曰梧為重鎮卽無論武事所見武場荒廢其何以示威重而肅遠人如在輯何益命有司於是檄梧州知州陸萬垓簡吏授事計帑錢議遠邇檄同知魏仕賢治具檄通判黃祀市材伐石鳩工程工則以坐營都指揮使周勳建專董之乃合

各營戌卒更番值事仍出帑錢贏餘若干萬以佐費先是司府吏以土垣踈惡不耐雨潦請易以磚石軍營湫隘請更諸龔嵒損營屋數而高人之其他臺軒堂序各公所請如初制報曰可自始事越十有五月而竣工是為萬曆庚辰夏五月也

虎額集卷之四目錄

楚衛臨武劉克誨擬齊父著

六代孫心忠編次

睦弘翼奉
谷永

論

性 性

格物

格物

湯武

伯夷叔齊

程嬰杵臼

陳侯逃歸

有知之戰

烏餘奔齊

荀吳伐鼓

吳楚雞父之役

韓非

吳錯

虛齋集卷之四

楚衡臨武劉克誨說齋文晉

論

性

六代孫心忠編次

孟子曰性善非謂性善也猶言曰善者性也夫既矣善者為性則惡之非性也明矣然而惡之來也不由於我則謂惡之非性可也惡之來也由於我而謂惡之非我性也可乎是以古今紛紛謂性卒莫之能一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善心也是性也既而曰是善心也可罔以納交要譽取名焉則善而惡矣是惡也變於既善者也善之變者謂之惡故謂性之不惡可也而謂惡之非性不可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夫自聖人以及於塗人人也故孺子入井塗人乍見之則怵惕惻隱焉聖人之心亦止是耳非有所加也若夫乍見美色過於前奇貨陳於市人豈亦無欣艶苟得之心哉而不皆有也故謂惻隱羞惡之心而曰人

皆有之不以為此善心也止為善者之所有耳謂好貨好色之心而曰人皆有之則正人君子怙炎真靜者必有非人心者矣豈唯正人君子哉唯塗人乍見貨色而欣艶其心使為君子所察焉未有不恥焉而求以掩之者若其乍見孺子入井之心雖使人人察而知之則其心亦猶是耳

性

或曰子以善心為人之皆有不善之心人不皆有指以論性善似也然以予現於天下其善者恒少不善者恒多其在人之一身其善念恒少不善之念恒多其從善也必待勉焉其從惡也唯聽其所之焉而已矣是故從善則難從惡則易豈非本然者故易而矯然者難耶善必待勉而善不善不待勉而自不善豈非本然者不待勉而非本然者則勉耶歷觀前古以求諸所以驅民於善之術亦既多矣於惡非不禁也然而天下不皆善焉夫驅民於民善猶不善矧以善禁民耶禁民以惡民猶陷之矧驅之於惡耶使先王聽民之自善而無術以驅之吾未見天下之皆善也若聽民之惡而不禁吾見天下之惡皆是矣則性焉在其本善也曰性善謂性善也從善從惡謂人之從之也從性則善不從性則惡則性之善也明矣若夫為不善非性之罪也天下之善者少不善者多然不善者非他也善者之變也盡天下之不善者皆善之變則盡天下之不善者皆善也善之難從非善之難

也從善者難之也難於從善故惡然而非性惡也不從性之惡也使民難於從惡斯其復於善而無可從矣蓋性無物也物相遇而後善惡生焉所謂機也性體至微而機之遇也則危故先王有驅善之術以善驅民則民之善者皆與之也其有不善者亦知其有善焉而不敢自善其惡也以惡驅民豈唯善者不之與其不善者亦將逞其惡而逆之矣故從善則治從惡則亂善則天下之人皆尊之惡則天下之人皆危之使人性不善則何天下皆知尊善而不皆尊惡也何皆知危惡而不危善也

格物

天地萬物皆一體者也。大人一體乎天下，國家故謂之大學。然其本在身，身非有我，之謂也。忘其身而天下國家在我矣。有其身而天下國家始二。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者，合內外人己而一之者也。物至而知，然後好惡形焉。故一念之發於物，必有所屬。無物不起，知無心不應。物萬物，靈應只一。所謂天則也。故曰：有物必有則，則不在物亦不在我。物我相感而天則自著，亦非有亦非無，亦非無有亦非有。無一敦一靜之間，乃天地之至妙至刻者也。吾夫子懷人外天下國家也，故約之於一身。然修身非外天下國家而修也。故曰：在格物。物格而天下平矣。凡一念之發，非空寄也，皆通乎天下國家也。得則兩得之，失則兩失之。無毫彼此無毫先後，故成己者所以成物，成物即自成也。自成而成天地萬物，自修以修天下國家，所謂修其身而天下平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合下中和而功收位育一以貫之者也。此至簡至易之學，大學也。其次莫如致曲，曲能有成，蓋所惡於上，好以便

下其機，順我愛人而人不我愛，其機逆故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礼人不答，反其敬。致曲者，反身之謂也。反求諸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無怒，然後能居易居易，然後能忽忘能勿助勿忘勿助。然後能可久可久，然後能可大。以此範圍天地，由成萬物而我只是下學而已矣。下學而上達，所謂修其身而天下平也。此道不假一毫聲色，不犯一毫作用，故曰至矣。

格物

有所好惡恐懼便不中之其所好樂畏敬而僻焉便不中和天則也凡有物必有則萬物皆備於我矣故一情之發皆於物有所交方其不動則謂之中感物而動而好惡喜懼生焉好惡無所著於物而天則見斯謂之和中也故不失本體起故萬物皆備中和合體而感應無方斯能人已兩得之也兩得之者得已而人自得也故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反者復其常之謂而非有所加也因其不答不親而加之意以求合焉斯謂之失已因其不答不親而外之以自全斯謂之失人皆不中也皆不和也故君子之道存其天然中和之則而無與於已以其天然中和之則而本諸身本諸身故可大無與於已故可久大本而達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是故我之身上下之則也上下前後左右之所施我之則也則不在於上下前後左右而在於我猶我之則而於上下前後左右無有不得其所而無不方

也此所謂以人治人其則不遠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曰修其身而天下平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湯武

甚矣蕞子之薄也其以湯武為何如人湯武之取天下吾見其不得已安有一毫利天下之心成湯請命上天以伐罪人天與之而後敢行大事其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若將欲免萬方而以罪引之已也天命一日不至湯武必不敢違天以逞而周文得以奉臣節終焉此周文之幸而湯武之不幸也孟津之會無前期而羣后無敢焉者人力必不至此玄黃見迎列倒戈以納執為之亦孰說而解之皆天也湯武順天羣后順湯武之天百姓則天之民也然而必為之誓者湯武說天意以詔民間之以同歸於治則亦懼民有桀桀紂之惡或逆天以自固而自底於罰於以傷其至仁之心當此時雖不誓其武亦成也此則湯武順天之厚而慮民之同也非以斯民不已從而置置然與之要也民之從湯武舊矣湯革夏而曰緡萬舊服武王伐商而曰於湯有光此聖人至公不二之論現此使湯武矯名以自邀而聽桀紂之虐焉天將厭之雖禹與成湯亦咎其傳子孫以虐後世而罪湯武

之不能為己除惡也故桀放而後禹之心以慰紂既焚則湯之所以德武王者不淺也或曰蕞子非聖人與武王伐紂而王蕞子可也此又儒生形迹之說非所以論於大聖賢也凡大聖人神神用而不拘拘於名節亦以其明知天也蕞子說神禹之教演而為疇以授武王而造周則亦非不能自道之以與禹也天命不又道之流行於天下而不私於一家也武王屈首受蕞子之教師之也豈不能以服事之也耶然而必以代商而不敢臣亦公其道於天下而不私於一人也故方湯之居於亳武王之遵養時晦也若將終身焉及其革命也則亦以曆數之及躬也舜禹不以有天下而見德於堯舜湯武亦不得以代夏商而見怨於禹湯焉聽於天歸之數而已矣

伯夷叔齊

世有武王必不可無伯夷叔齊夷齊之志行而後武王之心始慰也何也武王之代商非利之也為天下公暴也為天下公暴而身自犯天下之義又安能以止天下之暴然武王終不忍以全身之故而坐視天下之暴也又不敢自明其心以為無犯於天下之義幸而有夷齊一諫焉武王知天下之義有所寄矣而後毅然伐商卒以身受其名而不辭向無夷齊而孰與遂武王之心哉故二子避周而武王終不敢臣者非外之也將以天下之大義寄之也有二子寄天下之義則天下之暴止矣故愚嘗以夷齊與武王同功或曰成湯與為者曰湯不云乎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使當時有夷齊之諫則仲虺可以無誥矣

程嬰杵臼

劉子曰朔有客二人以存其孤而世趙氏於既絕可不謂辛哉成季之勲固不宜使無後而盾之弑君於公當族賈為司寇其執之不可謂苛也立孤存趙在杵臼程嬰所以謂報朔者則義也在韓厥則不義也厥為晉臣於晉法之執一也賈之族趙氏以告於君而與眾共棄之亦未曰不可不聞於君而淫刑以逞己則犯義是無君也何以執人故賈之罪不在於誅趙氏而在於擅刑明賈之擅刑滅君而誅殄之以伸晉法賈將無以自解法行而不比茲其所以為國臣也若區區以存趙為意則私矣故曰在韓厥則不義也程嬰杵臼以死存趙氏朔子知遇二子不可謂知且仁哉是故杵臼之死知嬰之必能成其事故以其難者貽之也然白不死雖嬰不能成其事曰死矣而非嬰亦不能成其事此所謂兩得之也程嬰既立孤以存趙氏則有以藉手而報杵臼雖不死而白將德之必欲以身下報則過矣豈其惧杵臼賈我之謬言而以死為信於晉國耶不然使景公無疾而龜蒙不

見則嬰之成事亦未可知也。孤事未成而程嬰先死，雖百口其能解於嬰之不責杵臼哉？然則嬰之死宜也。非過也。雖然，派出而嬰之事成矣。趙氏復也。嬰保輔之而杵臼享有祭邑，亦既欣欣於地下矣。奚以欲速見嬰哉？是又淺於知杵臼也。然則嬰之死過也，非宜也。

陳侯逃歸

劉子曰：范宣子豈不知哉？晉之不能庇陳，非力不及，亦勢不便也。晉楚之為敵也，吾未之能弱。強矣。楚之陳，猶晉之潞赤也。雖楚亦不能踰晉，而有之陳之南，皆楚之鄙也。楚師剽發於中息，而夕已入於陳。郕矣。晉人悉師救陳，踰千里而勤兵，往來資屨之費，皆欲仰於鄭。宋鄭人閉北門，而卽楚雖有百陳，晉其得而撫之故為晉計者，撫和諸戎，以長於齊秦。宋鄭使楚人不得踰北林，而覘兵足矣。棠林之役，晉解揚見囚，則亦以陳人求盟也。楚子辛侵欲於小國，故陳成公求成於晉為晉人者，當謝之曰：吾撫汝以事楚，而告以子辛之故。楚將罪子辛，改而善陳矣。使楚人德我而撫陳，則以晉人之撫也。陳將善於兩國，而長有乎宛丘、陂澤，唯晉國之有所求，請焉則晉人亦無不利。我其修德以靖申、夏、漢、陽諸姬，吾得而撫之，毋以寡人之故，使君微怒乎楚，而勤鄭宋，吾以待天之所授也。如此，是謂能早見而全其威德也。何至力不能及，而後緩陳侯以逃之耶？所損多也。江黃恃齊而威於

楚中國之不足恃也久矣為陳人者盍亦少忍之楚人將伐陳聞喪而止是楚大有禮於陳也因此時而奉嗣君以謝焉雖晉人亦安得而罪之春秋書冬成陳而不及列國則知列國不成成而晉之不能終庇陳也公子黃之執陳侯之逃皆晉人有以成之乃若陳侯之不知吾無責爾矣

有邛之戰

以吾觀於有邛之戰豈不異哉桓子曰然及於邛將焉用之孫叔敖亦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邛不無事矣是晉楚之師俱不欲戰也伍參楚之嬖人而能使命尹改轅而北先穀為桓子佐不能使之同濟乃欲以偏師陷焉夫敗晉謀者先穀也要之罪不在穀蓋句林父非叔敖之敵明矣況以莊王自將而北現兵問鼎此其志已無中國矣區區三師何有焉雖林父亦自知之豈唯林父哉士會曰德刑典禮不易不可敵也荀首亦曰果遇必敗晉之諸臣皆知其不可敵且必敗矣然則何以戰韓厥語桓子曰孤子以備師陷子罪大矣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此晉師所以濟也楚人反餒而為勇晉師先敗而後戰故曰有邛之戰異哉然則桓子欲不戰而全師以退也可乎曰不可退則桓子受其名矣昔晉陽處父伐蔡蔡子上救之夾泝而軍陽子使謂子上曰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不然紓我楚人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過矣楚子因是而殺子上使當時桓子全軍

以退楚人飛語以中之將不免矣况先穀業已有言
曰用敵強而退非失也桓子退則先穀之譖成矣河
曲之役晉與駢欲浚壁固壘以老秦師趙穿不從乃
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乃皆出師是
故殺之偏師亦穿之屬也為桓子者惟有戰而已敗
固所不辭也敗則先穀受其咎退則桓子專其罪是
韓厥忠於謀桓子而不忠於謀晉桓子善全其身而
忍棄其師二者之罪吾未之能輕重也然則如之何
而可曰有陽處父之知則勝矣楚人圍鄆已旬有七
日既退師而又圍者三月則楚之師不可謂不老也
晉軍初至方其未濟也與楚夾河而軍約以相見而
浚壁固壘以待之楚人將不能久雖欲致師而沮於
河也因楚人之急戰要以退舍濟師能無從乎乃宣
言曰楚師過矣則晉有全勝之名以說於諸侯無隻
矢寸兵之費而辱楚之君臣於不戰也或曰奈先穀
獨濟何曰先穀志在從敵林父既約楚戰矣彼欲何
求

烏餘奔齊

晉人之得為盟主也宜哉夫微會討二霸者之餘烈
也烏餘以地來奔貳執甚焉利人之貳而有之而以
責列國之不貳已難矣邾庶其以漆閭丘奔魯季武
子受而妻子而與之邑於是魯國多盜而武仲不能
詰武子諫之仲曰予召外盜而礼之何以責吾盜是
故責盜以民民之為盜也固其所也雖一國之民不
可詰而況以禁天下乎烏餘固一大盜也執一盜以
謝鄰則諸大夫之欲為盜者懼矣諸大夫不敢為盜
以貳其主則各國之君不敢貳晉是晉人執一烏餘
而使天下之人皆主於我也廩丘羊角之地孰與天
下之廣烏餘之盜孰與列國卿大夫之責為盜之主
孰與為盟主雖然晉之志亦在於為盟主耳類以克
之當春秋之世凡侵人之國謀人之主滅人之祀而
利其土地者皆盜也雖晉亦不免焉以天下之地償
天下之盜使廢祀之主亡國之餘皆北面而受地於
晉吾見天下之人投袂而響應矣晉人割一圻以自
限餘則與天下之人共之不足則使之仰給於列國

彼有求於列國而列國不應然後以天下之人而攻
列國之君列國之君雖欲不割地不可得也列國皆
削地則列國弱天下之人皆以晉而得地則晉尊使
天下之人皆尊於晉而後舉同官五等之治以行之
於天下雖欲無主不可得矣或曰豈儒幾敗乃公事
非以其立六國之後取漢承秦後已混一之也當此
之時力足而勢便者亦唯晉國然

荀吳伐鼓

荀吳伐鮮虞而取鼓也豈不勞哉舍曰利之而欲幸
義於民三月而得一鼓不納叛曰吾不可以爾焉也
不聽降曰吾不可以賈怠也完師而歸不戮一人亦
庶幾乎王伯之師矣雖勞奚辭曰非也民不知信伐
原以示信文公之欲伯也唯矣吳之知圖文之餘也
將誰欺耶偽會齊師而假道鮮虞遂入晉陽不可以
言通焉乎乘鮮虞之不備也又侵鮮虞大獲而歸不
可以言賈怠乎今乃為一鼓人雷三月而聽之力盡
盡而後取之欲以立信義也豈不勞哉民之不可也
有如鬼神一合乃而終必霸之況其彰彰耶毀卒
為乘以有大鹵之捷有事三塗而遂滅渾陸之戎荀
吳之兼弱詐小也多矣乘其不備掩其見不苟不以
逞志將必從之而奚有於鼓人也哉且鼓之敵不待
大國而可知也城無三月之積上下無守死之心圍
困而降固其所也因其有食色也而歸之曰吾以待
爾竭焉食之不繼將必竭也如其不竭其能已乎竭
而後取之與哀其降而受之孰仁且知吳之為此舉

也所以教民急而崇之以奸也故既得鼓人不二年而復叛於鮮虞荀吳負甲襲之會不俟終日甚哉荀吳之如何前益而後章

吳楚雞父之戰

夫敵也為謀而嘗之如不餌則速退而為之所謀而嘗之乃餌速從之必克緩無及也故克敵在謀謀成在果楚人合七國以救州來令尹先卒吳雖知楚師不競而不敢從也乃以罪人三千先嘗之楚有八焉下令七國嚴陳不勲而以全軍殿其後吳知其不餌也則速退而自為之計矣夫惟以罪人嘗而胡沈與陳爭之也故吳人乘亂而獲之楚師大敗餌於嘗也雖然吳屢得志於楚矣其將易楚而不備也夫楚人收拾胡沈之餘燼而專諸仇讐佐以楚師遂越致死胡沈陳人繼之許蔡之君從之於以尾吳師之後雖有公子光之知其不能以當怒師也明矣惜哉遠越之死不以此時死而於遠湮死焉亦何益也君子是以知楚之不競也平王之不免於身後也宜武楚人還晦而陳鄆之戰之戰與雞父之戰皆敗

韓非

韓非作說難可謂曲盡說者之計矣且曰強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異日事秦王欲封姚賈而非短之卒以取刑所謂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非耶噫若非者言不自難也矣故曰能言之未必能行之

晁錯

愚嘗以晁錯之功不下於張韓蓋微錯不能連七國之反七國不連反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且齊楚之民吳罪焉而虐於諸王者未厭也其能久安耶七國不逞之謀漢廷諸臣皆知之以錯之智豈不知劉氏安而晁氏危也顧為人臣者唯自全之為而國家之隱禍明知之而不以圖則人君亦何賴焉自錯先發七國之難卒以其身謝之則全軀保妻子之臣孰不自所戒而自恕也錯亦嘗之熟矣殺其身有益於國家者則為之故為錯計者唯有殺身而已欲安漢室不容於不裁削諸王欲削諸王必能保保其不反既反矣必不能保其身之不危然而不危則不能裁削不裁削則不能安漢室七國之反不係於漢之裁削不與也漢室雖不裁之削而七國不終於不反待其反計既成而後圖之雖有百亞夫不知為漢計也況齊梁吳楚皆天下勁兵之地合謀以攻漢其勢或不能成而各相懷逞以恣吞蓄一有異姦姦人乘之而搆於其中操輕重之術以開七國之君或通梁於

齊以弱楚或合楚於吳以弱齊或全七國之交以亂漢或挾漢以擄七國之心則戰國縱橫之業成矣雖使張韓復生亦未易以底定也後世但知賞亞夫之功孰能為晁舉一鵬哉自晁錯刑後為人臣者不敢直為國家任怨錯固有以鑒之也賢矣鄧公論有味哉有味哉景亦知善之而拜為尉矣獨不知所以報錯何也錯錯之後而世其祀按袁盎竇嬰之罪而刑之庶可以報錯也景帝少恩哉

陸弘翼奉

推測之學在陰陽家其亦小道之有所據者也而業此者往往依託易書春秋以成其譏誣之半其說經也矣聖人之經有必不可易之道有隨時變易之治變治固所以從道也君臣父子中外彝夏此萬世下可易之道也有時焉故或禪或代或繼或放或世及或徙都或以下誅上或以臣納君或以中國而避外國總之無成治也故曰聖人非能為時能不違時耳天之變日月星辰地之變山谷木石時至斯應數及也之則刑焉故日月薄蝕五緯凌犯陵谷震易在天則有自然馴至之曆數而在推測者可以執矩運圓於千百歲之前而占知千百歲之下也禮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興亡數也妖孽亦有數也禎祥能見國家之興而不能為興妖孽能見國家之亡而不能為亡禎祥而不知興與而興焉可觀妖而知亡順而亡焉可也乃若行不順以微祥妄改以厭妖而冀其有益於興亡焉此術人怪客之所以亂經諄道以亡其身而不知也漢至昭帝嘗有起

於民間而帝者哀平祚訖當更始而從都也此數也
時之必變者也而立石集鳥甦枯起柳山崩地裂泉
涌館災此所謂微也可以見興亡而不能為興亡者
也睦弘乃欲昭帝索天下賢者擇以帝位而退守百
里以圖存翼奉乃欲元帝因天變徙都而與天下更
始以後夏賀良等祖用忠可之術亦謂漢曆中衰當
更受命而欲哀帝改元易號更增刻漏以應之於乎
亦惑矣以人力之偽巧而改上天之定命其將能乎
當時使昭帝從其議而索賢擇位必不索及於掖庭
之孺子病已不帝而天命未有所屬則太山之石上
林之柳必不改應於所索之賢而昭帝之退封仍無
改於聖人之受命也成周公雖徙都矣而所與更始
難耶歲欲使元帝之為高宗也奈何葉光武之不世
祖耶且天將崇王氏之應而族之必不假手於孱弱
之元哀方欲終而漢三百年之運必不自元帝而更
始也此所謂知興而不能乘知亡而不能順推測之
小慧而不可語於君子之大道也弘與夏良等之死
也宜也向使元帝從翼奉之說而東出函谷數十步

吾見奉之內且立盡矣又焉能成乃欲附會聖經以
恣臆說何其妄也是故君子之於天下其於變革授
代之際非不察也顧君子可盡者道而必不可為者
時因時以從道而不可賤道以徇時亦不能逆時以
伸道也向運既訖微子唯有挹祭品而往耳以太伯
之至德方周時之未至也則亦適其迹以存其身而
況於他乎天示災祥也星靈異非天地之所能為數
也天地且闕於數矣故凡有形之物皆無形者制之
象芳歇而隨歟鳴微陽升而候雁北大風未搖而巢
鵲先噪雲雨未降而穴蟻出遊物類且知其有一定
之數矣漢高帝知四十年之後東南有反者必溝也
而卒以吳王之晉人知畢萬之后必大而卒以魏封
之此所謂善知夫也豈庚之遷殷遷其所必都也亦
猶之必東將以開光武而為之元成哀平固所以也
足而京之末數而不可以當更始之元運也故推術
者貴於知道以道忘術則術亦道也不知其道而為
術庸庸則亂耳耳無益於天下國家而祇自辱也

谷永

谷永同變陳威觸忌犯顏展意而無所避至今讀之
琅琅然同名家大疏也當成帝之末時元舅王氏之
權重於趙李而王氏包藏積漸之禍浚於趙李王太
后之威重專制其機不獨在人主也而谷乃舉一時
天變民說災祲震蝕而當之於人主之一身而以階
禍致譴之由舉屬於趙李羣小之輩其言蓋有所授
也夫成帝輕身於羣小而流媒授卑字亂服其於人
人主之體褻也甚矣趙李從微賤專寵天所不饗也
既寵其身驕其親屬收庭炮烙之威椒房玉堂之盛
果足以致天怒而昭譴告然其本不在是也王氏席
寵世祿招納叔賄以奔走天下之人於今三世矣雖
以谷永杜絕之高才成羅而置之門下此其意將欲
收人心以從民望不但已也其所以攻剋朝紳排擠
他姓者果為利氏也耶假作逐君側之公以成人主
孤立之勢藉直言納牖之節以行其漸約羣下之威
使天地之變感於用人愚以為宜當之於鳳與音也
谷永欲吞炭於王氏必不能解衣危論於成帝之前

欲隕首於私門必不能剖心刺足於廟堂之事引王
鳳於申伯之列則趙李或可以末減於後似也古來
奸佞之臣識議足以比聖經文采足以眩人主往往
依託權倖以成其勢故連章累疏敢於犯人主而不
敢以一言忤權奸敢指摘宮壺之密言而不敢泛及
於私門之顯惡也谷永處高譚兄弟之間以全其太
伯之讓陳金火之變以冀王音純德而收已焉此亦
王氏之比干也故杜鄴亦因時納說於音而結好王
商以成其重以後日食人對乃力攻傅晏丁明同時
拜將相之咎而謂外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聞於乎成
哀外家之勢豈直丁傳然哉乃若丁傳是又其次也
固知此屬皆為王氏謂其敢於極口人主之前而不
自危者此亦王氏為之地也甚矣護人之亂國也

虛籟集卷之五目錄

楚衡臨武劉克誨凝齋父著

六代孫心忠編次

啟

啟李石麓翁

啟郭東翁

啟楊虞坡翁

答朱鎮山翁

賀張鳳盤

謝張太岳

與潘水簾

賀張開瀾

答侯復吾

與何林古

與呂豫所

與張元洲

答陳竹淇

賀殷石汀

賀張太岳

與馬乾菴

與陳竹淇

邀晏惺臺

虛齋集卷之五

楚衡臨武劉克誨齋父著

啟

六代孫心忠編次

啟李石麓

比者具銜計部叨陟符司慚以孤生冒於非據竊念
某迫藩有年歷官無狀畱垣待罪既病而乞身故里
索居又因人而代食往辱當官之首斥益堅在澗之
之初盟豈謂荒僻復緣收齒投之上海移於計曹方
序漸於鴻運更徘徊於岐路况披垣清禁之地符璽
內秘之司自昔皆謂之美官至今猶求乎善士尚蒙
收假及是忝逾自惟能薄而位浮是以數奇而緣淺
方承允被遽隕瞻依既孤造命之仁尤負趨隅之望
憾當哀毀惟讀禮以強存門閉窮愁敢著書而自釋
惟冀鈞陶之洪播以勻枯槁之餘安予塞既浚滕紙
未飾仰塵台覽曷任震躬謹奉啟疏謝

啟郭東翁

某居先人喪次姓名不詳不敢修起居於下吏近得
部帖二張皆自本年三月內發行有自上海丞陞南
陽所推者有以府推陞戶部主事者或荷殊恩忝逾
常格茲當告繳該司俯終禮制無能為役有激於中
竊審閣下寵歸上宰入位中台兼兩制之謨謨膺三
公之典冊天之作師固以斯民為予覺帝之立相乃
曰成功惟爾賢詎意鈞陶下存舊履既量拔於南郡
尋內陞於計曹謬承使過之恩濫與類能之典明昭
令甲因以式序平羣工委滯零丁何冀起資半異等
浚惟非據更值不辰苦塊餘生竊空衡而自幸衡廬
短景懷前路之無多永圖曳尾於塗中敢望揚言於
堂下遙瞻台履冀登縷陳

啟楊虞坡

竊審罷釋兵柄進登端揆一時願治之賢十里殊方
之俗莫不加額遠人伊媿安心下風矣但同朝快於
一觀盛典型夙存乎舊德謨謀久結於上知天之保
茲通應休運帝之簡在敷協僉言某楚表孤生士林
末品早隨簪履叨伏庭階既辱當官之評久迷空澗
之外過蒙收引曾是忝逾豈謂鈞播之元仁下逮樊
籠之微物由茲民部階於內司蔽垣清切之蜀符堅
繼勿之與同夢遊幻想之所未及豈庸資劣等之敢
希有此誤知實慚明試餘生若塊同將與迹而俱陳
末路桑榆安敢以身而受衆道瞻道履曷罄幽悰

答朱鎮山

竊惟洪河之汎延於滑渠主上切澤警而靡寧臺省
奉時咨而無應乃以上卿保傅弘濟艱難是惟簡在
之明實亦僉言之協繼修前烈式克今休金簡授言
自可懷柔乎河岳玄圭告績固將永賴於天朝某冗
散忝僚支離俗學謬承葑菲之虛懷靡效負薪之實
力審公歸不遠而天運在期亦惟藉信寓於更人即
可事推趨於下吏某敢以果役之便竊布腹心敬謝
性命之辱餘不宣

賀張鳳盤

恭惟閣下推表人倫叶符帝裔道存玉脰名在金甌
生唐姚虞夏之域咸有一德討丘索墳典之籍共讓
多聞乃應五臣時章百揆稽庭謀而食恊踐閣直之
久虛遂當運需候之籌引曲江之鑑匹休周召允翼
成康股肱良哉宗社幸甚某中夜望台星之耀萬里
占泰階之平誠倍切於歡忻敢再申其腔踈閭粵並
海山川阻濶奏記不先惶恐有罪

謝張太岳

四輔幹樞六符呈泰敷帝華於日出微聖作於海波
其恭竊寵靈叨承任便方求寧長吏保元素以內充
更督簡材官屬銓錢而外禦詎茲島孽誤解舟師下
瀕戈船幸前獻之尚烈某中頗牧仰碩畫之方昭故
官健資以獻功而幕吏因之序錄既承俞綽遂及匪
頒增祿賜金恩先多士緋衣綠裏寵飾陋躬益雲英
不擇平昔茅天澤每生於膚寸願茲簪履久慚專席
之榮僭及繁纓豈勝踰階之懼有懷懸注尚阻參承
徒結私表不知所報

學潘永原

狀審爾難進陟家卿表樹朝紳蔚為時陳清通簡要
人誰銜鑑之宜舊德時髦國有典型之賴行且廣山
清之公舉釋仲甫之永懷匪直上下神人尚質秩序
將惟中外臣庶共藉統均某猶阻推趨豈勝馳驚惟
望歸元公之哀願結私義冀得同歲候之華載申雅
韻

賀張開闢

竊客恩承九錫年歷七旬乃惟初度之辰式茲嘉平
之望瑤函寶屋紀僊筭之一等玉軸龍章膺上公之
三命且桂子聯輝於台座蘭孫接武於相門鹿鳴與
鶴曲而續歌南極接上台而並耀壽名兼得胤祚攸
同豈天柱地維靈秀偏承乎世德將三湘七澤祥源
並懋乎元工某近謁貞風足占異稟吟壇音吐幸承
商浴之遺英教席精神更見楚安之始壯開祥有倣
歆福所由願方申錫雲杪矣但亥為日數敬修燕贄
遙祝蔽垣懇悃未將伏惟慈鑑

答傅君書

海上之役誠為小煩雖蒙將士之勤勞寔出武功之
末格既酬勩而徧賜乃代帥而受名方有愧詩人遂
寵之職將以犯明王竊功之戒猥承名筆曲致獎言
敝缶而過為董鍾之褒幽壑而誤被霓裳之飾昔晉
否論償欲以媿無用之臣子儀諫審官固以杜冒進
之恥戚翁高誼溢美寔多豈痛癢之不聞亦愛惜之
少溺行且明農於南畝賦我歸來因以遠遊於上方
煩君招隱

與何古林

頃以叙錄武功叨進前秩恩綸渙發感愧參井緣某
知謝能單功非盡散微時厚幸蒙士成勞乃得謬竊
國章忝逾仕序原諸始望實溢分涯感提掖之所由
知介紹之無地獲非其力福過於平果以陳庸致干
論列雖奉身於故里足庇餘年得迄朴於初衣更酬
素志

與呂豫所

勉遵舊年一效舉旗提俘寵靈再徵推轂進道其福
退亦為榮伏惟台座以帝師王佐之才兼文經武緯
之畧緩此中夏暨於四荒迤北之君既效款而受命
日南之國亦航海而輸誠周公攝而越棠末司焉相
則逐人戒勲德之盛古今一揆乃者海外劇賊之謀
以及粵東逐寇之捷雖則將校出力盡夷效恭而竇
婁后干羽之風雷侯降輿之畫也勞何與有恩乃若
斯此在相公大智鏡幽長歎馭遠暨齊四海盡欲置
之安委任羣工咸得信其志故令微薄亦蒙顯優而
某獨把斧愚不及葵智人知柄鑿之近竟入醫書雖
伏銜鑑之明已羅贈繳惟當祖於江漢盟諸肺腑或
無忝其生平庶不辜於明世

與張元洲

一方節制宜藉英賢數載倘員方慚尸素懼未宣揚
威德敢布為錫龍光撫已惕秉承暉載惡伏惟門下
德通三極智徹萬微宅端揆而忠簡帝心握化極而
道孚民望恢弘德宇側陋無不歸誠藻雪情源士林
咸為滿腹猶憐才切推轂之念而下士追吐握之風
此天子視為股肱人倫依為山斗願某才謝執珪志
慚攬轡馳驅瘴海敢云獨抱苦心出入人間自信可
全臣節行威靈遠震於華夷致將帥功成於俘馘勞
實無與恩可溢叨謬膺寵眷之隆竇由弘獎之厚也
間命激心感恩與骨恨語不諧俗性惟執方璽詔忽
起於篋書大詬寢成於市虎非利害獨迷趨避實毀
譽不敢依違所恃日月當空不遺豐蔀之隱而鏡衡
懸朗可申枉結之情心苟白矣退亦為榮德將江漢
俱渡尚懷啣結志祈鬼神與質仰副慙拳

答陳竹淇

犬馬之齒何足記存榆杞之姿惟有衰謝感
瑛錫何殊靈爰真符觀鶴錦之燦頌如接僊林異彩
尚違聚對望臺阜而霏微猶此心期坐龍臺而客與
謹先陳悃更抒下懷

賀殷石汀

伏審榮膺簡命卑陟在廷敷典攝民位接元卿之序
建時定紀氣宣斗極之靈重釋兵符峻升華省而邦
懷衆內宇得鄰欽方叔之壯猷為武公之篤棗匪戶
口錢穀於焉阜滋將心膺股肱同之凭翼其趨塵莫
遂瞻石徒勞謹致飾於縢緘以稱揚乎涖座修詞不
恪臨發盱眙

賀張太岳

伏以昌時啟運奮庸應名世之期崇嶽栢靈嶺祥開
篤生之慶值祝融之布令乃星極之揚輝朝野傾心
章綖動色恭惟閣下幹旋元化翊贊洪猷神奇夙著
於南荆聲華邁敷於北闕陳謨勸學追傳說之益梅
虛已求賢效姬公之吐哺人情久協夢卜寰宇允濟
雍熙勤勞別歷於三朝功勳茂著壽祉肇登於五泰
龍眷方新益國有元臣永同萬年之祚而天申景貺
華當五月之初斗指丙丁是為時之大霜節臨端序
共仰日之方中舒化景於瑤池喜溢剡門之壤藉瑞
烟於螭閣允騰楚鄂之墟寔宗社無疆之弘庥豈士
民一時之私忭果性稟殊愚行慚謏劣幸生同乎梓
里獲晉接於台階分閭閻邦濬荷陶銘之德凝眸紫
近徒殷嚮往之懷謹獻寸芹演箕疇九五福之頌願
綏百祿膺莊椿八十歲之章長生遠邁喬松駿業流
馨金石

與馬乾菴

伏惟門下天下文昌閣中惟岳赤文為社久傳玉府
之精紫氣致靈兵謝真人之秀帝心簡在與望允孚
晉秩春官代工天符快德星而垂照五典慎徽聖元
氣以流允百神受職快覩周官秩宗之化遠紹虞廷
寅直之風師表一時明允四海某謬同制舉叨職封
疆荷戟陣江邊徒懷激烈臥薪溟海上遠謝折衝屬
者幸伏天威驅連進於海島仰資廟筭納賓貢於清
朝此野人軍旅願學之時適相公組豆為邦之日明
德遠矣末技何施乃蒙上陳曠典下錄微勞何當晉
命之隆實藉甄陶之厚方期克終王事不圖忽被入
言雖徒抱朴誠久知枘鑿之不入而求矢丹款敢效
脂韋以隨時明志退而且榮冒顏進亦非據適江楚
而理初服乞身敢叱於東陵登岳麓而望台垣造命
私懸乎北斗仰祈慈度俯察隱衷不宣

與陳竹洪

伏惟門下清朝碩輔名世人英道以神交來秘傳於
璣石德由天授明台耀於紫宸幕府盛賢才星傑舉
臺廟謨多勝算矣夏顧心神運恒中風馳城外梯山
航海盡入荒收底定之勲高閣雲臺將千載著旂常
之烈道侔周畢功掩范韓乃謙謙作副得士而冥之
陳休休有各道人必如諸孫即表薦駘末品亦荷顧
盼殊恩枚然三年永矢一志感遺愛者稱冠竹再生
遺舊服者喜召索猶在惟茲停輿咸受神恩宣意微
勞速還厚賞錄門下後投杆之跡先世殺之心故卒
使魚目混於靈蛇而罷足等於仙鹿也頓漸寸小質
非倚桐之需尤員拙多難謝葦菲之口念近而計遠
豈善謀身去安而即危誠非巧宦使微日月獨彰於
堂節寧免康莊偏災於窮途感激高深鑒鴈心膺念
報德之無期陳詞增慙倘寸心之見諒駐點猶榮

邀晏惺臺

賓興盛典得人偕上幸親羣材之彙進乃性清鑑之
高懸薄有簞樽用伸燕喜謹涓六日之吉飛具三山
之勞世襲儼然以充農芳

虛籟集十四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明劉堯誨撰堯誨號凝齋臨武人嘉靖癸丑進士
官至南京兵部尙書是集爲其六世孫心忠所編
凡文九卷詩五卷詞三首偈四首共爲一卷其論
性論格物頗拾姚江緒餘書啟序記中皆贈答應
酬之作標題多稱父母郡祖都臺乃堂之類亦頗
嫌太質

綠波樓詩集十四卷首一卷

〔明〕張九一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一年大呂書院

呂民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綠波樓詩

集十四卷《提要》

藥

明興三百年作者林立以詩名
世者固多大家而好尚不同取
舍各異風氣亦因之數變其間
力挽頽流規模古著紹唐音之
心聲者前有北地信易以開其
綠波樓詩序一

源流有清南婁東以承其緒駿
援乎莫不趨李杜而步岑王於
是前後七子之名遂盛傳于天
下維時蹤跡於北地信易頗頡
於清南婁東而不與七子之數
者又有助南張先生先生者嘉

隆之世弱劉登第宦游數十年
著作甚富余攷誌傳中言先生
之素志于文趙定秦源魏詩不
為唐以後者心甚好之迄今所
傳綠波樓集凡若干卷其金華
也津耀其吐詞也雅切字擲句

綠波樓詩序二

比之陶無事詠曲聲牙刻刻纖
巧而悉合于大雅之元音匪徒
貌似之已也噫先生寧第心甚
好之哉先生之詩何如也
南婁東坡之方斐然壇坫名生
猶其始時先生者不舉雖

哉而往來贈答爭相以重天下
之傳而誦之者且不出於公下
折余聞三甫之稱惟先生為最
先生人相輕內古而賦以謝公
秦之伯仲于渭南婁東而同時
布衣宋登臺者猶不後其詩與

綠波樓詩序三

人先生則婁東稱之不置曰詎
云不知其人視其文況先生之
詩現之亦考也余承乏井上學
里先生迄今百有餘年矣遺集
之流傳或不免于闕嗣表章黃
一是余夙懷也而就蔡令昌子

且先我而得之清味和璧珠行
同好邪余又不知先生之古文
其方駕乎先秦漢魏者更何足
也惜乎其未得盡觀也

時

康熙乙亥仲春 觀齋使者

綠波樓詩序四

葵越胡介祉為村氏張華書



綠波樓詩集序

語有之曰居是邦也事其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又曰以友天下之善士
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謂
序一

其詩讀其書一聖一賢
諄以此相警誠承其教者
僥倖一郡則一郡前後之
人材必錄焉僥倖一邑則
一邑前後之人材必錄焉

甚而得名通天下則天下
前後之可爲吾師可爲吾
友者更不敢不錄也余風
塵奔走將二十年矣曩者
承之永壽乃關中歷朝建

都之區其間名賢迭興余
竊有志彙撰一書以發潛
德幽光當是時戎馬倥傯
朝夕以業競是急不遑過
而問古先之遺墟曰何者

爲標何者爲準卽二陵之
風雨温室之樹名亦不下
詢及焉越今茲又得蒞新
蔡心自思曰新蔡吾呂氏
之遺也吾先君典禮於茲

序三

而始得姓於呂幾年而督
耕鑿幾年而受陶融今六
年所荒者闢廢者興學宮
而旣脩矣書院而復成矣
乃躍然曰可以尙交古人

矣進邑士而問焉昔嘉靖
隆慶之間有張助甫先生
者其書可得讀歟衆皆曰
書舊有刊板兵火後毋存
者閭井中殘篇斷簡縱有

序四

所畱皆無全帙余乃懸示
以告鄉里有畱得綠波樓
集者敢借錄期月而以原
本還於是又有以殘書進者
既又有以殘書進者乃聚

三進者而編集得大半同
復越他邑更得其全書遂
自喜不一月而錄功畢再
月而以書還其人不三月
而讀其書成更章梳而句

序五

櫛之究其學之所自始原
其書之所由來欣然成帙
謂此可以問當世之通人
乎多士咸謂昔譚慎伯先
生曾仕於此欲刻是書而

未成也金長真先生郡守
於此既刻大復集欲購綠
波集而刻之又未能載在
凡例以爲志憾今幸而得
余政暇而刻此書綠波樓

序六

之幸當何如耶余乃曰余
遼海之鯁生也過大梁者
猶佇想於彝門游九原者
尙興懷於隨會以吾爲邑
長於茲前有賢而不知後

有學而不啓大廷命官之
意何居敢負潛德之光歟
是集也誤者正之諱者易
之遺者補之此余不敢刪
削以存公原詩於天壤之

序七

間也是者賞之非者抹之
有原者從而指示之誤用
者稽古以證之此余不敢
自是以見校讐之疎貽公
詩於薄海之誦也吾七言

古若干首五七言律排律
若干首五七言絕句若干
首各以其類分爲卷帙此
余以公有韻之聲公於寰
宇之意也至若奏疏若干

序八

篇尺牘若干篇序記祭誄
若干篇不敢卽刻此余以
無韻之聲以待後來者識
公於古文之內也然必載
弁洲之言於其前者此三

甫之名所由始也復錄大
泌之傳與庭訓之志逢吉
之說大泌之序李襲美之
校以光於首者正以見同
好之情符於今古也又必

序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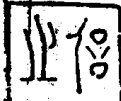
載錢虞山之選與李舒章
之錄更以見公詩之選不
自今日也至若與公同時
之有名於汝寧者爲浮光
之喻時劉黃裳之父子確

山陳太僕之著作汝陽
京及公子震諸書所忻慕
而未之得者更望後之
採云

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

序十

十二月初八日知新
縣寧三韓後學呂民服
信之氏題於鮑陽公署



綠波樓詩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河上寺 吳虎臣至酌之 將赴姑蘇

訪王元美 六首 經故下蔡城 江上逢

曹一呈 飲隋堤亂塚間 夜赴中丞

趙良弼約 二首 將適關中別劉玄子

目靜寧抵秦州雪夜山行三百餘里因

賦 四首 九月六日余寓居西郊因憶吳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一 大邑

文仲于時方與陳思俞劉士揚二三友

生交驩而余病不能赴爰有是作 送

馬雲從之姚江令 送乾甫省試 送

汝用兒震赴南監因北上會試 各港

然上人 陪王內甫小集見甫 得大字

荅陸伯達大行宗伯子 登見星讀書

樓 冬至 送兒震會試 送龔同父

廣文會試 送閻汝用會試 飲梅樹

下

卷之二

七言古詩

憶昔行寄元美 孫中丞淮海圖歌
 酬南海歐楨伯 河上追餞劉玄子 四
 放歌六首為元美作 為王少府題
 張路春山送別圖 乾甫為馬堅傷其
 右肱戲為長句 觀漲 秉畚自尋陽
 紆三百里而遙訪我於蔡沘舟登樓三
 日而別為賦長歌以送之 康卿中泉
 別業醉作放歌 山人程士元工小篆
 能詩飲酒一石不亂往游長安王胤昌
 楊曰泰兩太史賓禮之過蔡謁余余為
 作歌贈焉 濮公山送秉器歸豫章
 墨竹歌沈宗伯龍江尊人嘗寫竹一幅
 宗伯寶而藏之命余為咏爰裁斯歌
 病足汝用以芳來訊戲為長句 為張
 生題趙子昂畫菜

卷之三

五言律詩

早春借高伯宗 魏順甫二山部夜集
 辛伯承符卿 二首 元夕賦得火樹銀花
 合 寄黃太僕 三首 送龍池先生復任
 陽平兼便道歸省 二首 病中少衡劉封
 部見過 二首 夏夜漫興 二首 月夜過少
 衡 長安邸舍賦得茉莉薜蘿各一律
 七夕 送魏順甫之金陵 寄亢學
 憲 汪山人自雲故居 送人南歸
 寄其弟 三首 答王元美兵憲 六首 歲暮
 東高伯宗 二首 暮春借黎惟敬梁思伯
 遊韋氏山池 六首 送孫侍御之河南 二
 首 曹內翰山亭值雪 雪齋黎惟敬過
 訪得樓子 獨酌雷雨驟至 二首 喜雨
 題曹伯貞芙蓉亭 三首 玉田兄書屋
 值雨 二首 送吳令之西河守 三首 洪河
 泛舟 二首 月夜寄子典 二首 九日登郡
 樓有懷鄭山人却寄 除夜 二首 得字

書 將之湖南寄別吳侍御約卿 二首

華容道中值雪懷見甫乾甫 四首 甲子

除夕 明卿舟中對月得天字 夢黎

惟敬歸南海醒而有述 乙丑人日

風 待熱不至酒酣漫興遂作歸山詞

二首 漢江逢吳子彬學憲分韻共賦得

風字 再賦得輕字 同邦陳泛漢江

值江漲 四首 蒲圻道中 四首 乙丑生日

三首 殘日 曉 湘陰道中逢劉少卿

綠波樓詩集 卷之四 目錄 四 大呂

分韻 二首 古意寄遠 長沙道中 二首

酌酒 三首 宜城道中 雨 七月廿八

日夜飲子真別業見殘月因賦

卷之四

五言律詩

題劉子真東山草堂 三首 發夷陵渡江

度鬼門關是山行最險處 下鬼門

關人擬竹坪 二首 鑽天巖眺 九折坂

二首 夜行九灣道中 峽口山 過荒

口同熊憲副望歸州 歸州道中 破

石峽 發巴東 東瀟 西瀟 梅子

二首 火峯 得勝關 關壯繆勝吳處

二首 風口 峽中觀燒 二首 小至 二首

二首 長沙訪顏使君不遇 二首

送龍甫兄還蔡 歸至小回亦見甫

乾甫 二首 芭蕉花 奉和子順陽溪別

業之作 三首 經葛陵廢縣 七月一日

夜 七夕示內 雨不絕 二首 喜晴

綠波樓詩集 卷之五 目錄 五 大呂

七月十一日夜 登故城觀漲 二首 秋

日偕陳道易見甫集龍甫山亭 二首 思

甫生日 寵甫生日 二首 社日舟中晚

望 二首 登見甫弟小雅樓 二首 七夕送

乾甫省試 同劉玄子登見甫樓得嘲

字 雪中送陳道易 送鶴亭兄兼示

謙侄 江漲玩月 寄孫山甫發病山

居 聞雁 二首 臥病北村漫成 十二首

長至示見甫弟 臥病遣婦供葵肥

送見甫乾甫弟墓祀 懸瑯琊寺贈

得上人 孟眞招飲莫愁湖戲爲鮑曲

二首 燕集孟眞山亭時約卿載酒自宜

都來訪公賦 呈孟眞 登胡有成江

山閣 張子子胡有成追餞虎丘因贈

飲陳從訓山房 淮陽道中 與李

汝齊觀濠梁泉 自吳歸示見甫乾甫

見甫遊淮因東張羽王 二首 過劉季

伯 李易二廣文過草堂 同汝震游

蘇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本 大呂書

東寺得橋字 湖上憶汝震 吳汝震

山人羅德臣廣文夜過得燈字 除夕

元美以書約游太和早發汝海有作

二首 阻風 宿田家 穎河 山陽道

中 邠州謁太王廟 六盤

卷之五

五言律詩

四月廿八日飲盛將軍園亭 四首 冒雨

發莊浪 宜化寺 海石灣水漲不得

渡聞董使君已發渥中有作 二首 聞本

退志喜 黑山 得張以元使君書久

缺報章小至病起書懷因以簡之 二首

人日譙集李次溪署中得花字 答本

寧 又 於武威送李茂才歸長安茂

才故廣文子也來請墓誌因有是贈

三月三十日雪懷李宗齊 七月十五

日夜集張使君宅 朔方癸未除夕同

弟乾甫兄震輩守歲兼憶家 教雨郊

蘇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七 大呂書

聖 答中丞李次溪時行過原州 甲

申除夕 二首 月夜飲伯俊書屋 二首 挽

灌甫宗正 四首 李山人橋梓初至集曹

用之山亭值雨 徐明府以騎來迎汪

山人賦送 已丑除夕乾甫同震兒詣

子侄守歲時余將之貴陽乾甫之長安

門人劉應樞馬三批間汝用曹季虎

載酒過大呂社作 聽懷古操 聽懷

歌操 月夜與諸子談莊子 二首 陪乘

器洪河泛舟一首送閻汝用游梁用

夜諸子坐談詠石欄花汪懋叔

同賦聞蟬于應麟席上再送以芳

同賦辛卯夕乾甫適自金陵至

送道士謝玄止之楚尋師新息寓所

乘器見過七夕夜酌秋夜喜王

內父將至秋日送王山人還越重

陽前一日集大呂社九日河東登高

十一月初八日紅牡丹開紀異二首

報汝書詩集卷之十目錄八大呂社

夜四首十四夜月乾甫宅待月一首

寒夜集朱儼之二首步過王園觀梅

雪中同社諸子來訪見甫乾甫震咸

諸子侄守歲五嶽廬爲喻少極題

病起過乾甫園登臺儼之汝用繼至

夏日同閻汝用曹季虎見甫乾甫震兒

咸兒滋蘭園泛舟二首荅元長王孫

首中秋南塘同儼之乾甫汝用季虎兒

震咸汎舟二首山人以芳自朗陵至

重陽同見甫乾甫汝用兒震咸登城南

水心臺二首人日見甫携酒過同乾甫

賦是日大雪四首十三日乾甫携酒過

是日又雪四首簷菊阮太冲夜坐

南塘秋汎阮太冲見過同賦久旱

夜垂雨復霽同諸子賦同阮太冲再

遊南塘二首南園同諸子過汝用月

夜賞桂花同諸子賦道院訪若水以

芳值雨贈若水贈內甫贈子端

報汝書詩集卷之十目錄九大呂社

湛然上人初至湛然汎舟南塘同汝

用賦湛然同汝用過賦春仲同儼

之湛然再遊滋蘭園雨中賞耕桃

待月不得三首贈陸伯庸春日遊王

園見甫宅賞海棠暮春南園曉步

遊河上別葉作張以芳以書來別

挽之不得適有是贈臥病示見甫乾

甫兒震咸長閒步香雪閣晚眺

喜雨乾甫汝用論文香雪閣何令升

卷之六

七言律詩

自中移蘭花適至同賦 同羅敬叔
甫震咸南塘汎舟 午日同見甫乾甫
兄震咸良南塘汎舟同賦 立秋 夜
坐 七夕 松亭睡起口號 二首 閣望
二首 與鄭成甫汎舟張以芳適至

綠波樓詩集

卷之六

十

大呂

元夕 正月十九日白雲觀丘處機故
修道所也相傳以是日昇仙傾都城出
遊焉 再遇元美 同元美子相登高
樓 憂夜城西池上同子相明卿賦
苦熱 送熊憲副之貴陽 送伯宗高
比部爲景府右史 時王初之閣 二首 少
衡劉考功見過 過宗子相 五日有
感 真定道中阻風 遷南尚璽畱別
羅虞臣 普陳道易屋壁 黃行義城
南別業 賴川贈胡僉憲 登賴川城
樓 自壽春鎮發舟值水勢如海 二首

綠波樓詩集

卷之六

十

大呂

歸自賴川省甫適至蔡 省甫過分
二首 寒食有感 二首 送入遊嵩山 蒼
子與 時爲汝寧守 寄高伯宗 涵虛亭
約卿言別 癸亥生日示見甫弟 癸
亥七月六日河決灌淹城 郡閣送
見甫南歸 天雄再逢約卿分韻 寄
羅虞臣 釜山篇贈柳使君 懷趙侍
御汝進 同熊憲副登神歸樓分賦 二
首 乙丑元日雪示見甫弟 二首 和王使
君甫登江樓之作 自湘江折漢江
送見甫北歸 明卿渡江戲贈 送王
使君 兵入蜀 秋日同吳約卿劉子
真 三游洞 四首 九月登葛仙峯夜歸
東孟使君 三閭祠 寄見甫弟 送
乾甫弟遊梁 小至公安道中 寄子
與 時有山東之命未赴 寄阮集 一首 答
用晦王孫 寄翁見海先生 二首 送許
子峻太守之昆陵 人日同林子順樊

一賢遊洪山寺分韻 元日荅子願

憶林子順省中宛却寄 寄河道翁見

海先生 二首 登見甫弟新城樓兼示三

弟 送劉夔菴之鞏昌 人日 立春

崑山小至懷元美 至日婁江訪元

美敬美 飲周公瑕書齋 題潘中丞

留餘堂 寄懷河道潘中丞 偕錢叔

寶父子訪黃淳父值蘭吐三花 酬張

將軍子子 虎丘留別錢叔寶黃淳甫

放樓詩集 卷之百目錄 主 大呂

公取諸君同賦寒字 進瓜步新河贈

潘使君蓋河劍自使君而漕舟賴之云

二首 淮陽飲張子循給事兼訂中獄之

遊 泗州飲李憲使 臨淮訪李方伯

李時有母喪 過壽春贈南叔後 七

夕送乾甫省試兼簡灌甫宗正 贈司

空曹伯貞 飲劉應麟芙蓉洲 自美

蓉洲登仰止岡 李弘訓自毘陵來訪

王一卷憲副初自塞上還 楨伯賢

廣文過訪得律字 曉別劉玄子 喜

元美開府郎陽 二首 乙亥元日試筆示

見甫乾甫 固城寺 寺有碑題開皇二

年 與陽道中雷爾驟至 確山道中喜

晴 元美邀飲道院 漢江汎舟留別

元美得灘字 將登太嶽作 乙亥春

余登太和過順陽訪杏庄李翁會翁東

遊泰山不遇其明年冬再至鄧翁先投

以詩因有是贈 登方山 允治奉常

報放樓詩集 卷之百目錄 主 大呂

移病歸里余訪於曲水別業談論往事

分賦 順陽飲李子田使君宅 并四先

提學 貴陽登嶽回晚次郎陵飲司徒劉子虛

山樓 送陸生還越

卷之七

七言律詩

登太和 四首 隆福寺 良弼中丞携酒

出訪郊園 將赴涼州荅元美 二首 林

水樂小至示見甫弟 至日鄧州道中

十一月十四日夜同進卿見甫登石

鼓山 再過郎城呈元美中丞二首 秦

嶺謁昌黎祠 咸陽懷古 回中山

白蠟峽自堯關至此二十餘里始見松竹 除夕隴西道

中 丙子元日寓安定作 九日武威

登高 于臯張武庫譙武威東湖 寄

方奉常允治 九日登武威南山山有亥母

洞蓋女仙 奉酬本寧數得助甫書却寄

之作 早春武威奉送胡中丞之金陵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古 院 大呂書

借本寧于肅邸觀水燈二首 此部徐

純甫以獄獄至河西有贈 贈昭甫董

憲使 盛汝光齋居道觀值雨 聞本

寧視學關中作 峽口 徐司馬撫浙

鳩工撻石海塘功成作詩寄之二首 黎

校書惟敬拜河南叅議仍直秘閣賦此

志喜 答歐楨伯 留別李本寧 肇

西驛寄李本寧 臯蘭行營呈少司馬

董子才 孫相潭太史使唐府還經新

蔡見訪 陪戴子初舅宴塘上 贈鄭

山人山人工詩書自歛來訪 飲夢白

署中 赴武威別劉子玄 甘泉夜集

贈李次溪使君 寄方允治 秋夜懷

王晴江司理司理于麟門人 送賀泰

戎之花馬池 本寧以詩訊于久不調

作此奉答 寄少保範溪鄭公時持節

監晉代軍 秋日懷梁器使君 李本

寧自天水寓肅二寺俱登省試遇有此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古 院 大呂書

寄 燕集雷帥山池 宋侯孔炎自南

陽貽詩奉答 李恤別自嘉峪關回有

作 遊黑松堡 爲方允治題曲木別

業 張文起爲團西湖顏日梅花嶼林

處士遺址也書來索詩兼訂遊期賦答

送王大將軍之鎮寧武王太原人

黑河夜別李明谷 別雷碧潭 別次

溪後至日得所貽詩奉答 小至莊渠

與劉信甫言別二首 袁洪溪還楚行省

寄贈 留別徐方伯

公先開府張掖自陽余實代之

關中赴瀕陽留別

四首別南陽匡

倅事左遷訪馬 元河上庄 飲杞縣

苗令 題史明府城西別業二首

明府先大

夫為御史 逍遙園訪穆敬甫

中秋次

武安值雨同乾甫夜坐 虎斯驛 秋

日同秉器燕集明輔先生桂子山庄前

首專詠桂子山庄二首 黃常侍邀晉邸

觀紅白梅同陸水部賦 題林泉晚適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十六 大邑縣

卷送參知范公歸豫章 與舍弟乾甫

別後至日次梁宋之郊風雪驟至感而

有賦 鳴甫兄庄 靈武臺 扶溝李

生遊朝鮮回 文殊菴訪朱汝脩 過

夢白賦贈夢白曾慶兩弟于厄故末句

及之 洛中訪錫子禮愚副 過洛陽

王少司寇佐之山亭 楊惟喬使君禪

除逾歲不赴選人詩以勸駕 癸未生

日示弟乾甫 六月廿 寄陽中陳于詔憲

副 得見甫閩中消息 甲申元日城

南樓送李元戎駒之中衛市馬備雪

見甫以閩中從事輪餉少府觸忤閣登

劉金吾李侍御導之出疆聞正月西矣

余與乾甫久違不至賦此見懷 李侍

御邀飲城東樓值雨 送李侍御按滇

二首 荅陳從訓 題潘中丞讀書堂

送吳鎮遊梁兼簡灌甫宗正 乙酉元

日朔方使院試筆家弟乾甫同賦 得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十七 大邑縣

李侍御滇中書却寄時侍御新定外番

荅金吾劉子大 喜伯峻至有作

午日同伯峻及弟乾甫登使院山亭時

伯峻將歸 走筆贈清菴 公道詩也或

卷之八 七言律詩

楊太宰菴花嶺 四首 送劉大將軍自朔

方核鎮井肅 公岑太史使韓畢過蔡

相訪 余既列調結出關 丙申中丞以

薦自張掖以七言近體來唁遂如數者

之二首 丁亥元日 胡生爲其師南太

史來乞墓碑因憶同遊棲霞十五年矣

南太史即卒於遊之明年追談往事爲

賦以贈 中叔領郡浮光三年報政

使者以最聞賦此寄之 送胡生

炎子厚初至同乾甫携尊出訪寺中

賦齊字 孔炎子厚過訪 除夕

侄集乾甫 中叔過蔡約看遊玄湖今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大品書

入夏矣中叔以詩來尋盟而余病不克

赴因訂後期 李山人以何宗伯書

余賦贈 癸未元夕山人即

於長安酒樓中又六載涼重

過蔡相訪賦贈 月夜中叔枉駕即席

有作 二首 送劉應麟明府之光化 秋

日荅秉畚方伯見懷之作 二首 立春日

寄贈何啓圖宗伯 小除夕過乾甫

已丑元日試筆示乾甫是時見甫承魏

震兒計偕 吳汝震再遊梁園過蔡相

訪時年七十矣 少保潘司寇以御史

大夫起治河蓋三持節矣蒞鎮兩使來

訊賦寄 二首 送趙太守之安慶 夜過

伯達陸大行同賦千字 九日登城南

樓再送永叔 寄朝那郭使君 早春

寄韓生子端 初至永照寺會趙太宰

良弼 過董村登趙太宰樓 春日同

趙太宰良弼何宗伯啓圖陳同卿晦伯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大品書

劉憲使廉卿登樂山 二首 陳晦伯庄

秉畚京兆過訪 過秉畚行署同賦

秉畚登綠波樓同賦 送乾甫遊燕

送邵參知子元入賀 二首 劉玄子北都

至自長安談邊事已闕天水是夜雨

荅鄒汝翼 送程士元之申陽即過蒲

坂 送馬雲從游南太學兼懷乾甫弟

喜山人張以芳至以芳趙太宰良弼

門客也爲太宰書家廟碑甚佳因及之

送張以芳還吳 辛卯元日書懷兼

寄姚叙卿 寄朱秉器通政時余被論

送黃萬空遊越 汝郡秦京過蔡樹

余將赴試京闈賦此送之 月夜送劉

孟玉省試 寄秉器中丞秉器自訥言

出撫晉時塞外淪盟方治軍旅 本寧

約會項城曉發有作 初至項城本寧

見過 陪本寧閱兵值雨 過本寧省

署言別本寧期以枉駕蓬門故末旬及

蘇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壬 大召書

之 寄何豫甫封君 封君先為 見虞李

侍御以舟送乾甫弟還蔡余別乾甫隔

歲矣亟欲一見借見甫及一二親友劇

飲舟中于其歸也賦此以謝 壬辰元

日試筆 二月朔日小閣紅梅盛開與

見甫乾甫共賞是時兒震射策南宮同

賦七言律一首 乾甫弟自金陵携來

王蘭一株開六花奇觀尤甚為賦一律

吳輟菴中丞巡行汝南賦贈 秉器

中丞得請歸豫章邂逅新息賦贈 豫

葛梅 新安山人汪希黈故宗正淮浦

客也年八十二矣過蔡相訪即辭以遊

金陵別去余壯之為賦以詩 送文學

秦京使靖藩報訃 哭司寇王元美

秉器招同見甫乾甫小集新息署中言

別得五微 送錦源任使君拜同卿兼

觀宗之秦 聞汝用執門人禮入社譚

詩喜而賦之 何仁仲甘露園 先司

蘇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壬 大召書

讀書處會雨 采芳洲 內有沈惟胞余泉

晉閣所取士也以明陵廣文過蔡謁余

叙舊有感為賦 中秋偕汝用見甫兄

震集乾甫宅 內甫過訪同見甫乾甫

汝用兄震夜坐得潮字 送雍君錫考

功之京 還鄧戶部思成招隱園 賦

得秋夢 立春日示社中諸子 荅梁

中丞尚賢 寄蕭漢穎學憲 七夕寄

劉介卿太守 七月六日過法隆寺謁

沈若水張以芳期以七夕見訪舍館于

此喜而有作是日大雷雨 送沈肫甫

廣文會試 陳子準文學自弋陽見訪

汪大行時甫封衛蔣過蔡見訪 方

山人自宛丘過訪 方精醫 奇一初陳憲

副 歲暮荅孔陽參侯 荅臨漳令王

子聲 張以芳自郡城來投我新詩喜

而有作 劉介卿郡守寒夜枉駕賦謝

介卿枉駕之明日即過弋陽祖之南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 王 大呂書

園仍有回轅之約 介卿自弋陽將至

雨雪遲之 三月三日值已古今所罕

遭茲良辰爰邀儼之汝用見甫乾甫

震威于南園修楔各為一律以識

申閏八月十五夜 同儼之汝用見甫

令李叔操訪我南園語移時旋即

去寄謝以詩 同見甫乾甫見震威

南園汎舟 二首 南塘水漲鍾符陸明

在臨子病不能從東謝 丁酉生日

御克菴 贈陳雍少尹 贈胡侍

之九

五言排律

送子藩李勲部歸南海 八 武安過吳

約卿 御夜酌分韻得 其二

公字 其三得催字 其四得深字

寒食 洞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 王 大呂書

燕集城南山亭 飲伯庸奉常山亭

自去壁放舟 溪口 時乙丑年十

風 丁卯元日夜行魚山道中

值雪 見海翁中丞拜少司空入朝

二首 歸至小同示二弟 紅門山

火車嶺 冬日過 同見壁間李

寧使君阻雨之作 歲二十韻

稿 十韻 李直夫賦直夫普安

六先為太史書即明

去 永叔製墨精良鑿雙池列燈取燭

余見而奇之爲賦五言十四韻 通慧

寺玩月 喜雨篇是日穀雨商陸鍾符

邑侯三十韻 閏三月三日開公岑諫

議且至喜賦二十韻 晦日同見前弟

泛省中小池 朱儼之廣文入大呂社

因賦 閏十一月晦日集大呂社得青

字二首 元日述懷信筆成二十四韻

元長德操二宗侯貞母 一樂堂爲王

蘇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孟 院大呂書

泰知賦公先太公七世同有云 題宗

侯孔陽象教精舍二十七韻 秋日偕

見甫乾甫兄震訪湛懷上人於法隆寺

遂登故城論詩談禪劇述伏牛之勝上

人結社黃曲邀余入社同賦十三元凡

二十韻

卷之十

七言排律

奉酬子順春日見憶之作 奉酬顏使

君春日見憶之作 南明精舍爲淮海

中丞尊人賦二首 趙良弼中丞自山東

拜少宰 見甫弟自閩中以轉餉至同

德別都鄂五年所矣備述所歷艱危因

成三十韻 送吳端菴中丞進留都少

司寇

卷之十一

五言絕句

送柳公子兄弟歸廬江六首 送韓希

蘇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孟 院大呂書

愈二首 大隱園六景爲曹太參賦瓜

地 苔塔 桃源 槐市 柳堤 石

園 暮冬雷電風雨驟至因以識異三

首 池亭對雨示舍弟見甫三首 雪

夜示見甫弟四首 雨不絕六首 歲

暮夷陵得見甫弟書却寄二首 龍甫

北郊六詠曲塘 蘆花塢 荷堤、芳

洲 棋塢 菱浦 劉嵩陽玄湖十詠

于野堂 莊經國 翠霞塢 棋樺亭

秋水亭 野雲亭 西嶠草堂 馴

鶴樓 鹿曲 梔園 吳汝震山人過

訪二首 過劉侍御山齋二首 捷軍

山 古鄆得本寧河州書約會積石回

惠十字云從語多特別先悠計日回悵

然爲賦五言四絕

卷之十二

七言絕句

寄元美 答元美二首 喜吳明卿至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大呂書院藏板

六首 送陳于舜使君之越同高伯宗

魏順甫雜賦越中古跡六首 聞李于

麟奔王司馬張二首 病中逢寒食

嘲劉考功不飲二首 代考功答二首

過城南別業 飲伯貞曹大參宅

初春訪吳士明明府不遇 過士明

子與別鄭汝陽城南言別雷雨驟至

飲田家酬賦二絕 寄曹副憲金 送

胡敬致 自廣平別駕之南阿丞四

首 同邵仲子李貞立登廬山絕頂三

首 寄吳約知侍御五首 時侍御按

東得吳侍御上谷書四首 九日登

陽城樓三首 送邵仲學州守之隴西

五首 柳憲副將之咸陽與鄭山人觴

之城南得二絕 客居偶成 渡河值

水勢如海聊爲短述二首 宛丘道中

東林使君六首 早行 戲贈張京兆

題曹伯貞大隱園 寄崔太守子謙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大呂書院藏板

二首 送王憲副入覲四首 奉和劉

逸部邀吳侍御入夷陵之作二首 遊

子真摘桂花見貽 玉虛洞八首并序

巫山送劉正甫歸泰和時正甫以病

乞還山四首 於巫山得乾甫弟漢陽

書却寄三首 雪夜于坐上問南叔後

借衣 叔後見過出小巵行酒因以爲

壽附二短章 子順遺白箋 送方伯

畢公之太僕任四首 寄萬方伯章

二首 寄荊州趙良弼太守三首 病

中謝史明府惠家園梨二首 乙亥立

春日 病中謝德臣惠橘 經玉碑廢

寺 夜行鈞陽道中東元美 將至郎

陽報元美 堯灘阻風宿江上禪舍二

首 漢王臺在唐縣西十里月夜姚夢卿高愈

光集飲 赴武威 留別陳思俞兼荅

送赴涼州之作五首 聞丁生歌兒彈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天 院

琵琶有異問之乃長安人也感而有賦

天柱峯 蓮花峯 紫霄峯 萬丈

峯 丹竈峯 七星峯 五老峯 紫

蓋峯 五龍峯 香爐峯 九渡峯

大筆峯 桃源峯 禮斗臺 百花泉

試劍石 參斗泉 滴水巖 南昌

石鼓山二首有二石鼓黃羊灣 天

河在鄧西縣又數問天河 交場關二

首 過商山謁四時廟四首 藍田道

中是日雨木稼 晚宿咸陽

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於永安脫劍贈張大參二首 蕭關二

首 清水驛 康郎山 定遠驛見新

月 渡河 鏡歌鼓吹曲十八首為閔

臣吳大司馬作渡河曲二首 海西曲

三首 甘州曲三首 涼州曲四首

崑關曲二首 還朝曲四首 金城關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目錄 天 院

寄見甫乾甫四首 小至雪簡盛汝光

臯蘭逢李本寧戲贈三首 春暮自

甘州回署見杏花有作 首身偶成二

首 謝本寧餽羅二首 送李直夫同

卿白張掖入賀四首 巴州驛 送都

督盛汝光之金陵二首 應天王中丞

平賊凱歌四章 會中丞云 密凱歌四

首 碩使君招飲露臺 碩使君旋都

之前一日就別我於竹林余並抱幽憂

之疾缺爲面祖作詩代之二首 奉送
威使君廷遂移鎮雲中四首 張掖午
口二首 寄孔炎宗侯 寄子厚孔炎
之子 送劉信甫會試 寄榆林洪使
君二首 寄本寧四首 懷本寧 雷
雲從元戎廣陵姬至戲東 贈姚山人
中甫往余過鄧會山人於元美使院今
再隨敬美于秦蓋二美門客云 日暮
觀敬美拱辰角射 夜投真空庵 明
綠波樓詩集 卷之四 目錄 辛 大呂書
輔先生鑒井得甘泉分餉時余抱病句
日矣四首 桂子園中同明輔先生賦
碧桃花得開字 櫻桃花得飛字 新
松得山字 柳得簾字 編鍾得臺字
石磬得篇字 癭瓢得雲字 黎杖
得玉字 再過商山 山形似 武關 七
盤山 藍橋 入浙川界二首 生日
示兒震威長 寒食二首 春日池邊
同乾甫小酌二首 使院園池初成正

值午日携乾甫震兒飲其上爲賦二絕
陳于韶使家僮樵來壽余賦各三首
田翁曾試少府王官皆以非所好罷
去今長公舉進士而翁高臥潁濱甲子
四百四十二矣中秋八日其初度也爲
賦三章 肖甫少保出塞凱歌八首
公亭梅諫議使轉藩便道湖南觀省相
遇於華陰爲言大王母春秋九十八矣
屬余爲歌諫議之兄客生余友也因賦
四章云 寄司馬溫叔文時填撫兩浙
三首 小除夕飲乾甫 於隆寺 寺
中送別 城南蕭寺觀伎 暮春同子
初舅言夫弟於隆寺觀伎 爲言大題
畫 立秋日王內甫惠酒 余有別業
去洪河數十武與汝海相望也種柳夾
岸築樓其上敬美曰綠波并系以詩
海內同志屬和者多秉器自貴竹復貽
四絕作此奉酬 至日送人之燕 題

于厚玫瑰一枝三花圖冊 午日集乾
甫宅時久旱二首 月夜聞笛 飲王
道嚴園亭辭賦

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送鄭憲使開府上黨三首 舟中夜別

子順三首 李平驛對雨憶子順 望

陵陽洞 寄翁瑞泰先生時總理河道

四首 吳子彬參議如蜀因扶侍還閩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四目錄

王 大呂譜

中八首 渡江二首 劉選部以病東

山詩以訊之二首 荅元美四首 荅

敬美四首 曉送乾甫 輓王中丞八

首 哭敬美十首有引 送顧山人鍊

還荆南三首 十六夜與士揚言別

送鄧二守之都陽四首 送歐楨伯奔

母喪歸南海六首 贈李萊萊楨伯青

衣也能詩 聞王樂夫山池觀伎 送

別四首 題書五首 宿杜道士房

於姑蘇送陸蕭甫游嶺南因寄歐楨伯
二首 贈張大猷 徐君琛 溧母祠

朱黃灣 白馬湖 甓社湖 射陽

湖 黃石山 劉伶臺 泗州訪李邦

陳憲使值牡丹盛開二首 挽劉汝素

太守五首 太守曾為給宿祿寺值雪示

選上人二首 送印上人入千日關口

號 上巳約伯玄修禊事三首 送李

弘訓 寄陳從訓 題權徵圖二首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四目錄

王 大呂譜

七月十九日乾甫弟出郊以一枝棠棣

花來色澤繁茂不異春時乾甫將入對

二首 偕永叔季虎道蘊雲從兒震自

蓮花湖泛舟登臺棹月而還人賦四絕

七月十五夜餞永叔三首 荅沈若

水 王德甫送春盤 題王溧甫鶴鳴

山房 題何季子令升鳴玉館 送咸

蒙兩兄遊梁諸伯榮宗侯為主二首

乾甫游南太學即應試二首 寒食日

得秉器與房書約會新息有作二首

再送秉器五首 陳龍崗醫士遷居

少年行二首 輓劉子玄六首 聞毀

宗侯伯榮新婚戲為艷曲二首 贈

醫官劉敬菴劉子精岐黃之術治小兒

投七而愈乃少孤育楊氏人不知其為

劉也予表出之

綠波樓詩集目錄終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目錄

詩 卷之首目錄

張九一傳 載分省人物志

過庭訓

張九一字助甫新蔡人嘉靖癸丑進士授黃梅

令以治最擢吏部驗封司主事是時李于麟王

元美吳明卿諸君方結社談藝九一遊處其間

睥睨一世會元美父中丞公失分宜相驕構下

詔獄九一數過存問坐是出為南尚書卿再請

廣平丞尋遷湖廣食事駐節岳陽景王驛葬所

過巨看要挾以千萬計九一給日第行後當自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目錄

詩 卷之首目錄

辦延至斬黃將出境維舟以待九一故令數百

人舉火遠譟瑣駭懼以為盜也夜解纜衣懸布

政司參議以憂歸于洪河之濱構綠波樓積書

萬卷諷誦其中凡十年起補涼州陞副使兵備

甘州適外王西牧駐兵青海謀且叵測乃用奇

計制外使北歸視陳戶牖解白登如出一轍

以功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孤

懸河外與外為隣軍中數驚乃斬賀蘭山赤木

口諸隘修興武營清水堡諸軍力斗自衛外

不敢犯數受白金文籍之資會言者泊江陵事
徒誤坐調歸師而開大呂社與羣少談詩或呼
朋賓侶泛舟南塘雄飲豪吟軒軒電舉蓋不雲
虞者八九王元美以爲吾黨有三甫公其一也
卒年六十有六上遭落臣論祭所著有綠波樓
集朔方奏議若干卷子體震領萬曆戊子鄉薦
能以文學世其家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本傳部 上 大附書

張九一本傳 載大泌山人稿

京山李維禎撰

張九一字助甫別號周田先生之生也母感異
夢其兒乳穎悟絕倫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
輒記殆兼之矣八歲爲博士業爲古文辭博雅
雄麗老師宿儒不遇曉也十四補邑諸生餘姚
翁督學使鮮所許可都試諸生以先生爲冠封
公次之司馬嘆曰父不得而子信乎他日以文
名世吾不及也赴省試五策幾二萬餘言主司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本傳 一 院藏板
大賞獎舉第三人明年成進士時甫冠除知黃
梅縣縣舟車結轂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登
據市井有司莫敢問先生廉得其主名會治之
卽窮里民以事入謁悉知其家人生口作業發
奸摘伏如神邑大驚相戒毋敢犯令事至首尾
視決不移時而庭虛無人閉戶讀書賦詩有四
方之客相與游覽邑外佳山水暇展胡床觴詠
充日人以爲潘河陽陸浚儀之儔也三年擢吏
部郎自主事以至郎中凡十任而是時諸曹郎

于元美李于麟徐子與宗子相梁公實吳明卿
謝茂秦結社談藝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唐
大曆以上先生心好之比入都諸子去國獨元
美相得甚歡會王先生父司馬公失分宜相歡
構下訟獄王先生棄其官來視棄體分宜父子
故憾王先生與諸郎杯酒間多譏刺語使人瞋
尋蹤跡門徒故吏皆恐鳥獸散先生以從王先
生游晚日夕招尋時歌時泣而更羸服存司馬
行從中王先生辭無乃為君累乎先生慨然曰
綠波樓詩集卷之首 本傳 二 大呂書
士為知己死死且不避官于何有分宜當國欲
封其愛妾行千金分宜父子所冀必得之先生
為司封即持不可分宜恚是區區者而不余昇
乎先生自念次當為考功文選事與政府相抵
牾益多請就散秩分宜陽諾遷南尚寶卿未至
而以風霾計吏修前憾補外外當得食憲而同
舍郎阿邑分宜謫為廣平郡丞先生才名籍甚
而又遷客衆心畏其難近顧退然自下安繁劇
劇無異為黃梅時淦水溢城且潰軍騎出拯溺

者水行及肩不去所全活無算稍遷湖廣按察
司僉事治巴陵登岳陽樓舉酒而誦范希文先
憂後樂我輩位而行皆樂事也夫何憂巴陵至
武昌風帆一夕可至嘗乘月汎舟雲漢中江水
歸涕先生莞爾而笑往來巫山西陵間可半歲
得詩參而奇者謂如少陵之有夔州也會勸
施州軍功先生任楚市兩核實持平議乃定事
竣稍遷右叅議而被劾者與疏不任勸者復
黃語中先生當調先生喜吾輩還家人之命
綠波樓詩集卷之首 本傳 三 大呂書
祿遠方今且有辭歸而侍膝下色養三公安
易乎卜築邑北十里河干為綠波樓積書萬
冊誦其中久之二人卒先生哀而毀跋涉霜雪
下莫江巧元美先生為志歸則屏居非其人
可得見中朝故舊勸都不答邑人司空曹公於
先生為中表兄每遇先生揚扆千古及典朝
章四方利病九邊要管歷歷如指掌司空解頤
是才什倍我非丘壑中物几十年起家仍故官
分守涼州而有莊浪軍變莊浪左番右虜其中

士漢軍雜處而都督魯東者病子稚不任事督
府石恭襄公檄先生攝莊浪命將分兵禽之魯
兵思亂計除之賊平論功擢副使備兵皆有號
俺各提三十萬衆西牧寄徑井肅督府上書調
先生井州先生言彼王子小吉囊敗于瓦剌以
父兵報怨其日迎佛虛聲耳勝則氣益驕敗則
愈怒我且代瓦剌受禍雖然彼不訟言報瓦剌
而藉口迎佛固無必勝算矣使使說以瓦剌必
不可報王信之則有和土魯番哈密出嘉峪關
緣波樓詩集卷之首 本傳 四 大呂書

之說有井州馬市之說有諸番茶市之說有由
何地歸無迂道曠日之說皆計阻之王聽命小
吉囊不得逞而先生知所變者三娘子三娘子
與譯使通禽之而俾以王東歸爲贖于是泣涕
呼曰惟余馬首實瞻王遂東是役也衆三十萬
收青海二年秋毫無犯先生拮据頭髮爲白廷
臣兩推瀋陽開府而困于江陵門人僅得石參
分巡關內擢按察使兵備密雲任者三載
時僅移山西總憲事大比士得晉封爲按江

陵功其黨水潰朝政一新稍遷右方伯仍山西
臺省會舉邊材始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寧夏寧夏歲兩道墜彌望爲糧穀二萬五千石
賑之又爲之開河渠建橋關修河堰疏壅塞改
隄墻以備水旱廣招徠墾墾立堡寨專責成
以儲軍實繪圖獻之上報可所墾田一十四萬
畝有奇斬賀蘭山赤水口寇不敢窺左足修興
武諸城及他營壘數百里魯憚先生威名歲來
就市奉要束惟謹省費二萬金有奇土數賜金
緣波樓詩集卷之首 本傳 五 大呂書

帛旌勞將有殊尤之擢而在朝皆新進喜事不
悉先生本末爭以治江陵黨爲名高謂先生亦
黨人彈事上莫爲相明者坐調外其後兩都史
嚴寧夏屯田及他修守功并言先生冤狀上爲
復故官候召用又數年寧夏有倖賊事識者曰
張先生在庸至此乎明年起撫貴州而拾遺唾
者亦已先生慨然曰吾志固久失矣是未爲知
我者亦未爲不知我也先生官高而家無厚藏
誰藏書數萬卷緣波樓不得時至于居第傍構

小齋擁書則謁倦則焚香臥坐家人罕接談既
春秋六十喟然而嘆天俟我以老何自苦為鑿
池百畝南門外號曰南塘修竹垂柳環之亭館
滿坊蓋與可慙可游魚鳥花卉可玩借子弟門
人徜徉其間同里則問汝用汝陽則秦京為社
日大呂執經問難賦詩言志申陽何令升王思
延春和遊諸名勝樂山賢首杖履華至他冠蓋
造門輒謝病不內有以珍玩遺者謹謝之曰吾
不省此器用具數不求華飾整食不重味衣不
綵波樓詩集卷之首本傳 六 大呂書
厭浥補而性好施易氏貧割田宅資之明經楊
刑二生死為舉塋而哀楊無子為文祭之語酸
甚其經紀真陽蔣令表更備邑大饑盡捐廩粟
食之千石以上有司當上聞旌其門先生掩耳
無汗我事關通國利害若夫免苦為日當事者
登登百千言卒不令人知也明年卒為竊藏明
器焉後之兄弟啓而藏葬事中丞直指采汝南
月旦評上言先生文行勲勞宜有旌卹大宋伯
大司馬以為允覆奏得旨遣藩臣諭祭學官弟

子純先生生于鄉先生身長七尺軒軒如朝霞
舉濯濯如春月睂目爛爛如巖下電宏覽輒物
尤善章草書投壺能四十餘驍飲可五斗與
梁張肖甫豫章余得甫俱以文章名即署世號
三肖天下尊鄉之先生年最少成名最蚤虛懷
樂善多所獎進歸日後于詩律蓋翻別為南塘
稿卒之前一歲下帷距躍無機卒志寢食恭人
竊窺之諷曰將此安歸先生為之一笑吾千古
在焉非乃所知今親名綠波樓集復有甥方奏
綠波樓詩集卷之首本傳 七 大呂書
歲六卷世多傳誦

綠波樓詩說 載自蘭室稿

廣濟舒逢吉撰

新蔡呂令公刻綠波樓詩集成逢吉自南陽來客居於西城之樹下捧其書而讀之曰余三十年前爲甲辰寓宛丘與張季協交季協自稱曰綠波詩集其乃祖功甫公所著也命余賦詩以爲樓榮後今甲子楚撫軍徵余脩通志以湖北八府各宦屬余文於黃梅得張公治蹟爲之傳後復以任事無其人更命志總志局復於監司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詩說 一 大呂書院藏板

得公事爲最詳然不期老年更得過陽復讀公全集也然公之文有王弼州爲之倡公之詩有李大泌爲之傳余箚中又得大泌山人傳稱復從汝陽李根茂錄過庭訓分省人物志而公益以不朽矣文集燬於兵火時雖諸選錄有遺詩海內未盡窺其全豹今呂令公更評其詩而刻之也嗚乎張公何幸而得復彰於二百餘年之後也夫張公之詩令公既尋流溯源而來之無有綜其詩而爲之說者余不敏老且耄食

驅爲人較文字得遇此盛事敢不爲公竭忱而推以襄其大業謂明詩莫盛於弘正矣乃再盛於嘉隆世之稱者皆曰北地信陽諸公稱前七子歷下大倉諸公稱後七子前七子固以北地爲之首北地年最久其氣老其句雄每自訂於晚年信陽年最少其氣清其辭秀而不得盡編於末路後七子當以歷下爲之首歷下爲諸公所甚推太倉當歷下稱霸之時又值諸公喪亡之後以末受命而獨雄於詞壇更能網羅天下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詩說 二 大呂書院藏板

之豪時有三十幾子同一社又有二十幾子同一社又有吾社中有三甫之稱其言載諸弇州史料故新蔡功甫其一人也厥後麟洲又登助甫之堂起其額而公亦曾造其廬履其治親炙而集論焉故其詩所以至今不朽也夫禪佔者必先配林蔡河者必先渚沱太史公傳申韓索老莊於所授蘇子瞻論李斯究荀卿之爲師先河而後海窮流而溯源不易之論矣論詩者自三百而後楚騷自漢魏而後六朝自初盛而後

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繼往
往疆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雅欺人此篤論也子
美不云乎楊王盧駱當時體庾信文章老更成
故北地楊花從軍諸什信陽明月諸篇莫不有
長安帝京之意而公詩於七言謹守少陵而流
入北地其管鑰何嚴哉故其中如華太白處自
不覺其才之縮也于鱗又曰太白五七言絕句
實唐三百年一人則五言獨不推輞川乎七言
獨不推龍標乎吾讀公五七言絕句五言體製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詩說 四 大呂書
則步驟青蓮七言風采亦力追歷下究其所造
即瞻眎仲初義山尙不能然而敢以李自許乎
七言之中亦有合拍者若秦時之明月楚江之
天門勢髣庶幾綠波樓亦可謂傑起矣五言排
律本自夫唐而其原不自唐始也謝康樂池塘
園林之類顏延之陽陸陰谷之章各自有排偶
矣初唐自蘇李沈宋以來其體方盛至杜甫而
著作遂多竹間藥窠花嶼書床公無不掃蕪於
浮淺之中而玉衣晨舉銀馬汗趨則又將步驟

得之至若七言排律即杜甫亦未嘗多作也在
紅顏騎竹之中亦不過三章耳覺十隊紅粧又
曉唐句矣隨後而以五十韻自銜以百韻見長
者或曰其才則高其體則逸公於此體莫不置
心焉而五七言近體此七子之能亦公之能也
公之言曰沈宋高岑王孟李杜莫不以五言自
著而島瘦郊寒亦莫不以五言自苦或曰某某
者五言之長城也某某者五言之國寶也而皆
於五言之內廢昏暮之廢與犯清塵之軌道終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詩說 五 大呂書
年竟月累日踰時終得一聯惟呼微曉而公亦
自知苦難希心暗合其初也則融草堂於夔峽
之中其繼也則鑄全盛於疎林之下其末也信
手而拈泥憑心而掇錦天吳紫鳳雜出襟懷結
月寒霜凜然筆嶂然亦可謂難矣吳必琴可升
堂才堪入室乎而七言又七子之雄也襄陽不
過二章嘉州始成數什青蓮間筆於崔顥北海
附冊於杜陵至李頎而酸楚流離世稱絕調而
王維彬彬乎多作矣少陵連篇累帙雖曰大成

不幾望洋李頎耶于辨公然踞有壇坫自立旗
鎗登絕嶺以三麾召七雄而獨霸而公復委宛
從容相見於朱耶之間會心於芬閣之內荷戟
前驅追踪跨龍雖其中檢點稍疎校讐未妥作
者之難未免傍觀之刻矣雖然明詩蓋凡三變
矣夏之尚忠殷之尚質周之尚文古人謂周而
復始如循環然非謬談也明詩一盛於弘正再
盛於嘉隆弘正之詩各有其體而嘉隆之作若
同一轍盛也而衰之端見矣至青藤述詭異之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詩說 大呂
習而才氣自奇中郎超俊逸之羣而和平遠協
追竟陵出而蚶蜆哇鳴三百年之清音亮節於
是乎息然穎秀與嶽歸有鍊炭之分而齊名亦
有邪正之異此則天運之已然而亦人事之趨
向也今海內操觚之士始尚空同繼遵白雪後
季迪和平之聲嘉懷麓臺閑之跡時羣起而紛
紛然趨宋習矣當是時宣城握江南之符新城
擅東山之坵一時之間謂南有愚山北有阮亭
而暨壇庶幾乎其正奈之何愚山化為異物阮

亭獨踞藐林山斗之瞻端為藐苑之準則呂令
公茲刻能無功於詩道哉疎林雪霽遠張子右
文過林下而與兒子光議道也予感激而為之
文右文能詩亦綠波樓之會孫云時壬申長至
日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詩說

七

大呂

張助甫先生集舊序

李維楨撰

嘉靖之季七子三甫言語妙天下助甫先生者
三甫之一也慎不佞髫年屬文父執高右史伯
宗謬許不佞是可希張助甫余因請先生所撰
著讀之欣若有會者至乙亥而先生起家西寧
余承乏隴西先生長十五年負重名又以天官
郎尚璽卿左遷意不可一世過而昵就不佞其
後同官長安不佞復仕大梁倡和酬往益稔而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舊序
大呂書
院藏

七子三甫獨先生在歸然魯殿靈光矣先生于
七子中心服而不敢躐立者唯王元美先生一
人餘姑舍是至梁公實宗子相凡於短算謝茂
秦驟于末路所不足數也今取先生集與諸先
生集並觀參校其詩有李于鱗之高古間嚴有
吳明卿徐子與之典雅明潤有余德甫之縟藻
張肖甫之沉至其文無恒語無卑調而體大思
精華整間勁陸士衡濯錦江波寧復有一片衡
文之服沈隱侯用事不使人覺若脂隱中語故

學于鱗而失之者往往墮他道先生奇正相生
不偏廢也當先生時不在三七之數而名與之
埒者有汪伯玉王敬美魏順甫先生文體裁如
伯玉而有逸趣敬美詩在明卿子與間順甫詩
在德肖兩甫間先生奄有之諸先生以辭賦名
世不必工吏事位不盡通顯梁元所謂賴於文
士愧於武夫古今同慨矣肖甫一品元美八座
先生亞之肖甫伯玉有軍旅功先生儷之嗟乎
先生天下才也自東晉南宋以還文士率歸江
左而目中原爲僞楚北地從父宦大梁遂爲梁
人而信陽並起兩先生辭賦之業於古爲中興
於今爲開先而晚乃有先生者鼎立而爲三中
原文獻甲于方內其所啓佑羽翼功豈小哉不
佞所稱嘉隆諸先生後先十有五人不幸而爲
若敖氏之鬼者有之抑或堙替隸圉或不能紹
雕龍之慶而何李與先生子孫皆箕裘濟美汝
穎爲中州地氣參和不偏夫有所受之也昔溫
子昇謂孫搴文不如卿寧要之爲擔子昇笑但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舊序
大呂書
院藏

言劣便是學門則不為警事可知矣魏收傳崔
綽為首以高允贊綽作據詰者言司空才士作
贊正應稱揚卿為人作文章道好者豈能皆實
積不俊嚴事先生擔不如達甚恨負高伯宗先
生所期許幸而得叙先生遺集以實道好不取
欺地下脩文郎且也後來之彥彼衆我寡衆實
有口焉可誣也

綠波樓詩集

卷之首

王

大呂

綠波樓詩集卷之一

內鄉李 蔭襲美侯

新蔡張九一聯甫著

三韓呂民服信之評

五言古詩

王李輩出大關透體助甫五言古
才思迭勝而其上不及漢魏下亦
不失齊梁間有出白少陵者然皆
趙之要法能得之顏謝者為最確
見正

河上寺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詩

大呂

古剎臨峭岸下有千尺淵開門見波濤洪汴
石盤火雲垂到地片雨掛前川颿風自南來
氣澆衰顏赤目俄回曉雙虹動我前乃知
地別有清山願瞻諸天裏蒼然一龍還

吳虎臣至酌之

丈夫志四海烈士嘆後時鴻雁振南羽西風下
階墀燦燦黃金英嚴霜悴其枝歲月忽已暮美
人何來遲岌岌冠芙蓉嬌嬌帶江籬撫劍七星
流顧盼生雄姿飛虹驪為使白雪吐為詞中嶽
岬為看黃河渴為厄自稱是酒星腹大如鵬夷

酌虎臣說得酒力之豪正見虎臣非爲
酒用而徒使酒爲虎臣用與陶與李同

車東門道遙望姑蘇臺
澤雲蔽金陵江流日
公哀木霜被四野木落
鴻雁來迢迢三千里中

人。愴以摧。我豈不懷。若畏此巖。嗔催顧。瞻戀。

系江皋雙雀鬼九原不可作。白日難重輝。念茲

五言古詩 二

割裂欲行復徘徊

首章處處皆起點左家新笏如此而

康選秘

其一

莽、亦何思、雙親掩佳城、天地俄崩折、日月忽

西傾蒼梧雲黯慘須臾爲干齡遺物分在眼

望不問聲形爲華表鶴精散爲列星招魂與大

痛慘惻傷我情。撫心長太息。悲風吹暗庭。遊塵

斷身案存乃魏文生

其二

友生在何許乃在五湖東
晞髮扶桑枝揮手鞭

豐隆懷中徑寸珠凌天起白虹黃鵠厲羽翼

舉摩拏穹下視濁世界塵土何濛濛乘軒豈不

貴棄之等。馳建江湖。多波浪。天吳鼓長風。如何。

金石交戎馬阻相從。

琴古淡古調而能瀟灑脫落終不出顏左掌握

其四

五言古詩三

相從亦何爲我思古先哲太伯逃荆吳仲尼揚

其烈士還構夷齊干戚尚高節陳寔雖云廣猶

賴中郎嗟哉魯兩生身與名俱滅乃知附驥

尾施聲始不絕念彼東吳生抱言走虹霓揮

楚長途寧彈歷冰雪

其五

米雪皓且繁
藁藁一聽旅
四顧無人烟
孤魂誰

語語手足皆遍圻艱哉豎險阻空林飛鳴梟渡

蛟龍引虎脩蛇不肯蟄魍魎衝人舞僕馬皆告

饑落日臨寒。淅。岐。路。誰。不。泣。蒼。茫。分。吳。楚。還。所。
望。舊。鄉。寂。寞。徒。延。佇。

琳瑯浩瀚如建
安公子稅駕

其六

延佇空爾爲百年誰能保灼灼木槿花薄暮成
枯稿不朽惟榮名夕死亦壽考文章在宇宙江
流同浩浩自嗤賤子軀風塵日衰老恐貽逝者
羞湮沒隨蒿草我友惟王生可以喻此抱騶車
不遑食去去卽長道

緣波樓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詩四

次品樓
院藏板

經故下蔡城

丘墟已自悲况復值仲冬斷崖與敗壘烈烈火
朔風初日浮嚴霜陸離生白虹寒光周遭射恍
惚若行空市朝不可辨隴畝分西東肅肅雲中
雁青青陵上松宿昔繁華地今爲荆榛叢野水
縱橫流古木嘯猿猱何代無反覆氣運有始終
咄嗟路傍兒裘馬自言雄

江上逢曹一呈

宛自左太冲詩史而
麗一語說醒而路傍裘馬恍若可驚

十年不相見相見無一言霜風吹短髮握手淚
已繁世事多反覆人生寧自堅一別兩墜地何
時復上天今日仍何夕華燈映綺筵
彩霧縠羅春烟佐以弄玉簫二八舞蹁跹一曲
梁塵飛再曲鳳翩翩誰將秦王女俄頃值我前
天爲下酒星地爲呈酒泉江波出鯉魚其背若
丘山易牙擅滋味杜康相周旋酒至覆金杯肴
緣波樓詩集卷之一五言古詩五
來空玉盤須臾朱顏回宛若美少年片月既西
空北斗亦閑干鷄鳴天欲曙不得暫流連離合
無定蹤向來空悲歡錦帆不可卽黯然獨銷魂
相見無一言是真相
見處全章氣魄俱足

飲隋堤酒樓

步出宮人斜遙望隋堤柳枯木半無枝寒烟次
大叢野草何芊芊墳墓錯如崎碑碣殘苔中所
貴者速朽尊豈難荆榛勸爾一杯酒爲問冥壤
君爾還能飲否陰陽互推遷榮悴乃反手裘馬

遊冶兒須臾成老醜。道傍一環土。萬古遞相守。
當其數窮時。天地亦何有。白日忽西匿。且酌以
大斗。回顧蕪城間。疎星如螢走。

題佳絕詩亦
說得達生

夜赴中丞趙良弼約

驛馬出城門。光景何超忽。曉曉在輪蹄。白日
已沒。初昏歸翼齊。久雨流塵歇。凄凄對根重。
寒枝上月。木落見汝海。天際搗一髮。風自
來。四顧鴉聲發。豈不懷晏息。念此生無別。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詩 七 大呂書

結生駕信宿王猷雪剡溪餘反棹陳留宿遺聯
夜久星河沉于役心惓惓
為其放...

其二

歷歷河畔星。熒熒土中劍。相去萬餘里。隔絕何
由見。一朝黃姑開。紫氣如榮電。勢本與雲深。情
同連根蔓。形以神理越。道卒遇合變。黃鳥乃
冠山。海無留。光武與嚴陵。在黃堂。悲嚴。驚鳥
逐征車。長夜正漫漫。落葉四山。雨。火。雷。皆。且。

吁。之古義敦。鷄黍言必踐。

赴劉中丞二首氣力
豐滿若為前人所縛

將適關中別劉玄子

問余何所思。攬衣起自語。登車就長途。中夜不
遑處。所思惟劉生。矯首同千古。東漢補正平。北
海孔文舉。片言肝膽傾。江河為西注。不聞天子
語。而受小吏侮。那能馴龍性。亦未隱鳳羽。徒令
鸚鵡洲。于時兩苒祖。屈原悲生離。楊朱泣岐路。
天寒長淮深。月沒明河墜。前旌入重湖。後騎登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詩 七 大呂書

天咀。簌。簌。空。林。間。葉。落。如。穗。雨。

通開中詩極力事寫未免翻入唐調起
結難如鮑昭泰以少陵末語公然藉州
為博覽自有流滯

自靜寧抵秦州雪夜山行三百餘里因賦

四首

自戎度經原。連連經句雪。曉朔安可知。夜夜垂
明月。暮抵隴干城。稍見玄雲裂。日脚下平地。晶
光四相射。還顧望。咄咄。宛與崑丘別。汲汲快居
人。裘馬夷征客。酌酒就燈燭。從茲萬里適。朔風

鳴枯枝中夜星河沒。流霞扣虛窻。飛雲點絕壁。
負嵎封虎騎。能不驚心骨。陰陽造化權。向來何
超忽。

其二

登青土坡仄徑。繞山麓。峻坂如轉丸。直下臨
深谷。層水嵌空。壓太行。生舉足凍石脫馬蹄。危
輒摧車軸。擁寒類觸藩。攀援等緣木。人命豈不
貴。化為溝與洫。夜火萬點來。燭龍下平陸。崎嶇
稍息肩。浩蕩仍寓目。中流急吹哀。星漢忽傾覆。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詩 八 大呂書院藏板
暫出乘真鴻。于役真逐鹿。既犯垂堂戒。那免窮
途哭。

其三

一片三陽山。岌業秦川口。徑絕續藤蘿。橋斷覆
榆栢。靜聽層水下。汨汨春泉走。奇險夙所經。靈
詭古未有。盤盤霄漢接。征路入北斗。天駟駕
前牽。牛服我後素。體披電裳。朱顏酡天酒。雙龍
天矯來。彷彿見隴首。一墜千丈繩。幾為食蟻蟻。
高臥道術尊。遠游俗眼醜。吁嗟少年人。勒銘思

不朽

其四

寒冬十二月積雪成山丘。氣凝散濁膠。威宣六
重裘。胡不一壘臥。而乃萬里游。念彼河湟士。負
糧戍洮州。洮雲日夜黃。隴水東西流。枵腹而僵
立。何以探戈矛。功成歸主將。千騎居上頭。築城
秦無策。和親漢貽羞。名王今款塞。小醜何足憂。
寄語霍驃姚。開邊非良謀。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詩 九 大呂書院藏板

靜年有傑作矣。乃全終少陵入蜀故也。
少陵原本謝客。幸于周諸什各有源流。

乃血書其詞。不見其翼力。退其法。不見
其繁。蒼涼而汗漫。雲翔而鳥湧。發其
錯。宛與杜陵同一機軸。而時景各異。
至寒冬起結。諸語在古人何多讓焉。

九月六日余寓屈西郊。因憶吳文仲于時

方與陳思俞劉士揚二三友生交驩。而余

病不能赴。爰有是作。

青天一片石。齊州九點烟。五岳五嶽。蟻垤羅列。寸
壤間。胡為催白髮。日月兩跳丸。何當縛魃龍。置
之于重淵。晝夜暫停晷。千歲為朝昏。兄事赤松
子。弟畜安期生。漢女搖珮至洛妃。凌波微步

金尊麟脯行玉盤白榆采爲薪絳河引爲泉
獻酬猶未畢妙舞何嫋嫋西折若木枝秣馬關
風嶺王喬與梅雨仙令不可攀

翻韻發後律林純游
儒諸作而筆力更縱

送馬雲從之姚江令

雲從挺奇姿矯矯瑯琊器萬象欽毫端一揮江
河駛明哲負兼才况乃佳麗地潘岳晉詞人會
試河陽吏政暇吐奇藻藝苑立赤幘至今桃李
花其作甘棠視於越大海東所經頗奇異夏禹
維茲樓詩集卷之一五言古詩十
大呂
乾中原宛委藏其秘勾踐城會稽怪山忽而至
浣紗吳國墟客星漢胄寄馬遷探禹穴卿家存
故事何當策足往秋風擁千騎山陰道上行最
堅交相媚不見衰得侯青雲令自致

富麗懇切將於越說得極其冠冕則馬
令之姚江不獨展其雄才且先爲得地
度也詩
有弊裁

送乾甫省試

豫章生深山只與凡卉同及大數十國輦入洛
陽宮用以棟明堂天下仰成功積賤有崇基大

任無小器公孫豈不偉六十致相位主父非不
達晚乃蒙召對顯晦各有時屈伸互爲根大才
當晚成先民有遺言行矣薦梁園歸來倒青尊

送人赴試要本腹間不沾俗塵二詩
既得鼓舞決又無渣滓卓然各舉

送汝用兄震赴南監因北上會試

且送雁南去還隨雁北翔雲中何楚楚化作雙
鳳凰飛入上林苑上書謁君王君王見之喜謂
公何昂藏別築硯石宮筆札給上方待詔金馬
門出入文石傍漢主遇相如相知在文章明月
絲波樓詩集卷之一五言古詩十
大呂
出海底珊瑚何煌煌輝輝一萬丈懸天爲夜光
宇宙一晃朗皎皎耀文場回首謝燕雀言公揚
揚揚

此作更風
範不凡

荅湛然上人

納節入玉關曰余知止足置身一壑中敢云天
下谷眷然江上峯飛來自天竺獨向五嶽外紫
秀蟠坤軸
誰將清涼境種此菩提樹枝葉披瑯玕網羅長

露有鳥名鷺鷥一步一回顧文彩其秀色

爛開覺路

念汝空諸有而乃盟詞場豈無旃檀閣桐枝出
官商豈無布金地藍田產珪璋片語破鴻濛功
德不可量

港公曹洞大師也與公為方外交
故其來往詩澗然無垠有蘇軾致

陪王內甫小集見甫得大字

斗室開委巷翩翩高軒過各攜長相思秉燭中

夜坐婦子進酒漿圍蔬躬自課寒蟬寂青林流

綠波樓詩集卷之一五言古詩上院藏板

螢點紫暹新詩詫珠還殘月倏鏡破忍負百深

杯况對竹千箇殤壽彭聃天天小微塵大六龍

御雙輪疾徐隨蠟磨須臾迫崦嵫羲和亦無那

天運俄已遷莫辭癡屢臥却笑采薇人甘守西

山俄

小集說得極寬闊亦非芥子須彌之意
仕宦而至末路非莊老之清靜即浮屠
之寂滅習氣不覺發於毫
端新詩偶然形於夢囈也

答陸伯達大行宗伯子

宗伯秉五禮寅清亮天工衣衣傳聞聞千載見

龍軒見豈不貴乃慕南山鴻青門施

世高其風葵汝載抗疏相繼辭樊宮遂令季子

節長在五湖東憶昔使入洛顧我蓬室中片言

傾海岳隻字破鴻濛華鉦服醴酒霜樹流晨

一朝臨岐路永望隔衡嵩

大行本無事可錄故詩中首叙宗伯
及抗疏與入洛之願以答懷想而首

當停

登見星讀書樓

飛樓湧層霄乍如芙蓉發落成其登時萬里迴

綠波樓詩集卷之一五言古詩上院藏板

飄忽北牖納梁桑南榮散楚身詩少壯雙額

海懸一髮日暮山出雲冬至天欲雪抱酒生

空長嘯俯茲池梅蕊白漸舒桂枝青未歇烟

劃然開竹林上霜月元規與我共仲宣思楚

寸翰獵古今百代隨毫末清言一門或當年

理窟稅苑囿琳瑯詞源洄瀛渤五色鳳凰毛

金璫驥骨鳳池接濤洲金臺浮員闕還津在得

我搏風在整鬪致身須久將早入承明閣我甘

王濟歲爾任阮咸達調谷芝蘭秀枌榆歸壑悅

曲高和彌寡。器小挹易竭。世儒不足爲。努力崇令德。

入手說得層樓高。聲規模便覺宏遠中。間才品兼屬更有鳳池金臺之望。不復勉以令德。大似陸士衡。

冬至

四運無停畱。萬物有終始。晷景逐星移。斗柄分方指。冥冥夜向晨。朗朗天開子。七曜會華牛。光彩何靡靡。急吹結流澌。久晴深霞綺。羲和驅靈鳥。咫尺迫濛汜。天且弗能逮。人何以堪此。時過衆波樓詩集卷之一五言古詩十首附藏板

飲真吾事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古人素重知幾中。問點出天且弗逮。未免慘切。未至舉觴。藉飲英雄。撒手無可如何。賴有此耳。故蔡澤所以謝應侯也。盡於至日發之。

送兒震會試

朔風吹黃河。層冰正嵯峨。一夕報春生。層冰化爲波。堤柳暗回青。柔條變勁柯。鴻雁飛向北。汝

亦隨之。過行詣斗極。黍谷饒陽和。長安日以近。遊子日以遐。舉頭見雙闕。崔嵬出烟霞。睥睨上林苑。枝枝吐奇葩。采摘貴及時。莫使委泥沙。不見馬相如。壁立嗟無家。獻賦漢天子。千載揚光華。騰搏九萬里。鸚雀可奈何。碣石芳草綠。遲汝白玉珂。

鼓舞屬望之思。致令筆墨發聲。

送冀同父廣文會試

初日浴滄溟。煌煌金躍冶。須臾登扶桑。照見岐

衆波樓詩集

卷之一五言古詩十首

附藏板

亭竿落木下三江。嚴霜晶四野。冬至閉行旅。君今何爲者。突兀黃金臺。按圖求駿馬。長風入四蹄。千里生其下。六律宗黃鍾。羣材仰大厦。君王御明堂。策士臨董賈。燕山左右盤。易水東西瀉。談天碣石宮。虹霓隨披寫。君自郢里人。曲高和彌寡。倘逢雁南翔。裁書寄白社。

廣文或是郢人。原有文名。故入試金。門公以詩餞之。高音亮節。足稱其體。

送闕汝用會試

幽蘭生深林。青青類蓬莠。春陽一以照。國香在

人口蛟龍困潢流甘與魚蝦友片雲為羽翼天
地復何有念爾抱雄才隻字風雷走俯仰字宙
間文章乃不朽叔季浪疊名簡策盈山阜安得
秦灰然重逢孔壁剖漁獵百代還直與雅頌偶
作者如晨星吾道一非斗上駟驅中原御者仍
造父馳驟藝苑中獨步誰能右

比譬得靈快筆下覺明
朗風生

飲梅樹下

皚皚山上雪盈盈園中梅以此開爛熳映彼積

秦波樓詩集卷之一 五言古詩 下

大呂書

崔嵬流光一以接天地創生輝萬卉俱欲拆爾
獨盛芳菲乃知冰霜中陽春無停機矯矯偶儻
士組綬焉足縻同塵貽世譏直道乃禍胎所以
黃鵠舉計為燕雀喧

借樹以發端駁為不言之
氣而胸中浩落則然自見

古詩必推漢魏而巳然選世還流亦有
不得不變之勢西京之為建安太康之
為元嘉理使然也今必欲希踪故馬方
駕曹劉不能異曲同工徒抱刻舟求劍
感之甚矣助甫此辭遠迥顏左謝陸
近步少陵庶幾得之

綠波樓詩集卷之一終

秦波樓詩集卷之二

內鄉李 蔭襄美校

新蔡張九一助甫著

三韓呂民服信之評

七言古詩

七言首推于麟而于麟於七言古
不見絕唱僅終年著書一什芳華
耳元美深心大力無所不為七言
古但稱治論是以藝花明月諸篇
獨許何李擅藝於前也社中三甫
助甫為最一往情深無少顧忌維
米入生亦
已登堂

憶昔行寄元美

秦波樓詩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 下

大呂書

憶昔中丞罷推轂燕市悲歌和擊筑功大條候
反見收數奇李廣寧辭辱扣關轉逢天帝怒從
此南雲首歸路松溪映眉太桂宮浮沉鵝肋還
瓜步十年為臥虎三登落苑人何處
天為垂紫氣投珠江與出龍藏歲暮披裘年屢
却何意徵書來相通客星遙傍帝座明系各併
為王春及生也願甘首陽餓再覓不報時能那
朝廷已叙伏波功海內爭起安石臥鼓吹秋風
滿群雞皮刀如水夕陽多啼鳥夜將將軍點

學凌太史河開海流隨帶鴻羽林千騎
燕下帳外常山人陣圖帳中起壁連城似甘泉
烽火接東秦使者登壇白馬津楊家四世稱德
祖韋氏兩朝見玄成思君楓老馬行疎罷官錯
莫黃金魚野人倚杖三鴉路公子寒帷五鹿墟
三鴉五鹿千餘里若且脫穎予洗耳屈即尺蠖
仲即龍諒為烈士當如此

結得雄壯而有初唐之風翻換無極含蓄不窮

孫中丞淮海圖歌

報東書集卷之二十七古詩二 賦

不商商波瀾漸生新咫尺開千里離繫桐栢入
酒杯當筵渴出長淮水寒光青瑩摩天流四壁
蕭森秋滿起海內豁達不見底日月星辰出其
裏我家寄在水之阿客且停杯聽我歌拳石時
為胎符山一勺散漫天地間積氣遙沉冥阮壑
奔聲直撼弋陽關左結鴻陂初浩蕩右經淮浦
何潺湲將將汨汨流不息勁勁冥冥深無極白
馬湖邊草正青黃龍嘶呼雲仍黑盤浦俄驚島
嶼遷委輸信是神明力南過禹墟趨北固海參

東來直其怒流沫洞洞走于虹跳波閃閃翔
鸞鵲連舞廣陵簫洞壑紛噴扶桑樹潮落江
平淨若空郁山徒自蒼梧中金闕玉樓浮大嶽
湘娥漢女搖春風化龍之背負層霄弄之可以
造宗宮君今杖鉞臨桐栢應防河源凌絕壁斗
女之間下滄海坐見中原萬頃碧振衣為展畫
國看圖上山前宛相射項東干林生烟霧蓄雷
急電蛟龍度散為霖雨飛空來

功甫筆力甚大其歌行全從老杜變化而成明兩根根不作雄聲矯揉自覺渾

水逆流大復西顧

酬南海歐楨伯

歲星落天荒天北酣歌忽傍金門側片壁能當
十五城隻身却掩三千色論交時上黃金臺浮
雲化作駿馬來南海明珠臨夜動郢中白雪並
春裁自謂千秋長如此一朝投將辭天子賈傳
生遭屈鳥欺彌衡罪合鸚鵡死蒲譴幸承明主
恩秋風一騎燕丹村上青不放秦庭哭投賦難
招楚客魂貪賤交情如反掌醉尉公然縛李

故人厚祿斷鴻魚落日山愁烟艇使者乘駟
下石梁袖中爲出賦生書風雨冥冥來大漠虹
蜺宛宛繞前除憶爾徒步走燕國艾荷爲衣薇
爲食銀銜羞從勾踐遊玄纓乍許桓譚議生平
筆一何端如驅羅浮來重霄易水澄爲炎海
已金莖秀出銅柱標湯向張騫關北斗浮名浪
吾何有知心挂在仲宣樓世事付之河朔酒
還生此札邊風號千崖萬壑同秋濤落木飛鴻
亂野月羣星錯落少微高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十七言古詩四
失于美而論歌行後此者誠莫如空同
矣錢牧齋雖摘其疵終未可擅拭其才
也此歌置空同集中相去不遠

河上追餞劉玄子 四首

七月一日風怒號洪河汝河生波濤梧桐楊柳
何蕭瑟爲遣白雲窺綵筆會乘秋色贈綈袍

四章極有法然其中轉換處
少筋力終未離于美陳詩

其二

冥冥風沙昏遠天一夜雷雨龍蛇顛驅山移海
眼前君去不妨衝落日吾歸還擬臥寒烟

作此等詩要才氣飲盡而後發以詠
露不見跡轉不見痕如風之過耳月之
印潭然境現前當機不墜
茲惟老杜空同庶具隻眼

其三

浮雲如楊柳如酒當筵意氣白虹走何爲不飲
生騷首袖中靈藥長三花賦裏春風回五柳

其四

單車匹馬千山秋一尊酒盡心煩憂岐亭黃鳥
悲相求寶刀不斷長淮水錦字還裁明月樓

放歌六首爲元美作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十七言古詩五
草木搖落夜雨霜朔氣吹塵天驟黃飛龍乖隔

愁河梁白榆歷歷同千將芙蓉斷碎秋池塘雄
飛不顧雌鴛鴦誰張天弓射天狼肌肉消盡敵
鵠鷗男兒那得關身強太行險隘盤羊腸與子
阻絕各一方縱有魂夢來他鄉百年旦暮苦路
長道傍有花金爲裳誰其樹者陶柴桑我欲采
之若君鴈不辭金貂典杜康躊躇四顧轉悲涼
白日西匿無精光

氣勢雄偉音節嘹亮歌行之道盡之矣
然必相題有眼觀理自正立身於千仞

之上閱世於浩劫之前然後揮毫運肘
一馮千里助南六詩俱有力量又值元
美詩教故發洩其胸中之藏不自
覺然絕海嶽之在筆端也欽服

其二

城南少婦停砧杵胡馬哀鳴求其侶美人憫恨
立沙洲汨羅日沒冤魂語月垂洞庭寒不收九
疑六落澄江渚萬年楓樹化為人及見當時堯
二女哀瑟蘆花白如霜風吹鬼火空中舉大招
野死哭蒼梧是邪非邪徒延佇二龍失勢降夏
庭蘇同魚肉登刀俎驚鳥高盤絕漢雲顧謂鵲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六 大呂

鷄吾與汝蘭蕙不如蕭艾芳擊殺驚鷺呼同奏
江憂布衣不解事強賦鸚鵡誇黃祖魚腹已弄
獨醒人上官大夫催醺黍東門黃犬無消息輟
提六王曾心膂騏驎俯首就鹽車魍魎向人修
容與差哉司命亦何心吾遣豐隆貽尺楮若木
之靈殘流沙少皞當令移炎暑洪崖安期俱已
矣宇宙於人本逆旅仰視繁星如列炬公門女
兒歌白苧猩猩鼓骨嚇鼉鼠好從鰲揚啼歸去
一味楚騷而易以古調始知續詩者為
騷繼騷者復為詩也拈筋提骨不見夸

八

其三

君不見旄頭之光下燭地太白當天奪日行鳴
鏑飛入長安城名王未遁李廣死衛媼之兒拜
上卿又不見鯨鯢驚落三吳魄吞吸波濤震
澤百萬蛟龍徙窟宅士卒誰其解射潮將軍金
甲侯列國世間反覆何足憑眼前飛沙變滄溟
嗚呼眼前飛沙變滄溟豈無深谷為高陵

一氣直射
何等魄力

其四

我欲為君歌商聲金風颼颼凋杜蘅馬上忽然
變羽調玄猿無語山鬼嘯痛哭驟墮黃金城覆
盆安得太陽照億萬行乞來建章燕臺六月飛
胡霜黃雲如上霾扶桑燭龍僵死碣石傍手携
蘭芷餐玉乳雙駕赤虬凌玄圃孰知西北天不
足失身一落逢豺虎坐令芳椒化為芽鸞鳳垂
翅蛟螭舞南冠君子呼天帝濃霧四塞不可視
豈無長葦掃太清撓搶斗大橫紫府欲整徒翻

扣九關北山張羅羅毛羽願托蕙蔭寄修眉
永幾幾開后土生也生也胡太苦贈汝新月爲
伏弩七首尤奪瑤池蓮候生判判相周旋矢言
國士報公子肯情刎首臨風前不見五侯之門
人摩肩肥肉大酒侍雙姬止餘土食烏焉男
兒不鼎烹但令聲名垂萬年豈能結舌魏
其筵嗚呼生和舌魏其筵

似此說來竟灌夫罵坐皆是
豪氣故腐還說得勢談冲天

其五

綠波樓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詩八
自從白日蔽浮雲題題不復巢深樹震雷驚破
五色石塵沙散作虫尤霧偷窺小兒摘瓢瓜斗
極視之忽震怒幾和沉酒呼不起天下濛濛常
如暮前驂麒麟後鳳凰我欲爲汝開閨訴牽牛
織女鬱相望明河浪高不得渡月中之桂摧爲
薪江上虞人得玉兔金繩纏結紫檀籠朝獻蓬
萊夕都護東吳老翁亦太癡直挽遼海向西注
燕領何曾萬戶侯娥眉徒使千花妬吁嗟請櫻
南係越王頭不如射獵南山秋

其六

王生削跡五陵豪家難推眉隱蓬蒿道逢張生
呼奇士片語相投解綈袍胡姬壓酒珊瑚色左
手持杯右持螯吳鉤陸離天爲高松聲萬壑回
秋濤蕭蕭霜空分羽翮傷心淚墮其弘碧咫尺
無由接衣襟况從千古論肝腸北風吹天天欲
坼白日不照陵陽壁路河帆影杳無迹爲借胥
江一日潮賜鳴會汝長安陌

綠波樓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詩九
爲王少府題張路春山送別圖

畫棟揮孤峯綺窓盤疎樹四壁俄淋漓雲烟莽
同互仙者四人來何許小者傍立大者語風吹
鬚髮空中舉雄劍朱絃行李具蕭灑擬聞流水
聲晶熒已覺衝星吐欲別不別日將暮猿愁鵲
怨北山怒猛虎任從市上疑冥鴻豈入朝中序
秋風颯颯開稍素誰其作者字張路青石紫芝
爛生光金魚傲秀休相妬憶昔君分赤縣符大
任山邊白馬渡陶潛寧爲彭澤留張翰終向江

東來慚余執戟隨統袴把酒覽圖淚如生賦罷
呼奴便回馭與君同尋遂初賦

前有杜曲後有北地
中間紛紛甚難措辭

乾甫為馬墜傷其右肱戲為長句

白玉之鞭黃金勒沃若龍種大宛國夜筆朝騎
兔苑東從軍父秣狼山北曾隨博望窮禹甸崑
崙祁連眼中見返照陸離青海驄浮雲游颺吳
門練自憐男兒好身手綠駟紫驄吾何有憑將
斗劍試虹飛可怕霜蹄逐日走短衣雙鞬寒騷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十七信古詩十
肩酒酣馳騁正飄瞥原隰何意化曉巖驚駘無
端生踉蹌駭笑驟爾學人立顛蹶周防非所及
章臺聊掩便而遊泛駕寧因名香襲變起肘腋
脫羈勒紫韁寸折如斷霓跌宕吾同一葉飄權
奇爾豈五花敵足日重陽風怒號淮汝涌沸揚
洪濤饒思李廣南獵虎不廢畢卓左持螯君不
見庾翼鼓行輕秦楚安陵墮地色無忤又不見
杜前隻字驚霹靂進落羅瘳八千尺百年那盡
快意時英雄坎壈信有之且對黃花飲美酒休

管清霜上鬢絲霍然病已杖擲空走覓驕驕問
塞翁翁曰詎知不為福叔子折臂位三公

觀漲

三春亢旱日杲杲芳郊紅翠成枯槁無人詠
雲漢詩有地皆切桑林穉如何刈麥如登塲
雨十日難禁常嵩山破碎霹靂下汝海鯨鰲蛟
龍翔觸落變騰哀湍海飛電流光交相射蒼涼
朱夏似深秋冥濛白晝如長夜朝朝暮暮巫山
來散絲繅盆轉壯哉釜中游魚吹波浪堂上產
蛙翳莠苔水面恍惚集川后桐相胎簪一培塿
蕭蕭雉堞聚樓臺泄泄菰蒲懸楊柳桑田滄海
在須臾向來雨暘民何辜吾憑八翼叩清都為
君喚取三足鳥嗟爾幾和何為乎
子美下床倚杖雨之急也功甫朱夏深
秋白晝長夜雨之久也彼以五言而得
之者此以七言而得之多少各
出乎眼然此亦熱精空同而來
乘船自尋陽紆三百里而遙訪我於蔡沘
舟登樓三日而別為賦長歌以送之
憶昨憂君時君正在湓浦瀑布藥掛匡廬顛白

日盤空響雷雨六傳如雲馬如風一夕飛度弋
陽東劍佩雄雌干北斗幽篋襟香播長虹河清
難俟生能幾相逢那與尋常齒令尹望氣九十
日太史占星五百里是時三月板襖過泥舟彷彿
佛降銀河一又初入初唐名花然夜雨雙雙紫燕掠新波
舉棹正爾乘輕浪酒酣復倚高樓望汝海淮海
不吐生太室少壘呼嶸上此地重添使君難羞
殺山陰興易關命駕寧孤鵝黍約開尊且盡布
衣雖長繩難繫羲和足殘陽漸匿西海曲騶脚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十七古詩主 大呂
岐路立紫驕俯仰乾坤歌黃鵠君不見汲孺矯
矯當天關內史治行真絕倫淮南振落漢卿相
社稷臣乃屬積薪又不見秋風夜度松江口季
鷹托之尊鱸走區區身後千載名何如生前一
杯酒結交在心不在迹豈必班荆聯床然後稱
莫逆心苟不相知勿須終何益鍾鼎山林通爲
一巢許夔龍各取適抗旌行矣暮天碧

續華浩詞有莫知其然而然之勢蘇子
瞻州歐陽公詩如太白王元美稱宗下
相詩如太白西賢相
遺定錄功市前壁

康卿中泉別業醉作放歌
炎精中葉奮南陽江漢淮汝皆帝鄉太乙落天
幕吐火父子雙飛登青瑣前有中壘今明陵南
曹東省接跡升別營精舍何美美墜地銀河遠
其趾蒼茫盛氣結長空參差樓閣烟波裏是時
春分二月中百鳥交語園林紅陽鳥欲墜蟾兔
起日月相望河伯宮更驅絲鷁排巨浪兩岸青
山齊下上星辰錯落走驪珠堯李芳菲施錦障
夜光西側斗指午青龍鋪席馮夷擊鼓漢女解
羅衣樓詩集卷之二十七古詩主 大呂
環湘若欲舞批胸焚枯又一時東方漸高不知
疲那得羲和晉弭節爲君砍却扶桑枝君不見
許由洗耳辭唐堯天下棄之等破瓢又不見武
丁爲川說爲樛再續商家如幾鳳逸士良輔何
有哉股墟穎水生塵埃身也寄世逆旅客胡爲
勞勞自促迫仕不必燕然石隱不必廣成澤聖
賢出處俱陳迹不如呼盧競浮白欸段柴車恣
所迫

亦從太白鳴皋諸篇
中脫出而奇才縱橫

山人程士元工小篆能詩飲酒一石不罷
往游長安王胤昌楊曰泰兩太史實禮之
過蔡謁余余爲作歌贈焉

蒼頡史籀太已遠鳥跡龜文兩茫然小篆創造
秦丞相爾家御史稱齊肩符璽直俟百代後鼎
鑊突過三王前漢晉以來六書亡僅復得之蔡
中郎少監李陽矯矯擅李唐光沉響絕一千霜
生也睥睨大朝東自愛家鷄蹕高蹤操觚依稀
阿房宮龍騰鳳翥驚脫穎雖沙印泥饒藏鋒左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七言古詩甫大昌
草離離垂玉露危崖岌岌掛枯松有時縮取嶧
山石散作國署家標式張懷瓘賦云國署年名
游刃絲榮三品金偃波虹臥連城壁錯落星辰
覆汲冢縱橫蚪蚪浮孔壁生也從此聲名大頌
酒賦詩噉能那銜五斗方解醒近體七言
上坐公歲徒步如帝里片刺公卿爭劍屣江左
夷吾王茂弘關西夫子楊伯起折簡交獨布衣
深贈言氣挾豐城紫生也擔簦今伊始不然巖
穴足老矣豈自承家似御史

淡公山送秉器歸豫章

杜甫碑愈已有前唱後學似難下筆得
程選揚舉而揚水擇木始獲勃龍足爾
心匠

淡公山下清淮流驪歌一曲增離憂即今草樹
生郊野中丞批掛五湖秋太原治師何調整鷹
門飛狐罷烽警拊髀方深楓陞思病肺其奈文
園請便脫紫衣付酒壚旋買扁舟泛五湖投珠
那能辭按劍工瑟寧肯漚吹竿昨日花開競紅
紫今日零落隨泥滓眼前富貴亦如此長嘯歸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七言古詩甫大昌
鳳玉筍山依舊豫章一男子

有蓄筆有風
度不借不濫

墨竹歌

沈宗伯龍江尊人嘗寫竹一幅泉伯寶而
藏之命余爲咏爰裁斯歌

興可于瞻不復作誰爲此君貌標格天地黠
幾生態草樹萎落無光澤五百年後沈太史斗
幅生綃開萬里珠枝盡亞淇澳風寒色遠浮
湘雨通憶經營日月前驅將四氣隨周旋青天

浩蕩夾池出彩筆縱橫入法全宗伯念茲手澤
存時常披玩淚落痕楚江慈荷青同暉雕花植
樂綠滿尊秋氣蕭瑟掛高堂勁節與之相低昂
亭亭雙幹經冰雪颯颯三伏生清涼階前堂上
森相向俄驚叢竹生堂上暮雀春鷺屢同翔輕
花嫩笋欲飛颺何當移植三徑間春風萬個長
卿玕葛成蒼龍解谷鳳不擬山中盟歲寒

病足汝山以芳來訊戲為長句

綠波樓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詩

七言古詩

嘉平日月正相望各風習習吹道傍徒此時
神飛揚思御羨輪登扶桑無端枳棘生足下欲
行不行心茫茫險如頽雲翻絕壁危如脫葉搖
最痛熱如玄黃陟秦嶺迅如嵯峨迫殘陽乾坤
河嶽皆易位東西南北忽迷方行處因依等距
虛階前鼓舞類商羊一身震蕩不自保萬事反
覆那可常二子驚惶走相訊君且安坐莫需嗟
物色生悲終歸盡此至盡時無彭殤仙人長生
今安在不如笑語傾壺觴子春繁憂亦何益徒

使摧折鬱衷腸君不見夔一足矣佐陶唐

傳其全從公孫大娘劍器而得其一理致更覺深渾

為張生題趙子昂畫菜

誰種嘉蔬饒我堂峭荷青蕊照林梁須臾霜紫
發練尤具興筆力散等蒼大者扶疎瓊玕樹小
者婀娜翡翠羽便欲采撷謝盤餐山蕨割等焉
足數老圃對之長歎息銷諸當年手折槐甲新
非細抱甕功華滋盡比不獨色忽憶離落栽培
汝山風樵悴同荆杞寂寞澗園於陵子爭似
綠波樓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詩 七言古詩
春常駐此根桑不隨天運徒雪片如席徒為爾

色無謂其不為國也

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三伯篇而從
惟楚詞為近古詩之變而有其法矣先章實
辭然亦樂府之變而有其法矣先章實辭
行何取乎初唐也初唐諸公去六朝未
遠揚馬鄭枚枚而不同也而氣同揚子
疏氣不同也而調同均之取法乎古人
爾今助南歌行一準乎杜亦有古先之
意云夫學杜而役參之以李故其氣其
調稍有不同焉然亦可以謂善學古者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終

遊樓詩集卷之三

內鄉李 蔭襲美校

新蔡碑九一功甫著

三韓呂民服信之評

五言律詩

唐人五言近體極費推敲故宋元詩話皆從此出錢謙益求而愈失自然是以此法為高岑王孟李杜無不於此四才中求之亦不過得大雪其極欲透脫此亦推苦心觀其河之德助南此亦推苦心觀其大槩非唐不道可知也錢虞山通公於律得八章云

早春偕高伯宗魏順甫二比部夜集尋伯

承符卿

其二

早朝能壽尊夜可清
三殿盡春入九
北渚回鴻雁南宮
月破烟霄

其二

聚梁園客春生大漠空
移尊當落月度曲信
風雪倒通霄白燈花射酒紅
更聲催暗色明
淑帝城東

元夕賦得火樹銀花合

人極排虛上銀花入暗開
一宵春色到萬戶衣
尤來對月驚飄柱臨風振落梅
莫辭歸路晚携得雙陽同

平實無大煥爛所費矢口而談風韻不少

寄黃太僕

湖道瑯琊勝君能數往來
面江巢鶴鵲背日長
幕苦作賦看雲起携尊待月開
南州清絕地不負惠連才

三詩無甚超越只是總不犯手乃為過人

其二

緩入丹陽道寒深易水隅
風光三月過物色兩
京殊浮梗悲身世飄蓬感宦途
十年金馬客淪落江湖

其三

園寂惟高枕悲涼但濁醪
石流西澗月山入大
江海天地成孤旅風霜長二毛
當年白雪凋今日向誰振

清字下得奇山人大江清甚費人思

送龍池先生復江陽平兼便道歸省

更向陽平去，驅車大漠前。天王念畿輔，星使得才賢。遠樹臨沙麓，重雲落驛泉。生憎芳草色，故照離筵。

其二

車馬從紛擾，關河此鬱盤。落花催日暝，暮雨長春寒。兵火歸人少，誅求出牧難。危時得公等，天意厭凋殘。

末句勉得好

緣波樓詩集

卷之三 五言律詩三

院藏板

病中少衛劉封部見過

病臥惟衾枕，愁深復杖藜。何人憐寂寞，見汝慰羈棲。京動迎風樹，月生過雨溪。高軒莫遽返，夜色使人迷。

其二

新月輝輝動，驚鳥漸漸移。風塵子抱病，宇宙爾能詩。白日愁中速，青天醉裏垂。高歌能郢雪，寒色散花枝。

風塵二語不過子美集中學得，垂字押青天醉裏手眼何等精確。

夏夜漫興

長熱依高樹，濯纓想碧灘。驚風雲外黑，落照雨中丹。百戰乾坤在，孤吟日月殘。明朝還結驛，大陸共彈冠。

其二

曠色蒼蒼至，琴書燕坐幽。虛窓偏駐月，積雨自生秋。送酒陶潛徑，裁詩謝朓樓。三年淹客邸，茲意未能酬。

此亦從老杜來，曠色蒼蒼句則頗類老杜虛窓積雨句，然可思。

緣波樓詩集

卷之三 五言律詩四

院藏板

月夜過少衛

避俗臨幽社，談經到子雲。劍開當北斗，琴至度南薰。坐外有星象，尊前欲夜分。今宵燕市月，為爾倍清芬。

生外語有工夫

長安邸舍賦得茉莉藤蕪各一律

茉莉來何處，天涯此共看。乾坤西域遠，物候北溟寒。色亂燕山雪，香回楚澤蘭。娟娟秋月裏，白露莫相殘。

茅菊南方小亭耳在長安邸
舍似覺陶晉物得此大灰

小院靡蕪草垂盆細作香春來同萬物歲落見
孤芳引翠迎朝雨分烟送夕陽王孫歸未得對
爾淚沾裳

分州句
最超遠

七夕

明河南北注牛女限西東一水經年別三秋此
夕同橋梁疑暮靄機杼淨高空獨有長門妾亭
亭望不窮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三

五言律詩五

大呂書
院藏板

送魏順甫之金陵

作賦曾鸚鵡能官自鷓鴣金陵從此去白露不
勝秋岸轉蒹葭雨天紅日夜舟西風易愁思前
路莫登樓

詞

寄九學憲

伊昔明光殿無如起草名只今嵩少裏復道著
書成斗圻天中劍經傳洛下生入關多紫氣令

尹幾相迎

汪山人白雲故居

孤亭依鳳嶺五柳俯漁磯雲是他年白人憐此
日非山川留杖履歲月送芳菲千古徵君色江
天仰少微

送字余欲易一
遺字覺高峭

送人南歸兼寄其弟

不謂風塵日他鄉送汝行千門鴻雁急十月雪
霜清無復堤邊柳其如河畔情衣冠皆帝力好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三

五言律詩六

大呂書
院藏板

自愛生平

三章皆是杜意尙
少闕天掠雲之態

其二

行李看龍劍飛蓬逐馬鞭牽衣不忍別斜景遍
山川路遠書難問情深淚易懸因聲黃叔度好
種汝陰田

其三

令弟青雲器仍聞落羽還斯人不顯達吾道轉
艱難歲月虞龍老窮愁范叔寒草玄今就否客

髮易摧殘

答王元美兵憲

喜從千載後，重見漢相如。白羽須開府，紅塵敢
卜居。霜華承月靜，海色接天虛。憶汝臨流水，驚
波湧素魚。

公於元美每以多為見長勢欲勃敵元
美也在當時者得元美鼓搏故勢展勁
離其得在此其失亦未始不在此
海色接天之句想元美亦當擊楫

其二

渤澥中流迥，昂藏鼓楫過。天寒收蜃市，風急動

綠波樓詩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七 大呂書院藏板

蛟梭大將頻人矢，書生亦荷戈。齊東多草澤，群
嘯近如何。

其三

霜風吹白日，滿汝泰山歌。意氣回星斗，清淒憶
薜蘿。功名離亂損，詞賦困窮多。蚤暮春花發，天
門擬共過。

其四

撫膺軍細柳，揮手謝長楊。劍敵秋風利，旗爭飛
鳥翔。世情雙朗目，時事九回腸。不獨臨戎壯，詞

人已擅場

其五

不分王閔府，時從李白遊。卬杯看日月，倚杖失
吟髭。詩草琅玕色，詞源江海流。冷然馭風去，紫
氣遍滄洲。

其六

淹留三輔客，寂寞九邊魂。病與秋雲臥，愁從楚
些論。年華過燕雀，生理問蘭蓀。豈有鄒枚賦，趨
賄金馬門。

綠波樓詩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八 大呂書院藏板

歲暮寄高伯宗

雪駐西山隱，雲生北海春。歲時殘已甚，髮髮短
能新。盜賊煩天地，衣冠負隱淪。他鄉惟汝在，慎
勿厭風塵。

健嗣凌霄
遠思憐斯

其二

曠達高常侍，行歌歲忽終。和光依市井，遠意托
鴻濛。不調官仍拙，無管賦轉工。匣中有雙劍，紫
氣接崆峒。

暮春借聚惟敬梁思伯遊韋氏山池

遲朝聞燕雀在野見乾坤俯仰皆春事登臨亦
主恩驚花時墮酒馴鳥不離村似是堯源路青
霞照石門

驚花馴鳥
句有本領

其二

地湧習池水天清韋曲塵紫鱗驚觸岸白鳥靜
仙人陰合溪初午香回逕有春于將甘薜荔爾
莫厭荆榛

蘇波樓詩集

卷之三

五言律詩九

大呂南
院藏板

詩字

其三

寒日淡相照春寒薄更侵長風驅野色紫翠望
中深探竹逢名寺聽鶯過別林楊花如白雪乘
興即山陰

其四

松古虬龍伏亭春草木斑偶來形勝地一破故
人顏人隱塵中得浮生醉裏閑娟娟叢桂樹野
老明柴關

其五

多病成吾懶論詩到爾長襟青領指風得勝
矜狂亂水渙梁外人象佳夕勝新荷有佳色可
以製衣裳

亂水渙梁
起句更得之少幾

其六

拾翠行芳草華花到石脩人烟還對北亭紫似
江南落照山山動微風樹樹含徘徊遲衣馬碧
色起澄潭

蘇波樓詩集

卷之三

五言律詩十

大呂南
院藏板

送孫侍御之河南

馬首亂粗丹芳郊春草殘烏臺霜外暖龍氣斗
中看日落山爭紫天香月皎多驚風一萬里送
汝下桑乾

天秋語
有引明

其二

野水盡魚鰲驚風斷雁孤尊延落葉萬樹
秋雲天地鴻溝合文章兔苑分不盡勝地討
客得機沙

晉內翰山亭值雪

懶作袁安臥，言尋謝客才。楊花千地發，明月大
荒來。震急枝爭亞，風高山欲摧。不須歌白雪，吾
意艷陽回。

雪霽絮堆敬過訪得樓字

雪淨暮州收，邊風激戍樓。閉門成獨臥，乘興有
扁舟。到口竹枝白，兼雲處處浮。梁園不可見，愁
殺敬貂裘。

無他奇只是平穩
故小家拙手不及

蘇波樓詩集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十一 大邑書

獨酌雷雨驟至

白日慘無色，高齋疎轉寒。開尊來暮雨，岸幘過
飛瀾。綠攤千林暗，紅消一徑殘。柴門新水至，吾
道合漁竿。

立言不離仕曲寂寞之
中亦有冠裳玉似之氣

其二

電劃乾坤紫，雲霾日月青。蛟龍爭絕壑，風雨拔
孤亭。且作隆中臥，休為澤畔醒。平生湖海意，肯
敢怨飄零。

喜雨

飛虹收急電，殘雨逗明霞。層巒洗新綠，錦嶺舞
燕斜。青田彭澤柳，潤入卻平瓜。不必驅車見，居
然處士家。

冷澹處不
涉寒食

題曹伯貞芙蓉亭

瓜有青門地，尊仍震澤秋。還陳芳草岸，更整藕
花洲。西嶽仙人嶂，東溟太乙舟。相看各萬里，俱
入鏡中浮。

蘇波樓詩集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十二 大邑書

其二

白社幽人約，青蓮大士家。耕房含日轉，翠蓋倚
風斜。歷星為寶，輝輝雪作花。可憐聞令尹，不
肯問年華。

其三

舊遊衡嶽畔，楚女採蓮多。落日青絲竿，中流白
荳歌。羅裙同樂處，丹臉遍花邊。明月歸櫓空，空
江漫綠波。

其四

送劉送飛瀛溪陰上鵬冠雲移神女館花發客
星離劍失冰霜色衣裁風雨寒碧筒休拆盡留
贈翠琅玕

王川兄書屋值雨

何必離城市空庭足物華
梧垂滄海實藜吐火
綠波樓詩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主
大呂書
江花古木登殘照深杯駐落霞
五湖今在眼生
事付菰葭

其二

池虛漾碧紋地僻散清芬
晚日常兼雨村樹盡
作雲寒聲林外合澗色竹間分
已得菴源路溪
人未遺聞

何等合字
何等常

送吳令之西河守

秋風吹大道落日動征輪
來作西河守此
虎展圖雄連北塞地險接西秦
同是瑞華新
堪別錦新

其二

起得雄壯北塞
西秦亦氣足

浮棹中流下山川信美哉
西河如昨日吳守此
重來路出封泥谷城臨避暑臺
邊關紛白羽惆
悵異時才

川事
切當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三

五言律詩古

大呂書

其三

流水流無盡浮雲去不還
河橋方極目搖落正
摧顏春雨龍蛇火秋風雀鼠山
帛書應念我飛
度穆陵關

春雨一聯確是杜且
是秦州律詩之杜

洪河泛舟

波遠天還合沙崩地與傾
千章楓樹落兩岸
花明悅懽無交態浮沉自大名
沙鷗莫遠起吾
與爾爲盟

沁河二作最冠冕會選入一
紫志今復吟肅朗然有神

其二

急峽瀉河聲。中流挂機。花依遶岸待。柳傍近
灘迎天地孤。舟轉文章萬象驚。蛟龍羣出舞吾
醉倚青萍。

一起費無限周折。幾成五
字。非有學力斷斷不能。

月夜寄子與

自作長安別。深愁鴻雁天。青雲諸貴在。白雪二
人偏。月遠驚枝鵲。秋餘抱葉蟬。可堪今夜示。打
綠波樓詩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五 大呂

憶隔蟬娟

不知者便從鴻雁枝。鵲葉蟬搜括以
爲重複。堪摘觀其氣象。一意渾成。

其二

汗雲胡驟至。明月掩清光。天地此相失。關山何
處長。魄從羣木落。心借片鴻翔。咫尺猶如此。千
秋莽自傷。

九日登郡樓有懷鄭山人却寄

予抱中原病。君登何處臺。若無陶令酒。愁絕孟
嘉才。霜葉千山雨。風泉萬壑雷。相思不相見。日

暮重徘徊

巧對而又
不失大家

除夜

懶作椒花頌。從深竹葉杯。已據千日醉。肯放
愁來棄。柳如秦。簫飄零異楚材。眼青吹黍律。可
起不然灰。

人至除夕有如許愁。勝盡在此時發。輝
二作只在孤臣感慨句。合盤打算。以爲
鑒佩。玉之聲。廣雨雪。楊柳
之調。無限幽思。悉成客淚。

其二

綠波樓詩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五 大呂
雪華餘徑竹。春色改庭柯。一歲窮悲盡。孤臣感
慨多。雁聲歸紫塞。客夢渡黃河。把酒東風至。憑
軒一放歌。

得家書

道路豺狼隔。鄉園鴻雁稀。書終傳片紙。歲已換
春衣。客久貧非病。天長喜是歸。無言頻徙倚。郡
司送斜暉。

王五

之湖南寄別吳侍御約卿

嶺頭相送處，翻增遠別情。九江楓樹落，一路暮
猿聲。北斗臨燕塞，南湖抱楚城。音書千萬里，况
滿漢家營。

九江一路句當屬雲
只細讀處還是摩詰

其二

別思猶在楚，寒山石。泉聲千樹微，山色亂
雲扶。長路逢人少，時年與鄉俱。只將雙涕淚，留
作報恩珠。

華容道中值雪懷見甫乾甫

秋波樓詩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七 大呂音

滾滾暮江急，戎戎冬日殘。亂山雲氣定，空谷
聲乾漸。起千林色，還吹萬里寒。故園三玉樹，那
得一枝看。

四詩與切有杜有王孟面
一說江漢之氣各自成聲

其二

地熱初為雨，風高竟作冰。梅花從舊在，世樹永
侵凌。洛下人堪與，山陰興可乘。如何當此夕，無
處覓巴陵。

其三

林薄蒼茫出，猶疑帶落暉。寒帷過野曉，停節
山屏氣。逼征鴻，苦光含宿鳥微。莫教橫玉笛，向
有嶺梅飛。

其四

山雪不辭夜，流一使君荆。山自明月至，峽向
朝雲屏。屏前乾坤合，蒼蒼竹樹分。知君梁苑裏，小
謝有新文。

甲子除夕

用散庵今夕天能放曉晴，湖山呈秀景。鳥雀送
歸聲，應律東風至。占星北斗橫，寸心如片璧的
的照長庚。

有詩

明卿席中對月待天字

羅尊銷永夜，玉管聲悲絕。共與月中月，尤宜
對天明。蟾蜍之影弄，桂樹之香凝。疑是山陰雪，笑
照客船。

明卿句步於弄巧得屏水字
面放轉聲調等字亦清麗

夢黎惟敬歸南海醒而有述

豈謂千秋約、翻爲萬里行。乾坤俱痛哭、去住總
時名。垂老飛揚態、將歸係淡情。覺來獨不見、片
月下孤城。

乙丑人日

高齋風雨色、此日自遷人。不是尊中酒、誰知江
上春。坐衣圓蝶午、學語樹鶯新。仔細看金勝、分
明笑隱淪。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大呂
院藏板

風

乾坤吹欲裂、日月暗相從。樹入千江雨、霜流萬
壑鍾。湘山殘舞燕、漢水矯游龍。馭此冷然去、天
邊二室峯。

待點不至酒酣漫興遂作歸山詞

芳草將歸路、浮雲不繫身。檢囊惟藥物、解綬一
襟人。歲月莊園夢、功名漢閣薪。君看麟閣上、那
得畫詞臣。

其二

祇餘尊酒在、潦倒醉春華。岸發先生柳、溪藏使
者槎。游將鷗作侶、巢以樹爲家。坐對南山晚、翻
翻倦鳥斜。

漢江逢吳子彬學憲分韻共賦得風字

誰鑿天孫渚、而爲河伯宮。泛槎南斗外、擢藥小
明中。鴻雁辭春雨、魚龍出晚風。不知吳季劍、何
似茂先雄。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大呂
院藏板

其二

草沒華容道、山歌夏口城。暫淹今日興、選見古
人情。水鳥相呼疾、風帆獨去輕。向來梁苑客、敢
避楚狂名。

同邦陳泛漢江值江漲

七澤花堪盡、三巴雪始消。來從巫峽險、瀉入漢
江遙。岸葦浮爲舫、橋鳥去作橋。亦知爾處士、銀

送伍胥湖

旋滿澎湃激瀾，觀者當於此增
文思也。舟行遙隔，惟所稍景，純以之
志。魚藻之奇，仲雅以之記。波濤之
聲，人所未盡。蝦蟆之所難開，滔滔
辭人每於鵝翅沙洲，其尾而
筆青林，助前四什足稱佳備。

其二

憂口今如此，雄圖安在哉。城郭鵲水，帆帶原
風。臺山色抱雲，淺江聲挾雨。哀舟中無一事，盡
日聞深杯。

其三

蘇波樓詩集

卷之三

五言

蘇波樓詩集

波濤草樹，歷歷上行舟。地遠天橫下，滯回水
逆流。不成張翰公，且並李膺遊。處處涼風發，江
門五月秋。

其四

百年常恨別，千里此相從。野色杯湖醉，斜陽日
水春。天傾欹岸樹，雲載渡江峯。漠漠瀟湘北，時
吟萬壑龍。

蒲圻道中

出師三伏易，作客九溪難。谷陰風雷入，江平日

月寬站，驚同水宿。飛鵬伴晨餐，漸老崇山北。無
心戀芻冠。

水經注：陸水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
又逕蒲磯山北，入大江。謂之刀環口。此
功甫所歷，即景口沙陽魚藏處。然則李
故叙其景物，途次如此，乃先生貪憲已
度時。

其二

苔徑青相逼，桑田綠自懸。雲間灰客飯，波際住
人家。夏木多垂實，秋蓮半吐花。偶逢漁父問，此
地近長沙。

蘇波樓詩集

卷之三

五言

蘇波樓詩集

其三

郊原江雨歇，處處芋苗肥。危石松能據，高雲鳥
獨依。虹蜺晴後見，螢火月中飛。有客西山外，悠
然賦采薇。

其四

是詩李舒章選入明詩選中評漢
壑白深宋賦文云此章乃得合境
風濤不可掉，石路詎能梯。灌木留猿嘯，長風送
虎蹄。雲歸一壑，日落萬峰低。五柳誰家宅，蒼
茫認故谿。此詩舊稿原無今補入。

乙丑生日

萬綠遶綠鬟一粒魏丹砂遙想淮南樹秋風漸
吐花賦堪投汨水人合老長沙誰念羈棲者飄
零未有家

律不從唐不可云學今日而必欲如何
爲唐也得其不測夫宋元者至矣

且拈出與衆傳之

其二

拙宦今如此工愁可奈何庭闈衰白並弟妹
離多世路妍李朱山靜薛離陳駒可駐不
惜魯陽戈

蘇波樓詩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五 大邑縣志

其三

匣中雙古劍不復辨雄雌浪跡雲是歸心落
日知在從官長怪懶被簿書欺昨傍習池上
翩倒接羅

殘日

怪鳥啼殘日奇峯掛片雲波濤城市合烟火船
爐分臥並蚊蟻穴遊將虎豹羣更傳柱北新
駐越南軍

起雄邁矣而全章
氣此何等工夫

曉

鳥出林泉曙雲扶日漸升星辰疎自沒
相仍草綴千峯露風盤七澤鷹不因秋寒
自廢晨興

湘陰道中逢劉少衡分韵

蛾眉還自妬淚浦未同歸不是逢君
息機風烟疎客費岐路敝征衣徒爲斜陽盡
山滿翠微

胸中原有半壁之志而筆下通得
雋永之詞發之不覺玩之有情

蘇波樓詩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五 大邑縣志

其二

栖栖安所適祇以負柴荆一乘三江樹孤舟萬
里程艱危知國士貧賤損時名未有長沙召還
應婉賈生

古意寄遠

秋水留丹照興山減翠微妾悲秋扇棄君忍帛
書稀老太星垂鬢愁來血染衣片雲將客意還
傍故園飛

凄涼處怨
而不怨

長沙道中

夜檢湘中記。朝逢嶽麓禪。衡山分九背。江路接三危。白髮趨蠻府。清秋憶楚詞。幽蘭芳澗底。不作過時悲。

同一境遇也而適當其地焉得不怨焉得不思

其二

詞賦無今古。垂名半逐臣。井仍傳太傅。江尚憶靈均。月吐淮南桂。秋生嶺澤尊。長沙楓樹老。猶殺洛陽人。

酌酒

一酌千愁盡。悠悠上木身。樓臺三峽月。鼓角九江春。山水私詞客。衣冠忌酒人。長安鳴珮者。半是霍家親。

詩之佳處全在沈離困苦中發出至情苟一味富貴從酒酣樂作內玩獨一吐何有妙句可傳詩人所以貴樂而不溺怨而不怒也

其二

莫買黃金賦。休封白壁侯。杜鵑曾蜀帝。蝴蝶是莊周。放逐風雲變。飄飄日月愁。會當從辟穀。歸

作赤松遊

其三

但得高陽侶。寧辭典鵲鵲。長貧甘下位。久客思他鄉。白髮馮唐老。青尊阮籍狂。自能終日醉。不是學柴桑。

宜城道中

南雁北風吹。行人借路岐。霜搖初日碎。雲起遠山遲。且醉宜城酒。休看峴首碑。當春梁甫曲。吟罷有餘悲。

雨

冥冥巫峽雨。不放片晴晴。白日浮雲掩。三。江春水生。晚梅遯坐後。風柳出啼鶯。獨向幽園裏。聞杯學步兵。

亭老杜處有工夫

七月廿八日夜飲子真別業。見殘月。因賦漏盡懸殘月。杯乾倒接羅。明河低自照。烏鵲暗須移。客裏吳鉞色。關中桂葉眉。纖纖香漢上。千里共相思。

綠波樓詩集卷之三終

綠波樓詩集卷之三終

讀公五言半律先要將唐詩盛時入
良城就緒五律龜鑑精粗高下
次先有玲瓏透徹之悟而後伸
眼之觀更審其所謂流弊轉之思
其悲歌痛哭之清壯自有光於古
之流弊而之清壯自有光於古
遠書於華時琅琅有盛唐諸公在
人印中今人止見今人治古人也
詩病中今人止見今人治古人也
如山川雲物收入懷中李杜王孟
猶然必曰如何為唐詩人如何為
之趣則助而一種熟光景有不知
人讀唐詩者哉讀唐詩而能如功
唐詩者哉讀唐詩而能如功
更遠將為後人笑之也我矣
讀唐詩者哉讀唐詩而能如功

波樓詩集卷之四

內邪李 蔭襲美校

新蔡張九一助甫著

三韓呂民服信之評

五言律詩

題劉子真東山草堂

臨黃塵合各園紫蕨肥孤亭邀落日五柳

岸山抱風雲長秋隨鴈鶩歸更臨池上醉

滿人衣

其二

木浮烟霧高臺下瀑泉江虹來自出楚

策杖龍衣步彈琴風在絃張衡碑不

歸田

其三

江陽江得遊天落電長乾坤千里盡身

風聲松俱赤談兵石鏡青雲高隱

地亦能思

江

中流開過雁，飛掛破朝氛。日下雲如駛，江間嶽
似分。他鄉悲失路，客子重離群。萬里湖南水，難
離識使君。

此入施州
勸軍功作

度鬼門關是山行最險處

奔峭四無鄰，艱危愁殺人。猿猴懸影徧，豺虎送
蹄新。旗轉交虹帶，車摧借日輪。何須臨絕頂，遙
望已傷神。

峭崿登道身歷其中耳聞所經皆
是詩料得此趣者惟予美為然

綠波樓詩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二 阮大猷

下鬼門關入楓竹坪

寥落開荆渚，盤旋鬱蜀都。人家綠壁轉，樵徑入
林無。斷石萎霜草，回旒走夜珠。何當辭世網，卜
宅著潛夫。

登洞光景不可名狀惟詩能狀
之至欲卜地者書必驗絕奇絕

其二

行役何時已，勞歌意有餘。山田多種秫，石澗不
生魚。桐子珠爭綴，楓林錦自疎。故鄉休更問，難
得武昌書。

後至維得武昌書則知前途可
知子隱林則出處可知山石澗
可知行役既何時可已勞歌不
餘乎李大澤謂如少陵夔州信然

鎖天巖眺

鳥道躋攀入，雲烟黯慘生。高秋發子國，落日在
傷脾。樹杪纔倚直，雲間火井明。昭君村在眼，
馬一含情。

九折坂

脩坂雲烟合，蕭條盡日秋。山精迎客舞，蜀魄與
人愁。崖木縱橫出，風泉上下流。過逢驚險絕，誰
敢渡橫溝。卷之四 五言律詩三 阮大猷

子美秦州雜
詩彷彿如在

其二

畫角吹秋色，丹楓處處飛。谷虛雲變態，澗遠樹
依稀。去去天相逼，盤盤路轉微。日殘猶叱馭，愁
絕寸心違。

奇絕更峻極野道如登天光
景闊羊腸九折于字字逼真

夜行九灣道中

通林歸鳥急，游子暮何之。跡類秋蓬斷，身同露
草衰。

葉危落霞天。錦水新月上。曠暑夜夕張衡賦。何如朱玉悲。

不手其境。不知其詩之妙。能讀其詩而能知其境者。此同心領神會。全在讀詩未嘗容易放過。

峽口山

不測荒蹊路。俄驚一峽長。高天匹練色。亭午片時光。再鑿峯雙闕。秦鞭石亂潮。遙遊身萬里。深覺犯垂堂。

過荒口同熊應副望歸州

綠波樓詩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四 大邑舊

東井懸雙使。西川傍百蠻。心摧九折坂。力盡五丁山。擾擾千戈際。戎戎羣瘴間。忽聞傳戍鼓。來白下牢關。

峽中光景寫不能盡止從心推力盡中前想得之

歸州道中

艱難來蜀道。秋盡不知還。復嶺嶠如浪。同沙旌。舟山日殘。更對語。露重草弄班。時見傳飛。微深愁虎豹關。

破石峽

石峽何年破。嶙峋傍古城。風雲開二華。日月避雙堃。岷水秋偏急。巫山遠漸平。相看同泐處。或恐滯歸程。

熟讀杜詩深歷劍道自得其趣

發巴東

風激三潮洞。天迷百里荒。山名多借水。人語各依方。晚景黃花嫩。陽陂綠條長。霏微橫雨色。無乃近高唐。

東溪

綠波樓詩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五 大邑舊

溪水來不絕。巴江去若飛。天垂三峽窄。人住兩崖稀。宛宛虹行樹。疎疎雨生衣。西征渾未已。羨爾暮潮歸。

不親歷其境斷不能到

西溪

東溪與西溪。青天對落虹。連山虛自應。流水曲相通。石瀨征帆過。江皋晚樹空。草堂長好在。寂寞傍丹楓。

二溪題詩前少陵後有周田得其開闢功至在靈境下

梅子嶺

不是乘槎者，胡為上漢哉。石虛常面落，雲塞盡
明來。山果離離見，溪花漠漠開。寸心應拆盡，著
處一寒灰。

石虛雲疾寫得山空
天潤真老杜氣象

其二

峽水流泉急，江潭過雨頻。嶺疑登大庾，花已報
陽春。日落唯聞角，山空不見人。寒梅誠作使，為
爾一霑巾。

錄波樓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詩太

大邑書

火峯

秋色高驚雉，歸雲護螭龍。蠻朱穴半壁，鳥道閣
危峯。麥隴分青細，楓橋結綺重。倦游聊自哂，遮
莫似臨邛。

奈何竹樹和烟暮，閣字在詞
曲中妙在詩上，此閣字更奇

得勝關

關壯修勝與處

不視南陽氣，空瞻上將壇。寶刀看水逝，赤幟與
霞殘。喪亂英雄起，風塵混合難。長驅當百戰，豈
謂遂偏安。

悲壯之聲慷慨之
氣確是老杜得來

其二

帝子元龍種，將軍况虎臣。鼎存終復漢，鹿失未
亡秦。落日關河淚，中原戰伐塵。荒祠臨峽口，千
古一悲辛。

起句氣象
有連見

風口

谷口長風至，俄飄白日還。峯巒飛動裏，天地混
茫間。萬壑波如積，千林鳥未閑。長途今若此，那
綠波樓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詩七

大邑書

得破愁顏

峽中觀燒

夕燒延山合，驚看焰色重。覓披雲夢野，日上祝
融峯。亂樹翔朱鳳，平郊走燭龍。巴人原火種，風
俗當春農。

其二

已接成都市，俄依棧道懸。羣星下河漢，孤電掃
山川。宿莽終歸盡，蒼松可自全。時危多警急，或
恐是烽烟。

野燒一段尤堪定宛寫
出而無續處與涼之氣

小至

短髮那能數窮愁歷瘴鄉秋來無有雁冬盡不
飛霜紅綴窺窗櫺青楓出岸楊自憐虛歲月未
可問行藏

其二

風土雖云惡經過亦壯哉雲移神女館城抱楚
王臺岷嶺夏含雪巫山冬出雷娟娟峯十二春
色衝窗開

綠波樓詩

朱之四

五言律詩人

大品書

蜀曉諸題最易作亦最難作易作
有高唱在前難作無利義可襲

巫山漫興

峽裏天何細沙間路轉新雲從江面起雨到巖
頭無鄉國遠東歸朝廷葉縣息即今逢旅病不
是著潛夫

終是峽中詩
更讓少陵耶

其二

山縣稀人跡空亭滿落霞霜花催送菊寒鳥只
相鳴嵐氣流晴市波光競暮沙江村新喪亂蕭

張兩三家

其三

燕沒成都隱飛揚論蜀才風塵淹卜肆山水赴
琴臺者舊人誰在文章衆所待千秋留故宅不
剪舊蒿萊

其四

板屋綠江架刀耕剝石深高峯秋已雪絕域晝
長陰伐木悲交態飛蓬見客心琴鳴山在眼念
爾獨知音

綠波樓詩

朱之四

五言律詩九

大品書

本領

長沙訪顏使君不遇

不見戴安道空回剡水船愁來如夏日望處似
秋天削跡青門外銜杯白社前孤吟莫自苦誰
復問朱絃

此當是蜀歸過星
沙有蜚語之事

其二

起三湘暮歸來五柳貧鑿坯從世棄孔璣定

誰親黃鳥如求友青山不負人羊夢吾已辦與
汝共垂綸

讀少陵詩熟有會何句求似少陵不覺
隨筆寫出無不少陵矣所以要多讀書

送龍甫兄還蔡

欲別難成別千山落日黃客中雙淚盡江上片
帆張疎鬢秋相問離心夜與長三年兄弟隔誰
忍說河陽

歸至小回示見甫乾甫

大道俄相見春風散客愁五年湘水北幾上岳
無波樓詩集卷之四五言律詩十
陽樓柳色憐青眼梨花笑白頭一尊今共汝吾
已百無憂

興至之作雖無
爐錙而有氣格

其二

久擬歸田賦今當合劍期德星陳氏里春草謝
家池曠達從吾好飄零任數奇逢人長結舌爲
爾一談詩

芭蕉花

葉嫩已自好花開更覺奇况當春雨後獨對夕

陽時片片金鷺遊紛紛翠以旗小山清絕處愛
爾忽忘我

奉和于順陽溪別業之作

陽溪棲隱處常與白雲期波迴天爲岸亭孤水
當籬樹間來漢使花際識秦時載酒俄成醉何
須數習池

其二

亂後人家少名園爾獨存落花深覆席古木偃
爲門蕭灑東山屐清冷北海尊堦前一片石吟
集校樓詩集卷之四五言律詩十
與當崑崙

其三

千峯羅杖底選勝武夷傍夜雨藤蘿徑春風薜
荔牆引渠分海色種竹引嵐光會聚王猷興籃
輿就梓疆

木百得山
林與致

經葛陵廢縣

木秀今如此闕城安在哉竹焚龍未去人似鶴
重來雨色含荒野河流上古臺仙蹤猶寂寞何

虞門建業

七月一日夜

不寐成危坐。多愁恨獨醒。晴窗明遠電。涼露濕繁星。河色迎秋白。江流入夜青。九疑何處是。吾欲問湘靈。

河色二語從唐
人來甚勞匠心

七夕示內

落日雙星會。明河萬里秋。幾年使君婦。今夕故鄉樓。命縈西風至。穿針片月流。酒杯望牛女。永夜不知愁。

雨不絕

雨積江湖隘。雲屯日月妨。天如臨蜀郡。地豈近高唐。二室峯俱細。三川瀉並長。扁舟搖落候。一望一徬徨。

題老到詩亦老到公已
貧楚歸胸中常有舊憾

其二

落葉長兼雨。朝霞每報陰。中原其汨沒。萬木正蕭森。石燕登梁乳。江鷗入戶吟。何人回日影。一

為格煩瑣

喜晴

一雨經旬日。新晴濕不妨。垂青天近遠。委素月光芒。疎樹懸秋影。衰荷發曉香。鷺鳥如解事。飛繞綠林塘。

七月十一日夜

暮色一何慘。飛蓬莽自驚。風威驅海立。雨勢挾天傾。偃臥千林木。漂搖百雉城。披衣總不寐。白髮此宵生。

挾天風奇而
峭風頗有神

登故城觀漲

雲霧驅天漏。乾坤坐陸沉。為魚吾獨老。行雨爾何心。旣帶孤城色。秋生萬里陰。祇餘流水調。寂寞對龍吟。

帆與城不相屬。孤城之色則帆帶之矣。
陰與秋不相似。萬里之陰則秋生之矣。
非熱讀老杜不能到此。

其二

可知何伯喜。惟汝送秋光。黃日千虹出。迎風一

電長生寧耳蹈海窮不厭浮相已辦扁舟在携
家問水鄉

秋日借陳道易見甫集龍甫山亭

結社竹林邀幽樓碧草前雲生常繞戶木落漸
開天不閉求羊徑高吟鮑謝篇此中堪避世兄
弟亦忘年

其二

身將隱又焉用文此日身隱愈工詩
古人來道自己心事入詩家三昧矣
見甫生日
長人耽伏枕愛爾日論文圖駿才難得真鴻志
不羣五言真破的一字可凌雲共老崧山下誰
能作使君

龍甫生日

吾兄今半百天地此中秋松桂青相引星河
自流短却扶五嶽酒酒醉雙陽不信風塵色還
能上數裘

其二

弟寧為謝客兄自抱仙才月學想引出人從降
參來孤提干象緯高枕見蓬萊一奏朱絃曲為
知白髮催

社日舟中晚望

社日仍舉燕秋江已發龍波開飛釣艇樹裏出
雲峯白髮孤臣老滄洲萬事歸前村臨古寺已
報夕陽鐘

其二

水涵同我起風高曲岸熱占沙鷗哺子垂野
舍胎晚飯尊醴具初衣薜荔我客星如有意的
的向波來

詞上而

登見甫弟小雅樓

乘間凌天末，窮秋接地陰。風烟收引領，鳥雀入
披襟。水鴻三川近，山包二室深。聞君歌卷伯，使
我涕難禁。

句壯情深無
尾瑣之氣

其二

身賤安田里，明來命酒筵。能高龍臥處，不廢鹿
鳴篇。裁賦情如客，端居亦類仙。尚嫌名未泯，猶
自衆人傳。

綠波樓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詩

大昌書

七夕送乾甫省試

爲借天孫巧，秋風一送君。詞源河漢注，劍氣斗
牛分。筆道懸新月，機絲駐五雲。可堪當此夜，把
酒說離羣。

同劉玄于登見甫樓得明字

城郭千家伏，風烟十月交。語來聞遠漢，坐久見
荒郊。縱酒聊從俗，題詩亦解嘲。非君能命駕，終
日掩衡茅。

雪中送陳道易

向晚風猶急，當筵雪半晴。樓臺高，曙色鼓角動。
春聲聞，使梅花發。攀條柳絮生，離懷何以寄。郵
曲見交情。

詩忌寒涼而尙悲壯亦因
時發也此作有力有勢

送鶴亭兄兼示謙姪

登臨携小阮，辭賦逐難兄。却望中原色，彌深故
國情。林青高徑竹，樹紫發春荆。十載湖南使，支
離笑此生。

江漲玩月

綠波樓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詩

大昌書

斷續雲連影，霏微月送光。楓丹寧借雨，榆白不
關霜。樓閣侵星出，波濤接漢長。驚鳥看漸赴，有
意作津梁。

詩家若不讀書文少見客下筆自然有
碍看此作化得許多字面只是讀書見
客中

寄孫山甫發病山居

憶爾窺中秘，揮毫禁掖垣。玄與四百歲，經述五
千言。解綬初移曉，看山且避喧。不因司馬病，誰

識茂陵園

套也奇詩
只是老到

問雁

江楓有佳色，鴻雁送哀吟。不見音書至，虛驚歲
月深。兼葭流連氣，河嶽起秋陰。況是孤城暮，蕭
條處處砧。

其二

洞庭凋晚葉，湖海落秋濤。道路何其遠，飄飛亦
以勞。啣蘆衝月上，結陣與雲高。爾自頻來往，吾
生已二毛。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大 院藏

其三

離離從北至，蕭蕭始南征。能使瀟湘水，皆含別
漠聲。黃花籬外吐，白髮坐中生。是物關時序，怆
然萬古情。

極平常語，下得蒼古穩當，在他人口
有無限凄涼感，慨之聲在助雨聲中。
變骨衝漢之致，胸次闊。
大如許，自非書生家言。

臥病北邙漫成十二首

逍遙臨楚甸，徙倚望高峯。野氣如羣馬，奔崖類
一龍。微風黃葉樹，古寺夕陽鐘。倅寂吾家事，將

身禮赤松

英維林下，稍有靜意，則動氣自生。世道
之關，聖賢不免，況未抵聖賢之域者乎？
讀功甫臥病詩，此真病人說話，耶此病
在心，發之在口，總由氣結，即驚驚有。

其二

古城推雉堞，餘跡臥長虹。葛嶺斜臨北，洪河正
在東。草虫游夕日，團果落秋風。惟見荆榛裏，孤
狸嘯晚空。

其三

偶上高臺望，壺孤欲近天。秋聲蟬在樹，暮色
鵲波樓詩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大 院藏

懷川字宙東南盡，河山睥睨前。平原年少者，獵
馬正翩翩。

其四

金門稱大隱，而我獨郊居。客餐摧殘後，乾坤
伐餘但。酣河朔酒，莫問武昌魚。身退文焉用，于
今罷著書。

其五

夜長不肯寐，起視欲三更。鼓角連城動，風烟接
生成。天河墜地白，海日犯沙明。獨坐憐清寂，叢

其一 徑鳴

犯字下得巧然不傷集亦不徒情

其六

良夜真難得。茲峯况出羣。身疑從月下。酒似向星分。解帶垂雲漢。披衣走白雲。豈應佳句就。不使惠連聞。

其七

明月離東海。遙登嵩少山。天垂金界鏡。人老

子不知還。
金雀一聯有無限憤怒

其八

自作歸田賦。柴荆忽四秋。竟無心逐鹿。空有氣連牛。玉已悲三獻。珠仍忌一投。古來難料事。安劍與封侯。

臥病而談及封侯之事此豈揪心之人知佳北村不

其九

秋日無纖翳。流光蕩二毛。河山開表裏。風雨淨蓬蒿。萬樹如增影。層空轉覺高。不須分末照。吾已老江皋。

其十

芙蓉散淥水。葡萄堆玉盤。時惟秋九月。衣袂生微寒。南田稻苗秀。西嶺梨葉丹。與來携二弟。隨意枕飛湍。

其十一

秋波樓詩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辛 院藏書

草際交雄兔。波閒出鯉魚。在山自可悅。解綬復何如。白髮依丹竈。冥心讀素書。相如遊已倦。那復與長裾。

其十二

秋雨細如絲。斜陽一射之。雲霞忽照地。草木發華滋。鳥雀驚相觸。牛羊歸不遲。無人門外過。高唱竹枝詞。

林下風味要人自知可以為喜可以為怒作者洞然

長至示見市弟

水霜今已甚，可得轉陽春。詎有東風至，相看梅
柳新。二毛淮海客，一線漢官人。忽聽南征雁，傷
心憶北辰。

臥病遣婦供墓祀

去年冬日裏，白髮侍慈親。墓亦何遽拱，消殞空
復陳。歲時勞想像，天地入悲辛。為隴須高大，東
西南北人。

夫婦而莫須臾離也墓而不墳
孔氏之志坎明甫從此出矣

送見甫乾甫墓祀

綠波樓詩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至
病久無青鬢相看可奈何。鳥西心共遠，松古月
同過。華表歸雙鶴，門人廢蓼莪。當時棲隱處，猶
憶採芝歌。

憇瑯琊寺贈得上人

碧殿臨飛嶠，長江帶古城。布金千地滿，卓錫一
泉生。慧日非關曙，慈雲不避晴。遠公如舊識，能
過虎溪迎。

亦游覽
中常調

孟真招飲莫愁湖戲為記曲

莫愁不可見，湖水自澄清。舉棹驚雲起，移舟
若城綠。楊花舞，態實麗。想時聲，惟有巫山妾。堪
知暮雨情。

其二

公此際在白下將訪王元美於
雲間其時棹二船竟入初唐
十五盧家婦，兼之夫。暫殊水光街，並照芙蓉湖。
相扶解佩投明月，凌波出玉臺。憑應素娥，共
鈔莫愁湖。

全賦

燕集孟真山亭時將歸鄉飲酒自宜都
江亭合夕景，森翠近諸岑。客自山陰至，人從
口達秋風吹。芳采集雨落，芙蓉真性。空山
中，暫臥龍。

呈孟真

是真浩然不
作宋元片字
誰其高意，浩氣凌風。盛衰如夢，身世如
乞身。自若非馬，非堪走。好龍人，知月出山
如水鏡新。

登胡有成江山閣

有限風塵者如君自不羣
精華作隱星以劍
為文旣帶支硎雨
意流震澤雲
登臨當翫日
目海天分

非唐不成律惟其為
唐故語語要得唐聲

張子予胡有成追餞虎丘因贈

咫尺楓橋路登臨意惘然
虎仍蹲片石龍已躍
諸天舟楫顛危裏乾坤
去往前從教明月墮
自戀離筵

蘇波樓詩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唐 大呂 院 蘇 祝

公仕姑蘇亦未得入
想訪王元美後即歸

飲陳從訓山房

仄徑緣山轉懸泉入戶飛
分林排鳥道背閣起
鑛磯工瑟從吾好衝杯與世違
坐看明月上不
醉莫言歸

淮陽道中

朝雲常作雨春水易生潮
囊有浮淮賦村餘渡
海橋花瘦馬如娃樹
學人招我莫空山裏離

魏點自銘

聖訓頓錯
力追唐音

與李汝齊觀淩梁泉

行樂春泉上開尊午夢餘
但知吾是蝶莫問子
非魚鬚髮驚心短山川
過眼虛榮城遺宅在做
吏爾何如

淩上一聚莊惠快心之語
助爾淩梁之
訴不即不難不莊不惠
各自有在豈真
學莊者哉

自吳歸示見市乾甫

蘇波樓詩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唐 大呂 院 蘇 祝

自得王即筆縱橫失古今
能增嵩嶽峻轉覺大
河深萬里乾坤淚中原
雨露心君看一片石字
字比南金

是時于鱗輩已死惟元美獨存故助甫
推元美太過崇禎末林古度向云得見
王元美七子中惟
元美年最尊耳

兄甫遊淮因東張羽王

桐栢流無盡跡來定幾時
窮愁全仗汝餽饈欲
依誰花繁三春暮雲山
四鳥悲照將國士淚一
灑故侯祠

二詩亦
校集

其二

不向風塵老探奇。過舊都日。搖鐘阜。紫天劃海。
門孤。鳳鳥翔千仞。鳴夷此五湖。東遊見張翰。當
爲一投珠。

過劉孝伯

久坐殘更漏。開門月似霜。吳鉤織自由。秦鏡破
仍光。河漢堦前沒。關山雨後涼。不因林鳥起。猶
自戀餘觴。

綠波樓詩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吳 大邑

乘典而揮
綽有餘趣

李易二廣文過章堂

罷官茅作宇。窮巷蔭爲門。二妙聯鑣至。餘生四
壁存。蓼花紅吐日。竹葉綠當尊。不厭溪樵事。相
將過別村。

紅吐日吐字過重應作映
字綠當尊當字則隱然

同汝震游東寺

寺古自前朝。鐘聲破寂寥。僧隨殘月到。山與亂
雲飄。絳葉深虛砌。蒼苔生斷橋。化城原是幻。可

得厭蕭條

湖上憶汝震

曠野接霜天。孤村枕大川。水開林影倒。日抱浪
花圓。舉網千星出。回洲片月懸。坐驚雙鯉躍。疑
有尺書傳。

日抱句起于美而詠之當亦
讓席

吳汝震山人羅德臣廣文夜過得燈字

短景戈堪駐。悵人雪可乘。春生千里駕。月讓九
華燈。留滯疑司馬。歸來自季鷹。但教歌似郢。寧
情酒如澠。

此什專工對偶

除夕

高齋朔雪餘。蕭索臥相如。閨月逢春早。衰年怯
歲除。世情從逐鹿。吾意在焚魚。明日東臯綠。爲
農且荷鋤。

偶句醉
近少陵

元美以書約游太和早發汝海有作

立馬動海色登車指參峯夜餘西橫月河沒五
更鐘百舌春聲亂千花露氣濃猶携殘夢往疑
與故人逢

起四句無敵非元美不能當詩要
琢磨自然見廣勝大心胸氣雄

其二

願期使曉發選勝入春游候日雲霞上凌風鼓
角愁鷄鳴過自應鳥起暗相投袖裏後書在珠
光照乘流

阻風

綠波接海東
象之目 玉宵侍詩 大呂
薰風初應律朔吹遽相干坐見千花盡能令四
月寒蹉跎同鷄退半落異鵬搏不作冷然去真
愁行路難

宿田家

不到孤蘆裏誰知隱士情開門楊柳色入座舫
聲曉歲來鴻雁尊醪遠市城龐公能避世
千斛山耕

潁河

潁河冬至後野燒帶青苞觸石龍鱗長回難

尾交鹿游空洞底人出遠林稍解殺明朝事孩
文一任嘲

采勁帶
達思

山陽道中

參差不可狀石勢似相攻已訝前山塞俄看大
壑通貫魚人入谷旋蟻馬行空蜀道誰云險分
明在峽中

得老杜
公然入句

邠州謁大王廟

綠波接海東
象之目 玉宵侍詩 大呂
一代貽謀遠千秋廟貌崇艱難開帝業殊猶代
天工已著居戎化兼傳避狄功至今遺俗厚彷彿見邠風

有規
模

六盤

畫室號行役中霄度六盤一峯穿漢險羣壑抱
水乾齒髮漸推轂文章笑據鞍雲開天漸曠片
月不勝寒

詩至熟境出手便不難經思索即有
異人之處請讀助甫一峯之聯句如

公五言近體至此時猶樂傍杜陵不
也高廷禮品集一昔昔人云可不
者何哉此一時之見非千秋通論也
延禮於此其有遠識者非歟譬之王
獨著大家其有遠識者非歟譬之王
宋物未必件件是實卿之府衙人人
用富者之增其舍籍食者得之補其
既變故談漢魏六朝者不有也劉州
曉朱元者子美亦未嘗不有也劉州
學子美者而子美亦未嘗不有也劉
種李義山學子美者而子美亦未嘗
有義山一諸如姚合方干馬戴許
之徒莫不有子美一諸如姚合方干
爲大家者能不千古爲昭昭韓愈
則欲各自爲家矣辛之昌黎不能
笑龍東坡不能其集大而在杜陵
南汰之中故助甫詩則于美也其
以得成助甫之詩者則于美也其
蘇波樓詩集卷之四
美不見損助甫不見勝者何也子美
海等耳諸公橫潦已耳鯨濤不驚
不逸立身萬壑之下而乘流衆派
其家大故耳品葉何傷于詩哉讀
詩不竟揪袖鼓掌而爲之言

蘇波樓詩集卷之四終

蘇波樓詩集卷之五

內鄉李 蔣鑒獎校

新蔡張九一助甫著

三韓呂民服信之詩

五言律詩

四月廿八日飲盛將軍園亭

名聞開夏景絕塞列芳筵羽箭銷爲竹并刀吐

從運發果邀瀚海並石輪邪連自得新耕越後

到清泉

蘇波樓詩集卷之五 風南 蔣鑒獎校

其二

病起芳顏改杯深白日斜榆三徑雨藥散

欄霞祇恐尊無綠焉知嶺有華雪山青數點遙

莫至栖鴉

其三

莫道邈州惡黃筵殊可誇紅鹽饌濁酒白乳煎

新茶月上物單桐星懸使若提更言胡樂好爭

爲進琵琶

其四

烏啼兼玉漏、總爲促飛觴。百罰寧醉、醉孤吟、且任狂。
殘星低馬首、薄霧壓龍荒。不復能歸去、相將待曙光。

子美何將單山林已爲絕唱天下之詠
閑林者無不襲而取之也助甫四什喜
不襲彼一意而其中結句及二
三聯豈讓于美耶讀之起舞

冒雨發莊浪

寒雨朝還暮，羈人去復來。平沙千騎發，飛瀑萬峯摧。舞石輕難下，鞭霆響易哀。豈無神人賦，愁絕楚陽臺。

綠波樓詩集

李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詩 二 大出 院藏板

宣化寺

向久雲俄歛，探奇興未闌。徑浮千水出，寺借一
峯安。淨域傳燈古，空階返照寒。衆人方苦雨，莫
放涖龍蟠。

遺關楚剝亦似
難訴况兼雨中

海石灣水漲不得渡聞董使君已發湟中
有作

巨石橫川坐波濤。晴不開天容。孤嶂遍地逐怒。

聖似建業

誰策重漢石，雖剛欲白臺水，即殺路側人，似女
年分一，粒紅堪立千，幾年開我，幾年重，且
為惜離羣。

病造黃南廋人之國而有腎壞之
虛作者有無餘命其與平章辭

關水邊書

[illegible]

公亦隨遷

黑山

未離青樓時已渡黑山巔。雙草單營。天
情惡。亂雲暮雨。日暮水寒。樓臺樓有中原
從萬里傳。

中華書局

待以元龜有象 敬輟菲小 奉獻起雲

懷因以簡之

佳辰仍小至，絕域且孤城。城色當鴻破，春光犯
生未歸。蘇武節，垂老亞夫營。欲報瓊瑤句，其
以病嬰。

公適庭作專從字，眼中究竟前章用爭
戰守而北，章又用膏字，犯字其不流中
力勝之也。

其二

何曾投影筆，祇自逐飄蓬。斜日水花亂，霜風
村空。功名三點裏，身世五噫中。忽憶河湟客，春
綠波樓詩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四 大昌樓
來賦轉工。

人日燕集李次溪署中得花字

不知七日至，祇覺二毛加。鄉國雲為樹，水霜
有花。寸心掃落照，尊酒醉流霞。漢殿頒
憐海一涯。

答本亭

人豈書鄧少，身如世網偏。名王秋入塞，使老
行。遺心折分麾後，魂銷揮羽前。那堪兼肺病，哀
白廢周旋。

唐人氣鬼
壯士心胸

又

擁傳青矜滿，談經絳帳斜。美材齊竹箭，名馬勝
莢花。旗鼓回三舍，文章就一家。諸生多愛幸，若
個是侯芭。

於武威送李茂才歸長安，茂才故廣文子
也來請墓志，因有是贈。

中原懸一髮，去住各悲辛。白草全落雪，黃雲
雜塵。河山今日淚，戎馬異鄉身。尊酒陽關外，廬
綠波樓詩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五 大昌樓
係送故人。

助而此時正讀書，學杜而河山今日正
讀杜詩，有得效驗處，就調詩不關學哉。

三月三十日雪懷李宗齊
憐余虛歲月，念爾滯風塵。忽送千林燕，仍留一
日春。寒深乘興客，天遠和歌人。玉塞兼華髮，碑
輝伴逐臣。

詩境
快便

七月十五日夜集張使君宅
憐君能下榻，老我媿彈冠。月避千峯出，河分

綠寒白榆疎。自汝丹桂。鬱相看。明日分襟處。山道路難。

一味學唐詩。得不調。

朔方癸未除夕。同弟乾甫。兄張輩。守歲。憶家。

萬里迢迢。客三秦。雪送堦前臘。星移。外春。論文還愛弟。占氣或真。人兩地。憐兒如。蕭白髮新。

起得好情。亦真至。

綠波樓詩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大呂青院藏板

殺雨郊里

一病殘三月。孤悵。規。掛。秋。雨。入。夏。韓。雨。正。逢。晴。白。馬。西。征。賦。青。尊。北。游。情。依。依。楊。柳。色。似。識。亞。夫。愁。

殺秋殺雨。天然恰對七字。專工。助甫。可稱。按武高廷。若在自有定論。

蒼中丞李次溪時行邊原州

絕域蕭關道。中丞節制師。威聲分。鶴。喚。陣。淞。演。魚。麗。王。架。從。軍。賦。呼。韓。保。塞。時。隴。西。門。下。客。意。氣。自。君。知。

兩詩皆一法。法七子也。

甲申除夕

一歲餘茲夕。孤燈伴旅情。深杯如練淨。短髮。霜。明。白。嘆。雕。虫。技。人。傳。獺。虎。名。可。堪。秦。地。柳。又。發。亞。夫。營。

其二

吾宗多曠達。而我獨淹留。與。豈。思。尊。官。寧。惜。殺。你。十。年。重。出。塞。萬。里。一。登。樓。半。百。今。道。二。春。風。信。覺。愁。

綠波樓詩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大呂青院藏板

諸詩工到極處。知苦讀書處也。前章工於字。次章工於事。將爾侯李。為轉出。十年萬里等字。眼又不見。重到空同。大復云。百年萬里。重出而重見者。可無矣。

月夜飲伯俊書屋

霜月流清漢。光輝動綺筵。窻。開。粉。堞。杯。裏。出。青天。木。穩。林。柄。夢。宜。參。米。汁。禪。關。山。曾。十。載。爭。似。此。情。懸。

是佛好飲米汁。為彌勒菩薩也。大藏慈氏。喻佛一教。為彌勒說杜詩。注引蘇晉長齋。猶佛前。即謂此酒而五。百問。尊嚴。酒。成。其。意。當。參。

其二

紫駟頻出塞白髮始歸川世路甘吾左詞嘲讓
爾先星流城壁滑月並酒杯圖縱使無狂態狂
名久已傳

挽淮甫宗正

詎有梁園計俄添汝海愁人書猶未滅雙淚總
難收不盡瞻烏歎虛疑化蝶遊還看玄塚上千
古氣長秋

其二四星當作二星天文宗正二星宗大
四星淮甫為宗正卿則二星無疑范
蘇波樓詩集卷之五五言律詩人

步天歌天市垣云兩個宗正曰宗人
何可案哉

同姓司天族殊恩冠月卿四星依帝座二室奠
王城中壘封章切淮南道術成如君堪不朽何
必問浮生

其三

人豈朱門少吾惟玉樹哀分茅藩魯衛授簡客
鄒枚樂獻三雍雅名高八斗才月明猴氏嶺好
共子喬來

其四

世業青箱授宗卿玉極分碑題吳季子墳對信
陵君藜杖仍傳火桐圭再剪雲泫然思舊賦泉
下可知聞

天潢一脈海內鎮崇况其為宗正卿手
班固編漢書於劉德傳誌向飲中載中
山靖王一對子美於汝陽王璣三致意
為齊梁子弟雖輕文穠功甫挽宗正四
章何其不苟注也肩
宇天人能無深望乎

李山人橋梓初至集曹用之山亭值雨

客到星辰聚亭開薜荔重虛簷排暮雀落木逗
蘇波樓詩集卷之五五言律詩人

霜鐘杯酒黃花艷孤城紫氣封可知風雨驟生
上有雙龍

氣豪矣局
亦穩當

徐明府以騎來迎汪山人賦送

自是神仙吏能深巖穴情彈琴了公事置驛台
儒生雨少河流澁風高岸樹鳴索居全藉汝暫
別亦吞聲

已丑除夕乾甫同震兒諸子姪守歲時余

骨肉歡娛處。乾坤去住人。流光驕夜雪。高唱動陽春。夢落烏蠻遠。愁隨白髮新。封侯當此夕。定覺醉鄉真。

已削乾坤跡，仍餘詞賦名。太玄寧比易，小白媿司盟。
羨李春前麗，星辰雨後明。多君能載酒，邀月醉柴荆。

蘇波樓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詩
大呂齋
院藏板

聽懷古操

代有新聲變人今雅韻難淮南雙桂樹郢里兩
幽蘭片月何其皎青山不盡寒雍門千古淚婁
關爲君彈

二操少
雋承

聽棧歌操

虛室朱絃動，重簷返照衡。應憐林茂密，如詣路
曉巖。春入嬰鳴鳥，風隨旦暮帆。聲聞伐木狔，
飛在深林。

山城延海月，爾說南華鶯鵲疑。鵬徙靈城，
桂斜開軒浮嶺酌酒過風花，歡笑漆園叟猶。

稱吏隱家

談莊子卽用莊子語尙未離莊也然郭象註莊，莊子註郭象要無色相方肯具眼

其二

宇宙三江北。風烟二室南。玉笙歸子晉。白鶴化
蘇耽。積素明秋水。流光變夕嵐。藻梁天鏡裏。幻
綠波樓詩案。

陪乘器洪河泛舟

爲待將圓月，仍匿欲盡春。往舟初解纜，
遶水忽迷津。白雪觀海賦，玄經載酒人。
蒹葭聊作席，鴈鳥漸相親。

公洪河而泛舟告王言近辭而泛詩雅秀後泛詩蒼古各以年進皆以學微

其二

花青岸狹紫飛練。灘高走建瓴。千秋流水調今。

日為君聽

送閩汝用游梁

汝海誰能右，梁園早見招。壯遊誇授簡，綵筆一何驕。脩竹平臺迥，三花太室遙。于虛應著賦，况是好文朝。

雨夜諸子坐談

公孫標白馬，上蔡獵蒼鷹。何似稱同舍，談經破鬱蒸。漏聲遙隱樹，雨氣暗侵燈。莫漫論長夜，玄珠自可憑。

詠石榴花

奇樹生西域，何年傍汝墳。漢槎孤欲到，安石遠能分。暝砌輝丹日，晴枝耀絳雲。衰顏全借爾，莫道落紛紛。

耆舊云：張參從安南戍入，于美集亦有神農不知之語。然石榴花亦無落之之事。豈默九不讀書，尚未究至耶。

注懋叔至同賦

積雨生秋氣，驕陽避雪臺。以君千里至，值我一

尊開徑竹，分風進。淡燈代月來。新安山水好，勝別幾徘徊。

懋叔自是徽人，故公以新安山水結之。然亦少大雅。

聞蟬

何處蟬聲唱，隨風過短牆。却疑莊裏山，故傍柳邊長。萬物驚秋氣，孤城入夕陽。自憐雙白髮，對酒惜年光。

曹子建聯賓王，既未盡處得公續唱而中郎之韻達矣。

于應麟席上再送以芳同賦

綠波樓詩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五 院藏板
飄然江國太，直對海門流。日暮投餞館，天寒閱蜃樓。還家真是樂，別我得無愁。轉向傳杯處，縱橫展不收。

佳句是讀書時造，就而淡律之疎則又蕭散後淪落。

辛卯除夕乾甫適自金陵至

幾半空懷望，此夕轉徘徊。和郎中即得，心從鄰里來。不須悲失路，且自樂衔杯。會借東風力，三朝次第開。

春向一聯，唐音，發捷非時學可一付。

送道士謝玄珏之楚尋師

行矣將安適。秋風此送君。尋師依鬼俗。採藥去人羣。野飯山山石。春衣處處雲。何時緱嶺上。笙鶴一相聞。

送道士詩將玄門賣石煉藥之說隱隱可見

新息寓所乘暑見過

三年方會面。扶溪動悲吟。岐路心俱折。江河語共深。鍾來千翼定。雲起衆星沉。請病誠何意。風塵自古今。

蘇波樓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賦名

七夕夜雨

經旬始開霽。落日滿庭除。把酒金風至。沾衣玉露初。鵲起河全沒。蟾蜍月半虛。飄從星會處。轉復憶離居。

常調

秋夜

寂寂羣芳歇。熒熒大火流。山川遙向夜。月露各呈秋。夢穩枝間鵲。盟望海上鷗。坐聽更漏盡。轉覺此生浮。

喜王內父將至

汝南王內父。飛苑挺孤標。勳二年約。驚鴻千里遙。獨醒還飢餓。同好且招邀。看爾浮雲度。俄然馬蹕驕。

起四句大有聲光

秋日送王山人還越

估客雖云樂。爭如故里春。暫辭隨社燕。明到及孤尊。范蠡浮家杳。任公釣海綸。可知歸去好。天正風塵。

蘇波樓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賦名

重陽前一日集大呂社

小閣半陰晴。深秋對古城。雨。灝河。漢。下。虹。受。夕。陽。明。播。落。原。天。運。蕭。條。自。物。情。明。朝。籬。菊。吟。杯。酒。送。浮。生。子。美。於。受。字。最。費。力。恰。受。兩。三。人。受。風。斜。不。受。暑。皆。其。學。力。所。到。公。此。交。

字從老

社集什亦辭

九日河東登高

病起強登臨。臺高復幾尋。乾坤容極目。物候轉

驚心野曠平湖脚天迥碧樹侵霜鴻來自北去
馬塞垣深

讀公此詩雖身居山林而心依廊廟無
刻不以國事為念子美所以時不忘君
也

十一月初八日紅牡丹開紀興

黃落亦已甚紅芳轉覺奇恍如陽和共
霜枝秀色深書悅輕香拂酒局如茲開爛熳可
怕朔風吹

花奇題亦奇詩
之自為處亦健

蘇波樓詩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下 院藏板

其二

病起歲將晏雕欄眼暫明連枝如散絲獨立可
傾城物物變出輝輝如雪生洛陽誇魏紫爭
得解冬榮

夜

端居何所事薄暮暫憑闌宇宙蒼茫合江山寂
寂張燈猶短景黃酒散奇心歷盡人間事
如一燈生

其二

城靜商歌落葉微露臺天四抱霜初月
交輝遲暮如冬日蕭條只釣磯壯心消不盡化
蝶夢中飛

其三

日至天仍短宵長客未眠青山閉門後新月舉
杯前草樹寒如束雲霞晚更鮮若非二子難
可共周旋

其四

北斗漸闌干南飛鵲未安天清河色近風落滿
聲乾鴻雁江湖隔野徑道路難寶刀從練漣不
向匣中看

夜詩得怨而不怨之神然其中雖躍欲
出之勢筆筆寫來不獨在寶刀練漣

十四夜月

碧漢流霜月乾坤夜不遯人歸猿嶺上天淨練
江西素影侵燈長清光逐杖低明窗應更知
酒定誰攜

結句恰是十月
夜月何等含蓄

乾甫宅待月

遙遲東漢月，高齋坐不眠。悠悠出地上，稍稍覺
星稀。兔抱虛輪照，鳥懸破鏡飛。舉杯邀共飲，好
為照渙磯。

待月之情見乎辭，待月之興正未艾也。
文章翻世說，日食而得知前輩多以世
料說為

其二

世情較港速，天道有虧盈。月送更深影，風凄歲
暮聲。未須悲漸缺，轉復似初生。正欲延殘照，浮
雲故北征。

蘇東坡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詩

大呂書院藏

寒夜集朱儼之

華館面城開，城陰落酒杯。凍雲行且止，棲鳥去
仍回。奇字君能問，微名衆所猜。過逢知不厭，天
地日氛埃。

其二

祇抱離羣嘆，寒宵坐欲終。朱絃流暗水，紫劍出
藏虹。務自成吾散，途寧爲汝窮。陽春回至後，似
有北歸鴻。

步過王園觀梅

冬盡仍餘雪，梅信杖扶興。來東開望開，到北
枝無此。地春風早，誰家夜月孤。松林堪醉臥，清
夢落蒼梧。

尋梅之意興
筆鋒競接

雪中同社諸子來訪

重疊山陰興未衰，處士家雲將天一色。雪與梅
相映，初開欲落，林間忽着花。若能竟此幽芬，
未爲謬。

蘇東坡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詩
大呂書院藏

見范范甫震威諸子姪守歲

真難挽，浮生任所如。鄉園戎馬後，兄弟
酒杯春。同至窮愁處，排除燈火餘。片
三三天葉。

一氣龍下公守歲，每與兄弟
子逢，聚首足見孝思和順。

五鼓虛爲僧少極題

五鼓虛爲僧少極題
高棟朝流翠，虛簷夜
寒。月不遊，計漫宗炳臥魚魚，自是饒仙骨，真
影落蒼梧。

病起過乾市園登臺優之戲用韻

春半似深秋登臺一散舞開交花片得風換樹

聲幽病起添華髮寒侵戀飲裘且無離索嘆徑

外至羊求

夏日同閻汝用曹季虎見甫乾甫張兄咸

兒滋蘭園泛舟

扁舟臨汝瀨小築傍山塘楊柳分堤映芙蓉

岸平柳花斜照去魚遊上流行都遣風塵興

蕭過此生

錄次書詩宋本之五言律詩干大

鵝背夕陽已成景投斜照則易知
如知境趣只在文人筆下

其二

縱步臨風下中流信少雙天虛遙遙坐細

穿窻曉霽開霜鏡新涼倒玉缸十年深一臥勺

水即滄江

荅元長王孫

不到朱門貴仍從白社盟詩文惠翰墨

杯疑魚腹三江潤珠胎五夜朗定

試到忌情

錄次

其二

休汝傍郊居蓬蒿懶自如青天高伏林落日在

林車世業披榛薄明游伐木疎山頭老鶴過子

得有來書

中秋南塘同儼之乾甫汝用

汎舟張山人以芳自期陵至

月是他時滿秋當此夜分相期開綺席幸不

錄次書詩宋本之五言律詩干大

浮雲壁碎林風影珠排草露文向悲千里隔莫

作遠離琴

其二

扁舟飛漢鏡明月在池塘宛似仙槎上還歸漢

清傍寒光凌列宿秋色淨三湘桂樹天香發飄

飄自彼蒼

重陽同見甫乾甫汝用見震成登城南水

心室

物候夏天巡河山壯客心新風初結露秋雨動
成霖為食開尊樽曉龍鼓棹聲雙毛羽落甚蕭
添對寒林

登高美景聚族快事而有雙毛羽落
浮生自勞之態先求不平之樂是名

其二

看臺出浪險拔水一登高流俗那能免浮牛
日勢斜陽微雉堞極浦離漁舸疑到三山
風送海海

人日見前携酒過以乾甫賦是日大雪

報說舊集卷之五五言律詩
院藏板

日片開人日江湖問客星爾操非馬辨吾
更經刺獲三株紫冀分七葉青養毛衰白
對雪笑焚

老年著作最難率易故杜甫出師表
海外一字不敢亂下方稱詩文鍛煉之
極大候自適
取不候哉

其二

寒盤霑雨雪風景未吾怪玉樹連枝發
日邊罪罪明秋水片片幻崑山祗是催行酒
條一微顏

其三

晚水雪轉急處處可憐春寒過金杯淺光搖
勝新樽臺天不夜風俗楚為隣同是梁園客
愁寡和人

其四

論文當此際彷彿諸家看笛裏梅花亂風前
絮寒與能高刺水貧不臥袁安稍待春水泮
相把釣竿

十三日乾甫携酒過是日又雪

報說舊集卷之五五言律詩
院藏板

雪片衝簷入雲陰覆坐深山川何蘊藉天地正
蕭森不足披裘至猶應抱膝吟共尋梅發處一
寄歲寒心

其二

憐予常聞寂對爾暫驚騰白雪歌還和青尊與
可乘投珠叅集霰聯壁倚層冰鴻雁江湖上相
依且避增

其一

同雲逾萬里積雪已三旬勻杆分紕素封條類

燭銀瑤華空裏。顏色界望中新。何事。銅腸里。恁然臥酒人。見甫醉臥不至。

其四

飛光凌戶牖。入夜轉成歡。疑是將圓月。娟娟向客寒。頃能清並語。花萼笑相看。但可持杯飲。毋須問漏殘。

予居吟詠。只要心手俱到。與前之景。偶爲之事。無不供其指。舞且而身。越之。沉。嘗。時。之。感。恍。觸。境。而。動。遇。物。而。興。第。要。隨。得。青。多。歷。得。境。熟。而。不。到。果。成。矣。况。古。今。詠。雪。會。多。後。必。指。古。爲。證。非。少。數。謝。公。所。願。也。

簷荷

芳圓收宿雨。簷荷繞前除。西城移恨遠。南風放蓋初。妙香松雪霰。艷色欠芙蓉。若作空王供。天花想未如。

華嚴經稱。簷荷。林。卽。華。言。梵。子。花。然。南。方。地。皆。是。有。千。葉。卑。葉。之。別。一。入。北。地。則。希。青。物。矣。

阮太冲夜坐

始信新知樂。兼逢積雨晴。浮踪俄邂逅。逸氣轉縱橫。谷自愚公得。星臨處士明。論文吾不厭。往

往坐更深。

南塘秋泥

其泛扁舟去。溪流曲趁堤。長天隨棹遠。落日與波齊。蘊蘊江東膾。圓開大谷梨。此中堪避世。或恐再來迷。

江清月近人。宋員外說得到。落日與波齊。從未嘗道出。

阮太冲見過同賦

漸看炎暑歇。小苑起秋陰。落日一尊酒。微風萬戶砧。塵囂當夜寂。踪跡與雲深。待入千峯裏。相尋溪樹陰。

將訪向禽。

微風。蘇。川。古。人。濫。用。尊。酒。甚。聲。猛。然。貼。起。覺。有。逸。思。

久早夜垂雨。復霽同諸子賦。

正逢七月半。鬱鬱坐相看。露葉鳴蟬抱。燈花過雁寒。南風不作雨。北斗已垂欄。安得輟龍趙。窮愁一夕寬。

燈花。過。雁。而。當。七。月。則。北。地。將。秋。雁。至。明。矣。

同阮太冲再遊南塘

祇因塘上僻。乘興復來遊。簫鼓潛魚躍。圓林倦

鳥投雲霞邀落日風雨近中秋堆堞遙相映分明是蜃樓

風雨近重陽古遠之矣此近中秋則不宜風雨至也風雨之宜不宜亦與之至何如耳

其二

浴鳥逐孤光鳴蟬競夕陽波澄看樹倒舟進覺天長鏡裏菱花艷杯中竹葉香忽聞歌白紵秋色滿橫塘

鏡句秀麗甚有推錄

蘇波樓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詩 五

大呂書院藏板

南園同諸子遲汝川

披榛開小徑鑿沼出清泉烟暝藤蘿外秋深雁鷺前生宰辭酒債老不廢詩篇已上東溟月猶然限各天

月夜賞桂花同諸子賦

起視花前月回看月裏花托根何阻絕流影忽交加子夜香俱滿關山曉並斜長留蟾兔在西處闢光華

道院訪若水以芳值雨

昔年小技汝可寄微言已入高岑室兼窺漢魏藩樹迎寒雨盡風送凍雲鑾道院憐清寂依細討論

詩至高岑不易也兼窺漢魏豈易得者哉西公俱未得見其稿何歎

贈若水

離別人間世襟期海上鷗相逢無一語獨立見千秋重以馬卿賦仍爲兔苑遊不因風雨夕寧此暫淹留

贈內甫

蘇波樓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詩 五

大呂書院藏板

王猷乘逸興一夕棹山陰錦字經年淚朱絃絕代青疎星寒漏永落葉下階深授簡稱枚叟翻翻青陸沉

贈于端

才子知名久過從豈偶然正逢月似畫况復酒如泉意氣吳鉞外文章趙壁前老來狂更甚對爾忽忘年

湛然上人初至

行行依蓮水，望望恨登臺。只道隨緣去，那知爲
恣來。同病勞相念，孤吟莽自哀。東風如有約，次
第百花開。

湛公名僧也，贈名僧不必用禪家語，淡
淡爲公自得妙句，若子美心清妙香，本
筆嚴而用法，落達自出。

湛然泛舟南塘，同汝用賦

林稍餘落日，波際已歸春。汎綠水初液，舒黃柳
未勻。進舟常病起，把酒遇交親。却似石城畔，西
綠波樓詩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夫 大呂書
宋章渡人 院藏板

湛然同汝川過賦

起有路時
歲運遲花事，春陰澹暮雲。蓬茅堪寄傲，星漢自
成文。方喜千將合，寧辭子夜分。愆前禿李月，轉
覺碧簾重。

春仲同儼之湛然再遊滋蘭園

元、人、晚、時
刺眼杏花明，晴郊試野晴。日斜林疊影，風起鳥
羣鳴。老覺形骸累，閒看草木榮。自從遊惠遠，丘
壑轉加清。

雨中賞緋桃

楚雨常侵幕，秦源別有家。依稀巫峽女，徙倚武
陵花。灼灼酬芳醴，盈盈隔絳紗。忽驚天近曙，繁
露濕明霞。

詠物 幸
未費力

待月不得

最愛舟中月，無如海上雲。愁來方貰酒，興發肯
離羣。烟際光初吐，波間色未分。謝莊欲奏賦，可
道東城聞。

綠波樓詩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夫 大呂書
院藏板

只盡得
待月意

其二

更聞駢返棹，秋至忽聞砧。天地開相向，烟雲迥
自深。太白銜杯興，流黃恨別心。去公猶懸望，依
稀玉笛音。

贈陸伯庸

翩翩佳公子，年少足三冬。舉藪中皇象，詞場陸
士龍。蛟湖流竹箭，鳳嶺削芙蓉。已就垂天翼，鵬
搏未可從。

和平而
無躁氣

春日遊王園

百鳥如相喚，名園勝事重。
青天紅雨亂，白日翠烟濃。
病起春前月，狂隨醉後筇。
桃花猶欲綻，爲爾一從容。

見甫宅賞海棠

誰移自海外，共對此亭中。
嫩葉雲爭翠，鮮花日並紅。
凝香寧蜀國，散彩似隋宮。
桃李如相避，低回付曉風。

綠波樓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詩

幸

說郭云：凡花名，海皆自海外來。昌州有香，則又蜀種焉。能燒燭，玉階照佳人春耳。

暮春南園曉步

寒食總幾日，居然改物華。
殘花半嶺雪，晚色一天霞。
白髮從教滿，青尊不惜賒。
門前八寸地，若個爲宜瓜。

遊河上別業作

田園信是樂，況復及芳菲。
五翫松初茂，四顧魚正肥。
野飯傳春嶽，山雲戀客衣。
扶筇臨後閣，登

曉盡餘暉

張以芳以書來別，挽之不得，還有是贈。
奈汝尺書至，使我寸心違。
遲暮無由見，倉皇竟作歸。
王孫悲綠草，游子念斑衣。
悵望秦淮水，扁舟太若飛。

臥病示見甫乾甫兒震咸良

花時病不惡，其奈春殘何。
伏枕聽黃鳥，開門長綠蘿。
人應稀宴會，天亦忌笙歌。
七發能相慰，須臾起色多。

綠波樓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詩

幸

說郭云：凡花名，海皆自海外來。昌州有香，則又蜀種焉。能燒燭，玉階照佳人春耳。

古今詩話云：青山携嚴生黃鳥對書，賜爲介甫絕唱。皆宋人不知詩者語。助甫伏枕聽黃鳥，開門長綠蘿，何其蘊藉自然，遠勝介甫多矣。

閉步

方丈落城陰，披榛紫翠沉。
芳郊時雨潤，紅葉夕陽春。
不悟浮生理，焉知出世心。
遠公從禁酒，吾意在酣吟。

香雪閣晚眺

乾坤隨杖屨。秋氣動蕭森。浩蕩軒楹敞。繁回草樹深。水烟晴覆渚。天籟靜依林。病起看鴻鳥。知予海上心。

海翁原無心也作詩者未免有心起語淵大從杜老來

喜雨

穀雨真逢雨。麥秋大有秋。未能消甲馬。聊以慰窮愁。起色禾排塊。傳聲風撼樓。池邊新水至。麥葉滿沙洲。

乾甫汝用論文香雪閣。何令升自申後蘭。綠波樓詩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奉大品書院藏板

花適王同賦

芳蘭共披玩。貽之自遠方。生庭齊玉樹。在握發幽香。劍佩湘江上。懷人澧水傍。一花一杯酒。差足殿春陽。

同羅敬叔乾甫震威南塘汎舟

梅熟絲絲雨。洲空處處雲。嫩涼如送酒。長日好論文。極望乾坤合。回流竹樹分。遙憐青翠裏。百鳥遞相聞。得文字

午日同見甫乾甫兒震威長南塘泛舟同賦

安流今若此。競渡技焉施。令節聊爲爾。方塘何所之。閃閃野日墜。蒼蒼夏木滋。忽憶楚江上。歌罷不無悲。

此詩有古意失古亦不爲奇初唐宮商未定往往有之

立秋

伏枕憂垂盡。開簾秋已生。東流深海澗。一葉報蒼檣。收濕脾應健。回涼體漸輕。愁心捐藥餌。起綠波樓詩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奉大品書院藏板

色闌杯罍

間有疏走之致

夜坐

永日苦難夜。夜來轉不替。暗空引遠電。新氣鬱前林。寂寂那無事。悠悠亦有心。忽聞殘漏至。始覺坐更深。

七夕

病裏雙星夕。愁中三伏過。蟬眉登片月。鵲羽斷明河。無復穿針興。誰當乞巧多。燈前兒女笑。吾

醉亦長歌

松亭睡起口號

塵中汨沒久，物外渺茫遊。忽忽即成寐，冥冥皆
遺愁。山將林靄暮，身共海雲流。更覺無拘礙，悠
然病欲瘳。

其二

生憐竹千箇，行逢鶴一雙。蕭然萬籟寂，塔兩片
心降。皓月懸心印，閒雲護法幢。洲前聞玉笛，忽
綠波樓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詩 孟 大邑書院藏

閣望

已是憑高望，宮之登臨處。然方丈地，屋盡萬
重秋。吳楚懸賓雁，江淮散客舟。虛無行絕壁，指
顧見神州。

其二

衰顏就奇勝，臺殿強登臨。手足人動，風塵逐
望深。萬里封侯志，三山問道心。一從率世務，增

聖到如今

與鄭成甫汎舟張以芳適至

避暑頻中聖，占星有聚賢。況茲當暇日，好共汎
湖船。夜雨平新漲，晴雲淡夕天。論文二三子，且
爲暫流連。

綠波樓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詩 孟

大邑書院藏

綠波樓詩集卷之五終

家乘月弄秦簫披襟陡覺新涼至波探人喧欲上潮

苦熱

燕京毒熱不可當披襟大呼怨鬪陽火雲抱雨
關塞赤暑氣吹塵山川黃逐日步得如夸父沸
海空自愁扶桑萬里長風如可歌吾將涼月坐瀟湘

傲體詩老杜至矣空同何遜焉崔浩李
白達矣助甫其後起者予古色班駰如

先代禮器

蘇波樓詩集

卷之太七言律詩三

大邑舊
院藏板

送熊憲副之貴陽

憶昔東南殺氣纏使君開府具區邊樓船百戰
功名薄歲月孤臣放逐偏地入并河惟鳥道天
橫盤水盡蠻烟由來直道真難合西去長沙更
幾千

送伯宗高比部為景府右史

時王初之國
應見開闢

方城紫氣鬱嵯峨帶礪今看帝子過礪指衡山
為泰嶽帶還浪水作黃河朝廷禮數元王異賓
客文章宋玉多在背曳諸應不賤休從華髮倦

曉詫

典雅不羣可方馬一運同姓
諸侯王表次作亦雅暢

其二

澄江百丈墮長庚醴酒宮中醉穆生珠履三千
催授簡王顏十二佐吹笙大王風合蘭臺迴神
女雲窺巫峽平此地立談饒氣色爭傳雙壁賜
虞卿

少衡劉考功見過

漢京冠蓋日如林爾抱山陰雪夜心花落胭脂
蘇波樓詩集卷之太七言律詩四

大邑舊
院藏板

三月破尊開琥珀一燈深風塵省署叨聊壁海
嶽蒼弘問斷金曾是南陽貧病客自裁梁甫為
君吟

過宗子相

城頭落日數飛岑高棟疎簾晝自陰豈有微名
堪倒屣却從多難欲投簪青雲總側當時目白
雪寧輸異代心莫怪臨風成獨醉眼中相見幾
知音

有秀致蕭酒
中帶感慨聲

五日有感

欲與春衣舊酒樓。泥蒲忽憶楚江頭。千帆蕭鼓
與龍曲一木芙蓉。鷗鷺洲。歲月獨醒人所厭。風
塵多病自堪愁。孤城寂寞燕山暮。回首瀟湘是
壯遊。

蕭鼓魚龍一聯
不凡結亦雋永

與定道中阻風

野曠風鳴萬壑哀。况逢火旱翳浮埃。飄飄欲拔
根山太。飄香還遠。大陸寒。漢卒未歸青海戍。騶
邊。樓。集。卷之六。七言律詩五。大。高。板。
兵仍合白登臺。劫。憐身似爰居鳥。暫止東門一
避災。

此處讀老
杜詩有悟

還南尚重。爾別羅虞臣。

喜動除書向舊都。却思高帝御雄圖。星辰白日
開秦璽。風雨青霄下漢符。秋色江湖龍馭遠。待
臣環鳳凰山孤。他時天上論知己。非汝何人問
轉徒。

聲老
而壯

書陳道易屋壁

結構茅堂汝水東。中流汎月若乘空。逢人不下
梁間榻。避世還如河上公。古木深深留宿雨。遠
天漠漠動秋風。武陵未許漁舟到。烟鎖寒塘萬
竹叢。

氣樂似
摩詰

黃行義城南別業

寂寂茅堂禾黍平。汝南叔度舊知名。堦前一葉
先秋至。樹裏千。宋。背。郭。生。落。日。池。塘。風。雨。色。微。
涼。枕。簟。蟬。蛩。聲。劉。伶。酒。德。虛。為。頌。五。斗。何。勞。又
解醒。

聲調俱至
歌詠不盡

潁川贈胡僉憲

長安曾醉酒家胡。一散鳴珂。法署孤獨握虎符。
臨重鎮。遙看龍氣滿中都。大江近。覺乾坤在多。
難還。憑。日。月。扶。泥。水。千。秋。流。不。盡。東。山。點。業。未
荒蕪。

登潁川城樓

人間

目毒春鎮發舟值水勢如海

乾坤色浩蕩長懸日月流細雨烏啼楊柳岸斜

乾坤色浩蕩長懸日月流細雨烏啼楊柳岸斜

卷之六 七言律詩 七

十洲。

其

起

珊瑚樹密藻斜牽翡翠衣。立水鯨人還墮淚驚。

汝歸

其是明光侍從臣。一麾懷悴楚江濱。驚心薄宦

肖甫過分韻

遷客臥高名。翻使衆人猜。浮雲晴結陳蕃榻。北

虹來。

卷之六 七言律詩八

其二

中原盡在昔飛揚。二子多醉倚西山。爲礪石狂。

奈何。

空齋禁火憶長安。上苑烟花北極看。當日故人

俱喪亂。各天生事。其艱難。城頭萬樹春。垂暮雨。

外干峯晚更寒零落隴梅愁寄遠徘徊殘照立

江干

其二

放逐人間萬事非。可堪短髮換春衣。撫膺節序風塵過。握手賓朋歲月稀。苦雨淒風胡太驟。碧苑紅杏故爭飛。沙邊鷗鳥休驚顧。懶慢吾生人息機。

送人遊嵩山

嵩嶽驚筌醉碧苑。三臺杖底出秋毫。空郊曉結綠波樓詩集。卷之六。七言律詩九。院藏板。千花霧絕壁。寒吹萬樹濤。山轉蘇門清嘯落。天回潁水少微高。誰將白石炊為飯。剩有青霞曳作袍。

答子與時為汝寧守

騷鴨池邊半紫氛。懸瓠觀裏掛斜暉。與時割據餘秋草。落日山川鎖白雲。天割關城秦隴接。地趨水府楚江分。輅車露冕行春日。竹馬青青擁使君。

子與社中人也。治汝寧亦未見如何。倡聊即公集中亦不多所見何哉。

寄高伯宗

荆雲春斷九門鐘。江水秋春七澤龍。薄宦他鄉還寂寞。徵兵故國未從容。青楓淚滿啼猿樹。明月書沉回雁峯。縱有高臺能望遠。可堪巫峽翠微重。

涵虛亭約卿言別

河朔尊開六月涼。亭深樹色到胡床。淚經獻玉無多在。心為投珠已寸腸。落照轉催山雨合。飛綠波樓詩集。卷之六。七言律詩十。院藏板。蛆故截海雲。長相看。不有今宵醉。明日風塵各渺茫。

獻玉一聯步趨嶺山亦讀書拈得

癸亥生日示見諸弟

南望其如故國情。黃河碑兀火雲生。他鄉兄弟須杯酒。多病烟塵且塞城。暑雨未收干地濕。秋風先放萬山晴。潘郎此日腸堪斷。白髮蕭蕭鏡裏明。

語罷于句

癸亥七月六日河決漚濞城

洛水西來漫郡城，飛濤千尺駕長鯨。
龍鱗望漢鴈蕭蕭，鳥道平飮澗虹蜺。
粉上下洗天雷，雨太縱橫乘棹合，到層霄外為語秋風放曉晴。

四詩登臨借此發興公佐廣平古洛州地洛河源出遼州太行山溢水溢城且潰軍騎出拯溺者水行及肩不去時也此公諱時治亦如黃梅事

其二

去歲泥河今溢水，兩年風浪苦相侵。
何方日月報波樓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上
大呂書院藏板
回天漏到處乾坤剩陸沉，東海漫誇鞭石計開門。
虛抱射潮心飄飄斷梗誰憐汝，解使孤臣淚滿襟。

其三

萬槩西風爽氣多，連山濤色擁嵯峨。
鬱蒸濕入長沙賦，蕭瑟寒生易水歌。
登歲上書衡賈誼中，原彈劍笑荆軻。
人操有酒如泥醉，可怕無官聞海波。

其四

鳴雨傾盆澗整通，誰翻星宿赴崆峒。
千家盡化蛟人館，萬樹猶吹石燕風。
漸老泥塗難破浪，未消蜃市且書空。
旋愁郡國徵求急，正愁干戈潦

郡閣送見甫南歸

閣外千峯滿翠微，閣中相送淚沾衣。
層城一葉迎秋下，萬里孤帆帶雨歸。
人渡黃河南雁共身，爾柴寒北書稀。
寒雲片片堪携去，好向青山護綠波樓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上
大呂書院藏板
秋微

天雒再逢約卿分韵

客有將歸張季鷹，逢君解佩酒如澗。
黃金臺迤來神駿，紫極風高上大鵬。
朔氣寒吹三輔雪，陽時抱九河水長沙。
漫道虛前席，擬作

寄羅虞臣

蕭蕭苦竹入秋斑，芳草天涯隔楚關。
慘淡功名三黜後，蹉跎歲月二毛間。
愁心盡斷相思水，淚眼初經六別山。
病客何曾投彩筆，不知誰遣護征蠻。

釜山篇贈柳使君

海門中斷抱丹丘，上有危崖豁斗牛。
雲破江淮行樹杪，地榮吳楚掛峯頭。
曾經起謝風雷壯，一自生申洞壑秋。
石鏡光搖成五色，祇應還爲補天留。

綠波樓詩集

卷之六

七言律詩

七

大昌書院藏

懷趙侍御汝進

往歲邊關節鉞懸，西來秋色擁祁連。
臨戎策有屯羌託，諫書仍羽獵傳。
青海陣空雲乍捲，黑山戎破月初圓。
卽今鳴鏑臨燕日，却憶當時出塞年。

同熊憲副登妙歸樓分賦

樓上西風髮有華，憑欄落木滿三巴。
山川熊澤間，周何歲月張驚老。
漢槎白日嵐光千雉，人遠。

天江色一龍斜，孤城索莫無人住。
惆悵關門起暮笳。

其二

詩例盛唐者爲其手筆，詞大不折小聲。
然意對而詞不對，辭對而意不對者，皆
無防乎爲詩也。二詩整練開闊，
有三江五湖之態，聲律全美矣。

城頭月出照高唐，城下江波白練光。
驚鵲頻翻巫峽樹，征鴻羣起洞庭霜。
庾公自愛乘秋色，王粲深悲滯異鄉。
爲借天風吹玉笛，招呼黃鶴共翔翔。

綠波樓詩集

卷之六

七言律詩

七

大昌書院藏

乙丑元日雪示見甫弟

江城飛雪逗朝暉，却憶含香傍紫微。
片片雲扶金狄掌，盈盈花點侍臣衣。
當年執戟人堪老，未路投珠事已非。
不是惠連相問訊，郢中猶自和珠稀。

聲調雅當
神彩亦嚴

其二

朔雪霏微滿洞庭，疎烟寒霧畫冥冥。
如攀萬少三花樹，恐滯鈞天一葉莢。
江海頻呼鴻作弟，猶

遷到處各為星。孤臣此日滿湘上。恨望江湖草色青。

和王使君雨霽登江樓之作

江頭過雨百花開。斗酒看山返照來。春水萬家浮島嶼。石林一徑出樓臺。鼎湖月抱遺弓上。湘浦風含鼓瑟哀。莫訝詩成還寡和。仲宣原自有仙才。

岳陽情狀當令湘靈鼓瑟以和之好在鋪叙得出

自湘江泝漢江送見南北歸

蘇波樓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五 大呂書院藏板

朝發湘江白馬磯。暮投漢口尚斜暉。風從南極千山動。帆掛東流一日歸。蛟人鏡裏銜珠躍。帝女雲中挾瑟飛。十載他鄉留滯客。那堪為爾理征衣。

明卿渡江戲贈

樊口西來漢水斜。錦帆千尺趁歸鴉。還應明月逢拍佩。設倚長風送去槎。大別山連江北樹。小同溪放故園花。懸知少婦矜顏色。自理春衣學

亮抄

公詩不及元美而才足敵元美川樓與公足稱敵手

送王使君提兵入蜀

坐映秋聲灤灤孤。王遵叱馭競前驅。洗兵雨淨三苗國。吹角風高八陣圖。棧道燒殘西極紫。巴山開盡巨靈趨。懸知劍閣題名處。還與燕然片石俱。

秋日同吳約卿劉子真尋三游洞

峽口風高萬木秋。千盤危磴枕丹丘。石門雙抱

蘇波樓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夫 大呂書院藏板
青雲立。乳竇齊含白。雲流仙侶月。明歸鶴吹秦。人花落到漢舟。素書不為名山秘。物外還期汗漫遊。

三游之得名也。初為白居易及弟行簡元微之作。三游後蘇子瞻及弟軾蘇軾黃是張助甫吳約卿劉子真更作三游成九游矣。何不游之詩。給一圖以不後世耶。四詩亦不潦草。可傳當令後學補之。吾將溯峽江而上哉。

其二

寒陵山色鬱嵯峨。抱臂探奇冒雨過。削嶂南垂

水鳥影懸流西瀉錦江波天旋國關美善並
升飛梁薛荔多勝跡自標元白後千秋今擬續
高歌

倚杖峯頭碧漢斜依稀天末見八公遺事不
中原雁汎斗空悲使者機尊裏春醪霞一色
問石鏡月重華授琴爲奏清音自其然西風
花

其四

暮波樓清集卷之六
歸雲漠漠帶飛鴻一徑寒花夕照中
行處合換衣山翠坐來空石爲樓閣開天上
挾虹蜺掛澗東把酒莫教西日墜吾將絕壁
風

九日登葛仙峯夜歸東孟使君

香傳仙峯晚未歸天空仙去亂峯闌烟霜一
火紅樹燈火千層出翠微久客登臨望遠
薄暮欲裝衣孟嘉不入龍山會處處黃花

有靈運蔚山之致而燈
大千層山林頗不寂寞

三閭祠

沿水東流古廟空曉關西入蜀國窮離燕秋滿
塔前露松栢寒吹壁上風六國縱橫迷楚甸中
原淪沒半秦宮播遷不是君王意國恨淪淪波處
處同

詩意以後亭慰三閭
真七子一時勝概

寄見甫弟

屋盡巴山白髮新西風何處不傷神
綠波樓清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大
長難起身道難危老更貧九派長江春後屈
千芳草夢中人楊思况是無消息徒倚寒窗

送韓非弟遊燕

芳草千山奈別何江頭水拆水生波
差長免苑游梁次第過燕嶽以西臨紫氣平
北見黃河悲連賦裏同春雪奇士具荷波

維桑及梓必恭敬祇古人所以見大樹
皆拜也說故里尊重非助肅之狂正公
禮耳

小至公安道中

江清流入呂蒙營野色蕭條暮雪平一水人烟
臨落照萬家春色抱荒城梅花解墮孤臣淚芳
草深知故國情黍谷向來甘寂寞肯從鄒衍問
生成

綠波樓詩集

卷之六 七言律詩

大呂書院藏板

寄子與 時有山東之命未赴

除目經年尚滯留大藩新拜主恩優遷人臥閣
常多病詞客登壇欲避侯千里書來黃葉凋萬
家秋老白蘋洲虛疑海上窺三島猶自江東戀
一丘

寄元美

海上明霞擁赤城春風高臥歲徵生正方外
爲司馬老向江東號步兵縱飲祇供鸛鵒據
梧還作鳳凰鳴向來誇我藏名手年少何緣尚

借行

讀書真有種類觀其入手何如茲時
子當場不覺習染成風竟同室共其
可分別德之不孤如是

其二

兩鄉楊柳各依依散落乾坤萬事違湘水幾
零別淚吳門匹練傲初衣飛飛霜澤晨風健采
采江海月肥何物微官淹我老會應投劾守
荆扉

荅用晦王孫

綠波樓詩集

卷之六 七言律詩

大呂書院藏板

馳書朱邸命鴻鴻千里開緘失病客借問八公
歌桂樹何如七子燕芙蓉風生南浦秋壽壯
過西山暮霞重共說淮王多道術可能縮地一
相從

八公一聯極工巧淮南建安各盛各
中間不無可議而借問何如字下得有
併

寄翁見海先生

稽山高臥紫芝榮渤海俄看白羽驚帝詔巨源
從墨經人言安石起蒼生向來門客三千屐壯

兵符七十城無那奔流不就西風列柏在

其二

放逐長沙白髮生虛從前席憶燕京青尊落木
三江口釋帳春風萬里情秋到門人悲宋玉將
危國士老侯嬴惟餘一片酬恩壁夜夜遇佳
綠波樓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主 入

送許子遠入寺之昆陵

江雨蕭蕭苦竹斑西風客鬢又吳關吳橋道馬
初分機莫嘆孤臣未賜恩秋水滿江白
雲長傍虎丘山行春倘過延陵廟劍氣猶應射
斗間

整練
風韻

人日同林子願焚一賢遊洪山寺分韻

龍宮高枕大江濱倚檻俄驚物候新界上金

通駐日尊前縣勝暗生老歲時別是還造俗食
病長沙在逐臣何意垂垂柳柳發天涯猶有未
歸人

詩句出手閑
風韻景有餘
元日答于願

烟波江上客魂銷處處春風發柳條雙雁又看
天北去一身長寄日南邊唱來白雪誰能和病
起青尊爾見愁却憶先朝趨省闕每分臘酒下
雲霄

綠波樓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主 入

有不能忘情之處無不於筆端見之
短波江上何處春風柳條得點
憶林子願自中苑却寄

桃花爛熳正逢春暇日對杯發興新紙有陳
通北里應無苦札到南隣若如方朔終歸漢我
自陶潛學避秦一樹意前開且落若為寄憶恐
傷神

寄河道翁見海先生

憶領樓船海上時伏波勳業九重知西朝執法
關天象萬里詩源莫地維浩浩渠侵漢湧

醉疊石入雲危登壇在日推年少憂國那能不
發絲

其二

河清妙作惟前于麟助甫詩經
住奈黃鶴樓有崔灝在其前乎

濟南春草意何如寒雨飛鴻到索居正想誰能
裁羽獵兼傳轉餉著河渠一身貧病天涯淚十
載江湖夢裏書起向衡門曉曉日欲從東海問
熊車

前詩止承見嶺山此什公然云後渠
事天文左右執然在太微垣河堤使者
何事欲墨

蘇波樓詩集

卷之六 七言律詩 三

院藏板

登見甫弟新成樓兼示三弟

茲樓信美仍吾土美爾新成碧漢間水色荒欄
高汝海嵐光下楊蒲崧山三荆花發春長駐八
桂叢深客已還弟勸兄酬須盡醉眼中誰認鬢
毛斑

仙人愛樓居北方平地易於見連弟兄
義重恨不聯輝故一登樓而示三弟

送劉夔菴之華昌

六月長城擁傳過九邊秋色傍人多杯行西夏
葡萄酒曲進涼州水調歌乘障勢應清玉壘尋

源池欲盡黃河書生自有犁庭策未許輕騎
請和

佳徒管曉

人日

正月欣逢七日晴親將人勝帖金屏
閑林色學鳥疑聞出谷聲思澤春來霽漢清
愁雪後臥江城頻年重譯通朝貢可罷三軍細
柳營

繁麗處足壯春色
不如此何以辟寒

蘇波樓詩集

卷之六 七言律詩 四

院藏板

立春

應律春風已自鳴書雲雲色照孤城夜瞻北斗
蒼龍宿動聽京郊黃鳥聲懸瓠觀遶水欲泮洞
庭湖上雁初來紫門五柳垂垂發百苑將頭取
次傾

崑山小至懷元美

孤城特落日堪愁况復他鄉作逸游萬里江湖
今小至浮生天地此扁舟寒湖日入衝水上暮
角風悲截海流可道月明如積雪却因乘興憶

王夢

至日婁江訪元美敬美

乾坤一別入烽烟，
逐飛蓬會合怪驅馬北。
街雪盡泊，
舟東海得春先行。
藏世業青門外消，
長陰陽白髮前便擬平原驢十日。
相將杯酒醉江天。

飲周公瑕普齋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圭
人開關好道經入坐江流挾雨青貫濟也
隨白社換。退為為黃庭。未逢後載仍溪父
覺前身是客星。行衣空城秋色滿讀書
間瑩。

周天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圭
有大題人者余每見書法李本
稱列朝詩選亦未
見其推許何哉

題潘中丞留餘堂

副相臺成若水濱，
捲簾山色拂題新。
風雲不散三江氣，
棟宇常含萬古春。
已借餘波為雨露，
更

分未照動星辰，
漢家韋氏遺君在此地。
因君憶古人。

詩集下
得鄭重

寄懷河道潘中丞
此必潘正叔也，
潘河再造全憑宋禮，
白映老人

諸公是詩
不謬投

兩朝開府岱山隅，
十二諸侯泗上趨。
宇宙再通給海貢，
星辰初兆泰階符。
流言正復居東土，
散地端應汎五湖。
明月天西高欲墜，
為君投作報恩珠。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圭
院藏板

借錢叔寶父子訪黃淳父值蘭吐三花

處處春風拂柳長，
獨看蘭色媚斜陽。
三花疑在嵩山頂，
九畹如臨澧水傍。
澤近楚臣堪結佩，
亭開越客正浮觴。
縱然棄擲深林裏，
肯為無人遂不芳。

借中題七子詩為類
提然亦必從唐人來

酬張將軍子予

將軍逸氣挾飛龍，
愛客常追翰墨蹤。
自向詞壇分赤幟，
轉于筆陣見霜鋒。
時清甲漑春前雨，
與

發節扶海上，舉有消儘堪。驪十日無書，不是足三冬。

虎丘留別錢叔寶黃淳甫公，敬請君同賦寒字。

諸大樓閣背城安，木末江流夕照殘。初霽嵐光深下榻，早春柳色滿憑欄。酒邊高士三吳盡，雪裏歸人一騎寒。共說池中雙劍在，相思應向斗間看。

于鱗每集多拈寒字，前無不絕妙助甫此集亦效拾遺而雪裏之句亦復不讓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手院藏板

進瓜步新河贈潘使君，蓋河劍自使君而清舟賴之云。

使者樓船海上勞，軍儲十道夾江皋。渠從瓜步名龍首，客自天池識鳳毛。春雨初平楊子渡，黑帆欲起廣陵濤。功臣多少麒麟閣，總讓蕭何轉餉高。

此真七子雄派天矯雲龍宛延天半

其二

天風蕭飒作揚舠，兩岸春回萬壑青。疊石已堪

凌北固，引泉似可辯中冷。三江發粟今虛達，九塞烽烟豈盡停。自是憂時兼報主，可知清發欲星星。

淮陽飲張子循給事兼訂中獄之遊

江頭邂逅不勝悲，回首盧龍遠別離。多難音書常阻絕，幾時少壯遽衰遲。批鱗敢謂功名薄，鉤骨真看世路危。聞道御風中岳去，峩山笙鶴兩相期。

陳鶴而談不循時俗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手院藏板

泗州飲李憲使

使者功名百粵看，歸來泗水暫龍蟠。身嬰世網三圓解，天與窮途九折難。花絮滿城春欲暮，星河墜地夜將闌。只今海內多烽火，可得東山老謝安。

臨淮訪李方伯李時有母喪

剪髮回車白髮新，十年踪跡有浮沉。啼鳥對隕

燈前淚談虎猶驚市上心地陰波濤凌睥睨風
悲鼓角助蕭索張衡故自多愁思怨別樹從御
李深

過壽春贈南叔後

五馬驚騰帝故鄉依稀春色賦長楊侍臣縱作
東方謫太守還如北海狂佩有龍麟新賜劍含
餘鷄舌舊分香由來池上神仙吏領郡猶堪下
鳳凰

筆筆于麟助甫可謂得真點鸞幘

蘇波樓詩集

卷之六

七言律詩五

大邑書

七久送乾甫省試兼簡湛市宗正

為之無

都會黃河左右纒龍門砥柱遠相連北來春汎
桃花水明到秋生桂樹篇離舍一宵牛渚畔弟
兄千里雁池前王孫好客兼工賦能使樂園併
漢傳

贈司空曹伯貞

惟嗟談兵定不登中朝文武讓崇班同車客滿
東門外曳履聲留北斗間汝海旋應呼渭水平
臺兼得似商山即今謝傳難高臥聞道蒲輪起

八闕

何如聲調黃鐘之鳴豈生和響

飲劉應麟芙蓉洲

小閣荷香拂酒清芳洲窈窕夕風輕亭亭破派
千枝出冉冉窺人並蒂生旋有吳娃歌白苧如
從漢野望金莖一杯欲上芙蓉露無那浮雲蔽
鳳城

極為工整而未有感慨

自芙蓉洲登仰止閣

蘇波樓詩集

卷之六

七言律詩五

大邑書

孤臺千尺枕清池十里芙蓉入鏡披桐栢水寒
生月早木陵闕迥度鴻遶感時謝病遊梁苑失
路悲秋續楚詞若向登高論作賦一時絲筆自
君知

李弘訓自毘陵來訪

關河搖落剩悲涼念汝銜冤轉自傷
初賞日上書六月有飛霜芳洲鸚鵡人千古
道無歸淚數行白璧但教常好在莫愁三賦不

慶陽

王一卷隱副初自塞上還

使君龍劍倚腔明殺氣西臨落日惟已見降王
羅帳下乘閒探騎出湮中玉關空返班超駕幕
府誰論李廣功拊髀定煩明主問不妨暫臥五
湖東

何等豐滿豈堪量之季世若
當季世時必不能作是語

楨伯歐廣文過訪得征字

千里非君命駕行野夫猶自杜柴荆護霜雲氣

綠波樓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平 院藏板

灤上避雪過鴻放放征獨夜荒城開濁酒亂

山落日秋聲朗陽畢卓相隣近一醉人開萬

古名

曉別劉玄子

野村蒼蒼曉日生林烟漠漠曙鷄鳴青驪慘淡
征人色寶劍悲歌俠客情白倚朱家知季布可
無公子禮侯嬴弋陽山上霜風起搖落浮雲滿
太清

一氣貫注蒼
老而更流利

喜元美開府郎陽

諸子功名千草萊誰如公望起烏臺商於六百里
開秦地組織三千列楚材且向魯陽呼日轉新
從天上犯星回兩朝能有澄清力江漢重看攬
轡來

躍千仞之渾者與龍為之削色持太阿
之劍者猛牙為之改顏所謂振衣舉頭
凌雲御氣誰能項臂別之

其二

綠波樓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平 院藏板

春陵南去鹿門西烟月春來艷大堤忽枉美人

青玉案遙傳樂府白銅鞮佩刀卜相千鱗長簪

筆生花五色齊那得便從登峴首與君痛飲醉

如泥

乙亥元日試筆示見甫乾甫

曉日輕籠野雪新椒盤佐酒未全貧誰憐鬢
水霜色猶作江湖放逐人書歲任從三豕誤占
星遇識二龍真折腰不是陶公事五柳柴門也
自春

熟境駭流
心手與暢

固城寺 寺有碑題開皇二年

斷岸回溪跡已陳，烟消金刹獨嶙峋。
開皇歲圖裏傳衣証，果人忍草長如春。
花尤軟曉花新出，門無處無風雨願，僧空王慧日輪。

真陽道中雷雨驟至

慘慘陰霞抱日翔，蕭蕭朔吹拔林狂。
千崖出天地，俄依片霧藏。
神女何當行暮峽，圍林波樓詩集卷之六
人處是望劉陽此生入振泥途老愁聽寒聲入夜長

確山道中喜晴

一雨征途費入班，寒帷晴報明陵山。
徐收雲氣開天貌，行傍溪流洗客顏。
開天貌行傍溪流洗客顏，閃閃斜陽明滅裏，依依疎樹有無間。
柳看嫩色高南斗，翠壁丹崖次第攀。

元美邀飲道院

江漢雙懸幕府清，還因多暇訪蓬瀛。
層軒遠在

涼風入片雨，遙侵落日生林外。
白雲供酒道，傍黃石作談兵。
可知子晉元仙骨，欲去猶聞鶴背笙。

供蓬散手精神自足
不同也

漢江汎舟留別元美得灘字

夕照樓船鼓角寒，尊開江漢已春殘。
未從蟠家三秦拆，潏入潯陽九派寬。
別相虎符今下潁，使君魚服舊爲灘。
却愁分手黃姑渚，一水相思夜看。

波樓詩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起得 老蒼 大昌

將登太嶽作

千盤危磴挾天飛，咫尺諸峯人雨微。
橡栗半供行客飯，雲霞盡化羽人衣。
洞中桃水無今古，海上桑田有是非。
便復明朝登絕頂，遙依北海問真機。

泰嶽極難登，容公以道訣爲之令，容者著忽易而曰

乙亥春余登太和過順陽訪杏庄李翁會
翁東遊泰山不遇其明年冬再至鄧翁先

投詩因有是題

登臺大舉訪仙蹤，却望關門紫氣封。落日獨行，公子邑高天。幾禮丈人峯，身經稷下談。非馬家住，隱中嶽。是龍任使，郢歌元寡和。也容巴客一相從。

筆鋒勁躍如千屯，萬壑皆有戰色。

登方山

石磴鱗鱗逼漢生，危崖仄徑逼人行。誰從東海移仙室，爾自中天創削成。屋盡千盤多雨色，壑深波濤集。宋之六，七言律詩。王。秋。餘四壁落江聲，蓬壺不獨稱名勝。保障千秋作楚城。

沈治奉常移病歸里，余訪於曲水別業，談

論往事分賦

飛書丹水破愁顏，轉向風塵散往還。已遣江蓠秋入，飯更邀湖月。夜臨關，春後不散與人氣。相杓今為太傅山，最是蒼生俱屬望。可能長嘯弄潺湲。

願陽飲李子田使君宅

先朝供奉切文昌，憶爾候諸侍武皇。方朔風流金馬署，王褒星使碧雞鄉。開尊北海春垂暮，移疾東山發未蒼。却嘆故人寥落盡，相逢斜日一沾裳。

自鄭李黃郎校公詩，李陰之弟也。風流。其詩至賦詩酒間，有黃谷集列朝詩是公文。

登嶽回曉次朗陵飲司徒劉子虛山樓

劉安風骨好神仙，縹緲樓居閱歲年。燃後青藜照綠波，樓書宋。宋之六，七言律詩。王。秋。扶作杖，枕聽鴻寶讀。為編，携來太嶽千峯色。同醉黃河九曲烟。明月祇應今夜好，銜盃吾欲問青天。

送陸生還越

誰遣士衡還入洛，秋風心動故鄉心。冰前客與歸吳棹，囊裏虛無使。南院露聲迎客碎，天台霞色近家深。河梁咫尺成分別，脉脉相看白髮侵。

嘆帆轉近東如吳，山色更無窮。

七子專工七律故綠波樓集亦工七律也然詩而曰律其整練偶對真有對仗在前刀鋸在後之勢故其勢有流水有本句對本句有借各形主有肅主邀賓此等章法皆自三唐而得在初唐時盧宋少婦立齊梁舊作調其用易語而于詩則以謂窮經甚至街談巷論入為理言妙句新聲反稱俗調非煥城之久必不為其下筆之神也讀綠波樓律以少陵為鼻祖以于鱗為蕭曹以元美為引導之師以龍會而柳雲起日月照臨之下無不為山河盤鬱之墟而詩道于是乎成矣且也于鱗之律秀而麗其落句也爽助甫之律矯而盡其落句也沉于鱗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內鄉李 蔭襲美校

新蔡張九一助甫著

三韓呂民服信之評

七言律詩

登太和 四首

天柱凌嶠帝下都高標回日礙江湖人間五嶽

堪今古海上三山竟有無試劍石分雙電曳展

旗峯迥七星扶匡廬祇在藤蘿外已見香爐

座隅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詩

一

其二

薛荔春深覆鵬冠千峯雨色向人殘露分金

秦關細雲接蒼梧楚塞寬滾滾懸流天並墜陰

陰灌木盡生寒憑高彷彿長安近徙倚星辰直

北看

其三

同轉丹梯破薛痕扶筇縹緲歷天門並臨衡霍

南湖壯遙禮虛危北極尊白日五城開上界蒼

烟九點辨中原千秋尹喜巖猶在疑是函關紫氣屯。

其四

峯頭雷雨萬靈旋秀色橫空定岳蓮香霽荆門開蜀坂蒼茫江水入吳烟峽間風絕千尋鎖樹杪虹飛百道泉呼吸可能通帝座吾將搔首問青天。

四詩氣足神和風停雨至養成峻峭之雄姿摹得層巒之妙景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詩 二

大昌閣院藏板

隆福寺

雙林積雨上莓苔欲向空王問劫灰初地秋生懸夢木夕陽鍾度貫星臺雙珠照夜龍宮啓片石留軒虎穴開聞道遠公方禁酒可容陶令日銜杯

一起不讓李頎

長弼中丞携酒山訪郊園

積雨高秋汝海平西風小隊款柴荆官從避馬稱三獨才本雕龍賦二京載酒雲霞隨地有近

入籬落逐花開中丞節經候遠空猶轉行

雜體與讀書時所作

將赴涼州答元美

只道柴門隱已真敝貂今日又西秦叔牙不是獨知我上蔡終當老逐臣迢遞王程悲短髮驅馳絕迹趁殘春憑將一掬相思淚寫入涼州書

其二

長安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詩 三

院藏板

落照銷魂垂老單車度玉門駟木西馳山南控入中原班生可斷各王儲士思入漢之原君先為報

村水閣小坐示吳書

如絃霜月竹林間似為天籟懸簾櫳明日陽春生黍谷蚤時鴻雁向榆關故侯不作青門老愛夢仍依少室還好傍山前語類水連吾歸去弄

潯溪

全本唐人先輩悲喜之時無
非讀書之日今則難其人矣

至日鄧州道中

旌旆飄飄半雜塵久晴風物轉堪親
園蜂雙生叢梅一兔羣依細草春添綠
旋應煩待女閉

猶自作八十年再入山公啓
鏡裏溪山日

髮新

十一月十四日夜同進卿見甫登石鼓山

石鼓峯頭望故鄉還乘霜月據胡床
西分太嶽

無波樓詩集卷之十七言律詩四
秋呂諸

金銀氣東瀉清淮粗練光笛裏關山
隨曲轉林

間易雀網人翔醉來試把桐魚叩
響落千崖萬

壑長

小出東門由鄧州入襄陽武關度秦嶺
所流傳入洛陽因舍舟在鄧陽相

此可見

再與鄧絳王元美中丞

季鷹本意在投簪潦倒轅門可更堪
幕客自銜

千日飲城不斷四時嵐裁經顧盼無
中調嗽

向飄零左驂掃落萬家重入楚獨憐
僕悴異

潯溪

其二

冠朝歸雁入殘年太嶽羣峯連刺
天草爲出山
看自小連因趨府故爭妍風塵
際合清江上見
弟稀疎與共千古從軍王粲賦
彩毫一片灑
賓筵

秦嶺謁昌黎祠

無波樓詩集卷之十七言律詩五
大呂諸

秦嶺繁岡抱石林斷碑殘柏覆烟
深乾坤壯疏

義臣節雨雪投荒萬里心路指蒼梧
天並雲

生靈不盡常陰李唐宮闕仍餘幾
崖畔祠堂自

古今

實讀于美流入空同惟偉
之觀不由此不能吐露

咸陽懷古

高閣名鄉未可求北風吹雪
幾時清濁上
無龍象日落臺邊見鹿遊
鴻雁蕭蕭關塞色厚
陵蕪沒古今愁千秋祗有終南
在長對潯溪渭

水流

同中山

承露井泉次第開
何七夕上之同班
龍五色垂天下
翠烟千旗蕩日來
異代巡遊那可問
殊方登眺自生哀
茂陵只在興平里
夜雨秋風長綠苔

第三聯少力結句
義山筆不能道出

白蠟峽

自楚關至此二千餘里始見松竹

秋波樓詩集

卷之十七

七言律詩

木

大呂古院

崎嶇驛路倚關坡
破險單車信宿征
峽外秦亭連水濁
雲間蜀道雪山明
羌戎逐處為風俗
蜀鵲迎人問姓名
蒼松杉青不斷
故園風景一含情

蜀鵲迎人則不獨問上皇
可印龍中景象如此想見

除夕臨西道中

隴西之水何漫漫
此夕遙聞獨泫然
星斗漸殘孤戍外
人家忽盡大荒前
悲風鼓角天將曙
絕塞干戈客未還
縱使今宵猶可續
那能白髮再

為玄

起句從太白得來
星斗人家正是隴西景物

丙子元日寓安定作

曙色蒼蒼散五雲
海天西望淨朝氛
十年不見魚龍戲
萬里常穿虎豹羣
桂樹山中招隱士
蓮花府裏試參軍
張華自佩豐城劍
笑指祁連為勒勳

氣槩足消西塞之雄

九日武威登高

秋波樓詩集

卷之十七

七言律詩

大呂古院

西來秋色滿三秦
九月登臨興有神
瀚海月窺飛棟晚
天梯雪照畫欄新
空階落葉如寒雨
久客逢花似故人
未得身隨江雁去
且憑尊酒度芳辰

起得大雅空階及結
句皆有俊逸之致

于臯張武庫譙武威東湖

城邊千樹夾飛瀾
湖上孤亭鎖暮巒
抱石雷霆晴自激
侵堦霜雪夏生寒
即妨陽鳥猜津吏
却傍秋風採澤蘭
把酒忽驚西極遠
回看月出是

長安

邊關光景筆筆寫出
雄句莫不似書生口吻

寄方奉常允治

常伯齋居掌百神兼提九譯淨風塵祈年肅肅
千靈下款塞時時四海賓樂翰金莖雲五色題
刁藻鑑月重輪白頭揀向蒼江老啓事何緣及
釣綸

釣綸

九日登武威南山 山有亥毋洞蓋女仙云

柳連絲繞海西頭佳節登臨散客愁後嶺尙餘

春波樓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詩八 大昭詩

松古雪飛流遙送萬峯秋風前蹀躞來天馬烟

際嵯峨吐成樓豈謂邊關多盛事一尊駢爲唱

涼州

其二

洞門高敞雪崔嵬旋有寒光到客杯一自仙遊

爲月宇偶逢花下憶天臺參差石作青蓮色竊

窺風疑玉女開醉把茱萸雙下淚承恩會賜漢

宮來

結句莫作少陵蓋用九日看須
從櫻桃句得先輩用事真妙

奉酬本寧數得助甫書却寄之作

旅病荒城起色新窮交歲暮轉須親相看燕雀
浮名客同是龍蛇畏路人遇合天涯千象緯篇
章雪裏報陽春含毫盡日難爲和郢曲于今信
有真

早春武威奉送胡中丞之金陵

長干十里夾垂楊二月江頭百草芳制府一峯

當虎踞羽林千騎待龍驤海門夜浴扶桑日澤

國晴飛列栢霜謾道兩京爲遠別依然執法紫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詩九 大昭詩

薇傍

前六句悲壯貼
切結語稍弱

偕本寧于肅邸觀水燈

春殿高歌夜未央俄驚初日上扶桑青天對落

玻璃色明月同驕火齊光片壁連城人自楚雙

珠照乘客疑梁何如授簡西園裏徙倚水壺倒

玉觴

當時人謂大泌文似助甫助甫却欲與
大泌聯名然本寧詩不足傳似助甫過

其二

重壁臺前夜可憐，况逢楚客雪爲篇。光分玉樹寒相照，色借青藜晚並懸。星斗高街雲母轉，芙蓉深映燭龍然。知君錯擬金莖露，却憶承恩侍從年。

比部徐純甫以獻獄至河西有贈

葡萄處處蔓青絲，眼底千山到月支。秦獄重沾方朔酒，漢家今削黨人碑。恩分塞草秋仍綠，慶入峯雲夏更奇。傳語遠方堅入貢，久寬問罪黑絲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十 大呂書院藏板

贈昭市董憲使

湟中形勝接金城，郭外崑崙逼太清。萬里黃河秋奉使，西風紫塞夜談兵。羌人自獻卑禾海，漢將今開綏柳營。指點祁連峯似削，知君有意勸鴻名。

高風絕羣清嶺曉發
劉隨州豈能勝此

盛汝光齋居道觀值雨

齋沐駢從白鶴羣，仙臺清磬隔花聞。秋山隱几

過朝雨，古殿焚香駐暮雲。漫侶赤松思辟穀，且師黃石試從軍。清時暫爾無烽火，習靜恍然源獨有君。

聞本亭視學關中作

絕域逢秋嘆轉蓬，芙蓉君東去醉新豐。漢江深瀉黃姑渚，華嶽高臨白帝宮。桃李隳成霑楚雨，蒹葭霜落入秦風。還應指點長安市，虎觀依稀左掖東。

緣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十 大呂書院藏板

峽口

石峽千秋此鬱盤，半侵苔蘚半餘丹。雙崖陡合青天細，一澗深迴白日寒。始信秦關真險絕，會經蜀道未艱難。單于昨夜新移帳，列戍如雲背郭安。

徐司馬撫浙鳩工捷石海塘功成作詩寄之

三朝推轂主恩隆，地盡滄溟禹貢通。牛斗乘槎

天近遣兵戈轉餉浙西東射波門閑頽晴雪疊
石層層臥暮虹一自會稽探禹穴陽候先爲淨
江風

其二

河渠太史謾勞裁精衛千秋枉自哀日上扶桑
開島嶼地臨瀕李出蓬萊整舊忽送三山石餐
口邊分萬里臺不獨揚波青海怪會看重譯越
棠來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大呂書院藏板

黎校書惟敬拜河南參議仍直秘閣賦此

志喜

振玉朝回散曉風五雲交映賜緋紅故人遠並
長安日逐客孤隨北海鴻老去綈袍深雨雪春
來彩筆妬烟紅酬恩十載餘雙淚坐對天山憶
漢官

荅殿橫伯

暮笳朝角助悲辛一線中原虜四隣魚海單車
仍作使龍沙三月不知春天涯貧病朋遊減錢

裏星霜鬢髮新獨有仙郎能念我片鴻碣石往
來頻

龍沙唐
人妙句

留別李本寧

合黎山畔黑河涓四月津亭散柳絲同是投荒
君且住可能生別我無悲弟兄絕域分襟處尊
酒斜陽奏角時玉塞金陵千萬里相看岐路淚
雙垂

真至體切
黯然銷魂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大呂書院藏板

牽西驛寄李本寧

麥秀空城馬去遲書來相慰正相思風塵忽灑
羈人淚關塞長留幼婦詞片月隴頭天在水孤
旅日暮餐成綠明朝又作秦吳別寄爾淮南桂
樹枝

阜蘭行營呈少司馬董子才

哀角悲笳滿夕曛投荒已似去人羣蕭疎髮入
天山雪飄泊身爲瀚海雲自脫鹽池千里色總

經華土七星文南樓叅佐衙知遇片月孤尊坐
夜分

孫栢潭太史使唐府還經新蔡見訪

召堯二室滿春華西望關門紫氣遮帝爲封唐
分一葉君從登嶽采三花薨頭已辦盈觴酒漢
上仍來貫月槎遙想鳳池須視草使車歸去五
雲除

陪戴子初舅宴塘上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 南 院藏板

青池十里帶葦葭三載重遊感歲華岸葉紛紛
疎遠樹江鷗片片點晴沙籬門雨歇寒濤上天
際鴻歸落景斜白髮風塵慚似舅春來擬種邵
平瓜

贈鄭山人山人工詩藹自飲來訪

秋杪孤城歛夕烟君來貰酒坐霜天丹青眼底
驅曹霸著作人間老鄭虔繞榻脩篁晴共語近
燈叢菊夜爭然預愁明日扁舟去繫在柴門五
柳邊

一種正大之氣
山人幾入廟廊

飲夢白暑中

新知握手暫徘徊命駕如君未擬回飲酒讀
名士業登高作賦大夫才從教落日齊山樹不
負寒花到野梅省署晚來堪盡興霜雲片片護
深杯

赴武威別劉子玄

卽看賓客散應劉何意功名到故侯薄宦未能
成病免離顏已覺入邊愁旌旗黯黯黃河暮雨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 主 院藏板
雪霏霏白草秋穠使登樓望遠浮雲無處覓
中州

詩品新入流遠而興
致飄然不離稚壯

甘泉夜集贈李次溪使君

月滿甘泉斷夜鍾天高絕域此相從時清開府
多詞客地盡流沙總漢封宛馬貢來名紫燕度
刀鉞處見蒼龍看君合是出東郊自請長纓出
九重

龍騰之中含有秀氣願望之際愈見忠
肝總之有經濟人自具大見識不空虛

立言

寄方允治

蚤秋木葉下，輪臺遠客歸。心未可裁落，落日旌旗。
青海城西風，角自龍堆暫。因繁帛煩江，雁却。
憶分襟，發機。秋。美。高。陽。高。以。穩。已。看。雲。氣。動。
蓬萊。

渾渾渾渾
大雅元音

秋夜懷王時江司理司理于鱗門人

大雅中原久絕傳，羣公獨讓濟南先。桓譚自出。
緣深樓詩集卷之十七言律詩七
大呂書

門人右庚亮深知幕客賢。白水黑河秋浩浩黃。
姑青女夜始始即妨晚歲催雙杵。正復相思限。
一天。

送賀參戎之花馬池

東指赫連臺，四月嫺姚度。漠回楊葉還，迎。
金鐵吐桃花，深映紫驕開。千戈榆塞三城接，風。
面蕭關萬騎來。一片賀蘭山上石，千秋遼爾勒。
才。

嶺南盛唐佳調後之
作者胡窠小馬耳

本寧以詩訊予久不調，作此奉荅

風烟漠漠西戎遠，郡國迢迢北斗深。一騎黃雲。
遷客，派片鴻，青海故人，心書來絕域，添春色。病。
起他鄉作越吟。今日未須論賜履，吾徒那得便。
拙簪。敬美真歸。
未得故云。

一孤笙管不自
街談巷議中來

寄少保範溪鄭公時持節監晉代軍

迢遞重關保障勞，龍為旌節虎為韜。黃雲西控。
緜波樓詩集卷之十七言律詩七
大呂書

胡天入紫氣，東臨漠闕高。萬里風威生代馬，九。
邊霜色護并刀。鄭莊最是，多推轂，逐客其如已。
二毛。

遊雲之中
含有斐楚

秋日懷秉器使君

獨上祁連淨夕烽，酒泉東望憶相逢。露華遙泚。
金仙掌，秋色初高，玉女峯。心折西戎淹五馬，神。
交南斗出雙龍。飛鴻不到胡天遠，知在秦關第。
幾重。

李本寧自天水寓書二季俱登省試遙有此寄

李白逍遙供奉班千秋誰遣度函關占雲已識真人紫對酒仍歌雉子斑自是楚材鴻鴈裏居然秦史鳳凰間虛從塞外瞻江漢琪樹春風未可攀

粉麗處差似大復

燕集雷帥山池

疎樹輕風送乳鴉名園四月始春華振衣色動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七言律詩人院大呂書

青楊菜把酒香傳白柰花古戍時清閒羽檄空亭雨歇上兼葭將軍三箭天山定西第畱賓坐

日斜

轉山秀真當任校閱中唐時

宗侯孔炎自南陽貽詩奉答

唐叔分藩禮數崇諸王文雅勝河東山中招隱叢叢桂殿裏裁圭葉葉桐獨把青藜回夜色相貽白雪滿薰風若教同醉西園月只恐應劉賦未工

李惟荆自嘉峪關回有作

祁連五月雪嶙峋病起驚看雨露新寬法到家持節使乘車能轉向隅人部當日入俄阿照暑今秋清別有春最譴自應投遠裔君恩豈必薄孤臣

過黑松堡

山畔松林黠戍樓征人一望一回頭峯畱餘雪長侵戛穴吐驚風只似秋戎馬未消仍轉戰萬糧盡滅向誰求前朝故壘今猶在寂寞何人拜徽侯

為方允治題曲水別業

何處逍遙可濯纓亭前曲水有餘清階分草杜千花色簷落毳毳九派聲避世暫裁漁父對長人聊傍海陽盟未須洗耳從泉許會見投竿應望明

既果山正是指果山處不然千花九派豈隱者可得耶

張文起為閩西湖顏日梅花與林處士遺

址也書來索詩兼訂遊期賦答

尺素梅花嶼裏來，側身南望重徘徊。但吟東閣
參軍句，莫問西湖處士裁。片月落時驚夢斷，一
枝寄處覺春回。會須料理山陰棹，與發何煩驛
使催。

瀨利處遇
似中唐

送王大將軍之鎮寧武王太原人

句注天回接大荒，材官十部走降王。即看汾水
含秋色，却指并州認故鄉。雀印高懸三晉雨，虎
綬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王 院大呂書
符選散五原霜，那堪楊柳落西風。哀鴻馬駟一

恭

任意街口
皆入驛墮

黑河夜別李明谷

再賦西征嘆二毛，那能霜夜別同袍。分襟片月
杯同盡，出塞祥生劍並高。蕭蕭哀鴻添斷吹，疏
戎寒霧挾飛濤。君看弱水回流意，似識人間去
住勞。

易簡

別雷碧潭

驃騎功名四鎮前，還來帷幄執兵權。已看紫雲
通鹽澤，不負含恩拜酒泉。秋盡海西鴻雁色，途
遙天際大江烟。與君莫更悲分劍，神物終當有
合年。

氣力
雄健

別次溪後至日得所貽詩奉答

唱罷驪歌總斷腸，况逢搖落在殊方。人間別有
陽關苦，馬首愁隨至日長。念我故能投白雪，思
報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王 院大呂書
君何以報明珠，寸心遙寄西風裏。吹度天山置
汝傍。

小至莊浪與劉信甫言別

客舍陰山易歲時，蕭疎高枕諱言詩。玄經自爲
桓譚授，白雪除非朱玉知。再使尋源星入鬢，重
吟出塞月侵卮。河梁執手殘陽盡，悵望千秋有
所思。

塞外凄涼惟別淚易酒蘇李道舊
千古有情執手河梁悵然無盡

其二

生別行行各一天轉因佳節倍凄然愁心寸折
西風裏涕淚雙垂北海前恰有飛蓬供浪跡即
看春草入詩篇鯉魚便是平安使尺素黃河兩
地懸

衷洪溪遷楚行省寄贈 吳姓始於此公由御書者其族當在

茲場

千騎風雲度楚關却因張樂問君山一星輝映
薇垣裏九派流分節使間憶爾行春棠自發同
誰弔古竹生斑洞庭會是遊處彷彿相思入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詩 三 大呂書院藏

夢還

雷別徐方伯 公先開府張掖漢陽余實代之

百二雄關落酒卮同袍非復少年時蓬飛各抱
三秋感瓜代誰爲兩地期轉覺入秦人似玉還
因出塞發成絲相逢不作平原飲明日河梁總
淚垂

秀色映人衣袂無草枯之狀

自關中赴漢陽留別敬美

漢陽東去王銷魂祖帳誰能倒綠尊擎筑但添

燕市淚數刀空戀信陵恩林間黃鳥方求友
裏驢嘶已在門明日相思何處寄前程芳草是
王孫

其二

握手蕭蕭惜髮華况逢晚戌奏悲笳秋聲幾誤
書邊雁杯影猶驚病此君到長安仍外服我
稱左輔亦天涯十年飄泊真浮梗在殺人呼使
者槎

其三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一 七言律詩 三 大呂書院藏
南北行藏一敝裘若爲去住總淹留龍泉豐獄
霜初吐駿骨金臺晚見收詞客爾時多吏跡酒
人何地不天游惟餘朋輩飛揚態苦作離筵一
段愁

其四

天涯杯酒別交親傳得河梁賦有神以我菊門
行雨雪因君泰谷變陽春斗間離合雙龍氣陌
上驂驪馴馬塵明月秦城還在眼須知燕石借
輝顏

窮遠絕易作酸聲履水紫血易作苦
狀壯上寒心之地而懷慨逸羣非大史
大不能也酒賜何區哉無張鶴卿介之
操而當遭酷戮服之域執手傷心誦諸
豪放今讀者援劍砍地伊
何人哉吾於助甫信然

別南陽匡侔

匡由給事左遷

匡衡疏大名垂何事雲霄竟一麾再借南陽
為召父曾行澤畔似湘累風塵舊德收能晚字
宙新知別更悲賴有離筵尊酒在為留殘日盡
餘厄匡侔由垣中出人所頗交其直也南陽誌載此公事多不交不足以見公矣
訪馬汝光河上庄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大呂書

一榻茅堂汝海斜歸來選勝領烟霞東山楊老
堪携展西沼連開刻梓花飯罷青精饒客供談
餘黃石移人語不緣咫尺仙源接那得人來貫
月槎

飲杞縣苗令

黃河雨霽報新秋仙令開尊暑氣收無雪不為
梁客賦有天差慰杞人憂城中花發復同檻簾
外琴鳴月並鉤驚風翩翩翔萬里可從枳棘問
淹留

題史明府城西別業

明府先大夫為御史中丞云

鴈鵠山畔足煙霞風景依稀到習家晴色蒼橙
開遠嶂秋聲鴻雁度平沙青含御史臺中柏紅
發河陽縣裏花
州砂

其二

蒼然秋色臥西園短髮婆娑別後言祇有寸心
寒易木真成十日醉平原離離青東瑯琊縣冉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大呂書
再戎葵翳翠翻半落風塵牽牧役故山遙憶領
黃昏

詩境明遠不為世俗所窘乘興至城西
邀留判別業得紙筆即便題詠辭人樂
地名士風流詩
可以觀如此

逍遙園訪穆敬甫

逍遙園裏傲烟霞真作家城吏隱家豈少歌鐘
過北里自綠天賴領南華為魚溪溪遊春藻化
蝶遙遙坐晚花暫息扶搖無不可有將清淚
長沙

中秋次武安值雨同乾甫夜坐

去歲那堪月似霜中原今夕剩悲涼
嫦娥自老浮雲影鳥鵲虛疑永夜光
閣閣關山飛玉兔蕭蕭木葉下清漳
空齋漸歷懸秋雨濁酒青燈夢故鄉

虎斯驛

驛馬關城落照多銅鑾宮殿入烟蘿
太行山斷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三
大邑縣
仍餘陰渾水泉微也自波可是楚材為晉用還
憑溪策與戎和寒花露葉明如錦坐對清尊發
浩歌

秋日同秉器燕集明輔先生桂子山莊前

首專詠桂子山莊

桂子幽庄瑣綠苔探奇二仲興悠哉
寒山一帶南州色芳草常依片月開
閑倚瑤琴招隱士笑

拈金粟見如來憑欄似有秋風入細細天香拂酒杯

不加審理於其心隨意而行故才人之常得杯裡空青流轉頌浪

其二

徙倚村臺散夕陽開城回合鬱蒼蒼
檻前淡碧流汾水杯裏空青落太行
湖海可容龍臥穩風塵不厭鳳歌狂
身為尹喜能占氣今日俱成絳帳光

黃常侍邀晉卿觀紅白梅同陸水部賦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三
大邑縣
碧殿風回動暗香上林已報早梅芳
娟娟餘雪生春色冉冉流霞吐夜光
水部正饒東閣興詩陽初試內家粧
亦知驛使遙能寄欲向何枝認故鄉

用事冠冕措詞雅當風韻翩翩似塵外仙客

題林泉曉遠卷送參知范公歸豫章

江鄉無處不堪憐山下散林山上泉
泉吐噴噴邀夜月林橫翠嶺駐朝烟
歸帆好趁菰花水招隱初栽桂樹篇
為向卿家論故事高風長在五

湖邊

與舍弟乾甫別後至日次梁朱之郊風雪

驟至感而有賦

續紛雨雪濕行裝萬里悲風斷雁行
楮葉瑩瑩還入朱楊花冉冉獨游梁
灰心那得仍飛動愁日何須論短長
誰道短非當五十也隨計吏集明堂

鳴甫兄庄

蘇波樓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天

大

春樹微茫汝海懸茅堂初構白雲邊
課兒靈簡三冬夜携婦登桑二月天
自着烏巾供采菜閒揮塵尾佐談玄
莫言楊子貧能甚好客猶餘貰酒錢

田園勝事惟有耕鑿蠶織且能致客有
酒南面王無如此夫采葉談玄更對偶
然天

靈武登

高臺想像敗龍顏削壁藤蘿寄一攀
白日翠華迷棧道清秋紫氣失函關
將無社稷腥膻裏忽

漫君臣草莽照愁絕上皇歸萬里溫泉猶自濕
驢山

無一言及窮荒景象弔古
情深撫時感切尚有欠在

扶溝李生遊朝鮮回

天涯芳草徧春原客裏逢君與晤言
渡海探奇箕子國遊梁授簡辛王園
林間片月開清嶂雪後輕寒逗綠尊
自是賦成應有薦抱關寧復老夷門

詩集

蘇波樓詩集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天

大

文殊庵訪朱汝脩

蕭寺風回落曉鐘諸天清寂一相從
尊移太液春前色門掩西山雪後峯
共道爾時參上乘可能吾法是南宗
漫依紫氣占星劍自信人間有二龍

大聯句佳微涉
應付亦未見迹

過燕日賦贈夢白曾脫兩弟子厄故末句
及之

憑陵俠氣倚華陽杯酒還分落照光
豈為積薪

未漢聞遷因起草憶仙郎遊如司馬仍多病按
就鳴龍敢避狂鴻雁書回天萬里野思何日報
明璫

洛中訪錫于禮憲副

芙蓉冉冉草纖纖五畝爲園勝槩兼浮白可能
千日醉守玄翻使一官淹山雲衝客來分座巢
燕驚人起趁簷河朔風流堪避暑蒲天涼雨掛
疎簾

挂疎簾挂字從北斗挂城邊挂
字水然京雨挂疎簾更竟有味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三

過洛陽王少司寇佐之山亭

杯酒名園興轉狂論交行署復難忘羣峯競奪
芙蓉吐一壑深街薛荔藏伊關波濤大漠漠崎
陵風雨書蒼苔歸田漫擬如平子前席還須待
洛陽

詩雅尚
未入套

楊惟喬使君禪除逾歲不赴選人詩以勸
駕

何事援琴意小舒孝廉蜚譽徹天居雲中李牧

防邊策殿裏楊雄諫獵書碑石正圖千里曠秋
風莫戀四腮魚不醉贈爾秦鞭去謁帝承明再
直廬

然亦雅當詞
倒雅主遺文

癸未生日示弟乾甫 六月廿九日

轅門杯酒坐銷愁萬里烟塵片檄收出處今朝
過五裘尊鱸明日即三秋因君夢得池塘草願
我春生華萼樓如此賀蘭山色滿那能不作醉
鄉侯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三

豐滿流覽是詩人常
子痛絕宋元氣習

寄閩中陳于韶憲副

著作休言老閉關徵君名姓已朝班從教望氣
依南斗可怕移文過北山短轡漸隨秋葉盡寸
心微渡暮江還由來劍閣歸君舍彷彿題銘萬
仞間

南斗北山
詞氣偶承

得見甫閩中消息

書來蜀道淚相仍憶爾卑棲去未能續有二枝

爲似鳥即無變樹靜如僧詞人到處爲江夏醉
尉會誰不潮陵賴是友生陳奕在天涯意氣自
堪憑

雙樹文戲處三美云雙樹春晴
聯前云雙樹靜如僧直作詩舍不避
客如

甲申元日城南樓送李元戎晚之
馬值雪

南樓元日共騎驄過地尋驄都伍四而雪漫我
前澤曲春風恰度玉門關雲間萬樹寒花比沙

秋波樓詩集卷之七言律詩重
大呂

際千旌聯月送傳語前茅聊駐馬期君一醉賀
蘭山

見甫以閬中從事輪餉少府
閬中

金吾李侍御導之出疆聞正月西矣余與

乾甫久違不至賦此見懷

開道艱難傍帝京囊中空賦子虛成一身鬱鬱
依劉應片刺沾沾御李情夢落謝庭懸玉樹
曉漢月度金莖夏州故有江南號遲爾春風采

杜蘅

莊重不涉俗習周
世說事亦爾雅

李侍御邀飲城東樓值雨

層臺飛棟夕風輕暇日登臨遠興生頓覺霜威
寒六月遙看雨氣晴三城河流倒壓闌干瀉山
翠平吞睥睨行莫訝綈衣涼似水千崖林木
秋聲

下筆雅秀字字照侍郎行
詞而不板重結更有情

送李侍御按滇

秋波樓詩集卷之七言律詩重
大呂

把酒登臺豁大荒昆明萬里坐相望人從東井
占星使客自中秋度夜郎遂有霜疾驄馬節於

令瘴淨碧鷄鄉可知紫殿虛供奉柱下誰如李

伯陽

快暢淋漓風景不殊
牽口有山河之異

其二

越嶺山前雁影疎他鄉物候復何如樊人解頰
蓮花仍繡字僞工貝葉書六詔風雲回攬轡百
蠻君長蕭登車鼓成片檄消戎馬對起銅標時

太虛

樊人一聯酷從柳子厚律中得來
柳律止十二首至詞全在阿堵間

荅陳從訓

春風芳草大江流。憶醉卿家已十秋。去住兩鄉
成阻絕。音書千里定沉浮。片雲不散南州榻。明
月長懸北國樓。應笑遠遊張博望。朝笏暮角海
西頭。

儘有唐人光景

題潘中丞讀書臺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潘 大昌

毘山千仞洞庭傍。更結精廬在上方。樹杪女牛
雙宿近。階前苔雪二流長。春風芳草抽書帶。夜
月梅花伴簾床。會是中丞吟咏處。石林一部奏
清商。

詩品在祖詠崔署之
間錢劉輩無此含蓄

送吳鎮遊梁兼簡灌甫宗正

彈缺西風萬里心。片帆南下隔霜林。寧因范叔
爲秦說。無那莊生作越吟。紫氣關門行李遠。錦
山色賀蘭深。王孫自是工文者。飛蓋追隨免

苑陰

清苑而揚
可以擊楫

乙酉元日朔方使院試筆家弟乾甫同賦

鼓角轅門曙色分。皮刀遙佩七星文。營邊柳葉
開羌笛。幕裏蓮花照朔雲。綵筆雙飛鴻雁陣。羽
書三捷大羊羣。擬將馬上饒歌曲。寫入陽春獻
聖君。

得李侍御滇中書却寄時侍御新定外番

滿路霜威擁碧幢。旋開定作與從驍。飛飛露布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潘 大昌

圖京觀。盡盡矣荒築受降。客夢常依鴉鹿塞。鄉
書先渡馬龍江。行經諸葛曾營處。誰道銅標未
可雙。

聲響
不細

荅金吾劉子大

工詩豈必盡窮愁。中尉金貂漢列侯。月上琴尊
文苑夕。霜飛劍佩羽林秋。鼓行武庫推勅敵。鼎
立詞壇據上游。芳草歸鴻天萬里。華陽亭北海
西頭。

詩必窮而後工歐陽公一時偶談也然
真卿非窮愁不能著書殊不知三百篇
聖賢發憤而作工平詩者亦存乎
其人之時之地耳公此詩有身分

喜伯峻至有作

分營飛檄坐胡床細柳春深半夕陽念我居然
還出塞對君疑是乍還鄉題詩西嶽虹蜺繞命
駕中原道路長却笑故交凋落盡相逢猶作少
年狂

細柳春深極得詩妙
念我對君杜曲之餘

午日同伯峻及弟乾甫登使院山亭時伯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美 大呂

峻將歸

嫩槐乳燕逗涼颺佳節登臨晚不遲星宿暫同
荀氏里風烟兼似習家池峻嶒病骨三年艾澄
倒篇章五色絲蒲葉青青堪繫馬驪駒歌罷欲
安之

走筆贈清菴

公遺詩也或曰公子震作

為問清菴何以清霜天明月照蓬瀛廣寒宮裏
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冰水冷鵝
印茅屋嶺雲平閒一枕游仙夢十二欄杆獨

自行

詩調清真儼有才氣
環珮珊珊縹緲欲仙

為何如之事處其時為何如之時歷其
景為何如之景前後妥當音節高亮而
其詩成矣于美有曰文章千古事得夫
寸心知審乎已之言也又有曰既審今
必萬人傳審乎人之謂也人曰既審今
古同情故後之人入焉者則日痛發應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美 大呂

毋如此身後之名何耳夫文自我立名
自人傳輕重由我權衡在人此心可欺
人眼何可欺耶譬之禪者歷八萬四千
諸塵勞門而後可證五十五位善提之
路浪自許曰我詩人也後世有曰此真
詩人歟請進而讀功甫之篇

綠波樓詩集卷之七終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

內鄉李 蔭襲美枚

新蔡張九一助甫著

三韓呂民服信之評

七言律詩

楊太宰堯花嶺

一枝遙向禁林分，晝漏春遲曳履聞。自出秦源

登上宰，幾回漢綬待明君。玉盤王母千年實，瓊

樹瀛洲五色雲。碣石宮前滄海畔，天風萬里接

綠波樓。清芬卷之八 七言律詩一 大昌集

其二

不獨繁英露井開，分林常護讀書臺。尋源錦浪

衝人過，倚盡流霞蕩日來。方外名齊韓衆李，朝

端功擬傳巖梅歲。星只在蓬萊殿，一夕東山夢

一迴。

其三

陰合冥成復幾叢，穠華隨處破春風。當筵片片

飛爲綺，過雨枝枝偃作虹。日月長留仙嶺側，川

原宛在慢城中，可知抗疏頻歸政。別有天台大

海東。
其四 度素，當是十洲記所云

二月山城花事殊，玉衡星彩照天衢。應蟠度素

三千里，未少華林七百株。風起參差紅雨亂，日

斜窺窈窕錦屏軒。羈人獨對懸脂雪，嬌首公門北

望孤。

堯花嶺，可平常詠嘆。楊太宰堯花嶺，能

母卿重下筆，手故仙李盤桓。重臺唐宗

之世，甘棠剪拜，綠繞召伯之庭。功甫蓋

力鋪張，太宰全身活現，非此手筆不能

集。清芬卷之八 七言律詩二 大昌集

送劉大將軍自朔方移鎮甘肅

頻年款塞借前籌，移鎮君恩覺更優。馬上饒歌

吹漢月，軍中舞曲按京州。三城初罷防河戍，五

郡重迎定遠侯。爲賦陽關杯酒句，霜風瀚海正

西流。

公岑太史使韓畢過蔡相訪

城頭涼月淨階除，尊酒狂歌一起予。太史終成

王子表陳爾俄在故人車垂楊雨歇鳴蟬滿極
浦秋生候雁初鄉土相看三百里共君結社意
何如

可以整練爲正七千時正得此
辭是作停當圓稱風流不減

余既列調籍出關而曹中丞以薦自張掖
以七言近體來唁遂如數荅之

賢王帳下擁如雲欵貢毋煩片微文自是仙才
雄八斗居然健筆掃千軍雜耕雨後金城合枝
獵霜前玉塞分若向建安論七子寧惟詞賦不
蘇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三
謝君
如君

其二

解組東征萬里餘飄從羅雀見幽居故人遙送
陽關信逐客空傳上蔡書去國那能明蕙首歸
家猶喜及尊鱸天涯典盡方回棹不是文園負
子虛

丁亥元日

太歲茲辰悲朔漠豈期今歲得歸田仍餘白髮
三千丈已是投荒十二年李廣不候從老矣翟
公羅雀正蕭然惟應料理床頭甕一日須教一
醉眠

胡生爲其師曹太史來乞墓碑因憶同遊
接霞十五年矣而太史卽卒於遊之明年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四
謝君

追談往事爲賦以贈

石頭城畔夕陽斜去住風塵感歲華白首交情
餘向秀玄經門客見侯芭秋生小花蟲能帶月
滿高空挂有花且共銜杯休問夜百年強半是
天涯

中叔領郡浮光三年報政部使者以最聞
賦此寄之

郡功名擅河，捲簾淮海送清波。可知術業
中興盛，自覺詞人岳牧多。賦就筆端收入米，宦
成天上失三禾。聖書開道微權助，謁帝承明莫
厭過。

與雅老後
氣味日殊

送胡生

千里來尋鷄黍盟，一尊未盡復南征。遙看天際
歸鴻色，爲賦門前送客行。中路投衣江樹落，扁
舟泊雨暮潮生。離心皎皎隨明月，還爾中秋建
業城。

扁舟泊雨之句，有不知其然而然之
景，此從熟路而得，非雕琢一時可幾。

孔炎子厚初至同乾甫携尊出訪寺中共

賦齋字

一時發獨過淮西，絕勝風流在剡溪。念我幾懸
江北鴈，鴈若俄度汝南鵲。星搖白社依裝劍，月
落青天借杖藜。千古陳柯曾此地，也應詞賦未
能齊。

孔炎子厚過訪

昔爲米門遂陸沉，隸然乘興過東林。夢桐世
齊周魯，汗竹文章類向歆。三雅淺深新月色，萬
峯高下片陰陰。夷臺上悲歌發，吾世重開正
始心。

徐文鴻子姪集乾甫

樓高殘雪夜光浮，肯快衝泥阻獻酬。雖弟解催
池草夢，諸郎絕勝竹林遊。經霜日月雙飛鳥，去
國風雲一故侯。貧病未除添却老，可能今夕坐
霜樓。

徐文鴻子姪集
各人習氣

中叔過集約春遊玄湖，今入夏矣，中叔以

詩來尋盟，而余病不克赴，因訂後期。

東風吹綠白蘋洲，曾約潞波汗漫遊。芳樹蘭花
開月渡，傷花玉笛夕陽樓。詩裁湖上春常住，書
到山中病欲瘳。擬就玉戎同避暑，爲煩秋色報
沙鷗。

清暑散夜直

李山入以何宗伯書謁余賦贈

壺公山下海波秋，乘興飄然萬里遊。
東閣梅花何遜使，中原仙侶李膺舟。
每逢文苑多青眼，一誤儒冠遂白頭。
臥病茂林仍止酒，看君僂作醉鄉侯。

東閣一聯
王李真訣

癸未元夕山人柳陳甫飲我於長安酒樓

中又六載陳甫觀省漢川，過蔡相訪賦贈

元宵黃酒醉新豐，把臂高臺片月空。
叔夜向來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七

漸下太玄今已負揚雄，山川飛動詞鋒裏，身

世艱危旅食中去，去綵衣臨漢水，陽侯先為借

樵風

注想於元夕之前良晤於六載之後詩情酒貨詩歌不窮

月夜中叔狂駕即席有作

明月遙飛于晉筵，到來仙吏御風行。
題門敢避

陳雷駕傾國真慚下蔡城，冉冉流螢開曙色，蕭

蕭落木助秋聲，深居已揀郊原老，一駐千旌萬

古清

其二

披襟星月蕩胡床，遇合蜚高紫劍光。
出守詞人推謝朓，采詩天子問王襄。
鵬搏藝苑風斯下，龍臥糟丘夜未央。
恐把尊前携手意，相將明日上河梁。

落木秋聲本有來路然愈用而愈不盡者其此句乎

送劉應麟明府之光化

祖席鳴蟬柳覆堤，之官過在峴山西。
捲簾渺渺

江雲動，柱笏陰陰嶽樹齊，別日為投青玉案，流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八

風仍唱白銅鞮，謾從枳棘早驚風，阿閣千尋待

爾棲

秋日答秉器方伯見懷之作

王粲樓前日半斜，與君生別各天涯。
離筵鳥雀

如相樂，連道林丘忽自遮，雨雪三關心萬里，風

塵七載髮霜華，扶筇永夜瞻牛斗，銀漢依稀使

者樵

其二

履迹搖落嘆殊方，如此明時雨露長。高、秀、典、雅、
天子更大夫，寧是夜郎王。直從蠻府開文苑，却
藉霜毫洗瘴鄉。遙想紫薇花發處，幾回暇日倒
壺觴。

下手得弄不設方略而前
送倒戈聲響奪人故也

立春日寄贈何啓圖宗伯

憶爾客壺待至尊，茲辰綵勝正承恩。衣冠八座
整南省，綸綍三朝寄北門。雪後梅開何遜閣，春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九 大邑書院藏板

來瓜滿卻平圓。扁舟泛泛桃花水，穩坐淮流一
晤言。

玳瑁玉佩之音委宛天矯之
致飄然臺閣

小除夕過乾甫

苑外寒輕宿鳥喧，城頭雨歇柳絲翻。自繆閨，月
春能早仰視明河露已繁。出塞幾人無白髮，杜
門三載有青尊。勸酬此夜還兄弟，始信歸來是
主恩。

人言新詩詩之所以言新者在于美言
太白不過曰清新庾開府耳此作微有

新

己丑元旦試筆示乾甫是時見甫丕魏震
兒計偕

歲酒酴醾老更狂，還將綵筆試第堂。蛟龍湖海
寒仍臥，鳥雀園林晝自翔。屬和陽春看小謝，就
徵羔雁付元方。祇應白馬津邊客，愁見王孫草
又芳。

讀空同得然不知其何
以應拍所謂冷然善也

吳汝震再遊樂園過蔡相訪時年七十矣
蘇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十 大邑書院藏板

禁火蕭條塞雁前，因君意氣轉相憐。扁舟越絕
三千里上，客夷門七十年。白白梨花堪照夜，青
青楊葉不分天。請看郭外鰲陽水，取醉休辭吏
部眠。

少保潘司寇以御史大夫起治河蓋三持
節矣蒞鎮兩使來訊賦寄

舊德三朝荷主知，天書仍拜漢台司。廟堂自偉
奎圭積，海宇爭高赤舄詩。十部還橋浮日夜，六

軍中練瀉旌旗會探苑委窺金簡
此時

其二

河源使者問加餐
錦字雙緘海色寒
玉節自天
三錫重金堤造日
萬流安漢渠莫更
賈何常拂馬肝轉
餉論功須第一
請從麟閣畫
商看

于詩有六句空之
後有清少保之作
必正叔無交然亦
為作者聲度俱堪
追配龍首
馬肝何惟當春流
無恙何如
蘇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士
大
知
尚

送趙太守之安邊

多難乾坤出牧難
名藩遙對赫連安
海門島
皆東向天柱星
辰正北看亂後
山川秋氣早
來詞賦夜光寒
坐收保障當江介
燕棲疑香
戟橫

中四句俱用大雅
結句似
徐山陰其德乎
贈謝西嶽

夜過伯遠陸大行同賦平字

鴻雁南飛汝海乾
新鉅為樂著鐘殘
茶分陸羽
杯香嫩劍佩張
華斗色寒星漢
夜深低欲墜
陰

陽秋半錯相干
仙槎八月浮牛渚
不擬人間行
路難

題字不如近字
好千字正堪押
住以遠
鴻漸之經張茂
先之劍彼此翻
弄亦足
韻

九日登城南樓再送永叔

極目通天一夜侵
孤城殘照起寒砧
簷前青霽
淮山近醉裏黃
花楚甸深霜落
三川添別浦風
同萬木動悲吟
誰知今日登高
興驪作他時望
遠心

蘇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士
大
知
尚

登樓作別學日傷懷

寄朝那郎使君

使者銅符塞上行
蕭關六月耀飛旌
天遙西極
未遑馬地盡中
原列漢營對酒
初裁橫梨賦從
軍新築受降城
看君自是汾陽
裔坐使羣雄解
解迎

早春寄韓生子端

豈因過雁動離情
轉向山中念友生
作賦平空
雙謝客談經博
士一韓嬰前溪
楊葉含烟吐
東

開梅花較雪明。恍是去年蕭寺畔。芳郊初日。共
沿行。

東閣梅花溫鵬之事加較雪明
三字何其清與善於立言者

初至永照寺會趙太宰良弼

松梢殘月有無間。野店鷄鳴啓故關。暫別乾坤
俱白髮。相逢鄉國只青山。儒林一代官仍達。文
部三秋客自還。但使風塵能把臂。休論岐路巧
推顏。

過董村登趙太宰樓

蘇波樓詩集 卷之八 七言律詩 三

大呂書院藏板

樓居宛在白雲間。一疏辭榮髮未班。呼吸往來
通帝座。風烟縹緲隔人寰。開池自理磻溪釣。壘
石初成謝傅山。莫謂此中高臥穩。蒼生爭望袞
衣還。

春日同趙太宰良弼何宗伯啓圖陳阿卿
聯伯劉憲使廉卿登樂山

夾道垂楊間碧桃。松風十里似江皋。飛流峽折
潺湲下。峻嶺雲開處處高。出沒關城分百雉。阡

眠草樹佐雙螯。憑將謝朓驚人句。搔首青天照
採毫。

其二

中峯壁立杳難攀。一徑欹危翠靄間。木末波濤
翻汝海。雨餘雲氣接嵩山。捫蘿嘯逐玄猿去。策
杖身從碧漢還。下界蒼茫開暮色。月初上楚
江關。

一時汝南諸豪畢聚吟詠定有推倒惜
未得四公倡和獨助甫以此誌盛幸賴
此耳樂山不窮真也

蘇波樓詩集 卷之八 七言律詩 古

大呂書院藏板

陳海伯庄

楊柳菰蒲積遠汀。川原斜抱草玄亭。居然汝穎
多奇士。况是陳家聚德星。雨後花爭千樹發。晚
來天合四山青。問奇載酒無虛日。可得江潭詠
獨醒。

陳太僕當於學稍涉離奇天中記異
矣而正楊復平平然亦未見多著作
乘器京兆過訪

建書不剪徑全迷。客有王猷過剡溪。忽設論心
從夢寐。轉從握手惜分携。風前短髮春暮天

際流雲並月西可道故人情戀戀何來離合本難齊

先輩下手必不輕易放過一題
自有一二語驚人處讀此自見

過乘器行署同賦

紫氣高臨懸瓠城到來京兆謁承明論交正復朱公叔命駕還如阮步兵省署春深饒燕雀關河日落半陰晴最憐黃鳥知人意不斷枝間求友聲

出語雖帶慨嘆而必本之登閣登陵軍之改調人非

大呂精院

乘器登綠波樓同賦

飛樓千尺枕江湖鹵簿俄登漢太夫嘯倚天風生萬籟狂騎日月擁雙珠梁間藻若淮流轉檻外芙蓉嶽色孤向到平原交不淺可能十日醉相娛

送乾甫遊燕

闕下賢良洛下生東風天外斷鴻聲諸侯自貴人克賦才子相矜帝識名客渡大河芳草徧春

生上苑百花明燕臺突兀黃金色千里今看駭馬行

七子於黃河芳草惟四溟最得意此稍讓條而情亦勝

送邵參知子元入賀

皇祖垂衣建太平河清八月聖人生三朝再啓千秋節二室重呼萬歲聲拜舞鵷鴻來牧岳驂驪馬入承明若從獻納論恩澤海內誰如折檻名

其二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大呂精院

謝傳東山起未遲歸朝三接荷天慈殿前皎月懸金鑑空外流霞漾玉卮使者逾工驛馬步上林全借鳳凰枝相逢無地還成別他日雲霄夢思

應制體不隨宋元

劉玄子比部至自長安談邊事已圖天水是夜雨

奉使仙槎八月歸三年夢想見容輝孤城奏角心猶壯細雨開尊興不違黃葉遙隨江雁度白

雲偏繞脊，郎飛請纓往。歲今仍在無，那衰殘人思機。

忘肝僕僕壯氣蒸蒸先輩不肖一時息機面強自曰息機也

各鄔汝翼

江湖何處覓漁竿，秋色蕭條淨鴈冠。自作太玄饒載酒，相貽尺素問加餐。冥冥汝海孤鴻暮，落落滄江一葉寒。烈士由來悲老驥，祇將長鈇和歌彈。

太玄尺素載酒加餐工乎騷偶

綠波樓詩集

卷之八

七言律詩

大呂

送程士元之申陽即過蒲坂

河梁日暝欲安之，搖落關山有所思。行處白雲供縱酒，早時黃絹照題碑。申臺秋老周王戍，砥柱天遙夏后祠。千里總爲三晉地，和歌先寄野人知。

鹿何銷然

送馬雲從游南太學兼懷乾甫弟

彈劍南游自壯圖，離筵愁思入蘼蕪。扁舟月滿潮爭上，落水風懷歲欲徂。六館才名多士右，二

京詞賦古人俱，因君忽下看雲飛。滿首江天一雁孤。

喜山人張以芳至，以芳趙太宰良弼門客也。爲太宰書家廟碑甚佳，因及之。

秋空雲淨雁離離，病起登臺慰所思。脫穎平原門下客，揮毫案前綠。綠間碑開軒白日，俄移舍把酒黃花正滿籬。可道不嫌鷄黍薄，與君最樂是新知。

恰當健對真思出天孫遇當立馬

綠波樓詩集

卷之八

七言律詩

大呂

送張以芳還吳

亦知遠別解傷神，無那鄉心落海濱。慘澹越吟莊馮去，遨遊梁苑馬卿貧。千林朔雪生春早，一棹寒流見月新。便欲携家來此住，桃花莫閉武陵津。

雖易與耳亦方纔覓實雅當

辛卯元日書懷兼寄姚叔卿

蕭蕭白髮臥山阿，忽憶承明謁帝過。漏徹披垣佳氣滿，星圓宸極曙光多。艱難萬里辭青海，半

落孤槎隔絳河已辦扁舟行訪戴春風吹綠大江波

元日詩確要冠
見而帶風韻

寄朱秉器通政時余被論

太液光明柳散絲羣公劍履接天墀夔龍自集
清華省喉舌初分獻納司爭道主恩深豹尾可
堪妾命薄蛾眉孤臣却憶先皇日獨奏封章出
殿遲

何如北地然豹尾蛾眉何還
是濟南此則可以當之無愧

大古書
院藏板

送黃萬空遊越

暑雨千峯翠欲流斜陽畫角倍離憂奚囊自註
青烏子江舸遙經白鷺洲賦就遊仙如郭璞興
來招隱似王猷馭風應到天台上霞色熒熒大
海秋

汝郡秦京過蔡渴余將赴試京闈賦此送之

千秋雅頌委荆榛見爾雄才憶古人小語時時
破炎暑深杯一一倒星辰金駟驟驤華陽曉玉

珩參差黍谷春相贈遙天探月樹燕山那不避風塵

月夜送劉孟玉省試

匹馬中原秋色新黃金爲粟玉爲輪太玄元是
專門學孟玄精結緣仍應大國珎自出龍淵推
月旦來遊苑擅陽春一杯送爾成高詠俠氣
劉生迥絕倫

寄秉器中丞秉器自詠言出撫晉時寒外

渝盟方治軍旅

幕府西風羽檄寒君王按劍問樓蘭禁中暫輟
夔龍席間外兼登衛霍壇月滿北庭秋塞淨天
孤砥柱暮流安燕然自是尋常事勒向恒山萬
仞端

確壯堪
稱完壁

本寧約會項城曉發有作

起得便暢從老杜得來
故人微省報尋盟昨日傳書下蔡城戀舊能輕
千里駕顧期何惜片時程亂山空翠含朝景來

岸垂楊送雨聲遙想沾沾欣御李四愁應暫緩
張衡

重陽雨聲
真珠雨詞

初至項城本寧見過

雨浦虹橋水湧波轉回邂逅動悲歌飛蓬客子
愁中遠芳草王孫別後多八俊高名元禮在重
關真氣伯陽過交游零落今餘幾秉燭相看奈
奈何

陪本寧閱兵值雨

蘇東坡詩集卷之八七言律詩主
大呂書

頓于山前豁角哀使君携客共登臺千秋赤幟
詞壇迥六月清霜武庫開翊陣風雲隨上下洗
兵雷雨故遲回只今烽火連秦塞自有輕車拂
草萊

氣可插山嶽

過本寧竹署言別本寧期以枉駕蓬門故

未句及之

省署徘徊坐夕照風塵容易是離羣孤城聞寂
來今雨十載瞻依隔暮雲汝穎天河星再聚河

梁日落秋仍分縱然駟馬能相問三徑那堪避
使君

寄何豫甫封君
封君先為德安二守

開尊賢隱山對嶙峋五馬歸來四十春
青鬢改承顏八座絲衣新神仙冉冉攀叢桂
歲月悠悠記大椿可道丈人才力健猶堪後載
起垂綸

歐陽公善作封君詩公亦善寄
封君詩此當是信陽宗伯尊人

蘇東坡詩集卷之八七言律詩主
大呂書

見虞李侍御以舟送乾甫弟還蔡余別乾
甫隔歲矣亟欲一見稍見甫及一二親友
劇飲舟中于其歸也賦此以謝

李膺江上有仙舟借汝浮家下蔡州遂使弟兄
成邂逅乘携賓客美遨遊波光射日紅爭躍柳
色牽風翠欲流為寄橋烏心一寸相將列栢府
中投

一氣呵成有子美劍外忽聞之意古人
所以稱詩興也如此總見讀書有用爾
詩人不好
夫好好

壬辰元日試筆

門巷蕭然掩曙暉，烟中五柳弄芳菲。從教甲子催遲暮，不向春秋論是非。霽雪初分西澗草，條風遙拂北山薇。水開汝海浮新漲，擬取胎簪作釣磯。

此一段詩意趣既饒興復不淺空同墓表不欲藏官職而止與書詩人真難乎其人也詩可易言哉

二月朔日小閣紅梅盛開與見甫乾甫共賞是時兒震射策南宮同賦七言律一首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十七言律詩主

東閣開尊興有神，名花爛熳對佳辰。虛疑堯李昭陽月為報，冰霜大庾春灼灼一枝當座媚。盈千片逗霞新上林苑裏誇如錦，讓爾芳菲照紫宸。

空同有若先堯李名應滅縱隔城池客自來之句公虛疑一聯亦有根本

乾甫弟自金陵携來玉蘭一株開六花奇醜尤甚為賦一律

移自江東王謝宅，故應觸目盡琳琅。開簾驟作荆山色，把酒仍浮大國香。寫入雅琴驕白雪，

為楚佩扶清霜。素心應與國梅約，笑倚春風第芳

不勝詠物感興而具林下風致

吳韞菴中丞巡行汝南賦贈

召薨桐栢引朱輪，四履河山片月新。起謁汝墳條肄句，欣逢郇伯黍苗辰。德星聚處知為使，霜暑行邊別有春。也道深恩會國士，可能扶疾望清塵。

秉器中丞得請歸隱章邂逅新息賦贈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十七言律詩主

黃鳥嚶鳴白日流，風塵四海一相求。天涯離合三年淚，眼底關河萬里愁。去矣中丞辭北極，飄然高士在南州。那能便爾投閒得，轉戰長城苦不休。

二詩乃二中丞一出，一處各有分曉，美維世路必不忌情，拔劍新地，何能已爾為之

綠萼梅

開說仙人夢，綠華嫣然來白太清家。先春蕊萼渾疑葉，餘雪依稀倚著花。夢裏玉顏何皎皎，風

前翠袖故斜斜。憑軒遙上羅浮月。縹緲相看紫霞。

起得合拍詩道性情耳突然而生渾然天衣能無鼓掌

新安山人汪希黹故宗正灌甫客也年又

十二矣過蔡相訪即辭以遊金陵別去余壯之爲賦以詩

是翁鏤鏤類飛仙乘興南遊歷海天授簡人傳

枚叟賦投竿正及太公年關河日暮孤帆下風

雨江鄉一雁懸聞說新安總咫尺家林寧不憶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太昌書

歸旋山人云此生不歸新安矣故及之

公諸詩皆以氣聚取勝筆下翩翩欲仙

送文學秦京使靖藩報計

單車萬里問征途半在山峯半在湖粵嶠風雲

開赤社洲川涕淚滿蒼梧中原地盡蠻烟合大

海波翻象郡孤爾自遊梁誇照乘不知何似日

南珠

作恣極其都雅筆陣恰有靈機洵次皆自少陵鋒鋷豈讓歷下

哭司寇王元美

清風謖謖杳難攀司寇孤園再乞還一代文章方北斗三朝出處半東山賢人自識龍蛇歲甲客虛愁虎豹關白首霜天臨汝海流波爭似淚潺湲

其二

起、切、空、四初聞移疾辭華省遽調修文入夜臺流水驚從欽裏絕太山真向夢中頻亦知斯道無今古可奈浮生有去來東望海門時極目雲烟鬱鬱十洲迴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太昌書

其三

學筑長安萬古空交情二子復誰同已未歲余與元美締交燕天垂碣石談峯峻秋入華陽俠氣雄八座

雲霄聯散騎二山身世托冥鴻只今匹練吳門色惆悵還疑是白虹

其四

起、得、其、東麋子城邊漢水清西征曾醉亞天營陽關一就乾坤別峴首長懸宇宙名忍把和歌裁楚夢難從與國問齊盟何知深語南樓夜已是千秋承

狀情。乙亥冬余入河西會元美于郎
樓余城南樓遂為永訣傷哉

其五

諸王江左世稱賢。似先生為友偏伏闕清霜。
飛六月。回天白日。照重泉。功勳竹帛。河山外涕。
泗松林。雨露前。況是階庭三玉樹。玄成經術更
翩翩。謂同伯。

其六

懸應掛牌九重恩。暫試經綸亦吏郎。羽檄青州
開。賜展簡書玄。松借參帷冠。留司冠三峯。在汲
綠波樓詩集。余之人。七言律詩。毛。太。謝。精。
墜行人片石知。不盡平生匡主畧。精光猶作列
星垂。

其七

四部遺編盡體裁。微言百萬走風雷。削埋紫氣
、以、有、千、以、多、付、
銜星上龍化明珠。湧月來。不必名山藏。副本豈
應吾世失仙才。招魂莫有巫陽夢。今日江南重
可哀。

其八

太湖漠漠樹依依。垂老浮名有是非。人擬辟侯

稱辟穀君從初地間。初衣函關俄駕青牛去。老
萊空期白鶴歸。羽翼難生來日少。河山紫酒淚
斑斑。

采鼎招同見南乾。而小集新息。晉中言別
得五微。

綠波樓詩集。余之人。七言律詩。毛。太。謝。精。
驅車百里送將歸。握手天涯願不違。寒食趁過
風日好。楊花欲旋。雁鴻飛行邊。自署為蓮社。望
裏雲山認釣磯。惟有雙魚寬別恨。東流江水接
淮肥。

是得意揮毫

送錦源任使君拜同卿兼觀察之秦

露重秋高萬木酣。離筵楊柳尚毵毵。功名河內
仍關內。風化周南復召南。雁塞定應頌上策。馬
曹兼不廢清談。關恩俄灑故人淚。戀別那堪使

考驗

閻汝用執門人禮入社譚詩喜而賦之

蓬蒿門徑絕周旋問字俄驚載酒船關尹謬占
天外紫楊雲慚守案頭玄一林雨色橫山翠四
座秋聲急暮蟬大雅人隨西日墜好來戮力起
虞淵

詩須看氣色讀書時氣色似乎不同一
林雨色佳矣然已入中唐窠內大詩佳
蘇波樓詩集卷之八七言律詩元大呂書

盧唐豈無中
贈人句耶

何仁仲甘露園先司寇吉陽公讀書
處會兩降甘露云

浪水名園倚翠屏兩傳甘露向霄零烟開珠樹
明相照秋滿金莖渴未停蜀客消中堪著賦楚
宮醴酒佐談經綴冠仲子仍通籍不獨休徵表
戶庭

采芳洲 內寄三洲

洲渚滌洞雄堞傍江天點綴足羣芳遙驅碧湧
三山主倒掛明河一水長波際嘶杯搖翠羽風

前鼓樓引清商同心遠道勞相憶采采芙蓉
夕陽

二詩調
有新色

沈惟肫余臬晉閣所取士也以朗陵廣文
過蔡謁余叙舊有感為賦

一別乾坤戰伐勞蒔華冉冉送波濤歸來黃石
餘三畧授去玄經忽二毛淮水南依桐栢注練
江西抱朗陵高天中此地稱名勝寫入朱絃任
爾操

蘇波樓詩集卷之八七言律詩元大呂書

中秋偕汝用見甫兒震集乾甫宅

碧梧丹樹露華生雨霽樓臺月倍明不夜鏡中
呈萬影微風杯底發千聲光搖星宿鳥頻起寒
逼關山雁欲征執扇自辭秋節去未須重賦怨
歌行

絕句氣稜疎疎
散不著塵俗

內甫過訪同見甫乾甫汝用兒震夜坐得

潮字

酌酒焚魚坐碧霄秋林高擁浙江潮臨池草就

雲濕遠夢花生彩筆騎自曳長裾兼吏隱每逢多暇混漁樵內父為王官每稱疾不事事殷勤為向西風道莫送更聲出麗譙

詩雖平淡氣終豪爽

送齊君錫考功之京

王程晝擁雙龍氣官邸秋清一鶴裝入掌圖書秦內史遙關象緯漢中郎賜衣雲動蓬萊色授簡風生翰墨場海內人才歸啓事應培堯李似河陽

綠波樓詩集

卷之人七言律詩三

附錄

題鄭戶部思成招隱園

卜築名園碣石東云天尺五五雲通池流薊北桑乾水塔擁淮南桂樹叢谷口風烟邀結駟小山日月遲冥鴻金門大隱稱仙吏漫向虛無憶八公

桑乾對桂樹恰當于鱗得此定為擊碎唾壺

賦得秋夢

羅衣窈窕怯飛霜少婦深閨夜未央萬里長風吹旅雁一邊明月照沙場遙想識金微險展

轉那奈玉漏長相見別不知枕上

亦是古意神元氣定可方流宋

立春日示社中諸

閨月春從歲裏回堤邊楊柳領頭梅百門似覺青陽度白髮真堪日自催今時風增舊飛揚詞賦入新裁芳郊蟻蟻生雲氣鼓筆尺臺

答梁中丞尚賢

綠波樓詩集

卷之人七言律詩三

附錄

瑣闥抗疏天為霽征海不波瓜代十年帝黑小劍分千里風門山看龍臥二室學前送雁過自想思愁只在索居多

此皆應酬之什幸不

寄蕭漢親憲

駟車春色共遊梁國芳使者登壇盟藝苑難兄比簾一代機雲賦四千秋屈宋鄉白賤士儒四冰

思長

漢陽二蕭一時名動海內然亦無多著述公此作亦表二難什也

七夕寄劉介卿太守

涼生松檜小亭幽向晚晴雲薄未收片月徘徊青嶂夕，幾星聚散絳河秋情馳象緯高難問聖極關山迥欲愁聞道政成多暇日西園賦客自應劉

七月六日過汾隆寺聞沈若水張以芳期

以七夕見訪舍館于此喜而有作是日大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五 大呂

雷雨

名幾鷄黍有遺臺異代尋盟二妙哉白馬寺中僧臘遠黃姑渚畔客星來便覺風雲驕投簡未應雷雨妬嘶杯人生良會真難得今日祇園未擬回

送沈肫甫廣文會試

梅花驛路接華陽千里春風入帝鄉綠髮談經

秦博士青雲射策漢明光飄然神馬來西極去矣佳人在北方到日定逢楊得意看君賦奏拜為郎

陳子華文學自弋陽見訪

綠陰黃鳥暮春天小閣斜陽汝海邊雨歇扁舟來樹杪草開長笛起花前韋賢經術看他日謝客才名實少年豈願換銀來白社好從絕響問朱弦

起得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五 大呂

注大行時甫封衡藩過蔡見訪

青社初開帝于家白茅朱邸海東涯龍門親載齊王策牛渚今逢漢使槎把袂空階風落木傳鵲清夜月生花知君不倦探名勝泰岱峯頭看日華

方山人自宛丘過訪方楷嘗能詩

憐君匹馬到嚴阿正值秋風下薜蘿衰病故應須藥餌詩篇兼得和羊何飛星似逐流螢遠新月如懸早雁過更是臨池彈綠綺魚龍一一湧

清波

詞工而辭麗

寄一初陳憲副

十年休汝雀羅張，獨有論交意未忘。卜鳳苑止推敬，仲占星潁水得元方。真心去就風塵遠，病肺河山著作長。月色梁間皎然出，思君彷彿在右傍。

整頓處正自大方

歲暮答孔陽宗侯

蘇波樓詩集

卷之八

七言律詩

大呂書

蕭騷短髮似秋林，伏枕空齋苦歲侵。忽見雲中排雁字，俄驚雪裏有龍吟。山從天子降，迢迢江到滕王閣。叫深一片故人，心萬里遙隨寒日下西岑。

精工對語是唐音，正響詩雖鑽研字句，正是武庫不窮處，亦是慧業慎重處。

答臨漳令王子聲

少年墨綬且風塵，芳草歸鴻漸暮春。也道王家稱大令，可知鄴下待詞人。韓陵片石名猶在，銅雀三臺跡未陳。漢閣其推文似者，如君自是後

來新

王北固清詞婉句，將入中唐門徑，公詩亦在元和氣象中。

張以芳自郡城來投我新詩喜而有作

百里迢迢日易徂，風塵無那限離居。長郊別後空憐汝，佳句投來獨起予。若在栢梁應上坐，豈從芸閣得奇書。故交海內凋零盡，隻字相看意有餘。

此直入元和一派

劉介卿郡守寒夜枉駕賦謝

蘇波樓詩集

卷之八

七言律詩

大呂書

使君多暇過柴桑，濁酒青燈夜未央。化俗已傳文蜀郡，徵侯將拜沈東陽。南斗分干龍氣紫，北風吹落雁聲長。往來為問郢中客，可是陽春白雪章。

介卿在駕之明日，即過弋陽祖之南園，仍有回轍之約。

曙色蒼涼拂旆旌，郊園鬱鬱覺春生。營巢鳥雀分林語，出海雲霞抱日行。醉別轉牽長路恨，窮

交不盡古人情，回轅更有來朝約。漫向尊前唱

韻致不減
且自蒼老

介卿自弋陽將至雨雪遲之

弋陽山色望堪疑，似有雙旌慰所思。夜雪故催
剡水棹，雨風不負虞人期。寧因傾蓋論心盡，轉
覺寒帷握手遲。戎馬未消人罷病，肯爲家貧住
少時。

蘇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手
院大紹興

三月三日值已古今所罕，適茲良辰，爰邀
儼之汝用，見甫乾甫兒震咸，于南園修禊，
各爲一律以識。

茲辰幾見逢元巳，元巳真看茲日同。杯酒交飛
淮海上，野花開到棹東。繁芳士女春粧麗，初
簪山河遠色通。何必永和稱勝事，中興才子有
羣公。

杯酒野花何等風味
而與同詠更貼切

丙申閏八月十五夜同儼之汝用見甫乾
甫兒震其賦

二歲中秋兩度難，豈期歲閏借餘歡。木落轉驚
天廣，大霜深翻助月清寒。流螢炯炯沾衣小，連
漢垂垂墮地乾。玉笛遙聞如佐酒，共君今夜徹
明看。

息令李叔操訪我南園晤語移時旋即別
去寄謝以詩

蘇波樓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手
院大紹興

朝霞真勝鎖習池，俄驚霞色報旌旗。可知剡水
能來興，正復河陽解賦詩。四月綠陰孤就馬，一
尊黃鳥對懸枝。如何命駕翩然去，笑向飛鳬問
所之。

同見甫乾甫兒震咸長南園汎舟

納涼澗壑愜幽尋，暫遠塵囂共入林。碧樹鳥聲
催片雨，芳塘濤氣結微陰。空舟飛動三山勢，別
浦沿洄萬里心。極目東湖望如海，揮毫聊與賦
愁霖。

南正兼茂次第生千章夏木發繁華國國瑞
經時熟候甜魚蝦淡浪清遠岸已平運夜臨解
俄遣第一枝時相看盡日譚名理阿大中郎是

南塘水漲鍾符陸明府枉臨予病不能

束謝

波樓詩集

卷之八 七言律詩 无

院大

以發溪頭噴雪深如鷲六月轉蕭森冥冥不散
風雲氣寂寂常留草樹陰一盞寒傾千嶺翠
舟坐撻五湖心仙槎並泛何由得矯首南天思
不榮

丁酉生日臥病

山城寂寥壯柴荆在苒浮生白雪盈病人
有起色年登暮景易闌情罷官始脫羊腸險直
道誰希鷄口榮忽憶曩年頗出塞壯心零落海

西營

克菴胡侍御爲其弟戒予議婚過寒舍賦

贈

空山寂寞臥霜天。紫綬金章客自前。衰病侵尋
慚玉潤。軒車錯落美珠璣。難兄不念鵲傷風。史
將初占鳳鳥篇。從此汝南添盛事。太史重奏德
星懸。

贈陳伯雍少尹

蘇波漢詩集

卷八人

七言律詩

大呂書

青袍白髮自歸秋。故里名山杖屨收。半刺何如一
杯酒。全身爭似五湖舟。高節太丘如畫舉。雄
文彭澤本風流。相逢那忍便別去。應爲平原立
衣裘。

贈胡侍御克菴

鹽魚暫免雲間守。驢馬仍傳汝上來。煎樹啗華
六出霜還枝。責身一陽催。米倉酒德。羅淮海上正
復譚鋒。逼楚材。道是少微。仍是使如君。更隱自

說

樓集七言近體可謂有詩才者有詩
公識然猶推見至隱搜括微疵為後世
于余州復見贊于此集二公在公今日
有幾人及則功甫在茲時自無幾人
竄批則謂此道在天壤即貴古而為之
學知有規戒勿輕易者筆故也雲霞天
半向有指為吉由而操觚者無指摘其
微假有勉助甫而起者能無指摘其七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終

綠波樓詩集卷之八終

七言律詩

大呂書

綠波樓詩集卷之九

內鄉李 蔭襲美校

新蔡張九一功甫者

三韓呂民服信之評

五言排律

唐初諸公皆有排律惟于美為至
盛空同于美俱有作不能出于美
範圍功甫專一此體更一題多篇
古人所難是欲進顏謝諸公之變
調而盡之也

送子藩李勲部歸南海

咫尺不相及君仍萬里行邊風吹白日亦住各

綠波樓詩集卷之九五言排律一 大呂書

舍情進艇衝鵝鵝長天帶旆旌郊空嵐氣重花

盡野烟輕歸計寧張翰憂時或賈生孤踪隨雁

遠短鬢入秋驚爾已青林臥誰其白雪聲文章

冠冕妬身世海山盟梅嶺春雲候蘆橋暮雨橫

潘年猶未艾豈得厭承明

唐人排律以律律為主前代以古氣行
文者無不以律從事功甫則本顏謝左
陸以古氣行律不知者不竟漏入古風
乎故歷卷一什幾從蘇李口中討探題
目非律其知本者哉

其二

此以平聲押唐調自
出世以爲真排律也

抱病誠何意還家春欲殘烟波一萬里正對

門看。奔霧千崖熱。驚濤六月寒。蕩舟高曉日飛。
旂俯雲轡。鄉國連南極。驅馳犯百巒。星霜堪減
髮。物理且加餐。此地分襟易。他時合劍難。門情
成楚越。世路總巔峴。幽事須秦洞。浮名謝漢班。
行行交趾近。好服紫金丹。

攻句更攻。不遇於華不失之。俚善說詩者最劇心者也。

霞色金門曙。微風錦纜牽。樓船開大漠。灘瀕倒長天。折柳沾官雨。收帆捲塞烟。山平齊野出。河

盡漢江連作賦。蕪城暮懷人。桂水懸小。夏
渚藥裹洗春泉。樹人津亭斷雲從石。穿泉入
競榮綬斯道付朱絃。雅頌余甘後。薜蘿爾獨先。
南溟千頃月到日白應聞。

交遊徧帝里高義獨凌人
代山川並英聲宇

古同操觚登漢月寄劍一
臥虹星斗垂天北蛟

龍泣海東弄琴泣白日被酒遠長空鴉望金莖
綠波詩集 卷之五 言律 二 大呂書院藏

露標疑玉樹風才名遠一思催變歲時窮大陸
胡榛穢生涯合桂蠹浮沉看彩鵷跡跡竟真一
服食如能就相符結法詩身體健

瀟蕭澠澠有春
至花香之觀

卽今南國益傳說犯維揚截海傳覲闕。迷天日
月黃。登壇空節起。破壘亦侯王。茲肅黃巾大。羣

覽白馬強陵園類已甚刀斗淚堪長爾棹他時
過吾神此州傷若筆誰細拂消息前橫塘舊國

新亭渚。潤旁陰陰江。楓黑莽莽陣雲蒼。

對虎春風下五羊。

具肆應之才。須老成之識。審當世界全。在發揮故公筆下。不几行乎。乃能磊落。

其七

君有佳趣。結屋在山阿。采州來黃鳥。戴禾種。綠簑捲簾。溪雨。南嶺雲過大地。舉邀少青。

天海上多倚樓懷。斷腸懸。待羊何。月散啼猿。

樹風傳鼓。偶來思瀑布。暫罷鳴珂。榛棘。

舊柯通。遇。綬冕詩酒伴。藤蘿。

餘散樓詩集。卷之九。五言排律四。大呂書。

俯仰悲。今古封疆。感尉陀。

胸中有筆。筆下有詩。只待有題。隨興而作。此公。李君南海之歸。浩浩瀟瀟。紙也。

是詩乃公。刻苦為學。時所作。意古。

其八

下。朱尾。知李白。臺山河。從。震蕩我輩。豈。

蓬。方。浪。揮金。斡。行。藏。顧。實。卿。心。春。轉。劇。歸。

夜。還。操。社。稷。憑。諸。賢。烟。蘿。雨。曹。泉。聲。和。鼓。

明。霞。影。失。旌。旄。望。迥。乾坤。合。八。烽。燧。高。在。途。

逐鹿客。計且持。整身。漢。西。名。將。樂。細。

作從。荀子。去。明主。問山濤。

心。有。定。見。筆。有。功。兩。入。章。涌。活。不。盡。

武安。過。吳。約。卿。侍。御。夜。酌。分韻。得。蓮。字。

忽。漫。洛。河。上。還。如。夢。寐。時。合。情。無。片。語。相。顧。各。

悲。寵。辱。羣。情。過。艱。難。短。髮。知。天。臨。孤。閣。盡。雲。

人。亂。峯。起。不。去。荒。三。谷。將。歸。愁。一。枝。行。藏。俱。未。

可。岐。路。淚。雙。垂。

其二 得公字

鼓角。蜚。孤。北。乾。坤。鉅。鹿。東。只。書。三。歲。隔。斗。酒。一。

綠。波。樓。詩。集。卷。之。九。五。言。排。律。五。大。呂。書。

宵。同。芳。草。悲。王。系。青。山。憶。公。揮。戈。堪。駐。日。彈。

欽。競。飛。虹。地。束。千。崖。立。河。一。九。塞。雄。怪。來。京。意。

動。白。簡。解。生。風。

其三 得催字

誰。傳。白。雪。曲。君。是。大。夫。才。掃。落。三。秋。賦。登。臨。萬。

小。校。書。辭。鳳。閣。簪。筆。侍。烏。墜。栢。自。凌。霜。勁。槎。

幾。泛。斗。來。飛。騰。聯。健。翮。曠。達。且。深。杯。不。盡。緇。袍。

念。從。教。曉。漏。催。

其四 得深字

忽忽中年至，百病侵春雲。淹旅食倦鳥，見鄉心吾道寧。斯人不陸沉，一尊星並聚。片語夜同深，吁南湘中客。聽子澤畔吟，曲終分袂去。揮淚贈瑤琴。

五言律詩一首
神澤故不暇應

寒食

勝地君山酒，佳辰禁火天。春生三峽道，風裊一湖烟。岸柳波相射，園桃日對然。分嵐開疊嶂，承瀑起重泉。走馬章臺畔，呼鷹夢澤邊。人依芳草綠，波接詩林寒。之九 五言律詩六 大呂書

醉舞落，花憐流水聽。為曲胡雲望，是仙遠。江際寺返照雨中船，介子忘元薄。長沙席未前，歲時還蹴鞠。習俗且歡，醜淫沒蒼龍劍。裴宋白

雪絃泥塗十口累，貧病半生捐。伏枕頻蝴蝶，清襟只杜鵑。于今霄漢上誰復問張騫

公排律可謂拔前人之轍，人四禪之天。若三禪天者，猶有墮落妙才，國手雲裳。縫之塔讓誰一舉。

三月三日宴洞庭

去年浮洛浦，今在洞庭。樂有釣天度人，樂有

地來映空，類河漢。野鳥象蓬萊，一鏡連江展。千峯入浪摧，錦帆沓水送。碧草慢亭開，雲雨巫山女。陽春郢國才，楚筵初艷醴。巴曲欲驚梅，捧劍兼龍至。流觴雜鷺回，烟光孤蕩漾。濤色互崔嵬，風靜遊絲駐。春殘落絮催，射蛟空大澤。鑄鼎向荒臺，坐樹黃鸝狎。行沙白鳥猜，芳洲三月麗。清瑟萬靈哀，若問林間語。張華史漢說

然亦有識有力，堪稱不妄。不狂狎江上之素波，張鈞天之妙曲。隨風而至，逐月以生。當柳絮飛，其屋樓龍姬拂以霧。髮魚龍夜腐，酸蛤炭火失快。讀

陪明卿謫集城南山亭

石磴攀初絕，江天望不分。翠微滴朝雨，丹嶂沒春雲。芳樹楊花破，時禽燕子聞。開捫蘿行鳥道看，竹去人羣。鑰出江中，鯉魚傳潤底。芹白衣陶令酒，黃絹謝公文。浩蕩風齊進，登臨日半曛。莫教津吏迫，留與坐氤氳。

融杜陵之雄文，發江淹之彩筆。雅健莫敵，縹緲欲仙。

飲伯庸奉常山亭

地引東山展，春生北海尊。尊湖浮蒲棹，瓜地勝

青門雙燕。銜。簾。語。羣。舉。入。戶。蹲。草。芳。王。粲。宅。花。
報。武。陵。原。曉。霧。文。玄。豹。與。烟。嘯。白。猿。池。龍。堪。化。
杖。階。鶴。可。乘。軒。人。帶。食。霞。色。巾。餘。漉。酒。痕。賦。騷。
十二。峽。書。著。五。千。言。避。世。初。依。桂。忘。憂。或。藉。萱。
風。屋。難。山。處。流。落。信。乾。坤。榮。竹。成。湘。淚。衣。蘭。似。
楚。魂。會。當。因。病。免。歸。臥。茂。陵。園。

清麗奇偉勢欲凌空幾將大常部樂移入山亭而楚澤風烟收將欄謝快飲擊有醉

自赤壁放舟至溪口時乙丑年十月二十三日

蘇波樓詩集卷之九五言排律八院藏

赤壁風初起。烏林客未休。真成天上坐。宛在鏡中遊。今古三江水。乾坤一葉舟。蒲雲翻石燕。洲雪點沙鷗。白浪經秋減。青山落日稠。功名寧范蠡。瀟灑或王猷。棹舉星爭躍。離迴月並流。草衰郊色隱。蘭歇渚香留。作賦凌鸚鵡。乘槎犯斗牛。但能來按劍。無處覓封侯。

收展由人發縱在我攬鏡而毫髮俱清揮鞭而康莊無監作者不勞神氣俱動

除夕阻風嘉魚壽命非金石。能禁歲月孤獨身。千里外。一夕陰。

年俱美。益他無白顏。銷昨日朱烈。風吹映轉。逗雪入江無。梅與冬齊破。鴻料夜並孤。霜乾雲夢澤。水合洞庭湖。春色遲。楊柳寒光上。鹿盧已甘蟄。府老。但作步兵呼。官計早。詞客。時名避酒徒。明朝春水。張翰會歸吳。

毫無寒酸氣故其詩無與與語

丁卯元日夜行魚山道中值雪

驛路魚山北。人烟象港東。君恩還使者。客艤又春風。雨澤江華淨。關河夜色同。玉毫移月免。練蘇波樓詩集卷之九五言排律九院藏
彩變雲。曉懷壁。藍田裏。探珠合浦中。崢嶸千石曉。浩蕩萬家空。興似王猷盡。途憐阮籍窮。白交梅送。藍青圻。桂。畱。發。投。簡。虛。梁。苑。裁。紙。棄。漢。宮。不知元日至。貧病正書空。

書要讀得熟筆要用得熟心要思得熟有此三熟而不能文吾不信也

送見海翁中丞拜少司空入朝

風雨江鄉滿。波濤石岸妨。輓輪愁道路。籌畫倚巖廊。蘇舟元戎檄。蘭臺御史霜。鑒山千仞闕。引水九河長。吳楚南荒外。幽燕北斗傍。如林屯。

馬銜尾至舟航，帷幄軍威振經綸。國步康條後，臨潮上沒蹟在淮陽。揮羽烟塵定，批鱗日月光。誰其如吉甫，文武佐今皇。

文要諸篇則有氣要峭峻則高高則汪洋千頃無有砥極而其道自我得

其二

新命提兵馬，尋征大海隅。風雲隨指顧，車馬失躊躇。一劍千金報，諸侯四鎮趨。戈矛通碣石，組練下江湖。方叔能軍久，蕭何轉餉須。蓮花銓裏出，楊葉箭邊無。開府功名大，朝廷恩澤殊。精靈綠波樓詩集卷之九五言排律十

朱之九

五言排律十

大呂書

歸至小回示二弟

暝色馬蹄間，翩翩趁月閒。疎星依寶劍，遠漢帶銀鞍。落日千峯出，浮雲萬里還。交情窮自見，世故老相安。夜棹長淮水，春衣桐栢山。勝遊吾不厭，誰復問朝班。

劉蕢蕩漾人

日有光采

紅門山 其色純赤

朱鳥臨南極，丹魚出夏泉。豈如茲境絕，直上與天連。白晝常留電，中峯迥聚烟。近溪疑日浴，若樹似花然。錦繡文何麗，金銀氣獨鮮。未為勾漏令，已涉祝融巔。霜葉堪相妬，寒梅轉自妍。片紅雄劍外，不夜古城前。道路紅顏歇，雲霄紫禁懸。瓊瑤無可報，空賦四愁篇。

起是

火車嶺

迢遞火車嶺，崎嶇未可陳。彩霞圖作蓋，赤日集為輪。自是洪爐鑄，若然丹轂新。助炎風浩蕩，濯熱雨精神。照乘珠無夜，然灰律自春。木絲鑽燧，吹草已化螢。頻陽石來荆，荆溫泉聘渭。嶺嶽連開紫焰，野燒入枯鱗。不盡烽烟色，長驅歲月貧。青黎天祿杖，未許到波臣。

卷之九

五言排律十

大呂書

都以前令見長不肩作小

冬日過豐陽關見壁間李本寧使君阻雨之作因成二十韻

屏藻天催雨，哀歌畫屬晴。片雲掃華嶽，白日點

方城不散濛濛色猶聞颯颯聲驚心衣似濕寓
目冷如盈破柱雙帶下侵階百草榮蛟螭何後
蟄鶴鶴已先鳴高倡兼春至深杯度雁輕槎疑
浮碧海露豈墜金莖地卽襄王館人齊宋玉名
細毫看電起散快覺風生半壁龍鱗潤于時豹
彩成能噬七里霧暫洗萬方兵却灑秦關過遙
露漢壘行峯當神女暮離傍使君平舞石迎箋
乳雄虹抱倪明夫才深麥就佳句濯枝清珠並
驪淵吐綠從鳳閣榮公爲詞源真浩蕩筆陣太
綠波樓詩集卷之九五言排律主大呂書

辭不板與不孤敬手
之作自是精神百倍

明谷篇三十韵爲同卿李直夫賦直夫普
安人先爲太史侍御明谷其境內之勝地

云

六詔黔中郡三江楚外城山爲天下險谷向日
邊明石鏡崢嶸吐水壺婉轉成金銀開眼色鐘
磬遞虛聲光挾霜威淨輝含玉署輕彼空駒皎

皎自出
遙更接壁水望疑平吳蜀青溪繞嶠函紫氣迎
晶熒知不夜睥睨頓長庚越鵲初消瘴祥何正
屬晴疎疎斜照入冉冉暮霞紅燧舉螢爭聚烟
收兔忽盈洞堪謂鶴影關不低鷄鳴合浦雙珠
徙秋河正練紫龍回千嶂曉倍覺衆流清有美
當朝彥飄然玩世情仙班元李白佳句失陰鏗
墨守就梁苑玄言起漢京校書楊子開裁微亞
夫營西極龍爲友東方歲是精文儒三語掾賓
綠波樓詩集卷之九五言排律主大呂書

從五侯綰公住君恩並風塵旅思嬰華蘭遊萬
里邊草送孤征宛馬隨軍幕河源逐使旌命篇
看伯阿抗疏見匡衡雪曲人如郢星刀似并
上卿新授律太傅舊遺榮尙切藤蘿志兼全仁
智名聖方出塞丘壑漫尋盟

筆飽墨和心元與至
快真極而佳詩成

永叔製墨精良鑒雙池列燈取燭余見而
奇之爲賦五言十

各卿推子墨欽蒲讓瓦丁
小隻渠綠燈張萬

炬紅星辰常畫耀雲霧與天通鳥出扶桑上盤
然腐草中赤城霞閃爍金掌露沖融照已徹金
覆策寧輸大功漸騰牛斗氣忽結葦珠宮海淨
排浮蜃川明飲渴虹龍紋衝匣起月聲抱池空
韋誕休前輩奚超總下風六家分道術兩戒判
鴻濛妙得煉松漆高存汗竹功守玄參烏龜點
漆註魚重並美仍詞翰翩翩越嶠東

易水松而墨道窮點閣成而裁圖出小
草躍技幼博聯輝直令卻格之諸公服
膺若方于魯
猶諸人耳

綠波樓詩集卷之九 五言排律古 大呂書

通慧寺玩月

中泉開古刹華月吐津梁雲霧諸天靜關山此
夜長慧燈雙焰引泐鏡兩輪張入社虛生白衡
杯間彼蒼雨花兼桂子梵樂雜霓裳出岸金波
當空色界藏未能離幻境幸不在他鄉春滿
旃檀閣星搖薜荔牆龍宮文五采貝葉影千章
鵲心疑驚曙鐘鳴似應霜沿洞珠浦畔徙倚雪
半傍可道摩尼妬澄潭福上方

智沐舒光慧燈炫
鬼立入華藏此嚴

喜雨篇是日穀雨蘭陸鍾符邑侯三十韻

穀雨真逢雨冥濛楚峽來已看三月盡肯放片
雲回蟻垤雄相望鵲居點不開飛飛高鵬飭
漢定塵埃氛重俄成霧春殘發雷落花粉點
紅舞石共徘徊蔽日雲微動含風颯沓哀濯枝
千樹沸破塊萬峯摧急電掃青壁流泉迸紫苔
氣氤銅水畔散漫鐵丘隈絲颺分鮫杼珠圓剖
蚌胎陰霞頻出沒雪浪互崔嵬沃野膏如沃嘉
苗翠作堆桑林會不禱雲漢豈為災遠近隨車
新波樓詩集卷之九 五言排律五 大呂書
輶蒼惟選斗魁臨開初秀麥林裏遽迎梅東督
神明政商巖獎理才仙鳧占太史駟雉及提孩
感格天人接循良卓魯該郊原旋起色佈序卽
候台莠李榮藩岳功名妬介推窮交惡意氣柯
質承趨陪枯岸霑新潤泥塗合散材揮毫神女
輒垂鈞客星臺鷗鳥應機下蛟龍夾劍懸薄田
供八口少枕過琴堂身居福地穩三三短髮催
喜多還擊壤老至但嘶杯植杖藜堪借投竿竹
與成躬耕汝海上長嘯與悠哉

不爲情客
頗克詞雄

閏三月三日開公岑謀議上至喜賦二十韻

聞道公岑至蒼茫罷釣緒占星勞太史望氣辨
真人兄弟才名並音容夢寐類文章標赤幟消
息斷黃塵祗重朋游諾翻驚遇合神爾趨青鎖
闥我着白綸巾近侍須詞客浮踪但酒民中厨
元伯忝小校季膺尊廢落家徒壁招尋德有鄰
對君迷出處何物抵交親脩竹梁園畔芳蘭楚
綠波樓詩集卷之九五言排律去大呂書
澤濱風流千里駕月閨兩重春令節還逢已傳
杯正及辰花仍留采艷驚倚晴枝新洛水觴生
羽延津劍吐鱗年華來浩蕩別恨失逡巡瀟灑
山陰興光輝席上珍款言心盡折高倡意俱伸
寂寂蓬蒿徑悠悠土木身雅應稽叔夜不厭阮
家貧

長律全在轉作自然接奏出而一旋而
具稊原之勢千屈百折掌摩之
不禁玩之不窮可與入鼓

晦日同見甫弟泛省中小池

草繁春色江風逗碧流興疑刻溪發人似武陵遊
雨歇千花滿雲開一鏡浮沙虛天在水岸
轉樹乘梯池鎖君山翠亭巢夢澤鷗坐看正月
破落日倍生愁

亦復淡雅總之不添一
宋元字句則得之矣

朱儼之廣文入大呂社因賦

青門甘避世白社喜逢君松竹開幽徑桑榆半
落暉衆方感岐路爾獨出塵氛投賦曾湘水陳
詩又汝墳來依小山桂言采泮池芹飢憐朱公
綠波樓詩集卷之九五言排律去大呂書
叔飄零鄭廣文詞壇盟漢幟藝苑勒班勲蹀躞
龍爲友翻飛鶴不羣操觚高意氣負笈結殷勤
榻自南州下杯從北斗分驟寒交慘澹欲雪轉
飆風深語星河曙虛堂數角聞相看勞載酒立
草槐楊雲

閏十一月晦日集大呂社得青字

閏月倏然盡陰陽不肯停仲冬同塞雁晦日落
階莫風鳴千崖翠天分四坐青歲時驚過電朋

好叶占星杜預春秋癖嵇康土木形誰能揮
景暫為駐顏齡

社集二作極得
主盟中夏之意

其二

漸解黃腸厄難從口社醒世情方落落吾醉任
冥冥野色經興淺江潯入夜青地連梁苑勝
許郢人聽漢轉低翻樹星如迥聚螢不眠憐此
夜曉日起東濱

元日述懷信筆成二十四韵

綠波樓詩集卷之九五言排律大呂書

青海秦關北朱陵漢水南恩深曾賜啟老至合
投簪步豈工騏驎材原謝梓楠群荆紆遠涉
嶮縱奇探奉使張鷟得和我魏絳詣蘭山仍授
鉞榆塞未弛擔風雨營千騎星辰劍一兩燕然
銘欲勒馬援訪那堪詎謂夷羊五能成市虎三
田園催納節松桂待停驂問世迷塗洞移家傍
菊潭徑開如蔣詡宅有似羅含俗薄鳴音好途
窮蓼味甘猶龍潛李耳化鶴颺蘇耽日月臨金
鼎塵囂避石龕忘機沙鳥狎長嘯嶺猿參太簇

初調律屠蘇昔命菴東風吹病起北斗送杯酣
翠泛凌霜柏黃分喫霧柑少兒馳竹馬中婦理
桑蚕雲霧尊前湧烟霞勝裏涵歸鴻飄舊影霽
雪吐新嵐勲業餘垂白文章競出藍鬢毛嗤五
柳媿爾綠毵毵

不借髮不齒莽有
條有理有典有則

元長德操二宗侯貞母

獨抱高堂節能遺大國榮乾坤堪自老松栢詎
為貞炯炯冰霜色妻妻機杼聲樓臺孤鳳遠宮
蘇波樓詩集卷之九五言排律大呂書

沼二龍成魯母初裁頌陳王敢擅名雙清標玉
樹並秀擢金莖棲萼青藜映墳篋白雪廣靈源
疏漢渚盤石壯宗盟彤管班姑德蒼梧帝子情
江流增浩蕩虛岳轉崢嶸豈少春秋筆來徵月
旦評只應南斗氣長照豫章城

蘇波樓詩集卷之九五言排律大呂書
然金閨葵閣何以見稱於天下也公羊
訓母以子貴子以母
貴者惟德亦如是耳

一樂堂為王恭知賦公先太公七世同若

云

帝鄉推宛穠岳牧部中嵩開府于藩重泰知班
爵崇族豪徒川右郡望本江東冠冕烏衣巷節
旄紫極宮青箱原世德朱戟自門風厚俗上皇
代靈基始興公勲名高鳳閣氣色映香叢濟美
樂洩洩宴歌聲風颯一心千古族百年同
錦水流爲派汶山峙作宗澤存五世後春在一
門中韓華棠棣離離序雁鴻謝家青山外阮
巷竹林東重意將叔季而令遊洪濠仙喬胃以
遠相導衍何洪瓜瓞綿周祚椒升啓晉隆看題
綠波樓詩集卷之九 五言排律 大呂書
一樂處儼見萬石翁羣從以魚雅孤標乃蛟龍
山川相蘊藉宇宙共沖融德星常照野義木上
拂空千橘綠洲綠三荆傍砌紅同宗齊遠近合
族誓初終和順順祥應神明孝弟通高門期四
馬種樹待三公天與精靈會人歌道義豐夢松
將大業汗竹紀元功銀鏤向來號瑯琊觸目逢
君王崇孝理邦治詔王戎

辭亦
法漫

題宗侯孔陽象教精舍二十七韻

地遙江海隔書到夕陽春文苑魏曹植玄門晉
周顒因之舒愁思暢矣豁心胸出入字不滅依
稀子之丰九霞含授簡五葉逐開封苦行能食
栢新交誤采葑精舍黃金山空王白玉谷何年
卜勝跡萬里託遺踪淨土王城敞中天帝釋逢
傳燈藜木火結字懷垣松畫壁丹青雜糾團水
竹重朱門饒氣色碧殿助慈龍南浦呈龍藏西
山幻鷲峯披空三竺下繞石二池淙似得諸天
路如聞半夜鐘不言涉彼岸護法起崇墉詮真
綠波樓詩集卷之九 五言排律 大呂書
冥土木理勝提機鋒水田裁作畝香飯想爲供
一乘曰牛近雙林紫氣濃毫端出獅子鉢裏湧
芙蓉孰是無生法而爲有相宗井露常浸畫靈
花忽照冬惟應舍利子常伴葛陂筇性天如不
昧諸佛日相從

秋日偕見甫乾甫兄震訪湛覺上人於法

隆寺遂登故城論詩談禪劇述伏牛之勝
上人結社黃曲邀余入社同賦十三元凡

二十韻

麗藻初逢汝琳宮共避喧碧雲深色界錫杖響
空門法鴈先秋至天花逗日翻冥搜十九首玄
契五千言名理能參石真詮解定猿壇場標絕
境衣鉢禮中原招隱寧因桂忘憂不借萱逍遙
窮殿下迤邐陟城垣樹疊縱橫影波餘上下痕
郊墟何莽蕩鐘磬欲黃昏杳靄蒼烟積依稀粉
綠波樓詩集卷之九 五言排律 三 大呂書
蝶存催寒蟬嚙嚙警露鶴軒軒斜漢懸前壁飛
星過別村君盟開白社吾意戀青樽那忍撥眉
去還從把臂論尋常來慧遠方丈即崑崙水月
叢林寂風塵淨上尊燈傳奔象岡印證碑乾坤
已覺如來藏兼窺作者藩蓮池與黃曲今古兩
祇園

敬乘法疏參怡兩圖無一筆
軟語得子美諸長律真訣
自詩有別才非關平學之論一山而世
爭以白戰為勝殊不知賜之悟詩在切
磋之句商之悟詩在繪素之言聖門尚
以博文為先而詩家何以松陽夢黃故

論詩者首言學也世之儒者謂詩不與
聖道同塗六經皆宜父之言變時制詩
若作一見曰詩不足與言道則是論詩
一書何以半是詩話後人以詩為一
性情耳性情何物道是何物覺將一
分為二里關離離離幾屬異端之詞充
棟汗牛竟作門外之漢要識古者論詩
即是言道今人論道先欲去詩與道
果兩塗猶與在難一致大雅之音目為
纖巧腐朽之注視者真詮學問之所
日類也試觀先哲所作非不實有天地
奈何一入世塵竟羣趨為異曲誤人老
者歟

綠波樓詩集卷之九終

大呂書

五言排律

大呂書

線波樓詩集卷之十

內鄉李 陰襲美校

新蔡張九
——
助甫著

三韓民服信之評

七言排律

七言長律唐人作者最少卽老杜亦不過勸來新大數首而已至晚

唐王仲初輩大信其體而亦不多
作減至青藤諸公遂有百韻五十
韻之盛其間在直奇者不煩數狀

詩之盛其間一哀故顧赤方以白

有長白諸律盛稱競奏遂有青藤

也置之店風又未免爲罪人助甫

諸篇大雅之音足備詩家一種可
不必細論弟覩其整麗法律以告

後之詩家取則冠冕臺閣可也

奉酬于順春日見憶之作

雙鯉俄傳漢水濱遙緘尺素問沉淪風烟涕淚

蕭湘遠歲月艱危放逐頻衰鳳那能終戀楚敝

和羸得且辭秦歸來多難無青鬢老去相思滿

白蘋美爾雄飛關社稷予高唱動陽春草芳

鵝題詩處秋蒲兼葭載酒辰取酌幾曾妨浩

惟器自爲中一應已是中物三點真

目下人獨嘆飄零星作客深悲遇合興如神
江湖寂寞音書斷恨望雲大鴈影新

奉酬顏使君春日見憶之作

抗疏明時鬻藥治宮旌節香難攀桃源解迂

神仙吏楓浦苑從班白日傳經開絳帳清

秋飛檄定烏蠻春時門下三千士暮雨江邊十

山鶴送征鴻。歸楚塞。正思遷客度關中。原

孤帆外南國樓船久照閒愁借酒消殘芳

蘇東坡詩集卷之十一 七言排律二 大呂書

潛去不還紫氣雙衝星錯落朱絃一奏水潺湲

子虛已動君王問，屈指天涯見賜環。

南明精舍爲淮海巾丞尊人賦

風塵解綬一魂欄海上浮雲萬里看台嶽賦留

覆並爛蘇門窟罷月似寒當年佐郡推孫楚未

老逸名似謝安白雲自知能和寡青山誰道欲

歸難垂楊綠繞圉潛宅短髮虛無貢禹冠巢木

暫應齊鶴屐，枕流聊復與龍蟠。秋高八桂吟梁

落日落三苗起釣竿經術向來稱漢閣玄成

兄再登壇

其二

南明精舍結山阿，面對滇雲枕蜀河。睥睨萬峯環几杖，飛揚千瀑散藤蘿。振衣忽送關門氣，洗耳如臨潁水波。罷郡已堪衡象緯，全身兼得遠兵戈。忘機白日羣鷗下，乘興清尊二仲過。徙倚盤江秋色滿，蕭瑟貴竹雨聲多。閒驅鳬鳥行霄漢，自佩皮刀佐嘯歌。縱是主恩深長吏，倦遊無奈馬卿何。

綠波樓詩集

卷之一

七言排律三

大呂書院藏

趙良弼中丞自山東拜少宰

兩持節鉞寄安危，三入承明贊未絲。題出金甌名豈偶，經成玄草字仍奇。書熊按部傳風裁，散騎聯曹荷聖慈。乍起扶搖鵬作翼，曾過泰岱嶽爲姿。蓬萊問俗仙虛遠，碣石徵圖駿不疑。北斗一星依帝座，東方千騎擁軍麾。珮環曉集銜青省，藻鏡寒開太液池。文劍沐恩頒玉陛，袞衣歸闕接台司。功勛周呂休前輩，聲譽裴王異昔時。人府盡留烏鵲樹，上林全借鳳凰枝。栢梁明月

迎詩吐，黍谷陽春趙律吹。吏部篇章回郢調，元戎齊楚見蕭規。赤墀封事天顏近，紫殿掄才畫漏遲。趙武向來工薦士，張騫老去長居羣。關河搖落魚龍夜，道路艱難鼓角悲。鵬鹿塞遥常奉使，鰲鰲賦就敢辭卑。征袍敝任黃塵化，華髮疎從白草欺。賴是窮交能記憶，却憐拙宦轉支離。積薪漫冀山公啓，伐木深嗟鮑叔知。未少平原門下客，因君慙愧處囊錐。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

七言排律四

大呂書院藏

見甫弟自閩中以轉餉至，回憶別邯鄲五年所矣，備述所歷艱危，因成三十韻。

憶別邯鄲淚滿裾，不堪去住重躊躇。倉皇折柳寒烟動，慷慨登臺落照虛。豈謂蛟龍豐獄劍，翻然駢蹕太行車。之官漫漫躋荒徼，趨府悠悠見小胥。壁髮醉鄉浮白後，撫膺文苑殺青餘。爾衡未必輕黃祖，魏相無端辱范曄。失路暫時摧羽翼，絕交何處報瓊瑤。鍊金愛惜風雲變，抱玉淹留歲月除。殷浩書空恒咄咄，莊周伏枕但蘧蘧。那能招隱依叢桂，且復全生學散樗。約法黨人

甘棄擲，憐才國士待吹噓。聚星陳寔過逢夕，開閣孫弘寵薦初。行省右丞頻下榻，閩中太守爲題輿。探奇天避岷峨嶺，吊古秋深眉朱居絕境。正須酬翰墨，閒曹兼得狎機瀾。徘徊暮雨襄王館，淒惻春鵲望帝墟。設以累臣方竹箭，爭知幕客是芙蓉。一枝月繞南鵲，尺素波怪西上魚。恰值鴈脂移毳帳，卽防組練費倉儲。請纓使者過狐塞，賜履將軍建隼旗。在昔和戎稱魏絳，于今朝漢有休屠。豺狼八部烽常偃，蹀躞千羣責綠波樓詩集卷之十 七言排律五 院藏板

洽指顧東川憤已摠，鷄助功名榮絳灌。兔毫勲業盛，應徐會當共。聖黃河棹與爾呼，鷹獵孟諸送吳韞菴中丞進爾都少司寇中丞雄譽鬱吳鉤，幕府功成拜鵷場。抗疏黃河迴砥柱，乘槎紫氣吐嵩丘。經綸部索徵輪綬，節鉞烟塵次第收。天淨光輝呈北斗，風清道化試東周。文章未許巴人和，屏翰真分聖主憂。萬里使星遙入洛，四時野月正當秋。霜前列柏排空勁，雨後甘棠礙日稠。執法臨臨寒建業，承恩居綠波樓詩集卷之十 七言排律六 院藏板

寺壯神州雲來鍾，阜疑龍躍江繞孤臺見鳳遊。八座那能逢畫繡，三台兼得近宸旒。無寬方駕張廷尉，獨步齊名沈隱侯。刀筆廟堂推直道，旌旄巖穴寄旁搜。抱關分作夷門老，開閣翻將劇孟求。物外乾坤惟短髮，病餘歲月付滄洲。江淹才盡詩篇減，阮籍途窮酒力遒。豈謂潛夫耽逸興，轉從國士信離愁。驪駒斷續丹楓色，青雀深洞碧海流。遮莫寸心隨雁去，祇嫌雙淚代珠投。設都置相高皇意，信是金陵據上游。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七

院藏板

出少眼止於街長若置之秘閣吟增損
瑕不少功甫才學俱全氣力不減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一

內鄉李 饒襲美校

新蔡張九一助甫者

三韓呂民服信之評

五言絕句

五言絕句唐人多作蓋本諸漢魏
樂府也故唐推李白王維王仲
世著議而無當家者助甫其

增坊極力

送柳公子兄弟歸廬江六首

城頭曙角殘公子發邯鄲代馬連雲紫并刀映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一

五言絕句

日寒

其二

二月着貂裘雪壓關河道舉頭憶梅花低頭見

白草

其三

君為我吳歌我為君趙瑟一曲酒一杯落盡

山日

其四

細雨 方處他鄉送客時愁將花片共人移

絲絲

次章純
擬太白

其五

誰其倩遊絲，暫繫斜陽駐。長風吹客心，掛在江東樹。

長風吹客心，真有樂府遺。
致不即不，自然風雅。

其六

絲筆三千丈，金徽十二時。倘經飛葉渡，莫廢竹枝詞。

絲波樓詩集

卷之十一 五言絕二

大昌詩

送韓希愈二首

家住漢江頭，孤舟適淮汝。一水未云遙，隔岸見君處。

其七

聞鄉語於江岸，等閒而解之。
賞得可想，而不可解之情。

其八

活凌橫溪拂石生，林樾下有十八河。處處月

月

大隱園六景詩曹太參賦

池

槐風青門傍，五色榴朝日。不羨萬戶侯，愛此桑榆實。

苔塔

高臥謝喧紛，苔蘚青如積。細雨啓柴扉，空階落

似輞川

宛源

桃花照水紅，復照秦人醉。如何在人境，而不知

漢魏

絲波樓詩集

卷之十一 五言絕三

大昌詩

槐市

長嘯臨高槐，坐見江月吐。驚起枝上雀，葉落如

寒雨

柳堤

斜日將嫩柳，黃金嬌欲滴。堤上散髮人，閒來一

吹笛

栢圃

果芳不相待，歸禽亦已棲。獨向米霜裏，森森古

澗西

暮冬雷電風雨驟至以識異三首

巫峽沉沉動冬雷亦震威遙看雲霧裏似有龍飛

此自空同集中探得消息

其二

誰剗君山去江風太放顛梅花兼雪起別作暮春天

其三

湖南別有天迥與中原異薄游自不歸鷓鴣腸
蘇波樓詩集卷之十一 五言絕四 大呂齋院藏板

何事

池亭對雨示舍弟見甫

江城風雨夜尊酒弟兄情脉脉相看處天空一

鴈聲

一鴈聲語方是弟兄真情

其二

春歸草水青雲白山川曉微雨夜深來寒聲在空沼

輞川中閑造之態

其三

前雨未來時夢中春草色今雨來池塘春草無亦得

語句

雪夜示見甫弟

風霞滿空庭幽篁時自語但見落花來不見花開處

意思不露惟其不露是以可味

其二

寒雨滑空林風枝爭相亞愁殺欲棲鳥徘徊不取

下

其三

鵲來天際風聲此落聞潏長江坐玉壺面面曉龍闕

其二

更開莫以野杯命小阮此際乘興人局外知近遠

原本唐人有舍客

山下絕

陰霞帶鳴鳩浮雲如逐客日暮河無梁盈盈一水隔

其二

底是飛塵處蒼茫化巨津分梁巢石燕列室住幽人

其三

覆牆雲可呼吹峽風堪颺森森洞庭流載却君山去

蘇波樓詩集

卷之十一 五言絕六

大昌書院藏板

森森洞底是唐人得意絕句亦是作詩人力並

其四

朔雪殘仍在春陰杳不分地應無日月天合厭風雲

其五

泥塗吾不厭河漢汝應愁自能張鷟使無人間斗牛

其六

神女化為雲長掩朝陽色槿碎坐山峯使汝歸

不得

歲暮夷陵得見甫第書却寄

一自稱開府何曾辭避人眼有雙日月出沒在車輪

其三

片月羈人影哀猿不肯休今宵三峽水分作斷腸流

綸采異帝可憐絕唱

龍甫北郊六錄

蘇波樓詩集

卷之十一 五言絕七

大昌書院藏板

曲事

芳草迷平楚桃花幾欲流似聞南洲水不肯放漁舟

蘆花蕩

白雪逗微風下有蘆花蕩扁舟坐不歸明月落藤上

唐人費心曲而為之者此一語道破

柳堤

自作歸來賦開尊不願醒門前五水清

天星

芳洲

秋水四無隣芳洲中自出洲上思機翁一竿閒落日

根塘

本是江南橋踰淮則為枳猶帶洞庭霜秋風幾搖起

隔過淮而化為枳本淮南之言然淮南亦未嘗無橋也此則有味

菱浦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一 五言絕人 大呂書院藏

微雨天無塵開此照膽鏡菱花寄清波柔柔自相映

劉嵩陽玄湖十詠

于野堂

人生各有適而我何為者兀坐一齋中開門見平野

十詠琢鍊處少與至之奇未免熟筆五言絕要衝口而出便見自然雖曰天資然亦仗人力

注經閣

著作謝塵歡負郭成新築登堂綠竹鳴入夜鬼神哭

翠霞塢

一尊堪避世何物可關愁十里松陰滿冷然六月秋

桔槔亭

抱甕非賢者強自談機事不然桔槔亭豈有沙鷗主

秋水亭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一 五言絕九 大呂書院藏

吉凶相糾纏日月互生落長嘯宇宙間河伯遇海若

野雲亭

風急釣絲懸雨歇嵐光散不知雲往來但覺亭飛動

西時草堂

朱輪折為薪朱衣典為酒今日復明日俯仰吾何有

馴鶴樓

如何凌霄竊而爲耳目，
既月明調玉笙，飛舞霸
歷亂。

鹿曲

白雲驅爲車，白鹿御爲馬，
須臾造閭闔，星橋摘
滿把。

梔園

春盡羣芳畢，爾能後時出，
皎皎白雪花灼灼，丹
砂實。

吳汝震山人過訪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一 五言絕十
大邑書院藏板

尊前對楓林，美人自南國，
不飲空爾爲，雙鬟蘸
花色。

此等故作不
幾流鍾談

其二

門有萬里客，云是吳季子，
忽見舞簫韶，爲言觀
止矣。

過劉侍御山齋

馬巾對南山，塔爾成賓主，
冉冉階前雲，冥冥溪
外雨。

其二

衣裁北洛道，盤薦西山嶺，
自起理瑤琴，碧天掛
新月。

碧天用掛字與北斗
掛北邊字俱有八寸

捷軍山

西望王門關，心從落日還，
烟塵一萬里，初度捷
軍山。

古鄴得本寧，河州書約會，
積石回題十字

云，欲語多時別，先愁計日回，
悵然爲賦五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一 五言絕十
大邑書院藏板

言四絕

當時積石盟，竟作天山別，
夜來前峯雨，曉旭盡
成雪。

絕域得故人相遇本是快事，
即得故人一紙書亦欣然，
有起弟思歸之念，未免
油然而起，四什好友同
情不竟，他快

其二

萬里那爲遠，千秋未見先，
把君詩在目，無日不
周旋。

其三

光雨空山暮孤征落木秋使君書一紙字字使人愁

其四

蝴蝶為莊周杜鵑是望帝豈無羽翼生自顧牛無計

樂府一道在漢已盛固隋志大唐山而安世房中竟登郊祀惟自吳兢之流杜佑鄭樵之輩累朝考覈茫無全書是樂列文章幾以黃鍾大呂之聲竟流於上朱焉當鏡吹以自埒於清廟明堂之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一五言絕主大呂書

後興執同奔遊相師祖清詞麗曲府奏手篇燕音果氣固亦不少論者樂聲均之已傷雅頌之絕響雖世有升降而道自陵夷且謂孔子刪詩去其無關樂府如唐棣諸作尚留其詞而不與之樂其用心蓋亦久矣况韶為盡善武未盡美視功德之淺深視象簡之近遠時既不同勢亦異何妨因事指辭隨時而定律也哉即如李杜而論太白則依古題為草識而子美則即時事以成篇詔而不蒙新安花門蓋于之章理登樂府而採獻者編之五言古詩張文昌迂題擬述鐵巧流離而比擬者齊聲備帶復日趨而日下矣論者又謂昭明允而不精劉勰著而水備時世波靡晚秦日新作者幾至汗牛備時世波靡晚秦日新公當絕粉粉耐幾許也而鍾嶸之徒代亦連顧盼忍耐幾許也而鍾嶸之徒代亦

不乏而更則品而愈品宮商定而律呂和高下陳而大小別然終無以去其跡痕宋人詩話厥有訂校而先王以之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庶情者失之更遠洪武之際高季迪袁可潛輩領雅庶幾中和之治卓然可觀至弘正而藝苑忽振李茶陵張涪洲儼壁赤轡調高聲和懷麓堂詠史為新聲而竟爾樂府在休大變今樂府者矣何里牛遇消奇珠室一我未竟中阻而李何騷者因之而破垢而樂府李則維爾同韻生郭公諸什感激奮迅魏然辟道何則秀如如平山城南下宮易水微言昭論者又確論也王李登揚力逞先正浩洪

之易字換句即為振亮奔洲之博鴻章爭為殿閣樂府故各有學也而閣後慢易又何以稱焉助甫則有鑒于此矣其意曰使以倚傍前人歲月之蹉跎徒虛攻若獨立已見道里之隔絕遠在朝南與其咄咄以虛名毋若怡情於閑見二意抑或直情而徑行之在德備合歡之中遠之在兵饑交託之下天葩露藻雲意霞思或高枕於寒松或微吟於綠竹時以興至間可連篇閱山之月長有行役之心偶憊一揮而流信口而成之此則助甫之志也至若如何為摩詰而等竹里僧王遜其卓絕高岑謙以醉與助甫亦何心及此乎茲者問其詩詩在第五品品在雅壇牛耳咸推余謂之

在言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一終

卷之十一 五言絕古

大呂詩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二

內鄉李 蔭襲美枚

新蔡張九一助甫審

三韓呂民服信之爵

寄元美

懷君落日獨登臺，雲斷天生海色開。縱有雙輪故舊黃河，不過前門來。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二 七言絕

大呂詩

答元美

使者朱衣佩紫魚，麟從幕府得閒居。池邊明艸顏酣酒，門閉蒼苔好著書。

池得一結蕭然餘，對足見元美景趣。

其二

昨夜烟霞夢岱宗，與君明月坐秦松。共攀秋色窺滄海，却向東南七十峯。

喜吳明卿至

潯陽李白入朝天，意氣相看落日前。十五連城

虛夜色向來雙壁在陶然是時元美以家難寓然

其二

楚天秋色削芙蓉，明月時登五老峯。一自投珠江水裏，至今不敢臥鸞龍。

可謂能重下雅者

其三

奇蹟梧桐隔暮春，青霞天上賜袍新。明何不

其四

東坡詩集卷之十二
龍車明處出瀛洲，幾多金食傍山重。寧關下

其五

海門秋月照河橋，落處中原賦大招。履屐于今行地上，金

其六

雲擁蓬萊使易青，人傳方朔在朝庭。可憐潘葛江朝暮，自金門

高意

送陳于舜使君之越，同高伯宗、魏順甫、雜

賦越中古跡六首

江淹海內垂名久，飛旆還過夢筆橋。日黑江城風雨惡，蛟龍十尺掛寒霄。夢筆橋

其二

湖上千峯黛色流，湖中明月藕花秋。女郎十五春相向，採得芙蓉誇並頭。採蓮曲

得越姬採蓮聲調

其三

東坡詩集卷之十二
天宮萬丈錦屏張，碧漢層層跨石梁。空裏一杯搖渤海，坐看旭日上扶桑。天台山

其四

山山朔氣入并刀，處處雲霞闕綠毫。一片江頭黃絹碣，不知千古為誰高。曹娥江

句有

其五

南陌羅敷金縷衣，使君千騎立斜暉。傾城一笑嬌無語，桑葉青青戴勝飛。羅敷

其六

雲擁江亭月上遲，西風白露滿江離。美人一笛
中郎淚，記得長河折柳時。柯亭

聞李于麟奔王司馬喪

中丞結客徧金臺，歸觀西風萬壑哀。惟有濟南
名士在，素車白馬歷山來。

古人友道斷不有虧于中興茂
泰終絕必是王李輩世態太甚

其二

明月扁舟至李膺，愁聞隣笛起殘鐘。招魂無住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十七言絕四

恒山北，積雪寒吹萬丈冰。大呂書
院藏板

病中逢寒食

夢回芳草御河新，開到梨花細雨頻。自笑文園
常不爨，那知今日是佳辰。

嘲劉考功不飲

楚舞翩翩問楚歌，春城明日共婆娑。今宵不醉
新豐酒，明月風塵可奈何。

信口道出下厭
平常甚多咀嚼

其二

自道劉伶是後身，携壺邀客趁殘春。兀然跌坐
千峯暮，枉殺當年頌酒人。

代考功答

亦知河朔酒中仙，忍負鶯花玳瑁筵。不問元王
宮裏醉，楚人惟說穆生賢。

兩詩不稱令考
功難於輸心

其二

一自三閭賦獨醒，至今澤畔月亭亭。春江縱有
葡萄色，不為天邊照酒星。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十七言絕五

過城南別業

樹色蟬聲雨更幽，誰吹玉笛倚南樓。不知天末
涼風起，怪底梧桐葉葉秋。

諸態多取此
首果有味乎

飲伯貞曹大參宅

處處園林過雨青，忽驚返照到孤亭。裁衣好向
南山臥，遮莫藤蘿畫杏真。

初春訪吳士明府

山雪初晴羽亂啼，春風遲暖五陵西。長吟落盡

幸頭日獨出雲恍下剡溪

有餘詩得
唐人詩法

過士明

西風千里破春陰一片青山對客襟可道月光
寒似水美人堂上坐鳴琴

說得好着天然
一位賢令尹

于與明卿汝陽城南言別雷雨驟至酣飲

田家田賦二絕

北風蕭瑟萬山秋別後關河迥自愁莫怪閑尊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二言絕六
大呂書院藏板

雷雨至故人詞賦在中州

好占
地步

其二

輕雷送雨薄山屏把酒還褰去客衣爲住階前

三尺水欲令十日醉忘歸

寄曹副憲金

別來天地人千戈冠蓋長安總自多決汝拂衣

秋色裏一尊風雨吹臺過

送胡殿讀子文自廣平別駕之南岡承

江上梅花雪後多片雲相送渡滄沱別筵莫賦
驪駒曲樂府新裁天馬歌

起處不讓前
人棄有警句

其二

使君綠筆醉參差還似金門大隱時遂使滄河
與洛水千秋俱作風凰池

其三

叢臺消歇暮笳鳴去國窮愁白髮生正是歲闌
歸雁盡可堪尊酒送君行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二言絕七
大呂書院藏板

其四

霜落河橋斷柳枝疎疎寒雨度山遲他鄉放逐
相逢處多難飄零獨去時

同邵仲學李貞立登廬山絕頂
三首

廬山北望鬱嶙峋洛水東來接漢津片片歸雲

垂洞口祗疑猶有避秦人

三章皆有別調而雲情霧態
有乘鸞駕鶴之氣末首更慘絕

其二

呂公祠畔雨初晴霞綺纈紛似赤城遙見山頭

鸞鶴度天風，吹落玉簫聲。

其三

絕頂風高五月秋，三臺遙對鄴城愁。鄉心忽墜黃河水，行到梁園不肯流。

寄吳約卿侍御

時侍御按畿輔，遂如河南山東。

遼西城上奏胡笳，孤竹祠前鴻雁斜。獨倚月明歌出塞，不知何處不天涯。

五言集 調俱健

其二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二 七言絕句

大呂書

濁海東注撼三臺，疑是西園月色來。不見鳳凰樓玉樹，空餘麋鹿上青苔。

其三

汴水黃河左右盤，隋堤楊柳畫中看。吟回少室三花色，書破洪園萬竹寒。

其四

李白樓前片月生，舉杯邀月獨長吟。那知一曲齊歌後，滄海重添楚雪聲。

其五

平明騶馬發燕關，飛度齊梁一夕還。十二國風觀欲盡，始知季子在人間。

得吳侍御上谷書

四首

蕭瑟書封易水雲，開函字字照斜暉。當時擊筑長安者，數到窮交獨有君。

其二

紫翠行山直撲天，閒驅亂石下層巖。夢中怕有桑乾水，不得凌風到日邊。

其三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二 七言絕句

大呂書

萬木陰森萬嶺盤，九河回抱使君灘。雲間鵬翼驚相顧，一道風霜五月寒。

寫得相臺氣勢如山

其四

滄陽小吏困滄波，負弩猶能唱凱歌。自笑枯鱗呼斗水，敢從使者問天河。

九日登滄陽城樓

三首

飛樓綵綉上浮雲，悲角關門送雁羣。正值長風吹落帽，不知何處正紛紛。

此官長別進光
景寫得高遠

其二

雄樓高聳，流水前，霜寒楊柳，淨與烟綠，堤無限。
黃金色，恰似江南二月天。

其三

候客千尋彩翠樓，簾櫳樓上久陽時，新鵲色，並
黃金嫩，其濕秋光入酒卮。

送邵仲學州守之隴西

五首

平原酒灑不成歡，一騎梅花雪裏寒，行到黃河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二 七言絕十 附題

西盡處巴江，遙對郡齋盤

隴西詩景
摹得未盡

其二

嶺山前漢水流，乘槎還擬到牽牛，支機倘為
張騫贈，分得明河一片秋。

其三

萬峯春色赴金卮，正是山公倒載時，九十九泉
天上落，何謝習家池。

其四

曉山突兀對秦臺，隴水蕭條日夜哀，翠羽花間
鸚鵡，出玉簫樓上鳳凰來。

其五

秋風瑟瑟渭河鳴，回首西州落日橫，鴻雁滿天
書不到，木皮嶺畔旅人情。

折憲副將之咸陽，與鄭山人賜之城南，得

二絕

樓外風雲擁客旌，樓頭楊柳坐啼鶯，朝來忽送
西山雨，齊唱陽關第一聲。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二 七言絕十一 大呂書

滿瀧曲間別意，布言
中別言又在意外

其二

萬樹桃花破曉風，半山落日度歸鴻，殷勤今夜
南樓月，好向天邊照庾公。

客居偶成

客舍春深散柳絲，携琴酌酒夕陽時，那能不作
明妃引，朔漠寒雲出塞遲。

此即可作明妃曲夕陽酌
酒便有遺愁感憤之思

渡河值水勢如海，聊為短述二首

滾滾河流風色驕，漁舟片上青霄。誰知一夜
嵩山雨，還送胥江八月潮。

其二

謾傳驛石駕龍龜，虛築宜房瓠子河。臺殿只今
無處所，傍人猶唱漢時歌。

宛丘道中東林使君六首

平臺高宴日，嘶杯應教俱稱上客才。若把子虛
誇漢主，梁園那得馬卿來。

其二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二 七言絕十二
草檄休傳馬上工，轅門氣色競秋虹。興來庾亮
南樓月，噉罷劉琨萬里風。

其三

黃金使者日徵兵，屠販時來總大名。洛下其傳
邀劇孟，夷門復道禮侯嬴。

其四

桂嶺天南使節還，門人傳得武陵謠。君看中嶽
磨崖石，何似炎方銅柱標。

其五

廣武山前鼓角秋，榮陽澤畔暮雲流。但令賦就
鏡歌曲，不必人間萬戶侯。

其六

自別長安舊酒樓，論文風雨薊門秋。無因易按
明珠劍，再獻難封白璧侯。

尊崇其道義，薄其功名，如隸隸侯。其
舞英雄，此大九人見辭，當如是也。假一
裝作醉儒，十服露其醜態，胸無大軸，隨
少等身，則又倚之矣。助市潛心，蕪蕪六
詩，大見本領，方許仲古談文，若近月狂
吟，泉味徒日詞場文海也。且請讀十年
波樓集。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二 七言絕十二
早行

疎星漸落曙鴉飛，海上輕霞透翠微。多少柴關
深未啓，却憐殘月滿征衣。

歷境真出語秀
盛唐之詞也

戲贈張京兆

千絲楊柳鎖秦臺，春盡飛花覆綠苔。向曉西樓
纖月掛，爭傳張敞畫眉來。

題曹伯貞大隱園

開府名園背郭安，蒼藤脩竹抱飛瀾。城中車馬

應無數短髮風塵白日殘

寄衛太子子謙 二首

使君城上鳳凰遊，絃管千門醉素秋。却憶郡齋無一事，興來桑柘賦登樓。

無一字媚語無一字苦態而感慨滿紙

其二

砧杵孤城落木多，離心日夜大江波。片鴻飛度關河影，寂寞遷人掩淚過。

送王愈副入覲 四首

帝波樓詩集 卷之十二 七言絕 古 院藏板

江頭楓葉照離杯，使者相如作賦才。到日為承雲夢對，上林春色自天來。

便無俗氣

其二

竟陵春樹鬱蒼蒼，漢水千秋作帝鄉。一自大風留辛沛，至今雲色盡飛揚。

其三

仙吏俄鞭赤玉龍，青霄來自祝融峰。長揚苑裏花爭發，知在蓬萊第幾重。

其四

德陽宮殿上千雲，御座高懸五色分。一派鈞天奏樂奏，不知何似洞庭聞。

奉和劉選部邀吳侍御入夷陵之作 二首

聲落木近中秋，何處懷人不可愁。最恨上江波浪惡，為君呼作向西流。

讀此詩覺陸務觀入峽何得有此風致

其二

風烟百里坐相望，春草孤吟幾斷腸。明月峽邊吹玉笛，關山倍覺此宵長。

帝波樓詩集 卷之十二 七言絕 古 院藏板

遲約卿不至戲東劉吏部促之二首

片雲俄起大江間，疑似孤帆天外還。走向江頭覓消息，那看雲盡化為山。

其二

風高峽水挾飛龍，八月仙槎未可逢。此道江邊十二背，解為雲雨似巫峯。

十二背當補入水經注

劉子真摘桂花見贈

劉安自種淮南樹遺我新花亦可憐留得花身
當盡開時綠葉兩如妍

逸聲

玉虛洞八首并序

歸州東十五里曰兵書峽水曰香溪

一名昭君溪山香溪斗折三里許曰玉

虛洞洞在山腰洞門內舊有冕錯碑今

爲上掩洞左一石莖直上分爲華蓋形

正中絕頂不乳結成普陀像洞右一石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二 七言絕末

大呂書

床去地可二丈許周圍石巒約二三尺

許如龍狀俗呼曰龍床說復有一洞

土人云可通八十餘里一池瑩然上有

獨木欲腐人不敢入洞中可容千許人

色如純玉文如細縞皆虎豹花卉之象

石罅中處處有泉滴焉甘如醴陸羽收

之茶經云

近于石洞處處有之自開闢以來不知
何以創造有數千年前得名而後不得
見者自數千年後而忽出者其間層疊
其險惡時有若玉虛洞則素有奇也

居天寶中蠻人遇白鹿蹄之得此洞石
上文成龍虎草不之狀洞既出曰天寶
冕錯之碑何前有于其門耶若謂昭君
言則昭君乃漢元時人冕錯何以又有
碑耶想漢以前有此洞至天寶
間又出之也當與辨證爲是

洞澗輕雲岸岸松青天削出玉芙蓉江中似有

靈鬚至分得蓬萊第一峯

其二

昭君溪上發青蓮紫翠空翠合暮天倦客向來

耽勝跡斷碑猶紀漢時年

其三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二

七言絕末

大呂書

洞口西來一柱分珠莖錯落散龍文亭亭千仞

垂華蓋盤繞瀛洲五色雲

其四

明月常留玉女扉高寒颯沍雪山微回光忽結

旂檀閣花雨諸天盡日飛

其五

散髮蕭然據石床周遭曄曄王鱗長何當洞裏

生風雨化作驪龍萬里翔

其六

誰遣春風抱玉壺，琪花瓊樹鬱相扶。不知天上還何似，已信人間此地無。

其七

石乳高懸列宿闕，亂泉飛度掌中杯。還疑倒却滄浪水，無數明珠湧坐來。

其八

翠屏丹樹掛啼猿，水盡山空白鳥懸。却笑秦人應未識相逢，只解說堯源。

巫山送胡正甫歸秦和時正甫以病乞還

緣波樓詩集

卷之十二 七言絕大

大呂書院藏板

山四首

巴水巫山學字生，客星中夜照江城。只今看取維舟處，已是嚴灘一樣清。

四詩未得盡力推敲，不免已人下里之意。

其二

五老峯前桂樹齊，挂帆月落大江西。定應雪夜多乘興，傳有天書賜剡溪。

其三

飄飄黃鶴御雲車，矯首鈞天吸暮霞。織女偶逢

還一笑，高秋曾識使君樨。

其四

會過卜肆爭若平，更向文園憶馬卿。何似匡山聞處士，黃花濁酒送浮生。

於巫山得乾甫弟漢陽書却寄

愛弟書來漢水湄，西風巫峽正相思。簾前雪色南山滿，照眼還疑玉樹枝。

七言絕之不得盡致者，才大而未經苦索也。于美集中有此一種，不可謂無所自。

緣波樓詩集

卷之十二 七言絕大

大呂書院藏板

其二

趨庭爾著老萊衣，予在他鄉日掩扉。惟有白雲能解事，朝朝去傍漁陽飛。

其三

一夜猿聲足白頭，可堪峽裏度三秋。無端灑淚臨江水，任是魚龍也解愁。

雪夜下坐上問南叔後借衣

拂袖陽春照紫羅，凍雲寒霧一時收。亦知扶杖恩難報，謾遣張衡賦四愁。

張祜尚有綸袍戀戀之感平子寧忘換
續之情坐上借衣殊不似小宋半臂矣
叔後見過出小厄行酒因以為壽附二絕
章

詞臣零落傍江城綠酒寒宵細細傾北斗一星
行席上滿堂春色為君生

其二

聞道君家華嶽東會過酒肆扶雙龍秋來一酌
芙蓉露醉殺天邊玉女峯

子順遺白箋

海波樓詩集卷之十二 七言絕 子太尉

百幅蠻箋勝白雲盈盈秋水折湘紋街杯一灑
臨池墨何似羊生素練裙

疎語揮毫事極雅
趣第置薛壽無地

送方伯舉公之太僕任 四首

詔拜明光漢近臣朱衣丹轂佩刀新
為卿佐君自周來復幾人

其二

期門霜劍吐芙蓉射獵長揚羽騎重
成五色天間十二盡飛龍

其三

俱奉瑤池帝座臨赤霄人駿日駸駸
諸侯事更為君王賦上林

萬有
意

其四

彩毫俄借五雲閒與馬西風待舊來
能上坐誰知太僕相梁臺

寄萬方伯章甫 二首

夢澤雲涼雁欲賓西山爽氣望中新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二 七言絕 子太尉
鵬樓客為折薇花寄所親

其二

生離那忍止三湘况復中原是故鄉
寄遠北風吹夢落河陽

寄荊州趙良弼太守 三首

朱旌高曳兩晴虹五馬聯驄漢水東
湯沐邑荆州長作右扶風

疎使淡榮
頗有雄氣

其二

絕齋木落洞庭波。秋氣悲哉。峽裏過來玉宅。芳草綠。仲宣樓上月明多。

其三

龍山西望楚夫分。九日黃花送雁羣。定有參軍風落帽。不妨太守日論文。

病中謝史明府惠家園梨

消渴文園鬱不開。霜梨仙液佐新醅。不緣仙令能飛鳥。此物那因縮地來。

其二

蘇波樓詩集 卷之十二 七言絕 三 大呂譜

玄圃秋高玉露凝。離離綠帶遠相仍。已看剖食

甘如蜜。更許含消脫若菱。

意入千磨 一派音調

乙亥立春日

陰陰朔雪壓柴荆。誰信陽春傍客生。北半夜來

高自轉。烟條深處坐黃鶯。

烟條字下 得新脫

病中謝德臣惠橘

胡南秋盡橘初黃。采采猶含楚澤香。美耐能將

三百顆。病中相贈洞庭霜。

是子瞻詩確是 子瞻得意詩

經玉硯廢寺

黃金爲字玉爲硯。蘭若初開錫杖隨。歲久天花不乍雨。荒臺時見白虹垂。

夜行釣陽道中 東元美

遠江溪火亂星文。破險單車出暮雲。不是韓才王相國。夜行那許故將軍。

將至郎陽報元美

蘇波樓詩集 卷之十二 七言絕 重 大呂譜

長途雷雨如飛旌。十日會無一日晴。急語天風

驟霧盡。微吟並太微行。

二詩贊美 兼州至 此足見兼州交情

梵灘阻風宿江上禪舍 二首

誰驅羣石坐江心。飛電驚雷入地深。縱有扁舟那可上天風。吹落萬山陰。

其二

碧殿朱甍勢欲翔。半臨山翠半滄浪。龍宮自覺風濤異。一夜江聲抱石床。

漢王臺 在唐縣西十里

層層飛磴登孤臺，地古風悲候雁哀。想得當時天子氣，鬱鬱長抱白河來。

氣勢
好

月夜姚夢卿高愈光集飲

漢轉星稀天雨霜，城頭月出鴈南翔。不辭貰酒為君醉，復半呼盧賭鴈鵝。

赴武威

曉霧蒼茫樹似山，旌旗閃閃有無間。却如鼓吹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二 七言絕句 大呂精院藏板

陽關外萬里平沙繞塞還

留別陳思俞兼答送赴涼州之作 五首
驚沙漠漠鳥飛還，播落孤城萬嶺間。羌笛梅花吹欲盡，纖纖初月吐關山。

五章皆有唐人涼州諸什之樂

其二

胡天不斷朔風來，白草蕭蕭角哀。一曲涼州歌未罷，黃雲飛上赫連臺。

其三

宛馬西來噴玉沙，雕盤百宿併甘瓜。張騫自拜河湟使，已覺涼州屬漢家。

其四

黃河萬里出昆崙，河畔新屯吐谷渾。自是漢軍能制勝，焉支一夜入中原。

其五

雪滿祁連龍帳空，使君千騎正從東。于今恰片於延案，却問陳湯矯制功。

開丁生歌兒彈琵琶有異問之乃長安人秋波樓詩集卷之十二 七言絕句 大呂精院藏板

也感而有賦

玉面雙重夾綺筵，琵琶曲奏彩雲前。停杯忍憶三少事，一別長安二十年。

聞歌起舞
饒覺熱中

天柱

金銀宮闕散天門，一柱雲扶迥自尊。却笑徐生海上不知此，地即昆崙。

此二十詩當是麓峰光景隨到
備題不拘思家宜附太和志中

蓮花峯

全莖對摧殘，雲殘片片美。蓉夜月寒，消渴正思仙掌露。西風徒倚茂陵看。

紫霄峯

禹跡橋邊詠紫芝，半空斜照雨如絲。春陰不散香爐氣，勺水雙開日月池。

萬丈峯

微風蒼翠抱天流，渺渺虛空御氣遊。日落不知身近遠，同看七十二峯秋。

卅竈峯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二 七言絕 大昌書院藏板
羽客排雲去不同，還丹靈氣屬天開。相傳遺竈空山裏，時有樵人煮石來。

竹邊藥竈與羽客丹壺皆有塵外之思

七星峯

北斗橫斜白日寒，七峯遙對落星灘。張翥曾到明河畔，不似今朝石上看。

五老峯

翠山江上列爲屏，窈窕烟蘿出碧聲。最是懸懸五老歸時，相送到時迎。

紫蓋峻嶒上暮空，丹砂來往氣如虹。何人華表歸爲鶴，有客雲間駕是鴻。

紫蓋峯

五龍峯

五龍化作五嶙峋，白晝風雷若有神。我欲跨龍遊碧落，一時石上長蒼鱗。

香爐峯

春陰鬱鬱雨纖纖，勝槩匡山爾獨兼。遂有名僧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二 七言絕 大昌書院藏板
如惠遠，可無秀句似江淹。

自始易顯爲匡山，西中人助市思慧遠，思文通不忌游客氣。

九渡峯

高盤飛瀑白雲層，散落分明墜玉繩。海上十洲讓幽勝，人間三伏失炎蒸。

大筆峯

右持杯酒左持螯，夢裏春花發採毫。自覺詩成萬萬象，不知山色爲誰高。

山色誰高大有千頭萬馬氣象

菴源峯

一丘一壑坐銷憂，洞裏秦人半白頭。四月梨花綠澗吐，始知春向此中留。

禮斗臺

甘露池東禮斗臺，石頭仄疊半劬推。平看萬壑烟如水，不盡青天擁檻來。

不作天蓬氣象，酒然情懷莊周云：北有強馮想為此云。

百花泉

消消匹練吐，崖峩夾岸芳菲影。綠波日暮百花

綠波樓詩集 卷之二十七 言絕 天 大邑書院藏板

泉上望仙人如駕五雲過

試劍石

何年茲地試干將，斷石蕭騷向似霜。總為補天須信此林間夜夜斗牛牛。

參斗泉

捫參泥斗造天關，閭闔春風謁帝還。一七金丹生羽翼，留踪跡向名山。

滴水巖

巖巖垂蘿石室分，寒泉破壁滴春雲。清圓是處

驪珠綴，漸透空林晝漏聞。

南岳

削成屏障插天南，過雨虹蜺飲碧潭。羽節雲輿無處所，丹臺空自鎖烟嵐。

石鼓山

有二石鼓立山畔。 明月闔星製作奇，雨餘苔蘚半離披。何人移置長安畔，為勒中興羽獵詩。

石鼓二作用事與切而不流於俗。

其二

綠波樓詩集 卷之二十七 言絕 天 大邑書院藏板

成樓雪盡散晴旂，崖畔雙懸石鼓斜。一聲桐魚聲並起，知君今日遇張華。

黃羊灣

峯如蹲虎水游龍，千仞飛湍落暮鍾。十月清霜常萬壑，中天秀色削芙蓉。

天河

郎西縣前入于漢。 一帶河流接漢津，支機石在尚嶙峋。風塵可更星為客，欲問成都賣卜人。

又戲問天河

會憶浮槎漢水清于時牛女盡知名孤臣自食
投荒微念爾胡為地上行

交場關二首

峯排劍戟列天關二水潄潄瀉石間秦楚地形
懸一線獲旌遙白日邊還

其二

陡從絕壁見平川澗轉峯回樹在天處處青苔
鳴瀑水斷橋時復鎖寒烟

斷橋句儼然如畫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二七言絕三

過商山謁四皓廟四首

不隨逐鹿起蒿萊自擬真鴻遠泉猜寂寞漢陵
無處覓宛然荒塚並崔嵬

其二

釣宛雲蘿四望春縱逢天子不稱臣漢儲未定
身還出始信當時為避秦

其三

破秦滅楚沛宮還太子安危山處關誰道功便
驂關外漢家別自有商山

曰臨詩作者如林皆不能讀史辨源竟將子房認真誤知子房正弄高祖股掌而高祖不覺也

其四

千家霜雪滄斜陽水盡山空古尚荒不是
翔萬里那能羽翮漢諸皇

藍田道中是日雨不稼

山山雲氣上摩天散作瑤華萬樹懸但覺夜
能照乘不知身已到藍田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二七言絕三

曉窗戲陽

朝雲凋殘柳絮管秦川中斷吐咸京陽關西望
不知處處聽行人唱渭城

詩至七言絕何處亦傷心矣山中老樹殘柳驚風下摩獨倚吹細浪微然吹沐原屬絕唱其不待造贊之成斧斤之力竭四海九州援筆而書皆什人韻士也且與之各曰七言四句何什朱未見萬首唐詩皆七言絕句不知以何頭中人所謂千言言不能盡者詩人以爲戲局視爲戲中人夜起舞弄之何視爲清歌於月下長歌於雲間也然後曰絕句終下手時何章是人何中絕去首

垂
臨
照
板

可從吹向起何章爲絕去首二句從三
句起何章是絕去前四句從後四句
或一詩去後四句止以前四句成一
章也更審時明月可爲屋卷黃河遠上
當屬美觀計程今日何爲神交渭城三
覺公然下此中道理必是讀者方成
使作者有超羣之姿加以攻苦則尙句
自得清新作者有饒恩之恩加以追琢
則辭製自然醇厚苟爲晚勝之技則識
者自知爲京洛激流苟爲精澆之餘則
識者自知爲花箋粉陣然而宮商不失
其正高下不失其倫令歌者自出悲哀
應者自成淨淚以爲四句頭可容易作
即助甫法于麟之法歌于麟之歌鄉地
成珠落筆有眼何也於斯道若心通也
後之作有勿憂鍾期真遠古之士也有
高山流水之調自然有高山流水之知
第成終日之七袞且置袖中之三歲

律波樓詩集卷之十一終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内郷李 蔭襲美枝

新蔡張九一助甫著

三韓呂民服信之評

七言絕

於禾安脫劍贈張大叅

屢開寶劍七星文。意氣相看脫贈君。佩入秦城誰不見。白虹一片日邊分。

其一

院大藏經

玉匣龍鱗片片生。霜天起舞不勝情。他時莫向

鴻溝遇。悉使劉家赤帝驚。

蕭關在平涼漢武登空同出蕭關是何氣聚也

北風吹裂六盤山
隴水澆雲指顧間
冰雪滿衣

仍叱馭鷄群未報出蕭關

其二

愁說蕭關道路遙。雙旌臘月指臨洮。天山更遠

千餘里已覺征魂黯自銷

清水驛 臨洮金縣地

會州西去不生泉，漠漠黃沙上遠天。日暮經過清水驛，爲君千酌度居延。

康郎山

寥落人家穴壁殘，兩崖霜吹結飛湍。康郎直上千尋雪，夜半征人當月看。

定遠驛見新月 在金縣即漢金城地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信絕二 秋

開春三日夜光來，望望關山玉笛哀。掩映吳鉤如雪冷，思鄉獨上白龍堆。

渡河

黃河萬里接金城，正月邊風晝夜鳴。一片清冰天際出，驅車直上大波行。

饒歌鼓吹曲十八首爲閩臣吳大司馬作

渡河曲

星宿遙分九曲河，西來秋色入秦多。尋源不覺

尋常使河伯先登萬里波

其二

斗邊博望幕邊舟，五郡雲山破浪收。擁傳長驅荒服外，炎天飛雪水西流。

海西曲

龍作旌旗虎作符，紛紛伏謁五諸侯。可知瀚海無烽火，司馬雲臺舊姓吳。

其二

相國承恩出未央，行邊六月有飛霜。窮荒不敢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信絕三 太

稱名號稱首，今爲異姓王。

其二

黃沙磧裏四時秋，鳳影霜華伴客愁。隻字爲能同造化，陽春常在海西頭。

甘州曲

六月城頭雪照天，波中寒影出祁連。君看亭上投膠足，始信封侯在酒泉。

其二

汨汨甘泉瀉碧空，回流日射起雙虹。只今塞外

無烽火猶勝當時作漢宮

其三

刁斗黃昏靜皮樓，年來邊塞不知秋。西風一片，
渾中和也。辭朝宗學漢流。

饒歌賀成功也。漢曲惟此最重。前樂府世有之。極宜得重。手揮鞭邊城。落月皆是美景。令壯士氣高。後馬金戈。無悲風蕭條之感。而揖邊雍雍。千羽兩階之勢。與征車六月相並。於後世也。然五郡倚形。亦甚難得。不親其境。又何見。投戈脫劍之誠哉。鏡歌諸曲雅有漢人風味。

涼州曲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大呂書

流沙西接蒼天，大關今開細柳營。星海月支俱屬國，何方不起受降城。

其二

幕下葡萄萬顆明，笛中梅柳一時驚。朝來馬上，
鏡歌曲翻出涼州水調聲。

有樂府餘意

其三

漢家何事妻烏孫，唐代猶聞吐各渾。今日長安知近遠，昆崙應是國西門。

真樂府

其四

小城如鐵大如山，偃月垂虹瀚海間。無那公歸，
留不得。若人總解唱陽關。

喀喇曲

關樓西望見河源，朔氣蕭森塞雨兼。指點玉門，
臨落日。燕山蒲海盡中原。

其二

驛驛蹀躞大宛來，春色青青首肯開。却笑漢家，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大呂書

分五郡，仍煩兵馬戍樓臺。

還朝曲

聞闔天開謁聖顏，朱衣蒼佩殿中間。節從蘇武，
山前過。從自張騫海上還。

其二

辭纓銘石兩茫然，屈指呼韓入貢年。為獻遠方，
懷德曲。天山青海漢宮前。

其三

貴蘭山下打圍來，獵得賢王意氣回。拜命獨當

蘇閣裏文昌一夜入三台

其四

五雲高護翠華東，玉帛明堂萬國同。若向中興論第一，漢家虛說鄴侯功。

金城關寄見甫乾甫 四首

絕塞千峯過雨新，題書寄汝淚沾巾。黃河直入中原去，愁殺關門萬里人。

金城萬里功業已立見月懷鄉能無感
悼花萼連枝異地同情哉昔人謂長
歌當哭遂望當歸但願
生入玉門關良有以耳

蘇波樓詩集 卷之十三 七言絕六 大呂

其二

家書經歲一相聞，四顧邊聲起馬羣。爾自臨關占紫氣，不知出塞盡黃雲。

其三

玉笛飛聲百尺臺，蕭條青海玉門來。寬愁惟有淮南桂，也向天山月裏開。

繞樹飛鳥片月低，悲風遶馬失羣嘶。縱然相憶不相見，汴水東流弱水西。

小至雪簡盛汝光

松山西控寶融臺，香霧烟雲海上來。一夜春風吹細柳，帳門處處見花開。

皋蘭達李本寧戲贈 三首

天水迢迢接漢關，沙場走馬傍輪臺。長庚原同西方出，那不分曹隴右來。

其二

聞閣大開侍歲星，一時才子見飄零。承恩曾進京州曲，還唱京州使者聽。

蘇波樓詩集 卷之十三 七言絕七 大呂

其三

春風開府紫薇郎，賦就西征二十強。調笑玉門班定遠，入關何事鬢如霜。

邊關得晤良友佳會託以悲歌李少卿
無終堂鯨鯢之泣而於典屬南歸河梁
恨淚朋友一
道千古在也

春暮自甘州回署見杏花有作

晚霞遙逗杏花生，微綠風萌柳色輕。獨把一杯身萬里，不知今已過清明。

首夏偶成 二首

春老邊州未見花。黃羊川北盡黃沙。長城落日多風雨。可得征人不憶家。

唐人道過後人閱歷偶同無妨精相似也

其二

四月天山雪水來。荷鋤處處水梁開。不知佈種臨南畝。只道中原刈麥回。

謝本寧餽羅

織羅一束捲春烟。分得瀟湘半幅天。裁就單衫歌樂府。江南白紵是新篇。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大呂詩

古色陸離

其二

柔柔春色媚湘扶。欲採枝間戴勝呼。曾向廣平留五馬。任從使者喚羅敷。

送李直夫同卿自張掖入賀四首

仙掌雲間秋色開。扶桑初日照蓬萊。曾經太華峯前過。爲上芙蓉露一杯。

其二

六飛閣道五雲扶。矯首蒼虬未可呼。不用貳師

行漢外名王。一一獻龍駒。

其三

天柱峯頭使易青。巴中山色接西瀛。寄言海上桃三熟。調笑金門漢歲星。

其四

安西城上暮雲還。雉堞離離塞草間。縱有濁醪難盡醉。故人明日隔陽關。

巴州驛

子規啼罷塞雲愁。川口風烟似暮秋。一夜雨聲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大呂詩

送都督盛汝光之金陵二首

金陵東望彩雲間。定遠承恩握節還。爲問征西諸將帥。幾人生入玉門關。

二詩佳調也竟在昌齡太白之間

其二

悠悠旌旆白門秋。十萬樓船控上游。翻出饒歌新樂府。吳兒應解唱涼州。

應天王中丞平賊凱歌四章

八月中丞大閱兵西風鼓吹擁潮聲三千組練
屯江上不數樓船下瀕名

此征倭功成之作彼時南北交捷
易奏凱歌當觀其氣吞滌海始得

其二

可道龍盤舊帝都也從江左借夷吾新亭一壘
無烽火併作鍾山紫氣孤

其三

揚波十載憶先朝截海鯨鯢關轉驛片檄總輪
王相國不煩強弩淨江湖
絲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十 大呂諸

其四

清秋奏凱大江還獨坐西臺白羽閒已見洗兵
殘二水旋看銘石破三山

會中丞平蠻凱歌 四首

副栢戎州奏凱旋風塵萬里淨江天漢家十入
曉歌曲與唱巫山第一篇

漢南川兵矣一時饒歌凱
奏公獨成之足占才氣

其二

指揮諸將劍如霜殺氣蕭森肅大荒遙見雲中

飛一騎前軍生縛夜郎王

其三

洗兵飛雨挾江湖銅柱遙移海上標夜半峯頭
金鼓震中丞乘勝破凌霄凌霄番地名

其四

金沙江上瘴烟輕幕府高秋露布成萬里風生
三尺劍一時電掃九絲城九絲城番巢穴

顧使君招飲露臺

大雅孤城列宿重古臺秋樹度疎鍾尊前月落
華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十 大呂諸

不鳥起一道明河墮碧峯

顧使君旋郡之前一日就別我於竹林余
適抱幽憂之疾缺爲面祖作詩代之

小徑風生萬竹秋還因惜別暫淹留他時驛作
兒童騎一一沙邊待細侯

其二

歸來仲蔚滿蓬蒿日日江州載酒勞不分離筵
人臥病西風吹濕到征袍

奉送咸使君廷遂移鎮雲中

隴右秋高殺氣平使君句注又移營直須携得
天河水獨坐雲中看洗兵

句調流暢令逸
關殺氣盡銷

其二

如帶黃河繞塞斜并州猶自是天涯鴈門日落
來秋色馬邑風生起暮笳

其三

北嶽峯巒跨北庭斗間雄劍闕精靈燕然自是
中原地狂殺班生爲勒銘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
十一
大呂書
院藏板

其四

乾干山北黑河東羽檄停飛早掛弓李廣只今
初借鎮何人敢自近雲中

張掖午日

佳辰尊酒薦萸蒲絕域孤臣醉自扶十萬天驕
新款奎不須身佩辟兵符

其二

使君安在在輪臺午日蕭條一舉杯却憶主恩
深侍從大明宮裏賜衣回

寄孔炎宗侯

孤城遙與暮山齊芳草王孫路轉迷獨對和連
歌白雪不知身在大荒西

寄于厚孔炎之子

誰憐白首尙從軍故國音書斷雁羣何處關情
偏墮淚江頭風葉脫頭雲

風葉脫雲而關情則
關情處正不止此

送劉信甫會試

紫劍青尊白日斜關門東去即京華娟娟林表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
十一
大呂書
院藏板

天山雪已足長安二月花

寄榆林洪使君

上郡峯巒擁碧天使君控帶接居延秦城漸出
蒼鷄戌箭帳斜分白豹川

榆林二章韻致翻
翻脂氣胸次皆壯

其二

何處風烟改國開振衣聊上朔方臺關門日落
浮雲盡一道黃河自北來

寄本寧

四首

初分銅虎劍三千，指顧材官縛左賢。忽報名王歸幕下，班生合是拜侯年。

其二

降生移帳傍蘆關，絕勝燕然狄塞還。組練再屯光祿戍，風雲長護冠軍山。

其三

莫道君門隔九重，輪關萬里嘆難逢。朝廷大啓葡萄館，節使遙臨苜蓿壠。

其四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大名府

鴻雁西飛落景殘，尺書相憶在樓關。空一片關山月，分送孤臣兩地寒。

本寧論詩極其精當，假令其與徐真對壘，雄談足稱傾頑，或謂其與徐真對壘，雄談足稱傾頑，或謂其與徐真對壘，雄談足稱傾頑。

懷本寧

雨過山城鳥亂啼，嘶杯落日與山齊。青天四望來明月，彷彿仙人過海西。

雷雲從元戎廣陵姬至戲東

廣陵明月紫簫聲，漫向良人恨遠征。誰道玉門

春不度，一枝先發亞夫營。

贈姚山人中市往余過郎會山人於元美使院，今再隨敬美于秦，蓋二美門客云。

看君獨行古人齊，白首依劉二華西。偷得右軍池畔墨，也能揮灑學家鴉。

此絕大似柳子厚

日暮觀敬甫拱辰角射

西風木落下燕關，易水叢臺指顧間。任使夜行逢醉尉，且隨射虎過南山。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大名府

夜投真空庵

人家寥落水為鄰，戍鼓淒淒共夜寒。遙見一燈如片月，可能相借照迷方。

明郭先生鑒井得甘泉分餉時余抱病旬日矣

日矣

裊裊甘泉足練開，銀床素綆汲蒼苔。茂陵直有相如渴，絕勝仙人掌上來。

鑒井贈泉又值病中能不欣然色喜陸鴻漸有知己矣

其二

杯中沆瀣白如霜林外羣山發黛光勝地今成
王粲宅可知畱井似襄陽仲宣井不一有傳在汝陽者

其三

曉曉金井戰西風天矯春畦走白虹要使園榭
丹穴身秋來爲樹二梧桐清冷似有雲生年下

其四

一勺清冷渴碧天誰知抱甕文人賢自君愛客
頻投轄他日還應變酒泉真晚唐妙句

桂子園中同明輔先生賦碧桃花得開字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 末 大昌書院藏板

仙源脉脉向人開源上晴花照客杯却似明霞
將海色長風吹度赤城來

詠物八章疎影凌空嬌姿映雪一章有一章新脫處而雲生掠膽水叠魚梁矣
佳什 如何

櫻花 得飛字

叢樹紅英逗夕暉含桃三月始芳菲春風似
啼鶯意不放枝頭一片飛

新松 得山字

小徑新松未可攀依稀蒼翠雪中還夜來高枕

驚風雨聞道移根自泰山

柳 得原字

聞家楊柳推高第嫩色黃金雨後添萬里天風
吹不斷千絲裊裊裏綴疎簾

編鍾 得臺字

蒼翠深籠說法臺一聲過度白雲隈泊舟曾記
江楓下疑是寒山夜半來

石磬 得篇字

華館空濛樹吐烟蕭然六月似秋天唯應靈壁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 末 大昌書院藏板

山頭石堪和陽春白雪篇
瘦瓢 得雲字

誰道賴木揖清芬隱隱聲從樹裏聞
供一醉剖如明月盡如雲

荔枝 得玉字

仲蔚蓬蒿深沒屋一枝誰爲削寒玉自是山靈
待客來校書何必登天廟

再過商山 山形似商字

孤峯學字揮高天四塚依稀斷復連三使西人

皆半百重來真魏紫芝篇

武關

左林穿蜀右帶河雲間一徑山差我春風處處
山花笑疑是當時赤幟過

懷古諸絕
綽有半采

七盤山

烟鎖空郊百里深亂峯秋色蒼陰陰無端更上
盤山望寂寞諸陵自古今

藍橋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三 七言絕大

院名書

斷橋疎樹夕陽殘藍水潺湲繞七盤一自仙人
曾種玉至今明月不勝寒

入浙川界

七年兩度使還荒西海依依似故鄉流水漸東
風漸軟郵人已報入南陽

其二

川江東畔暮雲還馬首人烟近照問面面翠微
勞應接不知何者是家山

生日示兒震辰良

五男陶令定誰賢博得囊空無酒錢何似三
車下飲三荆花發自年年

遠人得歸心已如箭一種家園在目之
景意不能盡而筆若先得者久以越關
山而登庭戶
何快如之

寒食

迢城不見一花開歌罷龍蛇意轉哀大漠蒼
風雨色只應還自介山來

其二

寒食銀州似早春峯頭餘雪隴頭人唯應細柳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三 七言絕尤

院名書

管過樹今日枝枝帶火新

禁火直謂介子推矣一馬之用終不如
惠隴之草新火之炊堪步武於而後之
烟也人何可
不自立哉

春日池邊同乾甫小酌

坐外南山列翠屏河流初綠柳微青一尊愛弟
休辭醉黃鳥枝間正可聽

其二

康樂篇章動帝京猶從小謝逢不名池畔共爾
有春草絕勝當年夢裡生

使院園池初成正值午日携乾甫震兒飲

其上為賦二絕

避暑開尊席屢移小亭深覆綠楊枝爾曹進樓
仍須佩取謂文章是色絲

其二

日落風回逗晚波酒酣擬聽楚江歌洗兵自借
黃河水不為長沙弔江羅

陳于韶使家僮棟來壽余賦荅

短髮塔前數落萁新詩來自于雲亭開函陡覺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 于 院藏板

天風發吹度我媚萬仍青

隨筆而成點染色相所云
來宋轅文三甫之議也

其二

遙見青城白鶴來一尊為爾暫徘徊陳思不具

尋常賦十樣蠻箋八斗才

其三

擊筑早 女二十年飛虹常繞酒人前不知伯起
今何似阿段相看倍黯然

以翁曾試少府王官皆以非所好罷去今

長公舉進士而翁高臥穎濱甲子四百四

十二矣中秋八日其初度也為賦三章

上客淮南道街工雲中來往命飛鴻閑將招隱
君玉曲一度龍門百尺桐

其二

桂樹婆娑不計年枕中鴻寶秘能傳請看枚叔
人稱曼始信淮王客是仙

其三

翩翩霞綺裂為裳進酒西風泛蚤涼道是太丘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 三 院藏板

人不信生兒今已似元方

有引

海西屬夷仰逞二奴外授北塞陽

長軍陰窺內地甫甫以平定浙江

晉書馬徽提禁兵會劉遼重臣罷去上

乃移甫甫鎮而甫甫則急二奴撤軍遠

幸笑劉馬之于是二奴投首海西大定

建漢以寧晉少保生子賜衣而余為之

歌

東秦幕府接蓬萊，玄菟黃龍次第開。遼海鯨鯢須遠遁，相公新定越江來。

凱歌之奏，非大，不能且得。前事載通紀，此亦甚得。

其二

細柳營前片檄飛，開原城下合重圍。遙看裨將如生鶻，獨斬名王躍馬歸。

其三

瀋陽突騎若雲屯，大鉞高懸殺氣昏。十萬蕃兵齊解甲，一時面縛向轅門。

緣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大呂

其四

提兵橫入犬羊群，一戰俄成大將勲。決勝其摧張少保，摧鋒只數李將軍。

其五

漢帝空傳四郡名，唐皇遼左竟休兵。何如笑指江頭，淶齊唱長城，飲馬行。

其六

文皇三衛淨邊邪，振作藩籬拱漢都。從此烟塵消萬里，山陵佳氣鬱相扶。

其七

回軍片月掛祁連，罷戰風清渤海天。代是中興逢聖主，功如車騎勒燕然。

其八

露布飛成動五雲，佩刀一指靜妖氛。將壇文苑千秋業，今日相看總讓君。

公學梅諫議使韓藩，便道湖南覲者，相遇

於華陰，為言大王母春秋九十八矣，屬余

為歌諫議之兄客生，余友也，因賦四章云

緣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大呂

明捧天書出紫宸，使星光照楚江濱。報劉不用陳情表，聖主恩深侍從臣。

用令伯表事

當而清秀

其二

即抗疏掖垣，奉使寧親，願不違，萊綵未須從事，朝廷新賜五時衣。

其三

玉節開門雨露新，東來紫氣遠浮秦。君家自是神仙裔，堂上常看百歲人。

梅氏確為吳門市
幸之後用亦貼切

其四

有兄勾漏丹砂令兼汝陽春白雪篇但餌丹砂
歌白雪坐看東海化為田

寄司馬溫叔文時填撫兩浙三首

安車兩詔五雲間不為蒼生向閉關
幽簿他時行縣處高風遙並會稽山

其二

策輪江天起暮虹提兵雷雨落秋空
公車文武緣波樓詩集卷之十三七言絕
去大呂書院藏板

知多少爭似風流晉侍中溫明也

公於太真事必注明者
恐其擬作隋侍中故云

其三

並闕鯨鯢越海濱誰圖麟閣靜風塵
銅梁太保功成後屈指當第一人

小除夕飲乾甫

春色潛生簪雪餘圓梅徑竹子雲居
不辭百瓮為君倒那得窮愁併併除

法隆寺

路滿靡蕪月滿岑西風設設起蒼松
不釋句據諸天動那得僧鳴夜半鐘

公篤友于每於節候未嘗不有兄弟
侄在坐近世講道學人不知親親畢竟
才于聖人根本

寺中送別

十日陰霾一日晴晴雲片片獲行旌
莫言尺寸恒河水不及長江萬里情

城南蕭寺觀伎

鐘聲遙落講經臺兩吹空庭上綠苔
正值遠公緣波樓詩集卷之十三七言絕
去大呂書院藏板

池酒禁不妨天女散花來

古人謂碧紗之籠不如紅袖
之拂蕭寺觀伎勝在長干

暮春同子初男言夫弟法隆寺觀妓

祇苑春枝坐乳鴉醍醐千酌臥恒沙
行人漫自歌穠李終入空門是覺花

為言夫題畫

芳草流泉一派清遠天雲氣數峯晴
君看礐石長吟者何限冥鴻避弋情

立秋日王內甫惠酒

北窓高枕獨移時病起秋風下桂枝况有王弘能送酒可教陶令廢言詩

余有別業去洪河數十武與汝海相望也種柳夾岸築樓其上敬美匾曰綠波并系以詩海內同志屬和者多乘器自貴竹復貽四絕作此奉酬

一札黔陽萬里情恰逢秋水檻前平可知汝海放生後今日重添白雪聲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十七言絕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十七言絕
同志之和則有至未至耳余至其地但見一水當門干林繞岸雖然不知其地但後更有何人至耶今果至矣能不為諸公稱乎惜乎園中百株桂樹皆為寒雪積凍而死數百年物一旦凋謝風景之異能無慨然

其二

藏甲巖前懸欒傍兩鄉雲樹正相望簡裁貴竹琅玕潤翰染薇花錦繡香

其三

掃盡蠻烟見壯圖新詩一字一隋珠但教明月按吾尊不怕他人說虛虛

其四

五柳柴門日日秋西風吹浪拂層樓千絲婀娜飄難定似識當年折贈愁

至日送人之燕

曙雪旗亭杯酒傳歸心離恨各凄然胎簪山下華陽北一線春陰兩地懸

題于厚玫瑰一枝三花圖冊

一枝香艷抱春臺綵約三花倚檻開彷彿洛陽新上已楊家姊妹闌粧來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十七言絕
綠波樓詩集卷之二十七言絕
午日集乾甫宅時久旱

其二

夕日橫空石可焚草堂鬱鬱火雲屯蘭蓀懷悴湘川竭何處乘舟弔屈原

其三

黃塵遙集景夷臺深樹鳴鳩也自猜夾日赤雲如衆鳥可能飛送雨聲來

月夜聞笛

十載皋蘭三出師角巾歸第髮如絲那知今夜關山月却向中原笛裏吹

情意
悠遠

飲王道敬園亭醉賦

新波新藥半春天，小洞微茫護柳烟。
聊把玉蘭為玉盞，不妨沉醉百花前。

現景現詩大見
醉中難免之興
七言雖始於相梁而絕句皆樂府之流
也凡詩皆欲入梁不惟絕句為然而絕
句每易見人手服故五言取其斷截七
言貴其含蘊如玉蘭不與寒鴉色庭樹
不知人去盡花潭水深千尺可憐無
定河邊骨忽見陌頭楊柳色其聲情悠
遠非有千鍾百鍊之功斷無詠嘆不盡
之致令人可歌而可泣者又欲人如怨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 天 院大呂書

而如慕也矣獨唐人然哉歷宋而元而
明無不皆然大梁更明七言之選場也
周王儲以詩名當代而其最傳者莫元
宮詞百首耳李赫吉亦云齊唱意王新
樂府汴梁城外月如霜同此而于鱗弁
則茂秦助甫無不從此徘徊心不至盛
唐焉不止秋風玉閣黃沙絕塞落葉夜
寒戍樓月皎一聲高唱萬戶傷心况征
婦之幽閨愁人之逆旅偶爾託興笑如
動懷豈獨三嘆之復孤舟之發讀綠波樓
柳天外雁羣驚魂振鬼也哉讀綠波樓
集至十三卷大半在邊關塞垣作也或
鏡歌鼓吹或旅食風餐其一種不得人
言之情假皆欲其封偶長歌未見勞人
况齊閣筆且止故乘興而揮興闌而住
負此良宵放懷今夕能不怏怏
為之身入其中不覺怏怏動色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三終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三 七言絕 天 院大呂書

杖鉞霜華白日陰
參帷清色九河深
來從禹穴
窺金簡
枉殺宣房
壁馬沉

典雅有
沉擊

其三

春水初生匹練開
承恩副相再登臺
海門直北
三千里
十道軍
備夾岸來

贊頌極
有典則

其四

召孟湖邊春草深
飛雲橋上半晴陰
登高一出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
王
大呂
院藏

結尾自寓得不亢不蹈而其所
以立身不小更因章照應有序

吳子彬參議如蜀因扶侍還闕中

秋江何處贈芙蓉
明月關山一萬重
天盡扶桑

流火海地回燒棧削千峯

八章極有次第開章龍章次前則言人
蜀之事三章言還闕四五六言
經而所欠之魚耶簡之酒可與
八則劍閣之險灝瀨之深無足
古星之士蚤知有使車在廣漢
間詩意與題情宛然矣此亦以
也

原缺第一、二葉

其二

諸生絳帳未曾收
使者參藩屬上遊
不是文成
堪論蜀高車
那得過邛州

其三

秋色初高彩婺星
斑衣中夜點流螢
黃姑渚畔
銀爲漢玉女
峯前幔作亭

其四

悲哉秋氣峽西還
送遠三湘苦竹斑
門下生徒
如宋玉揮毫
重與賦巫山

其五

落日蕭條照別裾
何人詞賦似應徐
九江不到
丁溪館尺素
將無丙穴魚

其六

十二峯回抱錦湍
桐花青鳳畫中看
耶簡美酒
巴渝舞蜀道
于今未是難

其七

劍閣崔嵬灤瀨深
中原愁絕帛書沉
摩挲一片
文一作機石
漢水東懸萬里心

其八

木落鴻飛海色開，關門紫氣自東來。遙知益郡
占星者，日上君平百尺臺。

渡江

錦浪層層曉日生，丹楓歷歷帶霜明。扁舟欲泊
蒹花渚，萬里西風落雁聲。

其二

野雪霏微覆淺沙，游雲回合吐江華。驅車却傍
章臺路，處處園林散落花。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五 大紹

江行意一派情景不
涉感慨得唐人詩喚

劉遜部臥病東山詩以訊之

東山杳靄白雲間，謝傳登臨且未還。閉道山中
多桂樹，不知秋色共誰攀。

情亦澹遠齊病夫
漸有勿藥之瘳

其二

雪霽西陵蒨荔春，澄江如練月如銀。山公不作
明光啓，野竹青青臥酒人。

各元美 四首

其二

憑高落目遠歸鴻，錦字千行墜碧空。直覺巫山
峯十二，哀猿處處發秋風。

起手一結
大似長吉

其二

一葉梧桐晚並愁，匣中統扇月輪收。春風不到
西宮裏，長使蛾眉怨著秋。

結語是龍標體

其三

白雲一片落蒼梧，化作三江復五湖。愁倚長風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六 大紹

歌九辨，不堪秋色滿姑蘇。

其四

要離塚上白虹翔，匹練間門一騶驕。謾唱信公
新樂府，于今播落似瀟湘。

此什仍自
空同本

答敬美 四首

海上遙傳白雪聲，郢中遷客不勝情。貧家舊在
平臺畔，記取風流小謝名。

小謝比麟洲是已中郎枕中讀詩是助
自前已也而用之西施想敬美偶自

此况而蕭蕭易水之歌又何
奏於未裁作詩者其有深慮歟

其二

翩翩天外學冥鴻，著作翻看病後工。從此蔡邕
驚坐客，不知新語自王充。

其三

蘆花秋風長細，尊若耶溪上。藕花新扁舟獨載，
西施去可道陽春好，讓人。

其四

縱酒燕山擊筑歌，誰其佐者字荆軻。只今壯士
蘇波樓詩集卷之十四言絕七
心猶在長似蕭蕭易水波。

曉送乾甫

疎星錯落搖晴峽，初日出海雙虹夾。贈君雄劍
歸洪流，秋雲片光蒼龍川。

輓王中丞

八首

司馬承恩賦北征，俄驚星落漢家營。抵應宿草
荒園上，盡作沙場萬里兵。

境詩全為東事挽其人然挽也國家
難得者才臣而才臣最難得者熟習邊
疆之事同冊之
慮能不酸鼻

其二

獨領樓船截海潮，再提鐵騎破天驕。不知誰上
中山匣，一夜風霜大樹凋。

其三

一哀風雨暗龍泉，萬馬悲鳴落日前。若使反旗
為北向，何堪征戍出祁連。

其四

撫劍橫行遼海邊，斗間紫氣日相纏。只今惟有
延陵客來掛吳門，萬樹烟。

其五

蘇波樓詩集卷之十四言絕八
片石猶貯箭筈新，塞垣尙自避東秦。縱因多難
思封爵，掛解今為異代人。

其六

杖鉞燕雲十六州，數奇休更說封侯。酒泉那似
投膠色，併作桑乾萬古愁。

其七

漢陽西去動妖氛，遼海東來有斷雲。落日轅門
秋色裏，何人不畏李將軍。

其八

宿霧千山掩日青，甘泉烽火未全停。君王倘薄南冠罪，絕域還應勒漢銘。

哭敬美 有引

御史大夫潘公時良，自濟上以敬美計來，因憶寮中與敬美別八年所矣。丁時初夏，風雨晦冥，余被酒臥，敬美呼余痛哭，若永訣然者，今遽已矣。其契既逝，一慟幾絕，為哭敬美詩。

蘇波樓詩集 卷之十四 七言絕 九

濟上書來淚滿襟，一哀天地入秋陰。驚魂欲絕

時能續匹練吳門萬里心。
生死交情自有血，淚公生平朋友止存元美。即梓里如浮光，劉元子輩亦未嘗稱。客文始知文章意，氣自在于古則交情亦在千古也。然以千古為期，可不以生廷見志哉。昔人謂盛出痛賜，豈無故歟。題中云敬美痛哭，若永訣巨卿難系豈有
二理

其二

千古文章為長公，雁行零落泣秋風。他年縱得鵝塘句，低是相逢在夢中。

其三

與君生別九龍池，握手相看淚轉滋。豈料爾時成永訣，千山風雨失前期。

其四

羣陣縱橫震澤前，新詩一出萬人傳。即教埋沒豐城獄，夜夜精光徹上天。

其五

浮世浮名總未真，風塵空老不歸人。文園自識先生意，三向君王乞此身。

蘇波樓詩集 卷之十四 七言絕 十

其六

揮殺求仙賦，遠游便醉濁世塵。蓬丘長帶紫氣三千劍，不盡青天十二樓。

其七

奉常意氣本飛揚，不獨詩篇遠擅場。揮灑須臾開古色，毫端奕奕上重王。

其八

新成滄圃弇山傍，鳳舞麟游樂未央。無那圖成人已去，江流漠漠月蒼蒼。

其九

愁雲黯慘海門東，一束生芻倩去鴻。寂寂瑤琴
虛千敬，蕭蕭拱木閉林公。

其十

埋玉吳天若個峯，中原雪涕夕陽春。不辭絮酒
為君爵，泉路人間隔幾重。

送顧山人鍊還荆南

方城漢水楚雲間，一片孤帆任往還。歸去縱然
名姓隱，也應只在鹿門山。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 士 大名 趙

其二

浪跡三江復五湖，不知人世似秦無。山中漫道
貧能甚，指點西風數木奴。

其三

洞庭烟盡出千峯，秋水湖南見臥龍。九十九州
明月滿，相思何處採芙蓉。

顧山人有隱而未隱之意，故送山人者，
亦有隱而難隱之思。千樹木奴，衡岳壯
禹錫之興，三湘明月，涉江動漁舟之悲。
然向難極遠，顧山人何以堪此。

十六夜與士揚言別

驚鳥低拂酒筵飛，楓樹蕭疎玉露微。明月故知
離別苦，尊前為減一分輝。

送鄧二守之鄱陽

五鼓鷄鳴海日浮，鄧侯夜發木蘭舟。清淮南去
長江接，一片雲帆挽不流。

送人一段情景宛宛如在更引
出當時戰功知詩不輕投處

其二

春郊雨過綠楊齊，各路流鶯萬樹啼。行到南陽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 士 大名 趙

晴峴首故園，只在數峯西。

其三

高皇彭越鄧樓船，一掃羣雄盡日邊。今故壘
落波上烟鎖虹垂二百年。

其四

洪崖南望楚天分，征馬離離上白雲。暮雨吳山
秋草合，土人猶自說番君。

送歐楨伯奔母喪歸南海

汝海城頭落日低，片帆高掛楚雲西。空江入夜

多風雨惟有橋烏伴客節

恨伯詞人也廣文於梁與公為詞友奔喪歸而公送之且不一時而足情之厚也亦難為辭篇中叙得有眼

其二

湘濱遺竹淚痕遠正及南風好進船明月波濤萬里乘流直破海門烟

其三

七月扁舟壓漢池洞庭人盡招魂欲賦仍惆悵撫點青山九處疑

其四

湘濱遺竹淚痕遠正及南風好進船明月波濤萬里乘流直破海門烟

其五

遊梁詞客滿平空帝子風流竹苑間投簡無端成折賦河橋相贈一徘徊

其六

首荷齋中吏隱珠弋陽山色照疎簾明朝匹馬風塵裏海內何人識幸康

贈李英其拔伯清衣也能詩

李英人簡有大名酒酣燕市不勝情漸離自抱陽春曲恍然物依朱子城

聞聖樂夫山池觀妓

曉樓明翠坐碧波單衫三月剪輕羅琵琶不作關山引翻出京州水調歌

徵見

送別 四首

樓上吹簫駐彩霞月明幾醉美人家西飛孔雀南鴻雁悵惆悵孤城起暮笳

其二

錦席淹留片月懸却從天上妬嬋娟停杯欲著閑情賦採筆憑陵五湖前

其三

玉杯深酌五湖春濁酒新花不厭貧記取西風桐栢水扁舟也載浣紗人

其四

畫閣人歸別有春尊前絃管一時新夜深不記

瞻牛女秋水盈盈隔暮津

題衡五首

萬嶺桃花照暮春，秦時風物晉時人。
雲深不記歸來路，惟許漁舟一問津。

其二

十里松陰覆板橋，三峯林色鬱岩嶺。
茅堂只在溪流畔，蚤晚山中肯見招。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四 七言絕 五 大呂書院藏

其三

夏木陰森石瀨名，潮回風靜嫩涼生。
扁舟落日澄江裏，一曲滄浪萬古情。

其四

飛橋千尺俯清流，關外羣峯翠欲浮。
一片泉聲天上落，西風吹送五湖秋。

其五

掃落江城白露深，悲哉秋氣正蕭森。
曉來返照衝雲上，併與寒山作錦林。

曹人參山半出白雲層，異矣公寒山作錦林更無山人氣可稱異想

宿杜道士房

王殿啓幾接上清，月明齊按步虛聲。
天風忽御朝元去，環珮珊珊十二城。

宛是昔人步虛詞

於姑蘇送陸蕭甫游嶺南因寄歐楨伯
去矣蒼梧幾萬重，海天忽盡百蠻封。
白雲何限清秋色，色待爾羅浮鐵柱峯。

其二

綠波樓詩集 卷之十四 七言絕 五 大呂書院藏
春色氤氳滿太湖，雙魚萬里問蒼梧。
卽看咫尺三江月，已是天南合浦珠。

贈張大猷

黃金結客少年場，裘馬光輝大道傍。
醉擁胡姬春欲暮，酒壚飛度落花香。

徐君象

孤墳荒沒劍光微，陵谷千秋有是非。
共說江天風雨夜，空林時見一龍歸。

徐君無可著止此掛劍一事千古頌之

湯壽福

風塵誰復解憐才一飯千金亦可哀國士人隨
飛鳥盡荒祠猶對野花開

朱黃灣

春林風色一何驕山岸洪波到暮潮尊酒江村
帆落後月明猶聽廣陵簫

白馬湖

返照高衙萬里臺歸心西望不堪裁何當匹練
應湖色鞭作宛城駿馬來

波樓詩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大邑

筵社湖

涼長鎖海門烟湖起維揚欲蹴天醉裏不知
幾遠淮山無數落尊前

射陽湖

小烟春樹雨模糊中夜驚看合浦珠一道白虹
上雲上笑笑明月雨中孤

黃石山

投書地下本興劉古廟蕭條漢壘秋今日誰呼
黃石起他年吾作赤松遊

劉伶臺

劉伶臺倚酒星遙明月天邊坐可招臺下江波
春更綠東風吹入杜康橋

自徐君塚起皆公入吳縣元美時作也
不獨山色溪光在其胸臆而且千秋
萬卷書不能讀于美詩是太史公名山
大川之壯其
叙洵有本在

泗州訪李邦陳憲使值牡丹盛開

枝枝清艷雨中斜一片輕雲護晚霞正是經年
歸未得可堪重對洛陽花 右紅牡丹

波樓詩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大邑

其二

花光月色兩徘徊對月看花一舉杯借問姚家
誇似錦爭如瓊蕊傍霜臺 右白牡丹

二詩未
盡花趣

挽劉汝素太守 太守曾為給事忤貴臣

香風謝傳美遨遊湖上千花鏡裏流何事白鷗
心入夢東山無處不春秋

其二

騷騷詠罷日黃昏放逐猶銜聖主恩門客書

如宋玉不知誰爲擬招魂

其三

載酒扁舟繞群鷺弋陽山色夕陽多玄湖曾是
經行處腸斷悲風起白波

其四

文章不獨擅當時鍾離事有現代思共說賄蔡
臨大郡尙餘榮暑澤南池

其五

劉安自得枕中書長擬還丹住碧虛今日俱將
緣淚樓書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 元 太極殿
雞犬去白雲青桂兩蕭疎

宿緣寺值雪示遇上人

說法臺邊祇樹斜淮南雪色亂恒沙春風忽起
文公座縹緲諸天盡雨花

其二

長松晴雪畫紛紛寶殿依稀山紫雲傳說高皇
潛隱處法蓮龍象日爲羣

送印上人入千日關口號

歸來陶令酒爲徒白社能隨惠遠無且向中山
操一醉醒時重與話匡廬

詩佳不似送人閉關作
然其勝亦近公安矣

上巳約伯玄修禊事

永和風俗會稽春雨罷千花刺眼新莫向桃源
甘闕寂與君同是晉時人

其二

杯如飛雀劍如龍身在回流第幾重醉裏不知
夢雨雲花開俄報父陽鐘

其三

兩河草色逐人青四望春山列畫屏傳語右軍
修禊事揮毫重爲賦蘭亭

三詩皆有唐氣止
不堪入盛唐耳

送李弘訓

滿路垂楊拂馬鞍一杯不進強爲歡欲知別後
相思意黃鳥林間爾自看

寄陳從訓

醉上君家萬井樓揮毫春色檻前收長風忽送

落江月北固山頭看海流

題樓飲圖

萬壑巖閣伐木聲林端掩映夕陽明孤村只在
前峯下一路寒雲傍石生

孤村一結絕妙兩圖于瞻所語
想先在焉呼之欲出吾將往矣

其二

芳草青含廣岸波千峯雨過碧參差獨橫一笛
吹殘照可是南山白石歌

七月十九日乾南弟出郊以一棧棠梨花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五 秋風集

來色轉繁茂不具春時乾南將人對

綠萼盈盈雪滿枝秋林君與棧花期但教春色
還相似不向西風怨後時

其二

幾樹繁英露轉鮮光輝轉轉曉高天由來小雅
深兄弟為爾長吟第四篇

借禾叔季虎遺遺雲霞兒兒自蓮花湖泛

舟登臺榭月而還人賦四絕

泱泱汝海潮無津雨過京生初服新何異五湖

歸范蠡扁舟載取浣紗人

其二

芙蓉花發水如天長日淹留歌舞筵歌外玄琴
仍嚶嚶舞邊飛燕故翩翩

其三

掛席風生萬木哀分明波裏出孤臺千个身到
孤臺上碧水翻從杖底來

其四

浪花高捲碧雲愁落日長河未穩流道是江妃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五 秋風集

還解佩不知水面夜光浮

七月十五夜餞永叔

三五嬋娟正及秋江鴻南去火西流共君好進

杯中物幾到離筵便欲愁

幾到離筵好絕
句未經道破

其二

驚鳥飛去復飛還九月誰誰歌樹間其向會山
悲遠別清潭早已傍關山

其三

汝海斜飛白玉盤，秋生天漢桂花丹。今宵不醉
覓裳舞，他日相思破鏡看。

荅沈若水

雪滿前山玉作屏，風迴徑竹一林青。開尊爲和
陽春曲，時有飛花入戶庭。

王德甫送春盤

春盤生菜綠紛紛，風俗相遺自昔聞。回首十年
燕市上，漢家宮殿隔青雲。

英雄末路
不能無情

蘇波樓詩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 重 大呂書

題王澤甫鶴鳴山房

墨池日落紫雲生，筆底蛟龍犯雪行。莫謂調高
無和者，請君試聽在陰聲。

題何季子令升鳴玉館

華館風清萬玉鳴，倏然秋色起孤城。一從身到
崑山上，始信雲間小陸名。

送戚象兩兒遊梁謁伯榮宗侯爲主

並馬駁駁汝海前，平臺秋色照三川。由來道術
推鴻寶，逢着淮王便得仙。

用事趣屬望兒千處
亦大老歸林下活計

其二

修竹園開氣鬱葱，聯翩鴻雁起秋風。應追飛蓋
邀明月，醉爾青雲桂樹叢。

乾甫游南太學卽應試

金陵詞賦六朝開，清發何如小謝才。毛羽參差
成五色，天風吹上鳳凰臺。

其二

思君南望一登樓，白浪如山噴雪流。渤海東連
蘇波樓詩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 重 大呂書

楊子渡金銀宮闕，是淞洲。

寒食日得乘器吳房書約會新息有作
寒食蕭條坐夕曛，親知海內久離羣。尺書忽報
雙龍合，紫氣通宵射斗文。

其二

不須咄咄更書空，博得東山臥謝公。綿上介推
君自見，誰從禁火問元功。

再送乘器

南遊楚粵北遊燕，投筆還應拜酒泉。無那馬卿

能病渴乞身歸臥茂陵烟

其二

萬事孤城伏枕邊，西風五柳叩山扉。
夜來東井占星使，已作天邊一少微。

末路光景無限感慨公豈甘少微耶非公山中之志也

其三

回馭寧關行路難，初衣拂盡使君難。
南州不是耽高枕，世上風塵爾自看。

其四

緣波樓詩集

卷之十四 七言絕

圭

大邑舊

川原花落雨初收，二月微寒似暮秋。
把酒不成今日醉，明朝相憶隔昭丘。

特秀

其五

莫怪離魂黯欲銷，片帆南去九江遙。
關情最是岐亭柳，烟鎖千條與萬條。

有唐人送別之慘

陳龍崗醫士遷居

芳草春風汝海深，玄亭斜枕古城陰。
玉爲花片

爲子可是遷居到杏林

少年行

俠氣翩翩冠五陵，當筵結客酒如澠。
平原日落霜風起，獨跨驕驄臂角鷹。

樂府要得勝二章俱有壯氣

其二

醉擁胡姬上酒樓，陽春一曲衆難酬。
從教典却纈裘盡，不向風塵爲白頭。

輓劉子玄

緣波樓詩集

卷之十四 七言絕

圭

大邑舊

功瓜初乞文園臥，日短俄驚昧谷還。
同舍弟兄零落盡，西風涕淚滿青山。

其二

詞翰雙高海內名，論文幾日嘆浮生。
昭陵誰斷黃庭帖，廬岳長寒白社盟。

其三

提兵萬里入朝鮮，三捷王京奏凱旋。
直取扶桑爲內地，漢家征自勒燕然。

其四

角巾歸第不言，柱高標大海東推轂正

明主問何人為，九原中

其五

五十成名未是遲，東征破敵更稱奇。傷心便作修文客，妻子笑笑守穗唯。

其六

斷壑崩崖日日秋，柴芝山繞讀書樓。何須更奏隣家笛，蕭瑟風林不盡愁。

洋光去嗣陽未遠助南與子立同里劉與張未齊名何哉五六詩佳絕

開毀

歸到秋生汝海濱，共言羅薛可藏身。如何一夕吹為棘也解，鈎衣與刺人。

宗伯榮新婚戲為艷曲二首

風起紫殿颺笙歌，花簇雕欄艷綺羅。向夕忽驚春色滿，天孫早已渡明河。

其二

尊開華館楚雲封，原下秦堂第幾重。高帝子孫盡隆準，得君為婿信乘龍。

贈醫官劉敬菴劉子精岐黃之術治小兒投七而愈乃少孤月楊氏人不知其為劉也予表出之

天台萬仞碧嶙峋，洞裏桃花爛熳春。採藥御風行萬里，無人知道是劉晨。

公七言絕句老來愈見情采且細心僻貼用事每一則吟似有雲生衣袖香到欄杆而一種真切情懷吐露有味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 天 大呂書

綠波樓詩集卷之十四終

綠波樓詩集十四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明張九一撰九一字助甫號周田新蔡人嘉靖癸

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明史文苑傳

附見王世貞傳中世貞詩亦謂吾黨有三甫蓋余

曰德字德甫張佳允字肖甫與九一字助甫爲三

甫也

案此與四甫之說不同蓋作
詩之時魏袁猶未入社也

論者謂其詩高

華雄爽振宕不羈於七子齊盟風氣雷同之時自

稱拔俗然今觀其集實未能於七子之外別開門

徑蓋九一服膺王世貞曾因世貞父忤故觸忤嚴

嵩遭遷謫而不悔卽其生平規橐可知矣九一官

湖廣參議時嘗構綠波樓後遂以名其集舊板已

燬此本

國朝康熙中新蔡知縣呂民服所重餒也



ZW

21101000583429